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五〇冊目次

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 （明）田汝成撰 明萬曆四十七年商濬刻本 ○○一
吳地記一卷後集一卷 （唐）陸廣微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四七四
洛陽名園記一卷 （宋）李格非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説本 四九一
長安志圖三卷 （元）李好文撰 明嘉靖十一年李經刻本 五○○

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

（明）田汝成撰

明萬曆四十七年商濬刻本

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徼紀聞、已著錄、是書雖以游覽爲名、多記湖山之勝。實則關於宋史者爲多。故於高宗而後、偏安逸豫、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宋乾道閒、周淙撰臨安志十五卷、咸淳閒、潛說友又續成一百卷、湖山特其中之一目、例不當詳。吳自牧作夢粱錄、周密作武林舊事、於歲時風俗特詳、而山川古蹟又在所略。惟汝成此書因名勝而附以事蹟、鴻纖鉅細、一一兼該、非惟可廣見聞、併可以考文獻。其體在地志雜史之閒、與明人游記徒以觴咏登臨、流連光景者不侔。其志餘二十六卷則摭拾南宋軼聞、分門臚載、大都杭州之事居多、不盡有關於西湖、故別爲一編、例同附錄、蓋有此餘文以消納其冗碎、而後本書不病於蕪雜、此其義例之善也。惟所徵故實、悉不列其書名、遂使出典無徵、莫能考證其眞僞。是則明人之通弊、汝成亦未能免俗者矣。

西湖遊覽志叙

錢唐田汝成譔

海上之士往往談蓬萊三島之勝恍忽渺茫莫可踪跡豈若西湖重青淺碧掩麗城闉陸走水浮咸可涉覽况帝都之餘藻飾華富卽海上之士所

稱珠宮貝闕琪樹瓊花當不過此宜乎勝甲寰中聲闐夷服也然海內名山率皆有志而西湖獨無詎非闕典曩歲五嶽山人黃勉之嘗謂予曰西湖無志猶西子不寫照霓裳不按譜也予盍圖之時予敬諾而五六年前

宦遊無暇迨乎宅憂除服聊寓目焉風景不殊良朋就世言猶在耳負約已長因念古人踰祥授琴將以舒其菀結聞蓬作賦用以感於幽冥予乖斂竊比山水於笙歌擬佔畢以酬諾一物二義爰契我心於是紬集見聞

再證履討輯撰此書叙列山川附以勝蹟揭綱統目爲卷者二十有四題曰西湖遊覽志裁剪之遺兼收並蓄分門彙種爲卷者二十有六題曰西湖遊覽志餘客有病予此書多述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導慾宣奢非以長

化也予則以爲志者史家之一體也史不實錄則觀者何稽焉故秦華終南守國者恃爲金湯之固武夷鴈蕩棲眞者隱爲解化之區嶽麓鵝湖講學者闢爲都授之所西湖三者無一居焉而欲譚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假

借雄觀秖益浮僞耳史家奚爲也客又病予此書名繫西湖而旁及城市覈實不符予則以爲西湖者南北兩山之秀液也南北兩山者西湖之護沙也滋蘊釀淑條貫同之若非充奉山川要原別委則西湖之全體不彰

故旁及城市正以摹寫西湖也學使文谷孔公嘗覽而嘉之曰殆郡史也美刺具陳欲爲錄傳而以憂去侍御紀山曹公亦欲錄傳而復以憂去至是侍御劒泉鄢公按部兩浙政肅風清博雅崇文留情藝苑布憲之暇詢

及此書覽而嘉之謂郡守嚴公曰是誠郡史可以傳矣嚴公敬諾屬貳守丘公綜理之而民部秋軒薛公水部洪宇王公咸榷稅於杭閩茲盛舉亦捐貲焉未浹四旬勒梓已竟竊愧才綿識昧筆削無方符纂虫冷虛工嘗

之雅意楮宜覆瓿貽大方之哂言若
肯苴其闕畧釐其訛謬裒爲別集被
我寵光是大願也
嘉靖二十六年冬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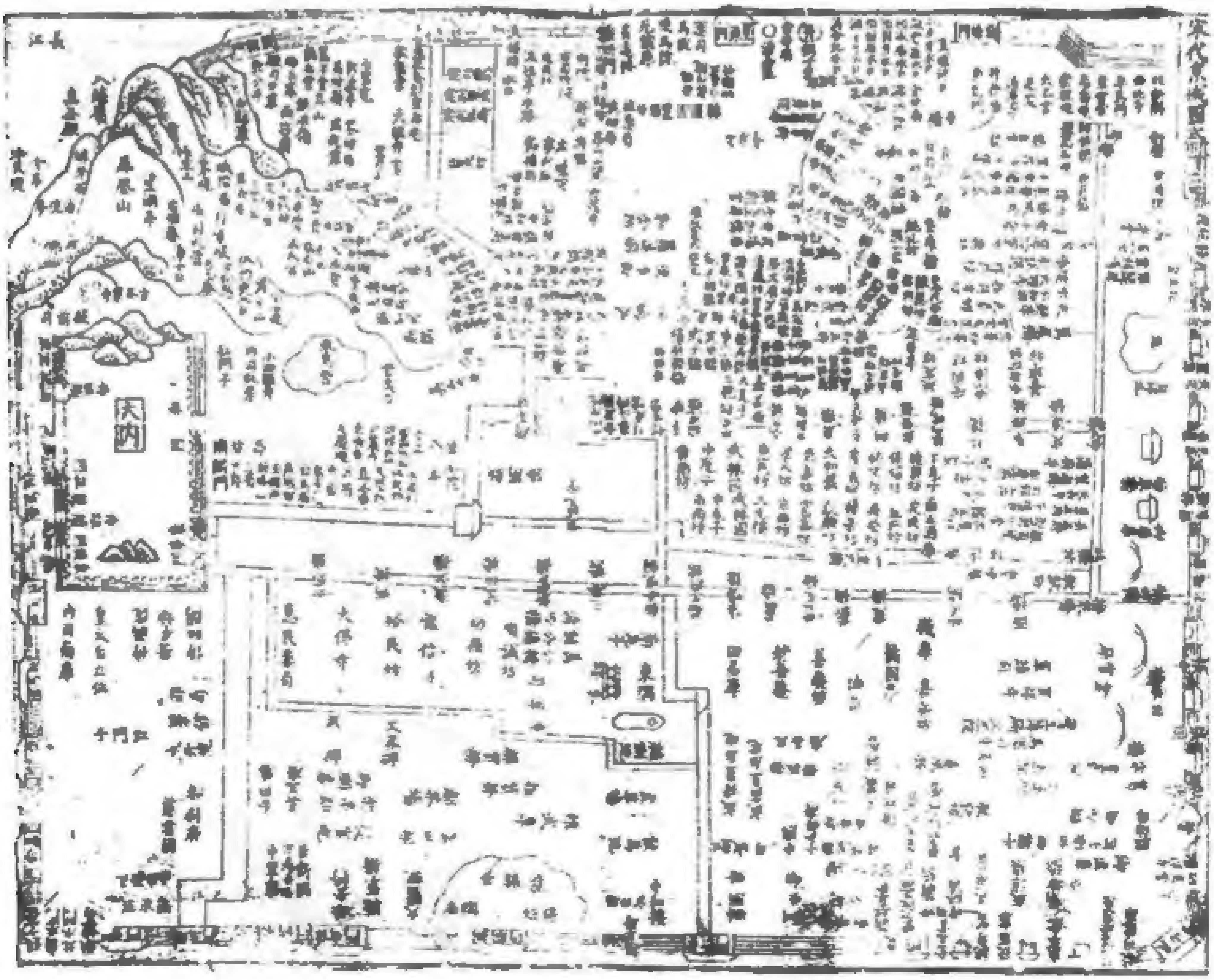
圖次
南宋京城
國朝省城併吳山一覽西
湖諸勝十景十錦龍井雲
棲詩圖共二十一頁

史250-005

宋朝京城圖

宋自藝祖開基而太宗真仁富甲漢唐皆號式登故汴京之盛超越三秦及高廟南來稱議已後創造制城與汴無異而湖寰繞界山環抱所謂杭州汴州是已廣袤延江數十里峒迴雄峙百餘里今圖遵舊刻以備後之參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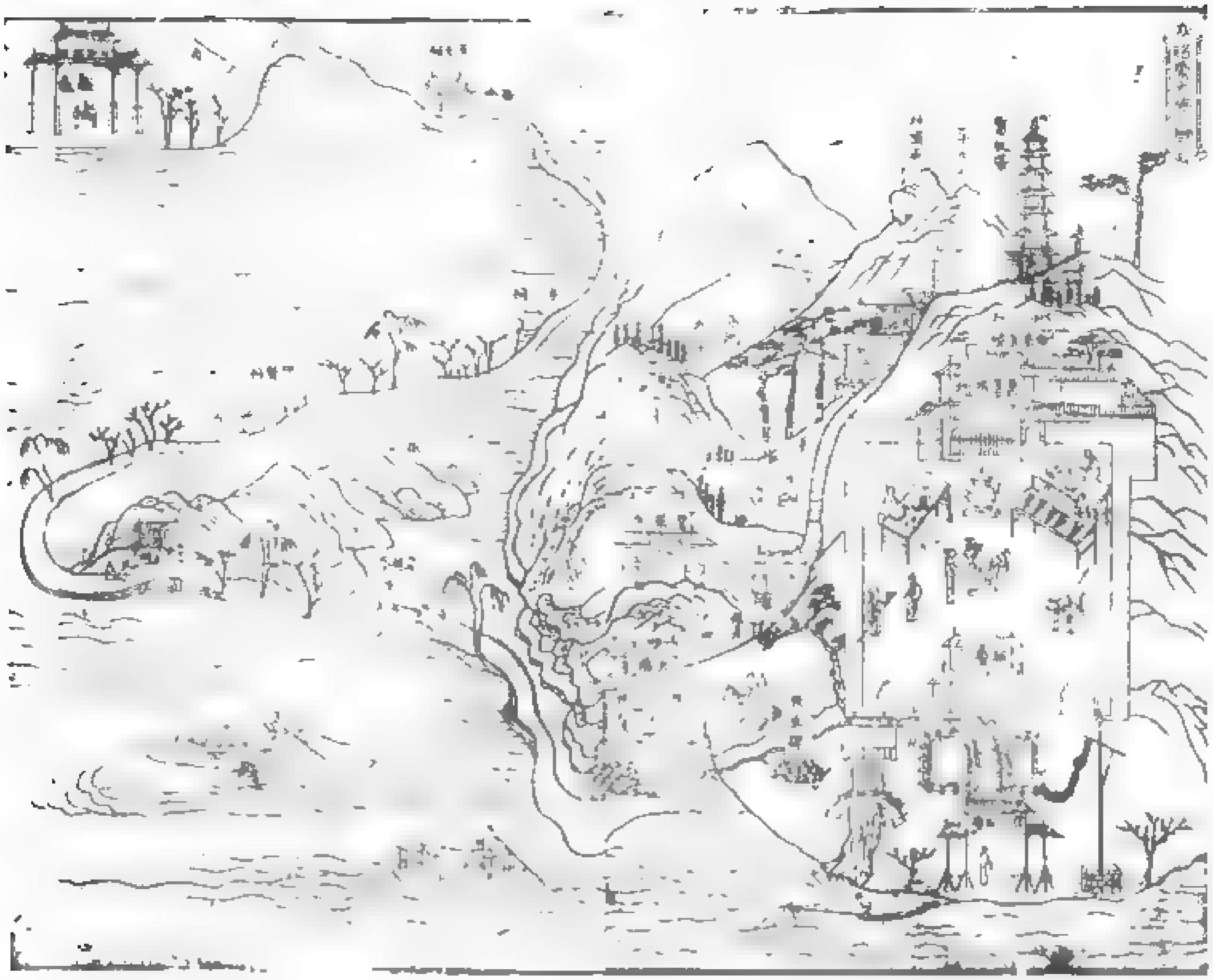
會稽商濬甄并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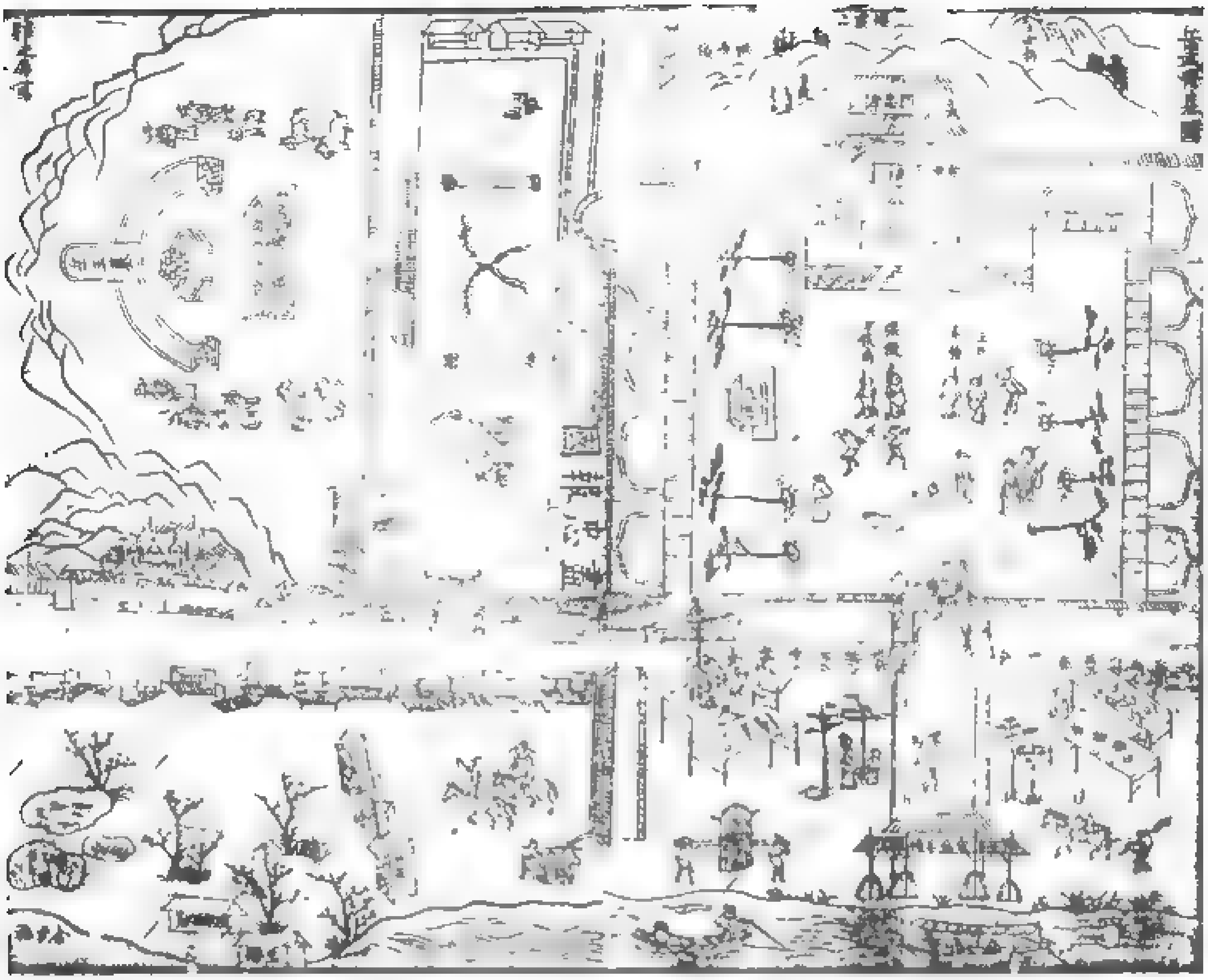
湖山一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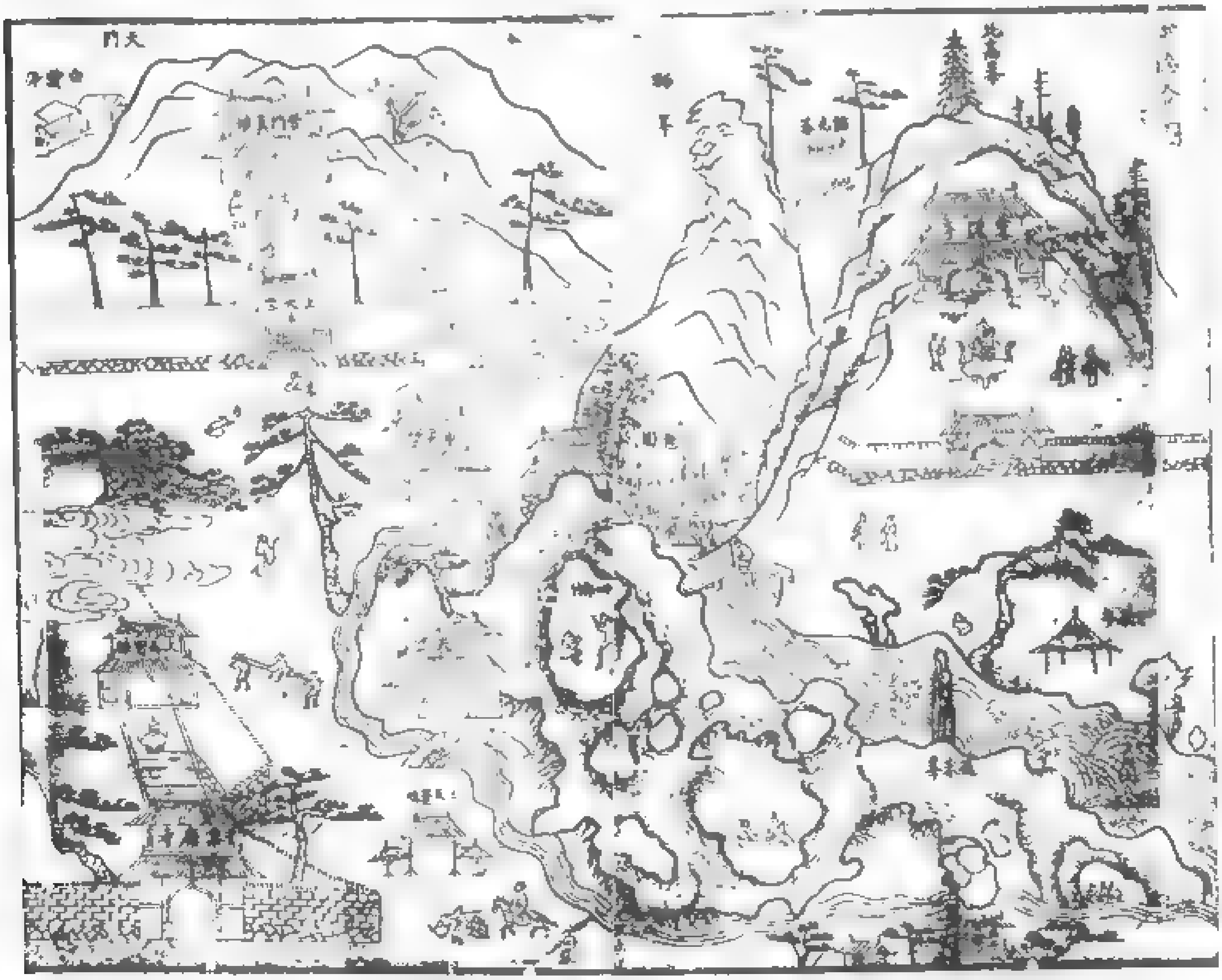
四大之中南部為最南部之内浙為首稱吳山又湖之巨觀也立頂高峯着眼之華富湖山之明媚一目無餘依今時式為一覽總圖以作大觀後列南北兩山勝境諸圖以為大勢識其之涵覽云

江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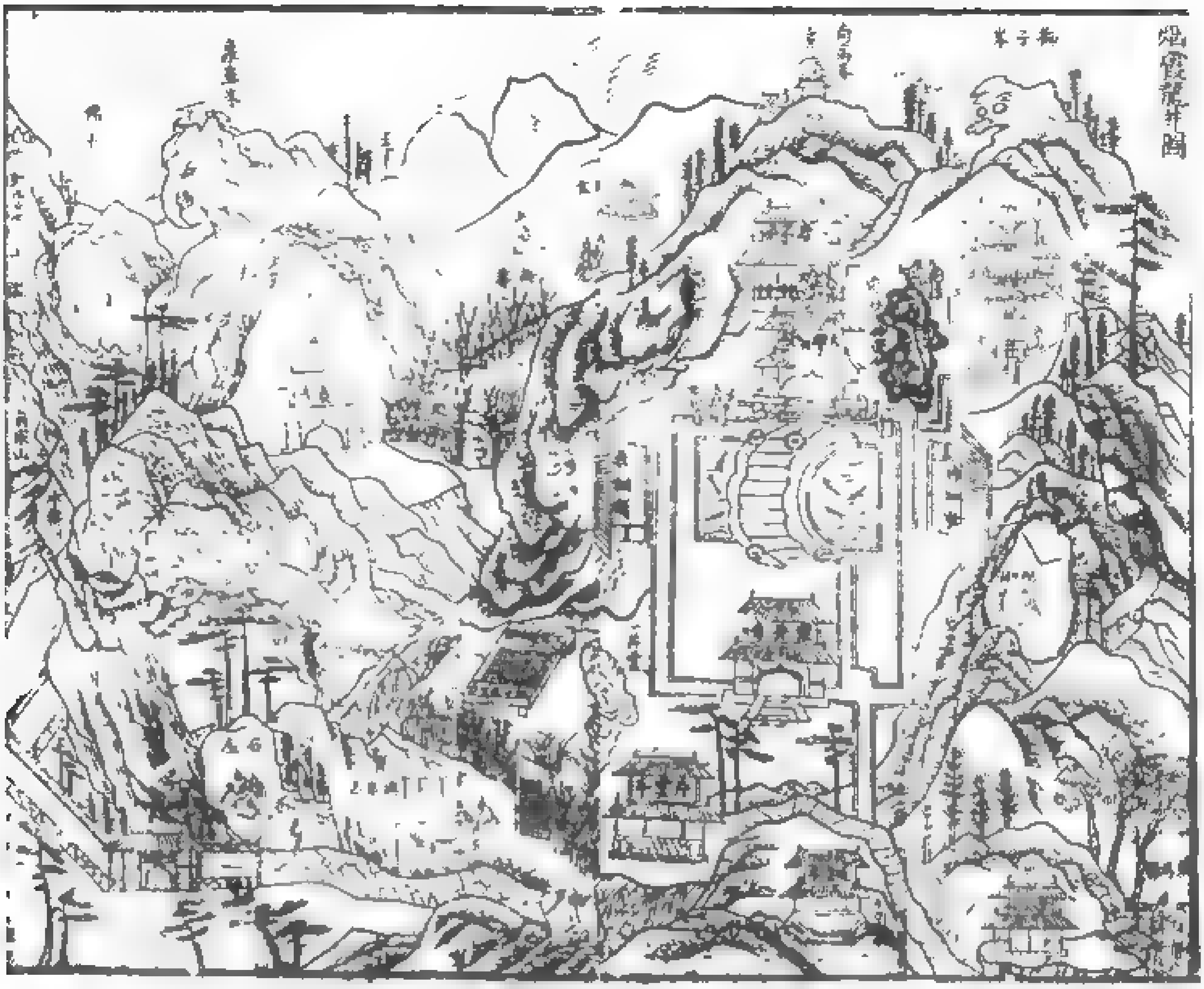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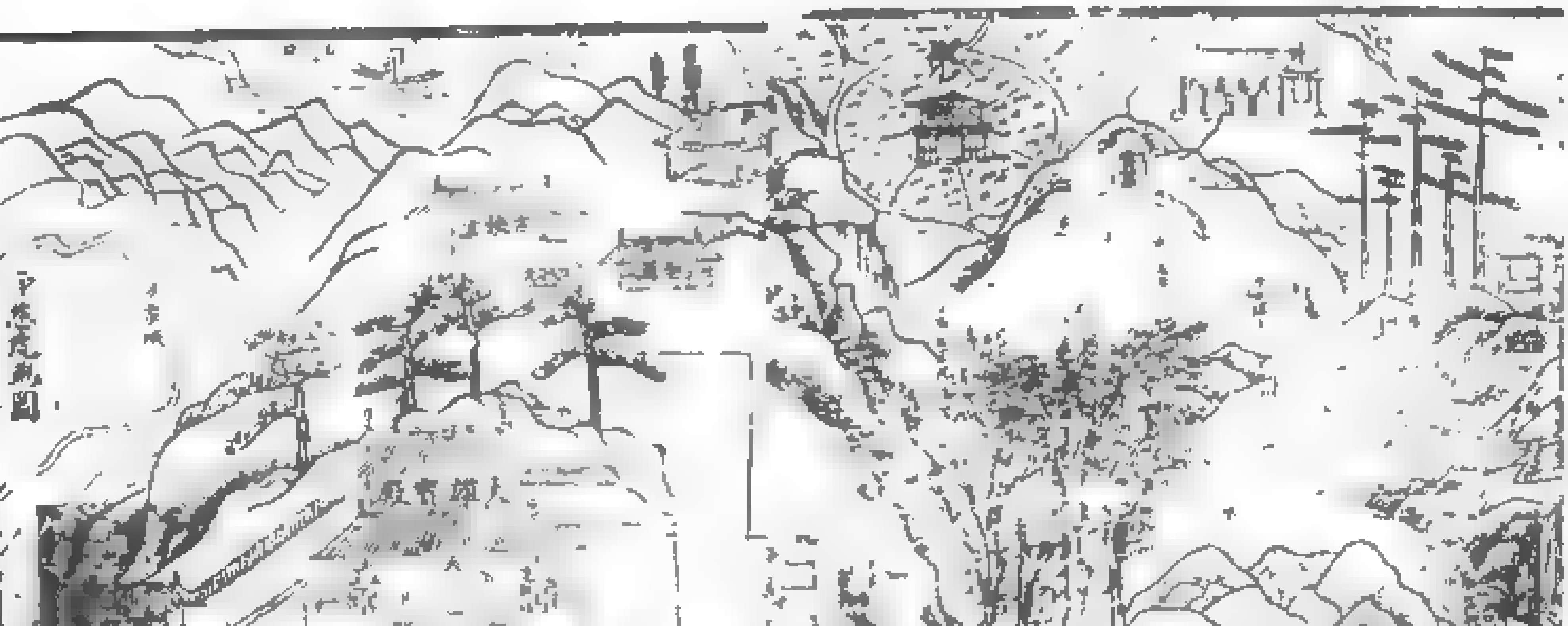
孤山六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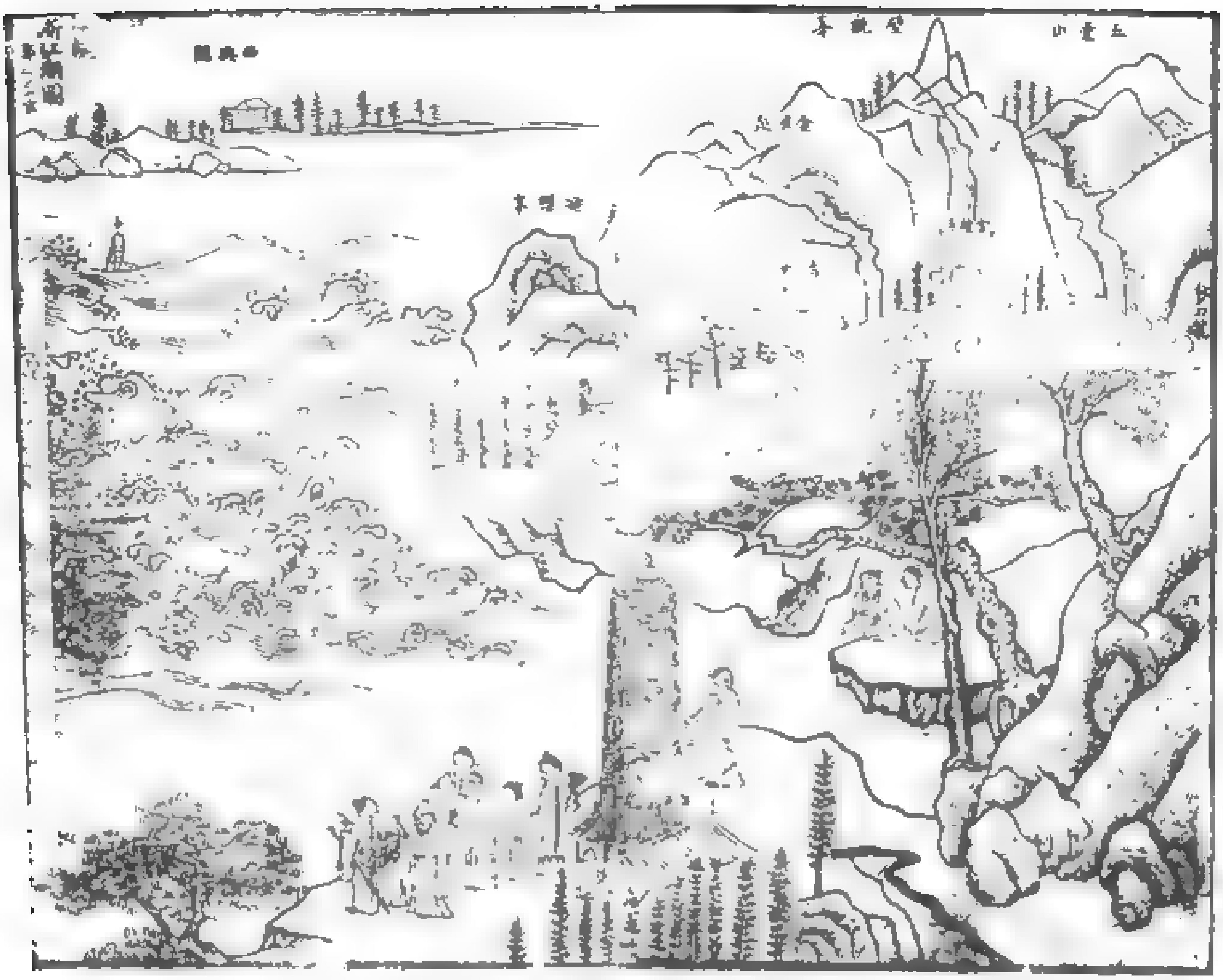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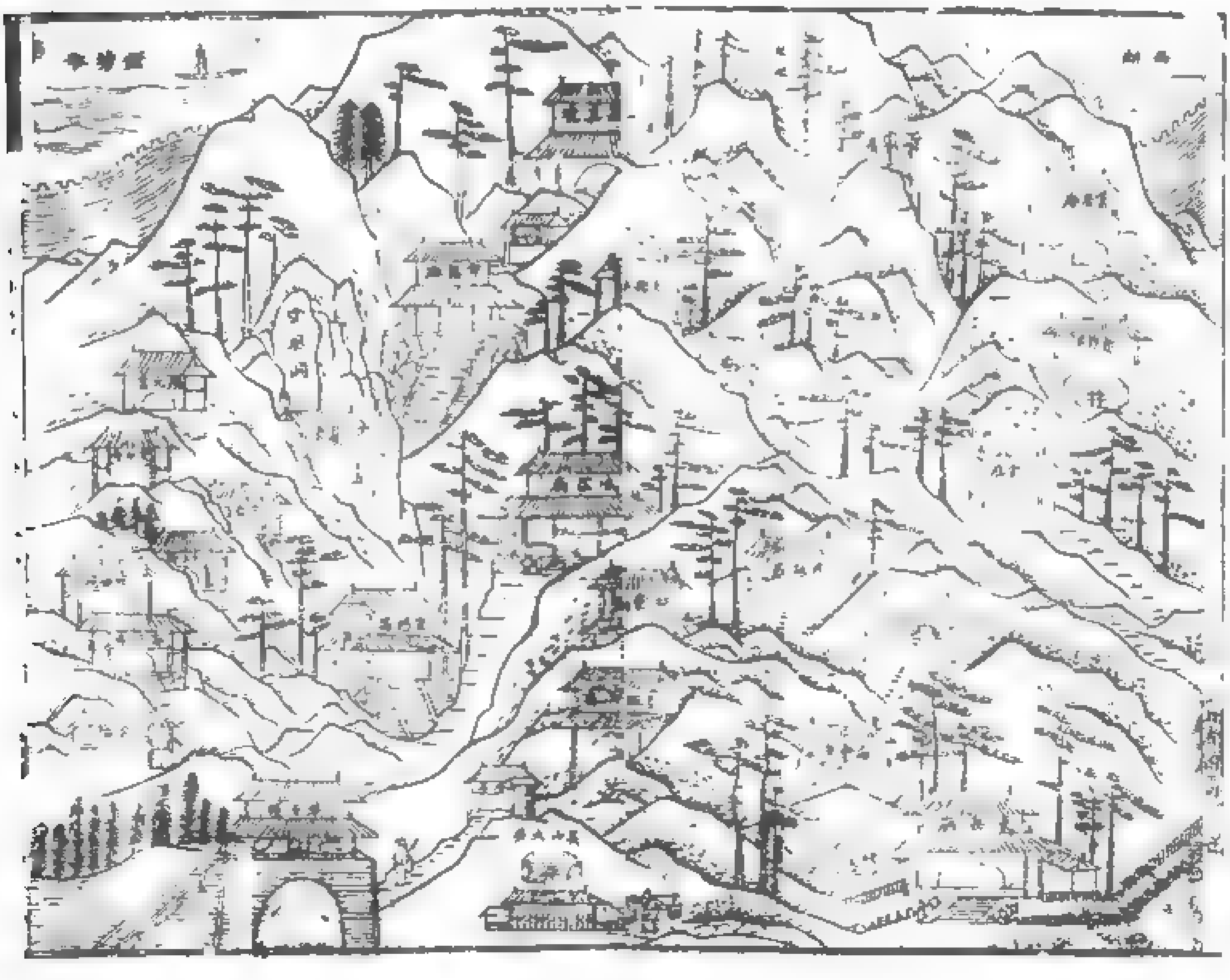
史250 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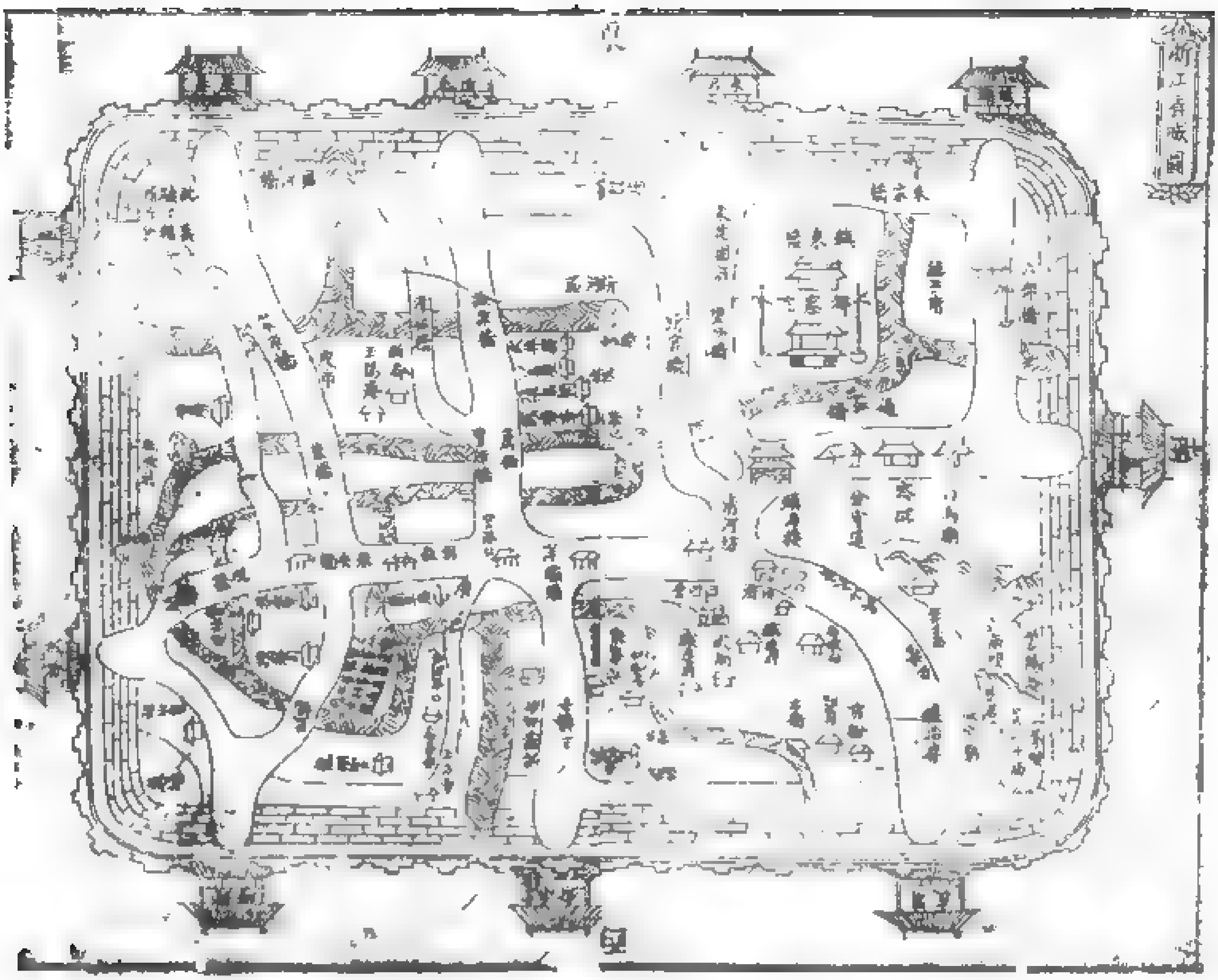




史250-010


五雲山





浙江省城图

万历纪年以至里年增新坊巷图

画極備矣，此集清編亦浪新創

故城圖於十景之先，所以道時

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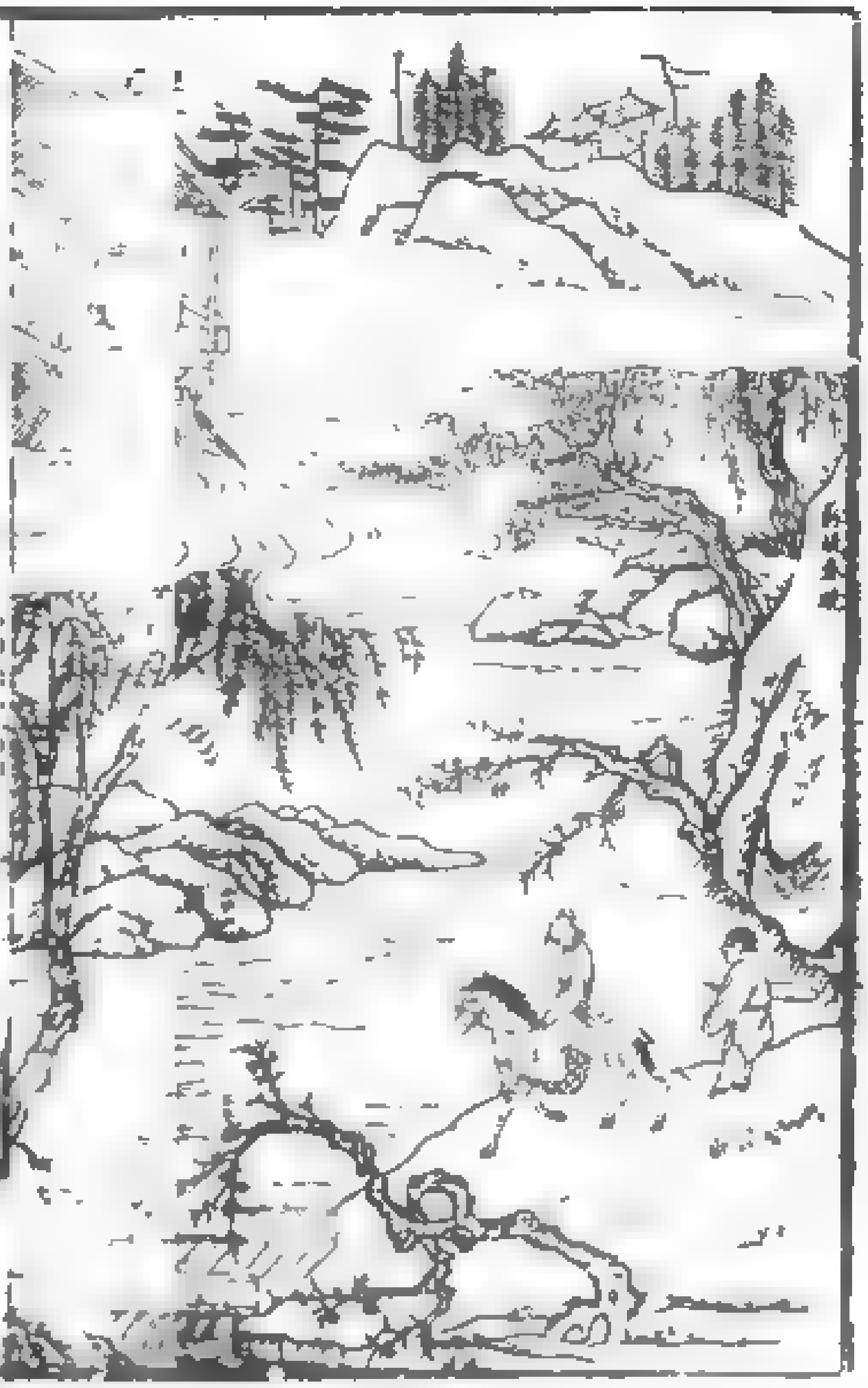
商濬題

史250 012

蘇堤春曉

樹烟花霧遶堤沙樓閣朦朧一半遮三竺鐘聲催落月六橋柳色帶棲鴉綠窗睡覺聞啼鳥綺閣粧殘唤賣巷邊望酒旗何處是炊烟起處有人家

壽大年題



花港觀魚

楊周

輕日金波躍錦鱗唼風吹浪浪痕又云君樂知魚樂如是濠梁傲者心

又

商濬

斷碣惟餘舊姓傳倚闌投餌說當年沙鷗會見園興廢近日遊人又玉泉

柳浪聞鶯 蝶戀花詞

西子湖頭春過半萬縷垂楊洶似
波紋亂黄趯綠匀誰睛換俊游来繋
苍聽慣 紅啄嬌鶯啼縷縷韻叶笙
簧幾被風吹斷惱亂佳人停鳳管猜
花偷把春纖挾

居隆

麯院風荷 蝶戀花詞

五月涼飇來麯院綠水芙蕖紅白鄱
闌遍風遞芬香清不斷採蓮舟過歌
聲緩 醉折碧筒供啖飮翠蓋紅鮹
高下飄零亂向晚新涼醒酒面六銖
衣薄停紈扇

莫瑨題

兩峯插雲

一支分峙兩峯高海圻江蟠立巨鼇儼處千秊鍾王氣登時百里見秋毫湖波足下低堪挹斗柄碞前近可搽夜靜有旹笙寉過繞空鍾梵襍儽璬

張瀚

平湖秋月

千山莫靄攏溟濛湖心月上開沖融微波淪漣水仙府靜影蕩漾皴人宮瑤林灝氣湛虛碧金塘沆瀣浮寒紅孤篷短笛詠雪裳安得玄寉淩剛風

湯煥題

三潭印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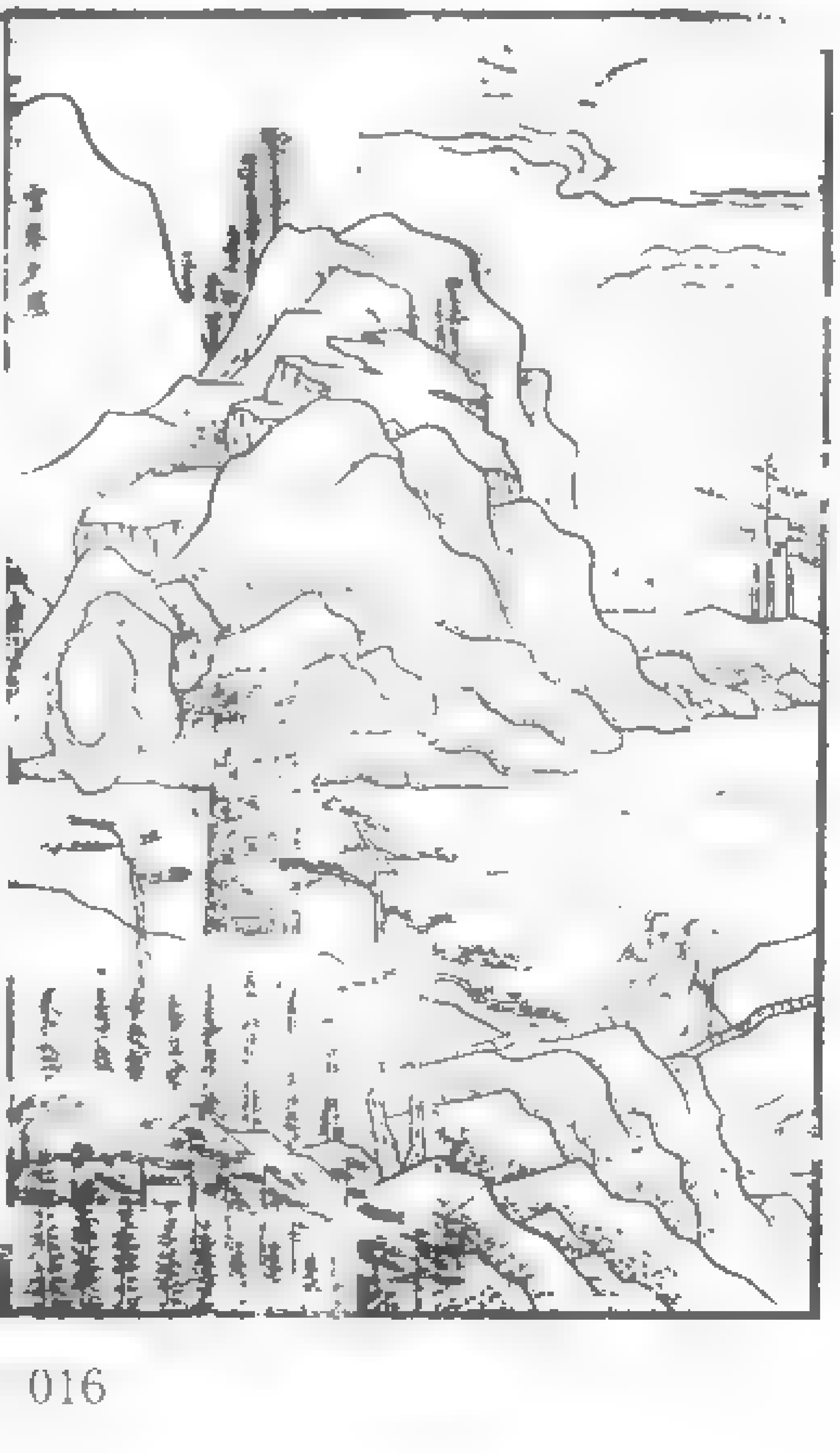
纖雲掃迹浪花收塔影亭亭對碧流
半夜冰輪初出海一湖金水欲鎔秌
龍宮獻璧神光吐鮫室還珠瑞氣浮
浪說影娥池上景不知此地有仙舟

陳禹謨

雷峯夕照

塔影初收日色昏隔墻人
語近寸林南山遊遍分歸
路半入錢唐半晴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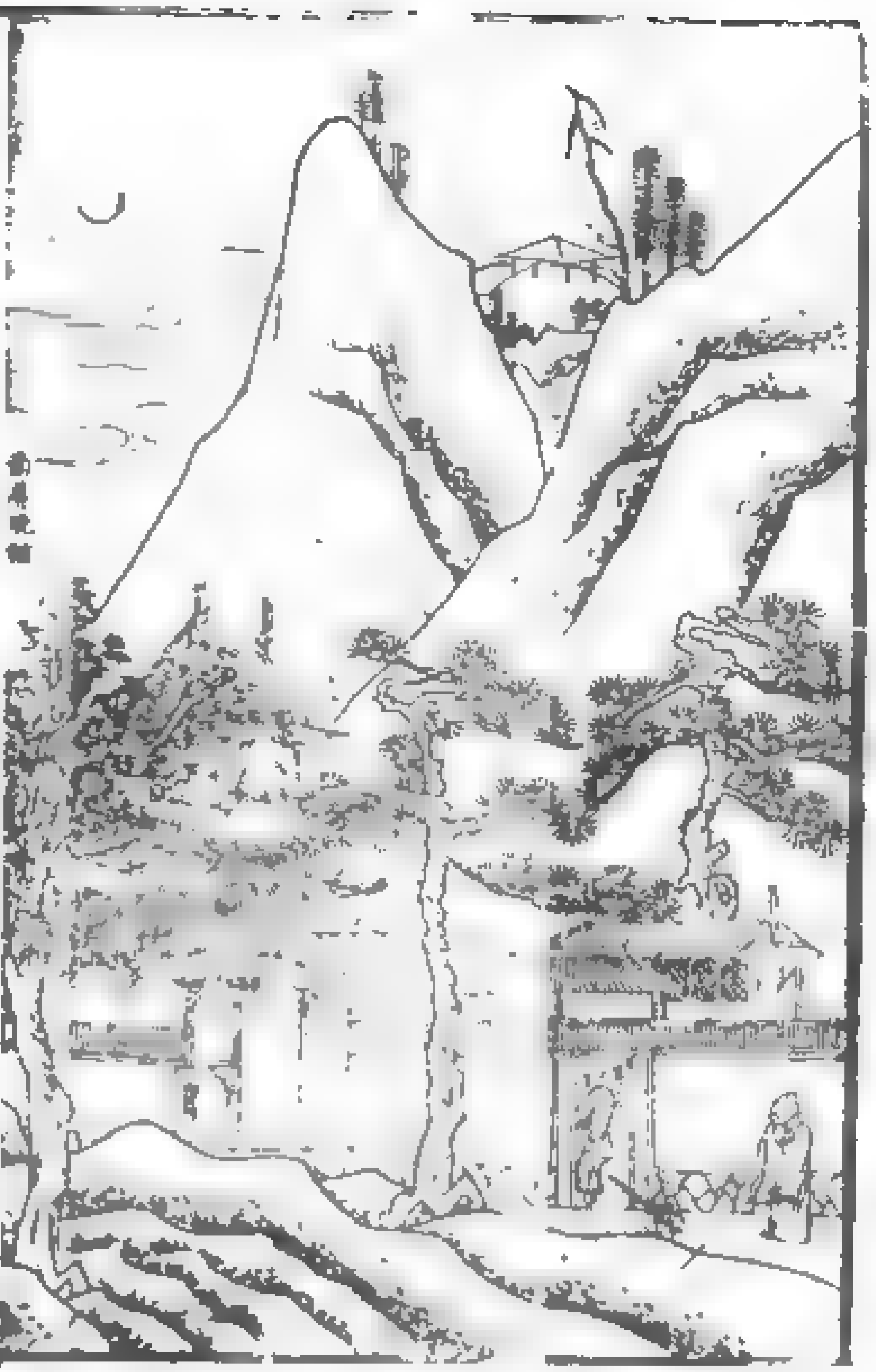
王濟



南屏晚鐘

重湖夜色已沉沉樓閣參
差半夕陰南浦鐘聲和雨
至滿川漁火出前林

楊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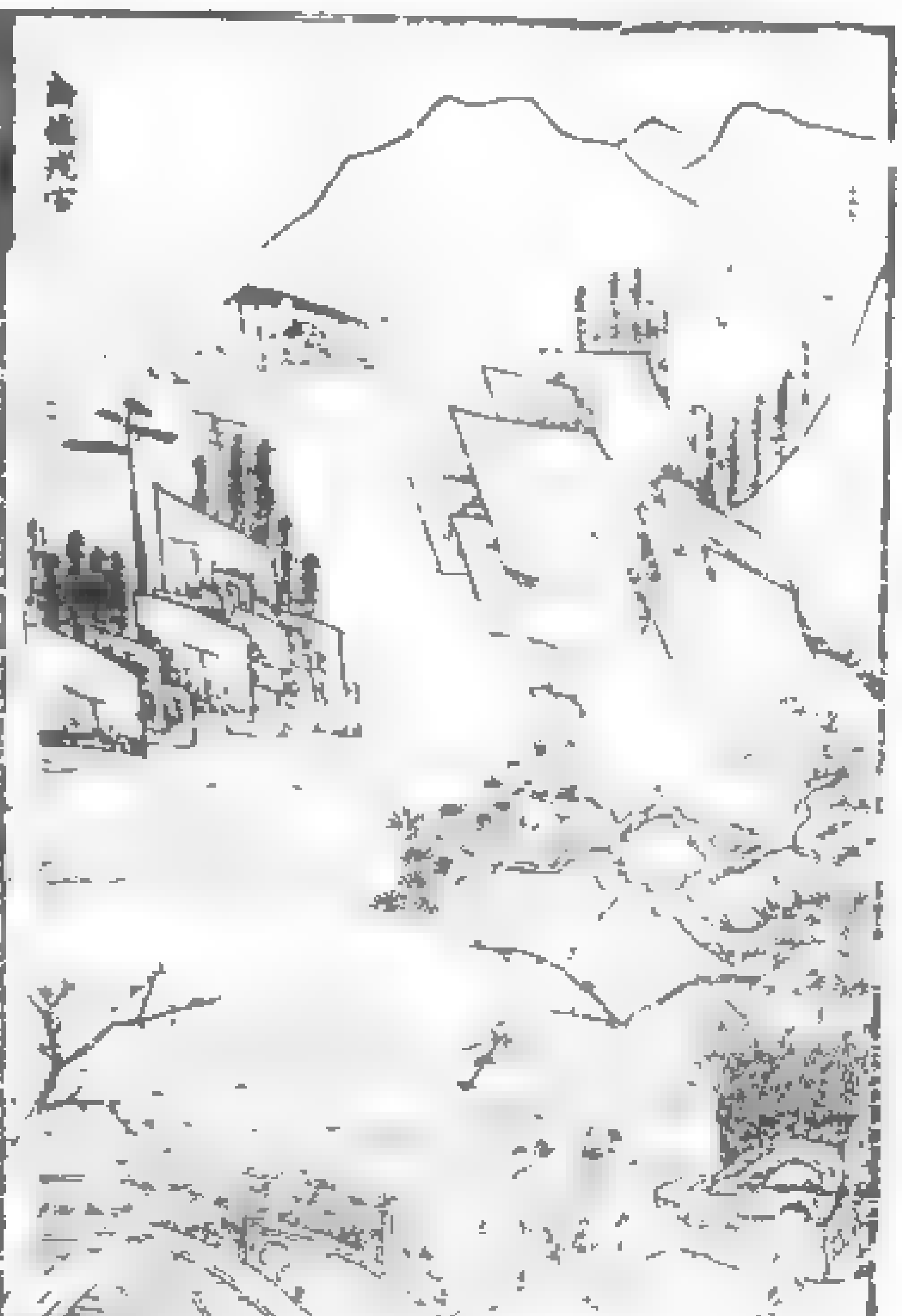


段橋殘雪

南鄉子詞

雪霽畫闌橋銀背鯨鯢不動搖題柱
相如閑袖手無憀錯認梅花昨夜飄
○步步躡瓊瑤猶勝山僧立到腰紅
日漸高風漸暖旋消添作春波送畫
橈

禹洪題



西湖遊覽志第一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西湖總叙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谿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瀦而為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于錢唐也又稱錢唐湖以其輸委于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

西湖諸山之脉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蟺東來凌深拔嶮

舒岡布麓若翔若舞萃于[illegible][illegible]南[illegible]萃于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為龍井為大慈為玉岑為積慶為南屏為龍為鳳為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則為靈隱為僊姑為履泰為寶雲為巨石皆謂之北山南山之脉分為數道貫于城中則巡臺藩垣帥閫府治運司[illegible]合諸署清河文錦壽安崇教東園鹽橋褚塘諸市在宋則為大內德壽宗陽佑聖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龍山沿江而東環沙河而包括露骨于茅山艮山皆其護沙也北山之脉分為數道貫于城中則臬臺分司諸署觀橋純禮諸市在宋則為開元景靈太乙龍翔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霍山德湖市半道紅衛武林門露骨于武林山皆其護沙也蓋絡周匝鈎綿秀絕鬱葱扶輿之氣盤結鞏厚滲發光華體魄閎矣潮擊海門而上者晝夜再至夫以山奔水導而逆以海潮則氣脉不解故東南雄藩形勢浩偉生聚繁茂未有若錢唐者也南北諸山峥嵘廻繞滙為西湖波[illegible]停深皎潔圓瑩若練若鏡若雙龍交度而領于夜明之珠懸抱不釋若蓮萼房敷樹擁莊嚴而毓郁花心會議甘露是以天然妙境無事雕飾觀之者心曠神怡遊之者畢景留戀信蓬閬之別墅寰內所稀觀者也六

朝已前史籍莫致雖水經有明聖之號天竺有靈運之亭飛來有慧理之塔孤山有天嘉之檜然華豔之蹟題詠之篇寥落莫覩逮于中唐而經理漸著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憫市民苦江水之鹵惡也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以灌之民賴其利長慶初白樂天重修六井甃函筧以蓄洩湖水溉沿河之田其自序云每減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無凶年矣又云舊法洩水先量湖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原水尺寸往往旱甚則湖水不充今年築高湖堤數尺

水亦隨加脫有不足更決臨平湖節有餘矣俗忌云決
湖水不利錢塘縣官多假他辭以惑刺史或云魚龍無
託或云菱茭失利且魚龍與民命孰急菱茭與田稼孰
多又云放湖水則城中六井咸枯不知湖底高井管低
湖中有泉百道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泉脉常通
乃以六井爲患謬矣第六井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
而通之則雖大旱不乏湖中有無稅田數十頃湖淺則
田出有田者率盜決以利其私田故函筧非灌田時並
須封閉漏洩者罪坐所由即湖水實盈蓄洩無患矣吳
越王時湖葑蔓合乃置撩兵千人以芟草濬泉又引湖

水爲湧金池以入運河而城郭內外增建佛廬者以百
數蓋其時偏安一隅財力殷阜故興作日由宋初湖漸
淤壅景德四年郡守王濟增置斗門以防潰溢而僧民
規占者已去其半天禧中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
祝延聖壽禁民採捕自是湖葑益塞慶曆初郡守鄭戩
復開濬之嘉祐間沈文通守郡作南井于美俗坊亦湖
水之餘派也元祐五年蘇軾守郡上言杭州之有西湖
如人之有眉目也自唐已來代有濬治國初廢置遂成
葑脹熙寧中臣通判杭州葑合纔十二三到今十六七
年又塞其半更二十年則無西湖矣臣愚以爲西湖有

不可廢者五自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每歲
四月八日郡人數萬集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
爲陛下祈福若任其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枯轍之鮒
臣子視之亦何心哉此西湖不可廢者一也杭州故海
地水泉鹹苦民居零落自李泌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
足取汲而生聚日繁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
後盡爲葑田則舉城復食鹹苦民將耗散此西湖不可
廢者二也白居易開湖記云蓄洩及時可溉田千頃今
縱不及此數而下湖數十里菱茭禾麥仰賴不貲此西
湖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廣則運河取給于湖水若湖

水不足則必取給于江潮潮之所經泥沙渾濁一石五
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開淘而舟行市中蓋十
餘里吏卒騷擾泥水狼藉爲居民大患此西湖不可廢
者四也天下官酒之盛未有如杭州者也歲課二十餘
萬緡水泉之用仰給于湖若湖水不足則當勞人遠負
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不可廢者五也今湖上
葑田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工近者蒙恩免
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亦數十萬石臣謹以
聖意斟酌其間增價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
折耗之餘尚得錢米一萬餘石貫以此募民開湖可得

十萬工自四月二十八日開工蓋梅雨時行則葑根易
動父老縱觀以為陛下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
其餘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
蓋有泣下者但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若來者不從則前
功復廢近蒙聖恩特賜本州度牒一百道若更加百道
便可濬事臣自去年開濬茅山鹽橋兩河各十餘里以
通江潮猶慮缺乏宜引湖水以助之曲折閑關之間便
民汲取及以餘力修完六井南井為陛下敷福州民甚
濬朝議從之乃取葑泥積湖中南北徑十餘里為長堤
以通行者募人種菱取息以備修湖之費自是西湖大

西湖志餘　卷之二　十五

展至紹興建都生齒日富湖山表裏點飾浸繁離宮別
墅梵宇僊居舞榭歌樓彤碧輝列豐媚極矣嗣後郡守
湯鵬安撫周淙京尹趙與懲濬治交遂加濬理而與懲
復因湖水旱竭乃引天目山之水自餘杭塘達溜水橋
凡歷數堰桔槔運之仰注西湖以灌城市其時君相淫
佚荒恢復之謀議者皆以西湖為尤物破國比之西施
云元懲宋毀廢而不治兼政無綱紀任民規竊盡為桑
田　國初籍之遂起額稅蘇堤以西高者為田低者為
蕩阡陌縱橫鱗次作乂曾不容刀蘇堤以東縈流若帶
宣德正統間治化隆洽朝野恬熙長民者稍稍搜剔古

蹟粉繪太平或倡濬湖之議俾更版籍竟致閣寢歸是
都御史劉敷御史吳文元等成有趣請而浮議肇起有
力者百計阻之成化十年郡守胡濬稍闢外湖十七年
御史謝秉中布政使劉璋按察使楊繼宗等清理續占
弘治十二年御史吳一貫修築石閘漸有端緒矣正德
三年郡守楊孟瑛銳情恢拓力排群議言于御史車梁
僉事高江上疏請之以為西湖當開者五其畧曰杭州
地脉發自天目羣山飛舞駐于錢唐江湖夾抱之間山
停水聚元氣融結故堪輿之書有云勢來形止是為全
氣形止氣蓄化生萬物又云外氣橫形內氣止生故杭

西湖志餘　卷之二　十六

州為人物之都會財賦之奧區而前賢建立城郭南跨
吳山北兜武林左帶長江右臨湖曲所以全形勢而周
脉絡鍾靈毓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則形勝破損生殖
不繁杭城東北二隅闠衍繁滋南倚山嶺獨城西一隅
瀕湖為勢殆天塹也是以湧金門不設月城實倚外險
若西湖占塞則蹊徑綿連容奸資寇折衝禦侮之便何
藉騎唐宋已來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今甘井甚多
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實湖水為之本源陰相輸灌
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則一城將復鹵飲矣況前賢興
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恭已成之業非為政之體也五

代已前江潮直入運河無復遮捍錢氏有國乃置龍山浙江兩閘啓閉以時故泥水不入宋初崩廢遂至淤塞頻年挑濬蘇軾重修堰閘阻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諸河專用湖水爲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則運河枯澁所謂南柴北米官商往來上下阻滯而闤闠貿易苦于擔負之勞生計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穀米蔬菽之需全賴東北其上塘瀕河田地自仁和至海寧何止千頃皆藉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則上塘之民緩急無所仰賴矣此五者西湖有無利害明甚第濱舊有之業以傷民心慫㦙將起而臣等不敢顧忌者以

所利于民者甚大也部議報可乃以是年二月興工先是郡人通政何琮嘗繪西湖二圖幷著其說故溫甫得以其槩上請蓋爲備一百五十二日爲夫六百七十萬爲直銀二萬三千六百七兩斥毀田蕩三千四百八十一畝除豁額糧九百三十餘石以廢寺及新墾田糧補之自是西湖始復唐宋之舊蓋自樂天之後二百歲而得子瞻子瞻之後四百歲而得溫甫邇來官司禁約浸弛豪民頗有侵圍爲業者夫陂堤川澤易廢難興與其浩費于已廢孰若於修于將廢況西湖者形勝關乎郡城餘波潤于下邑豈直爲魚鳥之藪遊覽之娛若蘇子

眉目之喻哉按郡志西湖故與江通據酈道元水經及駱賓王楊巨源二詩爲證竊謂不然水經云漸江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註云漸江一名浙江出丹陽黟縣南蠻中東北流至錢唐縣又東經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徑其南縣側有明聖湖又東合臨平湖經槎瀆注于海夫水經作于漢魏時已有明聖湖之號不得于唐時復云湖與江通也水經又言始皇將遊會稽至錢唐臨浙江不能渡乃道餘杭之西津後人因此遂指大佛頭爲始皇纜船石以徵西湖通江之說殊不知西津未必指西湖也至于駱賓王靈隱寺詩有云

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楊巨源詩有云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與水經所稱浙江東經靈隱山相合而西湖通江之說泥而不解且巨源與樂天同時使泥其詩以爲江潮必經靈隱山以通西湖也則明聖之號不當猶立于漢魏時而樂天經理西湖時未聞有江潮侵嚙之患況自靈隱山而南重岡複嶺隔截江濤者一十餘里何緣越度以入西湖哉要之漢唐之交杭州城市未廣東北兩關皆爲斥鹵江水所經故今關閘之中街坊之號猶有洋壩前洋後洋之稱所謂合臨平湖經槎瀆以入于海者理或有之若西湖則自古不與

江通也乃今江既不經臨平繞越州而東注而鹽隱之南吳山之北斥鹵之地皆成民居而古蹟益不可考矣

西湖遊覽志第一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二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十錦塘三堤勝蹟

出錢塘門自斷橋西經湖中有舊堤今爲十錦塘又名孫堤中爲錦帶橋至望湖亭爲孤山四賢堂林逋墓放鶴亭瑪瑙坡尚書俞公祠西溪別墅近山書院六一泉又北爲西泠橋

斷橋本名寶祐橋自唐時呼爲斷橋張祜詩云斷橋荒蘚合是也豈以孤山之路至此而斷故名之歟

元時錢惟善竹枝詞有段家橋之名聞者哂之以爲杜撰然楊廉夫諸詩往往亦稱段橋未可謂無證也姑兩存之橋堤烟柳葱蒨露草芊綿望如裙帶白樂天詩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堤白蹋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柹蔕青旗沽酒趁梨花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橋口宋有總宜園中貴張氏別墅也稍西有涵碧橋宋轉運使陳堯佐重修碑紀其事又西有處士橋宏春橋並廢

十錦塘本名樂天堤唐刺史樂天白公所築因與橋

史250-022

聯又名斷橋堤堤因湖水淼漫日久攤壞路徑坑
坎遊人暮歸者常跌陷於湖爲泥沙淤塞耳俗
傳爲鬼祟迷惑者非也蓋遊人夜歸多醉醉則蹉
跌蓋欲起而反陷於泥濘耳萬曆十七年司禮東
瀛孫公隆不忍勝境之佳景一旦湮沒也延捐巳
資命工修築極其壯偉延袤三里橫濶三丈四圍
石砌中路鋪沙兩旁栽種桃柳雜植四時花卉不
論晴雨遊船停泊四旁紅綠夾岸笙簧高歌雅唱
妙舞飛觴眞塵世之蓬壺實東瀛之再造也且其
大意不專爲遊觀而設時值水溢足以擋禦而不

至浸灌都城時還是堤又能積聚而可以放溢田
畝經始時中橋下掘得白公碑文有歷幾百年而
吾當復生重修之語豈孫公即白公哉而新堤之
盛不減蘇堤杭之人即名之曰孫堤蓋以東瀛方
之東坡爾張元慶詩湖上重開十錦塘東君經緯
思偏長天流霞彩繡山色鳥弄烟梭織水光千樹
長看紅葉鬧四時不斷綺羅香望湖亭下還看醉
對對濃粧簇海棠王叔杲詩橫截平湖十里天錦
橋春接六橋烟芳林花發霞千樹斷岸光分月兩
川幾度觴飛堤外景一清棹發鏡中船奇觀儘點

知誰力應有歌聲被管絃王百穀詩湖橋新柳映
青衫日日尋芳碧水灣春滿好懷遊汗漫鶯撩吟
興語間關波中畫舫樽前酒堤上桃花寺裡山多
少風流同雅調又看鴈字褰雲間孔聞音詩一自
工完十錦塘頓今處處勝瀟湘兩湖芰發無窮碧
四季花開不斷香初地重新光舍利渠園迭賞舞
霓裳憑君且莫蘇門嘯頗溥三河澤大荒屠亦水
詩大隄楊柳映紅霞萬井樓臺千樹花豈直貴金
買歌笑畫船強半載琵琶張邦侗詩十錦塘邊三
月時花香百和落瓊卮當壚妖冶嬌春色面面桃

花櫳口吹

望湖亭唐時在孤山之址宋時徙寶石峰爲周平章
張士信所建也　國初復徙故址四面玲瓏夏飲
最快白樂天湖亭晚歸詩盡日湖亭卧心閒事亦
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藤帽江風透
葛衣柳堤行不厭沙軟絮霏霏○韓克莊湖亭宴
賞有懷徐復初詩芙蓉花開一萬頃錢唐最好是
湖邊曉風得酒更留月春水到門還放船笙引鳳
凰天上曲賦裁鸚鵡座中僊今人却憶徐公子深
[illegible]焚香月下眠

孤山歸介湖中碧波環遶勝絶諸山唐宋間樓閣參
差彌布椒麓唐張祜詩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
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
深猶憶西窻月鐘聲出北林○白樂天西湖晚歸
回望孤山寺贈客詩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橈
出道場盧橘子低山雨重棕櫚葉戰水風涼煙波
澹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到岸請君回首望
蓬萊宮在水中央○孤山寺遇雨詩拂波雲色重
灑葉雨聲繁水鷺雙飛起風荷一向翻空濛連北
岸蕭颯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湖上

夜飲詩郭外迎人月湖邊醒酒風誰留使君飲紅
燭在舟中○林君復孤山寺詩低處凭欄思渺然
孤山塔后閣西偏陰沉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
上田秋景有時飛獨鳥夕陽無事起寒煙進歸更
愛吾廬近祇待重來看雪天○孤山寫望詩水墨
屏風狀總非作詩除是謝元暉溪橋泉泉穿黃落
樵斧丁丁隱翠微逕狹未沉僧獨往長烟初淡鳥
橫飛南峰有客鋤園罷閒倚林間忘却歸
四賢堂正德間郡守楊孟瑛建以祀唐刺史李公泌
白公居易宋守蘇公軾處士林公逋考泌字長源

代宗時任引滿水入城鑿六井以解斥鹵民到于
今賴之居易字樂天穆宗時任築湖堤以鍾洩湖
水溉田千頃軾字子瞻哲宗時任浚湖鑿井治堰
閘以利民民立祠祀之逋字君復隱居孤山徵辟
不就構巢居閣繞種梅花吟味自適徜徉湖山或
連宵不返客至則童子放鶴招之真宗嘉其高尚
賜號和靖處士先是唐民懷白公之德即山之廣
化寺以祀公至宋益以蘇公林公名三賢堂紹興
間建四聖延祥觀而盡徙之祠遂廢京尹袁韶復
建於蘇堤中天順三年郡守胡濬徙之故址成化

十一年布政使寧良杜謙等增建仰高亭巢居閣
楊公濬湖訖事奉李公泌而併祀之遂名四賢堂
也堂之左舊有四照閣久廢成化間都御史韓雍
復建嘉靖十四年毀和靖巢居閣偶書詩遶舍青
山看未足故穿林表架危軒但將松籟延佳客常
帶嵐霏認遠村巽榜自能淩曉沐湘纍何苦屬芳
蓀餘生多寄湖居者聊此棲遲一避喧○又絶句
詩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
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僧道潛四照閣懷步
游學士詩猿鳥投林已寂然芭蕉過雨小樓前雲

移絶壁中間破月自遥峰缺處圓照坐不須紅炬蠟可人惟有蕙爐烟梭簪御府圖書客嘯昔還同此夜禪

林逋墓在孤山之陰紹興十六年建四聖延祥觀盡徙諸院刹及士民之墓獨逋墓詔存之勿徙咸淳間賈似道題石曰和靖先生墓命金華王庭書之元胡僧楊璉真伽發其墓惟端硯一枚玉簪一枝成化十年郡守李端葺治逋嘗作梅花詩一聯爲士林美談而他詩亦多清逸比其卒也四壁蕭然題詩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林他日求遺稿且喜曾無封禪書時人咸重其節介而范公希文與公雅厚贈詩云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遣人又云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逋詩云竹樹遶吾廬清深趣有餘鶴閒臨水久蜂懶得花踈酒病妨開卷春陰入荷鋤嘗憐古圖畫多半寫樵漁○猿鳥分清絶林蘿擁翠微步穿僧徑出肩掛道衣歸水墅香醅熟烟崖早笋肥功名無一點何處更忘機○圍井夾蕭森紅芳墮翠陰晝巖松鼠靜春塹竹鷄深歲課非無术家藏獨有琴顔淵遺事在千古壯閑心○湖水入籬山遶

舍鷹居應與世相違開門自掩蒼苔迹過客時驚白鳥飛貪藥比常嫌有價灌園終亦愛無機如何天竺林間路猶到秋深夢翠微○四壁垂衣鈎具腥巴甘爲泌號沉冥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花月病懷看酒譜雲蘿幽信寄茶經茅君使者蕭閒甚獨理叢毛向戶庭○梅花詩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高九萬拜和靖墓詩玉圓香骨老雲根古斷冢山水月村薦菊泉清澗竹影種梅地冷帶苔痕生前已自全名節身後從誰問子孫惟是年年寒食日遊人來與酹清尊○薩天錫詩先生隱得孤山小艇沿湖日往還自愛烟霞居物外豈知名姓落人間鶴無遺迹苔痕老梅自開花月影閒表墓有銘祠有象高風千載更廉頑

放鶴亭在孤山之北嘉靖中錢塘令王釴作其巔有歲寒巖其下有處士橋先是至元間儒學提舉余謙既葺處士之墓復植梅數百本于山構梅亭于其下郡人陳子安以處士無家妻梅而子鶴不可

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孤山構鶴亭以配之並廢

瑪瑙坡在孤山之東碎石文瑩若瑪瑙然人多採之以鐫圖篆

尚書俞公祠公名琳字德章臨安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通政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殿廷敷奏聲如洪鐘豁達有雅量祠臨大池幽清可賞其致仕歸也尚書劉舜臣贈之詩云鶯聲柳色滿皇都歸傳榮歸入畫圖輿舁每將緘問駕廩人時有粟供廚青春作伴真奇遇綠酒相親豈細娛莫道尚書無個事一身詩債欠西湖蓋公之錫輿月廩與夫背

出異數故有問駕供廚之句

歲寒岩在俞公祠後石壁陡絕蒼蘚剝蝕中隱見篆書歲寒岩三大字下疏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住空同萬八千年相傳爲蘇長公題其上平夷四曠可眺視全湖即林和靖四照閣故基也

三賢祠在望湖亭西吳山疊翠如畫屏列于几前一鏡平湖澄波千頃樓臺迴出林木翳然得孤山之秀脉爲兩湖之大觀崇祀 國朝浙江左方伯潘恭定公思乘公貞吉蔡公國珍三賢皆經濟弘才山斗重望旬宣浙省雖後先距數十年而惠澤流芳如同一轍士民謳吟思慕久而不忘祠宇聿新春秋俎豆藏其祀則高風在望與山水增輝矣

陸宣公祠乃中書舍人洪澄別墅疏泉壘石喬木數十章左右映蔚號稱佳麗舍人亡不數年鞠爲荒墟後屬陸少保炳少保自謂系出宣公創祠祀之規制弘敞吞吐湖山臺榭之盛爲一時冠炳既物故仍坐法祠沒入官以名賢得不廢隆慶間侍御豫章謝公廷傑益以嚴光林逋趙抃王十朋呂祖謙張九成楊簡宋濂王琦章懋陳選陶大臨並祀爲歲久就圮侍御江陰范公鳴謙捐贖鍰檄郡修

葺頓還舊觀矣

六一泉在孤山之南蘇子瞻銘敘略云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通守杭州別公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長于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于湖山而不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抵掌論人物勤曰六一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

蓋公几案間一物耳跡年六一公薨予哭於勤舍
又十八年予守杭州則勤亦逝矣其弟子二仲書
六一公像與勤像而祀之有泉出講堂下予遂本
勤意而名之曰六一泉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
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于
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盖得其人則可
至于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
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復於泉後作東坡庵以自寓云泉屋自南宋久廢
至 國朝洪武初而復興教授徐一夔為作疏云

六一泉者東坡先生會勤上人哭歐陽公處也泉
在孤山之址勤上人之居在焉先生為著泉銘其
徒既作石屋覆泉且刻泉銘泉上宋南渡後廢勤
舍為延祥觀元初又廢觀為帝師祠泉沒于二氏
之居幾三百年元季兵燹泉始呈露但石屋已摧
而泉銘亦為他僧舍昇去有僧曰行昇者鉏荒滌
垢圖復舊觀仍樹石屋且求泉銘還於舊處欲建
祠堂一區如當時祠公與上人故事而力有未逮
將持短疏求之好施之家與凡傳宗之美釋門之
老助貲成之庶幾歐蘇二公與上人之流風雅韻

同不泯云伏以聰茲勝地實在名邦勤上人于此
幽棲蘇長公因之數至迹分緇素同登歐子之門
誼重死生會哭孤山之下惟精誠有感通之理故
山嶽出迎勞之泉名聿表于懷賢恍式耶于薦菊
故淵源有永幸與文派俱流雖名號僅存幾遂劫
灰共化欲存故迹必建新祠此舉非為福田實欲
共成勝事儒冠僧衲請恢雅量以相成山色湖光
行與高風而共遠願言樂助毋詡濫干
孤山舊有廣化寺西閣辟支塔鑑堂柏堂竹閣智果
院瑪瑙寶勝院報國寺閑泉僕夫泉四聖延祥觀

西太乙宮金沙井萬壽寺學士溝西湖書院並廢
○廣化寺或云即孤山寺陳天嘉初建名永福宋
時改為廣化、西閣一名彌勒閣辟支塔在焉僧
志文詩楊柳蕪殘水濱徘徊南望倚欄頻年光
似鳥翩翩過世事如棊局局新嵐積遠山秋氣象
月生高閣夜精神誰驚一陣鷗鳧起蓮葉舟中把
釣人○栢堂宋僧志銓作陳文帝天嘉二年有植
兩檜于孤山寺中至宋時猶存其一號陳朝檜志
銓作堂其側曰栢堂與竹閣連屬蘇子瞻作詩紀
之云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尚宛然雙榦一

先祠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屋依巖出乞
與嘉名到處傳此栢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
禪後孝宗嘗書此詩勒石○竹閣白樂天作在孤
山寺中杭人因貌公像而祀之今爲四賢堂址其
詩云晚坐松簷下宵眠竹閣間清虛當服藥幽獨
抵歸山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閑無勞別修道只
此是玄關蘇子瞻詩海山兜率兩茫然古寺無人
竹滿軒白鶴不留歸後語蒼龍猶是種時孫兩叢
却似蕭郎筆千畝空懷渭上村欲把新詩問遺像
病維摩詰更無言○智果院舊有參寥僧其時有

僧道潛者號參寥子於潛人通內外典能詩蘇子
瞻守黃州參寥子自吳中訪之夢與賦詩有寒食
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子瞻守杭
州參寥子始卜居智果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
茶寒食之明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寥
子汲泉鑽火烹黃栢茶適符所夢遂記以刻石爲
之銘曰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
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
道夢幻是身眞即是夢夢即是眞石泉槐火九年
而信夫求何信實弊汝神又詩云漲水返舊壑飛

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間得幽寂
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筍盡禪
味松杉眞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
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
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參
寥子答詩泰山屹天下四海同仰止我公命世英
突兀等於是胸中涵秋漢皎絕纖雲滓當年事危
言軒冕如脫屣但貴知我希寧懟不吾以風雲果
爾符六翮排空起一夕承明抗章求遁還餘杭
古雄藩比屋富生齒立談政即成典不負山水雍

容梵宋英訪我頑且鄙大施輝松門禽猿亦驚喜
森森門下士左右集珠履使君道德姿圭角非所
恃軟語如東風藹然着桃李今朝眞勝事千載足
遺美安得筆如椽崖爲公紀○瑪瑙寶勝院舊
有閑泉僕夫泉僧智圓所鑿也智圓字無外錢唐
人博學勵行號中庸子時王文穆公罷相知杭州
諸僧出迓慈雲禪師邀之偕往圓以疾辭曰傾山
倒壑奔走紅塵暫留坐鎮諸僧赧服與處士林逋
爲友臨化命門人即後山歛陶器而攻窆之名陶
器塚自爲銘曰清淨本然無變無遷寓藏陶器爰

瀰陶泉又作自悼詩三首平生宗禪亦宗儒竭慮
研精四體枯莫待歸全寂無語始知諸法本來無
蕭蕭墓後千竿竹鬱鬱墳前一樹松此處不須兄
弟哭自然相對起悲風莫談生滅與無生謾把心
神與物爭陶器一藏松樹下綠苔芳草自縱横○
報恩寺開寶初錢氏建亦六一泉地也○四聖延
祥觀紹興間韋太后還自沙漠建以沉香刻四聖
像并從者二十人飾以大珠備極工巧爲園曰延
祥亭館窈窕麗若畫圖水潔花寒氣象幽雅時高
宗絶愛西湖孝宗嘗奉之以遊歷三朝爲故事高

踈寮詩水明一色抱神州雨壓輕塵不敢浮山北
山南人喚酒春前春後客凭樓射熊館暗花扶輦
下鵠池深柳拂舟白髮邦人能道舊君王曾奉上
皇遊元初楊璉真伽廢爲萬壽寺所像爲香鬭珠
爲纓而舊美荒落矣○西太乙宮宋理宗時中貴
盧允升等以奢侈導上妄稱五福太乙臨吳越之
分乃即延祥園建太乙宮而瑪瑙坡六一泉金沙
井皆歸御圃宮觀亭榭理宗以御書額之若瀛嶼
射圃白蓮堂挹翠堂蓬萊閣香月亭清新亭瑩淵
秀爽殆僊居焉觀有凉堂紹興間遺構也高六丈

臨觀之其時有素壁四堵高二丈中貴人相語曰
官家所幸素壁非宜亟趣御前蕭照往繪山水照
受命即乞尚方酒四斗昏出孤山每一鼓即飲一
斗盡一斗則一堵已成畫成而照亦沉醉上至覽
之嘆賞宣賜金帛理宗改爲黃庭殿周弁陽詩集
官歷殿號黃庭突兀浮雲最上層五福貴星留不
住水堂空照九枝燈元時楊璉真伽攘爲僧寮未
幾焚廢○金沙井在廣化寺白樂天愛酌之井底
砂礫加金出之即黑○學士港在山南由處士橋
入元時西湖堙合好事者疏之以通小舟集賢學

士樹晏碩祀南鎮并節葛嶺見而助焉因名學士
港晏碩自爲記○西湖書院成化間布政使甯良
等建之以居大理卿郡人夏時正郎太乙宮故址
也建書庫葺贍田以待四方學子徐奇詩天上歸
來蠹錦行一區書屋傍湖成身如五柳先生懶心
似孤山處士清松下研硃朝滴露竹西開卷夕陽
明遥知載道中宵候萬丈文光北斗平
西泠橋一名西林橋又名西陵橋從此可往北山者
元張與詩紅藕花深趁興饒一雙鸂鶒避鳴橈
風凉入桃花扇酒香分柳子瓢狂客醉歆明月

上美人歌斷綠雲消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
第一橋○劉邦彥湖上花開報劉廷美詩白鷗適
待酒船來芳草汀洲去復回爲惜杏花寒勒住西
泠昨夜一枝開

蘇公堤趙公堤楊公堤

蘇公堤自南新路屬之北新路橫截湖中宋元祐間
蘇子瞻守郡濬湖而築之人因名蘇公堤夾植花
柳中爲六橋橋名有亭覆之其詩云六橋橫截天
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
卷蒼烟空章子厚詩云天面長虹一鑑痕直通南

北兩山春自是湖分爲兩西曰裏湖東曰外湖南
渡後堤橋成市歌舞叢之走馬遊船達旦不息歲
久弗治兩湖之濤日漰嚙之堤漸廢圮我　國朝
成化已前裏湖盡爲民業六橋水流如綫楊孟瑛
闢之西抵北新堤爲界增益蘇堤高二丈濶五丈
三尺列插萬柳頓復舊觀久之柳敗而稀堤亦就
圮嘉靖十二年縣令王釴令犯人小罪可宥者得
雜植桃柳爲贖自是紅翠爛盈燦如錦帶矣

堤南第一橋曰映波與西岈第六橋對舊有旌德觀
先賢堂觀本定香寺今止存定香橋寶慶間京尹
袁韶改建爲觀有虛舟雪錦二亭堂名仰高祠祀
許由而下四十人寶慶初去潘閬及節孝婦孫夫
人凡五人中有振衣清風二亭花竹縈紆小山曲
逕尋併入旌德觀○第二橋曰鎖瀾與西岈第五
橋對舊有湖山堂京尹洪燾建結構雄傑面勢端
閎前擁雙塔後植兩峰矗起拱衛顧盼生輝四望
洲回浦合蔚然雲錦三賢堂袁公所建以祀白蘇
林三公者後有三堂扁曰水西雲北月香水影晴
光雨色○第三橋曰望山與西岈第四橋斜對水
名花港所謂花港觀魚者是也舊有雪江講堂淳

祐中婺州布衣胡伉充三賢堂堂長號雪江有錦
囊集○第四橋曰壓堤與西岈第三橋對舊有崇
真道院俗稱施水庵賈似道建庵傍有石臺籠燈
以照夜船水僊王廟亦名龍王祠先是以樂天和
靖子瞻附祀兩廡有井曰薦菊蓋取蘇詩不然配
食水僊王一盞寒泉薦秋菊之義也今廢嘉靖二
十二年郡守陳仕賢構亭其上○第五橋曰東浦
與西岈第二橋對○第六橋曰跨虹與西岈第一
橋斜對稍北則爲西泠橋矣高竹屋咏蘇堤芙蓉
菩薩蠻詞紅雲半壓秋波急艷粧泣露啼嬌色幽

夢入便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錦
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陳剛中湖堤感舊詩
昔日珠樓擁翠鈿女墻猶在草芊芊東風第六橋
邊柳不見黃鸝見杜鵑○張光弼湖堤即事詩湖
柳湖波盡可憐不知春在阿誰邊滿頭翡翠雙鬟
女細雨吳歌濕畫船○李草閣春曉過湖詩宿雲
如墨繞湖堤細柳新蒲咫尺迷行到畫橋天忽醒
誰家茆屋一聲雞○吳養浩與張伯雨湖堤暮歸
詩柳絲淡蕩雨霏微隔水遙看羽蓋飛馬上儚人
強支酒踏花何處晚來歸○何夢桂春日過湖詩

白髮垂星紗帽烏強隨年少過西湖清明上塚行
人在寒食關門宮使無半世行藏隨杖屨百年燕
樂寄笙壺歸來第五橋邊路半樹斜陽噪暮鴉○
孫太初詩十里飛花送酒巵六橋兒女踏春詞無
人會得漁翁意獨立晴湖照影時

趙公提宋淳祐中京尹趙與𥲅自北新路第二橋至
麯院築堤以通靈竺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夾岸
花柳以比蘇堤人遂稱趙公堤也

履泰將軍廟在裏湖之金沙灘始建月日莫可考按
武林舊事云將軍姓孫名顯忠錢唐人仕吳越爲
名將宋嘉熙中趙與懽尹京禱雨有驗疏聞封天
澤侯額曰昭貺孚應之廟人又稱爲天澤廟云廟
有天澤井喬仙翁所植虬松今額并省牒石與懽
手書天澤二字猶存　國朝萬曆癸未夏水旱郡
守東吳張振之率僚屬士民徧禱不雨一夕將軍
降于乩示禱雨所禱且爲助雨明日振之詣廟禱
如神指逡雨三日大有年廟垂圮即拓地新之仍
令夏秋仲月丞簿致祭無有所失郡丞新建喻均
爲記記曰履泰將軍廟隸錢唐之金沙灘去郭十
五里許地故僻不屬通衢而廟隘僅僅數椽日月

以圮頹知敗宛隱約桑柘間罔有過而禮者太守
張公始撤而新之廟之址幾不盈畝議者爭言廟
傍桑柘地故盡屬將軍陰蝕于里中之黠者而鄰
其稼莫可究詰第下從事覆按之即不煩籍藏立
可致公謂妥神討安百姓耳而乃更擾之乎拒不
聽第即其直以市卒之民內德公而利厚直爭來
售地迺廣至五畝有奇前爲廟門南引而臨衢門
兩楹中爲殿奉將軍像殿四楹益弘以敞後爲寢
奉將軍夫人像寢亦四楹而制稍縮不逮殿者什
之二門以內築甬屬之殿殿及寢亦如之夾甬而

淵然于殿之左者爲井徹大旱不涸置亭覆其上負門而屹然于井之前者爲臺臺以禱雨豎刹杆其上從神意也殿之後爲池窅然幽以深將軍故以天澤侯封池所以象澤從陰氣也迤殿而東爲僧房以奉守廟繚繞隙地爲蔬圃間樹以竹繚以周垣既壯且麗廟新矣人人知有將軍易觀聽而禮事之矣廟所以新者何先是夏六月不雨甿爲政蓋江以南被之矣公宣言曰旱等耳而杭爲乘壽戈者間相踵也即幸而安集斧質之腥未燥若府甫餉而旱且佐凶如百姓何　天子起振之困

閭而昇以杭羅庶幾紓東顧也敢世泄泄然忘　天子之大恩耶其治壇墠戒璧帛佩爲百姓請命於是督撫大臣暨臺使者暨藩臬諸大僚僉是公言日相率朝　上帝虔禱之公復與佐吏令長私走城隍禱益力而境內薦紳三老亦偕其子弟號譁烈日中勑公以禱越三日雨四之日復霽越五日雨六之日復霽輒雨輒霽潤不酬燥公受悴甚又抑歲疾不入口逐薾然病病且臥數拊几歎曰獨奈何令二三大夫與薦紳三老僕僕耶強起攝衣冠日望空拜禱不置一夕神降于乩亟稱爲孫將

軍云具示禱雨所轄曰吾助若雨若新吾廟且推公爲長者而自叙其隱淟狀倏忽數十百言纍纍不絕類生人語公大駭詢左右莫有識孫將軍者稽牲牒而信公病亦霍然已走視其廟則將軍固嘗以禱雨顯宋嘉熙間敕封爲護國天澤侯從來久遠矣公益大駭敬將軍指偏禱之車未入郭門而甘澍隨之矣一雨三日隴畝盡需足視旁郡猶然桔槔聲未息歲不爲凶而杭用以安遠邇大讙胥服公精誠至播之詩歌侈大其事而公頊頊然斂容謝曰此二三大夫與薦紳三老所昭格耳振

之敢叨以爲功耶幸掩口無爲神羞讙者稍戢公始講於監司發贖鍰新將軍廟謂神實庇我而忍負之哉五閱月而廟成而下不知公復爲申著祀典每歲以夏秋二仲月檄丞簿尉一人躬詣廟致祭爲百姓祈穀令毋旱而祭品亦且有成式不豐不儉無匱吾祀耳矣易稱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中庸盛引鬼神之德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何其彰明也乃世儒束於所見委而不信聽先代神靈虔如矣即祀典所應修舉者直與彌文等與或加意不待既灌而誠已不屬矣斯鬼神之

休享得乎跡孫將軍近事詎不甚洋洋哉而公亦可謂與鬼神合吉凶者矣往公守吉安禱雨有奇應至以時雨名其樓云項廉紳三老將謁於公立石廟中以詔來玆而屬記於余余不佞爲述其大端如此○又有小隱園裴園史園喬園資國園並廢○小隱園本内侍陳源外宅後收入重華宮撥賜張貴妃建崇福院前有雙岍金沙澗○裴園裴禧別業楊廷秀詩岍岍園亭傍水濱裴園飛入水心橫傍人莫問遊何處只揀荷花深處行○史園史[illegible]孫別業○喬園喬幼聞別業其西北有螞蝗

橋○資國園羲泰將軍故宅也

楊公堤東湖西岍者是也知府楊孟瑛既開西湖遂築此堤堤上建六橋俗稱裏六橋是也然近北山三橋宋時已有之楊公所築特南山三橋耳惜其名不立無以匹配蘇堤今擬定之自北而南第一橋近淨空院玉泉之水出焉題曰環璧自此而西可通耿家埠第二橋金沙灘之水出焉題曰流金自此而西可通麴院路遊靈竺者之所從停橈也第三橋近龍潭深黝莫測有時祥光浮水蓋神物之窟宅也題曰卧龍自此而西可通茅家埠第四橋逃丁家山而東沿堤屈曲蒼翠掩映題曰隱秀從此而西可通花家山又名花家園第五橋西挹高峰旁有三賢祠在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喻好賢也題曰景行從此而西可通麥嶺路第六橋從定香橋而入近發祥寺虎跑珍珠二泉之水出焉其源長矣詩云長發其祥非濬道不可題曰濬源

湖心亭自宋元歷國初舊爲湖心寺鵠立湖中三塔鼎峙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所謂三潭印月者是也六十家小說載有西湖三怪時出迷惑遊

人故歷師作三塔以鎮之　國朝弘治間按察司僉事陰子淑爲諸生時嘗遊入寺病僧衆僧之姦及爲憲長甚厲時寺僧倚怙鎮守中官見任官長及鄉士大夫以酒肴入遊者杜門不容陰乃發其姦事立燬之併去其塔　嘉靖三十一年太府孫孟尋遺址建亭其上周樹石欄湖山勝槩悉可攬結不數年而圮　萬曆四年按察司僉憲姑蘇徐廷祼太參海虞王笠錢塘尹西蜀姜召重建而扁額有太虛一點宛在水中央之題對聯有鄭蓮石爗一聯亭立西湖宛西子載扁舟雅稱雨奇晴好

廨開水面恍蘸公遊赤壁徧宜月白風清句極佳
切未幾亦崩壞　萬曆四年司禮孫公重修四碪
俱用石砌上植桃柳改建喜清閣後塑文昌神像
極其開爽明朗玳瑁金椽琉璃玉檻風响簷鈴月
移花影見解之士清臨於上恍然有羽化仙登之
想名人賽立匾額對聯極夥皆取用唐詩成語甚
至俗談俚語亦大書于上獨有推府費星胡來朝
一聯四季笙歌尚有窮民悲夜月六橋花柳渾無
隙地怪桑麻之句不雅情懇何佳且得先天下之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意○許叔夏湖亭詩孤亭突

兀敞高秋眾起青煙紫翠浮一送歸鴻何處去碧
天明月夜悠悠○尚書洪鍾詩玻璃千頃碧潭平
風度荷香遠更清遙想西湖好風景採蓮人在鏡
中行○徐子與門人湖亭對月詩千山雨後片雲
無一棹風前興不孤入座詞人高北斗開罇明月
滿西湖光依玉樹秋偏媚寒照冰心病欲蘇此地
夜遊經九度未知誰解探驪珠○陳柳亭詩十里
湖光一鏡平何年卜築破空明月中誤擬瑤臺見
海上真疑蜃氣成碧落墮星圖蓋雲根栽石結鷗
盟桃源不必尋歸路徒倚凭欄挹太清○陳有孚

詩烟波萬頃一亭浮獨立湖心汎楚鷗四際芙渠
鋪水面三天劍戟挿山頭帆檣遠岸窗中見簫鼓
環堤檻外收月白風清真可玩雨奇晴好總宜遊
○鹿門茅公坤詩云西湖遊冶屬春光中使傳宣
七寶粧十里桃花連步障六橋柳葉暢為墻盈盈
歌舞珊瑚色面面樓臺珠玉香滿眼韶華看不盡
太平今已兆錢唐○湯仲友詩山色波光步步奇
古今難畫亦難詩水浮亭館花間出船載笙歌柳
外移過眼韶華如去鳥惱人春色似遊絲六橋幾
見輪蹄換取樂休辭金屈卮○吳楊繼禮詩中流

高閣迥清淪兩岸笙歌幾處聞錦繡徹成仙世界
畫圖不盡坐氤氳千尋靜碧捲山色十里花堤鎖
暮雲誰是主人能放曠不禁朝晚酒殷勤○粵何
荊玉詩平分一鑑似微茫迴出中亭惵廣寒治渡
遊艀分錦道碧空飛鳥破浮光詩香不斷輝華棟
酒債何妨瀉錦囊拚醉百年成一瞬叩留明月和
文章○彭應壽夢祖游西湖二首十里花陰夾道
迷水亭宛轉映芳堤舟迴綠浦烟光潤山壓紅樓
樹色低香氣不消明月夜笙歌競起畫橋西岳王
祠墓應千古石馬猶疑向北嘶○湖山窈窕望中

史250-034

迷拾翠人來花滿路燈火湖前自朝暮樓臺波面
失東西聞鷰烟月侵衣冷到寺松蘿拂面低只道
冶遊多樂事與亡興代草萋萋○又九日宿淨寺
詩湖上秋風喚客杯天涯九日獨登臺南朝城闕
孤烟細水國人家夕照開花雨空階僧入定松雲
滿徑鶴飛來上房借榻多清事泛菊提糕暝色催
○又湖上進艇西湖風日好進艇傍君孤松霧迷
三竺花陰羅六橋綺進山色映歌管歲華消欲問
前朝事錢唐去去朝○

西湖遊覽志第三卷

錢唐　田汝成　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南山勝蹟

出湧金門稍北爲柳州亭陳公祠問水亭折而南爲兩峯書院樓外樓孫公烈祠錢王祠

湧金門舊名豐豫門省城各門俱有重城而獨湧金一層無吊橋蓋以其傍湖故也宋有豐樂樓與門相值若屏障然堪輿家以此當山水之衝今移稍北近柳州寺

柳州亭宋開寶間錢王建柳州寺本名資福院傍有通元庵五龍王祠宋初爲豐樂樓瓌麗崢嶸掩映圖畫俯瞰平湖千峯連環一碧萬頃柳汀花塢歷歷欄檻間亭榭飛遠近暎帶遊橈冶騎菱歌漁唱會合樓前南宋初有養魚莊環碧園皆楊和王別業迎光樓張俊別業劉氏園內侍劉玉外宅上船亭賈似道建趙師𢍰建有呂洞賓祠集賢亭在衆亭子灣元末燬　皇明嘉靖二十年郡守陳仕賢公毀柳州寺而建爲寓使館題曰柳州別館後有樓題曰豐樂存舊蹟也編脩金鑾爲記未幾

史250-035

公復任本省布政使重修之改額柳洲亭戶部主
事福寧王乾爲記
陳公祠在柳洲亭左公名仕賢字邦憲號希齋福建
福清人登嘉靖壬辰進士時己亥公守杭州操履
清白實心爲民適庚子歲饑多方賑恤壬寅復蹟
禱雨精誠甘對響應民咸賴之丙辰復作伯是方
罷黜汚吏不染錙銖士民感德立祠祀焉給事中
傅佩爲記其刊刻著書有經驗良方大觀本草與
地圖諸籍校閱精楷至今猶傳字內宋趙汝愚有
詠豐樂樓柳梢青詞水月光中烟霞影裏湧出歌

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在蓬萊○天香飄遠風
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箇小舟山南遊遍山北歸
來○楊仲弘詩蜂蝶飛樓壓名邦西望平湖東望
江氣合重玄葵洗澄標存九域箕洪麗朝來散霧
縈朱拱夜合流星湧碧窓倚遍闌干愁日昳飛鳶
旋轉竝雙雙
問水亭司禮孫東瀛萬曆二十八年新建爲遊人上
船歸泊之所築堤堆沙時雨兩便其亭中對聯有
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之句極其妥
切進內有三義祠以祀劉漢劉關張三像扁曰義

薄雲天其祠中對聯有漢室風雲猶壯西湖廟貌
桃園義氣能羅千古人心夫武安廟宇在在皆然
然未有三公並峙者茲祠殊爲曠典要以三公之
英爽如存而萬代之瞻依罔間湖山甲勝香火永
傳盛事哉
兩峯書院　皇明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洪公別墅也
公名鍾字宣之錢塘人歷官四川按察使發奸摘
伏聽決如流庭無宿訟時僉事屈鈫者與公齊名
故蜀有洪不支屈不解之謠尋以都御史巡
撫順天等府增築邊堡自山海關抵居庸延袤千
里更巡撫雲南貴州督理漕運四鎮十年始入刑
部兼左都御史後以川陝有藍鄢之亂奉　命征
之寇平加太子太保乞致仕築書院於西湖號兩
峯居士
樓　小樓　會稽半梓商公別墅石簣陶太史額其門
曰小瀛洲臨以樓臺眺映青山郭羅綺晴嬌綠水
洲進內爲樓小樓爲也宜闈環旋城郭繞繞雲樹
石湖峯巒播映几席管絃環珮雜遝交響於其
怨眺遠近恍惚縹緲真不啻五城十二樓也兩
築寄麗湖眼貪心快覽無踰是樓

孫忠烈祠孫公名燧字克弘餘姚人正德十四年巡撫江西逆濠之變公被執抗節不屈而死後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嘉靖四十五年御史龐公建祠以祀之子孫榮盛仕宦蟬聯甲于兩浙蓋盡忠死節之昭報也

又南爲靈芝崇福律寺錢王祠

靈芝寺本錢王故苑芝生其間捨以爲寺遂額靈芝至宋而規制浸宏高孝兩朝四臨幸焉有浮碧軒依光堂亦爲新進士會年題名之所元末燬永樂初竺源重建萬曆二十六年重修朱靜佳詩黄金

匝地小橋通四面清平納遠空雲氣長扶天子座日光淨動梵王宮殘碑幾字莓苔雨清磬一聲楊柳風沙鳥不知行樂事背人飛過夕陽東○董嗣杲依光堂詩座擬蒲團憶甫衣今古湖波錦四闈靈籟紫芝三秀迷光關綠玉片金輝松總自擁空蓮社石榻相留臥柳枝半捲珠簾看落景鼓簫長送畫船歸

寺畔舊有顯應觀崇王上船亭靈隱堂寳蓮院紫霄院寳成院永隆院慧光庵正覺院超化院妙淨院寳德寺並廢○顯應觀慈州崔府君者府君名子王唐貞觀間爲磁州滏陽縣令有異政民立生祠既卒爲神于其上靖康間高宗爲康王避金寇走鉅鹿馬斃冒雨獨行值路三岐莫知所往忽有白馬導之暮至祠下有土馬赭汗如雨因假寐廡下夢神人以杖擊地促其行白馬復導至斜橋谷會耿南仲來迎馬忽不見及即位復夢神將白羊饋之曰得孝子賓兆孝宗由是累朝崇奉六月六日生辰遊人陌沓咸淳間改額昭應理宗書潤古經石刻後歸靈芝寺有蕭照山水蘇漢臣畫壁

錢王祠王名鏐臨安石鑑鄉人驍勇有智略壯而微

販鹽自活唐僖宗時王僊芝寇兩浙命都將董昌討鎮之鏐屬昌部平宋直拒黄巢斬劉漢宏累功拜杭州刺史檢薛朗破徐福進蘇杭等州觀察使新作杭城凡七十里累封開國公會董昌反越州鏐受詔討滅之進彭城郡王圖形凌烟閣名其營曰衣錦營封其山曰衣錦山改封越王再改吳王梁開平初進封吳越王築捍海塘建候潮通江等門時江濤怒齒命強弩數百射之濤爲斂却遷轉西陵尋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後唐同光初賜玉冊金印長興三年卒年八十二謚武肅篤孝爵撫士

卒臨攻勤警無倦容當中原繹騷而保鎮邊域民
甚德之五傳至忠懿王俶納土于宋子孫代爲顯
官熙寧間蘇子瞻守郡奏請以龍山廢祠曰妙音
院者改爲表忠觀以祀之今廢　皇明嘉靖三十
九年督撫胡公宗憲建祠于靈芝寺址蓋王之故
苑也塑王之像并子文穆王元瓘孫忠獻王弘佐
忠遜王弘倧忠懿王弘俶祔焉仍題額表忠有司
春秋致祭今其十九世孫德洪者世守之郡守陳
柯有表忠觀記畧云予少讀蘇子瞻表忠觀碑文
乃慨錢氏於吳越之民其德厚矣乎當群盜倡禍

中原無主十國之君各拓疆宇以自據其爲民之
心尚未辨也及中原易姓則隨時納款天命既一
則籍土歸王其心不忍殺戮其民挈之水火之中
使嬉遊于富完安樂之鄉且時歷百年位傳三世
而終始之心如出一人其視諸國各一時借據以
抗王師雖糜爛其民而不顧者其爲德何如也始
予移守茲土先是倭夷孔棘督撫梅林胡公等改
祠於靈芝寺寺蓋王故苑也幸翕然同心用襄厥
成予又病東坡手碑殘剝也爲易石摹刻之以置
諸新祠使謁王祠者讀茲文以思王德庶幾斯祠

斯文相與傳世于百於無窮也胡頡謁錢王詩保
障東南十四州早知歸順善貽謀至今江水稱名
氏在昔生靈賴晃旒世代幾更祠不改家聲依舊
澤還流試看自古梟雄輩多少身同腐草休

彭祖廟嘉靖中錢氏建

清波門遶流福水橋瀕湖爲學士橋折而南爲茶坊嶺

清波門宋時稱暗門又南有錢湖門今塞

流福水橋瀕湖而引水入城經府前者

學士橋當故宋聚景園前蓋城中鐵冶嶺諸山之水
舊由錢湖門輸委於西湖者必經橋下大小岐派

若夾字然故稱夾字港港長九十六丈後人訛爲
學士港然則學士橋者豈即夾字橋之誤歟而宋
時咸淳志夢粱錄諸書皆無夾字橋之名獨武林
舊事有學士柳浪等橋而柳浪聞鶯遂爲西湖十
景之一蓋不可謂無據也豈其時有文人爲學士
者得寵昵於從遊應制題詠遂以名橋若李太白
借尚書郎張謂遊沔州南湖遂改南湖爲郎官湖
近世孫一元着高士于西湖遂改西湖爲高士湖
者或此類也橋又崩廢惟餘石丈餘橫路港口舟
人以小艇入艤清波門者假傳乃度郡人王翀詩

好義士也捐貲重建之高廣倍昔題其梁曰學士
橋蓋從郡人稱名之便且疑以傳疑存舊蹟也汝
成爲倍記立石建亭於橋畔○馬浩瀾念奴嬌詞
東風輕軟把綠波吹作縠紋微皺彩舫亭亭寬比
屋載得玉壺芳酒勝景天開佳朋雲集樂繼蘭亭
後珍禽兩兩驚飛猶自回首學士港口桃花南屏
松色蘇小門前柳冷翠霙金紅綺幔掩映水明山
秀開試評量總宜圖畫無此丹青手歸時侵夜香
街華月如畫

茶坊嶺宋時有茶坊在焉

清波門外沿城而北舊有聚景園僊姥墩並廢○聚
景園孝宗所築先是高宗居大內時時屬意湖山
孝宗乃建名園奉上皇遊幸園中有會芳殿瀛春
覽遠芳華等堂花光瑤津翠光桂景灔碧涼觀瓊
芳彩霞寒碧等亭柳浪學士等橋壘石爲山重簷
窈窕其後累朝臨幸理宗巳後日漸荒落故高疎
寮詩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
風寒漠漠宮梅都作野梅開不久而黍離之感作
矣今惟柳橋尚存世稱柳浪聞鶯者是也園傍舊
有靈應堂俗呼包道堂水心寺陸蓮庵法善院與

福院定水院凡浮屠之廬九並歸園內○僊姥墩
神僊傳云餘杭人也嫁於西湖農家每採百花釀
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飲而甘
之是後尋僊將降因授藥一丸以償酒價姥服化
去後十餘年有人經洞庭湖邊見賣百花酒者即
姥也前所居基高數十尺今已夷爲坦途矣王介
甫詩云綠漪堂前湖水綠歸來正復有荷花花前
若見餘杭姥爲道僊人憶酒家

又西南過長橋爲南屏山淨慈禪寺萬工池

長橋頗短而以長名者先時水口甚闊橋分三門有

亭臨之壯麗特甚其後浸淫填塞兩傍皆民居矣
其南舊有澄水閘南閘宋時錢湖門內諸山之水
分爲三道雨甚則侵濁西湖故穿城至海子口流
出省馬院后爲水渠引至澄水閘入湖而南閘者
亦分方家峪之水引歸長橋謂之三渠皆有石橋
今亦湮廢董嗣杲詩南港虛名架石梁寺樓鐘鼓
幾斜陽相傳亭跨危基壯誰見橋横古道長澄水
閘荒沙草翠清波門近市塵黄鳳凰山在闌干外
玉林烟屏篇一行

南屏山峰巒聳秀怪石玲瓏峻壁横披宛若屏障之

史250-039

空而中峙者爲慧日峰今以寺後巻石刻慧日峰
三字謬矣傍有石壁刻家人卦中庸樂記篇相傳
爲唐人八分書而后人刻司馬温公書六字亦非
也又有米元章書琴臺二字今皆不存張者園九
日遊南屏山詩山僧領客與何長慧日峰前俯太
荒舊俗尚存三令節人生難遇兩重陽冊楓換葉
隨秋老黃菊留花過閏香更欲磨崖訪陳跡西風
吹冷薜蘿裳○丘濬源詩南屏高聳府城西畫舸
千艘共醉迷四柱臺邊烟是幕百花橋畔柳連堤
龍樓咽路迎鑾輦綉繡登山汗粉題暮色沉沉郭

郭閉寶燈輝映梵天低○王伯安詩溪風漠漠南
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
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雲晴碧嶂廻獨
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孫太初卜居
南屏山詩石上藤蘿時夕曛解衣長日坐來頻撓
回滄海真無計領略青山合有人養鶴侶攜雙口
累爲漁又過一生身相逢惟是南屏老獨[redacted]門
許結隣○道人占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
水柴門通鶴渚隔隣烟火是漁家蚪頭老檜占風
雨石上菖陽閱歲華粧點太平遲看我櫻綴桐帽
送生涯

淨慈禪寺周顯德元年錢王俶延號慧日永明院迎
衢州道潛禪師居之潛嘗欲從王求金鑄十八阿
羅漢未白也王忽夜夢十八巨人隨行翌日道潛
以請王異而許之始作羅漢堂宋建隆初禪師延
壽以佛祖大意經綸正宗撰宗鏡錄一百卷遂作
宗鏡堂大宗改賜壽寧院熙寧中郡守陳襄延禪
師宗本居之歲旱湖水盡涸寺西隅甘泉出有
金色鰻魚遊焉因鑿爲井寺衆千餘飲之不渴名
曰圓照井南渡時燬而復興僧道容實鳩工爲五

歲始成塑五百阿羅漢以田字殿貯之五百羅漢
者涅槃經云昔有五百商人出海採寶值千盜擄
去作殺其日日夜號痛有告之曰靈鷲佛氏能救
汝苦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捨至大林精
舍佛爲說法爲證阿羅漢果散處山林分形顯化
作福人間蓋示人從生有貪因貪受苦因苦得報
之意其時塑像成出一僧而儀貌稍異神氣如生
像成而僧化去此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濕毗尊者
獨設一龕爲羅漢傍置籤筒側身偃蹇斜目覷人
而笑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以手摩腹黑光可

燬今龕廢矣紹興九年改賜淨慈報恩光孝寺
既而復燬孝宗賜金成之御書慧日閣嘉泰四年
復燬嘉定十三年復建閣勝甲於湖山故程翰林
珌記文有濕紅映地飛翚侵霄簷轉鸞翎堦排鴈
齒星垂珠網寶殿洞乎琉璃日耀璇題金楼聳乎
瑶琤之語時宰臣建議以京輔佛寺推次甲乙尊
表五山爲諸刹綱領而淨慈與焉廡壁作五十三
參等像皆名師鍾鶴丁清溪所畫也大抵規模與
靈隱相若故二寺爲南北兩山之最東坡詩云臥
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閒其弘壯在南渡

前已然矣先是寺僧艱汲負擔湖濱紹定四年僧
法薰以錫杖扣殿前地出泉二派甃爲雙井嗣是
茗椀齋盂激風嘯月千衲顧哺末無乏供丞相鄭
清之爲記淳祐十年建千佛閣理宗書華嚴法界
正徧知閣八字賜之元季時湖寺盡燬而慈寺獨
存　皇明洪武間燬僧法淨建正統間復燬僧宗
妙建寺內有宋明室圓照樓藏玉軒一湖軒並廢
鐵鍋重數千斤欵云梁貞明二年鑄茲寺之建在
吳越時而鍋識貞明或從他寺移來未可考也寺
北有四眼井蘇子瞻謁宗本因和周別駕詩臥聞

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閒我與世疎宜獨往
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
日閒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郭清
之雙井詩水神何時生六鬭飛出雙泉江練白平
湖浸月渺無邊一笑對之成揖客轆轤初動晴堂
橫夜捲寒聲浩浩千年佛殿礎花乾十畝空庭
蔭修栢問泉何事趁奇觀故向庭前作真澤昔年
何塞今何通泉豈有心猶揀擇若云泉自井中來
枯甃沿山有龜坼如言地中泉自見是年何須穿
土脈幡風胥動兩無干細詮此語歸禪伯我方饒

舌爲井記了不相干勞刻畫寄詩更欲結茶緣付
與宗風自鎚拍○白廷玉詩奎頌昭回龍屈盤入
門已覺厭塵囂何當白髮三千丈來寄清風五百
閒帝子筌搖金激灩家人卦別翠屏顏西湖日日
船如織平在南屏第一山○虞伯生詩寒梅的的
西來蒖翠竹青青刼外春日出碧鷄山作霧臺空
彩鳳地無塵八年寫遍湖山好萬里歸來月色新
我在錦官城裏住白雲滿屋便爲隣○王伯安詩
臥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
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

意涩清漪吳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係遠思○
姚公綬方丈詩第一橋頭歸日晡天風吹酒已全
無人家只隔東西晻烟水平分裏外湖自解金魚
憐杜甫誰招白鶴吊林逋兩峰勝槩山僧得好爲
南屏一寫圖

萬工池在寺門外宋建炎已前寺累遭回祿鞠爲荆
墟崇熙間有善青烏之術者云須鑿池以禳之宗
本乃募化爲此與力者萬人故名

寺畔有南屏興教寺廣教院實相寺法性寺顯聖寺
空律寺惠照寺昭慶院廣法院希夷道堂翠芳園

甘園並廢○興教寺舊名善慶有齊雲亭清曠樓
蘇子瞻詩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齊餘還
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覓手書鉢合平湖久蕪
没人經豐歲尚周㖨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
憶孟諸○廣教院號小南屏○寶相寺晉天福九
年吳越王建○法相寺宋乾德五年吳越王建○
顯聖寺宋開寶五年邑人羅仁德建○空律寺後
周廣順元年吳越王建俱元末燬○惠照寺今爲
淨慈香積○希夷道堂劉篯衣建○翠芳園舊名
屏山園理宗朝改翠芳有五花亭蘭榭梅檥咸淳
中建宗陽宮亭館花石移取殆盡○甘園在淨慈
寺對舊爲内侍甘升之園又名湖曲園理宗嘗臨
幸有御愛松望湖亭小蓬萊西湖一曲後歸趙觀
文又歸謝節使周密詩小小蓬萊在水中乾淳舊
賞有遺踪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前御愛松

淨慈寺後爲蓮花洞居然亭

蓮花洞巧石層數若芙蓉之攢居然亭在洞口登
眺則湖山風景揭驗無遺矣嘉靖間閩人洪玉方
爲紹興守坐法逮繫寓淨慈刑部照磨張文仁
築此亭居之玉方曰一日茅簷成居然我泉石遂

名居然亭也

淨慈寺前爲雷峰塔藕花居倪尚書墓

雷峰者南屏山之支脈也穹窿迴映舊名中峰亦曰
廻峰宋有道士徐立之居此號廻峰先生或云有
雷就者居之故又名雷峰吳越王妃於此建塔始
以千尺十三層爲率尋以財力未充始建七級后
復以風水家言止存五級俗稱王妃塔以地産黃
皮木遂訛黃皮塔俗傳湖中有白蛇青魚兩怪鎮
壓塔下其傍舊有顯嚴院雷峰庵通玄亭望湖樓
並廢林逋詩中峰一逕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村

史250-042

見秋濤隔岸聞長松標古翠疎竹動微韻自愛蘇
門嘯懷賢事不群○又中峯盟比山詩拂石斂林
壑曠然空色秋歸雲帶層巘蹤蓋際滄洲固自堪
長往何爲難久留庶將濠上想聊作剡中遊
藕花居者洪武中淨慈僧廣衍建衍以博學徵修大
典歸老于此林亭幽雅閑傍湖濱長夏荷舒清馥
蒲室塔畔有東退居者亦衍別業也王伯安詩掩
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隔共君醉卧不須
扇自有香風拂面來
高文端公墓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儀 諭葬

墓也文端錢唐人阡藕花居僧舍地葬焉
倪尚書墓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倪文毅公岳之祖
墓也岳先世錢唐人 國初徙南京
山畔舊有上清宮雲濤觀普寧寺淨相院珎珠園勝
景園並廢○上清宮葛儒翁煉丹之所道士胡瑩
微築理宗御書清淨道場○普寧寺周廣順元年
建名白蓮寺大中祥符間賜額謝皇后香火有鐵
塔一石塔二○淨相院吳越王建有無盡意閣娛
客軒一段奇軒○珎珠園宋張循王俊別墅內有
珍珠泉高寒堂官庫取以釀酒○勝景園在雷峯

塔路口高宗時別館也光宗時慈福太后以賜韓
侂胄改名南園陸務觀南園記云慶元三年慈福
以別園賜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實武林之東
麓而西湖之水匯于其下天造地設極湖山之美
公既受命乃以祿賜之餘葺爲南園因其自然輔
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却視左顧右盼而規
視定因高就下通室去蔽而物象列奇葩美木爭
効于前清流秀石拱揖于外飛觀傑閣虛堂廣廈
上足以陳俎豆下足以奏金石升而高明顯敞如
蜕塵垢入而窈窕邃深疑于無窮乃悉取先侍中

魏忠獻王之詩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閑御榜
也其射廳曰和容其臺曰寒碧其門曰藏春其閣
曰凌風其積石爲山曰西湖洞天其潴水藝稻爲
囿場爲牧羊牛畜鴈鶩之地曰歸耕之莊其他因
其實而命之名堂之名則曰夾芳曰豁望曰鮮霞
曰矜春曰歲寒曰忘機曰照香曰堆錦曰清芬曰
紅香亭之名則曰遠塵曰幽翠曰多稼自紹興以
來王公將相之園林相望皆莫能及南園之髣髴
者然公之志豈在於登臨遊觀之美哉始曰許閑
終曰歸耕是公之志也公之爲此名皆取于忠獻

王之詩則公之志忠獻之志也與忠獻同時功名富貴略相將者豈無其人今百四十五年其後往往寂寥無聞而韓氏子孫功足以名彝門被弦歌者獨相踵也或曰上方倚公如濟大川之舟公雖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倚公與公之自處本自不倖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為我作南園記游竊復思公之門才傑所萃也而顧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掛衣冠而去則庶幾其無諛辭無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歟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辭也

南屏山之西為九曜山發祥祠

九曜山與赤山埠屬舊有九曜星君殿

發祥祠以祀昌化伯邵公林者公 孝惠皇太后父也 太后侍 憲皇生 皇考睿宗獻皇帝於今上為祖母以戚里恩封公伯爵嘉靖十九年勅葬於此給銀五萬餘兩阡隧崇嚴梵斵工巧江南所無者其地舊為淨因寺吳越文穆王建有古錢塔錢王井深洌雖旱不枯

又西南過太子灣折而南為石屋嶺石屋洞蝙蝠洞大仁禪寺

太子灣宋時莊文景獻二太子攢園

石屋洞高敞虛朗衍邃二丈六尺狀如軒榭可布筵几其底邃窄通幽闃然容室周鐫羅漢五百十六身佚仁近詩誰擘空青露石幼遊龍伸臂下南高鬼神穿鑿地脉碎風雨支撐天柱牢峭壁蒼苔侵佛髻懸崖滴乳濕僧袍伽藍間是香山叟燈暗祠荒沒野蒿

蝙蝠洞在石屋洞側內產蝙蝠大者如鴉亦有純白者其糞即夜明砂也建炎間里人避兵于中容數百人皆免

大仁禪寺吳越王建宣和三年重修俗稱石屋寺其對山名瑞峰塢下舊有淨梵院

又南過烟霞嶺為水樂洞烟霞洞

水樂洞在烟霞嶺下洞傍錢氏建有西關淨心院宋淳熙六年以賜內侍李秉仍建佛宇巖石盤崎洞鑿虛窈泉味清甘聲如金石熙寧二年郡守鄭獬名之曰水樂洞后二年蘇子瞻來爲倅遂賦詩云君不學白公引涇東注渭五斗黃泥一鍾水又不學哥舒橫行西海頭歸來擊鼓打涼州但向空山

石壁下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流泉無絃石無竅
強名水樂人人笑慣見山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
留照閒道磬爽東入海遺聲潤谷含宮徵聲奏未
成君獨喜不須寫入薰風絃縱有此聲無此耳嘉
泰以來洞爲楊郡王家别圃纍石築亭最稱幽雅
年久蕪穢弗治水樂絶響賈似道嘗用厚直得之
命寺僧深求水樂所以廢興者不得其說一日似
道遊焉俯睨旁聽悠然有契曰谷虛而后能應水
激而后能有聲今水瀦其中土壅其外欲其振響
得乎亟命疏壅導瀦有聲從洞閒出節奏自然二

百年勝槩於是始復乃葺亭以所得子瞻真蹟刻
置其上又取詩語名其亭若堂曰聲在曰愛此曰
留照曰獨喜他如介堂玉淵漱石宜晚則皆粗其
勝處又即山之左麓闢犖确爲徑而上亭其三山
之巔杭越諸峰江湖海門盡在眉睫扁曰上下四
方之宇奇觀也洞中泉由愛此引貫其下入漱石
匯于聲在達于玉淵山之窪爲池以受之每一徹
捷伏流飛注噴薄如嵯瀑然景物之勝視昔有加
而淨化院則仍其舊云洞後有石佛挾侍庵相傳
有聖僧頂笠挑包隱形于石咸淳初建庵覆之今

廢王大受詩歷歷空寒六六天更來洗耳聽春泉
迅湍激石浮沉磬樹灑行沙寫素絃路口林亭三
四曲洞中日月幾千年何人獨得問收律譜入宮
商與世傳○楊仲弘詩石林求路轉聱牙來訪香
嚴大士家雨過門前生薤葉風行壠上落松花懸
崖滴水鳴金磬激澗流泉走玉砂欲適山林去城
市久知寂寞勝紛譁
洞傍舊有蒲覺院歸雲庵並廢○蒲覺院有法華泉
金道池○歸雲庵宋寧宗時有永清禪師坐石窟
中聞高峰鐘聲而悟道

煙霞洞晉開運元年有僧彌洪結庵洞口遇神人指
山後有勝蹟何不顯之洪忽見洞内有羅漢六尊
顯像石壁若鏤刻而成者甚異之未幾洪卒吳越
王錢氏夢僧告云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
王可聚之夢覺訪得烟霞洞有六羅漢遂補刻一
十二尊以符所夢洞後宋有清修寺今廢惟象鼻
石佛手巖石羅漢東坡留題尚存周紫芝詩瀕湖
兩峰高屹立曉相望蒼涼昇海日骯髒露千嶂巉
嶮絶陂陀巖谷飽追訪緬懷洪荒初結茸含萬象
渾沌久已死倏忽真巧匠誰令鑿空手由此奇恠

狀中虛納遊雲谷靜谷幽閒暗穴下無底濤壑相
悲壯十八志聲闘附石出遺像誰其架修椽置危
雲雨上青山不知數進屋森百丈忽於兩峰開蕩
項見烟浪澎湃海潮聲往往入藜杖天公愛此山
今我拜嘉貺聊爲隔穢凡欲往謾惆悵便當學枯
禪綺語獨宿妄自足伴周遊長年此遐放

陟磴屈折而上爲南高峯榮國禪寺

南峰在南北諸山之界羊腸詰屈松篁葱蒨非芒鞵
布襪努策筇杖不可陟也塔居峰頂晉天福間建
宋崇寧乾道兩度崇修元季燬僅七級今存五級

塔中四壁則東瞰平蕪烟消日出盡湖山之景南
瞰大江波濤洄洑舟楫隱見杳靄間西接巖竇怪
石翔舞洞穴邃密其側有瑞應像巧若鬼工北瞰
陵阜陂陁曼衍前極叢出麰麥連雲山椒巨石屹
如載冠者名先照壇相傳道者鎮魔之所峰頂有
鉢盂潭穎川泉大旱不涸大雨不盈潭側有白龍
洞龍王祠今廢

榮國禪寺即塔院也宋寶祐五年福王與芮建咸淳
六年安撫潛說友創華光閣五顯祠又拓徑以便
登陟今寺廢而五顯祠尚存

卷之三 終

西湖遊覽志第四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濬 重校

南山勝蹟

自太子灣而西爲玉岑山其對爲赤山惠因澗惠因講
寺

玉岑山相傳其山產玉故潤媚異常厥峰秀拔層巒
繚繞中有古木倒植森聳凌冬嶐上玉岑二字許
宋書山門玉岑宋理宗書也

赤山其土赤埴故名由湖而陟此者近定香橋爲赤

山埠其水曲爲浴鵠灣張伯雨搆水軒于此劉邦
彥詩浴鵠灣頭春水呼猿洞口晴雲漁歌欸欸互
答樵唱悠悠獨聞又詩春水初生浴鵠灣孤棲高
枕對青山鳥聲啼足忽飛去門掩綠陰清晝閑自
此而南過大慈山出江干商旅不絕宋有牛羊司
官在焉張與寺詩云斜風吹客衣赤山埠頭人渡
稀欲行不行徒步遲六橋新水漲平堤雲松冥冥
曲徑迷採蓮舟傍綠荷歸欸乃一聲天欲暝隔花
驚起鷺鷥飛

惠因澗出自赤山經惠因寺前以入湖有蛟居澗中

故洞口鑄鐵爲牕橋嵌石以拒之高數尺因名鐵
牕橋洞
惠因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王建宋元豐八年高麗
國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因請淨源法師學賢首教
元祐二年以金書漢譯華嚴經三百部入寺施金
建華嚴大閣藏經以崇之元祐四年統義天以祭
奠淨源爲名兼進金塔二所適蘇子瞻守杭上疏
云自熙寧來高麗屢入朝貢兩浙騷然皆因奸民
徐戩等交通誘引妄談僧淨源通曉佛法以致
義天羨慕來朝從源講解淨源既殁其徒復持真

影舍利違禁過海以致義天差人祭奠兼進金塔
探聽朝廷受之則以貪示外夷計構紛然朝貢頻
接夷使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不惟中國受疲
而邊防亦疎乞却金塔勿受絕其來意神宗從之
寧宗書華嚴經閣理宗書易菴元延祐四年高麗
瀋王奉詔進香繙經于此至正末燬　國初重葺
俗稱高麗寺礎石精工藏輪宏偉兩山所無
赤山左右舊有廣果寺開化尼寺法興寺保福院永
慶院真如院淨梵院崇教院寶林院廣法院修吉
寺正濟寺法雨寺安福尼寺極樂尼寺定光菴凝

神菴並廢○廣果寺在惠因橋北錢王建紹興初
漕司試兩浙士于惠因寺以廣果爲別試院有虛
悅樓風二軒（開化尼寺慧知建）法興寺舊名
法明（保福院在長耳巷舊名寶慶錢王建有玉
醴泉○真如院貞觀初（淨梵院舊名瑞峰寶林
院錢王建有可賦軒）廣法院內有清曠亭○修
吉寺舊名瑞龍爲郭皇后葬所因皇后攢宮）法雨
寺舊名水心繚改雲龍太宗祥符賜額）安福尼
寺尼普隆建）極樂尼寺尼德勤建○定光菴在
法相寺西有泉盤瀑飛洒濺沫如珠雖旱不竭名
定光泉○凝神菴蒲衣道士張逹道所居高宗嘗
賜白羽扇至元猶存薩天錫詩晴日赤山湖水明
湖中山影一眉青蒲衣道士無人識羽扇手多落
鳳翎

惠因寺而北爲法相律寺六通律寺寶其泉
法相律寺俗稱長耳相後唐時有高僧行修號法真
年十三進具遍參諸方得法於雲峰存公生有異
相耳長九寸上過于項下可結頤號長耳和尚天
成二年自天台國清寒巖遊錢唐吳越王待以賓
禮居相法院乾祐四年趺逝高足漆其真身存焉

寺內有錫杖泉劉士亨賀法相寺海納庵上人詩
湖上招提信少雙翠微樓閣白雲飑耳開古佛遺
眞像眼見高僧竪大幢衲挂紫藤驚鼠竄鉢分滄
海毒龍降懷香欲叩毘尼藏寸莛臨鐘不易撞
六通律寺舊名六通慈德院吳越王建有辟塵爐非
木非石扣之錚然纖塵不染
胥箕泉出赤山之陰合于惠因㵎元時有黃子久公
望者號大癡卜居泉上子久善畫有山水訣傳于
世
赤山之北爲三台山于忠肅公墓
自湖志　卷之二百
于公名謙字廷益錢唐人　英廟北狩時公以兵部
尚書任國事外攘內撫有社稷功　英廟復辟奸
臣石亨徐有貞等忌讒之誣公不軌竟以寃死其
子冕奉葬于此成化二年廷議始白上遣行人馬
暶諭祭之其詞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
虞惟公道以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
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七年賜謚曰肅愍建祠
曰旌功鄭繼之詩太傅出南方肩宇天人表㦸在
英廟朝黨論多了了三邊正統末胡羯日侵擾
先皇巡朔方虜騎伏潢沼黃雲阨塞垣偃仗迷周
道法爲一蒙塵作意索金寶京城既擾動和議雜
紛綸公時贊戎機决策截瀾倒告廟定儲君誓衆
守陴堞耀兵向陰山眞欲畢征討居庸扼咽喉鐵
馬豈得揭坐令虜計窮食盡師遂老翠華果全歸
黃屋免再造雖重獲罪戾社稷功非小功高及殺
身於古亦嘗蹈固由天威赫實爲青蠅繞天日終
輝輝即見是非瞭神哀啓　后聖殊錫達幽眇憶
昔靖康亂誅罰何草草堂堂宋蒲良唯唯遵和好
甘心拜犬羊所以至絕島直書在史氏公節須繳
皦萬曆十八年改謚曰忠肅
自湖志　卷之四　五
三台山之前爲栗田入盤嶺周眞人墓
周眞人思得仁和人精五雷法揣測休咎輒驗　皇
明永樂初召試嘉獎建天將廟居之扈從北征累
著勞績歷事　仁廟　宣廟　英廟寵賚特厚景
泰改元懇乞還山年九十三卒計聞遣行人許彪
諭祭賜號眞人勑葬于此
自三台山而北爲小麥嶺東嶽行宮靈應廟永福橋
小麥嶺其地宜麥故名西有古徑可通大麥嶺蓋積
慶山之陂隴迤邐者
東嶽行宮宋咸淳中建以奉泰山之神

靈應廟其神蔣通質直孝親紹興十一年七月坐化
榻木下時腐膚爛熾烈七日如生累見靈異境內賴
之事聞詔爲立廟崇祀

永福橋俗稱飲馬橋吳越宋時皆牧馬于此

嶺畔舊有旌德顯慶寺靈隱觀太清宮淨林廣福院
冰壑書堂贊寧塔梅坡園並廢○旌德顯慶寺宋
慈明太后香火賜田三千畝後山泉石甚奇有雲
扉軒清璧凝紫靜雲等亭○靈隱觀宋寧宗時中
貴張氏勅御書冲隱之淳祐中道士汪洞吾遷重建
賜名今額庵在觀右而觀改仁壽矣○太清宮寧

宗時朱靈寶守固建楊太后書道德經刻石碑有
歲寒軒養性凝神堂後爲賈貴妃功德寺○冰壑
書堂宋樞密金淵號冰壑築室于此因葬焉積慶
永清二山在後平與山在左湖山在前凡錢唐城
邑江湖之勝近在几席乃南北二峰中之最高山
也有君子天一二泉理宗御書積慶山怡顔執書
寢園以賜又賜寺額曰積慶教忠不及建而止○
贊寧塔贊寧高氏德清人出家杭州祥符寺著述
毗尼時人謂之律虎錢武肅王禮重之宋興國初
召對滋福殿詔修高僧傳三十卷李溢圓明錄鄙

井○梅坡園楊太后宅業在顯慶寺西董嗣杲詩
玉園丁自飽栽花利月入楊家得幾何者是也

又西爲大麥嶺其傍爲茅家山

大小麥嶺當南北兩山之界又西北過儒士嶺出九
里松大麥嶺有蘇軾王瑜題名

花家山一名蛇山須湖而登爲茅家埠俛仁近詩開
循石湖列雲扉樹影生涼怯芧衣靜碧軒窗聊寄
傲軟紅塵土竟忘歸滿傾竹葉春醪滑輕摘蕉花
曉露稀禪意法乘俱莫問且談舊事共依依

嶺畔舊有法空寺資聖院盧園淨安院崇真宮淨嚴

院監與庵水陸庵妙心寺並廢○法空寺舊名資
慶○資聖院爲濮王墳○盧園宋內侍盧允升小
墅其物奇秀有池文石甃砌水列而深異魚種集
西湖十景所謂花港觀魚即此地也　淨安院宋
內侍董宋臣香火院○崇真宮舊爲女冠後改永
淨庵寺○淨嚴院內侍董承仰香火院○隆興庵
楊府墳院○水陸庵亦楊府墳院又名慶安院

自永福橋折而西北爲靈石山元道士張伯雨墓明尚
書徐公墓

靈石山亦名積慶山林壑中時有異光蜿蜒狀與獸

若異物山畔有平岗示清馬鞍延壽等山靈石之
麓舊有吳越太尉薛公墓今廢薛公居正仕武肅
王塚前生紫藤遍逶三峰其三世孫昂仕宋爲尚
書左丞人謂紫藤之瑞應也墓側有白蜺巖具崙
巖

張伯雨墓伯雨名天雨錢唐人號居貞子又號句曲
外史宋崇國文忠公九成之後年二十棄家遊天
台括蒼諸名山晚入開元宮從真人王壽衍爲道
士風裁凝峻見者異之工書能詩文更奇古與吳
興趙孟頫浦城楊載蜀郡虞集豫章揭傒斯清江

范梈金華黃溍友善嘗屏居修茅山志墓近玉鉤
橋伯雨貴玉鉤所建也墓久頹廢成化間嘉興姚
公綬葺之既爲立傳復爲之銘曰嗚呼此句曲外
史居貞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右西湖之陽累題
玉鉤澗渡靈石路披篠樹塢帶烟霞石室藏書碑
交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存翰墨在人文章在世
儼然生氣之張皇聲欬無聲周旋滅影移若太虛
而示寂闢元精舍久無繼續之賢句曲居貞全孝
訪求之彥遂使墓門荒翳兆趾崩弁松柏摧爲薪
莫設醊糈之禁身世是何物曾罹夜客之侵竊盜
剷躍雷車斫爾硯犇王回既往何咎將來可叵壁
世而默契子心尚友而景行先哲

尚書徐公墓公名琦字良玉錢唐人宣德初以左通
政使安南黎利餽金珠香綃甚厚琦悉却之少師
楊士奇畫梅題詩贈之云兩度安南奉使來玉葩
曾見嶺頭梅天朝使者清于玉不帶飛塵半點回

山畔舊有靈石寺崇德顯慶院崇因報德院並廢○
靈石寺在棲真院之上○崇德顯慶院舊名棲真
樞密使章楶建有墓在焉元祐中僧善本居之號
大通禪師小歲名定光塔後爲承王祈王寢所○

崇因報德院在鵄鷄峰側有靈石泉又名歲寒泉
高宗嘗臨幸焉與積慶山永清院皆爲有薛居正
功德后院廢而靈石泉猶存

又西北爲雞籠山風篁嶺一片雲石楊梅塢獅子峰延
恩衍慶講寺龍井神運石

風篁嶺多篁篠蕩風韻淒清至此林壑深沉迥出
塵表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
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楚名曰風篁蘇子瞻
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
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

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子瞻紀之詩云日
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
去住兩無家人士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
湫來如珠還浦魚鱉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
實浮我比陶令媿師爲遠公優從我過虎溪溪水
常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寧
有別離憂○張仲舉陪劉時中遊風篁嶺詩山行
貴徜徉緩轡不可驅天竺已幽阻風篁更盤紆前
瞻乳竇峰錯立石筍林淺雲相蔚蔽蒼翠變態殊
層樹俯山巔中豁見西湖晴晏散遠陽秋色連平

燕陰崖湛坳泓直下龍所都森突人上慄雷水止
斯須泉流際活活瀉出闊于于飛雷未着樹綠陰
尚紛敷茲晨正佳節況得暄暖娛雙亭俯澗谷列
坐陳酒壺松風吹桂華香韻世所無秦常老博士
髮戴賜茱萸歸來北山南同此宴娛我友二三
子文采珊瑚珠懽然隨所適形蹟安能拘窮搜忘
前期欲罷重踟躕浮風收不上展底青模糊炊烟
忽生暝落日淒啼烏終當借上方雲臥聽月孫勿
盡茲遊輿與若爲後圖
嶺下沙盆塢宋有陳剛中墓今廢剛中福州閩清人

建炎初任太府寺丞上封事議恢復忤秦檜遂與
張九成等七人同謫其詩云同日七人俱去國何
時萬里許還家尋謫知安遠卒歸葬於此
一片雲石在風篁嶺上高可丈許青潤玲瓏巧若鐫
刻松磴盤屈草莽間有石洞堆砌工緻巉巖可賞
楊梅塢近瑞峰塢宋時有金姬者所栽楊梅盛美因
以起名蘇子瞻答參寥惠楊梅詩新居未換一根
椽中有楊梅不直錢莫共金家鬬甘苦參寥不是
老婆禪蓋謂此也至今其地楊梅異於他產
獅子峰高出群岫可瞰江滸北望天竺諸峰層秀如

畫楊廉夫獅子峰觀潮詩海國梅清瘴雨收胡床
高踞碧獅頭三韓水接天無盡百越山窮地欲浮
樓閣剛風吹碧蜃旌旗落日照紅鯨行人莫問駈
潮事潮落山西浚十洲○獅子峯雲涌翠層我來
觀拂頂花看隨潮月上樓臺濕度海雲生鐘磬寒
蓬島未應三萬隔桑田今有幾回乾大千不究恒
沙界細問彌天釋道安
延恩衍慶寺俗稱龍井寺唐乾祐二年居民凌霄募
緣建爲報國看經院宋熙寧中改壽聖院蘇子瞻
清以紹興三十一年改廣福院淳祐六年改是額

元豐二年辨才禪師自天竺歸老于此不復出入
段蘇子瞻趙閱道友善後人因建三賢祠祀之有
歸隱橋方圓庵寂室照閣閒堂訥齋潮音堂滌心
沼薩埵石冲泉諸天閣諸勝元祐以來名賢留題
甚多東坡竹石廉宣仲枯木楊次公詩十三首風
篁嶺云微風搖琅玕蕭瑟嶺一道萬籌掃晴空纖
塵不可到○龍井云崖下一泓泉窈奧不可測有
時靈氣生散作人間澤○歸隱橋云道人從此歸
影不入塵市端坐笑浮雲往來太多事○滌心沼
云縱有狂風生未嘗險浪起何當招世人來此鑒
清泚○獅子峰云嚴風壯威猛晴雷隱哮吼無心
露爪牙百獸自奔走○薩埵石云解虎錫常閒飼
虎石長在忘軀度有情清風幾千載○潮音堂云
潮來音嘗聞潮平音亦歇孰若此山堂潮音未嘗
絕○訥齋云天道竟何言四序自流轉那知毘耶
翁雖然真大辨○冲泉云不汲泉不盈愈汲泉愈
清湛然有常德隨氣利群生○寂室云白雲簾塵
喧虛堂太岑寂寒盡春自來鶯啼報消息○照閣
云幽人無適莫來興登高閣夜月鎖寒林春花繡
巖壑○閒堂云趙公歸休年訪師翠微間始知浮

世上白日兩人閒○方圓庵云地方不中矩天圓
不中規方圓庵裏叟高趣有誰知○秦少游遊龍
井寺記元豐二年秋後一月余自吳興道杭東還
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
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
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
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
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逕上風篁嶺
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
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
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
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而還

龍井本名龍泓吳赤烏中葛稚川煉丹於此林樾幽
古石鑑平開寒翠甘澄深不可測疏瀹流淙泠泠
然不舍晝夜閒花寂草延緣其傍或隱或見蒼山
圍繞杳非人間時聞鳥韻樵歌響答虛谷井中相
傳有龍居焉禱雨多應或見小蟹斑魚蜥蜴之類
上覆以僊爲惠濟龍王祠水經飲馬橋合黃泥嶺
東出茅家埠入湖秦少游龍井記畧云龍井當西
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深山亂石之間以

史250 052

湖深靚空瀾納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
麗黿鼉魚鳥虫之所依憑浸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
陰晴之中各有奇態故峙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
克以爲泉浙江介于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
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
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
禁故峙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
蟠幽而宅阻內無靡麗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
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
其尤者也夫蓄之深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

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道者其爲神物之託
也宜哉○虞伯生次鄧文原遊龍井詩杖藜入南
山郊立賞奇秀所懷玉局翁來往紛屐舄空餘松
在澗仍作琴筑奏徘徊龍井上雲氣起晴晝入門
避沾灑脫屐亂苔甃陽岡扣雲石陰房絕遺構澄
公愛客至取水挹幽竇坐我薝蔔中餘香不聞嗅
但見瓢中清翠影落群岫烹煎黃金芽不取穀雨
後同來二三子三咽不忍嗽講堂集群彥千磴坐
吟究浪浪雜飛雨沉沉度清漏令我懷幼學胡爲
纍章綬○姚公綬詩龍井泉頭與客過計程[redacted]度

石嵯峨萊瓏連山麓僧寺人家各澗汀泱沫
暗流霜葉亂斑斑飛雉夕陽多少嘗懶著瓜　下
零落茶經奈爾何○孫太初欽龍井詩眼底浮雲
亂不開偶隨麋鹿入雲來○生於物元無取獨愛
山中水一盃○宇璞泉從龍井詩藍輿轉入白雲
林山鳥逶迤一徑深夾道松杉聊夕照淡空臺殿
倚秋陰丹楓半墜翻經葉青菊全舒布地金坐對
山僧渾不語當門流水是禪心○王百穀題龍井
詩名山迢遞客來稀隱隱疎鐘出翠微春雨新泉
千澗合寒潭明月一僧歸庵隱鳴磬閒過院淨比

青蓮不染衣聞說夜深龍化去何年重向此中飛
○賀伯闇遊龍井詩古刹深深客到稀爲貪幽賞
坐忘歸雲中奏樂和仙梵竹裡開筵挹翠微一片
湖光迷入酒千山雨色逆侵衣仙人共有烟霞僻
招隱青山意不違○姜子羔詩天開龍井萬峰幽
龍向天門井自流遂有風雲蒸大宙豈無鱗甲動
靈湫烹茶香靄烟俱濕灑筆親吟墨盡浮借問玉
龍何可駕吾將從此作天游○唐抑所遊龍井五
言詩已變莊嚴境垂蘿猶古墻秋聲墮霜葉晴色
引天香雀啄僧地猿窺演法堂飛廊復茗飲不

覺曉雲若○鄧原岳詩爲選南山勝忻從初地遊
峰廻疑鹿苑泉湧即龍湫雨散雲歸峽天低風滿
樓山僧能送客一過虎溪頭○虞德園詩龍臥梯
仙國風霞冷玉壇領人歌夜澗若士障秋淵儒摘
五星落禪依十地安片雲爭出岫獨石借君看○
王百穀詩深谷盤廻入靈泉碱沸流禰林先作雨
到寺不勝秋古殿龍王在空林鹿女游一樽斜日
下獨爲散人留○屠赤水龍井茶歌山通海眼蟠
龍脉神物蜿蜒此真宅飛流歘沫𣪍白虹萬古靈
源長不息琮琤時諧琴筑聲澄泓冷浸玻璃色令

人對此清心魂一漱如飲甘露液吾聞神女茶靈
山豈是如是八功德此山秀溪復產茶穀雨霖霖
抽仙芽香勝旃檀華藏界味同沆瀣上清家雀舌
龍團亦浪說顧渚陽羨詎須誇摘來片片通靈竅
啜處冷冷馨齒牙玉川何妨盡七盌趙州借此演
三車采取龍井茶還烹龍井水文武并將火候傳
調停暗合金丹理茶經水品兩足佳可惜陸羽未
會此山人酒後酣蹤鍾陶然萬事歸虛空一杯入
口宿醒解耳畔飄飄來松風即此便是清涼國誰
同飲者隴西公

神運石高可六尺許奇怪兀突特立簷下有木香一
架穿繞駁質宛若蛇蟠　皇明正統十三年中貴
李德與龍井閣旱令力士淘之初得鐵牌二十面
玉佛一枚金銀各一錠鑿大宋元豐年號次得茲
石以八十人搜出之上有神運二字傍多欵識漶
漫不可讀不知何代所鑄也繼得鐵牌十五面銀
二條上鑿吳赤烏年號蓋皆投龍以祈雨者其日
黑雲四匝泉頭洶湧德懼而止疏其傍池三曰插
劍曰浣花曰浴鱗德交趾人幼警悟讀書一日下
數行洪武間恭王以獻高王喜之畀侍左右歷事

五朝頗著勞績鎮守兩浙卒葬於風篁嶺下
片雲亭司禮孫東瀛所搆設石枰于前上鐫與衆臨
水藏殘月深龍吟風倚片雲之句
與衆亭亦孫東瀛所搆浣花池于前以復古蹟寺中
舊有方圓菴寂室照閣閒堂訥齋潮音堂滌心沼
滌塵石冲泉閣諦天閣金廠
嶺畔舊有崇恩演福寺辯才塔無垢院淨林廣福院
顯應廟金廠○崇恩演福寺俗稱南天竺隋開皇
中有法師真觀居之雅操高潔骨格存焉側有靈
石塢丫髻峰仙人基臺金沙井回泉鍾液龍井泉

飄幽清聽眺俱爽自此過嶺值中天竺一乾道間有
道士四人來寺乞食時午齋已罷拒不與道士索
筆題篠間云南塢敲回泉石西峰幾疊烟雲登攜
執與爲侶顔寓李甲蕭耘人以爲首句藏呂字次
洞字次賓字末乃同行三人也書法類李北海咸
淳間賜田五千畝元初名僧清古源澤雲夢等屢
主之號稱教海有白蓮院夕佳樓張伯雨夕佳樓
詩西山朝氣爽南山夕氣佳朝爽人共析夕佳吾
所懷出僧閱世久結廬深避乖蕙檐將對峙菌閣
亦雙排維雨列崇阜不受烟嵐窮我亦遲暮人心

迹偕鳥偕孩焉記高躅厲與靜者諧○徐一夔訪
祀法師宿夕佳樓詩寓縣俄多難湖山亦被兵名
藍伽泯滅別構獨崢嶸翰墨看前輩登臨愧後生
嚴城圍列嶂半鑑出澄泓直篠侵簷上纖蘿附牖
榮倚闌雲鳥度極目鏡天平日夕景逾好秋高思
轉清殘陽樹間没薄靄木邊橫紫翠霏微合丹鉛
點染成茅津有漁唱麥嶺少人行瞑色松門動寒
颸竹嶼鳴疎鐘度餘響遠火露青熒僊梵微微出
爐烟裊裊輕山盤撲雲路貫石泉泛雲英洗濯塵凡
盡歸依鑑顧精行當陪竺二士聽法破無明○辯才

塔在演福院內蘇子由銘云如來昔在世心禪語
爲教譬如四大海皆是一濕性性於濕性中變化
千萬億風來爲濤瀾風去爲湛然魚龍所遊戲是
神所出没船筏借其力綱罟取其利其上爲洲渚
諸國所生育其下爲淵谷百怪所藏伏東西出日
月上下屬河漢觀者不能了晤眙何暇說如來知
迷悶隨變爲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爲教彼善
聞教人當知是幻爾既已知是幻則當識其實我
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爲禪所謂
禪雖訶乎教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柱所入

門教而不知禪是了義宗也辯才眞法師於教得
禪那口舌如翻瀾而不失道根性湛如止水得風
輒燦然心是於東西音福禪教師士女常奔委會
所常圍繞師惟不取故物來不能拒道成蓋有數
西方一彈息西方亦非實要有眞實處○無垢院
乃毗若禪師道場也舊在石人嶺慶元中韓平原
爲土墳遂移寺於此嘉定間重建有清音軒使李
泉與演福院俱併爲廣福寺○淨梵廣福院閣府
楊慶菴祖墳土人呼上楊庵有松關南泉桂芳亭
晏白石與括朴翁等來遊詩四人松下共盤桓筆

硯花壺石上安今昔與懷同此味老僊留字在
額内有噴月泉僧錄泉在暗竹園下○顯應廟宋
時以祀郡守胡公則仕當眞宗仁宗朝再牧杭州
有惠政退老西湖深穿雅弦左子右孫日與交親
歌笑與論重之寶元初天子特命其長子楷通守
杭州以便養卒葬於此數見靈異遂立廟祀之
嶺北爲棊盤山
山頂有方石舊傳丹砂爲局子分黑白今已湮沒登
其巔則江湖之勝皆可環眺矣
龍井之上爲老龍井其右爲曹光祿墓

老龍井有水一泓寒碧異常泯泯叢薄間幽僻清奥
杳出塵寰岫壑縈廻西湖已不可復覩矣其地産
茶爲兩山絶品郡志稱寶雲香林白雲諸茶乃在
靈竺葛嶺之間未若龍井之清馥雋永也再上爲
天門可通靈竺從術崎嶬草樹蓊鬱人烟曠絶幽
悄不禁
龍井之南爲九溪其西爲十八澗
九溪在烟霞嶺西南路通徐村水出江干北達龍井
張光弼詩春山縹緲白雲低萬壑爭流下九溪[illegible]
迴落花尋曲徑桃源無路草萋萋

十八澗在龍井之西路通五雲山雲棲寺
舊有梅園極盛楊和王所建遺址猶存張可儒詩古
代梅園歲月賒但存芳草更無花尋幽若到傷情
處却把閒情付酒家
雲棲寺在五雲之西宋雍熙間大弱和尚志逢創始
中多虎大扇至虎輒馴伏世稱伏虎禪師天禧中
勅賜眞濟禪院紹興初有余知閣者隱家寺側后
捨宅歸寺 聖朝弘治七年霖雨發洪經像漂沒
又多虎患故院蕪而師徒星散矣 隆慶六年
釋氏袾宏號蓮池者俗沈姓湖之世族蚤遊泮宮

而厭究心三教見解生死知識前來遂棄家削髮
爲一代高僧常行脚過雲棲見其四山圖合徑曲
林幽愛其岑寂孤形隻鉢坐圮壁間晝賓麋鹿夜
和溪泉其地環四十里歲傷于虎而師乃誦經瑜
伽虎不傷人凡遇亢旱禱即降雨里民大悅而慶
其安居偕士善人識真聖僧羅漢相與經營鼎新
啟建不日而成廟若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有禪堂
處衆僧法堂奉經律寶刀廳迴羅峰爲龍虎環抱
東岡而上有蓮觀峯峯下出泉名青龍泉中峰之
傍有聖[illegible]有金液泉三泉筧引涓涓

潔冽甘芳汲濯不竭四大十方爲師之尚眞實而
賤浮誇甘窮約而羞名利時有縉紳士夫苦空僧
行禮拜蓮臺座下雖日有千齋而供奉不乏雲棲
盛槩得蓮池而山水增光蓮池高行駐雲棲而莊
嚴皃佑矣宋余知閣有詩云幾年魂逮浙城西十
里荷花漾錦陂踏遍兩峯三竺路又隨青嶂入雲
栖○千里旌旗擁六飛投簪欲上釣魚磯無端忽
被閒雲引廻耀峯前掩竹扉○洛邑名園歌舞沉
亂鴉啼破幾黃昏何人學得香山老千載精廬有
梵音○當今名公題雲棲六景者甚夥今拔其尤

○會稽張陽和題廻耀峯詩云夕陽欲下五雲西
片片飛霞映落暉信是靈光原不昧塵緣息處見
天機○武林沈三洲題寶刀隴詩切玉剸犀一決
開匣中秋水照枯禪鋒從萬欲叢中出凜凜寒光
不可扳○沈瀛洲題壁觀峯詩峭壁凌霄勢獨雄
日觀相峙海天空眼前一任風雲變靜裏都忘造
化工　虞德園題青龍泉詩七宿東來照一泉驪
珠灑落五雲巔嘯風大扇驚飛起不放孫龍墮冷
涎○宋化卿題聖義泉詩卓錫甘泉噴雪飛法流
不斷客來稀可憐瑞靄盤空谷幾度逢師浣鉢衣

豫章張洪陽題金液泉詩灑心瓊液漱蓮臺絕勝
金莖露一杯不是醍醐甘秘惜無人尋向此中來
蓮池師坐禪之暇遊戲翰墨師亦有詠其題廻耀
峯云東方初出漸當陽使得人間萬事忙轉軸西
來山色好寶光千仞映紗窗○寶刀隴云從來利
刃號吹毛萬樹松絲繫獨牢莫謂鈍根虧斷德此
中原是活人刀○壁觀峯云九年少室坐岑崟此
地何人更效顰拂袖便歸千嶂外不來從爾問安
心○青龍泉云百竿新篥引清泉飛舞東西起寢
眠噴出王花歸石竇却疑香積有龍涎○聖義泉

云不依雙岫不中繇湛出當央第一泉只恐老胡
猶不肯從教千里自涓涓○金液泉云安養池中
寶似綿玉洞珠涵正瀞瀞何年分得金剛種來作
雲棲一派泉○有蓮池首尾吟四首蓮池非是愛
栽蓮蓮是花中大覺仙花發蓮生因帶果蓮成花
落實推推展開千葉全機現攝入孤房衆德圓醒
盡長安紅紫夢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池非是愛
栽蓮蓮是花中混俗僊內叶魚龍成淨侶外蓮萍
藻結良緣畫船簫鼓涼風夜青笠絲綸細雨天身
在汙泥渾不染蓮池非是愛栽蓮　蓮池非是愛

栽蓮蓮是花中忍辱僊尋自深根埋濁土從他名
卉占高原顏開赫日烘偏艷實壓秋霜凛倍堅一
點翠心含造化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池非是愛
栽蓮蓮是花中解脫僊潔體迥離紅粉艷清香不
戀綺羅筵容通千孔除諸碍秀出孤標絕衆緣碧
水青天長自在蓮池非是愛栽蓮○有雪獅子七
言一首操粲成形勢便雄遍身皎潔玉光濛幻叢
也解驚群獸不是尋常一色功○雪嶠勤五言二
首巧塑天花屑逡巡出聖躬繞離兜率院又見水
晶宮玉液滋蟠腹銀花溢笑容已空凡世界何必

太陽紅○有觀螟蛉二章云螟蛉螟蛉何其靈得
種歸來兮呼營營非已所生兮肖已形巧矣乎人
不如螟蛉○又云螟蛉螟蛉何其冥不擇所營兮
育而嬰須翼既成兮去不停悲矣乎人不如螟蛉
其刊刻經典詩稿不下五十餘種俱勸世而有益
于身心者板藏本寺不能盡載

西湖志四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五卷

錢塘　田汝成
會稽　商濬　重刊

南山勝蹟

自南屏山而南過錢糧司嶺折而西為廣澤禪寺甘露
泉

錢糧司嶺吳越王建司於此以徵山課嶺側有龍母
池乾溪水荊山沅虎跑泉真珠泉

由嶺而西有荊山沅相傳沅發於楚泉極清澈四
時不涸其上為吳樂閒先生墓先生庚戌進士與

劉瑾抗揖冠歸第及瑾敗屢召用先生不願仕時
進級三階遨遊湖山六十餘年壽九十三生以是
月是日是時死亦以是月是日是時瘞于山之巔
際

廣澤禪寺舊名甘露晉天福六年吳越王建有泉一
泓甘澄可啜若甘露然故以名寺宋治平二年改
額廣澤　國初燬天順八年重建

又西南為大慈山定慧禪寺虎跑泉

岩

大慈山去城可十里在龍山西其北有樵歌嶺戒定

定慧禪寺俗稱虎跑寺唐元和十四年僧寰中建懿宗賜額曰廣福院大中八年改大慈禪寺僖宗乾符間加定慧二字宋末燬元大德間重建又燬皇明正德十四年寶掌禪師重建嘉靖十九年又燬二十四年山西僧永果重建○蘇子瞻詩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凉閉門野寺松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道人不惜將前木借與匏尊自在嘗陳浩和詩良二千石昔清賞虎跑泉頭風露凉直將才華比賈傅徧歷山川如子長流傳玉局播千古脉絡

銀河來上方清秋擬到三天竺自畏春茶來煑嘗釋宗復和詩金沙泉湧雪濤香灑作醍醐大地凉倒浸九天河影白遙通百谷海聲長僧來汲月歸靈石人到尋源宿上方欲著茶經校奇品山瓢留待羽僊嘗

虎跑泉宋學士濂銘叙云虎跑泉在杭之南山大慈定慧禪院距城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鬱盤棲禪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神人跪而告曰自師之來我等徼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岳童子旋當遣二虎來移師無憂也翼日果見二虎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留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爲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趁行脚之句蓋紀實也師名寰中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一時龍象如南泉願臨濟玄趙州諗巖頭奯雪峰存無著喜欽山邃咸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鬼神彰灼靈異有不難致者於戲拔劍刺山水爲之湧折腰拜井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尚若此況大師心悟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濂朝京師道經山下今主僧定巖戒有道之士也邀濂觀泉且披法衣率其徒同舉

梵呪久之泉屬沸而出若聯珠然已而微作湧勢濂心異之遂爲作銘銘曰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重淵與勢俱升至人來居地不愛寶維信清泠生於虎爪山石川君與道爲謀背師一夕不師之留師既留止化泉爲雨弋沛且滂潤于千里幻此荒虛遂成寶坊華生依之爲正法幢命世大才發能類象來遊來咨如山谷韻代祀雖遐聲華弗虧至今草木尚被餘輝我於世緣逢彌輙擬泉特相知獻爲珠琲援援征驂風埃渺瀰有素者衣化而爲緇願挹寸波如習禪定洗滌根塵一時清淨○

蘇子瞻詩亭亭石塔東峰上此老初來百神仰虎
移泉眼趁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盥濯
罷臥聽空堦環珮響信知此來如此泉莫作人間
去來想蹔大年和詩中峰有路盤桓上前代遺跡
成俯仰老禪對客欲忘言塵事惱人空鞅掌梵音
時答海潮聲山雨暗添泉溜響修然長揖下烟蘿
玉珂謾使因風想張奧詩步屧看花入翠微暖風
蘭氣襲人衣虎曾聽法跑泉出龍或逃禪挾雨飛
寞悟鑿空開洞府東坡遺跡著岩扉世情總被凡
僧惑泡影觀來果是非蓋虎跑泉本非因呪而起

若以人聲振動之則加沸耳

又西南為崇先褒慶禪寺真珠泉

褒慶禪寺俗呼真珠寺舊名薦福院晉開運間吳越
王建為清鑑禪師道場宋大中祥符六年改崇教
院開慶元年賜今額

真珠泉在褒慶寺內周顯德間泉自地迸出寺僧因
甃為方池聞剝啄聲則泉益湧纍纍如貫珠宋景
祐中官家取以釀酒遂以為酒名雷峰路口張劉
亦有真珠泉董嗣杲詩泉光四散駭徐徐迸起乎
池照淵高誰欲斗量徒積夢人將艇汲肯辭勞掛
隨從前穿跡洎名逐春風入小槽別有雷峰峰下
圃一泓埋沒在蓬蒿

西湖遊覽志第五卷終

史250-060

西湖遊覽志第六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刊

南山勝跡

自清波門折而南爲筆架山方家峪忠節祠褒親崇壽教寺

忠節祠以祀宋大學生徐應鑣者應鑣衢州人宋亡義不降虜與其二子琦崧女元娘俱赴井死同舍劉生等收其屍瘞於此朝命贈爲秘閣修撰正德間參政梁材奏請立祠有司春秋致祭

褒親崇壽教寺俗稱劉娘子寺宋紹興十八年劉貴妃建貴妃臨安人入宮爲紅霞帔得幸累遷才人婕妤婉容尋進貴妃專掌御前文字工書畫上用奉華堂印然恃寵驕侈常盛夏以水晶飾脚踏高宗見之取以爲枕妃懼自此少戢父懋因金人南侵獻錢二萬緡以助軍費高宗嘉之遂令建寺以爲功德有泉自鳳凰山而下注爲方池命爲鳳凰泉于湖張孝祥書刻內有松雪亭觀音洞筆架池偃松交枝檜壁間舊有陳公儲畫龍甚奇并陽翁孟寅詩翠翹宮已空奉華遺寺對高松宮斜鳳去無人見且看門前粉壁龍○秦少游詩匹馬驕嘶石路斜觀音洞口踏烟霞普陀風景差相似只欠潮因小白花○周端臣詩萬竹春寒擁寺門寺碑金字御書存榮華肯信當年事儀制空留後世恩影閣有聲塵網暗鐙龕無月土花昏見梅不敢輕攀折恐是春風水際覓

方家峪畔舊有永隆寺過真院悟真院崇真院廣慈院廣嚴院廣福院淨教院寶藏院西蓮瑞相院西林法惠院安福禪院並廢○永隆寺僧淨林建○廣福院陳淑妃香火又名報恩○淨教院蔡貴妃香火○寶藏院有烏龍井錢武肅王廟碑○西蓮

瑞相院黃貴妃香火○西林法惠院宋乾德三年建慶曆間禪師法言作西軒激水爲池疊石爲山灑粉峰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蘇子瞻見而愛之題曰雪齋秦少游爲之記子瞻詩君不見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都城如井底春風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公似贊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峰我夢扁舟適吳越長廊靜院燈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惟見空庭滿山雪○安福禪院內侍陳都知香火

史250-061

又西南爲華津洞㮇雲嶺
華津洞宋時趙冀王園中層壘巧石爲之者曲引流
泉灌之水石奇勝花竹蕃蔚有仙人棋臺在焉
㮇雲嶺石磴峻級嶺下舊有水月寺宋太平興國二
年建元末燬有水月池靈固石蘇子瞻詩千尺長
松掛薜蘿㮇雲嶺上一聲歌湖山深秀有何處水
月池中桂影多
折而南爲慈雲嶺永壽禪寺
慈雲嶺者龍山支脉也故其山名寺額多以龍名石
壁間篆刻梁貞明之歲與建龍山至浯灘之歲開

慈雲嶺一十八字嶺之巔有亭曰江湖偉觀嶺下
有觀音洞洞口有下石龍庵今廢
永壽寺舊名資仁後改上石龍永壽院吳越王建石
壁上刻宋仁宗佛牙讚讚辭鄙陋蓋僞爲者
嶺下舊有惠光尼寺地藏尼寺福全尼院淨勝院並
廢○惠光尼寺乾道間張循王女孫眞寂自幼爲
尼奉韋太后香火相繼住持皆張氏女也有佛指
放光故名○淨勝院舊名下石龍
嶺之南爲龍山
龍山一名卧龍山又名龍華山與上下石龍相接去
城南可十里許天目分支沿江而東結局於此蜿
蜒若遊龍然山北有鴻鴈池其東爲白塔嶺
其上爲天眞禪寺登雲臺其下爲勳賢祠爲天龍禪寺
天華禪寺勝相禪寺龍華禪寺宋籍田
天眞禪寺梁龍德中錢王建寺居山頂今惟一庵存
焉
登雲臺後梁龍德中錢王建又名拜郊臺蓋錢王舒
郊天地之所也臺側有靈化洞武肅王勒壁存焉
洞深百步濶十餘丈和靖東坡題名
勳賢祠舊名天眞精舍在天龍寺之左嘉靖九年僉

事王臣揭陽薛侃會稽錢德洪王畿卜金華寺僧
地創建精舍祀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中爲祠堂
後爲文明閣藏書室傳經樓望海亭諸處置膳田
以待四方學者萬曆二年侍御萬安蕭公按浙增
建凝道堂八年毀天下書院而精舍亦混爲里甲
所佃十一年蕭公督撫兩浙與侍御江陰范公慨
焉傷之爲請于
朝禮部是兩公議復祠與田仍
欽賜祠額有司春秋致祭如禮云○王伯安西安雨中
寄德洪汝中幷示書院諸生詩幾度西安道江聲

暮雨時機閑鷗鳥破踪蹟水雲凝佚鉞非吾事傳
經愧衲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麗門期○又寄答德
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詩不踏天真路
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脊
海鏡晴見宋田文明原有冢卜築豈無緣

天龍寺宋乾德二年吳越王建以居鏡清禪師大中
祥符元年改名感業建炎三年大火惟木觀音像
獨存紹興十三年建圜丘以淨明院為齋宮以感
業居從官從此僧徒漸散而寺亦圮元延祐間僧
道平重建至正間南北兩山諸剎或燬或頹惟天

龍僅存寺有堂扁曰山舟貫雲石所書寺中有凝
翠井余士吉詩龍飛鳳舞兩峰回王氣縈紆鎖梵宇
開阜錫地侵行輦地而花臺近拜郊壇草分野色
綠城去風引江聲入寺來三百年過如昨日老禪
猶說舊蓬萊○張興詩鳳凰山中多古寺天龍之
境何深幽半空花雨春浮殿萬壑松聲風滿樓宋
室圜丘禾黍合胡兒方丈石泉流吟哦不盡登臨
興落日滄江生客愁○劉士亨山舟詩高僧住處
屋如舟卧穩滄無夜壑憂萬櫓不施隨地泊波濤
已斷樂天游香飄半入蒼龍窟夢落多迷白鷺洲

喚起酸齋狂學士虎溪溪上共夷猶

天華寺舊名千春龍冊為鏡清禪師道場有顧軒妙
音樓化生池

勝相寺舊名龍興千佛寺開成中建錢氏時有西竺
僧轉智者附海舶歸風鳴浪湧智誦如意輪咒見
如意珠王相高十丈風息得濟智謀建高宇以答
佛施建炎兵燬止存五丈觀音影傳人有意度則
云轉智者以此也乾道中孝宗常臨幸焉

龍華寺舊名龍華寶勝錢王以瑞萼園捨建有傅大
士塔像拍板門槌司馬溫公祠堂今皆不存傅大

士故漁人也遇嵩頭陀語曰我昔與汝於毗婆尸
佛前發願度生汝今何時還兜率宮指令臨水觀
影大士乃見圓光寶蓋便悟前因夫婦雙修頓通
佛法梁武帝召見壽光殿共論真諦大士曰息而
不滅帝又請講金剛經大士揮案一拍而起帝不
悟乃請誌大士乃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頌頌終
而去蘇子瞻大士像贊云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
我門槌為君打破元末燬 國朝宣德四年建

宋籍田在天龍寺下中阜規圓環以溝塍作八卦狀
俗稱九宮八卦田至今不紊

山傍有宋郊壇高禖壇淨明院大通院道林院寶惠
院般若院冲天觀玉虛觀烏菱池鴻鴈池玉津園
並廢○郊壇紹興十三年建王元章詩蕩蕩南郊路
金輿不復行古臺餘草色新樹自風聲寂寞荒村
景淒涼故國情遺民能道舊曾是御營兵汪以質
經故郊臺詩云厥頃尋路僻偶爾入荒村古禮存
遺蹟周丘儼至尊松風悲闃寂江月照黃昏餘恨
無今古行人欲斷魂○高禖壇紹興四年建內有
鴻鴈池張仲舉詩衰草寒烟老木風南朝佳氣落
然空璧來山鬼遮秦使祭泣僊人出漢宮壞塚尚

傳祠乙鳥荒池曾見射飛鴻騷人自古多荊思長
在登臨感慨中○淨明院郊壇齋宮有易安齋梅
花岩江月庵竹鶴亭高宗梅花岩詩怪石蒼岩映
翠霞梅梢疎瘦正橫斜得因祀事來尋勝試探東
風第一花○寶惠院一名普濟吳越王建○般若
院吳越王建○烏菱池一名空池○玉津園在嘉
會門外紹興十七年建孝宗數臨幸命羣臣燕射
于此自後翠華罕駐景物漸衰陸務觀詩云聖主
憂民罷露臺春風別苑晝長開盡除曼衍魚龍戲
不禁芻蕘雉兔來水鳥避人橫翠靄宮花經雨委

蒼苔殘年自喜身強健又作清都夢一回
稍南為妙因山吳越國文穆王忠獻王基
文穆王名元瓘武肅王子忠獻王名仁佐文穆王子
舊有表忠觀蘇子瞻為之記云熙寧十年十月戊
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
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
孫之墳在錢唐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
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
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
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

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
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
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
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
者不可勝數既獲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
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
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
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
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

而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軾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梃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山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篚厥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稍北為玉岑山善慧禪寺

善慧寺元延祐間建伏龍岡禪師道場寺傍舊有真

寺院

妙因山之陽為江文昭公墓

江氏仁和世族其父玭舉景泰辛未進士歷官給事中山東右參政文昭公名瀾舉成化戊戌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學士吏部左侍郎忤奄臣劉瑾出為南京禮部尚書瑾誅贈太子少保賜謚其弟洵戊午舉人瀾之仲子曉舉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布政使府尹工部右侍郎隆慶初用臺諫言贈尚書曉三子曬舉正德丁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諫止南巡出為廣德知州召還編修修撰四子曜以恩蔭歷官中書舍人禮部員外郎曉子圻

舉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主事郎中廣西提學僉事曜子鋌以恩廕歷官應天治中長蘆運同知之子鏊萬曆甲戌進士瀾之伯兄曾孫金丙子舉人仕宦蟬聯甲於一郡世德清謹而參政尚書侍郎修撰提學使皆從祀府學鄉賢祠侍郎修撰學使鏐皆以春秋魁榜尤士族所稀也

西湖遊覽志第六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七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刊

南山勝蹟

自清波門折而東南為鳳凰山

鳳凰山兩翅軒翥左薄湖滸右掠江濱形若飛鳳一郡王氣皆藉此山自唐以來肇造州治蓋鳳凰之右翅也錢氏因之遞加拓飾逮于南宋建都而茲山東麓環入禁苑張闔華麗秀比蓬瀛佳氣扶輿萃于一脉開藩布政駐肇宅中民吏之所憑依帝王之所臨治隱隱賑賑者六七百年可謂盛矣元時納胡僧之說即故宮建五寺築鎮南塔以壓之而茲山到今落寞乃即開元宮建省治面對吳山蓋鳳凰之左翅也　我朝因之而官司位署皆列左方為東南雄會豈非王氣移易發洩有時也山據江湖之勝立而環眺則凌虛鶩遠環異絕特之觀舉歸眉睫

其麓為萬松嶺嶺有萬松書院入螣嶺留月臺玉壺臺

萬松嶺夾道多巨松在唐時已有之白樂天湖上夜歸詩半醉閑行湖岸東馬鞭敲鐙轡玲瓏萬株松

樹脊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樓角漸移當路影湖
頭欲過滿江風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重開燭炬
紅南宋時密邇大內碧甃紅簷鱗次櫛比今夷為
大塋而松亦無幾矣
萬松書院本報恩寺故址也弘治十年參政周木燬
寺而建書院中設先師孔子及四配像為大成殿
明道堂居仁由義二齋顏樂曾唯二亭南北樓綽
二曰德侔天地道貫古今以孔氏子孫世守之嘉
靖五年御史潘倣建毓秀閣翼以精舍以待四方
遊學之士

入蟠嶺在萬松嶺右過北而南可達月岩王元章詩
路遶危垣上風高松檜鳴花飛殊失意草長不知
名遊客諳遺俗居民指舊京浮屠天末起瞻望忽
傷情
留月玉壺二臺在書院右方上為月岩下為圭石中
有四亭曰振衣曰可汲曰依雲曰見湖秀石巉巖
青蒼玉削纍纍然若芙蓉之未舒隱見草莽者不
可勝紀
嶺畔舊有報恩寺唐元貞間建元至正間築城移建
大井巷　國初併海會寺成化間仍徙故址內

有春風軒萬菊軒浣雲池銅井白樂天浣雲池詩
白雲本無心舒卷長自潔影落一鑑空可浣不可
涅高鳥飛魚躍間上下俱澄澈此意難與言覽之自
怡悅○蘇子瞻萬菊軒詩一軒專為黃花設當擬
人間萬石君佳本盡從方外得異香多在月中聞
引泉北澗分清露開徑南山破白雲此意欲為知
者道陶翁翁自未離羣○嶺上有沈婆井嶺下有
郭公井相傳晉時郭璞所相鑿者蓋其時杭州皆
濱江斥鹵艱於甘泉故地脉非璞不可識鐵冶嶺
亦有郭璞井

又東經鳳山門折而南過萬松坊為報國講寺
萬松坊永樂己亥金臺王玘書
報國寺元至元十三年從胡僧楊璉真伽請即宋故
內建五寺曰報國曰興元曰般若曰僊林曰尊勝
報國寺即垂拱殿殿角有銀杏樹其實無心楊仲
弘詩所謂萬年珠樹落秋霜是也內有碧梧軒舞
鳳軒興化寺即芙蓉殿般若寺即和寧門僊林寺
即延和殿尊勝寺即福寧殿下有曲有流觴楊璉
真伽發宋諸陵建塔其上其形如壺俗稱一瓶塔
高二百丈內藏佛經數十萬卷佛菩薩像萬軀堊

飾如雪故又名白塔至順辛未正月十四日燬明
雷震之至正末爲張仕誠所毀其寺鐘即故內禁
物也西有望江亭大江百里斯騁可覽至今有尋
勝巷四寺雖隘而景致宏麗延祐至正間諸寺遞
燬　皇明洪武二十四年重建報國寺僧顯愛
堂舞鳳軒詩江濤曉上青崔嵬山勢遠從天目來
錢氏豈能當王氣郭生端復是儒才光搖晴旭九
苞動影拂秋旻雙翅回爲我翻然覽輝下一軒着
此亦宜哉○楊仲弘錢唐懷古詩西湖清濁自天
開鴻雁鳧鷖日往來黃道星辰環太乙紫微宮殿

擁蓬萊能文競奏王褒頌獻壽深傾阿母杯九域
輿圖今混一百年耆舊獨興哀其二山回禁御人
雲長無復陳兵衛兩廂千古金鐘埋野草萬年珠
樹落秋霜龍文不徙陽人聚烏冢終歸軹道傍九
市塵埃來衮衮一江風浪去茫茫其三斜界鉤陳
通大道中分魏闕對層層雲生殿上金爐暗露下
庭前玉井寒江漢飛龍俄杳杳滄溟泛鷁竟漫漫
中天會合寧非數坐見春生窦枕安其四化城宮
闕被層阿棟宇高低若漫波翠石文章題日月寶
珠光燄燭山河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翻經白馬

馱誰道一無趙衆有秪今麋鹿重來過○僧宗泐
詩欲識錢唐王氣徂紫宸宮殿入青蕪朔方鐵騎
飛天塹師相樓船宿裏湖白雁不知南國破青山
還傍海門孤百年又見城池改多少英雄屈壯圖
又云天地無情日月徂鳳凰山下久榛蕪獨憐內
殿成荒寺空見前山映後湖塞北有誰遺一老海
南無處問諸孤蓬萊閣上秋風起先向燕京入畫
圖○錢思復同武仲仁登白塔詩鹿苑蕭條景龍
山慘淡陰百年同感慨九日此登臨宮葉詩誰寫
離花酒共斟不知城外雨涼思滿幽襟其二香火

今朝寺雲山前代宮雕欄陳蹟在白塔溟烟籠雨
泫交龍柱風悲孤鳳桐推應江上水千古瀉英雄
其三宋宮傳是唐朝寺白塔崔嵬寢殿前夏雨染
成千樹綠暮嵐散作一江烟蒼苔門外銅鋪暗細
柳營中畫角傳寂寞葫蘆宮井畔野人拾得舊金
鈿○鄭洪詩江上襟帶尚依然王氣消沉已百年
入棐龍孫東入海六宮綵女北歸燕銅駝荊棘西
風裏石馬莓苔落照邊玉匣遊魂飛劫火五陵嘉
樹不啼鵑
宋行宮即錢王舊宮也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

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曰瑞慕
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朵殿接修廊為後殿對以御
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東門司大內
都巡檢司御廚天章等閣廊回路轉衆班排列又
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
架長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門長廣各丈五朵
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內龍墀折檻殿後
擁舍七間為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一殿隨
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
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

正門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
道間以芙蓉環朱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為財
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窐子入內宮門
廊右為贊導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為
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華殿瞻
籛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齋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
楹左彝齋太子賜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巳堂
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
竟百步環修廊右博雅樓十二門左轉數十步雕
闌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陽春亭清霽亭前芙蓉

後木樨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巳堂過錦臙廊百八
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岡亭
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
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
香堂曰本支百世佑聖祠曰慶和泗洲曰慈濟鍾
呂曰得眞橘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
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為
翠寒堂不施丹雘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
之一山崔嵬作觀堂為上焚香祝天之所理宗時
吳知古掌焚脩每三茅觀鍾鳴觀堂之鍾應之則

駕興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咸出履舄下山下一
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漣怪石夾列獻瑰逞秀
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翬飛翼拱凌虛樓
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政殿之東為欽先孝思複
古紫宸等殿木圍即福寧殿射殿曰選德沖寧殿
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蟻聚鳥東過閣子
庫為睿思殿儀鸞修內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
○元貢師泰鳳凰山故宋宮詩滄海桑田事渺茫行
逢遺老色荒涼爲言故國游麋鹿猶指空山號鳳
凰春盡綠莎迷輦道雨多蒼蘚上宮墻遙知汴水

東流晔更有平蕪與夕陽○趙子昂詩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鶯花非舊遊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楊子承詩天下車書正一家數逢陽九亂如麻兩朝北狩過天寳四海南奔類永嘉陵寢可憐分異域衣冠不復返中華玉簫吹暖錢唐月誰念黃龍慘綠笳○仇仁近詩漸無南渡舊衣冠尚有西湖風雨寒鳳鳥不來山寂寂鴟夷何在海漫漫荒陵樵采官猶禁故苑烟花客自看惟恨餘杭門外柳長年不了

送征鞍○楊康夫詩天山乳鳳飛來小南渡君臣又六朝刼火不燒楊璉塔節將猶抵伍胥潮螢光夜附山精出龍氣秋隨海霧消惟有宮人斜畔月夜深猶自照吹簫○張仲舉詩前渡君臣建業偏不堪蒼水鎖風烟豈知白馬與王日又到紅羊換刼年二輔皇圖空郡國六朝王氣渺山川白頭開府歸來日應覽遺蹤一愴然○錢思復詩登臨休賦黍離章千里江流接大荒劍鎖血華空楚舞鏡埋香骨失秦粧蘼蕪山鬼啼螢苑荊棘銅駝卧鹿場寂寞萬年枝上月夜深猶照舊宮墻○陳廷言

詩越水吳山共寂寥已無遺老話前朝海門三日潮聲歇天目千年王氣消夜月烏啼龍井樹春風花落海鮮橋威儀文物今何在回首浮屠倚碧霄○王逢詩王氣凌虛散曉霞虎閘麟閣靜烟花中天日月迁黃道滄海風雲冷翠華望帝神遊夔子國烏衣夢隔野人家當時舉目山河異豈但紅顏泣塞笳其二周南風俗漢衣冠五色雲中億駐鑾瓔珞檜高藏白獸蓮珠花發降文鸞河邊織女機絲濕雨歇巫峨翠黛寒滿地吳山誰再洗一江春水獨凭欄其三瑤池青鳥集觚稜白塔金鳧閟夜

燈雲毋帳虛星彩動水晶宮冷露華凝驪山草暗墟周業鄗塢花繁失漢陵白馬素車江海上依然潮汐撼西興其四金爵觚稜月向低冷冷清磬萬松西五門曙色開龍尾十日春寒健馬蹄紅霧不妝花氣合綠波初漲柳條齊遺民暗憶名都會尚繞湖濱唱大堤○藍澗詩南度山川王氣銷西風松栢認前朝紫宸無復千官宴滄海空餘半夜潮龍去蓬萊曾駐蹕鳳歸寥廓不聞簫上方樓閣依稀在暮雨疏鐘送寂寥○徐賁詩荒山欲逐鳳凰飛誰構浮屠壓翠微土厚尚疑藏骨月明不照

北歸冤海門有路雙龍去沙淑無湖萬馬屯莫向
秋風重惆悵梵王宮裏易黃昏○劉伯温詩澤國
繁華地前朝舊此都青山彌百粤白水入三吳艮
嶽銷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宮千里恨九子一身孤
設險憑天塹偷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荆棘寢園
蕪箏帛敦和議弓刀抑武夫但聞當宁奏不見立
庭呼鬼蜮昭華衮忠良賜屬鏤何勞問社稷且自
作歡娛杭稻來吳會魚鼉出巨區至尊巍北闕多
士樂西湖鷁首馳文舫龍鱗舞繡襦暖沙搖翠積
涼月浸瓊壺紫桂秋風老紅蓮曉露濡巨鰲擎擁

劍香飯漉雕胡蝎角乾坤大鰲頭氣勢殊叅差迷
鹿川空歎牆烏白馬違京華銅駝擲路衢含容
天地廣養育羽毛俱橘柚馳包貢塗泥賦上腴斷
犀望越棘照乘走隋珠吊古江山在懷今歲月逾
鯨窺空渤澥散沫巴唐虞鳴草愁何極年衰鬢不
迂征徭客南寺回首憶蓴鱸
南折而西為梵天講寺
梵天寺宋乾德中吳越王建名南塔治平中改今額
元元統中燬　皇明永樂十五年重建有石塔
二靈鰻井金井先是四明阿育王山有靈鰻井吳

越王迎阿育舍利歸梵天寺奉之鑿井南廊鰻忽
見僧贊寧有記僧志銓詩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
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又入青
蘿去○蘇軾和詩但聞烟外鍾不見烟中寺幽
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又寒食遊南塔寺寂照堂詩城南鍾鼓鬪清新
端為投荒洗瘴塵總是鑑空堂上客誰為寂照鏡
中人紅芳歸去風驚曉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
年作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鄰
唐宋以來州治故在鳳凰山下南渡駐蹕因以為行

宮而萬松入蹕介亭諸勝皆列皇城之外行宮比
州治稍東南至江干皆禁禦也故序州治於此舊
有虛白堂因巖亭忘筌亭碧波亭高齋東樓望海
樓清暉樓中和堂有美堂石林軒並廢○白樂天
虛白堂詩平旦起視事亭午臥掩關除親簿領外
多在琴書前況有虛白堂坐見海門山潮來一憑
檻賓至一開筵終朝對雲水有時聽管絃持此聊
過日非忙亦非閒山林太寂寞朝闕空喧煩惟茲
郡齋內囂靜得中間○樂天因巖亭詩箕頴人窮
獨蓬壺路阻難何如兼吏隱復得事躋攀岩樹羅

史250 071

堦下江雲貯棟間似移天目石疑入武丘山清景
徒堪賞皇恩肯放還遙知與未足即被詔催還○
樂天忘筌亭詩翠巘公門對朱軒野徑連只開新
戶牖不改舊風烟空室閒生白高情淡入玄酒容
同坐勸詩借屬城傳自笑滄江畔遙思絳帳前庭
臺隨事有爭敢比忘筌○嚴維九日高齋詩宋家
九日憐芳菊遲客高齋對浙江漁浦浪花摇素壁
西陵樹色入秋窗木奴向熟懸金實桑落新開瀉
玉缸四子醉時曾講德笑論黃霸屈爲邦○樂天
東樓詩東樓勝事我偏知氣象多隨昏旦移湖卷

衣裳白重疊山張屛障綠參差海仙樓塔晴方出
江女笙簫夜始吹等閒蘆攢蟹火秋風霞颭弄
潮旗太守經年嘲不盡郡齋空作百篇詩又寄題
郡樓詩官歷二十政宦遊三十秋江山與風月最
憶是杭州北郭沙堤尾西湖石岸頭綠楊春送客
紅燭夜回舟不敢言遺愛空知念舊遊憑君吟此
句題向望濤樓又東樓曉眺寄張水部詩澹烟疎
雨閒斜陽江色鮮明海氣涼樹散雲收破樓閣虹
殘水照斷橋梁風翻白浪花千片鴈點青天字一
行好著丹青圖寫取題詩寄與水曹郎又東樓南

望詩不厭東南望江樓對海門風濤生有信天水
合無痕鵲帶風帆動鷗和雪裏翻魚鹽聚爲市烟
火起成村日脚金波碎峰頭細點繁送秋千里鴈
報暝一聲猿巳豁煩襟悶仍看病眼昏郡中登眺
處無勝此東軒又江樓夕望招客詩海天東望夕
茫茫山勢川形濶復長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
道水中央風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
就江樓消暑否比君茅舍校清涼○蘇子瞻望海
樓詩海上濤頭一綫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
上君須上更看銀山十二回青山斷處塔層層隔

岸人家喚欲應江上秋風晚來急爲傳鐘鼓到西
興樓下誰家燒夜香玉笙哀怨弄清涼臨風有客
吟秋扇拜月無人見晚粧沙河燈火照山紅歌鼓
喧喧語笑中爲問少年心在否角巾欹側鬢如蓬
○樂天清暉樓寄嚴維詩嚴維制茲樓立名曰清
暉未及題花榜遽催還粉闈去年三四年塵土登
者稀今年新太守掃灑施簾幃院柳烟婀娜簷花
雪霏微看山倚西戶待月闢東扉碧聰戛瑤瑟朱
欄飄舞衣燒香捲簾坐風燕一雙飛君作不得住
我來幸因依始知天地間靈境有所歸○中和堂

本錢王閱禮堂也壯麗絕倫暑月最快蘇子瞻去任夏日有懷詩忠孝王家千柱宮東坡作吏五年中中和堂上東南頫獨有人間萬里風○有美堂嘉祐二年龍圖學士梅摯出守杭州仁宗賜之詩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剖符宣政化持橐輟才流暫出論思列遙分旰昃憂循良勤撫俗來暮聽歡謳摯到郡卽以有美二字名其堂歐陽文忠公爲之記略云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可兼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寛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

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于繁華二者各有適然其樂不可得兼也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唐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聖宋受命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者躊躇而悽愴獨錢唐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海舶出入於江濤浩渺雲烟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師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與其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遺于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唐兼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唐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蘇子瞻與

陳太守有美堂夜歸詩娟娟雲月稍侵軒瀲瀲星河半隱山魚鑰未收清夜永鳳簫猶在翠微間凄風瑟縮經紋柱香霧霏迷着髻鬟共喜使君能共樂萬人爭看火城還○石林軒宋郡守孫沔建燕思閣取立石七株置閣前號七賢石滿宗孟更名石林軒

自梵天寺而北折而西迴繞松磴爲勝果禪寺月岩

勝果寺唐乾寧間無着喜禪師建吳越王鏐彌陁觀音勢至三佛及十八羅漢像於石壁宋慶曆初賜額崇聖寺元至正間毀　皇明洪武初與初禪

師建又燬永樂十五年重建松徑盤紆澗淙潺潺
唐僧處默詩路自中峰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
盡隔岸越山多古木重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
郭近鐘磬雜笙歌○王介甫詩登高見山水身在
水中央下視樓臺處空多樹木蒼浮雲連海氣落
日動湖光偶坐吹横笛殘聲入富陽○僧閑法師
詩并序云勝果名刹相望而高軒虛閣盡得江山
之勝槩因誦謝宣城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之
句頗類彼景用以爲韻成詩十章寄勝果裕師開
士雖不足發揮騷雅庶寫相杖之心爾○江色杳

無極渺渺接遙天歸帆帶夕陽去鳥衘寒烟幽景
不同觀遐想成斯篇○樓閣聳岩嶤參差極雲際
高牕曉色鮮晚景餘霞麗寥寥群動息寔心遠塵
世○冷淡杳難群幽趣唯吾識高情薄雲漢清談
潤金石不學浮世人奔名競雕飾○惟靜百慮忘
軒開萬象歸空江答夜鐘高嶠留殘暉幽砌絕塵
蹤孤雲自依依○顧惡如探湯觸物類虛舟他人
莫已知此道本吾求獨坐時相憶斜陽下危樓○
崔嵬高山側觸石生片雲白將霖雨期不與塵土
羣沓沓遊太虛對此幾思君○高蹈將誰親幽棲

白雲中開階吐蒼苔古木生清風時將西竺詩講
義訓來蒙○靜躁各所好是非安能辯聲利如我
伕雲泉若牽挽寂寂深林中芳蘭自堪寒○羣峰
聳危碧倒影沉空江清景生晚晴冷色涵虛牕道
遙縱吟賞能使吾心降○海日照吟軒江風動庭
樹此景樂閒情何人識高趣登樓獨閑望杳杳空
烟霧○王伯安詩江山但知山色好峰迴始見寺
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
思移枕簟洗心無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
倚層霞望釣臺○深林容鳥道古洞隱春蘿天迥

聞湖早江空得月多氷霜叢草木舟楫玩風波巖
下幽棲處時聞白石歌

月巖石壁削立有隙如鏡中秋蟾兔斜圓清輝滿隙
若合璧然其傍有月樹陳天瑞詩惟石堆雲盡太
空女媧鍊出廣寒宮一輪常滿陰晴見萬古無虧
晝夜同搗藥聲繁驅白兔漏天孔正透清風光明
自照如來鏡肯學姮娥西復東○王伯安飲月樹
別王侍御赴兩廣詩湖山久係念規處限形蹟遙
望一水開十年塵由郎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
前旌道回岡取徑上崎側新構鬱層椒石門轉深

寂是時霜始降風淒羣卉析蟄靜響江聲聰虛涵
海色夕陰下西岑涼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
見高懷匪從羣公餞何因得良覿南徼方如燬救
焚豈辭亟來歸奉有期終遂尋幽僻
月巖之左爲中峰其右爲宋殿前司營
中峰之上有亭曰天峰孤嶠少師夏公謹所題峰之
後爲三佛石偈姑洞郭公泉卧醉石放光石
宋殿前司營爲親軍護衛之所俗稱御教場者是也
山頂石筍林石蒼翠玲瓏森若朝拱錢氏命爲排
衙石第二峰舊有白塔塔西小徑石壁夾道通人

往來名爲石衙宋初名公多題刻其間從此南望
則長江帶繞北眺則西湖鑑開山下有金星洞通
明洞柳浦皆無泪不可蹤蹟蘇子瞻金星洞銘云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通蚪起凝陰噓堅出
惟璋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痣挾脊尾飛流丹
石決癃疥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
名相因皆此比○鄭繼之登御校場望故宫詩萬
峰雲木鬱蒼蒼古壘仍存閱武場南渡關河雙眼
盡中原風物百憂傍尚傳草莽開荒屋想見龍蛇
繞御床往事只今俱酒泱兩階干羽意何長

峰畔舊有冲天觀望海亭介亭崇聖塔並廢○冲天
觀在介亭後○介亭宋祖無擇建蘇子瞻登介亭
餞楊傑次公詩鐘與西出登山門喜與我友尋德
村丹青明滅風篁嶺環珮空響桃花源前坡欲上
已蹶展黑雲白雨如傾盆今晨積霧卷千里豈畏
獨熟生痾根在家頭陀無爲子多與青山爲弟昆
孤峰盡處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抹坤臨高屢手謝
好住清風萬壑傳其言風回響答君聽取我亦到
處隨君軒○次劉景文詩澤國梅雨餘衰年困蒸
溽高堂磨新磚炎覺利展足松根百尺井兩綆飛

淨綠流觴聚兒童一笑爲捧腹清風信可取剛氣
在晨夜始知共此世物外無三伏長歌入雲烟不
待絃管逐西湖真西子烟樹點眉目濤江少醞藉
高浪翻雲屋俛仰撫四海百姓飛鳥速遠追錢氏
餘返吊祖侯蹋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誰似劉
將軍逸韻謝羈梏千言一揮手五車不再讀春蘭
彩剝舞月峽哀猿哭朝先帝鳩起蘇與寒螿續我
老毀吟哦賴君時擊觸從今事遠覽贅軌此幽谷
清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
服再次袁公濟[illegible]詩昏昏醉夢禁此六月溽在

詩如清風吹我朝睡足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綠
袖手猶不言默藁已在腹是時風雨過靄靄雲歸
蘿疏星帶微雨金尖爭見伏惜哉此清景變滅不
可逐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却思少年日聲價
爭場屋文如鄒水成賦若叉手速秋風起鴻鴈我
亦戀華獨那知君蹭蹬獨泣荆山玉相見南新道
青山垂破帽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前莫嗟馮唐
老終勝賈誼哭今年復為僚舊好許重續升沉何
足道等是蠻與觸共為湖山主出入窮澗谷衆驅
君不爭人棄我所欲何時神武門相約掛冠服○

陳述古召飲介亭詩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秋
透甲香遲暮賞心驚節物登臨病眼怯秋光慣眠
處士雲庵裏倦醉佳人錦瑟傍猶有夢回清興在
臥聞歸路樂聲長○崇聖塔高七級二十餘丈宋
景祐初建慶曆中郡守鄭戩請加崇聖之號南渡
燬入行宮

又西為棲雲庵

棲雲庵小雲石海涯別業也其父楚國公貫只哥雲
石遂以貫為氏號曰酸齋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
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illegible]一而跨
三連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強射生逐猛獸上下
峻阪如飛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庵其藏修之
所也由門徑而西可達龍華寺

又南為包家山山川壇

包家山多桃花宋時有關扁曰蒸霞二月遊人最盛
號小桃源董嗣杲詩綺霞蒸日透林梢一簇南山
尚姓包冷水峪邊苔色老冲雲樓下樹陰高園鄰
古道傳耕籍堂倚青城想拜郊欲趁桃花尋隱去
闢門無鎖不須敲○錢思復詩平生鹿門趣有意
此誅茅地控江分越山因人姓包海鷗飛落日野

馬牧荒郊流水花千樹重期載酒肴○張仲舉清
明遊包家山詩二首遠近紅千樹繁開奪盡霞月
明寒食雨春老上陽花輦路迷游躅宮詞入夢華
東風黍麥恨回首野人家○太液曾來鵠高臺舊
影娥美人黃土盡故國白雲多野草荒神籍宮蓮
怨棹歌兒洗馬虎斜日滿寒波

山畔舊有上善庵福泉庵並廢○上善庵淳祐七年
建俗名白衣五聖廟○福泉庵淳祐四年建有龍
王井方丈餘雖旱不竭又名冷泉峪

山川壇洪武元年先擬建山川壇于城西北風師壇

於城東北雨雷師壇於城西南二年詔風雲雷雨各一壇尋又詔併山川共爲一壇八年又詔併城隍合祭

壇之左爲正宗庵右爲三一庵

正宗庵元至大間僧大方建

三一庵白玉蟾煉丹之所有像存焉白玉蟾南海瓊州人當宋乾道間於黎母山中遇神人授洞玄雷法遨遊江湖修真訪道嘉定中召赴行都對御稱旨命主太乙宮更結小庵於此一日去不知所往庵中有得月樓前有石池白玉蟾詩風吹玉露洗

銀漾爽氣平分桂影高把笛倚樓人不寐此時直擬數秋毫千嶂爽氣已平分萬里青天輾玉輪起向錢唐江上望相逢都是廣寒人○貫酸齋詩茅棟蕭蕭水石間放懷終日對林巒夢回不覺丹臨砌吟罷始知身倚欄藥碓夜舂雲母悉石瓶秋迸井花寒群魚亦得逍遙樂何用機心把釣竿

又南爲大慈禪寺

大慈寺俗稱包山寺宋乾道九年僧德珠建淳熙間賜額

西湖遊覽志第七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八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刊

北山勝蹟

出湧金門而北爲豐樂樓

豐樂樓宋初爲衆樂亭尋改聳翠樓政和中改今名淳祐九年安撫趙與𥲅重構之瑰麗崢嶸掩映圖畫飾巖平湖千峰連環一碧萬頃柳汀花塢歷歷欄檻間亭榭鷺飛遠近映帶遊橈冶騎菱歌漁唱往往會合於樓前元末乃燬嘉靖二十年郡守陳

公仕賢即柳洲寺而重建之爲賓使館所題曰柳洲別館館後有樓題曰豐樂存舊蹟也編修金鑾爲之記宋趙忠定公詠豐樂樓柳梢青詞水月光中烟霞影裏湧出歌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在蓬萊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箇小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元楊仲弘詩崢嶸飛構壓名邦西望平湖東望江氣合重玄蒙沆瀣標存九域奠洪厖朝來散策崇朱拱夜合流星透碧牕倚遍欄干愁目眩飛鳶旋轉故雙雙

柳洲寺宋開寶間錢王建本名資福院院傍有通元

菴會靈廟即五龍王祠開禧元年趙師𢍰併爲椰
洲寺洲傍有黑亭子灣呂洞賓祠集賢亭上船亭
養魚莊環碧園迎光樓劉氏園並廢○上船亭賈
似道建養魚莊環碧園皆楊和王別業軒亭皆高
宗御書○迎光樓張循王別業○劉氏園內侍劉
王外宅

出錢唐門瀕湖爲玉蓮堂折而北爲來鶴樓

玉蓮堂舊在府治中宋時安撫魏克愚徙建于此都
人競渡湖中以此爲奪標之所久廢　皇明嘉靖
二十一年按察僉事劉望之欲建賓館于此問名

于汝成汝爲陳故實且曰興滅闡德以無忘前人
復其名爲玉蓮堂何如公欣然首肯乃濬池環門
樹以白荷甫成而公以憂去扁額尚未揭也俚人
但稱月牙公館云

來鶴樓邑人張文甯別墅也嘗爲晉江令有雅致寄
傲湖山構樓湖畔棟宇經始有鶴巢焉遂名來鶴
樓

錢唐門沿城而北舊有錢武肅王廟九曲城菩提院
眞覺院法濟院妙因院寶嚴院普潤寺玉壺園望
湖樓賈府上船亭謝府新園擇勝園隱秀園並廢

○錢武肅王廟王名鏐臨安石鑑鄉人驍勇有智
畧壯而微販鹽自活唐僖宗時王僊芝寇兩浙命
都將董昌討鎮之鏐爲昌部卒朱直拒黃巢斬劉
漢宏累功拜杭州刺史擒薛明破徐福加防禦使
進蘇杭等州觀察使新作杭城自秦望山由夾城
東亘江干泊錢唐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進鎮海
軍節度使封開國公會董昌反越州鏐受詔討滅
之進彭城郡王加中書令圖形凌烟閣名其鄉曰
衣錦營封其山曰衣錦山改封越王再改吳王梁
開平初進封吳越王築捍海塘建候潮通江等門
時江濤怒嚙命强弩數百射之濤爲斂却還擊西

陵尋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後唐同光初賜玉冊金
印長興二年卒年八十三謚武肅篤孝寡欲士卒
臨政勤督無倦嘗當中原紛擾而保鎮疆域民甚
德之五傳至忠懿王俶當宋太祖受命時納土子
孫代爲顯官　九曲城有五王廟蘇漢臣畫壁○
菩提院本錢惟演別墅也捨以爲寺有白蓮綠野
等堂碧玉闌觀拔瀨等軒南漪迎薰澄心涵碧玉
壺宴雅揮翰等亭後併入昭慶寺周紫芝菩提小軒
一覽詩杭城雖本自殊淡雅農林是吾妹蕭傾

淤玉千鍾酒水看鎔銀百頃湖门鳥去還山滄倚
綠蒲疎處雨跳珠不知好事王摩詰貌得西湖寄
照無〇眞覺院即隱淨庵〇法濟院舊名觀音院
有明軒爽軒〇妙因院即慈光庵〇寶嚴院俗呼
九曲院〇曾淵寺宋淳熙初建元末燬〇王壺園
宋理宗時御園也本鄜王劉琦別業後歸官家林
亭幽雅長夏森寒張興詩林亭絕幽迴長夏綠雲
香明月由由小白蓮承露凉謙戲樓頭急吳獻風
外長脩然王壺內渾與世相忘〇望湖樓在昭慶
寺前錢王所作一名先得樓潘閬詩望湖樓上立

竟日懶思還聽水分他界看雲還別山孤舟依岸
靜獨鳥向人閒回首重門閉蛙聲夕照閒蘇子瞻
詩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
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放生魚鱉逐人來無主
荷花到處開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
未成小隱成中隱可得長閒勝暫閒我本無家更
安住故鄉無此好江山王介甫詩水光山氣碧浮
浮落日將歸又少留從此秋應長入夢夢中還與
故人遊〇湖府新園故甘氏園也爲太后別墅在
惠照齋宮西有道院村庄水閣一碧萬頃眉壽等

堂湖山清觀欹凉等亭備華極遂架亭湖中每元
夕亭館皆垂水晶簾放燈上下輝映金碧奪目士
女縱觀往往得遺簪墜珥元時元帥夏若水據有
之〇擇勝園在九曲城下宋秀王別墅理宗御書
擇勝愛閒二扁〇隱秀園劉鄜王墅
新而西過溜水橋爲昭慶律寺
溜水橋澳湖水以入下湖可通新河壩
昭慶律寺晉天福間吳越王建宋乾德二年重修太
平興國三年建戒壇於寺中每歲三月三日海內
緇流雲集於此推其長老能通五宗諸典者登壇

說法敷陳其戒其徒跪而聽之名曰受戒至今行
之天禧初有圓淨法師學廬山慧遠結白蓮社縉
紳之士與會者二十餘人運使孫何爲之記南渡
後以其地爲策選鋒軍教場尋復爲寺元末燬
皇明洪武間重建成化間燬于火僧廣熖復營之
宋陳堯佐詩湖邊山影裏靜景與僧分一榻坐臨
水片心關對雲樹寒將落葉鷗散自成群莫問紅
塵事林閒肯暫聞〇王元之詩夢幻吾身是偶然
勞生四十又三年任尋西掖吟紅葉何似東林種
白蓮入定雪龕燈熖直講經霜殿磬聲圓南宮不

得餘杭郡空寄高僧結社篇

昭慶寺之北爲慶忌塔

慶忌塔者春秋時吳王闔閭既弒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闔閭患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王語以慶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從之要離乃詐奔諸侯宣怨于路遂如衛見慶忌言闔閭無道願因王子之勇可得也慶忌信之揀練士卒與還襲吳渡江要離坐於上風因風之

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死葬於此其地在宋爲豐儲倉前有石池深不可測宋咸淳六年七月池水壁立浮且登木爲突久之或云中有大黿數百年者故與妖如此又時有怪物出水若鐵幢然

自昭慶寺而西過石函橋爲放生亭

石函橋唐刺史李泌建有水閘泄湖水以入下湖沿東西馬塍羊角埂至歸錦橋凡四派白樂天記畧云北有石函南有筧決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其去郡別州民咸云

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甘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稅重多貧戶農饑足旱田惟留一湖水與汝救荒

放生亭在寶石山麓宋天禧四年王欽若請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民採捕郡守王隨爲之記有碑存焉慶元四年趙師羼建德生堂飛泳亭於橋畔理宗御書金扁

又北過羊坊橋小溜水橋爲靈衛廟

羊坊橋宋時滌羊之所也有酒庫瓦子在焉其西爲古柳林

小溜水橋俗稱水磨頭其下爲棕毛場

靈衛廟宋建炎三年金兀朮完顏宗弼犯臨安郡守康允之退保赭山錢唐令朱蹕偕鄉兵二千邀擊之力戰死尉將金勝祝威復集潰兵據葛嶺編竹設泥爲大塗以誘賊賊騎陷淖遂蹤而踣什者鱗疊積屍山委金人大駭遁赤山得知湖爲導由南壁入勝威被執死之郡人感其忠節以尉卑衆寡難楚雲洞之右立祠祀之後人并以祀蹕淳祐間賜廟額曰靈衛至今人稱金祝廟者從始建意也每歲七月一日守臣致祭蓋金公誕辰云

石函橋之北舊有趙郭園水丘園梅岡園聚秀園錢氏園張氏園王氏園萬花小隱園竹所雲洞園瑶池園錢唐縣尉司寶勝院洞明庵精進院延慶院淨寂院並廢○梅岡園者宋韓蘄王別業也廣一百三十畝有樂靜堂清風軒皆高宗御書水閣梅坡芙蓉堆花竹輝映皆聚景之所四時可遊吳立夫花園老卒歌蘄王手種紅錦花十載不掛鐵鎖鎖花園老卒守花樹雖有花傳聞曙雅白頭白盡身無事古塞沙塵戰餘騎多士如雲是健兒一奇在腹終憔悴青銅萬縷滿地乞寶函鏤飾賜夷王

官粧粉黛去酣酒海貨珠聯歸壓檣王家舍見覺吐舌御府珊瑚碎飛雪口銜乳臭却帳前買鍒一翁嗟棄指君不見天下英雄本奴虜左鼻成龍右鼻虎頸血淋漓思鑿鼓史傳沉埋誰比數花落花開幾風雨○雲洞園者楊和王別業也培土爲層屆曲通行園畫雲氣其傍有麗春臺清石爲坡不斷破陶春時令人歌舞爲戲得上坡皆受賞園內有萬景天全方壺瀟碧天機雲錦紫縈層灌纓五色雲等亭槲王龍玲瓏金粟天砌等臺洞戶牖燦煌花木蟠鬱窮極麗雅盛時凡用園丁四十餘人監園使二人洞後有天龍庵嘉定間惠開法師建○瑶池園中貴呂氏外宅也池週二里植菱芰池側有寶勝院○錢塘縣尉司相傳爲王子高故居宋隆興間建時宇內承平茲邑特繁麗仁宗常覽西湖圖嘆曰眞僊尉也逐越眞僊亭蘇子瞻常率賓僚遊焉建英遊閣林和靖訪謝尉賦秋水芙蕖詩建詠物樓○洞明庵咸淳中朱端卿捨宅建○精進院舊名偹修晉開運間建○延慶院舊名興化寺○淨寂院近桃花衖口

過石函橋而西爲寶石山崇壽禪寺寶所塔壽星石石

屏風獅子峰屯霞石看松臺落星石乳泉井一勺泉天然圖畫閣

寶石山本名巨石山高六十三丈周一十三里錢王封爲壽星寶石山羅隱爲之記其下爲寶稷山山下有乳泉佛足其絕頂爲寶峰

崇壽禪寺吳越王之臣吳延爽者請東陽善導和尚舍利建塔於山巔附以佛廬宋開寶初賜額日崇壽院洪武初有高僧慧炬出家院中明天台教時江濤大溢炬說法酒淨水止之隄賴以不圯杭人稱炬菩薩云

寶所塔延爽建九級尋崩咸平中僧永保以日菁與
緣十年始復其舊日光如故保有飛行人呼師叔
遂稱保叔塔也塔門舊有張即之書湖山勝槩四
字今移置淨慈寺閣元延祐中院塔俱燬僧可周
建至正末又燬僧慧炬重建至七級而止　皇明
成化間燬弘治間僧可勝重建一夕大雷擊火遊
僧三人大鈍一條重五十觔服中白子數十枚塔
漸崩廢正德九年僧文鏞重建又築西方殿於塔
後抱涼亭於山下嘉靖元年塔燬二十二年僧永
果重建永果山西人有戒行募緣多助咸稱老山

西又有全眞號浪滔滔者亦與協力故能飾復舊
美錢思復詩金刹天開畫潑落風語鈴野雲秋共
白汀樹瞰遶青鑾屋巖蕺雨黏崖石隆星下看湖
上客歌吹正沉冥

壽星石舊名落星石錢王改今名一在塔後一在看
松臺下各大數十圍塊然無根望之如斵

石屏風獅子峰皆以形似名之石屏風下舊有石屏
院獅子峰一名巾子峰林和靖詩巾子山頭烏臼
木微霜未落葉先紅者是也

屯霞石色赭如霞介立嶇崎

看松臺去寺左百步所俯臨巨壑爰籠松杪松下有
石圓如隕星施儒詩茲山亦何奇而喜遊人少我
本烟霞徒一丘願終老王顯詩樹蓋珠林勝花開
翠壁妍淸秋一舒嘯畫裏看詩僊

亂泉井去看松臺百步所泉白而甘

一勺泉在崇壽院右壁太僕丞張瑛名之詩云絕頂
盤峰秀蟠龍擁地蓮塔棲南斗下僧閱劫灰年鬼
斧摧堅石神功琢湧泉派疑銀漢瀉溜訝玉龍穿
流瀋雲根滿分明斑璘鑴一泓通海眼派沒立山
巔正正華沉月渟渟碧蘸天味翻流乳滑嶽瀉殿

珠圓魚躍金梭見虹垂寶帶懸洗甌僧瀹茗供佛
客擎錢幾許詩沁徒爲俗饜享靜爲仁者學湛者
定心禪渴想斟瓢飲酣宜漱石眠何人識恬淡終
日愛潺湲莫怪頻來此煩痾頓覺捐

天然岡畫閣在寺右一勺泉之陽少師夏公謹詩客
到西湖上春遊尚及時石門深歷險山閣靜憑危
午寺鳴鐘亂風湖去舫遲淸樽歡不極醉筆更題
詩

崇壽院前舊有金牛護法院巾子峰前有金輪梵天
院金廢

寶石山麓爲大佛禪寺沁雪泉
大石佛舊傳爲秦始皇纜船石宋宣和中僧思淨者
嘗兒時見之作念曰異日出家當鐫此石爲佛及
長爲僧妙行寺遂鐫石爲半身佛像飾以黄金構
殿覆之遂名爲大石佛院元至元間院燬佛像亦
剥落　皇明永樂間僧志琳重建　勑賜爲大佛
禪寺弘治四年僧永安重修寺畔有塔俗稱壺瓶
塔乃元時西河僧所建張翥詩苔蘚儼然西大石頭
祖龍東來繫舟不聞登僊入蓬島徒見作佛如
嘉州地湧身雲水繞山開一面金碧浮鐵回刼

火燒不盡空對湖山兼白晝○吳立本詩手撫一
片石昔爲滄海源始皇或繫纜萬里浩無津世間
本妖妄何處有僊眞蓬萊不可到弱水空飆輪徐
生或云去方士先避秦帝男縱童女五穀種貨珍
島嶼止不返蛟龍化其民非惟長年藥永脇戰馬
塵人君邦未悟望望轉東巡山鬼覺將死海魚祠
作神侯生奉圖籙譏諫極所陳驪山冈是鴈金椁
竟沉淪惜哉鑿不遠遺蹟留千春經營大屋覆刻
斷青蓮身漢唐幾英主覆轍猶爾遵我恐石有語
神僊多誤人

沁雪泉在佛身右壁崇度方思道題
寺畔舊有相嚴院冠勝軒西有水月園大吳園小吳
園居澤廟孫花翁墓今廢○相嚴院晉天福二年
錢氏建有十三間樓樓上貯三大佛一尊蘇子瞻
治郡時常判事於此○水月園高宗以賜楊和王
存中有御書水月扁孝宗朝更賜秀王伯圭有水
月漪王林堂俯挹澄湖萬柳成幕遊者多集焉
○嘉澤廟即水僊廟梁大同間建以奉錢唐湖龍
君錢鏐碑記宋時移建於蘇堤○孫花翁墓翁名
惟信字季蕃仕宋光宗時棄官隱西湖工爲長短

句好藝花卉自號花翁家徒壁立無旦夕之儲彈
琴讀書晏如也既卒安撫趙與篡葬之泉近水僊
王廟仇仁近詩水僊分地葬詩人一片荒山野火
焚薦菊有亭今作圃掃松無子謾留墳蝸牛負殼
粘碑石老鶴携雛入隴雲欲把管絃歌楚些却憐
度曲不如君

又西爲智果禪寺參寥泉

智果寺舊在孤山吳越王所建宋紹興間徙築於此
先是蘇子瞻守杭州與智果院禪師參寥子善名
其所居泉曰參寥泉寺既徙北山有泉適出寺後

好事者仍名參寥泉以志舊蹟元末燬　皇明洪
武初僧可祥惠炬重建其泉題云元祐五年歲在
庚午二月辛卯朔二十五日乙卯上梁蓋子瞻手
書自孤山移置者○張光弼詩佳遊在上巳屬此
清明前春景已云暮風光猶未暄往尋智果寺竟
得參寥泉景物豈殊昔人世自更遷逝哉長公詠
風流想當年我輩復登臨化界何因緣古佛儼香
闍眞詮積華軒境超萬念空道勝諸妄捐緬懷此
會難徘徊未云還申章續芳藻冀或來者傳○吳
立夫詩古寺湖水上寺門但菰蒲一泉湛如玉嵌

骨旱不枯每從參寥登得與蓋壤俱東坡或若宴
西嶺猶松竿人誰問詩侶世顏笑醉奴尾鸞縱然
在木瘿知已無汲水宜汲深塵心非轆轤別辟勝
別味俗舌空醍醐老僧久不識香炮今宿孟卓哉
郡太守遺像摧眉鬚聞來試我酌霧雨變須臾尚
持金芙蓉便踏赤鯉魚

又西爲顯功廟

顯功廟祀宋布衣岳琚琚錢唐霍山人建炎三冬完
顏宗弼由獨松關犯杭州守臣遁於赭山琚乃捐
家貲以充軍餉推錢唐令朱蹕爲謀主金祝二尉
爲先鋒率衆士誘虜由西溪金天竺東來塹葛嶺
編竹覆泥以陷之虜後冠城西琚力戰歿焉郡人
感之爲請於朝立祠於此

又西爲錦塢初陽臺紫陽書院葛翁井

錦塢在寶雲山東宋時此地花卉爛然若錦故名
初陽臺在山巔葛僊翁修眞時吸日月精華於此高
朗宜遠眺清曉烟消日出海底烱然奇觀楊仲弘
詩彩雲相暴歷華露共嬋娟在水渾疑墮當空孰
使懸潛虯精魄動宿鶴羽毛鮮寂寂丹臺夜相從
訝得僊○丹臺欲上路盤盤秋月圓時正好觀巳

作高亭夜乍曉豈辭深夜倚欄干雲封大壑蛟龍
睡露下蒼林翡翠寒下顧塵寰悲迫阨致身何止
在雲端○張伯雨詩初陽臺上新亭好一曲笙簧
石壁開驚玄眞狂道士步虛飛下玉清臺

紫陽書院祀紫陽先生也蓋先生提舉浙東時有大
惠政於法得祀落泉屢加修葺有崇道堂初陽山
房浴日泉瑪瑙坡寶雲茶塢諸勝

葛翁井去智果寺西南上方下圓相傳葛稚川投丹
之所今在馬氏園宣德間大旱甃而涸之得石匣
一石瓶四匣固不可啓瓶中有丸藥若芡啗之絕

無臭味乃棄之施涵翁獨啗一枚後年百有六歲
井遂淤惡不可食以匣投之甘洌如故張伯雨詩
一宿葛翁丹井上化為蝴蝶夢魂清淵田凉蛤四
散吠烟寺曉鐘桐遊鳴孤嶼横陳為玉几初陽煥
爛似霞城拏舟又入水雲去還我風篁雲竇聲○
葛洪井上訪眞居一飲丹泉足自如拂袖莫嫌狂
散甚子非知我我知魚
錦塢西舊有曾安院治平寺玉清宮雲巢樓並廢○
治平寺初名錦塢庵僧法聰建有烟雲閣○玉清
宮宋紹定初建理宗御書扁元至正末燬趙達夫

白珽鮮于樞聯句二首湖田漠漠水禽飛達夫堤
柳斜斜帶夕暉樞二月江南好天氣珽初陽臺上
悵春衣樞巾子峰頭艤釣船達夫初陽臺上坐鳴
絃出雲高樹明殘日珽過雨蒼苔次細泉絶俗誰
能繼還蹋樞凌空我欲學飛僊達夫還家正恐鄰
人問珽化鶴歸來知幾年樞○雲巢樓在玉清宮
內張伯雨詩初陽臺上白雲多雲裏層層玉樹歌
棲息一枝緣未穩飛翻千仞奈危何雨中蘇蹴雷
驚起峰頂笙簫月送過好在丹梯無百尺屋頭看
盡白鷗波

又西為寶雲山瑪瑙講寺後僕夫泉
瑪瑙講寺故名瑪瑙寶勝院在孤山晋開運三年錢
氏建宋大中祥符閒高僧智圓重修紹興閒徙築
於此元末燬　皇明永樂閒重建陟山之巔石磴
數百級有閣凌空特起憑眺最勝俗稱瑪瑙山居
者是也陳論詩雨霽佛屋明晉迴深曲折樹提高
露驚草帘暗泉咽前林或清磬烟燈遠欲滅寄謝
塵中人與君從此別
後僕夫泉元僧芳洲所鑿也先是智圓居孤山有僕
夫藝竹得泉遂號僕夫泉後徙寺茲山藉葛井以

汲寺僧藉之芳洲鑿地得此遂名後僕夫泉
寺西宋有養樂園半春園小隱園環華園寶雲庵並
廢○養樂園賈似道別墅也內有光祿閣春雨觀
嘉生堂生意生物之府似道旣敗有人題其壁曰
老監曾居葛嶺西遊人誰敢問蘇堤勢將覆餗不
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更無人作主敗垣惟
有客留題笑來祗是孤山樹依舊梅花伴竹低盡
似道嘗往園中有遊騎過門者輒為偵事者擒入
有官者黜有附者籍其妻兄關璥亦縛投火中○
半春小隱瓊華皆史彌遠別墅也臺榭工麗在在

殊冝○寶雲庵宋乾德二年吳越王建名千光王
寺雍熙二年改今額寶慶間爲邳王攢所元至正
末燬內有靈泉井月窟澄心閣南隱堂妙思堂蘇
子瞻次寶雲僧仲殊雪中遊湖韻詩寶雲樓閣閙
千門林靜初無一鳥喧閉戶真教風掃地捲簾疑
有月臨軒水光歛灔猶浮碧山色空濛亦欲昏乞
得湯休奇絕句始知鹽絮是陳言
又西爲葛嶺葛僊翁墓
葛嶺上有葛僊翁墓葛洪字稚川晉時人博聞深洽
江左絕倫好神僊導養之術見高士郭文舉於大

滌山中覩德而悟道結廬西湖修真著書號抱朴
子嶺上有甘露泉薩天錫詩鍊丹僊子渺茫
間一夕乘風去不還大令鑪頭灰已盡雲封洞口
嶺長閑千年瑞氣生瑤草夜半天風響佩環眞境
空明自今古烟塵依舊隔嵐霧○吳立夫登初陽
臺謁抱朴子墓詩人生擾擾閒頗覺天地窄我憶
抱朴子高臺覩空碧初陽出山上照破古石丹
光動與鐘靈氣浮冠舄遺書上下卷道妙或黃白
老來及病瘦辛苦爲形役豈伊鸞鶴姿終以椓兇
宅尸解本無形空飛亭候蹟郭璞曾有傳句漏慳

所歷降子懺可問稚川特未隔幽林來魍魎訣井
守鼎賜神僊果何人海嶽長戲劇世傳老聃去吾
謂方朔謫虛墳誰所爲怪樹獨悲激蒲前湖與山
秋色落几席因茲此彌遐目送天邊翮
嶺上舊有招賢寺嶺下有集芳園壽星院普住闍香
月降把秀園秀野園趙紫芝墓並廢○招賢寺唐
德宗時郡人吳元卿爲六宮內使棄官學道結廬
山中開運三年錢氏改建爲寺有尉遲恭井蒙泉
東坡書扁白樂天紫陽花詩序云招賢寺有山花
一樹色紫氣香芳麗可愛頗類僊物而人無識者

因以紫陽花名之詩云何年植向僊壇上早晚移
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
集芳園故張婉儀別墅也紹興間收屬官家藻飾
益麗有蟠翠雪香翠岩倚綉挹露玉壺清勝諸扁
皆高宗御題淳祐間理宗以賜賈似道改名後樂
園樓閣林泉幽暢咸極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
植者積翠迴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渺逶迤隧
地通道抗以石梁傍透湖濱飛樓層臺涼亭燠館
華邃精妙前挹孤山後據葛嶺兩橋映帶一水橫
穿各隨地勢以構築焉理宗爲書西湖一曲奇勳

扁度宗爲書秋壑遂初容堂扁又有初陽精舍皆
室煕然臺無邊風月見天地心琳琅步歸舟甘露
井諸勝元大德初僧滿月即其址建福地院道子
昻爲之記至正末燬林景煕詩當年構華居權隙
傾衡霍地力窮斧斤天章煥丹雘花石擬平泉川
途致兹壑唯聞丞相嗔邪後天下樂我來陵谷餘
山意巳蕭索蒼生墮巔崖國破身誰託空悲上蔡
犬不返華亭鶴丈夫保勲名風采照麟閣胡爲一
聲鉦聚鐵鑄此錯回首草萊碑荒烟掩餘怍○壽
星院有盃泉靈泉寒碧軒此君軒平秀軒垂雲亭

明遠堂其上有閣曰江湖偉觀安撫趙與𥲤建蘇
子瞻守杭日常遊焉入門即悟前身曾到歷言院
後殿閣山石之名無一遺謬故湖中詩詠於此居
多其次周長官韻詩瑠璃百頃水僊家風靜湖平
響鈞車寂歷疎松欹晚照伶俜寒蝶抱秋花困眠
不覺依蒲褐歸路相將踏桂花更著綸巾披鶴氅
他年應作畫圖誇　寒碧軒詩清風肅肅搖窗扉
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
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絶
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　垂雲亭僧清順作

子瞻詩云江山雖有餘亭榭苦難穩登臨不得要
萬象各偃蹇惜哉垂雲軒此地得何晩天功爭向
背詩眼巧增損路窮朱欄出山破石壁狠海門浸
坤軸湖尾抱雲嶠怱怱城郭亂淡淡烟村遠紛紛
鳥鵲去一一漁樵返雄觀快新獲微景收昔遺道
人眞古人嘯咏慕嵇阮空齋臥蒲褐芒屨每自捆
天憐詩人窮乞與供詩本我詩久不作荒澁旋鋤
墾從君覓佳句咀嚼廢朝飲○此君軒詩臥聽謖
謖碎龍鱗俯看蒼蒼玉立身一舸鴟夷江海去尚
餘君子六千人○車王峰明遠堂詩十年不向此

凭欄景象依然一望間龍蜃吐雲天入水樓臺倒
影日銜山僧于儔寺難爲隱人在扁舟未是閒孫
鶴似尋和靖宅盤空飛下復飛還○宋燕芳江湖
偉觀詩吳山表裏水爲池百有餘年宰相居天目
遠將雙鳳落海門近拱六龍飛胥濤白雪生秋思
太乙紅雲駐夕暉江上沙鷗湖上舫蛟邊風裏兩
依依○普任閣運使崔拱捨宅建有山中四時亭
安樂窩○香月隣厚堂中園後併於似道○挹秀
園楊駙馬別墅○秀野園劉鄜王琦別墅有四并
堂○有紫芝之墓趙師秀温州人工詩有集卒葬於

史250 087

此劉後村吊詩有盡出香分妓惟留硯付兒之句
蓋亦宕逸之士也

其前爲四聖延祥觀竹閣

四聖延祥觀舊在孤山宋高宗爲康王時常使于金夜見四巨人執杖衛行詢之方士云紫微有大將四名曰天蓬天猷翊聖眞武王心異之及即位乃建觀祀之即今六一泉地是也元初楊璉眞伽改于武林門外至正間再遷葛嶺

竹閣舊在孤山寺中白樂天所作杭人因以祀公宋時徙建於北山報恩院故稱竹閣寺黃宜山詩移

自孤山占此山荒凉老屋萬琅玕櫻桃楊柳堂花夢千古清風滿閣寒今其地爲杭妓沈氏園嘉靖二十四年沈氏坐法當籍太守陳公一貫欲改祠宇以祀楊公孟瑛士論以妓室不可褻鄉長陳公患之時客有說公者曰何不遂以祀白公也白公守杭時勤民敏政操履清白然雅好聲伎爲意屬妓去郡數載猶有沉紅既緑之思故其詩云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意趣所鍾生死一致奉以爲神似無不可況又仍其故地乎陳公然之遂扁其堂曰竹閣門曰玄關從公詩所謂無勞

別修道只此是玄關也近廢爲六橋草堂少卿翁江山別業

又西爲虎頭巖嘉德永壽講寺

虎頭巖山形突出若虎頭然吳越王盛時望氣者云杭州有王氣藝祖命鑿之今斷落矣巖下宋有儀王基顯明寺儀王仲湜宋宗室也當靖康時徽欽北狩爲六軍欲擁王而立之王堅拒不從曰自有眞王六軍逆約王踰月眞王不出則王當大位王陽許之未幾高宗即位於應天王藉開詣行在命爲濮王後常自贊其容曰性比山麋貌同野叟皓月

清風良朋益友湛然靈臺確乎不朽及卒葬於此其子孫祀諸藩爲盛人以爲積善之報云

嘉德永壽講寺宋理宗時秦國夫人毛氏者皇后母也既老結庵於此就葬焉即庵爲寺有芝產墓側因名芝巖前有放生池翔泳堂幻隱洞寶粧閣東有寶嚴院垂雲亭借竹軒西有定業院環峰堂兼夢軒神傳官靈耀觀金廢白廷玉翔泳堂酒中詩環辭度得雪兒歌濃墨斜書碧玉柯詩斫芙蓉葉酒盞裏湖涼似外湖多

又西爲鳳林寺君子泉

鳳林寺俗呼喜鵲寺唐長慶初禪師圓修居此四十餘年棲息松上有鵲構巢其傍人遂呼爲烏窠禪師白樂天守杭州時常往參之曰太師居處甚險禪師曰太守險樂天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禪師曰心火相摶識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宣德間僧如月重建勅名鳳林寺圓修骨塔存焉

僧來復詩寶網金幢變刼灰瞿曇雲寺蔓蒿萊烏窠無樹山夔泣不見談禪太傅來

君子泉本在定業院中亦烏窠禪師道場也院廢而泉湮後人遂勒石于此寒冽而深會爲方沼可水

鮮馬

寺右舊有快活園水竹院落仁壽庵金廢〻快活園雖婉容別墅〻水竹院落賈似道露亭在西冷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堤波光霽塢與闌檻相値騁快絕倫內有奎文閣秋水觀思刻亭

西湖遊覽志第八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九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北山勝蹟

烏嶺之西爲履泰山棲霞嶺桃溪棲霞洞紫雲洞牛皋墓妙智庵

棲霞嶺上桃花爛縵色如凝霞其北有古劒關蓋左寶雲右儒姑兩山夾峙若劒門然宋立巡司于此有水一道名桃溪經岳墳前入湖嶺西爲烏石塢

棲霞洞在妙智庵左地多怪石隱翳榛莽中賈似道

壑而異之命施春雨候見奇遂乃抉藏剔幽爲亭曰暢曰鑰俗入其中窅然如夏屋雙石相倚爲門閶風從南來翕谺而出寒谷凄神不可久竚故暑遊最勝石覺小臺突然坎中衡二石下達於坻仰視左實四五通明大者圓徑丈許有水洞深不可測頃者惡僧以遊人之多塞兌垢徑僅餘丈尺耳

紫雲洞在嶺巔去妙智庵數百步許倚空如懸陰涼徹骨

牛皋墓在劒門關畔皋字伯遠汝州魯山人爲岳武穆部將累立戰功轉寧國軍承宜使紹興十七年

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皐遇毒亟歸語
所親曰皐年六十一官至侍從郎死無根所恨者
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殞死牖下耳明日卒或
言秦檜使師中毒皐云景定初追封輔文侯
妙智庵即牛皐香火院嶺北有金鼓洞昔人伐石其
間聞金鼓下作乃止
嶺下有處士仇仁近員外郎張光弼墓金廢○仁近
名遠錢唐人宋咸淳名士宋亡落魄江湖元初辟
溧陽州學正未幾隱去工詩文所著有山村集洪
武初祠於府學鄉賢祠錢思復挽詩詩窮八十年

江海正凄然王慶風生頰青山雪滿顛門牆張籍
後墓表孟郊賢出處人皆識哀歌徹九泉張仲舉
詩前輩凋零盡南陽有古阡詩應傳四海酒不到
黃泉槐園眞成夢桃園亦是僊松根一掬淚慘淡
隨風烟○張光弼廬陵人仕元爲浙省左司員外
郎罷官居花市遨遊湖山累月不返有詩名所著
有左司集其詩云但教懷抱能傾倒莫問尊罍計
有無不爲訪僧三竺寺肯乘烟艇過西湖酒館湖
船盡有名王杯時得肆閒情至今人說張員外不
是看花不入城

嶺下爲岳武穆王墓昭忠祠分屍檜流芳亭
岳武穆王墓王名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
沉毅寡言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宋高
宗時以戰伐功歷官都統屢陳恢復大計高宗慮
欽宗之返而擯己也陽獎而陰憾之丞相秦檜揣
知帝旨遂力主和議會兀朮冠拱亳詔飛往援金
人大敗追及朱僊鎮中原響應謂其部下曰直抵
黃龍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檜欲割淮以
北棄之乃召張俊楊沂中先歸言飛孤軍不可久
留以金牌十二召之班師飛憤惋泣東向拜曰十

年之力隳於一旦矣明年兀朮寇淮西張俊畏敵
不敢進詔飛往援兀朮遁俊忌之飛遂力請解兵
柄會兀朮遺檜書言飛不死和議終不成檜乃諷
臺臣何鑄羅汝楫等交章論飛言金人攻淮西飛
至舒蘄而不進與張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
不守張俊又劫王俊誣飛令張憲岳雲通書協謀
叛以兵柄還飛檜遣使捕飛父子下獄令諫議大
夫万俟卨鞫成之會歲暮獄無佐證檜一日獨居
書室食柑玩皮若有思者其妻王氏窺見曰老漢
一何無決擒虎易縱虎難也檜[illegible]然[illegible]心[illegible]片紙

獄中卽日報飛死矣蓋賜殺之年三十九雲憲皆
棄市獄卒隗順負飛屍踰城至九曲叢祠潛瘞之
以玉環殉樹雙橘識焉紹興末金人益猖獗太學
生程宏圖訟飛冤詔還飛宗屬徙邊者孝宗詔復
飛官諡武穆改葬於棲霞嶺雲祔其傍廢智果院
為祠賜額曰褒忠衍福寺墓上之木皆南向蓋英
靈之感也嘉定四年封鄂王宋亡寺廢王之六世
孫在江州者名士建與宜興岳氏通譜合力起之
未幾復廢至元間天台僧可觀者訴於官鄒明德
為作疏語云竊念故宋贈太師武穆岳鄂王忠孝

絕人功名蓋世方畧如霍嫖姚不逢漢武徒結志
於忠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
賜墓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鐘長
為聲冤于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
破蕩子孫盡壞久長規制典補田叢佛宇春秋無
所烝嘗寒暮道毀神棲風雨遂頹廟貌鵂鶹夜啼
拱木躑躅春開斷垣淚落路人事關世教蓋忠臣
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攙國典出
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聞聖天子錫之珪
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生為臣之勸周武封比

于墓事者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與代疏成杭
州經歷李全慨然重興之廟塑王像以其子雲雷
震霖霆祔焉後作燕寢像王父母及王夫人與王
之女號銀瓶娘子者壽煙雲飛養子也每立奇功
飛輒隱之能挺鐵錐重八十斤死年二十三霖子
珂嘉定間作籲天辯誣錄天定錄程史金陀粹編
飛事僉白廟中有石刻飛詩詞二首題紫岩張先
生北伐詩云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
洛直擣向燕幽馬蹀閼氏旗梟可汗頭歸來報明
主恢復舊神州其詞云怒髮衝冠凭欄處瀟瀟雨

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
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
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
拾舊山河朝天闕　皇明初勅建其祠有司春秋
致祭弘治間參政周木得其裔孫於衢州召令世
守之太監麥秀重建殿寢雲所用鐵鑄猶存正德
八年都指揮李隆鑄銅為秦檜王氏萬俟卨三像
反接跪露臺十二年太監王堂塑王父母妻子女
諸像扁曰一門忠孝古今弔廿六墓者詩已成集果

擬其著者葉紹翁詩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
復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
疑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淒烟早知埋骨西湖路
悔不鴟夷理釣船○林弓寮詩天意只如此將軍
足可傷忠無身報主冤有骨封王苔雨樓墻蝕花
風廟路香沉思百年事揮淚對斜陽○趙子昂詩
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
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
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高則誠詩莫向中原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

西湖志　卷之九　六

廢忽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
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
更可悲○滸子素詩海門寒日落無輝偃月堂深
晝掩扉萬竈貔貅江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內園
蹋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
有人行酒著青衣○林清源詩誰收將骨瘞西湖
已卜他年必沼吳孫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
棲烏廟堂短計慚嫠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
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徐孟岳詩董大王
歸事已離岳將軍死勢尤危直教萬歲山頭雀去

遶黃龍塞上旗飲馬徒聞腥羶洛洗兵無復茇條
支湖邊一把摧殘骨蓋世功名百世悲○高季迪
詩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
成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尚方誰請劍空嗟
高廟自藏弓使還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露中
○陶九成詩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
斷碣草深蒙奧屬空山日落咽鈎輈運移宋祚難
恢復帝幸燕雲困虜囚逆檜陰圖傾大業昭陵無
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讐信
使北和讐屈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驂征

西湖志　卷之九　七

轍丹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直自壞中興武績
遂云休嗚乎竟死姦邪手顛沛誰為社稷憂顥顥
冤魂遊徃行紛紛雨淚泣縱橫唯餘滿地萇弘血
不見中流祖逖舟氣斐已塵金匱簡鼻梳終換鐵
兜鍪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樹尚
知朝禹穴道黎總解說王讎復田起廢情僧寺移
楸變嘉賴省侯聖世郎今崇祀典佇看寵渥到松
楸

旌忠祠以祀劉允升施全者允升建州布衣士也聞
岳武穆王被逮詣闕上書訟其冤秦檜大怒下棘

寺論死全殿前司小校也憤秦檜主和議謀因挾
刃刺之不中被擒磔于市弘治二年工部主事甯
田林沂建祠祀之四年按察使楊峻副使吳伯通
等重拓大之題其祠曰勁忠
分屍檜在墓前天順間杭州同知馬偉鎚而杜之首
尾異處以示僇辱狀至今猶活前有石壁書盡忠
報國四字每字方五尺餘
流芳亭在墓西有石刻王像存焉其贊曰惟武穆王
天錫勇智氣吞强胡力扶宋季桓桓師旅元戎是
寄行將恢復遭讒所忌生既無怍死亦何愧萬古

長存惟忠與義
祠之後爲掃帚塢黃龍洞護國仁王禪寺
護國仁王禪寺宋淳祐間經畧花園使孟珙建自其
趾斗折而上有洞谽谺深杳莫測水泉紺碧旱不
縮而潦不盈有龍居焉故老相傳曩有雨初霽時
常有神物蜿蜒臥松上其氣沸沸然而首蓋黃龍
也故世號黃龍洞珙既建仁王寺并作龍祠延高
僧慧開居之屬歲又旱理宗召慧開祈雨退而默
坐帝遣內侍問之對曰寂然不動感而後通既而
大雨自是無由輒禱禱輒應遂封黃龍爲靈濟侯

賜祠額曰護國龍祠元至正燬洪武初僧祖古重
建其東有黃山橋塢內有天龍庵永安院西靖官
並廢
又西爲淨性禪寺
淨性寺宋乾德五年吳越王建名淨心院大中祥符
間改今額元末燬　國初重建傍有青衣橋
履泰山之西爲僊姑山張憲墓
僊姑山之西東山衖口可通古蕩西溪靈隱山脉至
此少伏若斷而連其傍有桃花衖舊有淨勝院俗
稱昇儒官宋時女僧妙靑建高宗嘗臨觀焉有御

愛松院側有乾濕水洞
張憲墓憲岳武穆愛將也累立戰功紹興十年兀朮
頻兵臨潁憲破其兵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秦
檜主和班師憲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岳飛誘飛
部曲能告飛事者卒無人應張俊乃自爲狀付奸
人王俊妄言憲與岳雲通書謀還飛兵權張俊親
行鞫煉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張俊乃手具獄詞
告成于檜憲坐死葬于此景定二年追封烈文侯
元總管貢恩忠爲立石表其墓尋廢　皇明正德
十二年布衣王天祐發地得碣石乃崇封焉知府

梁材爲建廟宇修撰唐皐爲之記

山麓舊有冲虛觀福壽觀妙明院傳經院淨元觀葯洲園金廢○冲虛觀宋寧宗時宮人張氏爲尼建此○福壽院乃旌德寺之子院也有寧宗御書桂堂二字○葯洲園廖瑩中別墅有花香竹色太平相在世綵愛君子習說等亭

儒姑山之西爲青芝塢王泉講寺

青芝塢有五色土雜銀星者嘗産青芝從石板巷入南宋駐蹕繞湖皆市壓也故有巷名其前爲佛牙塢

王泉寺故名淨空院南齊建元中僧曇超說法於此龍王來聽爲之撫掌出泉遂建龍王祠晉天福三年始建淨空院于泉左宋理宗書王泉淨空院額以傍之祠前有池畝許清澈可鑑蓄五色魚數十頭遊泳如畫其泉溉田千頃近者曰鮑家田吳越相鮑慶臣采地也　皇明宣德間置白紙局就池造紙淆濁久之局廢而泉復洌矣旁一小池水盈綠雖以白粉投之亦成綠色白樂天詩湛湛王泉色悠悠浮雲身閒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手把青笻杖頭戴白綸巾興盡下山去知我是何人○吳廣靜過鮑家田詩提壺家家酒扶犁處處村草深迷井口樓密擁籬根綠水明秧本青山失繞痕多應忌蠶事畏客掩柴門

塢內舊有慈聖院晉向院竹所院天清宮常清宮南禪資福尼寺顯忠寺顯巖寺報德寺金廢○慈聖院有呂公池宋乾道間高僧能會池上縛庵取水咒之以施病者輒愈遂號聖水池○晉向院宋紹興間殿帥楊存中請以鮑家田爲殿司諸軍葬所建院守之尋加愍忠資福晉向之額○天清宮宋時道士沈師謙建○常清宮宋沂王功德院○南

禪資福院宋紹興初封開尼惠果從駕建累朝內宮施捨殿宇甚盛○顯忠寺宋內侍羅舜香火其後爲靈峰禪寺

靈峰寺故名鷲峰禪院晉開運間吳越王建延伏虎光禪師居之給田數千畝度僧數百宋治平間改賜今額俗傳爲唐時裴休墓院者非也寺內有聲微閣眠雲堂洗鉢池幽僻岑寂遊人罕至天陰月黑時聞悵魍悲嘯林間近有葬壙其傍者穴地丈餘得甕缶齒腐墨物若藥醬類者蓋兵燹之餘也前朝居民稠密湖山殆無隙地云

又北爲法華山秦亭山方井佛惠禪寺智勝庵東嶽廟
法華山去靈隱山後可里許北十里爲西溪秦亭則法華之分脉也俗訛爲鵓鴿山
方井在桃源嶺下徑六尺深一仞許井上有亭米元章書扁久廢正德十年里人王槐重建進士鄧縈
佛惠禪寺晉天福中建○智勝庵 皇明弘治間建○東嶽廟宋時建
青芝塢西南爲殿化山水竹塢神霄雷院
水竹塢宋爲步司前軍寨其傍有宋殿撰周杷墓杷處州人建炎三年知常州值苗劉之亂杷倡義勤

王以功除右文殿修撰卒葬於此其兄格建炎初爲浙西提刑死於陳通之亂贈龍圖閣學士勑葬於其山兄弟忠義名震一時云
神霄雷院宋咸淳間羽士陳崇真者自閩來卜居于此善雷法因勑建雷院以居之賜號冲素真人六月二十四日郡人雲集設醮捨貲至今不廢

西湖遊覽志第九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十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北山勝蹟

傍姑山之西南爲駝𡷦嶺過行春橋入九里松
駝𡷦嶺一名駝茺嶺有濟王墓濟王竑者寧宗長子也先是寧宗選教宗子得太祖十世孫昀以嗣沂王濟王與史彌遠有隙彌遠日媒孽於寧宗屬意於昀後寧宗崩彌遠比周楊后矯詔立昀爲帝是爲理宗濟王出居湖州太湖賊潘壬潘丙劫濟王謀立之濟王不從率州兵擊賊發聞彌遠矯詔殺

濟王人多冤之尋乃見崇詔復王官爵景定五年勑葬于此
行春橋宋時爲左軍教場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葬教場內嘗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軍厮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鴈門馬氏葬橫衝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其定數如此始知行春橋乃橫衝橋也又西有小行春橋乃九里松徑其南爲黃泥嶺可達南山又西爲唐家衖馬家衖

九里松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植松以達靈竺凡九里
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蒼翠夾道宋有一
字門吳說書九里松三字高宗欲易已書以觀歎
湖山命筆數十幅嘆曰無以易說所書也遂以金
飾舊額重揭之今亡余闕賦九里松送吳左丞詩
結駟向青郊松陰九里遙言從天竺寺直渡小春
橋偃蹇成芝蓋蕭蔘蔭蘭橈相逢何所贈期君保
後凋○少師夏公謹詩百盤雲磴入千峰飛蓋行
穿夾道松長晝風雷驚虎豹半空鱗甲舞蛟龍江
濤夜合秋聲壯湖雨春天黛色濃欲藉丹青圖直
幹恨無韋偃得相從

九里松傍舊有麯院西溪庫三藏塔明真宮資德廟
萬壽院紫芝道院靈曜觀崇壽院昇儀宮香林園
班衣園朱弁墓金廢○麯院宋時取金沙澗之水
造麯以釀官酒其地多荷花世稱麯院風荷是也
○西溪庫沽酒之所○三藏塔在臙脂嶺下土色
甚赤故名○明真宮宋嘉定中建寧宗書扁○資
德廟在唐家衙口有慕容貴妃墓○萬壽院在瑞
岡塢南山白雲宗建○紫芝道院道士陳崇真建
○靈曜觀在駝死嶺下○崇壽院張淑妃香火院

○斑衣園韓世忠別墅○朱弁墓弁徽州人紹興
初授官副王倫使虜見執附表云節上之旄盡落
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
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覽之流涕後歸卒葬於此
折而南為僊芝嶺會福寺葛翁井
僊芝嶺俗稱臙脂嶺下有瑞岡塢鷄子塢香棠澗綠
筠坂自北而南可達小麥嶺
會福寺宋咸淳間天台僧朋礪募貴戚鮑氏建凡
八年始成寺廠傑閣諸刹罕倫飯僧至三千人家
之巽爲記元時趙子昂書額國初猶盛今寥落將

滅矣寺內有芝雲臺鄧文原寄住持無公詩淨土
談玄屢叙扉平生我亦悟毘尼天台湖在毘陵記
庭草神交惠遠師度嶺白雲飛錫處散花清晝誦
經時西南峰下龍泓路曾記山房舊賦詩
葛翁井亦稚川遺蹟有無尾螺螄
寺西舊有圓覺天台教寺自唐開山為修證了義法
師塔院宋南渡後重建高宗書天申萬壽圓覺寺
額以賜時有僧守璋能詩所著有柳園集高宗嘗
書其晚春一絕云草深烟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
花猶落無風絮自飛復親書圓覺經及梨二詩賜

之詩云古寺春山青更妍長松修竹翠含烟汲泉
擬欲增茶興暫就僧房借榻眠久坐方知春晝長
靜中心地自清涼人人圓覺何曾覺但見塵勞盡
日狂寺有歸雲堂三昧正受閣理宗御書清涼覺
地元至正燬○宋吳寶謨詩梵室爇香隔竹聞壁
間舊賜炯奎文山深翠輦經行處僧臥從龍說片
雲○元鄧文原詩大圓覺境清涼地要閑毘盧貝
藏開飛錫不妨隨鶴下蟠桃曾見有龍來相逢定
性三生路盡了塵心萬劫灰憶我初年恭輯貺石
橋烟雨過天台

又西爲黑觀音堂

黑觀音堂在智慶寺之東俗傳弘治間太監張慶遊
山至此見青衣女子衝過匿入此庵索之不得見
座中黑漆觀音禮拜而去自此香火浸盛此矇瞶
之說也不知觀音男子女相者也豈真女子哉白
玉蟾觀音像贊云瀾絮多頭結桃花好面皮夫是
之謂誰東海比丘尼又云頂戴彌陀呈醜拙手持
楊柳巷壁埃縱饒入得三摩地當甚街頭破草鞋
夫以觀音爲比丘亦取其女像而云然爾

又西爲集慶山顯慈集慶教寺

集慶講寺宋理宗淳祐十一年貴妃閻氏建爲功德
院閻氏鄞縣人豔絕倫後宮爲之奪寵寺額皆
御書巧麗冠於諸刹經始之辰內司分市材木於
郡縣旁緣爲奸望青採斫鞭笞追逮雞犬不寧雖
勳臣舊輔之墓皆不得自保或作詩誚之曰合抱
長材臥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誰知廣廈千斤斧
斵盡人間孝子心其後恩數漸隆雖御前五山亦
所不逮一日忽於法堂鼓上得大字一聯云淨慈
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好面皮於是行下天府緝
捕其人終不得有三池九井月桂亭金波池金屋

猶存理宗御容一軸燕遊圖一軸仇仁近詩半生
三宿此招提眼底交遊更有誰顱煖護留金粟影
杜陵忍賦玉華詩旋烹紫筍猶含籜自摘青茶未
展旗聽徹洞簫清不寐月明正照古松枝

又西南過合澗橋爲飛來峰龍泓洞青林洞玉乳洞射
旭洞靈鷲塔

合澗橋在飛來峰路口北澗自靈隱而下南澗自天
竺而下合流于此號曰錢源唐時有靈隱天竺二寺
門裴居中所書白樂天詩一山分作兩山門兩寺
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遥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張光弼詩兩澗何年合一橋終日開桃花逐流水未覺是人間

飛來峯界乎靈隱天竺兩山之間蓋支龍之秀演者高不踰數十丈而怪石森立青蒼玉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劍植衡從偃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矯若龍蛇鬱鬱然丹葩翠蕤蒙羃聯絡冬夏常青烟雨雪月四景尤佳其下巖洞窈窕屈曲通明壁間布鐫佛像皆元浮屠楊璉真伽所爲也晉咸和元年西僧慧理登而嘆曰此乃中

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僊靈隱窟今復爾否因掛錫結庵名曰靈隱命其峯曰飛來支分而回拱者曰靈鷲曰稽留曰月桂曰蓮花盤礴照曜爭奇而競秀乳漉泠泠大旱不絶僧慧洪詩蒼行忽出門欲留聊執杖雲開飛來峯巋然眉睫上氣勢欲翔舞秀色無千嶂萬物皆我造何從有來往大千等毫末古今歸俯仰心知目所見皆即自幻妄如窺鏡中容豈他人像頗怪胡阿師乃作去來相此意果是非一笑聲輒放但復聽泠泉舉手弄清漲○陳剛中詩寒峯挿天出玲瓏萬蒼苔微風起林際怪石勢搖撼上有百尺松幽花綴紅穆野猿忽躍去摘下露千點回首冷泉亭天鏡光瀲瀲遊姬長眉青嬌童兩髦髮平生山水癖如人嗜昌歜對此一壺酒玉色翻醉臉路逢老衲袈裟袍金光閃茲山信自佳恨爲緇塵染置之且復醉天竺皷統統○林景熙詩何年移竺國秀色發稜層清極不知夏虛中欲悟僧樹幽嵐氣熏泉落乳花凝猶憶烹茶處開來詰葛藤○尹仲明詩湖山猶愛鷲來峯孫猿長嘯寒烟中丹霞赤壁藏梵宇布衲草履來仙翁松根結曲絡山骨水光雲

氣相宜淙流傳來自天竺國攘奪造化開鴻濛吾意此語特虛幻豈有重濁能凌空山川大地太始奠何假移掇迷西東詩人好奇故蹖襲眩惑千古欺盲聾是耶非耶姑勿論且坐挹此亭間風

龍泓洞一名通天洞俗傳其底可通浙東有採乳石者入之聞江濤浪浪然櫓聲聒耳壁間有蔣之奇篆書賈似道廖瑩中等題名宋咸通中有高士丁飛者字翰之居洞中讀書採藥力田自給年七十二矣操緪垂斤斵陟峻如飛嘗月夜登巖鼓琴流淙協奏天籟淒泠往往致鸞鶴之翔集

青林洞一名理公巖仮扉深杳寒粟侵肌暑遊最快
玉乳射旭二洞宛轉通明懸泉浙浙乳溜若凝昉然
有徑可陟山頂壁間題刻甚多皆蘚侵蝕漶漫不
可辯識奇石纍纍若鏤若刻信天巧所爲非人力
也
靈鷲塔一名理公塔在龍泓洞口蓋慧理遺蹟也
過回龍橋爲石門澗冷泉亭
回龍橋在龍泓洞之左
石門澗冷泉所經一名靈隱浦楊蟠詩云有靈何
所隱深浦老蕪葭漁父一舟泊却疑秋漢槎先時

澗甚深廣可以通舟宋紹興間有善堪輿之術者
言靈隱火山也得水可以禳灾乃建石閘以畜澗
水 皇明弘治十三年山水橫發閘崩而澗遊寺
亦頹廢云○澗傍舊有連巖棧伏虎棧皆爲楊髡
鑿爲佛像醜怪刺目無復天成之趣澗中有臥龍
石慈雲法師種松其上今松既不存而石亦埋沒
陵谷變遷亦可慨也白樂天石門澗詩石門無舊
徑披榛訪遺蹟時逢山水秋清暉如古昔嘗聞慧
遠輩題詩此巖壁雲覆莓苔封蒼然無處覓蕭疎
野生竹崩剝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遊歷獨

有秋澗聲潺湲空旦々 ○陸游觀冷泉放閘詩泉
聲飛出閘委迤綠陰門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山
草敧疑石墜水定見魚還誰得同龜鶴遊吟半日
閒○周紫芝詩呼猿洞口水濺濺忽見舟流下九
天乞得少陵三峽句爲君題作倒流泉○萬里西
興浦口潮浪花真似海門高誰將一夜山中雨換
作三江八月潮
冷泉亭唐刺史元藇建舊在水中今依澗而立冷泉
二字乃白樂天所書亭字乃蘇子瞻續書今亦亡
矣今扁將江右貴谿書白樂天記畧云東南山水

餘杭爲最就郡則靈隱寺爲最就寺則冷泉亭爲
最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
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
納粹暢人氣血夏之日風冷泉渟可以蠲煩析酲
起人幽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
平坐而翫之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可垂釣於
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穢心口之垢不
待盥滌見輒除去先是領郡者相里君作虛白亭
韓僕射臯作候僊亭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盧給
事元輔作見山亭有司郎中元藇最後作此亭五

史250 099

亭榭望如指之列佳境殫矣雖有敏心巧目復何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又留題天竺靈隱兩寺詩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為海棠開黃紙除書到青宮郎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杯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蘇子瞻送唐林夫詩靈隱寺前天竺後兩澗舂淙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相縈回我在錢唐百六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今君欲

就靈隱居葛衣草屨隨僧蔬肯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曹既明詩未登日觀軒窓冷翠嶂雲低草樹香山影倒沉波底月夜闌初對瀉寒光○張與詩小朵峰巒擁翠華倚雲樓閣是僧家憑闌盡日無人語濯足寒泉數落花○林丹山詩一泓清可浸詩脚冷暖年來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趙師秀冷泉夜坐詩云衆境碧沉沉前峰月正臨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清靜無人世虛空見佛心却尋來處宿風起古松林

靈隱山北高峰靈隱禪寺

靈隱山去城西十二里高九十二丈周一十二里亦曰靈苑曰僊居曰武林俗稱西山其山起歙出睦跨富春控餘杭蜿蜒數百里結局于錢塘如引兩臂南垂臙脂嶺北垂駝峴嶺其北峰之北起者曰高峰高峰之東曰屏風嶺又東曰駝峴嶺高峰之西者曰烏峰又西曰石筍又西曰楊梅石門又西曰西源六曰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南起而望之藹然者曰白猿左出白猿之前者曰香爐盆前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

雲水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臙脂嶺白猿之西曰獅子峰又西曰五峰又西曰白雲又西曰中印中印之前曰無碍又前曰善住金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稱雞籠者訛也稽留之西曰蓮花有巖曰玉女蓮花之東曰飛來上有石梁西跨下有巖洞曰龍泓口香林曰射旭曰理公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南澗自合澗橋迴流至白雲峰之下凡入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脊橋迴流至西源峰之下凡七逾橋其四石也其三木也南澗之源出自白雲峰而東注會

從支澗逾第八橋之西會吳家澗入新移澗出關
口曲流北經合澗橋北澗之源出自西源峰而東
注過騰雲塢偃楓樹塢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峰
趾匯于西塢漾渟于洗耳潭潴于渦渚東嶼亦曰
暖泉漱灩于冷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潛激于龍
脊橋東經合澗橋又東二里過行春橋出靈隱浦
入西湖謂之錢源泉之南出者七曰月桂曰伏犀
曰冉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月桂在天
竺寺之右伏犀在飛來峰之巔其餘皆出支塢泉
之北出者九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筍曰白
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曰彌陀曰騰雲惟冷
泉在澗壖其餘皆出支塢

北高峰石磴數百級曲折三十六灣上有華光廟以
奉五顯之神山半有馬明王廟春月祈蠶者咸往
焉浮屠七層唐天寶中建會昌中燬錢王修復之
宋咸淳七年復燬群山屏列湖水鏡淨雲光倒垂
萬象在下漁舟歌舫若鷗鳧出沒烟波遠而益微
僅覩其影西望羅刹江若匹練新濯遥接海邑茫
茫無際郡城正値江湖之間委蛇曲折左右映帶
屋宇鱗次草木雲蓊鬱鬱葱葱悉歸眉睫山頂舊

有望海閣今廢蘇子瞻詩言遊高峰塔蓐食治野
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霧霏巖谷瞑日出草
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水鄉相覩小舉足前路
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
鳥皆下翔入門空無有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人
老病時絶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空藜牀心知不復
來欲歸更彷徨贈別留匹布今歲天蚕霜○鄭林
詩捫蘿百折上巔奇世界凡儒到此分小朵岳蓮
來異域孤撐天柱入層雲江湖俯看盃中瀉鐘回
從地底聞僧問須彌在何處老僧留客且論文○
姚廣和詩高峰千仞王嶙峋石磴躋攀翠靄分
一路松聲長帶雨半空嵐氣總成雲上方樓閣參
差見下界笙歌遠近聞誰似當年蘇內翰登臨處
處有遺文

靈隱禪寺晉咸和元年僧慧理建山門扁曰絶勝覺
場相傳葛洪所書或云宋之問書寺有石塔四皆
吳越王建宋景德四年改景德靈隱禪寺元至大
元年僧慧照重修覺皇殿至正間燬　國朝重建
改靈隱寺宣德間僧曇讚建三門面壁軒良玠建
佛殿殿中有拜石長丈餘有花卉鱗甲之文工巧

如畫正統間玹理建直指堂堂扁故張卽之書也
舊有百尺彌勒閣蓮峰堂千佛殿延賓水閣望海
閣巢雲亭見山亭白雲庵松源庵及宋理宗御書
覺王寶殿妙莊嚴域金廖宋之問詩鷲嶺鬱岧嶢
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
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
更發水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待入
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張祜詩峰巒開一掌朱檻
幾環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五更樓下月十
里郭中烟後塔聳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沙涵水靜

澗石點苔鮮好是呼猿久西巖深響連○賈島詩
峰前峰後寺無秋絕頂高窗見沃洲人在定中聞
蟋蟀鶴於棲處掛獼猴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
生古石樓心欲懸帆身未遂謝公此地昔曾遊○
林逋同運使遊靈隱詩山堂氣相合是春生秋陰
松門韻虛籟錚若鳴瑤琴舉目群狀動傾耳百慮
沉按部既優游此時振衣襟泓澄冷泉色寫我清
曠心飄飄白猿聲答我雅正吟經臺復丹井捫蘿
嘗偏臨鶴蓋青霞映玉趾蒼苔侵溫顏照槁木貞
性訝幽禽所以仁惠政及物一何深灑翰嶙峋壁

迓駕旃檀林同瞻窣堵峰天半千萬壽○子瞻和
李杞留題靈隱寺方丈詩君不見錢唐湖錢王壯
觀今已無屋堆黃金斗量珠運盡不勞折簡呼四
方官遊散其舉宮闕留與閑人娛盛衰哀樂兩須
臾何用多憂心鬱紆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
飛來孤喬木百丈蒼髯鬚擾擾下笑柳與蒲高堂
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
絕勝絮被蓬海圖清風時來驚睡餘遂超羲皇傲
几蘧歸時棲鴉正畢逋孤烟落日不可摹○王鎮
威詩路入西山窈復深法筵應有聖僧臨兩峰塔

影天垂蓋千佛林光地布金牛笛儼逢圓澤語龍
宮還見閒儂吟空中更上藏雲洞水樂泠泠奏八
音○少師夏公謹和楊邃老詩捫蘿詰曲歷崔嵬
玉削芙蓉面面開白日老僧初出定中春有客到
山來林深祇樹雲霞遶地迥諸天日月廻世上宰
官元是佛洞門猿鶴莫驚猜○少師嚴中望自西
湖入靈竺詩蘇橋初進艇靈峰忽振衣三竺開丹
鷲諸天在翠微礀水浮花片松磴鎖烟霏屈折巖
扉到蒨條苔徑歸穠草還留酌聞香頓息機
山畔舊有隱居堂四眞堂夢謝亭紫微亭翠微亭望

靈亭瀑雷橋虛白亭觀風亭候僊亭見山亭靈鷲寺無垢院處士徐㚃墓鐵舌庵海峰庵無著禪師塔煖泉醴泉臥犀泉蕭公泉金廢○隱居堂後漢陸績建績字文該隱居茲山學易圖淮南王劉安及九師像以祀之又命九師堂○思眞堂晉許邁建○夢謝亭晉杜明禪師爲謝靈運建靈運會稽人其父學之憂不宜畜乃寄養於杜明杜明夜夢東南有賢人相訪翌日靈運至遂建夢謝亭一名客兒亭盧元輔詩云長松晉家樹絕頂客兒亭是也○紫薇亭唐紫薇舍人唐詢建○翠薇亭宋韓蘄王世忠建世忠既忤秦檜解樞柄奉朝請逍遙湖上因建此亭○虛白觀風候僊見山四亭見白樂天記中樂天醉題候僊亭詩蹇步垂朱綬華纓映白鬚何因駐衰老只且有歡娛酒興還應在詩情可便無登山與臨水猶未要人扶又云謝安山下空攜妓柳惲洲邊只賦詩爭及湖亭今日會嘲花詠水贈娥眉張商英見山亭詩簾捲疎烟醉眼開淨雲飛盡見崔嵬昔嗟霖雨遮藏久深謝晴風引致來丹桂有時明月滿舊山無路白猿哀禪僧指我眞空理心火茫然一夜灰○靈鷲寺在合澗

橋邊晉開運二年吳越王建宋嘉熙初改興聖寺有靈山海閣滴翠軒九品觀堂東坡祠堂元末燬今爲張氏墓○無垢院在寺後方丈○徐㚃墓㚃錢唐人隱居湖山以修眞終老宋徽宗聞其名賜號冲晦先生○無著禪師塔禪師名文喜唐肅宗時人瘞骨於此韓侂胄取爲葬地遂啓其塔有陶龕焉容色如生髮垂至肩指爪盤屈遶身舍利數百粒三日不壞竟荼毘之僧肇淮海有詩云一定空中五百年不須惆悵啓顏軌路邊多少麒麟塚過眼無人贈紙錢○煖泉一名渦渚臨安志云在東嶼臥犀泉醴泉俱在煖泉側蕭公泉在寺西

山半爲石筍峰茯苓泉韜光庵

石筍峰一名卓筆峰高數十丈圓峭特立峰舊有普圓院一名普嚴天福二年黃氏重修改名普圓內有超然臺金沙白沙二泉杭守祖無擇愛茲山之勝建庵于此左右金漆板扉皆趙閱道蘇子瞻秦少游黃魯直諸賢留題文與可畫竹數枝後黃夫人以超然臺爲葬地徙院稍西勝蹟泯矣

茯苓泉在靈隱寺後山古松婆娑泉極甘冽

韜光庵韜光禪師建師蜀人當唐太宗時辭師出遊

師囑之曰遇天可前逢巢卽止師遊靈隱山巢溝塢値白樂天守郡悟曰此吾師之命我也遂卓錫焉樂天聞之遂與爲友題其堂曰法安嘗以詩招之入城云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入家濾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韜光不赴報之詩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內有金蓮池烹茗井壁間有趙閱道蘇子瞻題名

靈隱寺之西爲巖將軍墓

巖將軍者名德太平當塗人從　高皇帝征伐有功累授中翼元帥府統軍元帥會張士誠據兩浙命德統兵征之連戰皆捷遂令守禦杭州洪武元年天台賊反德往討之中流矢卒上悼之贈驃騎上將軍追封天水郡公勑有司治葬于

又西爲栗山石人嶺玉女巖

栗山高六十二丈石人嶺一名馮公嶺形如人狀雙髻聳然下有洞府名玉女巖一名新婦石西北有琊珠塢東慕嶺飛泉二道吳大帝石杵存焉上刻黃武二年歲在戊午八月三日凡十二字

過嶺爲西溪

西溪居民數百家聚爲村市俗稱留下相傳宋高宗初至杭時以其地豐厚欲都之後得鳳凰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後人遂以爲名楊蟠詩爲愛西溪好長聞溪水穿山源春更落散入野田中○董嗣杲詩漁樵耕牧自成村就居編籬古意存出塢野雲多曲折過橋溪水半清渾一逢白壁書香社幾見朱闌障寒門地利最饒人事簡山家還有別乾坤

嶺下舊有時思薦福寺晉咸和中建于下天竺基宋紹興間遷于此爲孝宗吳太后葬所高宗書額太后手書金剛經置塔中有宜對亭通雲亭天池樓雙珠亭萬玉軒湖山至此幽邃極矣元至正末燬國初重建復燬墓前有二石馬琢刻如生舊傳夜輒馳驟鞦轡光瑩如玉至今苔蘚不侵

洞對舊有上下永福寺天聖寺今廢○永福寺在形勝山下一名資嚴山宋隆國黃夫人功德院宏規巧搆丹艧相輝瓦用碧色琉璃咸淳九年建至元時分爲上下兩院內有金沙池銀沙池福泉亭甬花亭石笋匯

西湖遊覽志第十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十一卷

錢唐 田汝成
會稽 商濬 重校

北山勝蹟

自合澗橋折而南度佛國山門爲下天竺講寺靈鷲峰月桂峰稽留峰蓮花峰三生石翻經臺香林洞葛塢苔井神尼舍利塔

佛國山門舊爲鍾離權書後改張即之書今所懸乃
皇明凉國公署額蓋僧家者流托權勢以爲重未必眞藍氏手筆也

下天竺寺坐靈鷲山麓亦晉僧慧理建隋開皇十五年有僧眞觀者錢唐人操行高潔掌有仙文與禪師道安頭陀石室檀越陳仲實拓而修之號南天竺寺五代時號五百羅漢院宋大中祥符初改靈山寺天禧四年復天竺寺天聖中僧遵式重修有薝蔔堂慶元三年改天竺靈隱寺三竺之勝周回數十里而巖壑尤美者廻聚茲區自飛來峰轉至寺後巖洞玲瓏瑩拔清朗如伏虬飛鳳層花叠萼皺縠叠浪妍態怪狀不可縷陳其材木皆自巖骨擢起蒼翠葱鬱不土而茂傳言茲山產玉故腴潤育物如此○張祐詩西南山最勝一界是諸天上路分巖竹分流入寺泉蹤雲冊井畔望月石橋邊洞壑江聲遠樓臺海氣連塔明春嶺雪鐘散暮松烟何處去猶恨更看峰頂遠、張仲舉遊寺詩石梁濺水濕蒼苔陰洞傍穿澗底回殿閣金銀從地湧山林圖畫自天開龍隨僧到分雲住猿認人呼下樹來遊興未闌斜日盡馬頭呼酒尚徘徊西湖之西天竺深天香滿風多桂林老猿引子下高樹流水與雲來遠岑上方已變劫灰黑古洞長帶秋嵐陰清暉娛人且歸去後夜月明重來尋○白廷

玉詩山轉龍泓一徑深嵐烟吹潤樸衣巾松蘿掩映似無路猿鳥往來如有人講石尚存天寶字御梅曾識建炎春城中遨日空西望自與長安隔兩塵

靈鷲峰即飛來峰之別名也靈隱天竺皆慧理道場而桂子天香之景兩寺共之樂天詩所謂兩寺元從一寺分一山分作兩山門者是也

月桂峰唐天聖中秋月甚朗降靈實於茲山狀若珠璣璀璨奪目有與人識之因曰此月中桂子也遂以名峰故宋之問詩云桂子月中落白樂天詩云

宿因月桂落皆謂是耳峰下舊有月桂亭慈永拾
桂子詩丹桂生瑤實千年會一時偶從天竺落秖
向月宮知出海光輪滿當軒玉樹鮮嬋娟合素影
凌亂下空墀泉客珠連泣秋荷露忽垂林間僧共
拾猶誦樂天詩○種桂子詩云姮娥有淚試墮下
白雲關爲惜仙家樹移栽佛國山蟾宮人可折鶯
嶺世稀攀他日歲寒裏松杉相倚間
稽留峰相傳堯時許由隱居玆山遂名許由峰而訛
爲稽留盧同父詩云問山何以名靈隱山曰當年
隱許由者是也或曰晉時許遠游非許由也然酈

道元水經言昔有道士入此不返因以稽留爲山
號則稽留之名自漢魏時已然又非許遠游遺蹟
矣許遠游名邁自餘杭垂當山移入靈隱茹芝之吟
詩有終焉之志嘗與王羲之書曰山陰歸安多金
堂玉室瑤芝之瑤草漢末得道之士在焉後不知所
往人謂羽化云
蓮花峰在山頂孤石可四十圍開瓣若千葉蓮花梅
詢詩云巨石如芙蕖天然匪雕飾盤涌峰頂邊嬋
娟秋江側涉川試誰採作礪當自惜坐與紫落何
正心未嘗易

三生石在寺後唐時有李源者京洛人父憕死安祿
山之難源悲憤不仕不娶居惠林寺者三十年與
僧圓澤友嘗相約遊蜀中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
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
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
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甕而汲圓澤
曰此吾託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
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
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公
臨視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當與公相

見于杭州天竺寺源悲悔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
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遂不果入
蜀反居惠林後十三年自洛適杭州赴其約所聞
葛洪川畔有牧童荻髻騎牛歌竹枝隔水呼源觀
之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
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問澤
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俗緣未盡慎勿相近願
勤修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
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烟棹上瞿塘遂拂袖入
烟霞而去

翻經臺相傳謝靈運爲見時翻經于此廬山記云謝靈運見遠公而異之以北本涅槃經翻爲南本三十二卷遂以名臺則臺當在廬山而茲山更見豈後人希謝氏之高踪而托名耶唐姚鉉詩康樂悟玄機寂寥此棲息經翻貝葉文臺近蓮花石

香林洞一名香桂林舊有香林亭其右爲日月巖董嗣杲詩日月巖頭古翠埋錦雲深隔洞門開蒼藤隨石無根活靈杞何年有種栽氣裊野烟疑麝過暖薰山雨悞蜂來空亭誰領幽芬坐雲鶴同行損綠苔○黄初庵詩月射巖扉曉霧開杖藜拄石破

蒼苔一雙蛱蝶隨人去知是香林洞裏來

葛塢葛井皆稚川遺踪也相傳吳赤烏二年葛稚川得道于此唐時有方士葛孝儒亦隱茲山故郭祥正詩云二葛既成仙猶存煉丹處是也梅詢詩仙翁道未泯棲神在巖石爾彼山下泉窮年煉丹液洞陰春始綠苔甃秋涵碧綯邈不可攀凭欄望鳧舄○圓法師詩仙去遺踪在冷冷翠嶽邊冷光涵碧甃瑶脉瀉寒泉月映氷壺淺秋澄古鑑圓羽人居止近閒汲灌芝田

神尼舍利塔在靈鷲峰頂隋仁壽二年遣僧爲神尼舍利於此造塔發土得石函因以所齋舍利石函納其中不差分寸人咸異之

寺畔傳有七寶普賢閣日觀庵西嶺草堂七葉堂九品觀堂金光明三昧堂夜講堂無量壽閣慈雲懺主榻楠檀觀音像瑞光塔重榮檜石面靈桃無根藤水臺盤曲水亭回車軒枕流亭登嘯亭適安亭清暉亭跳珠亭蓮花水水波石鬬雞巖朱墅龕巖○七寶普賢閣沙門善照以七寶塑普賢菩薩像吏部尚書虞策志其事○日觀庵僧遵式建范仲淹爲之記寺中至今相傳有文正公臥榻王隨寄

詩語傳要妙三乘法香供精嚴七祖堂日觀庵中絶塵念彌天高明智鉞見遵式傳習教規著淨土懺儀天聖中示寂有大星隕靈鷲峰塔名瑞光○西嶺草堂唐時道標法師立遵式詩昔人枕竊林築室行真道自後數百年山邊惟蔓草○七葉堂白樂天詩鬱鬱復鬱鬱此熱何時畢宜人七葉堂煩暑隨步失簷雨稍霏微颸風正蕭瑟清閒一覺睡可以消百疾○重榮檜在光明懺堂後隋朝所植高數丈大十圍後爲兵火所燎至大中祥符間復茂○石面靈桃在翻經臺之側生于石面結實

甚大而其宋政和間取植上苑○曲水亭一名流
杯亭亭心有水臺盤曲折可流觴傍有避弍所立
陸羽二寺記碑薛映詩臺盤疏石渠激流環四面
夏屋有餘清羽觴隨意轉賓告醉言歸主稱情未
倦雖非禊飲辰登謝蘭亭讌梅詢詩鶴髮山中人
疏泉鑿幽石如憑青玉案分派白雲液泠泠濺雕
俎琵琶穿吟席醉坐三伏中煩襟自消釋○回軒
亭在曲水亭傍○挑流亭內有無竭泉宋高宗嘗
臨觀賜扁○跳珠軒在客寮中有泉出石罅飛洒
如珠蘇子瞻詩道眼轉丹青常于寂處鳴早知雨
是水不作兩般聲○朱墅梁時鹽官隱士朱世卿
別墅

又南為楓木塢中天竺禪寺千歲巖

中天竺寺在稽留峰北隋開皇十七年僧寶掌建寶
掌以唐高宗顯慶二年住浦江化去自稱度世一
千七十二年故茲山中尚有千歲巖吳越王改崇
壽院政和四年改曰天寧萬壽永祚禪寺南渡初
有摩利支菩薩像淳熙間建華嚴閣元天曆間有
僧大訢得幸於文宗改天曆永祚禪寺其山門中
天竺三字乃 國朝魏國公署額白樂天詩雜芳

澗草合繁綠巖樹新山深景候晚四月有餘春竹
寺過微雨石徑無纖塵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人
地是佛國土人非俗交親城中山下別相從亦殷
勤○參寥子詩夕陽山氣霽荷惹路轉松陰復幾
重行過石橋人未見數聲先聽寺樓鐘稽留峰北
好林泉珍重囪棲得所便柏子烟中能宴坐想無
餘習可攀緣霜飈飄雪法條銀河初轉斗垂杓
清言共失三更夢錯恨芙蓉漏易消○王元章送
僧歸天竺詩天香閣上風如水千歲巖前雲似苔
明月不期穿樹出老夫曾此聽猿來相逢五載無
書寄卻憶三生有夢回鄉曲故人憑問信孤山梅
樹幾番開

寺時僧有天香閣桂子堂此中亭如意泉興福院多
福院大明寺永清寺東岡塔蘇和墓並廢○天香
閣黃溍詩上方樓閣鬱岧嶤百尺危欄架泬寥曾
是高人行道處天香雲外至今飄○興福院淳熙
初慧光禪師建○多福院吳越時建○大明寺法
華和尚建○東岡塔隋法師真觀建○蘇和墓和
錢唐人建閣收書蘇子瞻題曰錢唐書藏卒葬於
此

中天竺之對爲永清塢心庵
永清塢之背即爲龍井正德中陳氏建庵塢中名永
清庵
心庵正德間寶珠禪師建有白雲巖玉液泉
又西南過肅儀亭見心亭爲上天竺講寺乳竇峰獅子
峰雙桂峰白雲峰天香巖夢泉大悲泉如意池
肅儀亭宋嘉祐中僧元淨建元淨字無像於潛人受
戒於天竺慈雲師學行精進神宗嘉之錫號辯才
居上天竺十七年與蘇子瞻晁季趙閱道友善頃
之還於潛復歸天竺遷居龍井子瞻贈之詩云道

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
忽聞道人歸鳥悅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淨
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
爲恢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
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
食白楊梅趙閱道贊云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
師歸道場光輝大士大悲實師爲依師乎真乎真
金琉璃道宗賀者法嗣部師須彌有壞至道無爲
稽首慈相仰之讚之皆無妙幻豈勝言思亭久廢
皇明洪武二十八年僧一如重建一如者會稽

人奎講法華經少師姚廣孝嘗語人曰如公兩浙
一人也永樂間修大藏經詔一如總其事寵賚甚
渥卒葬天竺山少傅楊士奇爲之志
見心亭嘉靖十三年都指揮僉事李節建其西有梅
畊庵今廢
上
天竺寺晉天福間僧道翊結庵山中一日見瑞光
發於前澗就視之得奇木刻畫觀音大士像後漢
乾祐間有僧從勳自洛陽持古佛舍利來置頂中
妙相咸備並放白光士民崇信吳越王嘗夢白衣
人求葺其居寤而有感遂建天竺觀音看經院宋

咸平中浙西久旱郡守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
吹迎觀音而禱之雨霈足自是有禱輒應蘇子瞻
雨中遊觀音院詩云蠶欲老麥欲黃山前山後
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停筐白衣仙人在高堂蓋有
望于祈晴也南渡時捨施珍寶有日月珠鬼谷珠
猫睛等雖大內亦以爲罕見嘉祐中沈文通治郡
謂觀音以聲音宜佛力非禪那所居乃以教易禪
命僧辨才元淨主之鑿山築室幾至萬礎治平中
郡守蔡襄奏賜靈感觀音殿額元淨乃益鑿前山
闢地二十有五尋殿加重簷建炎四年兀朮入臨

安高宗遜于海尤宋謁天竺問知觀音本始乃舉
之輿中與大藏經併徙而北時有比丘智完者挈
其徒以從至燕舍於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玉河鄉
建寺以奉天竺之僧乃重以他木刻肖前像詭曰
藏之井中而出之至今稱觀音出現井其實非故
物也乾道三年建十六觀堂七年改院爲寺門扁
皆御書慶元三年改天台教寺元至元三年燬五
年僧慶思建建仍改天竺教寺元末燬　國初重
建　累朝代有宣賜金帛及寶旛之屬寺內有白
雲堂兩峰堂中印堂雲漢閣應眞閣延桂閣秋芳

閣伴雲閣清華軒植杖亭謝屐亭流虹橋金佛橋
琮老橋凝翠泉觀音泉雲液池池上有辨才手植
山茶花並廢唯白雲堂尚存○宋孝宗觀音像贊
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言有說爲世之宗明環無
二等觀以熙隨感即應妙不可思○理宗觀音像
贊神通至妙兮隱顯莫測功德無邊兮感應甚速
時和歲豐兮祐我生民兵寢刑措兮康此王國○
李太白與從姪良遊天竺寺詩挂席凌蓬丘觀濤
憩樟樓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遨遊天竺森在眼松
風颯驚秋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疊嶂隔遐響

當軒寫歸流詩成傲雲月佳趣滿吳州○蘇子瞻
秋日龍井訪辨才詩不辭清曉扣松扉却值支公
久不歸山鳥不鳴天欲雪捲簾唯見白雲飛
乳竇峰在天竺寺南下有空巖懸乳如脂甘和可啗
其西爲獅子峰雙桂峰又曰雙桂巖其北爲白雲
峰其東爲天香巖烏石峰稍南爲中印峰重岡疊
巘蒼翠掩映又西爲蛾眉山
夢泉宋崇寧元年浙西大旱寺中厨水不給主僧玉
法師夢泉發于西坡擊之果得遂名夢泉
大悲泉在講堂下流逕殿前經如意池池以青石爲

之方丈而鏤如意文曲折回遶可流觴焉
出寺折而東南爲幽淙嶺捫壁級沿沙塢再上爲天門
幽淙嶺俗稱木出嶺病其不雅易以今名深壑泠泠
嘰石齒齒涉此者必布棧步樓前後牽挽三步一
蹶五步一躋草樹四周仰天一線至捫壁嶺則左
迫峭嶂右臨深溪緣木扳蘿方可舉趾沿沙者流
沙也循而登崩上至天門則諸山下伏雙峰錐立
西湖鏡開遊覽至此譬諸洞開武庫珍寶橫陳無
復底蘊從此而東則爲龍井又南爲郎當嶺小青
嶺大青嶺升降相因西湖或隱或見又南則爲五

雲山矣

西湖遊覽志第十一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十二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濬 重校

吳山

吳山春秋時爲吳南界以別于越故曰吳山或曰以伍子胥故訛伍爲吳故郡志亦稱胥山在鎮海樓之右盡天目爲杭州諸山之宗翔舞而東結局于鳳凰山其支山左折遂爲吳山派分西北爲寶月爲峨眉爲竹園稍南爲石佛爲七寶爲金地爲瑞石爲寶蓮爲淸平總曰吳山奇崒危峰澄湖靚鏊

江介海門回環拱固扶輿淑麗之氣鍾焉是以邑居叢集華藍工巧殆十萬餘家聲甲寰宇恢然一大都會也其陟山之徑有門曰登高覽勝石磴斗折可數百級許元時平章苔剌罕脫歡所甃也立而環眺則官司廨署衞鎮崇嚴閭閻街衢紅塵霧起市聲隱振滿盡術喧道院僧廬晨鐘暮鼓青樓畫閣雜以笙歌升其巔則縹緲凌虛碧天四匝山川包界脈絡綴分或昂而爲首或穹而爲脊或掉而爲尾若亂若聯運掌可數楊仲弘同平章嘍嵈子山吳山晚眺詩山椒聳構四垂寬上相旌旗會

覽觀旁近江湖天廣大上連星斗界清寒龍宮永
鎖函書閟鳳嶺重嘮苑樹殘此際獨無雲救日正
宜翹首望長安〇薩天錫錢唐驛樓望吳山詩仙
居時復與僧鄰篤幀人家紫翠分後嶺樓臺前嶺
接上方鐘鼓下方閒市聲到海迷紅霧花氣派天
成綵雲一代繁華如昨日御街燈火月紛紛
忠清廟東嶽中興觀玉樞道院至德觀惠應廟承天靈

廳廟

忠清廟以祀吳行人伍員者員字子胥楚大夫奢之
子平王以讒殺奢子胥奔吳說吳王闔閭伐楚以

報父仇吳遂以伯入越棲越王勾踐于會稽越使
行成于胥諫不聽卒赦越員之吳伐齊越率其衆
而朝吳子胥諫曰是豢吳也不如早從事焉又不
賜之屬鏤以死浮尸江中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因
命曰胥山廟唐景福二年封廣惠侯宋大中祥符
間賜額曰忠清封英烈王紹興三十年改忠壯嘉
熙間海潮大溢彌望七八十里隤爲洪流京兆趙
與懽禱于神水患頓息乃奏建英衛閣于廟中元
末燬 國初重建正統十四年重修每歲以九月
二十日致祭唐盧元輔胥山銘序略云有吳行人
伍公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于五百年廟貌不
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謬也伍公絕楚出
疆在平爲未宦臣在奢爲既壯子坎壈伏節乞師
于吳五戰至郢先王有言撫則后虐則仇成湯用
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
大怨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
夫差既王宰嚭受賂太伯廟血將乾公朝焉實焉
入則諫焉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于水
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迄今一日再至海鷗群飛
陽侯夾從仲秋閱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百城聚觀

大耀威靈蕩潏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腈有鹹有
醒逆實乎下庭山海揚颿雜林扶桑交臂乎卯眉
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鐏漢豆六代筐篚可謂奉
天爵之馨香獲神人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
萬里永清人觀斗氣銘曰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爲
人爲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杖其寶劍
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子妻殲鉏直
士赫赫王閭貫聰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
大舉右廣皆朱毀墓非豬鞭昭乃烏後王嗣立執
書不泣顛越言潤宰嚭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

吾則切諫抉眼不入投于江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洗滌南北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瀆濟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王介甫廟記銘曰烈烈子胥發節窮逌遂爲策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欣發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顛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礿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后不誣○宋王偁詩朝驅下越坂夕飯當吳門停車訪古跡霜霰林烟昏青山海上來勢若遊龍奔星臨牛斗域氣與

東南吞九折排怒濤吐吸天地根落日見海色長風捲浮雲山椒戴遺祠興廢今猶存殘香吊木客倒樹哀清猿我來久沉抱重此英烈魂吁嗟屬鏤鋒置爾國士冤峨峨姑蘇臺棘榛曉露繁深居麋鹿遊此事誰能論因之毛髮豎落葉秋紛紛○高季迪詩地老天荒伯業空曾于青史見遺功鞭屍楚墓生前孝抉目吳門死後忠魂壓怒濤翻白浪劍埋冤血起腥風我來無限傷心事盡在越山烟雨中萬曆二年督撫萬安蕭公按浙重修前殿刑部員外沈友儒爲記

東嶽中興觀宋大觀中建理宗書東嶽之殿以賜道士陳壽文謝表云琳館肇新位定東方之震宸奎寵錫光昭南面之離道日普明宗風益振竊以泰山之主實爲方嶽之宗眷此神皐首從祀典當奎婁之躔次控青代之要衝鬱然膚寸之雲徧作崇朝之雨權既尊於管攝向當取于發生臣壽文浪跡江湖職司香火甫鳩工之有日忽渙號之自天書爍龍章增重湖山之勝墨香鳳翥於昭雲漢之光發二極之具瞻翕萬靈之拱護齊休宗社永鎮乾坤茲蓋恭遇陛下既聖多能清心寡慾仁恩海

博撫先王必世之時厚德施生致大道無爲之化兵鋒偃息民俗阜安瑞露凝芊景風吹暖際此清閒之宴游茲翰墨之林遂致微臣亦從所侍臣廳對灑掃仰瞻御畫之星垂曉夕焚修願祝皇圖之嶽固元季燬　皇明景泰間重建成化十年大火忠清海會諸廟宇悉燬觀亦延爇嘉靖十一年道士徐志源重建侍郎江曉爲之記觀側有聖母池闌以石欄今廢

王樞道院俗稱神霄雷院天順六年道士吳致中建

至德觀在宋渾儀臺側十一曜太歲堂也紹興間建

端平三年理宗書額曰至德之觀元至正燬渾儀無存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重建搆星宿閣塑三天帝真五星九曜周天星宿后土神殺之象今俗第稱星宿閣而諸像泯矣元末燬天順六年道士吳志中重建成化甲午大火諸廟皆焚而茲觀無恙每歲迎春奉勾芒之神于此

觀側宋有太史局置神御殿以奉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太宗高宗寧宗理宗之神測驗渾儀所臺上有渾儀下有土圭

惠應廟俗呼皮場廟相傳有神張森相州湯陰人縣

故有皮場鎮萃河北皮鞹蒸潰產蝎螫人輒死神時為場庫吏素謹事神農氏禱神殺蝎鎮民德之遂立祠凡疹疾瘡瘍有禱輒應漢建武間守臣以聞遂崇奉之傍邑皆立廟宋時建廟于汴京顯仁坊建炎南渡有商立者攜神像至杭州舍于吳山看江亭因以為廟額曰惠應咸淳德祐累封王爵兩廡繪二十四儀醫相傳佐神農氏採藥者也當宋時頗著靈異有處州葉生奉神甚虔下第不能歸謁同舍曰明當禱皮場乞錢三萬衆皆哂之及還曰神許我矣明日薄暮有近郡太守以三萬招館客衆以失意不欲往葉亟往自獻得錢符所數瀕行須一力荷擔又往禱之喜曰神許我矣既裝束杳然無人乃令齋僕齎行同舍曰此僕可抵江下奈渡江何葉生曰吾所恃惟神他非所慮也長揖徑出至午齋僕回舍云葉上舍登舟時一鄉夫自江西來云與隣居欣然隨去矣衆皆異之數日同舍生自越州回乃與葉生同舟者云是日中流風作檣仆舟中人驚怖欲死而葉生熟睡鼾鼾也俄而風生檣起舟人言危時見金甲巨人仗劒坐蓬上葉生竦然曰此吾所奉皮場大王也啓笥出繪圖舟人驚服

承天靈應廟舊為天地水府三官堂故俗稱三官廟宋龍德三年建名玉虛觀紹興四年改中天觀孝燬端平三年重建改賜今額有天開圖畫閣清暉亭元末燬洪武二十三年道士嚴一清重建弘治七年道士沈玄理章德芳相繼修之元吳訥登吳山留題承天觀詩滿目盡樓臺路從山頂來潮生沙岸沒雲破海門開官舍籠鵝去道人騎鶴回題詩向何處石壁掃蒼苔○東軒詩孤客憑危正惆悵江南春盡落花天海門黒途千艘雨城郭青炊

萬竈烟燒藥金爐猶伏火射湖鐵箭久離弦伍員
白馬今何在幾處荒臺野鹿眠○宿承天觀用楊
廉夫韻詩承天觀裏開圖畫吳越山河一覽中半
夜月明湖水白五更日出海門紅絳船春晚笙歌
歇紛堞風高鼓角雄十二闌干都倚遍歸心飛過
大江東○劉伯温承天觀詩吳山頂上承天觀玉
牒金符鎮地靈百尺樓臺依斗極九霄風露出窓
櫺江聲洶湧蛟龍鬬雲氣虛無翡翠屏見說蓬萊
恰相對儼凡只在隔滄溟○張伯雨清暉亭詩爲
尾連雲人世罕一雞啼日海波紅欲窺倒影青冥

外故着危亭紫翠中

石佛山海會寺

石佛西聯寶山南面瑞石舊有大乘石佛寺宋嘉熙
間僧鑿石爲三佛元至正間河西僧孕羅只朶綠
莊嚴建寺居之改名智果院

海會寺吳越王建舊名石佛智果院宋大中祥符間
改名積善海會寺嘉泰間燬至正間重建平章嶁
嶁子山書大海會寺額御史大夫慶童序觀音寶
殿額成化十年火踰年僧浩中重建其下有康張
廟以奉威濟善利孚應昭烈康元帥東平忠靖洪
濟景祐張元帥

寶山百法寺報功祠寶奎寺玄妙觀施公祠忠節祠真
聖觀普光庵

寶山東接石佛山蘇子瞻同秦仲二子遊寶山詩平
明巳報百吏散半日來陪二子閒立鶴低昂烟雨
裏行人出沒樹林間○寶山新徑詩藤梢棘刺元
無路竹杖椶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笑語水分流
處見江湖回觀佛國青螺髻遍踏僊人碧玉壺野
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暝禽呼

百法寺在石龜巷宋建炎初僧實寧建有大佛半身

依山鑿石爲之淳熙十四年賜額廣潤元時改額
百法趙子昂書元末燬　皇明天順元年僧道冲
重建

寶奎寺在寶山頂宋丞相喬行簡故第奇石峭拔東
望海門如在咫尺紹定間理宗幸其第書見滄二
字賜之勒之崖石遂舍宅爲寺以寶奎名賜額詔從
之元季燬　皇明弘治間重建尚書洪鍾爲之記
郡人茅瓚讀書寺中嘉靖十七年狀元及第因號
見滄而作亭覆石上

玄妙觀在石龜巷唐末爲紫極宮梁開平二年改真

聖觀宋天禧中郡守王欽若奏徙天慶觀額于此
理宗書天慶之觀以賜內有真宗賜王欽若詩高
宗書道德經石刻元時改玄妙觀尋燬洪武間有
陳四者佃其西之半陳無子捨道士俞復中重拓
之觀始復舊後有石洞幽雅陰寒夏遊最快先是
觀中有蕉花一株以盛衰卜休咎方玄妙改額時
蕉花盛開有趙道士居之一日羽客來訪趙適他
出客題詩蕉葉云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隣小圃碧
蓮開天風香霧蒼華冷名籍因由問汝來又曰白
雪紅鉛立聖胎美金花要十分開好同子往瀛洲

看雲在青霄鶴未來識者以為呂洞賓也自是士
夫題詠甚多今摘其著張羽詩遠別仙人黃石翁
一龕烟火領祠宮青衣洞冷能降雨白馬山寒古
木風金鼎空歌聲渺渺蒲團宴坐月溶溶不知嚴
客重來否空落蕉花石沼中○吳全節詩稿皮青
壁走龍蛇池上芭蕉又見花北闕恩承新雨露西
湖光動舊烟霞春風日長玄都樹秋水星同碧漢
槎修月功成三萬戶藥珠宮裏誦南華○吳伯尚
詩吳山宮闕碧龍從歸去還棲第幾峰斗上衣如
華表鶴手中節是葛陂龍題詩肯見仙人過採藥

佳應海客逢間有著書藏石室何年為啓白雲封
○歐陽玄詩羽衣榮捧紫芝泥除道松關驛馬嘶
水國叢符驅海蜃雲房解榻聽天雞月中桂子吹
香送池上蕉花與屋齊珍重穀城黃石老輕身許
我躡丹梯○葉明誠詩黃石山人白玉冠手持千
歲青琅玕吐吞日月修內景呼吸風雨來雲壇蕉
池春漲烟霧濕松几仙筆蛟龍蟠天香滿袖騎鶴
去雞犬夜夜聞雲端○揭傒斯詩誰道錢唐非昔
日神宮仙館參差出天慶已開玄妙門桃花猶綠
千年實仙人巖客題詩處道士著經曾姓褚舊入

雖有馬先生年幾一百猶童孺承昌門外浙江潮
趁潮暮暮復朝朝仙人一去不可招蓬萊頗往那
能橋鍊師歸領祠宮事淨洗塵心養真氣滿城煙
爐猶哭聲空有吳山千丈翠

施公廟在石瓶巷口其神曰施全宋殿司小校也紹
興二十年二月全憤秦檜奸邪誤國俟其入朝懷
刃刺之不克被執檜罵曰汝病心耶全曰丞相病
心耳通虜欺君戕剝忠義非病心何以有此檜大
怒命磔于市郡人且哀且憤訴曰此不了事漢也
相與立祠祀之歷元季燬　國朝天順間重建

忠節祠　皇明嘉靖十六年御史周汝員等建以祀吳行人伍公員唐僕射褚公遂良宋少保岳公飛明太傅于公謙者事見各祠墓紀中先是弘治十年御史姚壽建忠節坊爲亭貯碑以記其事歲久亭圯至是建祠丙御史傅鳳翔定以每歲八月十五日致祭

眞聖觀後唐乾符間建吳越王改兩浙老君廟元季燬　皇明正統九年重建

曾光庵在忠節祠北元元統間丞相莫華捨地僧法藏建有玉壺池吳波泉

七寶山通玄觀七寶庵定水寺開寶仁王寺

七寶山在宋天慶觀後今白馬廟巷之西舊有寶嚴院廣嚴院櫻桃園並廢○寶嚴院唐清泰二年錢氏建名瑞隆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有垂雲亭借竹軒秦少游曾宿軒中夢天女以維摩像求贊淳祐間建佛閣理宗書無量福海四字扁之蘇子瞻佐郡時有雲闍黎者寓院中閉戶十五年謝絕人事日禮觀音經忽一日留偈端逝偈云誦經一字禮一拜頭白眸眵坐塵界天雞臨夢啼一聲明月一輪觀自在子瞻弔之詩云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來復扣戶空房但颼飂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却疑此室中常有斯人否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廣嚴院吳越王淸泰元年建本名瑞慶宋治平二年改額其前有雙竹其奇透枯樹腹中自其頂出森然並竦司馬文正公賦詩云雙幹格枯腹青青凡幾霜龍騰雙角直鯨噴兩鬚長既欲尋支遁安能問辟疆慶來非別意未與此君忘南渡後分院基之半爲御廚營景定初重建○櫻桃園宋時採含桃以薦

太廟者

通玄觀紹興二十九年內侍劉敖入道修眞結庵于此高宗御書通玄二字榜之賜名能眞內有壽域樓萬玉軒望鶴亭謁斗壇白鶴泉鹿泉　皇明嘉靖間法師徐道彰重修其徒鄒存方修志存方禱雨祈晴往往靈驗觀中修竹陰庭赤日無暑虞伯生詩仙壇遙接上眞宮楚越闌干一望中南北高峰雲杳靄東西天目雨溟濛金輪旋動仙音作樓閣縈廻復道通雲鶴仙人無定跡飇輪時轉望三峰（）張翥詩羽蓋翩翩下九重江鄉秋晚滯仙蹤

信傳眞府憑青鳥翎舞瑶臺走碧龍頃刻風雲興
五嶽須臾雨澤慰三農愍懃欲問參同契雙鳬遙
飛未易從

七寶庵元延祐間道士玄谷建至正間只一默重修

定水寺宋乾道八年建于萬松嶺嘉定八年移清波
門外元至元十三年築城徙七寶山

開寶仁王寺宋汴京開寶寺有仁王院高宗南渡僧
慧照隨駕卓錫于此遂建寺如汴京紹興二年賜
額景定五年燬 皇明景泰間重建尚書孫原貞
記薩天錫登橫山閣詩千尺青蓮座烟霞擁地靈

山川幾兩屐日月兩浮萍烏度天垂海龍歸水在
瓶深堂說法處應有石頭聽

三茅寧壽觀雲居聖水寺

三茅寧壽觀在七寶山東北本三茅堂相傳三茅君
長盈次固季衷秦初咸陽人得道成僊自漢以來
崇祀之宋紹興二十年因東京舊名賜額曰寧壽
觀并畀古器其一漢鼎高尺有九寸廣尺兩耳旁
出曲上三尺牛首識云有漢建元三年八月作牛
鼎祀太室銘曰惟甲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宋器
審厥象作牛鼎格于位室從用饗億寧神休惟帝

時保萬世其永賴其一唐鐘識云丙辰九月二十
四日常州澄清觀女冠王玉倪作河東薛洮爲之
銘曰上德頎而鑄洪鐘僊聖依而入天從霜朝聞
兮窮宛月夜聽而春容蓮花生而腰淨頂銜絙于
盤龍響上徹于天外聲下徹于九重歷長空于鬼
獄魔屏跡而潛蹤其後忽失所在紹興間有鐘震
于太湖濱湖緜黃競舁迎之獨澄清觀舁至凌波
而上一引出之視之乃本觀唐時物也守臣以獻
賜之觀之聲徹雲表孝宗朝出金帛度牒易之置
禁中洪武七年三月錢唐知縣朱復以歷錫賚之

其一褚遂良小楷陰符經景定庚申理宗以賈似
道有江漢功賜金帛百鎰賈不受詔就觀取陰符
經刻之觀燬于元至元辛巳洪武初重建成化十
年建昊天寶閣棟宇翬飛金碧勝煥環盼江湖渺
歸睇廢王元章詩層巒開逕隱空青勃窣架蹋眼
力生雄磴瞰風響宿雨石林笑竹動秋聲城隍下
瞰紅塵海樓閣高標白玉京夜靜何人吹鳳管碧
桃千樹月中明 薩天錫詩揚子江頭春水漲三
茅觀裏翠碧紛開道人不問天南北夜半月高騎鶴
來

雲居聖水本二寺也雲居庵者宋元祐間僧了元建聖水寺者元元貞間僧明本建明本立約其徒不置恒産惟賚化緣爲僧家風味至大間沙門措月拓基廣之掘地四尋得晉井甓甃堅好中有佛首三枚諸相具足遂塗金事之名曰三佛泉巴西鄧文原爲之銘曰我觀大地積水所聚孰疏鑿是太虛無外掘地及泉視之縈帶如履冥塗破諸障礙其源淵谷其瀉湍瀨不止不流以與井會瑞相見前示我三昧彼壞者石實相不壞是實相故遍恒沙界以一勺其除世渴愛是相是水無在不在我

作銘詩以警盲聵洪武二十四年併聖水于雲居賜額曰雲居聖水禪寺內有聽松軒了元號佛印善詼諧以禪爲戲明本號中峰又號幻住博涉經史洞徹法源爲文操筆立就祝髮時有故宋宮人楊妙錫者以香盒貯髮舍利叢生遂建塔寺中久廢成化間僧文紳修復有小像一幅神氣如生相傳爲中峰自寫上有贊云幻人無此相此相非幻人若喚作中峰鏡面添埃塵○張仲舉秋日遊聖水寺詩高處見滄溟西風吹酒醒潮來一片白山擁萬重青草木如浮動烟塵忽杳冥登臨不可極

吟思滿秋汀○夏原吉詩誰闢雲居境峨峨瞰古城西湖晴送碧上竺曉分清經鎖千函妙鍾鳴萬戶聲此中眞可樂何必訪蓬瀛

金地山城隍廟梓潼帝君廟火德星君廟

金地山舊有妙果尼寺今廢

城隍廟宋已前在　皇山舊名永固紹興九年徙建於此宋初封其神爲保順通惠侯咸淳間加輔正康濟廣德顯聖王元時繪神之夫人子孫像于後寢洪武元年詔天下各府州縣城隍之神止稱本號前代封稱咸革并去其像茲廟正神已易木主

寢殿繪像猶存宣德間御史吳訥奉詔毀之

梓潼帝君廟俗稱文昌祠神初祀于蜀唐玄宗幸蜀封神左丞相宋元祐二年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嘉熙間蜀破民多徙錢唐而蜀人牟子才等遂請立廟于吳山其傍立二童俗稱天聾地啞者是也方神在蜀府吳曦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但已其弟晛力慫慂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耶曦家素事梓潼且璘玠以來有禱輒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赭玉謁焉因告

以逵且祈卜年之修永神不荅第曰蜀士已悉付
安丙矣又曰安丙才足辦此既寤大喜蓋丙判隆
慶府曦僞授丞相長史託以腹心丙陽順而陰圖
之結楊巨源李好義等勒兵誅曦其他冥貺不可
縷數元末燬　國初重建徐一夔作疏云文昌祠
在蜀之潼川實司科舉之事宋南渡後有祠在吳
山之巔蓋蜀士赴舉者所剏也自經兵燹頹圮弗
治聖朝更化首詔科舉取士乃者賓興而浙司得
人爲盛此皆神明陰祐斯文所致而揭虔妥靈之
地弗致崇嚴庸非斯文之恥乎用持短疏徧告同

志之士共修葺之伏以英靈發現肇迹在東川
神氣流通降祥乃及西浙屬文運方興之日應國
家急財之需相我士於棘闈悉登名於桂籍嵯峨
遺廟尚在江而右湖寂寞神棲乃傍穿而上漏既
蒙陰隲之賜敢忘昭報之忱爰務重修有孚同志
白螺數至定驚棟宇翬飛黃榜多賢共賀人材輩
出尚賚靈貺助我皇家

火德星君廟大火爲宋分野宋以火德王故南渡後
建廟于此以奉熒惑之神洪武中布政使王鈍永
樂中叅政易泉相繼重建今郡人禳火者皆就廟
中蓋遺俗也

瑞石山槖駝峯雪風洞瑞石泉紫陽庵

瑞石山秀石玲瓏巖竇窈窱寒泉涓瀝滙爲澄泓著
往往而有淸幽徹骨空翠撲肌湖山奧區罕與倫
比槖駝峯峭削凌空雪風洞谽閜曲徑修篁所涉
栩栩然覺有仙風焉薩天錫詩云天風吹我登鼇
峯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霞日射紫瑪瑙白露夜滴
靑芙蓉飄飄雲氣穿石屋石上凉風吹紫竹掛冠
何日賦歸來煑石爇燈洞中宿

紫陽庵宋嘉定間邑人胡傑居此建集慶堂元至元

間道士徐洞陽得之改爲紫陽庵其徒丁野鶴棄
俗全眞一日召其妻王守素入山付偈云嬾散六
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
而逝守素遂奉其屍而漆之端坐如生亦東髮爲
女冠不下山者二十年薩天錫贈之詩云不見遼
東丁令威傳遊城郭昔人非鏡中人去靑鸞老華
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綵雲
飛洞門花落無人到獨坐蒼苔補道衣其庵久廢
皇明正統甲子道士范應虛重建作玉虛望江
二樓尋大年爲之記

瑞石山之左宋有太廟紹興四年建正殿七楹爲祏室十有四以奉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其後益以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凡十二主欽宗則鈌而不祀設七祀位于殿下横街之北以祀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設配享功臣位于横街之南太祖則趙普曹彬太宗則薛居正石熙載潘美真宗則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則王曾呂夷簡曹瑋英宗則韓琦曾公亮神宗則富弼哲宗則司馬光徽宗則韓忠彥高宗則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孝宗則陳康伯史浩光宗則葛邲寧宗

則趙汝愚

寶蓮山青衣洞青衣泉重陽庵寶成寺

寶蓮山與七寶山相連舊有寶蓮寺宋嘉定間楊節使廢而爲園徙寺于豐豫門外

青衣洞相傳昔有人至洞口見青衣童子姣好如玉訊之不應逐之不見但聞洞中風雨之聲股弁而出遂名青衣洞洪武中常德丁啓東至杭州夢羽人携一童子詣啓東云以此子爲君之子問所從來則云青衣洞甚且往青衣洞訪之見有童子塑像儼然昨所夢也踰年生子曰潤山啓東爲之建亭覆泉上宣德中潤山以賢良舉爲閩縣主簿道杭州爲之建殿宇

青衣泉漸漸出石罅清瑩毛髮崖壁鐫有唐開成五年南嶽道士邢令聞錢唐縣令錢華道士諸葛鑑八分書題名傍鐫佛像及大字心經山頂巨石隆下有石承之若飣餖然前有石門上横石梁壁間皆細字水波文不知何年浄水至此宋慶元間韓侂胄賜第寶蓮山下建閱古堂砌瑪瑙石爲池引泉注之名閱古泉陸務觀記云韓府之西繚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黿徑如驚蛇大石

磊磊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翔而下或翩如將奮或森如欲搏名葩碩果更出互見壽藤怪蔓羅絡蒙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夏而籜解至者應接不暇左顧右盼則呀然而江横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者其尤勝絕之地曰閱古泉在溜玉亭之西繚以翠麓覆以美蔭又以其東向故浴江之日既望之月泉輙先得之袤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飴蜜其寒冰雪泓止明清可鑒鬚髮而游塵墜葉常若有神物呵護屏除者朝暮雨暘無時不鏡如也泉上有

亭又中置瓢可飲可濯尤於烹茗釀酒爲宜他名泉皆莫逮公常與客徜徉泉上酌以飲客時游年最老獨盡一瓢公顧而喜曰君爲我記此亭使後知吾輩之游亦一勝也游按泉之石壁有唐開元五年道士諸葛鑑八分書題名蓋此泉湮伏弗耀者幾四百年公乃復發之而閟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遇矣游于告老之後視道士爲有愧其視泉尤有愧也幸旦暮得復歸山幅巾短褐從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賦之

寶成寺晉天福中建名釋迦院宋大中祥符間改額

寶成寺有石觀音羅漢像壁間有蘇子瞻寶成院賞牡丹詩春風小院却來時壁間惟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君說與春風知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去年人老矣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詩鐫石壁筆法甚遒其旁有歲寒松竹四字乃成化間吳東升題者

清平山開元寺

清平山在仁孝坊舊有烟霞閣四壁畫古賢像多名人題詠今廢巷內有郭兒井

開元寺唐玄宗時建宋建炎間徙建于西湖元季兵燹復徙故址　皇明正統五年禮部尚書胡濙記

劉士亨贈寧和尚詩清平山下古叢林主席知師道行深菩薩每分香積飯伽藍常護給孤金誦餘千偈燈生暈坐斷諸緣樹轉陰愧我未能修淨業塵勞空役利名心

寶月山蛾眉山淺山竹園山

寶月山在布政司對舊有寶月寺上有黑龍潭深窈如井

蛾眉山在寶月山西有八眼井

淺山有漾沙坑紫坊嶺宋有七官宅楊后宅大佛寺後改爲種料院

竹園山在今府治之西南吳山一脉獨趨西北隱隱隆起宋安撫趙與𥲅建閣其上平鑑西湖扁曰竹山閣

西湖遊覽志第十一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十三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南山分脉城内勝蹟

城闉

鳳山門候潮門永昌門清泰門慶春門艮山門湧金門

鳳山門在城南與北關門對俗稱正陽門又東南二里許宋有嘉會門南近鳳皇山為禁垣北關有和寧門入和寧門逶大内直南有麗正門杭州城垣創于隋楊素者周廣三十六里有奇廣于錢鏐者

七十里元時禁天下修城以示一統而内外城隍日為居民所平至正十六年張士誠據姑蘇據浙西五郡十九年發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夫復築焉晝夜併工三月而完城周六千四百丈有奇高三丈厚視高加一丈而殺其上得厚四之三焉舊城包山距河故南北長時則自艮山門至清泰門以東視舊則拓開三里而絡市河于内自候潮門以西則縮入二里而截鳳山于外禮部尚書貝師泰為之記　明興遣曹國公李文忠將兵取杭州守將潘元明納欵城隍皆如元舊　宋時和寧門内有學士院院内有玉堂摛文堂王仲衡詩云玉堂晝永暑風微簌簌飛花落小池徙倚幽欄憑問訊夏鶯飛出萬年枝

候潮門在城東而近南宋時有便門保安門今廢

永昌門在城東宋名新門俗稱草橋門

清泰門在城東宋名崇新門俗稱薦橋門又稱螺螄門

慶春門在城東宋名東青門俗稱菜市門門之左宋有皇城司營武安泉水甚佳

艮山門在城東而近北俗稱壩子門艮山者南山之

盡脉也高不踰尋丈今已陵夷莫可指索沿城五六里漫為平原土沃畴腴禾秫芃茂蓋餘氣之散衍耳

湧金門吳越王建門内有湧金池金華令曹杲所鑿也

衢巷河橋

入鳳山門而北至鎮海樓其街之東為雲錦橋義和坊義井巷集義巷通江橋懷信坊西為仁孝坊壽域坊天慶坊保民坊長慶坊

雲錦橋宋稱六部橋東通候潮門大河之水自龍山

湖入鳳山水門從南而北首過此橋次安和橋黑
橋州橋通江橋會茆山河次望仙橋新宮橋會小
河次三聖橋佑聖橋榮府橋柴垛橋積善橋清泰
橋豐樂橋油局橋惠濟橋仙林橋登雲橋梅家橋
折而西次通濟橋葛家橋天水院橋出武林水門
注馬橋抵德勝壩官商馳騖舳艫相銜晝夜不絕
）六部橋之對宋有六部部各有尚書侍郎郎中
員外郎凡二十四司吏部掌文武官吏選試擬注
資任遷敘蔭補考課之政封爵策勳賞罰殿最之
法其屬四曰尚左尚右侍左侍右曰司封曰司勳

曰考功戶部掌人戶土地錢穀之政貢賦征役之
事其屬四曰左曹右曹曰度支曰倉部曰金部禮
部掌禮樂祭祀朝會宴饗學校貢舉之政其屬四
曰儀部曰祠部曰主客曰膳部兵部掌儀仗鹵簿
武舉民兵廂軍士軍番軍四夷官封承襲之政輿
馬器械之數土地城隍堡寨烽燧之圖籍其屬四
曰兵部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刑部掌刑法獄訟
奏讞赦宥敘復之政敕律章程之式其屬四曰刑
部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門工部掌城郭宮室舟車
器械符印錢幣山澤苑囿河渠之政營繕飭化之

法其屬四曰工部曰屯田曰虞部曰水部其六部
監門糾部官卯未之出入病疾之暫告與留制之
可否署在大門之內）又北爲尚書省中書省門
下省樞密院宋初門下省設官十有一侍中侍郎
左散騎常侍各一人給事中四人左諫議大夫起
居郎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中書省設官十有一
中書令侍郎右散騎常侍各一人舍人四人右諫
議大夫起居四人右司諫右正言各一人尚書省
設官九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員
外郎各一人其屬六部蓋三省長官加平章政事

者皆宰相職也初時別置中書于禁中與樞密使
對政謂之兩府事關中書者中書宣奉門下省審
覆付尚書省施行事關樞密者樞密宣奉門下省
審覆付帥府施行尚書門下雖尊官不得參褒審
勿故中書之權特重熙寧改制以侍中中書令尚
書令官高不除而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
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建炎初
以左右僕射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郎改參
知政事而三省合爲一體乾道間改左右僕射爲
左右丞相至是三省之名雖存而官非初制矣樞

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招募閱試遷補屯戍賞罰之事設官十樞密使知院事同知院事樞密副使僉書院事同僉書院事都承旨副都承旨檢詳編修而樞密使類以宰相兼之自僉書已上皆謂執政中爲都堂爲兩府會議之所刻周官一篇於正坐之屏堂中刻累朝詔敕文劄各有䟦語自諫議大夫而下别爲諫院省院監門封椿安邊所俱在大門之內

義和坊東通安和橋東有勝安倉即聖安寺故址寺元貞二年建至正間燬爲軍器庫今爲倉基

義井巷東通黑橋

集義巷東通州橋宋時與玉牒所貫怨坊對東有預備倉

通江橋本名慶元橋其東宋有都茶場雜買務榷貨務雄武雄北爲太醫局又東爲保安門今塞橋之南爲過軍橋北爲鄉義巷東爲三皇倉舊爲三皇廟

懷信坊俗稱粽欄巷與長慶坊對近朝天門而東至望仙橋者其北宋有裕民坊

仁孝坊俗稱清平巷西通清平山開元宮者其對宋

昇平坊

壽域坊在白馬廟南西通七寶山山側宋韓侂胄第第近太廟鑿山爲園僭擬宮禁引青衣泉注于閱古堂秀石環繞絶類香林冷泉之景有桃坡十二級夜宴則殿巖用紅燈數百出于桃坡之後以燭之其巖洞最勝者曰雲岫危峰隱石淺灣深沼穹窕渟泓自比于洞天福地云

天慶坊宋稱太廟巷俗稱蘭子坊巷宋有大宗正司以叙族姓昭穆治其家政其南有玉牒所宗正寺元時有榷茶提舉司

保民坊即城隍廟街西通金地山宋有司農寺太府寺將作監軍器監諸司諸軍審計司○司農寺隸戶部以幾察廩庾之出納少卿張維記云漢置九卿大司農其一也今倣周制爲六部以戶部掌國計而司農猶爲列卿贅矣況倉儲出納自昔太倉令主之蓋大司農之屬猶今之倉部也以列卿而行太倉令日惜倉部要束是聽位雖尊勢出倉部下至于軍餉糴給罷于奔命世謂走卿辱矣○太府寺掌軍國之經費與縣官之私養奉帨帑定權量治贓罰若之則刑班內外之廩稍覈其名數而鈞

磨之頒財用于受藏之府周知入出斥幣餘互市之積以便貿易北物貨價俾從其抵儲藥物以除札瘥叙財幣以待上之賜好制券以通商賈○將作監掌營繕之事行都工作多以京尹幾漕分任之故監官多闕員凡臺省之久次與郡邑之有聲者寄徑於此號儲才之地○軍器監掌繕諸軍器械其御前所用者別有提轄歸之殿司○諸司諸軍審計司分爲二局各乘財用稍食之數而會稽之屬太府寺

長慶坊俗稱石龜巷西通石佛山宋有都奏進院郎智果院舊址也掌王言出納與四方章疏其南爲三執政府乃宰相私第也內有四眼井

鎭海樓舊名朝天門吳越王錢氏建規石爲門上架危樓樓基疊石高四仞有四尺東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爲通道横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東西闢門對闢名曰武臺夷敞可容兵士百許武臺左右北轉登石級兩曲達于樓上樓之高六仞有四尺連基而會十有一仞貯鼓鐘以司漏刻元至正間平章康里慶童改爲拱北樓

皇明洪武八年行省劉王兩叅政者失其名改爲來遠樓既榜揭遺折字人張乘槎者往視之槎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母死劉以曆日紙坐法王延乘槎問故對曰來帶喪形逵從衣帶哀形旁之兩點相續者淚形也頃之叅政徐本改爲鎭海樓詹孟舉書扁其陰篆書吳山偉觀四字成化十年燬明年重建疊構三層閣栖周繞巨鐘鼉鼓左右懸架更嚴之夕鼓鼕向咽按箭行籌似落霄漢閒規制弘達矣○趙子昂同慶童丞相上拱北樓詩云城上高樓接太霞令嚴鐘鼓寂無譁提纓內向三千里比屋同封百萬家心在江湖存魏闕

身隨牛斗泛仙槎舉頭便覺長安近時倚闌干望日華○楊仲弘詩云殷地鼓鼙迎日出倚天梁棟傍雲浮北瞻帝闕三千里南控臣藩一百州江海無波沉罔象旌旗垂野駐貔貅鸞廻麗榜多深意纘衮于今有魏牟○高得暘詩天府南來第一州胥丘東起最高樓水分兩浙趨都會地接三吳控上游雲外鼓鼙嚴夜禁城中車蓋樂春遊玉堂敢假新題扁彩筆飛光射斗牛

自鎭海樓而北至清河坊其街之東折而北爲布市巷

沙皮巷正東爲興禮坊西爲吳山坊訓和坊清河坊

布市巷宋時爲貿布之所東通望僊橋
沙皮巷舊名清平坊宋時酒館也至今沽肆不徹
興禮坊西與清河坊對東通新宮橋
吳山坊內有大井周四丈吳越時韶國師所鑿品其水爲錢唐第一蓋山脉融液獨源所鍾不雜江湖之水泓深瑩潔異于衆泉宋淳祐丁未大旱城井皆涸獨此井日下萬綆不減不盈都人神之安撫趙與簒立祠其畔洪武初叅政徐本立石刻吳山第一泉五字紀宋事于碑陰內有金銀雜色魚長數尺者或隱或顯相傳來自井底泉眼中者

融和坊宋稱灌肺新街內有灌肺嶺
清河坊與興禮坊對宋有張循王俊賜第在焉俊封清河郡王故稱清河坊今改旬宣街
自興禮坊而北至賢福坊爲灌肺巷通和坊普濟巷寶佑坊五間樓自清河坊而北至文錦坊爲太平坊惠民坊巾子巷中瓦巷井澤坊
灌肺巷西與融和坊對內有灌肺橋宋爲珠子市
通和坊東通金波橋宋有花月樓又東爲熙春樓南瓦子又南爲抱劍營漆器墻沙皮巷融和坊其西爲太平坊巾子巷獅子巷皆爲瓦市各有等差酒客登門則有提瓶獻茗者謂之點花茶登樓甫飲一杯則先與數貫謂之支酒然後呼喚提賣趕趁祗應者亦皆紛至浮費頗多妓家富者酒器沙鑼氷盆火箱粧盒之類悉以金銀爲之帳幔裀褥多用錦綺器玩珍奇他物稱是下此者亦競尚鮮華自酒器首飾被臥衣服之屬各有賃者
普濟巷東通普濟橋又東爲柳翠井在宋爲抱劍營地相傳紹興間柳宣教者尹臨安履任之日水月寺僧玉通不赴庭叅宣教憾之計遣妓女吳紅蓮詭以迷道請寺投宿誘之淫媾玉通修行五十二

年矣戒律凝重初甚拒之至夜分不勝駘蕩遂與通焉已而詢知京尹所賺也慚恨而死恚曰吾必敗汝門風宣教尋亡而遺腹產柳翠坐蓐之夕母夢一僧入戶曰我玉通也既而家事零落流寓臨安居抱劍營柳翠色藝絕倫塗隸樂籍然好佛法喜施與造橋爲松嶺下名柳翠橋鑿井營中名柳翠井久之皐亭山顯孝寺僧清了謂淨慈寺僧如晦曰老通墮落風塵久矣盍往度之如晦乃以化緣詣柳翠爲陳因果事柳翠惕然萌出家之想如晦乃引見清了清了爲說佛法奧旨及本來面目

木且厲聲曰二十八年烟花業障尚爾迷耶柳翠言下大悟歸即謝鉛華絕賓客沐浴而端化歸骨皋亭山從所度也

寶祐坊東通寶祐橋其南宋時有榮王府者街樓五間樓在寺橋東與三元樓對宋時民間市樓之有名者曰三元曰五間曰熙春曰賞心曰花月曰日新其厨店分沽則有嚴厨翁厨任厨陳厨周厨沈厨鄭厨康沈銀杓等店每樓各分小閣十餘器皆銀飾各有私名妓數十輩凭檻招邀謂之賣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坐

有吹簫彈阮息氣鑼板歌唱散耍等人謂之趕趁有老嫗以小爐炷香為供者謂之香婆有以法製青皮杏仁半夏縮砂荳蔻小蠟茶香藥韻薑砌香橄欖薄荷至酒閣分俵得錢謂之撒嚌有賣玉面貍鹿肉糟決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魚蝦茸鱔乾者謂之家風有賣酒浸江蝦章舉蠣肉龜腳鎖管蔕丁脆螺蠻醬法蝦子魚鮓魚諸海味者謂之醒酒口味凡下酒羹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過賣鐺頭記憶數十百品傳唱如流即時供應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楪及舉杯則又喚細菜如此屢易愈出愈奇歌管歡笑之聲每夕達旦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雖暑雨風雪不少減也

賢福坊一名東文錦坊俗稱墻東巷舊傳江潮至此有墻限之東通平津橋俗稱猫兒橋

太平坊東與通和坊對

惠民坊洪武十七年置醫學于此

巾子巷舊名市南坊

中瓦巷之南宋時有武林園通後市街稍北為龍翔宮

甘澤坊與寶祐坊對

文錦坊西通三橋街者俗稱洋壩頭

自賢福坊而北至義和坊為安平巷永清巷日新巷自文錦坊而北至壽安坊為連二巷修義坊富樂坊最樂坊教睦坊泰和樓積善坊秀義坊

安平坊東通方便橋

永清巷舊名蘭陵坊俗稱水巷東通永清橋

日新巷宋有日新樓東通日新橋

義和坊西與壽安坊對東通芳潤橋

連二巷宋有連二茶坊

修義坊俗稱肉市巷又稱宴椒巷西通軍將橋
富樂坊俗稱賣馬巷內有狗兒嶺今東爲平路
最樂坊舊名衆樂坊俗稱虎跑巷後通大瓦子亦曰
上瓦宋時瓦子有名者十有三在城則南瓦中瓦
上瓦下瓦蒲橋瓦城外則便門瓦候潮門瓦小偃
瓦新門瓦薦橋瓦菜市瓦錢湖瓦赤山瓦舊瓦嘉
惠瓦新瓦艮山瓦羊坊橋瓦王家橋瓦龍山瓦皆
羣花所聚蓋取聚則瓦合散則瓦解之義也
教睦坊一名敦睦巷其南宋有銀甕酒庫
泰和樓宋時城中官沽有八樓曰和樂曰和豐曰中
和曰春風曰泰和曰西樓曰太平曰豐樂皆屬戶
部點檢所樓各有庫每庫祗直數人官妓數十人
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觴謂之點花牌金銀
器皿取自庫中往往學舍士夫所據外人未易登
也
積善坊俗稱上百戲巷西通施水坊橋內有幢子巷
秀義坊俗稱下百戲巷內有東平王廟
壽安坊俗稱官巷又稱冠巷宋時謂之花市亦曰花
團蓋汴京有壽安山山下多花園春時賞燕爭華
競靡錦簇繡團移都後以花市比之故稱壽安坊

自壽安坊而北至衆安橋其街之東爲武志坊戒民坊
新安坊西爲忠孝坊修文坊里仁坊保信坊定民坊百
福巷鄒教坊十官宅巷棗木巷資福巷下瓦巷
武志坊東通李博士橋
戒民坊東通棚橋宋爲行刑地故號鬼門關又曰陰
山道入巷過棚橋宋時謂之棚樓粧點勾欄之所
其對爲中和樓乃銀甕中庫元時平準庫在焉
新安坊俗稱新安橋巷有千勝將軍廟
忠孝巷俗稱崔家巷
修文坊西通洪福橋宋有將作監
里仁坊西通鞔鼓橋宋稱陶家巷
保信坊俗稱剪刀股巷
定民坊與戒民坊對俗稱中棚巷舊有棚心寺佛牙
塔雙井
百福巷舊有百福院唐天福中錢氏建于城外乾道
五年徙棚橋至正間燬
鄒教坊俗稱狗兒山巷宋名睦親坊今有睦親井尚
存有宗學在焉先是宋分宗子爲六宅宅各有學
南渡後惟置睦親一宅紹興四年始置諸王宮太
小學嘉定九年改宮學爲宗學凡曳籍玉牒者無

問親疎皆肄業焉三年一試如太學法有明倫立
教汲古等堂貴仁立愛大雅明賢懷德升俊等齋
自此而西街之南爲蕭相國祠又西爲金鈎巷街
之北爲新度巷北通區擔嶺隱隱起伏蓋南山之
盡脉也又西爲花園巷又西爲洗麸橋
十官巷宋時有宗室之子十人居此故名
東木巷西通石湖橋宋時范成大所居號石湖故名
其北爲結縛橋相傳宋時下瓦勾欄觀者雲集時
馬光祖尹京令行禁止得遺物者結縛于此以徇
失者故名其東爲區擔嶺宋爲沂王府

下瓦巷亦曰北瓦內有勾欄十三座北有瓦子巷街
名泉樂橋
自興禮坊而東至舊逹逹城其街之南爲沙皮巷布市
巷過新宮橋爲夾墻巷北爲熙春橋街清冷橋街鍾公
橋街佑聖觀街
新宮橋俗稱宗陽宮橋小河之水自新宮橋分派從
東而西過鍾公橋清冷橋折而北過熙春橋淮肺
橋金波橋普濟橋保祐橋巧兒橋亨橋舍人橋方
便橋永清橋日新橋芳潤橋李博士橋棚橋新安
橋度生橋北橋軍頭司橋清逹橋百萬倉橋折而
東與大河合流出武林水門俗稱市河是也其支
派自觀橋而西合清湖河以北亦曰市河
夾墻巷宋時德壽宮墻外委巷也
熙春橋宋有熙春樓南瓦子
清冷橋南通沙皮巷北通漆器墻
鍾公橋通上下抱劒營本名寶劒營錢王屯軍之所
又北通集慶巷
佑聖觀街自宗陽宮折而北東爲巡鹽察院北爲市
舶司佑聖觀之東爲武林驛西爲錢唐學水亭子
自清河坊而西至杭州府治其街之南爲康裕坊吳山

坊大隱坊安榮坊積慶坊豐和坊龍舌頭北爲南新街
清望街德化街十三灣巷泰和坊天井坊文明坊
康裕坊俗呼八作司巷宋有御史臺中爲臺廳謂之
朝堂有御史岡位廳以內爲西監察位又內爲殿
中位又內爲中丞侍御史位臺獄之門扁曰四推
南渡鮮置對有屬臺官鞫問者則形察就聽於大
理之獄
吳山坊直北與後市街對內有報恩寺
大隱坊一名小仙巷宋徽宗時有處士徐爽居此徵
辟不起賜號冲晦先生

安榮坊上通金地山直北與華光巷對
懷慶坊由此以登寶月山者
豐和坊近龍舌頭可通清波門者在天井坊對
龍舌頭蓋當寶月蛾眉兩山之際蜿蜒而來若龍舌之吐者
南新街內有憐忠祠
清望街舊名新街即後市街
德化坊舊有仁和街
十三灣巷分東中西三道內有惠安寺
泰和坊俗稱華光巷亦稱糯米倉巷

天井坊在布政司右舊名通浙坊今厯其對山有天井按臨安舊志所載城中之井自相國而下有名者六十自吳山而下有名者三十有一初無天井之名獨於黑龍潭云在寶月山一名天井山天晴則潭水碧色有雨則先期變黑蓋指黑龍潭爲天井也嘉泰二年清河坊大火郡守丁常任行視火塲得潭井于御史臺西小巷中深五十餘尺廣十餘尺淘甃清潔其泉迸盈得建炎錢數十枚其堙塞必在建炎後也
文明坊即中和坊亦名淨因坊闊兒頭從此而北宋爲様店務又北爲戒子橋元爲燒鈔庫今爲黃冊庫又北爲定安橋宋有慈幼局施藥局○慈幼局淳祐七年建凡民間遺棄小兒有願收養者月支錢若干米三斗三歲乃止無人收養者官爲顧乳有願子者從官請之○施藥局淳祐八年建元時改爲惠民提舉司今併入都指揮使司
杭州府前爲宣化橋其對爲仁美坊安阜坊其西爲流福坊
宣化橋宋時俗稱懊來橋至今仍之謂好訟者與作惡而被刑者至此皆有懊心也

仁美坊俗稱石板巷宋時有三通判衙又東爲水溝巷
安阜坊舊名近民坊從此而南有淨因塔俗稱塔兒頭
流福坊在府西水口透城外引湖水從西而東經府前至文明坊折而北過戒子橋定安橋凌雲橋福寧橋轉運橋合湧金池之水今水口雖淤而條脉猶可考也蓋宋以前自錢湖門至錢唐門引湖水入城者爲明溝五道暗溝十五道明溝者一爲清波閘即流福水是也一爲湧金閘即湧金池是也

三爲集賢亭水覓四爲集賢亭後閘今成化間所
導經蓮花橋出曲阜橋者是也五爲菩提寺閘暗
溝者李泌所開六井沈文通所開南井蘇軾所開
新溝通貓兒橋及雄武營者而布政司前百獅池
西通西湖東出水於會濟橋又仁和學府學前亦
有暗溝繞櫺星門出於凌雲橋者是也餘不可考
夫久廢者固不可復矣有蹤跡可尋而坐視堙梗
非郡城之利也

後市街宋時爲椎子園有龍翔宮孟太后宅李皇后
宅全皇后宅六眼井直南與吳山坊對先是宋時

車駕朝饗景靈宮由御街過朝天門經中瓦前直
下回則自洋壩頭橫入龍翔宮自太平坊出御街
寶祐癸丑十二月大火遂從御街當中取大路直
入右瓦之右以爲武林園其左以爲皇子忠王望
湖樓其時旅邸有題壁云龍翔宮闕壯皇都鑾路
縈廻枉德車天意也知明主意故教劫火鬧通衢

沈公井巷可通修義坊者宋嘉祐中郡守沈文通于
六井之南引湖水絶河東至吳俗坊爲大井名曰
南井宋熙寧間井廢郡守陳述古疏湧金池爲上
中下游衣冼馬者不得及上池列一牌于門外其

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筒
以引之金河而東絶三橋入于石溝注于南井元
祐間復廢民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蘇子瞻復命
僧子珪治之以瓦筒易感以石槽疏請名惠遷從
子珪之號也傍有奉慶院嘉泰元年僧智師建又
有小悟空寺後俱廢近里人趙鳴鸞捐貲復其井
併建奉慶院

大瓦巷北通保康巷元時詩婦宋叔真居此

石櫃園巷通張司馬巷　國初有鎮撫司

三橋街東通文錦坊西至湧金門北通剪刀街南通

惠遷橋

自義和坊而東至南義街過芳潤橋其街之南爲鐵線
巷曾寧巷豐樂橋忠孝巷雙井巷安福巷北爲固皇巷
興忠巷安平巷馬市巷昇平巷南班巷

芳潤橋俗呼炭橋宋時爲藥市又北爲書坊沿河而
南爲善履坊

會寧巷即柴木巷宋時有柴木場于此通鷹橋上中
沙巷

豐樂橋宋有豐樂樓酒肆其北有橘園亭宋時此地
名橘樹號橘園高宗幸建康于此登舟作亭臨河

故稱橋園亭也亭傍有夏皇后宅于少保府其南
爲狗兒山隱隱地中無可登陟其東爲常惠井橋
之上有華光廟其北有青字營
忠孝巷舊名中沙巷
園窣巷內小巷曰諸投巷相傳宋時行市各有分地
而此巷獨無禁厲其北爲油局橋宋時爲油蠟局
馬市巷宋時爲馬市于此東北通南班巷茅郎巷
昇平巷今爲皮市內有上四眼井下四眼井玉陽庵
南班巷宋時宗室子列南班奉朝請者居之
自壽安坊而西至井亭橋其街之南爲二仙巷興德巷

八仙巷鐵作巷成娘娘巷北爲花市巷馬家營巷新房
廊巷
二仙巷元時詩人張光弼居之胡虛白挽詩云二仙
坊裏張員外頭白相逢只論詩今日過門人不見
小樓春雨燕歸遲
興德巷南通神堂巷
八仙巷宋有八仙茶坊其時茶坊之有名者曰八仙
曰清樂曰珠子曰潘家曰連二曰連三坊中插四
時花卉名人圖畫粧點店面所賣有七寶擂茶饊
子葱茶或賣鹽豉湯暑天則賣雪泡梅花酒或縮

脾飲之屬盂杓盞子皆以銀爲之亦同酒肆論一
角二角茶樓作富室子弟諸司下直人等會聚集
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之掛牌兒人情
鐵作巷西連百子園巷
成娘娘巷宋時皇后無成姓亦無賜宅于花市者俗
云神娘娘巷音訛而爲成歟
花市巷宋時作鬧花朶者居之今壽安坊兩序多賣
花之家亦其遺俗也
馬家營巷錢王屯軍之所北通修文坊
自井亭橋而西爲甘泉坊相國井

甘泉坊與井亭橋對相國井有二皆唐鄴侯李公泌
所鑿也自江潮避錢唐而擊西陵沮洳斥鹵化爲
平原今之城市聚落皆江流故地也其水苦惡惟
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泌當
德宗興元時守杭州始作六井引湖水以濟民其
最大者在古清河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又名化
成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
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唐縣舊治之南爲小方
井金牛之廢久矣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牖二
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

西井則相國之別派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為匿
溝湖底無所用牌此六井之大略也長慶間白居
易續鄴侯之績而浚治之民以為利宋熙寧間六
井皆廢民苦遠汲郡守陳述古命僧仲文子珪等
董其事發溝易甃補苴罅隙而相國之水清冽溢
流千艘更載而貿之元祐五年蘇軾復引六井餘
波至咸果雄武五營之間創為二井乾道三年轉
運周淙重加浚治淳祐七年安撫趙與篙自湧金
門北至錢唐門水口所入咸作石檽禁民不得植
茭荷以徹水咸淳間內侍陳敏賢築室于靈芝之寺

前劉公正于相國祠前洗馬御史鮑度劾之遂皆
奪職自宋迨今將三百年曠廢不理惟相國井西
井僅存而城中之井無慮數萬餘未必全賴六井
也唐宋守臣遞相修浚旋復堙塞蓋延引紆遠則
筒槽崩裂而相國西井至今不廢者蓋有自然之
源不係于水口之修不修也父老言大旱者宋淳
祐間西湖龜拆六井斷流獨吳山大井日下萬綆
遠近賴之蓋自宋以前城市地脉猶帶江滋故多
苦惡迨今去江日久土膏融液蒸用參鹿肉斥全
消淳釀井泉凡井皆良故六井之利不斷當鄴侯

時民之仰賴者豈可同日語哉○過井亭橋而西
宋有俞家園諸天閣華嚴院鶴林宮激賞庫卿監
郎官宅○俞家園在宋初皆荒池汙瀆茭稻雜植
行潦所歸故諺云俞家園一雨便撐船自為行都
而闤闠輻輳遂成平原其南有九官宅○諸天閣
華嚴院晉天福間建尋燬宋紹興三年重建丞相
梁克家手書華嚴經一部建輪藏仍作亭于相國
井上元末燬○鶴林宮宋慶元間旱道士劉友真
者禱雨而應遂請以所寓舍崇奉天將賜額曰鶴
林○激賞錢庫以供三省樞密院公用者庫西為

小方井其激賞酒庫在錢唐縣南
自泰和坊而北至井亭橋其河之東為普濟橋侍郎橋
軍將橋施水坊橋河之西為油車巷曲阜橋欽善坊
普濟橋上有華光廟俗稱斷河頭合湧金之水過惠
遷橋軍將橋施水坊橋井亭橋洪福橋鞔鼓橋馬
家橋八字橋石湖橋結縛橋折而東過衆樂橋衆
安橋度生橋與市河合宋咸淳六年安撫潛說友
因斷河堙塞開至清湖橋凡四千二百一十丈
侍郎橋宋真宗時工部侍郎郎簡所居簡字叔廉性
和易喜賓客治園廬以時花木導引服餌顏如渥

丹壽皆踰至老不衰郡守孫沔表其里曰仁壽坊

軍將橋宋有茉莉園

油車巷之西宋有度牒庫德壽橋今廢入織染局

曲阜橋在靈壽寺坊前宋有韓蘄王府

欽善坊舊名開睿子巷宋有柴場

自井亭橋而北過井泉坊至清湖橋其街之東爲洪福

橋鞔鼓橋馬家橋西爲鮑生姜巷清風坊清河坊癸辛

街

洪福橋之對宋有紫雲坊東有樞密五房院西有惠

利井又名玉蓮池引湖水以入城者水口在舊玉

蓮堂基北有楊和王府第王名存中本名沂中字

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從高宗南渡

累立戰功封和義郡王高宗假借諸將而眷存中

尤深第當清湖洪福兩橋之間規制甚廣自居其

中旁列子舍皆極宏麗落成之日縱人遊觀一僧

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時和王方被殊眷

從容爲上言之欲引湖水以環其居高宗首肯曰

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言宜密速爲之和王即督

濠寨兵且募民夫晝夜作陰道引水入自五房院

出自惠利井蜿蜒縈遶數百丈維宿訖事未幾臺

臣有疏言擅灌湖水私第以象宮禁者上曉之曰

朕南渡初羣盜蜂起用羅參軍刻印封之所有淮

浙數郡賴諸將宜力羣盜悉平朕籍土地外府庫

金帛俱置不問故諸將有餘貲以治泉池第宅以

存中之功雖盡賜西湖曾不爲過況此役已成願

卿等容之言者遂止既復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以

御書風雲慶會四字扁之蓋取大龜俯首下視西

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火災紹定間

其家搶閣于佑聖觀相者謂龜失其首次年五月

大火渾渾數百楹不數刻而燼云

鞔鼓橋之對宋有崇訓坊

馬家橋之對宋有孝慈坊

清風坊宋稱活水巷有莊文太子府

清河坊宋稱古清河坊

癸辛街相傳楊和王建子第於府側取癸辛方向其

門巷曰癸辛街宋季有周密公謹居此所著有

癸辛雜識齊東野語元時有省府廣濟庫洪武初

賜爲曹國公李文忠宅永樂間籍于官今爲民居

清湖橋與洗麩橋分跨兩河若八字然故名八字橋

其水過安濟橋安福橋丁家橋長生老人橋紀家

橋車橋長壽橋新莊橋師姑橋中正橋出城外

西湖遊覽志第十三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十四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濬 重校

南山分脉城內勝蹟

衕巷河橋

入湧金門而東至三橋街其街之南爲湧金池轉運橋永安橋惠濟橋北爲鐵子井友助巷焦雞巷六房巷

湧金池吳越王時金華令曹杲所鑿也楊蟠詩湧金春色曉吹落碧桃花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郭祥正詩衆沼皆涸竭斯池獨湧金寶光終夜見不是月華深

轉運橋俗稱渡子橋從此而南爲曾安橋在運司前河西有桑園巷併入運司又南爲福寧橋與油車巷相通併入織染局又南爲凌雲橋在府學前其對宋有豐豫坊

永安橋在織染局前宋稱臺後橋

惠濟橋一名金文橋其南宋有金文酒庫內有羅漢洞鑿石爲狻猊羅漢於其下其里宋名善俗坊又南爲太常寺昭勲崇德閣繪趙普曹彬等二十四人從祀太廟者內有汲古泉又名觀音泉乃法慧

寺舊井宋時有石刻云此泉清甘雖旱不竭故老
相傳飲之有疾者愈宜愛護之嘉泰改元立石今
歸布政司
鑷子井在上方寺南水口在湧金門外城下有水門
成化十二年所開者引西湖之水由柳洲寺後入
城過紅蓮花橋白蓮花橋出曲阜橋合西湖之水
灰團巷俗稱四條巷北通洗布園
六房巷與崇後橋對舊有如意橋北北為帳前營
入清波門而東至龍舌頭其街之南為菜市巷鐵冶嶺
郭璞井巷金剛嶺巷螺螄山巷聯桂坊北為聖祖巷四

條巷石板巷關王廟巷
鐵冶嶺宋名豐寧坊南上雲居山者街左仁靜巷宋
有景獻太子府嶺下有相公井紹興間節度使趙
密所浚
郭璞井相傳晉郭景純所相度者蓋其時杭城苦斥
滷之水甘泉難得景純審相地脈故凡鑿井多就
郭氏為名土人訛為郭婆井
螺螄山一名狗兒山通烏龍潭
聯桂坊元至元間有周氏兄弟舉進士並登甲榜故
名

聖祖巷直北為荷花池
四條巷通塔兒頭
清波門之南宋有錢湖門今塞門之內有牙兵寨虎
翼營教駿營騏驥營白鶴井
入候潮門向西折而北透永昌門大街至下馬坡其街
之東過諸家橋為烏盆場巷東花園道義巷大覺巷高
陽閭巷西為大營巷官井巷談郎步巷撫寧巷獅子巷
福地巷大德街廣福巷
候潮門宋時西向元時改西北向入門宋有都亭驛
驛左有打繩巷侍從官宅從此而西直六部橋稍

北為州橋有吳太后宅元有金玉總管府
候潮門之東舊有茅山高可尋丈有河經之曰茅山
河入保安水門過保安橋過軍橋折而北合流通
江橋
烏盆場巷南通水門
東花園宋時此地多名園高孝兩朝嘗幸東園閱市
至今有孔雀園茉莉園等名
高陽閭巷俗訛為金牟巷內有慈雲寺巷口為金市
大營巷東通勝安倉
撫寧巷內有伏虎廟

獅子巷折北有祇園寺

福地巷折北有旌德觀　國初有浙西分巡道其北通姚園寺巷

廣福巷舊名寨口巷

馬坡巷宋時稱馬婆巷蓋其時在城外馬院近之教駒遊牝皆于此地故名馬坡耳自東花園而南為上馬坡北抵清泰門大街為下馬坡

入永昌門而西過昇仙橋至望仙橋其街之南為上馬坡巷竹竿巷總寧巷武寧巷北為保安巷下馬坡巷演教寺巷什物庫巷板兒巷馬院巷

竹竿巷南通獅子巷北對板兒巷

總寧巷俗稱竹椅巷南通保安橋北對馬院巷

武寧巷一名牛羊司巷宋建牛羊司于此掌御膳及祭祀之牲有滌宮在赤山

保安巷俗稱水仙巷

演教寺巷內有演教寺

什物寺巷宋時建什物庫于此

板兒巷一名白花蛇散巷北有景隆觀靈順宮金剛寺安樂園平安一橋平安二橋平安三橋俗稱為闘富橋乃斷河之水也

馬院巷宋建馬院于此內有馬眼井

望仙橋之東宋有德壽宮蔣院使花園紹興十五年四月秦檜建第落成初望氣者言此地有鬱葱之祥檜專國實覬覦焉請以為第檜死高宗將倦勤乃即第築新宮名德壽紹興三十二年禪位于孝宗遷居之以朝禁為南內以此宮為北內鑿池引水疊石為山象飛來峰建冷泉亭規制宏麗詳見偏安佚豫志中孝宗內禪移居此宮改名重華後寧宗以奉憲聖太皇太后改名慈福壽成皇太后居之改名慈壽當高宗時得盤松一本于聚景園

中移植宮苑奇秀絕倫高宗嘗自為贊曰天錫瑞木得自欽岑枝蟠數萬餘不倍尋怒騰雲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腴壤還以碧濤越千萬年以慰我心又嘗躬製祭文祈神保護其文曰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日太上皇帝遣具階張宗尹特設牲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于本宮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各不同典司草木土宗是供我遊湖園乃獲奇松植之禁院百態千容婆娑偃蓋夭矯騰龍翠色凝露清音舞風醉吟閑適予情所鍾壅培封殖久或力窮鳥鳥外優蟲蠹內

攻神其勤絶勿使能終精邪竊據盜斧適逢神其
呵逐勿使遺踪常令勁節坐閱隆冬堅踰五柞翔
異雙桐歷千萬〻 毿毿薰蔥牲牢旨酒嗣錄汝功
尚饗
入清泰門而西過崇新橋春熙橋至清泰橋其街之南
爲水仙巷安肅坊崇新巷南場巷春熙巷九曲巷佑聖
巷義井巷寧海巷北爲同德坊蒲場巷崇新巷石板巷
北場巷熙春巷豐禾巷高橋巷忠孝巷
安肅巷南通下馬坡內有香餅園吉珠巷
崇新巷南通板兒巷

春熙橋一名裝駕橋相傳宋高宗自越州渡江還臨
安泊舟裝駕于此蓋其時橋在城外故也土人訛
爲臧家橋
南場巷北對北場巷內有假髻兜
春熙巷北對熙春巷
九曲巷對小學巷
佑聖巷南通佑聖觀
義井巷俗稱四眼井咸淳志云水宜染紫
寧海巷俗稱林木梳巷
同德坊南對安肅坊北爲北營

崇新巷自北而西爲淳佑橋直北爲橫河橋
石板巷內有胡盧兜
熙春巷宋有雙茶坊
豐禾巷宋有豐禾倉
忠孝巷俗稱中沙巷北通回回新橋舟行上河者榜
此
入慶春門而西至延定坊其街之南爲新開路蒲場巷
會慶坊尾子巷過萊市橋爲保信巷舊城基肅義坊臨
佑巷過蒲橋爲上八界巷下八界巷清寧巷過惠濟橋
爲興忠巷嘉新坊延定巷北爲文東巷清平街花市巷

信善巷東清巷忠清里安衆巷小福清巷七寶巷大福
清巷木場巷醋坊巷
新開路舊名麻柴巷又名刀茅巷
尾子巷宋名萊市橋尾
萊市橋舊在門外上唐沙地宜菜故宋時有東菜西
水南柴北米之諺其河曰菜市河又曰東運河其
源本通保安水門自宋築德壽宮而堙之故稱斷
河頭也其水過鬬富橋春熙橋淳祐橋橫河橋履
泰橋蒲子橋出艮山水門
保信巷一名保寧巷南過回回項中班街

舊城基元時禁天下修城故杭城日毀至正十九年
張士誠據兩浙改築杭城自艮山門至清泰門展
出三里而絡市河于内此其舊基也
肅義坊内有佛慧寺
福祐巷俗稱皮市巷折而西南有荷花池紫陽觀
蒲橋東境宋爲昌樂坊
下八界巷宋有崇恩延福院
清寧巷内通西北巷
惠濟橋俗稱鹽橋宋時鹽船待榷于此上有廣福廟
西境宋爲興德坊

興忠巷南通豐樂橋
嘉新坊俗稱七郎堂巷又稱祖廟巷　國初有鎮撫
司
延定巷俗名稠子巷
文東巷北有潮鳴寺回龍橋
花斗巷内有多佛寺
信義巷一名信鵝巷
東清巷内有半山寨海塘
忠清里本名昇平巷北爲褚家堂正德十六年里人
胡世寧爲御史時副史唐鳳儀按浙欲爲世寧
建坊於門閭世寧辭之曰僕計偕時已得坊費後
遭宸濠之難被逮京師當道義助補前之缺家人
先後妄費非有司不曾加恩也豈敢瞞昧再叨厚
貺竊念僕居近褚堂以遂良故里得名近世同里
有王公琦者歷官教職御史僉事皆有政蹟而清
介絕俗晚年休歸枵腹以殁諸孫見爲傭工項公
麒者歷官司務員外郎中文學廉孝冠絕一時而
病歸四十餘年閉戶以終一子伶僊依人蓋以俗
尚通達而賤方介以致二公泯滅如是也此堂街
口有平安坊蓋取在籍坊名爲額今廢已久欲請

有官復造一小石牌上刻二公名字更題曰忠清
里以勵夫人而後死者亦與有榮焉鳳儀從之嘉
靖二十六年布政使李默併勒世寧名于上里内
東有樞密巷鈐轄巷宋有鈐轄司感乙巷西有大
東門轉南樓子營鑿石巷大夾道小夾道梅東巷
安衆巷内有青平營錢王所立
醋坊巷宋時有醋庫十二一在此一在府衙後一在
菜市橋一在小新營一在棚北橋一在洋壩頭一
在井亭橋一在朝天門一在三橋一在龍舌頭一
在范浦一在江漲務

入艮山門折而東南爲廣豐倉廣積倉淳祐橋巷白洋池田家灣通濟橋梅家橋

廣豐倉在艮山門內河西

廣積倉在艮山門內河東

白洋池在通濟橋東周三里深不可測時有神物潛焉宋淳祐丁未大旱湖水皆涸茲地注瀊如故郡人趨汲之至有擔鬻市中者池上有張家寺

通濟橋俗稱梅東高橋其傍有臙脂橋

西湖志第十四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十五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南山分脉城內勝蹟

官署

巡撫都察院巡按察院巡鹽察院淸軍察院布政使司布政分司都指揮使司都轉鹽運使司杭州府杭州前衛杭州右衛仁和縣錢塘縣杭州府儒學仁和縣儒學錢塘縣儒學織造府吳山書院市舶司杭州府稅課司武林驛鹽倉批驗所惠民局

巡撫都察院入裕民坊在通江橋東舊爲淸軍察院嘉靖二十六年以海寇猖獗中設都御史提督軍務以此爲行臺

鎮東樓舊名保安樓總制新安胡公宗憲建萬曆十一年司馬銅梁張公佳胤重建規制雄偉爲會城大觀張公自爲記

巡按察院在正陽門北元時置江南行御史臺咸遣監察御史二員分巡省地當時有兩察院一在按察司右紀家橋邊者名北察院守省御史居之一在朝天門外正陽門北者名南察院監燒緡鈔御

史居之即今所也　國朝歲遣御史分巡浙江則
猶元時守省之職而按察使副使僉事與御史參
舉吏治其初權等耳乃今重內輕外而激揚之權
總歸御史矣
巡鹽察院在宗陽宮東舊爲太平興國傳法寺基南
宋初普照法師建　皇明正統三年遣御史巡視
兩浙催督鹽課遂改寺爲行臺
清軍察院即今巡撫都察院也舊爲三皇廟廢址先
是清軍御史寓西天寺正德間改建于此
布政使司宋南渡初爲殿司寨尋改安撫司治復改

秘書省元至元間遷江淮行省于此總兩浙福建
江西四道并開元宮址廣之至正十九年析福建
一道置行省　國初天兵平浙因元舊置浙江行
中書省洪武九年改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
使參政參議十五年割直隸嘉湖二府來屬屬府
十有一州一縣七十五司內有紫薇樓門外百獅
池皆宋元故稱蓋紫薇中書省之號而百僚師師
亦宰相之法像也樓後有山疊石會翠嘉樹森列
乃元時丞相別兒怯不花所治山下有松化石節
理宛然枯枿也經歷司照磨所理問所司獄司廣

濟庫皆在司內
宋秘書省以藏累朝御書信史古書彝器名畫汴京
建于禁中紹興初寓法惠寺十三年始建于此省
內有右文殿秘閣國史院道山堂著作之庭國史
日曆所書庫實廳羣玉堂席珍亭渾儀臺其前有
方等院　淳熙五年九月二十日孝宗臨幸秘書
省賜丞相史浩以下官詩玉軸牙籤纍賀章贊佛
侍列映秋光宴開雲閣儒風盛坐對蓬山逸興長
猶古右文憲非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
熙洽更臺嘉猷爲贊襄著作權禮部郎呂伯恭和

云麟閣龍旗日月章中興再見赭袍光仰觀煜燿
人文盛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今卑管晏浮華
自昔陋盧王爾將實學酬天造敢效明河織女襄
又獻詩二首云麟臺局柳識瑚璉共記中興幸省
初黃道再傳天子蹕青編重入史臣書需雲下際
君恩盛晨露高張樂節舒若寫鴻猷參大雅定非
闖鼓頌畋漁又云紫青冊柄與天隆圖闢乾坤繫
咲聲獨爲斯文回一顧坐令吾道重千鈞先王舊
物參差見列聖明謨次第陳罍客匪區感榮遇豈
知深意在彝倫　周公謹遊秘書省記云乙亥歲

秋監丞黃汝濟以蓬省勾點邀予偕行予于是具
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遊道山堂堂故米老書扁
後以理宗御書易之著作之庭胡邦衡所書曰蓬
巒曰羣玉堂堂扆坡翁所作竹石相傳淳熙間南
安守取之長樂寺壁間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
以持獻曾海曾班復獻韓平原韓誅簿錄送官左
爲汗青軒軒後多古桂兩傍環石柱二小亭曰蓬
萊曰瀛綴曰方壺曰含章曰茹芝曰芸香射亭曰
繹志曰禾良門采良二字莫知所出登渾儀臺觀
銅渾儀紹興間內侍邵諤所爲精致特甚色澤如

銀如玉此器凡二一留司天臺一留此以備測驗
最後步石渠登秘閣兩旁皆列龕藏先朝會要及
御書畫別有朱漆巨匣五十餘皆古今法書名畫
也畫皆以鸞鵲綾象軸爲飾有御題者別加以金
花綾每卷表裏皆有尚書省印防閑雖甚嚴而往
往以僞易真殊不可曉其佳者有董源畫孔子哭
魚丘子圖惠崇顧愷之洗經圖此二圖絕高古李
成重巒寒溜孫太古誌公展子虔伏生無名人三
天女亦古妙燕文貴紙畫山水小卷極精士雷小
景符道隱山水爾同山水胡環馬陳騎柏文與可

古木便面亦奇餘悉常品不滿十焉暇日想像書
之以爲平生清賞之冠也

布政分司五曰管糧道在娥眉山麓曰杭嘉湖道在
朝天門外舊爲巡視都察院元時西天寺舊基也
延佑間西僧板特達降香普陀山過錢塘建此曰
金衢嚴道在太平坊舊爲鎮守府後宅曰溫處道
在本司儀門外曰寧紹台道在運司河下

都指揮使司本元行宣政院也洪武元年置杭州衛
都指揮使司其時徐司馬以其故址開建八年改
爲浙江都指揮使司設都指揮使同知僉事而王

誠陳垣又拓大垣廨遂以前右二衛附焉其經歷
司斷事司司獄司皆在司內

都轉鹽運使司在湧金門內本宋轉運司治也太平
興國二年開署于鳳凰山雙門內熙寧間徙建今
所職司漕稅訊訟牒諏民利病領郡縣學校應詔
選士其權甚重鹽課特其瑣事耳元至正十四年
改爲都轉鹽運使專掌鹽課　國朝因之設運使
同知副使判官經歷知事

杭州府自吳越于巳前在鳳凰山下宋南渡取爲行
宮徙州治于竹園山淨因寺故址元時改爲杭州

總管府　皇明改爲杭州府設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屬縣九經歷司照磨所司獄司皆在府內其府治正廳元時扁曰宣化後堂宋時扁曰簡樂洪武十五年郡守阮友竹扁曰思政嘉靖二十一年郡守陳仕賢建別館于儀門之外扁曰親賢宋有中和堂簡樂堂見廉堂聽雨軒恕堂愛民堂承化堂三桂堂吏隱堂講易堂清明平軒景蘇堂玉蓮堂香遠樓並廢○中和堂舊在鳳凰山府治嘉定間安撫趙時侃建之以存舊跡簡樂堂即今後堂是也時光宗以太子領尹奏書有訟簡刑清百姓和

樂之語後二年郡守胡與可乃摘簡樂二字扁乎堂且丐御書司業薛元鼎爲之記見廉堂咸淳間安撫潛說友得璽書有足見廉能之褒遂建堂而扁之曰見廉聽雨軒景定間安撫劉良貴建恕堂紹定間安撫金天錫建愛民堂淳祐間安撫趙與懃建承化堂三桂堂嘉定間安撫袁韶建吏隱堂紹興間安撫張澄建講易堂即吏隱堂也隆興初陳輝改建清明平軒潛說友建景蘇堂景定間安撫魏克愚建以文忠公嘗守郡有治績也玉蓮堂亦舊府治所有後守重建于此魏克愚徙之錢塘

門外潛說友遂即其廢址爲香遠樓高出城表平挹西湖山翠橫陳芙蕖布渚香遠而益清爲郡豐最勝

杭州前衛指揮使司舊在錢塘門太平坊洪武八年徙都指揮使司大門之左統五千戶所

杭州右衛指揮使司舊在太和坊洪武八年徙都指揮使司大門之右統五千戶所

仁和縣舊名錢江縣吳越時在梅家橋西宋紹興三年遷觀橋東招賢坊元初遷于府左　皇明洪武初復遷招賢四年知府劉文以縣附府爲便仍遷

府左乃元時錄事司舊址也宋有無倦堂安敬堂

錢唐縣漢魏時在靈隱山麓平帝時更名泉亭尋復名錢唐徙錢湖門外唐武德四年避國號改唐爲塘徙錢塘門裏宋南渡後建景靈宮復徙紀家橋華嚴寺故址　皇明洪武四年知府劉文徙于府右宋有謹簾堂勤清軒

杭州府儒學在運司河下府治之東宋初在通越門外鳳凰山之右紹興元年徙建于此并今府治皆淨因寺遺基也嘉定九年教授袁肅黃灝言于朝拓大之楊簡爲記紹定四年戶部侍郎余晦增置

學田周瑞朝爲記元至正十二年燬於寇守臣帖
睦烈思購禮佛寺之南得地八丈提舉王大本爲
記二十二年又燬守臣夏思忠盡購禮佛寺地南
北二百步東西一百六十步提舉楊翮爲記　皇
明洪武八年重新之永樂十八年火宣德初大理
寺卿熊槩以　上命重建正統元年按察使軒輗
增建號舍其制左爲大成殿右爲明倫堂即宋時
養源堂也宋有八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俊曰持
正曰崇禮曰賓賢曰志道曰尚志元減爲六又減
爲四曰志道曰據德曰時習曰日新今仍之後爲

崇文閣即宋時稽古閣也俗稱尊經閣內有宋高
宗御書易詩書左氏春秋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
解論語孟子等篇石刻臨安府尹趙磻老于太學
建尊經閣摹本閣上真石刻閣下宋亡學廢元
改爲西湖書院　皇明改仁和縣學後學徙而石
刻從之正德十三年提學副使徐蕃徙置府學而
聖賢像贊宋理宗道統十三人贊蘇子瞻表忠觀
碑皆在焉學前爲凌橋即宋志所稱凌家橋○昌
文侯祠本學土神也侯爲徐文慶宋岳武穆王飛
部將有戰功飛死侯遂不祿孝宗理飛冤褒崇及
其部將遂賜侯爲昌文侯牒克太學土神今仍奉
祀焉○鄉賢祠在儀門外舊祀嚴子陵以下一十
六人　皇明洪武中教授徐一夔增祀六人漢處
士富春嚴光晉臨海太守錢唐范平晉中尉錢唐
褚陶晉處士富春孫晷齊處士鹽官顧歡梁秦軍
錢唐褚修梁處士錢唐范述唐右僕射錢唐褚遂
良唐禮部尚書鹽官褚無量唐大都督鹽官許遠
唐諫議大夫給事中新城羅隱宋侍中臨安錢惟
演宋和靖先生錢唐林逋宋知制誥富陽謝絳
本陳郡人宋諫院臨安錢彥遠宋八行先生仁和

崔貢宋府學教授錢唐吳師仁宋贈太師鹽官張
九成宋工部侍郎臨安滕茂實宋端明殿學士於
潛洪咨夔宋吏部侍郎臨安俞烈宋知處州事昌
化章樵宋刑部尚書餘杭趙汝談宋刑部侍郎寓
鹽官楊由義本汴人宋將作監丞富陽李燁宋右
丞相富陽李宗勉宋處士寓錢唐謝翱本閩人宋
處士富陽朱清元尚書右丞富陽葉李元石塘先
生寓錢唐胡長孺本永康人元湖南肅政廉訪使
寓錢唐鄧文原本綿州人元處士寓錢唐劉濩本
莆田人元處士錢唐劉汶元浙江儒學副提舉錢

唐白珽元溧陽州儒學教授錢唐仇遠元處士錢
唐吾衍元寧國路推官寓錢唐楊載本浦城人
皇明四川按察司僉事仁和王琦
仁和縣儒學宋紹興三年縣令孫廷直始建于覲橋
之址即今貢院基是也洪武十一年教諭沈尊訓
導卜埜瞿佑病其卑隘而宋太學在前洋街元政
爲西湖書院者頗弘敞尊等言于朝請改爲縣學
上許之天順三年巡按御史閻鐸以其迫近臬臺
乃徙府學之右本元時試院也中爲明倫堂前宋
時養訓堂宋爲四齋曰敎文敎行敎忠敎信元因

之今減爲二齋曰正心誠意
錢唐縣學宋紹興間建于長生老人橋西嘉熙四年
趙與懽斥大其址至正十二年燬于兵　皇明洪
武三年知縣邵復亨以湫隘購地佑聖觀之西遂
以建學九年僉事潘緇祖重新之正統初按察使
軒輗增建號舍爲門曰集賢景泰間副使鄭彥學
增置什物宋分六齋曰友善辯志敎文敎行敎忠
敎信元減爲四今減爲二曰進德修業
織造府在旗纛廟西掌供　御用袍服以中官掌之
洪武二年初建織染局于斯如坊朱家橋永樂中
因地卑濕分撥工料於湧金門建局織造遂以舊
名南局此名北局後南局盡廢而工料併歸北局
吳山書院故鎮守府也元時爲平準行用庫俗稱倒
鈔庫　國初因之正統間命內臣鎮守各省改爲
府署嘉靖間革除鎮守改爲吳山書院
市舶司本宋德壽宮後圃也永樂中命內臣掌海舶
互市于此內有芙蓉石高丈許竇穴玲瓏蒼潤可
愛嘉靖中改爲南關公署
杭州府稅課司在文錦坊西洪武五年建
武林驛在芝松坊吳元年建于武林門外洪武二年

徙建于此
鹽倉批驗所在艮山門內元時名檢校批驗所　國
初因之洪武十五年改今名
惠民局在吳山書院址洪武十七年置醫學于此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五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十六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中國…

南山分脉城內勝蹟

祠廟

旌德觀蕭相國廟關王廟助聖廟東平忠靖王廟千勝將軍廟鄒侯祠金華將軍廟昭節廟三忠祠忠烈祠廣福廟旗纛廟憐忠祠揚清祠三太傅祠褒忠祠

旌德觀在保安坊內舊名先賢祠宋寶慶二年京尹袁韶建於蘇堤以祀鄉名士烈女共三十九人人各為贊其名士為唐時陽城許由漢時富春嚴光吳時餘杭凌統晉時錢塘范平褚陶富春孫恵宋時錢唐范叔孫餘杭卞天與齊時錢唐杜京産褚伯玉鹽官顧歡梁時錢唐范述曾范元琰褚月唐時錢唐褚亮褚遂良鹽官褚無量許遠於潛章成緬後梁臨安錢鏐新城羅隱宋時錢唐錢俶錢彥遠錢明逸錢勰林逋郎簡沈文通吳師仁虞奕仁和崔貢餘杭陸詵鹽官張九成富陽謝絳烈女則晉時富春孫夫人唐時錢唐潘孝女等明年詔易其額曰旌德觀中書子壁為之記元時改建今

所　國初燬成化十一年道士許道昌史志中重建時參政張寰僉事李璣偕義助之復烈女之祀而增府學所祀鄉賢共五十五人

蕭相國廟在弼教坊內以奉漢酇侯蕭何者宋時廟在汴京南渡後建廟於此蓋戒民坊為漢人之市而蕭何定律令平刑獄義有所取耳嘉靖十四年燬道士蔡如樟重建

關王廟在義和坊以奉漢壽亭侯關雲長者宋嘉定間建元末燬洪武三年道士吳一清重建

助聖廟在忠清里以祀唐僕射褚遂良者遂良字善登錢唐人博涉文史工隸楷真觀中累遷起居郎侍書在任多讜言太宗欲自觀史遂良諫言未聞天子自觀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也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時魏王泰寵秩如嫡遂良諫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太宗嘗問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遂良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故諫者救其源時皇子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刺史民之師帥也臣謂皇子且教以經學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遣帝許立魏王泰為嗣遂良曰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

卽詔長孫無忌房玄齡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
皇太子帝欲自討遼東遂良言非萬乘六師所宜
行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麗遣臣貢離支貢金
遂良引魯納郜鼎之事諫止帝于寢宮側別置院
居太子遂良上疏父子滯愛者多愆拜中書令帝
疾召遂良無忌受遺詔高宗即位拜右僕射帝將
立武昭儀遂良曰皇后無他過不可廢昭儀昔事
先帝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遂良因致笏殿階叩
頭流血曰歸陛下此笏乞放歸田武氏立遷潭州
都督徙桂州貶愛州刺史卒文亮散騎常侍弘文

館學士祖玠陳秘書監曾祖棨梁太子中舍人高
祖澹陳梁御史中丞並著名前史

東平忠靖王廟在秀義坊內以奉唐將張巡許遠南
霽雲姚誾雷萬春者巡南陽人遠鹽官人天寶十
五載安祿山反時巡爲真源令起兵討賊守雍丘
與賊將令狐潮大小數百戰帶甲而食裹瘡而鬭
時有大將六人以勢不敵白巡請降巡陽許諾明
日設天子像率軍士朝之人人盡泣巡引六軍責
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戰守積六旬馬裁三百兵
三千遂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遠

與巡同年生而長巡呼爲兄遠自以材不及巡讓
巡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霽雲萬春咸猛毅善射時
賊將尹子琦楊朝宗等以十餘萬衆圍睢陽經
年乏食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茗紙而餓者才千
餘人皆癯劣不能發救兵不至巡出愛妾烹以啖
衆遠亦助以奴童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巡遣
霽雲如賀蘭進明乞師不得請進明饗之樂作霽
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
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因
援佩刀斷一指卒不食去賊知外援絕圍益急士

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
報陛下死爲鬼以厲賊城遂陷與遠等俱被執巡
罵賊不屈與霽雲萬春誾等三十六人皆遇害尹
子琦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後封巡東平
王謚忠靖唐史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
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
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豗潰梁宋間大小數百
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
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
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

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廟建于宋建
炎二年元末燬　皇明洪武三十年里人吳興捐
貲重建布政使王純爲記金龍四大王祠萬曆間
建沈友儒記
于勝將軍廟在新安坊其神張亞夫者廵子也拜金
吾大將軍立廟睢陽宋南渡時凡汴京有廟者皆
得祀于杭故建廟于此元元統間燬　皇明洪武
間僧廣成重建
鄴侯祠在井亭橋西鄴侯李泌字長源京兆人唐玄
宗時以奇童召見及長博學善治易嘗游嵩華終

南間慕神僊不死術天寶中待詔翰林楊國忠等
嫉之斥置蘄春郡肅宗即位泌謁見陳天下所以
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
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
因賜金紫拜廣平王行軍司馬益親信用事李輔
國嫉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
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
取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
舍蓬萊殿初泌無妻不食肉帝強詔食肉納婦得
元載惡不附己出爲江西觀察使判官載誅帝詔
還復爲常衮所忌出爲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
史有惠政鑿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市以便民取汲
德宗在奉天召授散騎常侍貞元三年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未幾卒史臣
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
其自全近智卒位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
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所以政當
此時泌于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
錄寧二主不以宰相畀之耶德宗晚好鬼神事乃
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鄴侯既薨杭人感
其惠立祠于此題以僊舍俗稱西井寺宋淳熙十

一年毀於火因題漢敎寺紹定五年改嘉澤廟元
季燬祠廢而寺猶存成化間都指揮王昇端重繪
侯象布政使楊維高拓故祠而奉之至今祠寺並
建祠前有井徑丈許底與湖通鄴侯所鑿也井中
金玉魚數百頭游泳喁噞滋孔日繁
金華將軍廟在湧金門內其神曹杲者眞定人仕後
唐爲金華令時郡兵叛杲以計平之吳越王嘉其
功執捍婺守未幾吳越王入朝委以國事遂即城
隅浚三池引湖水入城以便舟楫王歸嘉之題曰

湧金立石池上杲卒郡人立祠祀之
昭節廟在保安坊其神曰喬亢陸軫褒漢人仕周爲殿侍東三班宋太祖受禪自宣祐門入守者拒弗納乃自移門入既受朝賀即召宣祐門守者一班皆自殺太祖大驚趨救之得不死者二人詢之乃喬陸也改班長入以青紅二色扇爲襯飾二人既出復自殺太祖義之命立祠祀之南渡後立廟于杭州適郡城大火空中見青紅二旗書喬陸二字火遂息民益神之事聞孝宗賜額曰昭節
三忠祠在義和坊東舊名旌忠廟今覺苑寺是也其神曰高永能景思誼程博古宋元豐間同爲統軍禦虜銀川戰死廟食于鳳翔和尚原宣和間方臘冦睦州討捕者禱神而勝敵上其事始封爲侯南渡後張浚吳玠總兵鳳翔神屢以陰功助武朝議嘉之加封王爵建廟于望僊橋北額曰旌忠俗稱三聖廟今三聖橋是其所也高宗將建德壽宮徙置今所廢覺苑寺以居之　皇明宣德中重建覺苑寺遂奉神爲寺土神
忠烈祠在衆安橋南以祀宋封繼忠侯岳雲烈文侯張憲者雲乃武穆之子憲爲武穆部將或云其壻也此橋爲二侯就戮之所里人憐其冤立祠祀之正德十五年廵鹽御史劉槩拓大其基叅政鄭虞爲記
廣福廟在鹽橋上其神曰蔣七郎崇仁者里人也仗義樂施倣常平法以家貲糴穀賤糶以救貧者其弟崇義崇信亦承兄志行之六七十年規以爲常里人德之比卒即其家立祠祀之有禱輒應咸淳初京尹潛說友請于朝賜廟額曰廣福封崇仁孚順侯崇義孚惠侯崇信孚佑侯淳祐間京尹韓彥質將改作其祠神忽憑老兵言願徙橋上遂立廟焉士女爭趨之日擁隘橋東西十餘丈至不得旋踵兩街沽酒作餈餌鬻象馬錢二三十家供給不暇至今父老言神異事甚多而石塘胡長孺爲神作傳述宋時劉宗申事獨著云劉宗申者暴戾士也以縱橫說游蜀荊江淮間客李曾伯所怨曾伯子杓誣以陰事罪至死曾伯納官以贖猶除杓名劉借七寶寺館焉買妾置券盛陳金銀帛飲食妾父若牙儈琴示多藏奴薛榮刺知藏處夜懷刃入劉臥中殺劉捽取藏物逃去捕急臨安尹韓君矢侯曰三日不獲榮夷廟毀像榮下往崇德利韓君

亦卜往崇德必見獲已而往崇德果獲榮樂自言
逃時常彷彿見邏人從而後以故不能去其自疑
若有攝者然也胡長孺曰前此四十四年在虎林
聞故老誦說趙忠惠公爲臨安尹會城中見口日
食文思院米三千石民間又籍甘閑天宗水門米
船入四千石乃爲平糴倉二十八廒於豐稔坊羅
湖秀蘇常州米置諸房春治精者歲六十萬石輒
取錢價糶與民竟尹去十三年米價不翔民不食
糲惡粗倉頁不罹刑今口籍除去乘來與故時無懸
殊若牧守人效忠惠時規模民亦效孚順侯昆季
饑歲尚使勿知況平歲耶

旗纛廟洪武三年建于都督府後以祀軍牙六纛之
神毋歲驚蟄霜降祭之八年都指揮使徐司馬改
建于青濟橋東紹停春祭咸霜降先一日本司以
所製軍器遶城迎之鼓吹殷作用之揚兵至日乃
祭

憐忠祠在清河坊內以祀　皇明贈太傅于肅愍公
謙者正統十三年　英廟北狩謙以兵部尚書當
國有功竟以誣戮弘治初勅建憐忠祠于其故第

楊清祠在裕家巷以祀　皇明四川按察僉事王琦
南京刑部郎中項麒者琦字文璡錢唐人永樂間
舉于鄉除汝州學正尋授監察御史陞山西按察
僉事提督學校以毋憂去起復四川整飭兵備非
其好也乞歸歷官清白家無石儲衣敝以紙補隙
嘗歲暮大雪僵臥數日人有憐而餽食者致恭則
受稍息即辭卻之曰吾不忍嗟來也郡守胡濬
聞而餽之百金不受乃述其清行聞于朝以上命
賜之琦復辭曰祿以養士未聞養民也無功而食
將無愧于心乎士流莫不嘆服竟以饑寒發病卒
麒字文祥仁和人景泰間以貢士授南京吏部司

務遷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成化初以毋病乞改南
京授刑部福建司員外郎陞江西司郎中以病告
歸雅操尚潔不入公府嘗不給于饔飧而吟詩鼓
琴晏如也巡臺潘臬若郡縣之長欣慕高標而麒
終不肯屈俯主見正德二年平湖令䧺某被逮于
臬司惡長邵公諭之曰何不學項正郎清白正人
在邇而不往親炙自忍點染何也䧺頓首出齎百
金入贄于麒麒厲聲曰君事果枉法司自能直之
苟不枉則受罪乃其所也既剝民以自賊復以賊
巳者賊人是誠何心哉䧺赧汗而退明日麒無疾

而李年八十有二正德十六年御史唐鳳儀廉二
公清節以其與褚僕射同里也表其閈曰忠清里
嘉靖十一年錢唐令王釴立二公神位于褚祠併
祀之二十三年提學副使孔天胤郡守陳一貫以
凝真道院奉二公題曰揚清祠

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寺基也宮照春橋西元
僧也里可溫建久廢嘉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謝
丕建祠以奉晉贈太傅謝安宋贈太傅謝深甫
皇明贈太傅謝遷者安字安石金陵人年四歲桓
彝見而嘆曰風神秀徹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

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王導深器之寓居會稽
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
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用世意屢詔不起有司劾
請禁錮終身安遂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
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
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而安妻者劉惔妹也見
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當如此也
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年四十餘始有仕進志征西
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
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

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
安甚有愧色頃之拜侍中遷吏部尚書桓溫卒進
安中書令尋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苻堅率
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兒子玄入問計安
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
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
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
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
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
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

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
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
其矯情鎮物如此薨贈太傅謚曰文靖○深甫字
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舉進士調嵊
縣尉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
山丞爲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
熊曰文士在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
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
青田縣御史葛邲等薦之孝宗召見奏對雍容除
籍田令紹熙改元擢給事中會韓侂胄破格轉刺

史深甫封還内降云佞幸竄逐五官而轉運都健
倖一啓攀援踵至請罷其命二年知臨安府光宗
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
猛之中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
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朝累拜右丞相尋以少傅
致仕薨以孫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謚惠王○遷
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一年舉進士第一累官修
撰諭德學士進大學士　敬皇帝晏駕與大學士
劉健李東陽同受　顧命輔毅皇帝即位正德初
議政不合致山歸嘉靖初召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尋薨贈太傅謚文正

褒忠祠在錢塘學宮之東舊爲清軍公館萬曆二年
侍御史萬安蕭公廩改祀　國朝革除死事諸臣倫
撰王叔英博士方孝孺副使程本立都御史陳性
善太常少卿盧元質左拾遺戴德彝都給事龔泰
戶部侍郎卓敬盧迥谷府長史劉璟蕭縣知縣鄭
恕東平州吏目鄭華監察御史鄭公智陝西僉事
林嘉猷檄有司以時致祭云大學士呂本爲之記

西湖遊覽志第十六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十七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南山分脉城内勝蹟

道院

宗陽宮龍翔宮靈順宮佑聖觀景隆觀玄同觀紫陽觀

宗陽宮本宋德壽宮後圃也去吳山東北五百步新
宮橋之東三聖廟橋之左先是紹興間望風者言
其地有鬱葱之祥遂建德壽宮高宗禪位後居之
咸淳四年以後圃築道宮曰宗陽祀感生帝每遇

孟享車駕臨幸爲有無極順福鎮瑞中佑景緯
等殿玉籟藻簾等樓大範觀化觀妙等堂會眞澄
妙常淨等齋丹丘玄圃等亭皆揭以奎藻瞰圃鑒
池花卉森茂元初燬延祐間真人杜道堅重建築
老君臺肖老聃像于中旁列尹喜亢倉庚桑楚南
榮趎尹文子士成綺崔瞿栢矩列禦寇莊周趙子
昂爲之記元季燬洪武間葉月庵永樂間周道
淵宣德癸丑沈復玹弘治元年沈復純相繼重修
內有老君臺得月樓　杜道堅號南谷當塗人風
度清雅嘗以中秋集儒彦登老君臺玩月分韻賦

詩楊仲弘為絶倡其詩云老君臺上涼如水臥看
氷輪轉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
龍蛇並起承金枋鸞鳳雙飛載玉笙不信弱流三
萬里此身今夕到蓬瀛
龍翔宮在清湖橋先是理宗既即位詔以沂邸為
龍翔宮以祀感生帝宮在後市街其傍別作南宮
館以棲道流錫田千頃元至元間胡僧楊璉真伽
輳櫟道流改宮為壽寧寺住持胡元洪力爭于朝
僅得田土一半而宇不可復得矣乃改建今所即
故宋楊和王宅第後奉神祠也齋居十有目殿和

順正全真冝休觀妙東明琢隱中和守正安寧中
門曰昭符鐘樓曰和應藏殿曰瓊函寶藏規制宏
麗祀禱益加元統間燬住持史景仁重建楊維楨
葉廣居為之記方丈後疊石鑿池蒔藝卉木婆娑
蓊鬱象海中仙島號小蓬山陳旅為之記元末張
士誠占為軍器局　國朝住持毛繼祖請於朝復
之今為叢林曰有魚樂軒○楊維楨碑銘云三馬
渡江一馬瀧東觀邸闢森開張穆將祀子感生皇
疾以慓怒靈威昂十一晃緯生寒苦天人南下南
斗傍朝與龍飛鼎龍翔翠蓬三度黄壓揚靈宮突

立天中央湖肖海眼東西望地柱不傾天乳長黄
髯仙伯古冠裳龍腦寶藏聲琅琅上清淨掃赤尾
翔六龍在天天下昌山君海孤紛來王南極上壽
日重光○桂衡魚樂軒詩陳蘿清鐘卷瀟湘清到
南華第幾章活水遶門春潑潑游鱗吹浪暖洋洋
朱紅欄檻通方沼紺碧桃花出矮墻蓮日沙波牽
細荇微風聲石掃垂楊屢分旱飯烏麻熟曾醉春
醪白朮香異日鯤鱗終變化當年鷄犬亦騰驤天
寒翡翠毛衣薄月出珊瑚樹影長莊子濠間從看
去琴高海上許騎將梅邊洲渚渾清淺鷗後簑蓑

愈老看一曲棹歌聲欸乃三生漁父夢滄浪積來
皓雪深為洞留住朝雲巧作房王母蟠桃依舊好
麻姑鱗脯至今藏時迎賓客皆英彦日課詩書敢
怠荒別有功名期令子臥氷無用學王祥
靈順宮在板兒巷旱河頭舊名寶山院宋嘉泰間建
丞相鄭清之修　皇明正統間真人張遵然扁名
靈順
佑聖觀在興禮坊內宋孝宗潛邸也光宗寧宗皆誕
于此淳熙三年改為老氏之宮以奉北極佑聖真
君時趙粹中為吏部侍郎夢有客謁之着羽衣長

七尺視其刺曰壯方鎮天眞武靈應眞君粹中奉
神素謹趨下迎揖不敢執主禮神因請粹中東向
坐曰侍郎今日之事子爲政矣粹中局蹐而稱明
日得旨爲奉安聖像使紹定間賜額曰佑聖宮命
學士院書之篆書佑字傍無人字道流歎然曰宮
無人何以自立事聞上特許加人字孝宗嘗題杜
甫詩于壁云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理宗又書全篇于東宮廳之屏元大德七年燬踰
年重建改爲佑聖觀基甚宏敞今錢塘學舍皆其
地也元季兵火此觀獨存　皇明洪武十五年置

道紀司于觀中元時有道士王景周者開東閣以
居郎令錢唐公館是也蘇伯衡爲之記畧云王景
周居佑聖觀之西廡居之東有地二畝而嬴剪荒
剔蕪以爲圃修竹數百竿爽其中可列坐風月之
夕或觴或奕無適不宜曰洗竹亭亭之右隱阜緬
延有樹鬱然則七葉木也曰七葉坡由坡而西有
屋兩楹中庋琴几琅函森列曰禮經筵筵后重屋
朱甍碧瓦翔于物表白雲依簷君思親之不可見
則泫然出涕曰夢雲樓樓之下簷之外深樹蔽飛
護以欄楯傍植薔薇蔓延其上徧布四阿清風自

生日影不下曰清暑齋齋之外黃精蒼耳白朮紅
藥椒蘭芎芷杞菊之屬雜然並蒔秩若布卦曰種
藥畦中畦築圜基而墁以甓一鶴棲息其上甚馴
曰馭鶴峯峯側鉅石虎蹲可踞而吹笙曰吹笙石
石側冬青十餘株離立若相峙而高皆數丈蒼翠
掩映下甃小逕曰冬青逕逕南出直小圃有井焉
其冽異常得開元宮浴鵠池八稜石欄置其上曰
天一泉就而洗藥郁烈四達好事者比之神瀵曰
洗藥井〇石欄上刻虞伯生天一泉銘蓋開元宮
故物也銘云大荒南陲元氣積陰闢闔屏陽洞闢

幽穴流泉保靈宅任君來飲黃赤石天一名錫天
元冊幽阿受養良有擇構宮方嚴自王伯清疏臨
止靈卿偕庶林森爽化赫奕福卿帝子發其液不
食何年喪遺甓白雲映空玉清客開元全盛煩百
役持節勞午文纏碑爾來蕭條世代隔石礎刻文
未泯書雖其啓之媿古昔句曲外史美冠爲研書
千卷硯貞白天眞景隨玄系繹金室玉堂萬無數
景隆觀在保民坊板兒巷宋嘉定十四年詔以舊僑
內司改建名通玄庵在新門外寧宗書景命萬年
閣元末築城移入城內尋燬于兵成化八年史志

中重建
玄同觀在癸辛街元至元間都道錄即如山建大德
間賜額尋燬　皇明宣德二年道士殷大宗重內
有瞰碧閣清麗可賞
紫陽觀在鹽橋南荷池上元延佑間真人吳全節建
長春庵凝真庵純陽庵玉陽庵奉真院玄真院洞玄院
崇善院顯真院洞真院真濟院上真院白馬廟華光廟
五顯廟張相祖廟舊城隍廟
長春庵在相安巷元延祐間有姚真人者錢唐人家
業溫飽其妻蔡氏一旦語其夫云欲脫俗修真以

家業二分界夫收其一爲成家之計自以其一建庵
爲脩養之需夫曰汝既脩真吾無子女何忍獨脩
俗緣耶蔡氏然之乃曰脩真不宜夫婦同處與夫
各建一庵于西城下夫庵在妙心寺北曰長生妻
庵在洪福橋西曰長春夫妻皆證道妙時謂之雙
修云蔡氏號坤靜弘治十一年賜真武像玉樞經
于庵內楊廉夫詩云夜坐清都鶴夢長碧天如水
月蒼蒼雲和有樂降王母霹靂無車與阿香雪泛
玉甌茶味花零金剪燭生光僊風不動庭前竹
又送微鍾到下方趙子昂詩云流水橋西一徑斜

青衣相接到僊家香分橄欖燒銀葉酒瀉松脂泛
紫霞綠竹滿堦初解籜碧桃幾樹正開花何時脫
却塵凡累來叩丹房九轉砂聶大年詩云蘂宮琪
樹飛樓鸞空有玄都太古壇野老不尋餐玉訣山
人自製切雲冠杖龍化去秋池涸笙鶴歸來夜月
寒前度劉郎偏好事種桃留與後人看
凝真庵在忠清里內元至元庚子杭州大疫里人馬
均禮延紫陽庵道士姚顺朴作法治之境內以安
里人共購地結庵以奉顺朴洪武十八年徐道真
等正統二年蕭自然等成化十年胥宗善等相繼

重脩
純陽庵在忠清里小巷元至正間建特進神僊重玄
子書弘治三年道士姚德恂重脩
玉陽庵在馬市巷
奉真院在下馬坡巷洪武十六年道士李道椿建有
巢巢聖樓景泰初燬重建
玄真院在雙茶坊巷內元至正間建尋燬洪武二十
九年重建有東翠樓方井丈餘雖旱不竭
洞玄院在惠民坊北元延祐間建
崇善院在寧濟橋側元延祐間建

顯眞院在慶春門內
洞眞院在褚家塘宋紹興間建
眞濟院在海東橋東宋紹興二年建
上眞院在裴駕橋西南宋建炎三年郡人錢隆捨宅
建
白馬廟在七寶山之東麓宋建炎間以祀磁州崔府
君者詳見顯應觀
華光廟在普濟橋上本名寶山院宋嘉泰間建紹興
初丞相鄭淸之重脩以奉五顯之神亦曰五通五
聖江以南無不奉之而杭州尤盛其詳本始稷神
記所載妄誕不經而宋朝會要亦不詳載姓名或
曰五顯五行之佐也而五通非五顯也宋政和元
年詔毀五通淫祠則五通非五顯明矣豐樂橋上
亦有華光廟
五顯廟在里仁坊內元元統二年建元末燬　國初
王瑞雲重建正統中吳玄理趙道純復拓大之又
燬郭廷輔重脩五顯者五行之佐也無姓氏可考
宋時賜號一曰顯聰昭聖孚仁福善王二曰顯明
昭聖孚義福順王三曰顯正昭聖孚智福應王四
曰顯直昭聖孚愛福惠王五曰顯德昭聖孚信福

慶王五王封號皆有顯字故謂之五顯廟云
廣福祖廟在鹽橋東南卽蔣七郎家祠也每歲六月
九日郡人以神誕日奉香火
舊城隍廟在牟市宋紹興元年建以祈蠶穀國朝永
樂末年憲使周公以直道被法後爲杭州城隍神
數見肹蠁杭民因奉其主爲新城隍而改奉舊主
於此爲舊城隍廟

西湖遊覽志第十七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十八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南山分脉城內勝蹟

佛刹

演教寺水陸寺祇園寺東岡寺姚園寺慈雲寺金剛廣福寺大慈庵靈芝寺長明寺惠林寺普慈寺悟空寺相國寺華藏寺佛慧寺儒林慈恩普濟寺七寶寺鸂鶒寺法雲寺崇恩延福院妙慧院廣靈寺慧雲寺普照院長生寺法明寺白蓮寺寶梵寺慈安寺西井寺靈壽寺寶苑寺真教寺

演教寺在吳山東北半里許紹興間僧慧海建于新門外張氏展城闢入宣德間逵禪師正統間僧得奏道靜相繼重脩兵部侍郎黃裳為之記裳錢唐人洪武初徙居鄱陽世居寺南去里許兒時讀書聞寺鍾聲即起籌燈矣

水陸寺在獅子巷宋太平興國七年生法師建咸淳間僧師則重脩內有銀杏樹二株甚巨蓋宋物也寺故在城外張氏展城闢入

祇園寺在獅子巷西北太平興國間僧清照建僧在郊臺側南渡後造御馬院移寨于此

東岡寺在獅子巷西宋乾德元年德洪師建紹興三十二年賜額永樂十八年僧松巖重建

姚園寺在高陽間巷宋初爲姚氏花園紹興初僧慈昌購園結庵乾道初賜額姚園寺淳祐二年建廣福殿以奉理宗御容洪武初僧大雲重建

慈雲寺在高陽間巷周顯德二年僧圓覺建名慈濟宋大中祥符改曰慈雲理宗書靈感道場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沙門延福重脩嘉靖二十年燬僧圓鼎重建

金剛廣福寺在板兒巷唐天成間僧善果建乾祐二年燬至元十二年重建

大慈庵在葛閘巷宋淳祐四年僧德琛建洪武三十四年僧可觀重脩

靈芝寺在東花園崇新巷俗稱蠟燭庵唐貞觀間郡人施光慶捨宅建名實際院元季燬元統間僧妙通重建永樂宣德正統間僧能守如眞宥淳皆以纂脩積典徵入錢唐縣歲造土牛迎春于此元時劉伯溫以行省都事坐法宿庵中簡俊上人詩云城外春江動客愁江邊細草綠悠悠還將短鬢臨

岐路畏向東風憶舊游斜日遠天歸鳥急海雲孤
館落花稠青燈不放還家夢一夜腸回一萬周
長明寺在螺螄門內晉天福間建宋開寶四年錢王
改名法燈治平二年改長明佛印禪師開講于此
元季燬弘治十五年僧如損重建
惠林寺在蒲場巷紹興初汴僧惠林禪師隨駕來杭
建相國院于天慶坊嘉定四年移于薦橋門外報
國寺基改名惠林元至正間展城圍入寺燬洪武
初僧景芳重建
普慈寺在蒲場巷內宋紹興間僧思淨建元至元間

僧元忠脩
悟空寺在淳祐橋東晉天福七年僧齊敎建名崇新
院大中祥符改額淳祐六年法昌重脩元末燬永
樂元年德兼重脩
相國寺在淳祐橋東首百步許北齊太保六年建名
建國唐時燬爲鄭景宅園景雲初僧慧瞬爲寺值
睿宗由相王即位賜名相國元末燬洪武初僧大
雲重建置僧綱司于內正德八年僧東明重修
華藏寺在橫河橋東唐清泰二年吳越王建名報恩
院大中祥符間改今額

佛慧寺在肅義巷元大德間壽法師建洪武二十四
年立爲叢林正統十四年林景山重脩
僊林寺在安國坊宋紹興三十二年建隆興元年孝
宗賜額曰隆興萬壽戒壇淳祐三年理宗賜額曰
飛天法輪寶藏又置鍾銘賜之銘曰大塊噫噦震
薄蒼與春此洪鍾以寶出虛樂先其角十分其鼓
奚有鑄鼎攻金遺禹博太閽緯厚薄和均上開天
閽下徹地垠乃祭乃鑄乃割昏曉杳徹有聞競不
心竅以爲有聲匪撞不鳴以爲無聲如雷如霆作
鎮梵宮法音無際董我神皇萬有千禩元至正間

張士誠據爲軍器局洪武四年重建置僧綱司有
司即其鍾樓爲郡城昏昕之節正德間徙其鍾更
鑄置朝天門仁和縣歲造土牛迎春于此
七寶寺在鹽橋北梁貞明七年錢王建名上方多羅
院宋大中祥符間改額爲六游堂臨輝閣郡守王
欽若詩
潮鳴寺在慶春門北舊在門外梁貞明元年建初名
歸德院高宗南渡駐蹕寺中聞江濤聲以爲金兵
追至也駭之已而問知其故遂賜今名寺北有回
龍橋高宗嘗作詩賜統制劉漢臣勒石寺中其詩

云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
向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
林
法雲寺晉天福五年吳越王爲韶禪師建至正丙申
燬洪武九年雙林寺懸禪師重建
崇恩延福院在鹽橋下八界
妙慧院在褚家塘開道元年錢氏建南渡後以其地
爲御圃元至正間復建今併佛惠寺
廣壽慧雲寺在白洋池畔宋淳熙十四年張循王之
孫鎡捨宅建寺紹熙元年賜額俗稱張家寺有留

雲亭白蓮池元至正間燬洪武十七年僧文郁重
建永樂九年來忠宣德間廣脩弘治元年福海相
繼重建）僧梵琦留雲亭詩云人家十萬繞城堆
未抵南朝一段奇象輦不來春草綠小亭雲鎖紫
琅碑）僧德祥白蓮池詩云念念西池道路賒東
池今已種蓮花他時若到西池上應念東池是故
家
普照院俗稱報師庵在鹽橋北晉天福八年建洪武
十四年僧正宗重修嘉靖八年燬重建
長生寺在艮山門顯德四年吳越王建南渡後改爲

九宮壇齋宮元至元間重修
法明寺在艮山門內宋建炎初建以寓流僧今併湖
鳴寺
白蓮寺在僊林橋東晉開運元年吳越王建名華藏
院宋治平間改妙惠院咸淳間僧祖顏誦經持戒
地産白蓮因賜白蓮妙惠寺額
寶梵寺在沙皮巷晉天福初建崇新門外名崇壽院
宋淳熙二年徙建今所崇寧元年賜額寶梵洪武
二十四年併入慈雲永樂元年重歸原所尚書夏
原吉爲之記

慧安寺在十三灣巷晉天福間吳越王爲明律師建
于菜市橋門外雜木營地元季燬洪武初僧得寶移
于錢唐保安坊東永樂乙未又移今所少保兵部
尚書于謙爲之記
西井寺在井亭橋西詳見鄭侯祠
廣壽寺在曲阜橋東元至正二十一年江浙行省左
丞相達識帖睦爾建本畏吾氏世族故稱畏吾寺
俗訛爲義烏寺洪武二十四年改今額
覺苑寺在豐樂橋東詳見三忠祠
真教寺在文錦坊南元延祐間回回大師阿老丁所

建先是宋室徙蹕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從駕
而南元時內附者又往往編管江浙閩廣之間而
杭州尤夥號色目種隆準深眸不啖豕肉婚姻喪
葬不與中國相通誦經持齋歸于清淨推其酋長
統之號曰滿刺經皆番書面壁膜拜不立佛像第
以法號祝贊神祇而已寺基尚五六尺為甃森固
罕得闌入者俗稱禮拜寺

西湖遊覽志第十八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十九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南山分脉城外勝蹟

衢巷河橋

出正陽門為慶豐橋柳翠巷海鮮巷南新橋尊勝巷梁家橋頒帆巷諸橋馬倉巷槐花巷美政橋洋泮橋海月橋化僊橋進龍橋

慶豐橋之水入城為六部橋其上流為岸橋南新橋

沿城而西為萬松嶺下嶺為松林街其東為車子巷

柳翠巷內有柳翠橋相傳宋時妓女柳翠所建

海鮮巷內有海鮮橋石長丈餘其文如魚龍藻之狀巧如繪畫蓋宋時故內物也

尊勝巷內有尊勝寺

梁家橋進九曲巷出青果園

諸家街通上靚路

馬倉巷之北宋有嘉會門

槐花巷之東為白壁營

美政橋宋有玉津園

泮汼橋有龍王廟萬曆中建海月橋于橋南
進龍橋近進龍浦
出候潮門爲嘉會橋濟川橋上覩路期清巷蕭公橋太平坊信義坊利津橋牛皮街跨浦橋渾水閘荷園巷鐵箭巷鐵幢浦
嘉會橋通貼沙河之水入城貼沙河一名裏沙河舟筏所經北抵艮山門者
濟川橋在抽分廠前初名欄木橋相傳錢氏偏據時旁堆欄木筏因呼之又謂普濟橋或曰因舊有普濟寺得名正德六年主事王光佐重建改今名

上覩路宋時圜丘大路御輦所由也
期清巷有馮公廟
太平坊宋有便門
信義坊俗名荷園巷其傍有連公池
利津橋北爲鐵幢
牛皮街上有龍舌嘴
跨浦橋街一名承義巷
渾水閘下有善利院夫差廟
鐵箭巷相傳爲錢王射潮之所劉伯溫錢王箭頭歌
鴟夷遺魄掏餘怒欲取吳山入江去雷霆劈地水奔飛海門共胥沒氛霧英雄一怒天可回肯使赤子臨鮫鮐共揮五丁發神弩鬼物辟易腥風開三百年來人事改濤落沙平箭空在石梁飲羽未足誇蜀國三犀謾欺紿近聞黃河水亂流青徐一半悲魚頭安得壯士幹地軸爲拯斯民塗炭憂
鐵幢浦相傳吳越王鏐築塘以捍江水置鐵幢三以爲水則幢製如杵徑七八寸出土可三尺餘其趾入土不知若干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湯幢用鐵輪護其趾而以鐵緶貫幢幹且引緶維于上下之楗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土耳宋淳祐閒安

撫趙與蒠作亭覆幢今亭廢爲民居獨存蓮池而鐵幢之首斷出可驗一在舊便門東南小巷一在舊廣橋門外皆湮塞無考獨在利津橋者僅存而文爲民居所占若不表識久亦湮矣
出永昌門爲保安巷新安巷真如巷大通橋映江樓
保安巷通永昌壩
真如巷內有真如寺
大通橋傍有銀杏樹爲檥舟渡江之所今沙漲去岸者二十里矣
映江樓宋時有亭扁曰煙雲魚鳥元至元丁丑燬至

正庚寅重建扁曰瞰江正德元年太監麥秀御史車梁布政使林符等改建層樓扁曰映江吏部尚書屠滽爲記樓側爲宋臨安府城南廂廳有左右軍巡使判官掌風火盜賊推鞫及檢覆救劄打量定驗之事凡事之小者皆得專決焉蓋古督郵司隸之職也故俗稱兵馬司

官署

工部分司浙江驛浙江亭城南稅課司

工部分司在候潮門外先是漕船木料及京師增殿倉庫器皿等每歲坐派軍民出辦成化七年千戶

汪禮奏乞于杭州荊州太平等府設廠抽分商木應用以免軍民之擾朝議從之始有抽分之令歲差工部主事主之二十二年差御史弘治五年差太監相兼取辦正德十六年專委工部至今仍之凡商販竹木十取其一初時解銀四千兩遞歲增之乃至一萬四千餘兩

浙江驛在龍山閘洪武三年建

浙江亭古之樟亭也白樂天樟亭驛見楊僑詩往恨今愁應不殊題詩梁下又踟躕羨君獨夢見兄弟我到天明睡亦無又宿樟亭驛詩半夜樟亭驛愁人起望鄉月明何處見潮水白茫茫鄭谷題樟亭驛樓詩故國江山外登臨返照間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汶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歲窮歸未得心逐片帆還孟浩然與錢唐令登樟亭驛詩百里鳴雷震聞絃暫輟彈府中聯騎出江上待潮觀照日秋空迥浮天渤澥寬驚濤來似雪一坐凜生寒

城南稅課司在浙江亭邊吳元年設于頹樓洪武五年改建于此

祠廟

昭貺廟順濟廟順濟聖妃廟協順廟

昭貺廟在渾水閘其神張夏字伯起宋景祐間以司封郎中爲兩浙漕使江潮爲患故隄岸用薪土常被衝擊每繕脩不三歲輒壞重困民力神始作石隄上自六和塔下自東青門延袤十二里人感其功爲立祠隄上賜額昭貺土人稱張司封廟慶曆二年贈太常少卿大觀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三十年增順濟字每潮水嚙岸禱之輒應成化間江潮泛溢命工部侍郎李顒督治禱神患息遂即故址重建

順濟廟在清水閘其神馮俊字德明錢唐人天資剛

直切孤孝毋年十八夢上帝遣神易其肺腑云將
有檄命即豁然開明初不習文藝至是書傳大
義驟皆通曉叩以禍福莫不前知足未嘗歷閩而
人或見之江海上元祐中有舟渡江值大風分必
死神即現形雲間自言名氏叱咤之頃顛濤帖息
又嘗就寢竟日乃醒家人視其嘔吐皆海錯異物
怪而問之則云適宴于龍宮大觀三年十一月忽
語人云上帝命司江濤事不得辭越三日不疾而
終年三十有六先期旬日于清水闢所居西偏自
營兆域既沒靈異尤夥人卽所居祠之紹興三十

年賜順濟廟額慶元庚申封靈佑公紹定間封英
烈王

順濟聖妃廟在艮山門外其神林氏莆田人生而靈
淑殁遂爲神土人祀之曰湖宋宣和五年賜廟額
曰順濟紹興間建廟于此封靈惠夫人紹興三年
改封靈惠妃慶元四年加助順勅曰古以女神列
祀典者若湘水之二妃北阪之陳寶西宮之女南
火嶽之夫人以至丁婦勝姑莫不廟食土生不出
閨門而死乃祀食百世此其義烈有過人者矣朕
惟望舒耀魄其名月妃川祇靜波其名江妃爾之

封爵既曰妃矣增錫美號被之綸與出示大褒顯以
求厭祀

協順廟在石塚其神陸圭昭慶軍人宋熙寧間以祖
澤補右爵調真州兵馬都監宣和中引兵進攻方
臘敗之死而爲神紹興間海濤衝激江岸神撤陰
兵却潮潮勢遂平淳祐間江潮衝激尤甚隨築隨
圮神與三女揚旗空中浮石江面以顯其靈盱類
以成浙西帥臣徐栗以其事聞於朝賜廟額曰協
順封神爲廣陵侯三女爲顯濟通濟永濟夫人一
生護圻一主起水一主交澤傍有小廟祀十二潮
神各主一時

道院

廣靈廟水府淨鑑院順濟宮

廣靈廟在石塘壩宋景定三年九月潮壞江塘里中
耆老因立東嶽溫太尉廟請于朝賜廣靈爲額咸
淳五年封正祐侯餘自李將軍以下九神皆錫侯
爵李孚佑錢靈佑劉顯佑楊順佑康安佑張廣佑
岳協佑孟昭佑吊威佑

水府淨鑑院在嘉會門外桐木園乃馬自然修真之
所龍德三年錢氏號水府院天聖四年改水府淨

鑑院乾道四年安撫周淙建扶桑大帝殿
順濟宮在清泰門外東里隅舊在湯鎮赭山之間曰
三龍王廟宋紹熙元年賜雲濟觀額四年旱禱而
雨改賜今額嘉定二年九月錫三神侯爵曰廣澤
順澤敷澤嘉定九年增封曰廣澤靈應順澤昭應
敷澤嘉應永樂間江潮齧之徙建今所天順七年
拓地重葺成化七年江潮塘崩守臣禱神而潮殺
再飭廟貌

佛刹

尊勝寺善應總持庵淨因寺浴池菴海鮮寺福田慶壽

寺延聖寺普濟寺資教菴潮音菴圓通菴吉祥寺真如
寺正定菴普陀菴永慶寺延壽白石寺崇福寺因果寺
寶界寺定香寺月塘寺

尊勝寺在正陽門外尊勝巷故宋福寧殿也元僧楊
璉真伽改殿為寺有尊聖塔俗稱白塔西有望江
亭內有葫蘆井僧止菴過故宋宮井詩云上有千
尺桐下有千尺井風吹井上桐零落井中影

善應總持菴在尊勝巷宋開寶六年錢王建于西湖
南山曰總持治平二年改寶林院有可賦軒景定
間遷建于便門鍊箭巷改善應總持院元至元三
十一年復遷建今所張孝祥可賦軒詩光明獵獵
上烏巾不那西湖爛熳春借我繩牀對修竹為君
一洗軟紅塵

淨因寺在正陽門外和肅坊元延祐己未僧斯受等
建有銅佛三像銅塔一座元末燬洪武庚午僧法
瀾等重建弘治壬子僧宗謐等嘉靖癸卯僧鳴奉
明濟等相繼重修

浴池菴在茸泉巷元延祐間里人施仲禮捨地僧斯
受建鑿石為池構室臨之名曰觀堂嘉靖二十六
年重脩

海鮮寺在海鮮巷元至正元年建洪武二十三年重
脩

福田慶壽寺在候潮門外普濟橋宋寶祐二年徐路
鈐捨宅建請額曰福田以居白石皓禪師元至治
間燬泰定間重修復請額加慶壽二字洪武二十
四年立為叢林

延聖寺在候潮門外宋乾德間吳越王建于清波門
外名土宿院天聖二年超法師沿江施食以濟修
堤之士部役院于今所賜額延聖嘉定年間御帶
陳子飾於寺側建天妃殿崇奉海神元元統乙亥

重建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普濟寺在候潮門外普濟橋宋太平興國元年建有
理宗元命殿御書曰祈永度宗元命殿御書曰申
祐皇太后元命殿御書曰順福有閣以奉觀音大
士御書曰圓通寶閣石碑具存元初以祈永殿奉
五顯之神元末燬　國初重建
萬壽寺在江口門有江陽第一山扁
資教菴在候潮門外宋大中祥符元年僧堯道大啟
初庭建名火星菴宋末燬元大德間僧生禪師重
建請額曰火星資教院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延聖

寺
潮音菴在候潮門外元延祐間僧永暹建
圓通菴在候潮門外宋紹興間僧德厚建
吉祥寺在永昌門外宋紹興間建于臯亭山咸淳九
年移建今所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福田寺
真如寺在永昌門外真如巷宋建炎三年僧普惠建
洪武十三年僧俊堂重脩
正定菴在永昌門外陳鐵巷元至正間建
普陀菴在永昌門外浙江塘元至正間僧立宗建
永慶寺在清泰門外宋時楊節使者火寶慶二年建

紹定三年燬嘉定四年重建元大德至正間燬大
明重建
延壽白石寺在慶春門外宋建隆二年建于艮山白
石村元至正間燬洪武三年重建二十四年立爲
叢林永樂十二年移建今所
崇福寺在艮山門外宋雍熙間建大中祥符元年改
今額大觀間燬紹興間重建元末燬洪武十六年
重建
因果寺在艮山門外晉開運二年錢忠懿王建名崇
壽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元末燬洪武二年重建
寶界寺在艮山門外梁貞明間建于城中名翠峰宋

治平間改今額移建今所
定香寺在艮山門外宋乾德四年建于西湖上今定
香橋是也名香積院治平二年改今額寶慶間建
旌德觀移建今所
月塘寺在艮山門外何衙店宋淳熙間建在月塘之
北嘉熙三年潮壞徙今所元至正初潮水復壞徙
高原尋燬洪武間重建月塘者汲田也土脉宜瓜
宋有周姓者善種瓜號周家月塘有瓜

西湖遊覽志第十九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北山分脉城內勝蹟

城闉

武林門錢塘門

武林門宋名餘杭門俗稱北關門入門而南有虎林山土阜陂陀高可三丈廣不滿百步宋楊至質記云耆舊言錢氏有國時此山嘗在郭外荒海縈帶異虎出焉故名虎林吳音承訛轉虎爲武耳葉紹

翁四朝聞見錄乃謂虎林即靈隱山因避唐諱改爲武林元非有兩山一爲虎林一爲武林也樓攻媿爲太乙宮道士賦詩云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毋適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與有以從來有龍必有珠此雖培塿于山餘蓋疑此山爲靈隱之餘脉是又指二山同爲武林矣淳祐志斷之以爲漢志明載武林山爲武林水所出決非城內之山自漢已名武林亦非避唐諱而爲武蓋此坡爲城中勝地或者自寓武林之名于此耳門東有水門出大河西河淸河之水達于運河又東宋有天宗水門小北門今塞

錢塘門宋時所築按錢塘記云防海大塘在縣南一里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時募有能致一斛土者與錢一千來者雲集因不復取皆棄去而塘成故改名錢塘張君房云杭州武林山在錢唐縣西南靈隱寺在其上寺東有水曰龍源橫過寺前即龍溪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有水曰前源過橫坑橋入錢湖錢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聖湖湖有金牛遇聖明即見萬松嶺下西城第一門曰錢湖門次北第三門曰湧金門即金牛出見之

所也第四門曰錢塘門舊縣廨在焉蓋自前古居人築塘以備錢湖之水故曰錢唐據此則錢唐之名一起於江一起於湖二說兩義按史記秦始皇過丹陽至錢唐則秦時已有之非始于華信明矣自漢已來江潮爲患築塘捍之今云築塘以備錢湖之水事無稽證攷之釋文云唐途也錢古錢姓豈秦漢間有姓錢者居江干或築塘以捍海遂以起名如富陽孫洲之類是也至于錢塘門名第因錢唐舊縣治近此門因得名耳非取義于錢湖也

衢巷河橋

入武林門折而東過中正橋又南至觀橋其街之東爲廣豐廣積二倉橋街仁和倉街普寧坊西爲同德坊與賢坊報恩坊

中正橋俗稱斜橋自此而南至正陽門爲宋時御街長一萬三千五百尺舊舖石板衡從三萬五千三百有奇咸淳七年安撫潛説友易其闕壞者凡二萬幅然後經涂九軌砥平矢直至元時兩廂民居稍稍侵切然綽楔無敢跨街建者 皇明正德巳前猶然至嘉靖元年御史何鈛始爲鄉貢士建坊于吳山坊北自是題名楔綽並肩而立矣然杭城

多火自綽楔跨街而火益熾以木則易於燎延以石則人憚崩摧莫敢向邇撲救古人旌別宅里之義恐不如是

普寧坊俗稱淸遠橋巷其東宋有仁和縣丞廳又東有太社太稷壇紹興十二年築以春秋二仲臘前一日祭其禮視皇祇之制壇之北有靈池雖旱不竭稍北有天宗鹽庫酒庫市舶務過天水院橋有六部架閣淳祐倉草料場○天宗庫貯鹽酒以待宗人之頒給者○六部架閣以貯六部圖籍案牘者蓋漢掌故之遺也紹興三年建○淳祐倉淳祐九年京尹趙與𥲅建以儲米之糴于帥司者○草料場受畿內所輸稻麥豈以給騏驥院良馬院與三衙諸府之馬

同德坊俗稱燈心巷其西爲祥符橋桐樹園新莊橋橋左右宋有貢院別試所大理寺仁和縣仁和學豐儲倉軍器所東太乙宮萬壽觀元眞觀晨華館千佛閣安福寺並廢○桐樹園 國初有織作局○貢院宋時三州治貢院在錢唐門外王家橋以試本州之士漕司貢院在北關門外以待兩浙寓士及有官人宗女夫等禮部貢院在新莊橋東以

待進士紹興十年始定取士之法三年一舉必有手札付考官敦求賢之意自淳熙二年帝作聞喜燕詩賜進士唐駮等遂爲令典踵行並刻石院中○別試所以待貢士之避親嫌者其後申臨漕選者亦試于此○大理寺舊在錢唐門內紹興二十年以其密邇景靈宮號控鞭撻之聲非所以安神也乃徙于此寺前有淸明池○仁和縣吳越時分自錢塘置錢江縣在梅家橋西宋初改仁和紹興三仁徙建於此高宗初入杭州問縣名仁和喜曰此京師門名也蓋太祖次陳橋驛從仁和門入以

為吉兆故駐驆之意始定矣○仁和學在縣治之
東有文行忠信四齋○豐儲倉景定初賈似道行
公田法以此收其租入○軍器所以造御前器械
紹興初以内侍提點後改隸工部○東太乙宫紹
興間建以祀五福太乙之神兩廡繪三皇五帝日
月星辰嶽瀆九宫貴神每歲四立日祀之四孟車
駕亦幸焉虎林山在其後圃○萬壽觀紹興間建
以大霄殿奉昊天寶慶殿奉聖祖長生殿奉長生
帝後殿奉太祖以下諸帝兩側純福殿奉元命四
孟朝獻畢車駕詣宫行香景定間建昊華館于千

佛閣之東命羽流主之觀東有回龍橋○元真觀
唐中宗景龍二年建遂名景龍後唐改中興觀錢
武肅王病目禱而愈改爲錢明宫宋雍熙二年改
元真觀太中祥符間改天慶觀天禧間王欽若請
移天慶于真聖觀復名元真○千佛閣安福寺今
廢爲同仁祠
興賢坊以元時貢院得名
報恩坊俗稱觀巷有報恩光孝觀舊名開元宫清泰
四年錢王建宋景德四年改景德觀崇寧三年改
崇寧萬壽觀賜田千畝政和三年建徽宗本命殿

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院尋改光孝以崇奉香火
其西宋有惠民西局御厨小營宋之惠民局有五
皆貯藥以待病者
觀橋吳越王建還其梁曰吳越王寶正六年辛卯四
月八日因建錢明觀造此石橋吳越國王記觀橋
北有普庵院至正年建觀橋之水自東而西過青
蓮橋祥符橋折而北合清湖之水
自觀橋而南至衆安橋其街之東爲懷遠坊安國坊延
定坊西爲保和坊純禮坊澄清坊
懷遠坊俗稱軍頭司巷宋時有軍頭司在焉

安國坊與保和坊對俗稱𦍒橋巷宋有文思院吉祥
寺並廢○文思院掌金銀犀玉工巧之制綵繪裝
鈿之飾輿輦法物尺寸之度規範鑄鏤織之法
內外所須凡三千餘作○吉祥寺宋乾德三年睦
州刺史薛溫捨宅爲寺治平二年改廣福南渡初
割其兩傍地爲文思院軍頭司而寺額改吉祥今
爲民居蔡端明吉祥寺賞牡丹對月詩花未全開
月未圓看花對月思依然明知花月無情物若使
多情更可憐蘇子瞻詩人老簪花不自羞
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爭笑十里珠樓半

上鈎又花將落而陳述古期不至詩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花無語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述古期明日至因用前韻詩儒衣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大守問花花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又惜花詩吉祥寺中錦千堆前年賞花眞盛哉道人勸我清明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咍豈知如今雙鬢摧城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爭巧裁就中一叢何所似馬瑙盤盛金縷盃而我食菜方淸齋對花不飲花應猜

夜來雨雹如李梅紅殘綠暗吁可哀跋云錢唐吉祥寺花爲第一壬子清明賞會最盛金盤綵籃以獻坐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亦奇但衰病牢落無以發興耳昨日雨雹如此花之存者有幾可惜也又冬至游吉祥寺詩井底微陽迴未回蕭蕭寒雨濕枯荄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後十日復至詩東君意淺著寒梅千朵深紅未暇栽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明年冬十月寺中牡丹開數朵述古作

詩子瞻和云一朶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又云當時只道鶴林僊解遣秋花發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

延定坊舊名清寧坊其東爲度生橋俗稱鵞鴨橋橋畔宋有春風樓謂之北酒庫

保和坊俗稱磚街巷

純禮坊與延定坊對名後洋街俗稱竹竿巷

澄清坊在眾安橋北堍沿河者

自純禮坊而西其街之南爲井字樓北爲孩兒巷燈籠

巷新營街

井字樓宋酒樓也層構如井故名其西有白澤廟

新營街之西元有江淮財賦總管府丞相伯顏祠府地廢爲民居祠地爲按察司馬廐矣

自澄清坊而西轉入興慶坊爲潘閬巷紀家橋

興慶坊舊名前洋街與結縛橋對

潘閬巷宋初處士潘閬所居也閬字逍遥錢唐人有詩名詳見才情雅致志中巷內有三官宅

紀家橋在按察司右元時改乘驄橋北察院在焉今之嘉湖道即其址也其西爲西湖書院　國初改

仁和學天順間學徙而其地併北察院皆爲按察
分司及四舍矣○紀家橋之南爲德化坊舊稱木
子巷有明慶寺千頃廣化院並廢）明慶寺唐大
中二年建有法喜堂明碧軒南宋駐蹕遂勅北東
京相國寺祈禱雨暘建散聖節咸在焉嘉熙四年
七月理宗幸寺祈雨圓蓋撤蓋耳雨隨注平章喬
行簡上詩稱賀上遂書明慶二字以旌之淳祐六
年建法堂上復題爲南山道場嘉泰三年建御書
閣題曰宸奎萬壽之閣有蘇子瞻書觀音經碑○
王介甫法喜堂詩浮屠之法與世殊洗滌萬事求

空虛寸心以此不掛物一堂收身自有餘堂陰置
石雙嵺嶫石根立竹青扶疎一來已覺心膽豁况
迺宴坐窮朝晡初憶幼時身自許壯大看俗尤崎
嶇豐車肥馬載豪傑少得志願多憂虞始知進退
各一理造次未可分賢愚會將築室返耕釣相與
此處吟江湖又明碧軒詩明碧軒南竹數叢別來
江介幾秋風道人無復人間世嗟我今爲白髮翁
趙忠簡公明慶僧房夜坐詩月明風竹冷橫斜坐
看風燈落燼花老眼病餘嫌細字枯腸寒甚怯清
茶囊空豈是久爲客夢短其能飛到家但有流年

侵鬢髮蕭蕭蓬葆颯霜華○千頃廣化院開平元
年吳越王建南渡後爲臨安府祝聖道場僧了性
善醫學草書趙閱道題其堂曰垂慈以著醫績蘇
子瞻作草書歌以贈之歌云物生有象乃有茲夢
幻無根成斯須方其夢時了非無泡影一失俯仰
殊青露未晞雪已驅此滅滅盡乃真吾云如死灰
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化身爲醫忘其軀草書
雖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蒼鼠奮髯飲松腴
剡藤玉版開雪膚游龍天飛萬人呼莫作羞澀羞

氏妹

自按察司而南至安福橋折而東至八字橋河南爲通
貨坊河北爲豐財坊

豐財坊宋有左藏庫先是韓蘄王有賜第二在新莊
橋者獻于朝爲景靈宮在八字橋者獻以爲左藏
庫庫有東西受財賦之入以待邦國之經費東則
幣帛絁紬之屬西則金銀線券絲纊之屬統于太
府寺宋時經費多糜于贍兵西蜀湖廣江淮之賦
類歸四總領所以餉諸屯惟閩浙所輸歸于左藏
而大軍取十之七宮禁百司之祿裁三之值有浩
費則天子出中帑封樁以補所闕　國初以兵掟

賜祭指揮今年爲官署民居矣又西爲楊駙馬府郎端孝公主第也駙馬名鎮方建第時命巨璫董宋臣領之大拓四旁其最逼近者爲太學生方大猷之居璫意其必雄據未易與語一日具禮往訪之方延入坐璫未敢有請方揣云內轄相訪得非以小屋奉上旨乎璫愕未及對方徐曰內轄以某太學生將梗化耶便當首獻即索書契與之璫以契奏理宗大喜數倍酬之方表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蓋上用毛詩下用蘇子表語也理宗又奇之自此擢第登朝旋躋膴仕

矣今其地半爲按察分司

入錢唐門而東折而南爲白龜池鑷子井黑亭子

白龜池在城下袤廣四畝許池底通西湖李鄴侯所鑿其水自來不堪汲飲元仇仁近嘗卜居池上作詩云一拳一鶴小生涯陋巷深居幾歲華爲愛西湖來卜隱却憐東野又移家荒城雨滑難騎馬小市天明已賣花阿母抱孫閑指點疎林盡處是棲霞池傍宋有御作院

鑷子井在上方寺前水口在湧金門外

黑亭子舊有水溝透城通柳洲寺

門內舊有景靈宮錢唐縣錢唐學上方寺並廢○景靈宮本宋韓蘄王世忠宅也紹興十三年建以奉祖宗衣冠之游蓋漢原廟之遺也宋制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五饗朔祭而月薦五饗宗室諸王攝事朔祭月薦則太常寺卿代之景靈宮以奉塑像歲四孟天子躬祭次日繹祭則后妃六宮從往帝后忌辰則宰相率百官行香道士作法事天章諸閣以奉繪像時節朔望帝后生辰皆徧薦之內臣攝事欽先孝思兩殿亦以奉小像上日焚香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宮以牙盤天章諸閣以常饌用家

人禮云宮內有崇禋館命羽流主之蟠桃亭流杯堂四并堂橘園桂園景靈池以湖水灌之水口在昭慶山門左○錢唐縣紹興初詔以錢唐仁和比閼封祥符縣選才授任謂之赤縣仁和通錢唐所分于錢唐尤重縣前有字民坊淳熙初徙紀家橋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卷終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一卷

錢塘　田汝成
會稽　商濬　重校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北山分脉城内勝蹟

官署

提刑按察司　按察分司　射圃　貢院　演武場　養濟院

提刑按察司故宋岳武穆王宅也紹興三十一年以王宅為太學宋亡學廢元改為肅政廉訪司國初改浙江提刑按察司設按察使副使僉事洪武十七年重建公廨而東近岳王祠西迫北察院基故

卑隘門外居民叢障成化二年按察使戴琪等盡徙民居開道南出抵長生街建坊東曰端本又東踰觀街曰敷教西曰澄源西過長生橋抵城下自鑑池上曰肅政內有一清[illegible]閣其經歷司照磨所司獄司皆在司內　元[illegible]副使臧孟𤄫座右四箴曰淨洗眼睛緊縛肚皮硬堅脊梁牢立脚根凡十六字僉事童師諫得之贊云道眼睛照膽鏡照見誰家百姓所嘆誰好誰歹被看不錯定定定秋月明秋水[illegible]本無塵洗[illegible]正放皮長恐傷[illegible]肥[illegible]我糠糜[illegible]腹寬十圍[illegible]以敗亂[illegible]牛[illegible]

百姓蠻咬菜根事可為道脊梁鐵鑄成廣平骨般稱身曾强項批逆鱗肯折腰損貫人臺中評謂我傾我自我卿自卿道脚根如山立立得牢踏得實作門裏身不入正路中拔不出持一定禦衆訹不退轉堅同力銘贊皆趙孟頫所書刻石尚存

按察分司凡九道曰杭嚴曰金衢曰提學曰水利曰清軍在八字橋河下宋為左藏庫楊駙馬第曰寧紹台曰温處在總司二門東曰嘉湖曰海道在二門西以副使僉事分理之各舉其職按察使不得統制也故布政司署使字而按察司不署使字者

蓋按察者各行其權非若藩省府縣出令止從長官也故分巡之印與堂印分寸相同而因事添設之官又各有欽給關防與印一體官吏臧否皆得舉劾軍民利病皆得條陳風聞言事實封上達不關白于長官其權與御史等正統後憲綱稍易職掌浸弛彈壓御服之權全歸御史而布政司參政參議又立分守之名參伍其事而按察者稍稍附近年朝議乃令按察之長得署使佐之考益非設當本意矣

校士[illegible]為三學諸生習射之所[illegible]二十[illegible]

學桐城阮公鶚改建校士於此
貢院宋時在觀橋西新莊橋東元時在祥符橋洪武初在今府學西即仁和學基也其後人才漸盛又以直隸嘉湖兩府來屬地狹不足以容席舍天順二年徙觀橋之東乃仁和倉庫基也院本宏敞而自嘉靖以來每遇當科之年監臨者遍加營構益以藻彩酷極侈麗有司承奉風旨科擾百端合郡騷動斂待儀燕競以豐厚相高名曰作興殊不如意即士誇靡起窮意 國初到今徵賢斂才豪傑丕應恐不繫于貢院之崇修靡文之侈逢也

演武場在錢塘門內宋時景靈宮及錢塘縣治故基元時改為教場周廣三百一十六丈先是官軍每歲二八月朔日開操五月十一日為止自宣德正統已來正軍皆充漕役僅以餘丁操備後復以民壯益之
養濟院在觀橋西元時貢院基也洪武五年每縣各置一所八年合建于此收養民間孤老每口月給米三斗柴三十觔冬夏布各一疋小者給三分之二

祠廟

忠佑廟顯忠廟同仁祠
忠佑廟在按察司左宋紹興十三年以岳飛故宅改為太學學中時時相驚以岳將軍見孝宗朝詔復其官追謚武穆建廟學左曰忠佑淳佑六年改謚忠武已而學中復驚岳將軍降為土神景定二年從監學之請立為土神封鄂王改謚忠文廟曰忠顯王之父母妻子下逮將佐皆有命秩祠後有銀瓶娘子井銀瓶娘子者王季女也聞王下獄哀憤骨立欲叩閽上書而邏卒禦門不能自達遂抱銀瓶投井死王原吉詩云碧梧月落烏號霜寒泉幽

凝金井床䅽蹝光流大星墜夢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國國餉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媿死緹縈女井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沉意有在萬歲千春露神彩魂今歸來風冷然思陵無樹容啼鵑先生墓木西湖邊
顯忠廟在長生老人橋西以奉漢大將軍霍光俗稱霍使君廟相傳吳王孫皓有疾夢神降于庭自稱霍光求立祠于金山之鹹塘以捍水患祠立而疾愈晉天福間吳越王立廟于此宋理宗時賜廟額曰顯忠元延祐間杭城大火郡人於雲頭見旗幟

有霍使君三字火頗息香火益盛
同仁祠在祥符橋畔嘉靖十七年御史周汝員等建以奉孫公燧王公守仁胡公世寧燧餘姚人正德十四年以都御史巡撫江西爲寧庶人反被執不屈而死亂平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守仁餘姚人寧庶人反時以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起兵討平之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世寧仁和人正德十二年爲江西按察使疏擧寧庶人不法事下錦衣獄謫戍遼東亂平起都御史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端敏

道院

開元宮寶極觀天妃宮

開元宮在清湖橋西射圃之北本宋周漢國端孝公主故第也宮故在泰和坊秘書省之左唐開元中建後廢宋以火德王東都有開元陽德觀以奉熒惑寧宗既卽位詔以嘉邸改開元宮建明離殿以立夏日祀之元以秘書省爲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八年大火省宮俱燬因兼宮地作省今布政司是也住持黃得時遂購公主故第爲宮公主親理宗女傑構緻飾冠于戚里故宮制爲道院之魁翰林學士虞集爲記至治初燬梓德眞人王壽衍與其徒張伯雨重建揭曼碩陳旅爲記有堂曰清風曼碩歐陽玄爲記一曰介春張仲淳爲記時壽衍以高行受知於文宗故名彥多與之友豐碑倫筆照耀一時今皆仆圮其基半爲射圃矣虞伯生碑銘云於皇聖世治躋清靜惠宗道家受釐有祠內外相望靡不寵嘉煌煌我宮殿于東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國都何因何稱曰爲開元厥維禎符顧符孔明大開元疆神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旣燬而墟除而圖新爰得永宜天人合謨甲觀夙成帝子攸降巍巍渠渠道貴因循不貴改作昔觔我舒迺像貴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于成在今眞人克恭璽書恩言雅文眞人用謙爲道光華自朝旋宮率職貧祠恩用不渝錫福予齡天子不有于民是敷維千萬年至于億世迺哉永圖敢迷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陳旅碑銘云眞人大作開元宮斬木遂谷來筏江命龜置策辰孔臧樹屋吉土祠天宗重簷軫轕儀穹窿日月出入牖戶中大靈何樂家層空老君上邀茲以降儒姝娟韋從豐隆騎以赤鳳驂青龍立神執兵

門兩傍祝融廣午承中央共驅畢方歸海東曰惟
新宮帝所悰璿官回曲蓬渚通珠樹含華光玲瓏
宮成餐帝朝設鍾岳牧川后罔不恭真人稽首飛
綠章天子萬年民樂康○揭曼碩碑詩云噫嘻錢
唐何王所基由汴革命播都南陲定鼎臨安協于
神龜元興龍翔大拓疆土四海八荒咸覽其宅噫
嘻錢唐故宮禾黍帝子之居是爲開元以棲百神
踰二紀年神弗顧依將事吉蠲回風却掃馮怒焚
感宜陰導陽去穢除慝以來清風以奠靜無華故
者天與新者人弱我與人皇人之真亦曰多才能

事鬼神身爲玄師行仁有勇一倡百和風起水涌
神宮告新曾不旋踵翀翀樓觀仡仡垣墉儼乎天
人象帝之宮風馭飈輪於焉從容爲我明贊考我
鍾鼓於皇萬年安天之祐碑詩揚休石以永固○
鄧善之題開元宮圖詩云西湖春動風泠泠欻忽
鼓琵琶湘靈天君要取降雲軿椒堂桂棟羅芳馨
春城日遲嚥蕊暮幽夢重門鎖花窈玉簫聲沉屏
飛步逝入秋風五陵樹至人高懷視雲浮昔者金
屋今丹丘白鶴來下明月樓知有玉裔飛鳥游偃
人好幼多戲劇每變桑田連變碧百靈呵護融風

息依稀瑤臺舜宇炫耀雲林色○揭曼碩開元宮
圖詩香臺遙對紫皇家陰洞潛迴七寶車景氣未
收春夢斷新宮月冷誦南華　馬祖常開元宮圖
詩江畔沙痕認夜潮湖邊山色識前朝卷衣天上
吹簫女不怨宮隨野火燒○黃溍題開元宮圖詩
誰使藏舟一夜移紅樓翠幕未全非曾聞帝子乘
鸞去疑有仙人化鶴歸烟逕月明瑶草歇石壇露
冷碧桃稀赤欄橋畔多時立閒看楊花作雪飛

寶極觀在報恩坊內舊玄元庵元延祐五年道士章
無爲建　皇明永樂間道士周思得者仁和人操

行雅潔精五雷法　成祖聞其名召試稱旨建天
將廟居之扈從北征累著功績　仁宗建玉虛延
恩殿　宣宗建通明寶閣崇玄演法殿改廟額爲
大德觀　英宗建崇極殿寵遇優渥景泰初歸老
故庵其茹淡澹其門人以法顯者殆百餘人其時
有異人號赤脚張亦寓觀中與思得友善成化間
其徒自道亭得寵　憲宗詔徙玄元庵于思得墓
左而改其故居爲寶極觀

天妃宮在孩兒巷北以祀水神洪武初建神號不見
經史竊意宇宙間至尊者天有帝后在地爲之配

有后象焉其次水爲大有如象焉故崇其號曰天
妃而軍營漕運之所江海河漢之濱悉崇奉之

佛刹

壽聖寺青蓮寺祥符寺興福寺淨住寺法輪寺天長淨
心寺聖壽寺普提寺妙心寺

壽聖寺在虎林山上舊名長壽在東青門外永樂十
三年爲潮水所侵徙建今所得廢聖壽院故址遂
以名焉內有大井合抱銀杏皆宋物也而殘碑斷
碣傾仆草中磨滅不可讀矣俗稱祖山寺

青蓮寺在車橋北宋隆德間錢氏建祥符中改淨戒
院先是宋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
程嬰公孫杵臼廟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
侯廟食于絳後又以韓厥存趙孤三人皆以春秋
祠于祚德廟紹興二十年建祚德廟于院內以春
秋二仲祭之至正末張氏據聖壽青蓮二寺爲府
而廟亦廢按春秋于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
括于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
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
景公復立趙武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
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殺悼公立又五年矣其
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
秋時風俗未有此也

祥符寺在祥符橋畔梁大同二年邑人鮑侃捨宅爲
寺舊名發心唐貞觀中改興善神龍初改中興後
改龍興宋眞宗時改大中祥符其廣九里子院有
千佛閣諸天閣戒壇院院內有鐵塔一石塔四錢
王所鑿九十九眼井金人南冠燬于兵南渡初斥
爲軍器所元初仍建寺至正末燬洪武間重建其
傍地盡爲軍民之居○蘇子瞻祥符寺上元觀燈
詩紗籠擎燭近門入銀葉燒香見客邀金鼎轉丹
光吐夜玉珠穿蟻鬧連朝波翻燭裏元相激魚舞
湯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常逐夢魂飄
會子回詩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明朝笑語同金
池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
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强顏猶入
少年叢

興福寺在斜橋南宋紹興丁卯左丞薛昂以花藥圃
施僧慧觀築庵名曰擇勝尋建佛刹請龍山廢興
福院額表之　國初定爲叢林

淨住寺在觀橋之西北報恩內内梁武帝時建舊名

慈光錢氏時改今額紹興間以其地爲貢院于是
寺分爲三元末燬洪武初歸併興福
法輪寺在觀橋南五代長興中龜法師建於城東湯
鎮額曰觀音後改安國宋大中祥符間改法輪洪
武間立爲叢林永樂十八年潮嚙燬基僧至恂改
建于此
天長淨心寺在後洋巷晉天福四年錢氏建南渡後
析其地爲軍寨咸淳元年興復元季燬景泰間重
建聶大年送僧日福聽講還山詩云跡去深居遠
俗譁莫教塵垢污袈裟從今悟了三[illegible]話高掛瓔

臺看雨花○寺內有龍華寶閣宋理宗時捲簾使
許積建宋亡積挈三子居之學佛自晦名出塵庵
元延祐元年有僧講法于經天花紛降遂名龍華
其時寶閣崇壯冠絕郡城○九曲法濟院宋乾德
元年錢氏建于錢唐門外宋移建于此今併天
長寺
聖壽寺即永福寺在後洋街宋嘉定元年永明建淳
祐間賜額永福以奉秀王香火元至元燬洪武初
善祥重建宣德十年賜額聖壽
菩提寺在潘閬巷舊在錢唐門外宋太平興國錢推

演捨宅建建炎間燬紹興間重建有南澗迎薰二
堂元末燬尋以築城徙寺今所永樂間寺僧守公
被召修大典智淳修戒律別原修藏典約宗亦以
高行被召四代入覲亦禪門之榮遇也
妙心寺在湧金門內舊在西湖行春橋南元至正間
徙今所今改使館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一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二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北山分脉城外勝蹟

衢巷河橋

出武林門而北爲崇福橋霍山坊餘杭橋巷新橋巷半道紅淸湖三閘周公泉枯樹灣夾城巷左家橋米市巷漁塘巷碧沼草營巷歸錦橋江漲橋通市橋北新橋

崇福橋在吳山驛前

霍山坊過新河橋路入西山橋下爲新河坊口乃張

士誠所開者舊有廣惠廟宋康定元年建以祀廣德王張渤者遞代褒封二月八日傾城士女集焉周公謹云余世祀祠山張王動止必禱應如著龜先子需澄江次爲有力者攘去先兆時留霅禱于南關之祠山有木邊消息的非遲之語先君霍山所祈亦得此籤越日臨江之命下矣戊辰年錡子甫五歲病骨蒸勞殆甚凡藥皆弗効禱籤得蟲之上九云蟲有三頭紛紛擾擾如蟲在血軌一則了退謀之醫試投逐蟲之劑凡去軌蛔三其色如丹即日良愈甲寅春往桐川姪香得籤云不堪疾病及東床是歲外舅捐舘壬午五月二十八日杭城金波橋馮氏火作次日勢亦張雖相去幾十里而人情遑遑不自安時楊大方潘夢得皆同居相慰巫言神語皆吉因卜去就于神得五十六籤云遭人彈劾失官資火欲相焚盜欲窺于是挈家湖濱是夕四鼓成焦土

餘杭橋宋端平二年建東通猪圈壩其時有北郭稅務

新橋巷東通陸家場

半道紅相傳舊時夾路栽桃花故名俗訛爲半塘洪

淸湖上中下三閘澳城中諸河之水自東而北轉達東新橋德勝壩爲下塘河

周公泉又名北歸泉在下閘巷

枯樹灣東通德勝橋舊名擺橋宋韓世忠掩擊叛賊苗劉于此故郡人稱爲德勝橋

夾城巷東通遞運所四達之衢市廛殷阜肩摩踵接第夾城名義不知何所取也故老皆言元有總兵楊完者與張士誠築壘相拒此其遺基然當錢氏築城時云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泊錢唐湖凡七十里則夾城之名唐末五代已有之似非起

于楊完者也豈以其近傍羅城若村詩所稱花塢夾城通御氣之談歟　國初有為夾城八景卷者名流題詠甚多今摭其著者一曰夾城夜月王洪上第子詞孤月泛江秋露下高城靜聽着佳人夜不來坐轉梧桐影吹徹紫鸞笙寶篆烟消丹桂子飄香下廣寒銀漢雙星耿聶大年臨江仙詞萬里碧霄雲散盡長天孤月流輝城陰參渦撩聲稀試登高處望露濕五銖衣不見遼東華表鶴人民昔是今非鶩鳥三匝正南飛銀河風露冷騎得綵鸞歸○二曰陡門春漲王洪詞驚雪噴高崖雷轟響青

天曉剛道吳胥鶴海來勢壓滄溟小雨岸走漁舟潑亂飛春鳥誰信神魚去不留五色祥雲繞聶大年詞西北關城如鐵甕夜來春漲崩奔驚濤拍岸撼崑崙桃花三汲浪何處覓儒源彷彿仙夷飛白馬潮頭日落雲昏濆祇川后亦消魂翠旗騎赤鯉隨水到龍門○三曰半道春紅王洪詞宿雨漲春流曉日紅千樹幾度尋芳載酒來日與春風遇窈木與褈源有路從教去不見西湖柳萬絲滿地飛風絮聶大年詞記得武林門外路雨餘芳草蒙茸杏花深巷酒旗風絮驪嘶過處隨意數殘紅有約

玉人同載酒夕陽歸路西東舞衫歌扇繡簾櫳昔遊成一夢試問賣花翁○四曰西山晚翠王洪詞斜日明蹤籬雨歇青山暮白鳥鳴邊一半開香霧和烟度樓上見平湖影隔青林霧吹斷鶯籬興未闌月照芙蓉歸聶大年詞一抹斜陽低遠樹分明翠斂西山蒼翠松檜鎖禪關疎鐘幾落莫倦鳥亦知還　谷口樵蘇歸路晚六橋流水潺潺行人指點有無間天風吹散盡露出豹文斑○五曰花圃啼鶯聶大年詞芳圃萬花圍繞遍軟紅晴點香泥金衣公子柳邊迷爲憐春色好終日往來啼記得

早朝花底散金河草色萋萋數聲只在御河西東風回首處香霧滿長堤○六曰皐亭積雪聶大年詞昨日孤峯如潑翠今朝玉立嶙峋瑤林琪樹間瑯玕蓬萊塵世隔弱水竟漫漫玉宇岧嶢千仞表翠儀飛珮驂鸞不知何處倚闌干洞簫吹一曲鶴氅不勝寒○七曰江橋暮雨聶大年詞一葉漁舟吞暮夜來江漲平橋兼葭兩岸響蕭蕭水村烟郭外隱隱見歸樵鴻鴈欲歸愁翅濕誰憐萬里雲霄兮深山色翠中逢鍾聲何處寺白鳥沒林腰○八曰白蕩烟村聶大年詞北郭秋風禾黍熟牛羊

晩下平田一村桑柘起寒烟田翁邀社飲擊鼓更
燒錢處處雞豚泥飲罷尨盆濁酒如泉往來東阡
與西阡誰言淳朴俗自有一山川
左家橋北宋有春融樓詳之北外庫
米市巷宋時舊名也其東為寶慶橋舊名黑橋洪武
初建
漁塘巷自霍山坊而下有上下陡門洩清湖河水由
漁塘巷入西為范婆橋橋下為清水潭潭西為望
佛橋西南通木磨頭望佛橋西其土神曰左相公
廟廟後為福昌巷巷西有為白蕩夾城入舊所謂

白蕩烟村者是也又西為古蕩
碧沼在湖墅西左八郎廟前泡廣二畝水極清洌俗
稱清水潭
歸錦橋俗稱賣魚橋自此而上至方家橋夾城巷皆
稱湖墅俗訛為湖州市
江漲橋在歸錦橋北元末開河構木而渡宣德間僧
覺澂改建石橋嘉靖間圮今復建
通市橋在江漲橋南宣德間僧覺澂建
北新橋在香積寺北宋紹興間建名中興永安橋元
末圮洪武初重建

出錢塘門而西為東西馬塍今角境
東西馬塍在溜水橋北以河分界並河而東抵北關
外為東馬塍河之西上泥橋下泥橋至西歷橋為
西馬塍錢王時畜馬於此至三萬餘匹號曰海馬
故以名塍或曰馬姓二人東西居共為圃田之塍
非也土細敏樹杭城四時花卉于此出焉今名南
花園北去十餘里為板橋今名北花園元羽士張
伯雨結廬為塍陳旅記之其畧曰錢唐邑屋叢轃
數十里至為重樓以居委巷若闠市人一湊彰為
淳霧城西山水清曠而笙歌粉黛上下無空日夫

杭東南奥區芬華之所鍾而遊覽者之所處也城
北有村曰馬塍居民多業藝花土沃俗質聚近而
墟遠至元間句曲外史來棲焉闢四楹桂卉叢
植旁有長松數十章落落如高人湖上之山騰伏
闤闠蓋得沖覽之會者外史舊有菌閣在金蓋山
吳興趙文敏公篆扁題古篆復以真書直訂闔意
扁諸往來所志在菌山也今藥木亦同趙振文遊
馬塍詩馬塍東西花千里錦雲繡霧參差起長安
大車喧廣陌問以馬塍云未識茶經草譜金沙增
薛荔樓閣山茶房苗花何啻千金直著價不到宜

深藏青鞋翩翩鳥鶴袖嚴房引前金蒋後隨稼穡
藍煎冬酥小分移床獻春酒陳迎苗佛昔弄兵此
地寂寞狐狸行聖人有道貴草木我輩栽花樂太
平知君已在茗木住盡日榜聲搖上渚無際滄波
夢自分有情綠浦鷗偏聚追逐風光天漫許抛擲
身世人應忽君不見南宮載寶回何如趙子穿花
去○趙振文和詩云昔年家住長安里春風盡日
風塵起紛紛車馬過綺陌買花人多少人識王侯
第宅連苑墻葵若瑯璈數丹房花寨近取馬塍本
曲闌檐迷深藏主催對客小舉袖擊鼓吹簫擷

前後琢珠一斛聘國妹琥珀千杯酌天酒幾年甚
器不鑄兵雨晹雲穫歌且行種花土腴無水旱閭
稅十倍田租平弩舟來近蒸蒲任渲漾廻溪通桂
渚霜晴沙淺橋林明日暮水渾魚網聚東門故侯
應自許灞陵醉尉寧須怒何須學稼隨老農苻蓟
驅犢田中去○張伯雨自詠馬塍新居詩云浮家
泛宅意何如玉室金堂計未疎歸錦橋邊停舫子
散花灘上作樓居瀟然到處自鑿井玄晏閉門方
著書但得草堂貲便足人間何地不樵漁○張仲
舉題張外史馬塍新居詩云窈窕丹房古澗阿長

松脩竹繞層坡棲園隱者時相遇菲洞僊人夜或
過沆瀣盃寒供曉食青冥笙響答空歌白雲浮出
地寢滿知是龍泓宿雨多○薩天錫宿張外史馬
塍新居詩云竹樹忽聞乾鵲噪明朝歸去候新晴
小樓無處着秋意瘖雨空山如海聲葉落窗虛聞
鶴步峰回路轉斷人行誰知昨夜玄洲客剪燭談
詩到二更

羊角埂自溜水橋北柴場至乳竇渡口延袤十餘里
介東西馬塍之間其形彎曲如羊角然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二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三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北山分脉城外勝蹟

官署

南京戶部分司江漲稅課司吳山驛遞運所德勝壩猪圈壩

南京戶部分司在江漲橋北掌権商稅 國初差御史監生閘辦課程或戶部官監收船鈔未有定置景泰元年差戶部主事于蘇杭二府專掌之始建

鈔關於此六年罷主事處委府官收鈔成化四年罷鈔關七年復鈔關弘治六年命于南京戶部差官遂爲定例

江漲稅課司在霍山坊原在北關駐節基洪武二十五年移建于此

吳山驛在武林門外洪武七年建曰杭州驛九年改吳山驛其西有駐節驛洪武二十五年建

遞運所在夾城原在城內洪河橋洪武七年徙建于此

德勝壩在武林門外東洪武五年建

猪圈壩在武林門外東洪武三年建

祠廟

社稷壇郡厲壇

社稷壇在錢塘門外西北宋太乙宮故基也宋時在嘉會門外元時改錢湖門外洪武三年徙建今所

郡厲壇在錢唐門外洪武三年建以祀鬼之無歸者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致祭

道院

石姥廟五界廟印侯廟晏公廟

石姥廟在德勝壩其神石瑰當唐長慶間江濤爲患神竭家貲築堤捍之竟死于事屢見靈異守臣上之咸通中封潮王故俗稱潮王廟

五界廟在歸錦橋西洪武三年建

印侯廟在觀音橋西廟後有印墓

晏公廟在夾城巷崇果寺內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建舊名羅漢院宋治平中改額崇果洪武初改奉晏公相傳爲水神也故軍管漕運之所往往立廟

佛剎

香積寺昭化寺妙行寺法雲寺定光寺化度寺廣教寺真如寺顯教寺覺圓寺普明寺西隱寺豊樂寺永慶寺

香積寺在江漲橋北宋太平興國三年柯氏捨宅爲寺舊名興福大中祥符間賜額香積門臨官河帆檣往來者日百千計秉燭猶喧迺蛇行茂林蔭密隱然城市異數也

昭化寺在德勝壩周顯德間吳越王建宋大中祥符改今額永樂九年燬踰年重建

妙行寺在夾城巷宋徽宗時有僧思淨者姓喻畫佛甚妙人稱喻彌陀遂棄家學佛捨宅爲寺以接待雲水二十年間往來者三百萬衆故俗稱接待寺方臘之亂思淨請賊乞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爲

稍戢元季燬宣德二年重建寺南爲望佛橋聶大年詩妙行禪寺夾城隈穀雨乾時偶獨來一樹白雲松子落滿園黄蝶菜花開閑看物態陰晴變老被鐘聲日暮催客有可人期不至步隨斜日下蒼苔

法雲寺在眥營巷晉天福五年吳越王建元至正末燬永樂丙申重建有愚菴極和尚塔在寺之右棠極洪武間名僧

定光寺在清湖中閘巷晉天福四年吳越王建元末燬洪武五年重建

化度寺在江漲橋梁天監間朱异捨宅爲寺名衆安隋改衆善唐改重雲再改承雲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旁有崇善王廟元至元間燬至正間僧若金復建

廣教寺在北新橋東晉天福中吳越王建舊名傾心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慶元六年客印法師重修元末燬洪武四年僧智海重建

眞如寺在江漲橋東宋韓蘄王捨宅爲寺構重閣安奉金書大品般若經智度論于其上元至正二年燬洪武十五年重建

顯教寺在武林門外舊爲華嚴庵宋紹興三十三年建乾道五年移請今額後徙在城金剛嶺嘉熙間燬寶祐年間徙今所元末燬洪武初重建

覺圓寺在武林門外五里皇慶元年僧慈濟建元末燬洪武十年重建今併昭化寺

普明寺去西湖可四里許在西馬塍宋紹熙元年建庵曰普明冶鐵爲佛嘉定十三年請額得古廢寺普明之額偶與庵同遂移賜之改庵爲院元末張士誠據爲敵壘毀佛爲軍器院廢正統四年僧宗浩重建天順二年請賜舊額角東徐恕屯俗猶稱

鐵佛寺

西隱寺在西馬塍烏盆橋畔宋乾德元年建舊有彌壽寺在望佛橋西南俗稱東隱寺烏盆橋一名富春橋

豐樂寺在西馬塍宋乾德六年僧雪巖建名歲豐禪院治平間改寶覺豐樂寺

永慶寺在西馬塍清泰二年吳越王建名湧泉院宋治平二年改額泉從石罅流出折入黃山橋河味極清美高宗愛之嘗取以瀹茗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三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四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浙江勝蹟

浙江

浙江在郡城之東南登西湖諸山則大畧可覩其源發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于海故名浙江亦曰浙河其潮晝夜再上諸家立說不同宋時郡志載姚寬西溪叢語及徐叔明高麗錄二篇大抵皆云潮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元時聚伯宜作浙江潮候圖說又檃括其詞更加明爽其說曰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為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于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渾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束逼蹙沙渾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洩則奮而上躋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為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湧曰地機翕張撰其晨夕之候者曰依

陰而附陽日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日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虛于兩弦息于朓朒消于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在日爲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于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于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

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于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輳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遲速無不畢聽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于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迦隨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鶩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

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大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之意云按桑欽水經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酈道元注云浙江一名漸江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又東北經建德州又北至新城縣東北至富陽縣又東北過錢唐縣此其說與今水道符合其云東經雲隱山下東合臨平湖又東經築見鄉又東經槎瀆注于海其說與今不合蓋槎瀆近草亭山而海又在其東南相去甚遠非入海處

也豈地勢移易而向之斥鹵漲成平陸耳其潮晝夜再上杭人有爲詩括之者曰午未未未申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午末初二日未初十六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此亦其大槩耳其交澤起水大小之度則四時不同春二月初一日十六日午末大夜子正初二日十七日未初大夜子末初三日十八日未正大夜丑初初四日十九日未末大夜丑末初五日二十日申正下岸夜寅初初六日二十一日寅末漸小晚申末初七日二十二日加

初漸小晩酉初初八日二十三日卯末漸小晩酉正初九日二十四日辰初小晩酉末初十日二十五日辰末交澤晩戌正十一日二十六日巳初起水夜戌末十二日二十七日巳正漸大夜亥初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末漸大夜亥正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漸大夜亥末十五日三十日午正極大夜子初秋與春同夏初一日十六日午末大夜子正初二日十七日未初大夜子末初三日十八日未正大夜丑初初四日十九日未末大夜丑正初五日二十日申初下岸夜丑末初六日二十一日寅初小晩申正初七日二十二日寅末小晩申末初八日二十三日卯初小晩酉初初九日二十四日卯末小晩酉正初十日二十五日辰初交澤晩酉末十一日二十六日辰末起水夜戌初十二日二十七日巳初漸大夜戌末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末漸大夜亥初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漸大夜亥末十五日三十日午末大夜子初冬初一日十六日午末大夜子初初二日十七日未正大夜子末初三日十八日未末大夜丑初初四日十九日申初大夜丑末初五日二十日申正下岸夜寅初初六

日二十一日寅末漸小晩申末初七日二十二日卯初小晩酉初初八日二十三日卯末小晩酉正初九日二十四日辰初小晩酉末初十日二十五日辰末交澤夜戌初十一日二十六日巳初起水夜戌末十二日二十七日巳正漸大夜夕末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末漸大夜亥初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漸大夜亥正十五日三十日午正漸大夜亥末○元時吳昔壽吝嚴起論潮書曰云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有八日足下觀潮浙江亭有詩明日書以遺予者致疑于逆流之水有可喜者朱子註騷謂潮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則亦未嘗無說敢即是試爲足下論所聞焉蓋坎本月之體月本水之精月與水一而已矣在天爲月在地爲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爲太陰地有剛柔太少而水爲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于月其氣類因相感也而況夫子午之位乃陰陽之始于其所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以升陰與陰遇而陰以盛水陰類也當其所加之時湧而逆上從其類也月一晝夜凡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於一日所以初三之

潮晝遲而入十八之夜十八之潮夜遲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間生明生魄潮亦再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月三日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殺謂之落信歷上弦至月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始長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下弦二十五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于一月之間漸遲而縮一日潮于兩信之內漸遲而縮兩潮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嘗考之坎

爲月離爲月魂震生明也兌上弦也乾望封也巽生魄也艮下弦也坤晦封也生明之盛非無故而盛也坤一索而得長男故盛過兌少而往則衰矣生魄之盛亦非無故而盛也乾一索而得長女故盛過艮少而往則衰矣驗之于月參之于封潮之理其爲庶幾乎或曰誠如是則陽之盛莫如乾陰之盛莫如坤潮不于是焉大而顧大于震明巽魄何邪曰茲又先天後天之說也不本諸先天無以見造化之全體不參諸後天無以見造化之妙用先天之封體也乾坤離坎位于四正震巽艮兌

位于四維而月之周天實配之後天之卦用也退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父母老而不用而長男代父長女代母居東南生長之方天地間萬物萬事咸于此乎權輿故其爲氣也莫盛焉而潮之大信實配之月配其體則陽爲明陰爲魄而乾坤當望晦之位乃陰陽之極也潮配其用則長爲盛少爲衰而震巽當大信之候乃陰陽之長也夫如是則其不乾坤而震巽也有由矣或又曰亦何以知其必取于卦耶曰以納甲家起之納甲者如生明之月昏出于庚震則納庚生魄之月晨見于辛巽則

納辛之類是也陰陽者流用之率驗則月與卦相爲用也審矣潮而有取于月也不亦有取于卦乎哉或又曰月之說然邪則潮之爲候亦宜月半以前由微漸大月半以後由大漸微以象夫三五而盈三五而虧可也今乃于明魄之生兩盛焉何哉曰明魄之盛固已如前所云然月一月一周天而一日之內則一加子一加午者也潮于月加子午之時一日再至故亦于月生明魄之日一月而再盛焉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而實相感召非深于理者未易以語此或又曰子所論浙江潮也他

江亦有潮其遲速不同何與曰潮之生必生于月
出之海浙江之去海爲近故其至也如時他江所
去有遠近故所至有遲速耳或又曰古今言潮者
必推浙江亦謂銀山雪屋有頭數丈此爲異爾他
江之潮第如湧水復與此不同何與曰浙江去潮
生處近撤天沃日之勢方盛而不可遏赭山龕山
橫鎖江口頓然欲寬就窄其勢必至于衝激奔射
也他江去潮生處遠則必殺故但湧水而已又
何疑焉○白樂天看潮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
周流六十回不獨光陰朝復暮杭州老去被潮催

○楊巨源送章孝標歸杭詩曾過靈隱江邊寺獨
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日光金柱出紅
盆○羅隱江潮詩怒聲洶洶勢悠悠羅刹江邊地
欲浮漫道往來存大信也知翻覆向平流任抛巨
浸疑無地猛過西陵只有頭至竟朝昏誰主宰好
騎赤鯉問陽侯○蘇子瞻中秋看潮五絶定知玉
兎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鑰夜
潮留向月中看萬人鼓譟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
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江邊身世
兩悠悠久與滄波共白頭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

江水向西流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敎波浪變桑田江神河伯兩
醯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
弩射潮低○觀潮南歌子詞二首海上乘槎侶仙
人萼綠華飛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頭來處漸天
涯雷輥夫差國雲翻海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寫
取餘聲歸向水仙誇○苒苒中秋過蕭蕭兩鬢華
寓身化世一塵沙笑看潮來潮去了生涯方士三
山路漁人一葉家早知身世兩聱牙好伴騎鯨公
子賦雄誇○又瑞鷓鴣詞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

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
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欲送潮歌
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又江神子詞鳳凰山下
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朶芙蕖開過尚盈盈何
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
苦含情遣誰聽烟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
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齊祖之觀潮詩何意滔
天苦作威狂驅海若走馮夷因看平地波翻起知
是滄浪鬭沸時初似長平萬瓦震忽如圓嶠六鼇
移直應待得澄如練會有安流往濟時○仇仁近

詩一痕初見海門生頃刻長驅作怒聲萬馬突圍
天鼓碎六鼇翻背雪山傾遠朝魏闕心猶在直上
嚴灘勢始平寄語吳兒休踏浪天吳罔象正縱橫
○張光弼次貝廷琚韻詩世代消沉是此聲幾回
東下復西傾鄗騰日月迷朝夕欲蕩魚龍定死生
啣石每憐精衛小投膠未見濁河清眼前波浪猶
如此莫向蓬山頂上行○錢思復八月十五月同
友人登樓看潮分韻得如字詩白馬濤頭駕素車
至今猶自詫靈胥千年元氣淋漓後八月長風震
盪初頑兒盈虛端不爽神龍變化竟何如須臾落

日江明練東逝滔滔泄尾閭

瀕江之人好踏浪翻波名曰弄潮宋治平中郡守蔡
襄作戒弄潮文斗牛之分吳越之中惟江濤之最
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俗習于此觀游厥有善泅
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
不測之深淵自為矜奪時或沉溺精魄永淪于泉
下妻孥望哭于水濱生也有涯盡終于天命死而
不弔重棄于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窮之戒
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
必行科罰

觀潮之戲惟宋時獨盛其詳已載偏安佚豫志中當
時有繪為圖者楊廉夫題之詩云八月十八睢龍
死海鰌夜食羅刹水須臾海壁龕赭門地捲銀龍
薄于紙艮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風劫灰
欲洗蛇鬼穴婆留折鐵猶爭雄望海樓頭誇景好
斷鼇已走金銀島天吳一夜海水移馬蹀沙田食
沙草厓山樓船歸不歸七歲呱呱啼軹道○張憲
題詩云磁州夜走泥馬駒臥牛城中生綠蕪炎精
烱烱照吳會大梁錢唐作汴都玉殿珠樓連翠閣
七寶欄楯敞雲幕坐移艮嶽過江南不數東京儔

歡樂茂林盤礴迷綠雲龍飛鳳舞峰巒奔玉床下
瞰大江小海水正入東華門木犀花開秋可數統
統靈鼉震天鼓海門一線截江來雪壁銀城盡飛
舞吳商楚估千萬艘黃龍戰船頭尾高豈無海道
走中土長驅遂扯除腥臊烟霧蒼蒼遶城郭犀甲
負弩互參錯百萬騎兵事醉醲坐使中原厭羊酪
回御六帝不復歸西風八月先江樓擁宮女飲白
骨惧洪波不洗青衣羞那基側盡師臣逐軹道人
孫子哭綱府文牘踏浪兒反首誰能報君辱廟
子沙頭阜大旗天吳縮頸不敢馳行人指塔話楊

題三十六宮秋草肥
捍江塘築自吳越王蓋江潮爲患自唐已然白樂天
刺郡時嘗禱於神云滔滔大江南國之紀安波則
爲利泛流則爲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屬潮濤
大溢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浸淫郊廓壞
敗廬舍人墜墊溺天無辜居易祇奉璽書興利
除害守土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事虔
禱庶俾水反歸壑谷遷爲陵土不騫摧人無蕩析
然未聞有修築之績也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
王始築塘在候潮門通江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

築不就命強弩數百以射又致禱于胥山祠仍爲
詩一章其末句曰爲報龍王及水府錢江借取築
錢城因鑿置海門山既而潮水避錢唐東擊西陵
遂造竹絡積巨石植以大木隄既成久之乃爲城
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潮水衝突不常
隄岸屢壞大中祥符五年郡守戚綸與兩浙轉運
使陳堯佐申請遣使自京師部埽匠壕寨赴州易
柱石之制雖免水患而衆頗非其變法七年詔江
淮發運使李溥同內供奉官盧守懃復依錢氏制
專其事時水方大溢九年郡守馬亮禱于子胥祠

下明日潮爲之却又漲橫沙數里隄遂以成景祐
中隄復壞兩浙轉運使張夏作隄十二里置捍江
兵士五指揮採石修塘隨損隨治杭人德之作廟
隄上今昭貺廟是也慶曆初六月大風驅潮隄再
壞郡守楊偕轉運使田瑜協力築隄二千二百丈
丁寶臣作記紹興十年以轉運副使張匯之請招
塡捍江軍額二十二年吏部尚書林大鼐建言乞
選諳曉之士專置一司詢故老究利病脈絡而後
興工且言羅刹江濵舊有吳王英烈王廟燼于回
祿乞基無地乞付有司營葺從之自是百餘年間

屢修屢壞嘉熙戊戌秋潮由海門擣月塘頭日嚙
月削民廬僧舍圮者四十里己亥六月詔趙與懽
除端明殿學士知臨安任責修築與懽奏先于傍
近築土塘爲救急之術然後于内築石塘又奏近
覩潮勢忽睹異物非龍非魚什什伍伍鼓鬣揚鬐
欲望奏告上帝或施強弩火炮以絶其妖又奏日
已軍兵三千餘人貼立石倉夾植椿笆版木晝夜
役殿步司官兵五千五百餘人并募夫工及修江
運上塡築自水陸寺之下江家橋之上近江港口
築墹南北長一百五十丈自團圍頭石塘近江築

捺水塘長六百丈自六和塔以東一帶石隄添新補麟四百餘丈越三月畢工水復其故 皇明成化八年八月九月江潮大溢塘壞特甚 勅差工部侍郎李顒甃築始復其舊

月輪山六和塔開化寺

月輪山在龍山南形圓如月其高聳者為月輪峰宋時張君房為錢唐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塔遶起望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咀之無味

六和塔在月輪峰傍宋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建先是梁開平五年錢王於仁王院相地得大錢以為瑞應因建大錢寺設寶幢二座于寺門入宋寺廢禪師乃即錢氏南果園建塔以鎮江潮高九級五十餘丈撐空兀突跨陸俯川海船夜之者以塔燈為指南焉宣和中燬于方臘之亂紹興二十二年僧智曇募緣重建七級而止塔中有湯思退等書寫佛說二十四章李伯時石刻觀音像嘉靖三年燬塔下為龍山渡魚山渡隔岸剡中諸山歷歷可數塔之北為毛湫峪宋紹興間塔成曹勛記略云浙江介于吳越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

擊而逮馳虎駭而龍怒猛如山立欻如雷轉搖隄突岸摧陷田廬為臨安患久矣冥冥中若有神物典司其事錢氏有吳越時曾以萬弩射潮頭終不能卻其勢徐有僧智覺禪師延壽同僧統贊寧創建斯塔用以為鎮自是潮習故道居民德之宣和三年塔寺俱燬赤地無遺而潮復為患紹興壬申天子憂之思所以制其害者在廷之臣首以復興斯塔為請詔賜可下有司計度庀工治材守臣擇可主持斯事者得僧智曇命以召吉曇曰若心然願以身任不煩官府乃勸某化募而和義郡王楊存中居士董仲永首倡捐貲于是道俗樂施雲臻霧集雖遠在他路亦荷擔而來自癸酉仲春鳩工至癸未之春五層告成是年歲晚則七級就緒巍然揭立光動山海環壁刻金剛經及塑五十三善知識備盡莊嚴凡所以鎮靜山川護持法界調伏魔境者莫不闕而存焉塔興之初土石未及百簣而潮汐已殺既成之後化為安流而瀕江之民始不驚悸此則塔之為功而智曇之植福也〇白珽玉同陳大傅諸公同登六和塔詩云龍山古化城浮屠峙其巔開殿生妙香金碧森貝筵應真儼若

生倒飛青金蓮頭陀紺林叢導我冊梯級窮猶攀
佛日闊境儵巳玄回頭失誰何叫嘯衣相牽且復
恐須臾當見快意天嬌兒詫先登綱戶相鉤連烟
若蟻在珠九曲隨盤旋爛爛滄海開落落雲氣懸
屋峰可俯拾北背閱黃鶴褰奇觀興懦夫便欲凌飛
仙絕頂按坤維始見南紀偏神京渺何許王氣須
停驟舟車禁百蠻島嶼通人烟一爲帝王州氣壓
三大千剛風灑毛髮鐸語空鏗聯紅紅杏花團媿
乏慈恩篇○張仲舉登塔詩云江上浮屠快一登
望中烟火是西興日生滄海潢流外人立青冥最

上層潮落遠沙羣下鴈樹歛高壁獨與虛百年等
是象華盡怕聽興亡慚問僧

開化寺即塔院也宋隆興二年建嘉靖十二年與塔
俱火傍有金魚池噴月泉持正泉秀江亭鐵井欄
刻八卦以鎮水怪僧仲殊登秀江亭南柯子詞云
金甃蟠龍尾蓮開舞鳳頭京生宮殿不因秋門外
莫尋塵世捲地江流霽色澄千里潮聲帶兩州月
月華清沉浪花浮今夜蓬萊歸夢十二瓊樓○塔
傍舊有真聖觀寶慶二年建有真武像理宗御賛
歐陽永叔小草秋聲賦歸鴈亭詩石刻今廢

秦望山羅刹石

秦望山去城南一十二里高一百六十丈相傳秦始
皇東游江浙欲度會稽登山而望故名秦望後唐
同光中錢氏于秦望山建上清宮有巨石二十餘
株自然成行名曰金洞門

羅刹石在山之東南橫截江濤海船經此多爲風浪
擊覆唐時郡守每歲仲秋既望迎潮設祭則樂工
歌舞其上李建勳詩云何年遺禹鑿半里大江中
白居易詩歛空石面名羅刹壓捺潮頭敵子胥後
改名鎮江石五代開平中爲潮沙漲沒

五雲山真際院尚書胡公墓

五雲山去城南二十里高數百丈周十五里五峰森
列翥軼雲霞盤曲而上凡七十二灣俯視南北兩
峰若雙鎖朋立長江帶繞西湖鑑開帆檣樓櫓煙
霧間若隱見出沒上有天井大旱不枯宋時每歲
臘前寺僧必捧雪表進黎明入城中霰猶未集蓋
其地特高寒云○錢思復登五雲山詩首聞遺衣
久不傳五雲故色尚蒼然斷崖蘿薜三千丈喬木
風霜四百年龍井雨深泉獨響漁村潮上月初圓
寶坊金碧紅塵聚何似茲山更絕緣

真際院梁時普覺禪師結庵天福中賜額真際九
月遊人最盛
尚書胡公墓在排山塢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仕
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嘉靖十年勅葬于此
定山風水洞浮山
定山高七十五丈周七里一百步突出江中風濤至
此瓢抑叠過此則雷吼霆擊矣其西兩峰壁立者
曰龍門上有龍潭能興雲雨宋時春秋習水戰于
此有將壇存焉下有浮山嶼潭深聚魚對岸爲漁浦
謝靈運詩所謂宵濟漁浦潭者是也○沈約早發

定山詩夙齡愛遠壑晚莅見奇山標峰綵虹外置
嶺白雲間傾壁忽斜竪絕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
出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
杜懷祿寄芳荃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錢思
復定山十咏定山曉行云前峰月吐五更初空翠
沾衣積雨餘溪火夜明經略約澗雲秋重負遼篠
篠林虎與人爭鬬茅屋鷄催客趂虛不似關山行
役者勞勞服賈逐牽車朱樂夜泊云長虹下飲逆
流渾雪色沙來石鬬喧說飯鐘催隣驛寺宵漁燈
映並山村月明欲解江靈語風橫難招賈客魂忽

憶楓橋曾繫纜一篷烟雨夢吳門六和觀月云招
提高占月輪峰樓閣清虛十二重秋憶天香飄古
桂冷疑飛雪落長空池光照夜明金鯽塔影横江
卧玉龍聞道廣寒從此往竹房開處約飛筇五雲
賞雪云獻瑞名山自昔聞化人臺殿雜金銀樹靈
尚吐三花秀雲凝金消五色文鳥絕空江知棹泊
鹿迷深徑待樵分興來更上高寒處此境應無蕭
使君龍門曉雨云神劍峭壁發雙扉雨挾腥風下
翠微果入太陰迷爽氣白翻叢薄散朝霏螮横雜
樹隱藏蜈蚣吐瑚雲未霽威回首他山新似沐登

樓時擬女羅衣漁浦春潮云江漲夜來高幾尋輕
濤拍岸失隄涔遲明帆發星灘遠盡日舟横雨渡
深杜若風回顏鯉上桃花浪起白鷗沉楚人艇子
來何許欸乃時聞空外音風水二洞云空穴風來
自吸噓蓮巖出水六渠渠天門此際通閶闔海眼
何年泄尾閭隱者難招應化鶴飛仙可挾更乘魚
晉題太守懷蘇白好事今無五馬車鳳凰嶺晉云
鳳來天日想泉南要樹巢空百鳥懸千仞翺翔秋
綰髻同笙鬟春栖嵐誰喇風落烏紗帽自借山
爲碧玉簪仙女洗頭休望嶽相期峰情對虐欲浮

嶼藏魚云潭色空澄島影孤潛鱗時出逝天吳浪吞迴巒秋浮玉月照驪龍夜吐珠萬騎西來疑灘瀨扁舟東去想陶朱沒淵每笑窮漁者何處烟波覓釣徒浙江羅武云年年江上習舟師故事相傳拗火池春日樓船觀習將秋風弓弩學吳兒素車白馬迎旗隼紫鳳玄夷畏虎貔日暮元戎歸細柳散花洲畔凱歌聲

風水洞在楊村慈巖院側舊名恩德洞上洞立夏清風自生立秋則止下洞流水潺潺大旱不涸洞中石子紅鮮如卅持出即隱置于內如故○白樂天

詩云雲水埋藏恩德洞簪裾束縛使君身暫來不有歸州去應被山呼作俗人○蘇子瞻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詩云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鲫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出行三日尚逶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浮山在城南四十里蘇子瞻守杭日乞開石門河狀云按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殉其意之所欲出掘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唐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温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稀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皆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相望

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于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篙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臣相視地形訪聞父老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于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木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

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則浙民幸甚觀此則浮山之險自古爲然蓋潮入海門分爲兩派東派沿捍江塘向富春西派直射浮山怒激而回旋循回頭浪者是也

西湖遊覽志卷第二十四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一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濬 重刊

帝王都會

杭州之名相傳神禹治水會諸侯于會稽至此舍杭登陸因名禹杭至少康封庶子無餘于越以主禹祀又名餘杭秦置餘杭縣隋置杭州竊謂當神禹治水時吳越之區皆懷山襄陵之勢縱有平陸非浮橋緣延不可徑渡不得于此艤云舍杭登陸也說文杭者方舟也方舟者並舟也禮大夫方舟士特舟所謂方舟殆今浮橋是也蓋神禹至此溪壑縈廻造杭以渡越人思之且傳其制遂名禹杭耳

錢塘之名劉道真云唐元和中功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一斛者與千錢來者雲集俄云不復用矣民皆棄去而塘成故名錢塘世說又云晉時沈姓者令錢唐詭民致土築塘而錢實不給至唐時避國號加土于唐改稱錢塘然秦時已置會稽郡錢唐縣而史記亦云秦始皇下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則錢唐非始于晉唐時明矣考之稗文唐途也錢古錄姓豈秦漢間有姓錢者居此或築堤捍水而

遂係之以塘敗

杭地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楚盡取故吳地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東陽王象之本其說謂錢唐舊爲越自夫差敗越地始入吳雖皆知爲越地而未知分界所在惟太平寰宇記列吳地記云越國西北界至禦兒即檇李本嘉興府崇德縣

有禦兒鄉有水名語水語與禦通則是吳越以禦兒爲分界二說各有所據今考之當以後說爲是春秋魯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杜預注云嘉興縣南檇李城又史記世家闔閭十九年伐越句踐迎擊之檇李賈逵註云檇李越地據此則檇李以南爲越境杭在其中矣此杭爲越地一也吳越春秋句踐既臣于吳夫差賜之書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今海鹽是也縱橫八百餘里且謂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則是所封之地皆越故疆又越絕書越地記云語兒鄉故越界本名就李即檇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柴辟亭吳地記云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則吳越疆界尤極分明此杭爲越地二也若淳祐志所引皆有可辨者其一爲越羣臣祖句踐于浙江遂謂吳越以浙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栖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于江濱也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謂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云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栖于此死因葬焉至今號夫差墓又越絕書吳地記云秦餘杭山去毗陵縣

五十里近太湖今餘杭去長洲太湖甚遠豈可以名之偶同遂合爲一且越在東南吳在西北吳王不西北走蘇常而反東南走餘杭必無此理其一謂楚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則浙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有兩義所謂故吳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浙江者言併越原有之地而盡取之也豈可槩以爲故吳地乎皇極經世以其辭不別白故於楚滅越盡取其地之下書曰東門地至浙江則是浙江以西本非吳境乃楚因越地而開者也合是二說則郡志之誤可以渙然無疑矣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牛斗錢唐分也因遊錢唐占之又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因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懼

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傍舍錢生博徒爾術者召鏐孰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迺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遂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及鏐貴辟起為賓客

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千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者地名也告道傍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地名皆曰嚮十餘卒尚不可敵況八百里屯兵乎乃引兵還

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杭州刺史董昌構兵鏐擊斬漢宏乃奏昌為越州觀察使而自居杭州昭宗拜鏐為都團練使尋進鎮海軍節度使頃之董昌以羅平鳥讖反越州鏐擊取之乃進鏐封爵而錫之

鐵券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亂為昏鏡水狂謀惡貫流殃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吳粤于塗炭之

上師無私爲保餘杭于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著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論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詞誓長江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卷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于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名所居營曰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天復二年封鏐越王天祐元年改封吳王開平元年梁

太祖即位封吳越王時有勸鏐拒命者鏐不納笑曰吾不失爲孫仲謀竟受命改臨安爲衣錦軍歷飾塋隴旌旂鼓吹振耀山谷童時釣弋之所盡蒙以華屋販鹽擔貫亦裁錦韜之嘆曰馬敢忘本一鄰媪九十餘歲矣携壺漿角黍迎鏐呼曰錢婆留喜長進鏐下車拜之蓋鏐生時光怪滿室其父欲不舉是媪強留之故名錢婆留也鏐旣置酒父老高會男婦八十歲以上者金爵百歲者玉爵時飲玉爵者十餘人鏐執爵上壽歌曰三節還鄉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天明明兮愛日輝百歲荏苒兮會時稀時父老聞歌多不解音律鏐覺其歡意不洽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歌竟舉座賡之叫咲振席二年册尊鏐尚父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武肅子元瓘立

武肅王起亙微開國垂統雖由天授而其才智亦有過人者在軍中恒倚危枕而寢未嘗貼席樹置粉盤夜有所記則畫盤中或發銅丸于外以警宿直嘗欲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塡築西湖以建府治垂祚當十倍于此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眞主者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卽於治所稍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有吳越者

凡九十八年

元瓘字明寶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奢僭治宮室天福六年大火燒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從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國中皆畏伏卒年二十謚忠獻弟俶立

俶字文德宋太祖卽位賜俶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

開寶九年俶率子惟濬等入朝賜居禮賢宅劒履上殿詔書不名頃之俶辭歸廷臣請留勿遣太祖不納竟遣之曰善保汝國盡我一世足矣乃出文字一匣付俶曰到國開之途中勿啓也俶歸途啓閱皆廷臣請留章疏也泣下曰我何敢名官家及太宗即位俶遂納土改封淮海國王辭國號封鄧王薨謚忠懿俶性謙謹未嘗忤物雖身當除國而享富貴者七十年子孫繩繩比登膴仕允稱世家

開寶初忠懿王俶遣其臣黃夷簡入見太祖謂曰歸與元帥言朕已于薰風門外建離宮名禮賢宅以待李

煜及元帥先朝者居之今煜崛強不朝吾已遣兵往矣元帥可暫來一見慰我延想即當遣還也忠懿王聞之遂入朝太祖大喜召宴後苑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王與太宗敘兄弟齒坐太宗上俶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俶後入朝太宗亦宴苑中安僖王惟濬侍焉泛舟宮池太宗手舉御杯賜俶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畧曰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同親其優禮如此　忠懿王入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看即玉樓雲雨隔太祖憐之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忠懿王時有和尚行歌于市云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但云明年大家都去未幾果有納土之應

武肅王遣使于梁太祖太祖問曰王于國中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嘆曰真英雄也遂以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于宋藝祖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同俶請宣示太祖咲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一條俶太愧服二君所見一投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心一耻其所寶

以昭示宏遠之畧皆用世之智也

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云聞諸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宋時王順伯收臨安府故碑有石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題寶大二年水月寺幢題寶正元年招賢寺幢題寶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瑪瑙等凡幢皆題寶正貢院橋柱題寶正六年至武肅王薨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臣事中國然則天寶寶大寶正三名皆僭號也至今寺中石塔有吳越王弁年號處皆鐫剗模糊蓋歸宋納土

時所改不識順伯所收能盡錄否耳
吳越國治在鳳凰山下乃唐以前州治也其子城南為
通越門北為雙門皆金鋪鐵葉用以禦侮宋初即其
宮為州治政和二年郡守孫沔改築雙門易以木石
宋高宗南渡即州治為行宮徙州治于清波門內
錢氏之建國也築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薄錢
唐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城門凡十曰朝天門在吳
山下今鎮海樓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車門在
望僊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在薦橋門
外曰北土門在舊菜市門外曰鹽橋門在舊鹽橋西

曰西關門在雷峯塔下曰北關門在夾城巷曰寶德
門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蓋其時城垣南北展而東西
縮唐乾寧間楊行密將攻杭州携僧祖肩來瞰城
祖肩曰此腰鼓城也擊之終不可得又聞鼓角聲曰
錢氏子孫當世保未可圖也其營屯凡六曰白壁營
在城南上隅曰寶劍營在鐘公橋北曰青字營在鹽
橋東曰福州營在梅家橋東曰馬家營在衛文坊內
曰大路營在褚家塘
錢氏鐵券王冊國除日進之內帑宋季兵亂券沉渭水
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而售之錢氏之
後居天台者曰世珪　皇明洪武二年大封功臣取
其券以為式尋還其家高季迪為之歌云妖兒初下
含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連城朝貢皆
停事攻戰岐王巳去梁王來長安宮闕生蒿萊天目
山前異人出金戈雙舉風烟開羅平惡鳥啼初起犀
弩三千射潮水歸來父老拜旌旂釃酒提牛宴鄉里
輕裘駿馬驕春風錦袍玉帶真英雄詔書特賜誓終
始黃金鏤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
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天府丹書未踰此摩挲舊物
四百年古色滿面凝蒼烟天祐年相署名在尋文再

讀心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還覆滅王家
勳業至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
山作礪徒相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斷蘚埋殘碑
傳讖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
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或云晉郭璞作錢
氏有國時不欲其語聞之中國更其末句云異姓王
蘇子瞻作表忠觀碑特表其事首曰天目之山苕水
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蓋全用讖語也

西湖遊覽志餘一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帝王都會

高宗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宣和三年封康王靖康元年金人犯汴京以二帝北去高宗即位于應天府建炎三年二月幸杭州陞爲臨安府四月幸建業十月還臨安定奠都之策金人犯臨安出居越州次溫州紹興二年正月還臨安在位三十六年禪於孝宗退居德壽宮上尊號曰光堯壽皇太上皇帝

受養二十四年崩壽八十一葬于會稽陵曰永思

太祖次陳橋驛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高宗南幸舟泊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于沮洳則躡芒鞋宰相呂元直顧同列戲曰草屨便將爲赤舄既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稭聊以當沙堤

高宗好養鵓鴿躬自飛放有士人題詩云鵓鴿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功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即命補官

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上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于水屢尋不獲乃詢于張循王對曰臣於清河坊鋪家買得召問鋪家云得于提籃人復遣根問回奏云于候潮門外陳宅廚娘處買得又遣問廚娘云破黃花魚腹中得之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召鋪家及提籃人補校尉廚娘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紹興二十六年以戶部尚書韓仲通兼知臨安府七月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上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綾一疋被退出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攬戶不肯受朕令

人以五千五百錢買之乃是好綾令仲通根治且曰近在輦轂尚爾外方想不勝其弊九月知臨安府榮薿請對上諭大臣曰朕嘗諭以約束吏姦速還商賈物貨勿留民訟宅如御膳之屬近來未嘗取辦雖片紙亦不責其供用閏十月初置臨安府左右廂官時城外以置南北廂官榮薿請于城內分置二員掌訟牒以京朝官爲之

高宗以府治爲行宮嘗題中和堂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氓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

世蒙其仁顧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壁
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莖乎有一岳武
穆而不能用乃顧思材于異代耶

紹興中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
意取兩宮北還之義後得美玉琢爲帽環以進有一
伶在傍高宗指示之曰此乃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
人跪捧接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放腦後高宗爲
之改容

沈才之以弈棊得幸高宗爲御前祗應一日在禁與同
類弈上睇之曰須子細才之遽曰當念茲在茲上怒

云技藝之徒乃敢對朕弄經語因命內侍決竹篦二
十逐之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匙筯兩副食前多品擇取
欲食者以別筯取置一器中食之必盡飯則以別匙
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故對曰不欲以殘食與宮人
食也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建解試四海想中興
之美賦第五韻偶對云葱嶺金隄不日復廣輪之大
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特詔郡試卷多經御覽
高宗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上云卿便是陳脩
因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有子否對曰臣年六十三
歲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二十三奩具甚
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四十年前二
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
賦一聯云佇覩侍臣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
山東之詔亦經御覽唱名特加一資

高宗漁父詞云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
遠柁適天機水底閒雲片段飛又云青草開時已過
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氊有意沙鷗伴我
眠又云水涵微影湛虛明小笠輕簑未易晴明鏡裏

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詞致清遠雖客江湖擅名
一時者不能及也

紹興淳熙之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復新
亭之淚士人林升者題一絕于旅邸云山外青山樓
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便把杭州
作汴州又湖南有白塔橋印賣朝京路經士庶往臨
安者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一絕云白塔橋邊賣地經
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秪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
程觀此則宋時偏安之計亦可哀矣是以論者以西
湖爲尤物比之西施之破吳也張志道浮云荷花桂

子不勝悲江介年華憶昔時天目山來孤鳳歇海門潮去六龍移賈充悞世終無策庾信哀時尚有詞莫向中原誇絕景西湖遺恨是西施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閑之餘展玩摹榻不少厭怠四方獻奉無虛日又于榷場購北方遺失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琰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御府所藏多無題識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爲可恨耳

高宗嘗御書六經以賜國子監及以石本賜諸州庠爲墨稍倦即命吳侯寔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高宗既居德壽特到靈隱冷泉亭閒坐有一行者奉湯茗甚謹德壽語之曰朕覩汝意度非行者也本何等人其人拜且泣曰某本某郡守得罪監司誣劾贓除爲庶人貧無以糊口來從師舅覓粥延殘喘德壽惻然曰當爲皇帝言之數日後再往則其人尚在問之則云未也明日孝宗恭請太上帝后幸聚景園德壽不咲不言孝宗再奏亦不答太后曰孩兒好意招老夫婦何爲怒耶德壽默然良久乃曰朕老矣人不聽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其事德壽乃曰如某人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媿見其人孝宗曰昨承聖訓次日即以諭宰相宰相謂贓污狼籍免死已幸難以復用然此小事來日決了今日且開懷一醉可也德壽始咲而言明日孝宗再諭宰相宰相猶執前說孝宗曰昨日太上聖怒朕幾無地縫可入縱大逆謀反也須放他遂盡復原官予大郡後數日德壽再往其人曰臣已得恩命專待陛下之來謝恩而去

德壽生日每歲進奉有常數一日忽減數項德壽大怒孝宗皇懼召宰相虞允文語之允文曰臣請見而解

之孝宗曰朕立待卿回奏允文到宮上謁德壽盛氣頃之曰朕老而不死爲人所厭允文曰皇帝聖孝本不欲如此罪在小臣謂陛下聖壽無疆生民膏血有限減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無疆之聖壽德壽大喜酌以御醞一杯因以金酒器賜之允文回奏孝宗孝宗亦大喜酌酒賜金如德壽云

德壽在北內留意玩好孝宗時時網羅人間以供怡顏將舉慶典市賈攜通天犀帶因左璫以進帶于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爲元日壽巵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有他璫從

賈求金不得則擿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于人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却之此壽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

先是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浙舊疆甚懇且曰以好來朝何故留我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祥也須臾韋妃報誕郎高宗也既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曰酷似浙臉蓋妃籍雖貫開封而原占于浙豈其生固有本而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夢讖參之良不誣矣

紹興間和議成顯仁后韋氏自北漠將還欽宗挽其輪泣曰第與吾同歸得爲太乙宮王足矣他無望于九哥也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此歸苟不迎若者有瞽吾目乃升車歸見高宗殊無迎復意后爲之撫然兩目俱盲有道士應募入療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后大喜請療其右報當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設曰太后不相忘略脩靈泉縣朱儒觀足矣倏忽不見遂命成都帥王剛中脩朱儒觀圖其形儼然當日道士也

宣政極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爲恨遂用龍涎沉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焰光香滃鈞天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進此韋太后旋鑾沙漠復值稱壽高宗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卮白太后云此燭頗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賜諸人閤內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憲聖吳太后初不以色幸自南渡以來至爲天下母率多魚貫以進常以疾辭思陵念其久限勤勞每欲正六宮之位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之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媿候姐姐歸爾其遂矣憲聖再拜謝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闕于定省每遇天日晴美賞花宴集纔一思之淚從腸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亦泣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太后回鑾以向嘗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徽宗以憲聖賜上恐憲聖記微時事故無援立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合取姐姐教旨太后陽語上曰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后之命德妃吳氏可立爲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孝宗秀王子太祖七世孫也高宗育以為子改元隆興
乾道淳熙在位二十六年禪于光宗退居重華宮上
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又五年崩壽六十二陵曰永
阜
孝宗初與恩平郡王璩同養于宮中孝宗英睿夙成秦
檜憚之憲聖後亦主璩高宗聖意雖有所向而未決
嘗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為普安府教授即為
王言曰上以試王耳當謹奉之王亦以為然閱數日
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完璧也已而
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鴆躬御鞍馬以習勞
事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帟布沙除地
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親
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勩逸入廡間簷低觸楣俠陛
驚嘑失色亟奔控馬已馳過矣上擁楣垂立徐扶而
下神采不動殿下皆稱萬歲又嘗于宮中携漆柱杖
宦官宮妾莫敢睨視一日遊後苑偶忘何焉命兩小
黃門取之力曳乃舉蓋精鐵也
光堯既與子孝宗敬受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時
孝宗銳意大功漸進逢迎務為可喜淳熙中上益明
習國事老成向用矣一日朝德壽謂之曰天下事不
必乘快要在堅忍終于有成上再拜大書揭于選德
殿比歲貢士或聞其語而不明于大對但即其近似
為名或曰持守或曰要終至集英傳臚宰執進讀獨
有一卷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
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為第一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前一日捧詔露香默
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箇好
人來輔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前精
禱于天所以兩朝人才彬彬有聞二帝祈天之効也

木應之為待問孝宗問之曰木姓起于何時周知所對
上曰端木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木虛元者豈去複字
之苗裔乎他日謂洪邁曰木待問乃卿儕乎以明經
擢高第而不知祖姓所出卿宜勸之讀書邁拜謝而
出嘆曰聖主萬機廣覽如此為士可不研博古今耶
孝宗時有王邁者蜀人著儁聲猶在選調宰相薦之上
殿孝宗率爾問之曰李融字若川何謂邁即對曰天
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
之字次山也上大喜詔除翰林院編脩
宋嘉甦龍友滑稽辯捷名冠一時嘗遊天竺寺集詩句

贊大士大書于壁云巧唉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且曰是溫州狂生用之恐敗俗上曰朕自識拔卿等勿阻也趣召入見上問曰卿名龍友何義云然龍友倉猝不知所對上遂不懌龍友退乃思得之曰陛下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龍友之綸提而一時儌倖豈非榮進有數乎

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議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與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

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爲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殺說拜謝退而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尊珍膳賜說爲表謝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忽顧小黄門言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速良祐迄不肯來涌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正酣暢時聞之憮然而罷

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夫人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于是潛以雞汁等雜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爽口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皇太后聞之過宮力解乃出吳夫人于外內侍等罷職有差

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問爾有志乎民賦題士劉大譽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傅說于高宗漢旱欲蘇烹弘羊于孝武之句時趙溫叔爲

相孝宗遂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溫叔聞之遂乞免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于德壽宮置酒賦詩爲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皇基蓋高宗生于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于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爲三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爲光宗宮僚時寧宗已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

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嘉熙乙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祀文學士李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月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捷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

淳熙己酉孝宗退居重華宮有淨室終日宴坐其間几上惟書籍一部及筆硯檳墨而已近璫嘗奏高宗皇帝留下寶器圖畫陛下盍時取觀壽皇云先帝中興功德盛大故宜享此朕豈敢自比先帝皆鐍閉不開

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伯圭宴集于重華宮伯圭奏陛下對此良辰美景亦須略之否壽皇云十四日嗣帝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是夜但鼓琴兩曲左右報月色甚佳遂出巡簷賞月飲湯一盃至二鼓就寢大凡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人主沒人道得若不自禁制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飲酒一事也

近璫奏修重華宮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府轉運司應辦壽皇曰此間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重華庫錢不必關聞南內暨役成更不官差一匠一夫

孝宗既退重華宮羣臣請以聖誕爲重明節有術者以折字名之曰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至甲寅而孝宗上升正合其數時有狀道僧者狀不慧而巧發奇中甲寅春召見重華道僧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咲爲狂道僧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罔測其指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宮中皆縞素焉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幼孤鞠于翟氏因冒姓焉及長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即位進婉容踰年進貴妃成恭皇后崩中宮虛位淳熙三年妃侍帝過德壽宮上皇諭以立后意壽遣張去爲傳旨立貴妃爲皇后復姓謝氏

壽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十素謹愿中年斷葷誦經日有程課宮中呼爲看經劉娘子其一乃壽皇藩邸人敏于給侍每尚食與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宮中呼爲尚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于尚食既諾之而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于天帝也即自縊而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輿尸出闔門棺斂初畢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群蛆叢食而穢不可近逮啓看經之衾則馥香襲人而面色如生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

惡之報昭示如此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改元紹熙在位五年初莊文既薨孝廟白德壽立光宗宣瑣之夕德壽故召魏王燕宿宮中洎次日歸邸則儲冊已行矣魏邸復入見高廟有緒言曰翁翁留愷却使三哥越次做太子帝語塞漫戲撫之曰兒謂官家好做做時煩惱去
光宗在鶴禁意欲內禪終難發言數擊觧于慈福太后太后疑之詢近侍曰大哥屢排當何故旁則有奏曰意望孃孃爲趣上耳后笑頃之壽皇至東內從容爲語上曰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與兒曹上曰臣久欲

爾但孩兒尚小未經歷故不能即與之不爾則自快活多時矣后不能強語光宗曰吾嘗諭乃翁渠所見又爾光宗岸幘禀曰臣髮已白尚以爲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言高廟遜壽皇于盛年也
慈懿李皇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道之中女初后生時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他日坦言于高宗遂聘爲恭王妃乾道四年生嘉王妃性妬悍嘗訴太子左右于高孝二宮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終是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于太后及太子即位冊爲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宮中浣手睹宮人手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

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郊宿齋宮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猶是益劇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矣是時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隆興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也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御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隨至屏後后叱曰

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傳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其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號曰壽仁

先是光宗之未疾也嘗獨幸聚景園兩制俱忌從將進酒于荼蘪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請太上每幸外苑必恭請光堯光宗方怒言者適太上命黃門持玉卮宣勸以賜會上怒未解手顫誤觸卮于地黃門歸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才見太上傳宣即大怒碎卮

矣每太上遊幸官家必有進勸一日太上奉憲聖幸東園閱市而光宗偶忘之太上左右陰縱雞數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日捉雞不著蓋臨安以侏人飲食為捉雞以此激太上怒太上陽不聞而玉色微變

光宗遂年不朝重華壽皇居常怏怏一日登望潮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鬧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枉自叫耳淒然不樂自此不豫

光宗既退居每追討往時成敗時自嗔罵或慟哭壽仁后輒奏觴解慰之以是為常共悶外事不欲動其心

然又或知覺祈郊禮成恭謝回鑾鑾御樂聲達于內光宗問何事后曰市井為樂耳帝怒曰爾尚欺我至是耶揮之以肱后仆于閾自是得疾

壽仁后取日者之言有厄于椒殿別築精室居之道妝事佛病革而終肆翟不得周身長御欲遷之椒殿會有怨后者持鑰不啓曰承誰命昇此相與昇歸鸚儀及半途訛傳曰鳳皇至矣皆委之而走時光宗見崇恍忽內中以鳳皇目之久之知訛傳方有再至者乃為烈日所暴體色黳然變矣置之大殿宮人無計致鮑魚于地又以蓮香數十餅亂其臭洎事聞于外梓

人進梓將有小白之譏叢赤山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敗人共快云

寧宗孝宗第二子也改元慶元嘉泰開禧嘉定在位三十二年崩陵曰永茂

寧宗嘗命二小黃門拄小屏前導所至即張于座側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肚痛故每飲不過三爵宮中行處却去呵衛嘗自以補華昂浣油衣為便左右至以語激上上不之聽嘗學于永嘉陳傅良導以毋作聰明以亂舊章故終身不妄更作龍顏隆準相者謂之老龍形

景泰中張巨濟上書寧宗言慈懿攢陵介在湖曲而陛下張樂遊幸豈履霜之義寧宗感之賜韓一秩由此西湖絕清蹕之聲御鴿沉之于水黃洪有詩云龍舟大半沒西湖比是先皇節儉圖三十二年安靜裏棹歌一曲在康衢

楊皇后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其母張氏舊隷德壽樂部以久次出適于外隨夫至儀真僦居長蘆寺前寺僧善相為張氏宜有貴女勸之仍還行都一日奏樂孝宗以為不諧中貴人奏老舊者得旨嫁出今皆新習乞使巳出者通籍內庭新故參教上可之自是張

氏復還樂部時后在姙數月矣及期乞歸外舍憲聖曰第令產僎韶院何害遂誕后東朝禁中三日洗兒憲聖臨視戲祝云長汝福祿及吾自是養于宮中既久新樂純熟所生母與儕侶俱還民間后在楊才人位下年十歲為則劇孩兒及老以琵琶隷慈福宮舉動無不當太后意者有嫉之者適太后入浴倚華俾服后衣冠為戲因而譖之太后太后笑曰汝輩休驚詑他日自會服此寧宗以嘉邸踐祚于東朝為重華承嫡主喪一日朝長信偶酒溢盥手后奉匜以前帝悅而洒之自是得幸常至上所久而憲聖知之幾欲

鞭朴大璫王去為力救之曰娘娘當以天下畀孫一婦人何足惜且此事不可使外人知也長信雖少解然終不怨然謂王且使楊氏寄汝家候駕返南內卻復之故后暫居去為家而去為之子瑜因得幸及皇陵事畢楊后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后既崩所幸宦官王德謙將指于東朝憲聖語曰乃翁欲吾堂前一人尚不與之德謙頗黠則奏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娘娘嬪御今大內如楊美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升後宮絫進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人方帖伏甚于保愛

上躬為宗社大計憲聖稍悟曰爾言亦有理德謙知有間可乘又使中貴人僂和以為娘娘尚未見玄孫而楊氏相命宜子浸潤鼓舞崇福遂以賜寧宗時傅伯壽草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笑其冠于後殿俾之見于內殿蓋紀實也后初進為婕妤諱其母家會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五年進婉儀六年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忌之且禁絕王瑜不許通籍內廷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各設席以

邀年車欲決此舉二閣皆同日楊留遜曾使朝而已候于夜曾不悟遠狎酒甫一再行曾未及有請則楊已奏肅帝輦矣奏促重沓上遂起至楊所則得從容且留寢故能舐筆展紙以請奎章上醉即書貴妃楊氏可立為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遽曉雙出之中貴所受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理宗榮王子太祖十世孫也寧宗無子育以為子改元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在位四十

一年崩葬曰永穆

理宗微時覲于母黨全氏一日秋暑偕弟與芮浴于河鄞人余天錫自杭還浙東舟抵河滸忽雷雨帝與與芮趨避舷側天錫臥舟中夢見龍負舟驚起視之則兩兒也問之為全保正家子乃登岸詣全氏主人具鷄黍命二子出侍因謂天錫曰此吾外甥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子後當極貴矜天錫為史彌遠門客彌遠有更立意囑訪浙東宗子之賢厚者天錫適感此異還白彌遠彌遠召二子至臨安立帝為沂王後卒代濟王帝王之祥自有異也

楊后恨韓侂胄之排已也與次山謀欲因事誅侂胄會侂胄議用兵中原俾皇子曮入奏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于社稷帝不答后從旁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洩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共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胄有隙遂欣然奉命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貶信州彌遠乃先告之而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鎡皆預其謀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侂胄方早朝彌遠密遣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率健卒擁侂胄至玉津園槌殺之復命彌遠象祖等俱赴延和殿以殛侂胄聞帝不之信

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蓋是謀悉出中宮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

楊后既誅侂胄史彌遠日益貴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國嗣未定養宗室子貴和立為皇子賜名竑彌遠為丞相既信任于后遂專國政竑漸不能平初竑好琴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動靜竑嬖之一日竑指輿地圖示美人曰此瓊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彌遠于此美人以告彌遠彌遠大懼陰若與志謀立與莒為皇子更名昀遂陰與昀通十七年閏八月丁酉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后尚未

知也彌遠遣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首肯遂矯詔廢竑爲濟王立昀爲皇子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

王妙堅者興國軍九宮山道媪也嘗以符水咒棗等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兩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有陳生者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髗不可梳者還可櫛解否曰此特細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妄爲持咒俾之沐髮應梳而解是時楊后方誅韓而心有所疑髮

髗不解意有物祟偏求禳治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后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宇賜名明真累封真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詼諧薄知其事欲以奇動以黃紵方丈帚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俾在太乙東宮

理宗興于側微崇儒納諫以史彌遠有擁立功百務推遜無所專與及彌遠卒始親政召真德秀魏了翁于朝時號小元祐然自即位以來失襄失淮失全蜀三邊流血庚子大旱壬子建寧大水內郡之民死者相枕開慶己未北兵南侵社稷削弱猶幸不身親見其亡耳但其臨御以來始終崇重周程張朱義理之學得諡理宗陵曰永穆御書閣曰顯文殿曰章熙也

理宗隆準龍顏臨朝坐輦端嚴若神端平初厲精爲治信向真魏諸賢延紳奏疏三學扣闕悉經御覽所以訐直無不容受間以罪斥旋復收用此其盛德也在位日久嬖寵浸盛中貴盧允升董宋臣女冠吳知古等薦引奔競之人驟至通顯賄賂公行外戚子弟任總轄監司郡守贓穢狼籍臺臣論奏則宣諭節貼而已又置修內司御前莊開獻納之門沒入兩爭田土名曰獻助實則白取禁中排當頻數倡優傀儡皆入

供應宮嬪庖給泛濫無節有職掌名位之外其寬朝者丈六字號夫人者嘉定六百員淳祐增至千員內藏告乏則移之封樁左藏庫其不節如此

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幸太學御筆云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語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廷合應削去以正人心息邪說令國子監即日施行

理宗時宮中繫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點眼角名曰淚妝一時皆効之其掩泣上馬北行之讖民間賤珠翠而尚琉璃亦流離之兆也

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絕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輩引誘壞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上令丁大全諭旨曰納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子才又作高力士脫靴圖有與宋臣善者拓本以遺之宋臣大怒曰口說尚可乃畫此死模活樣乎持入謁上曰牟某在當塗罵官家上視其圖咲曰乃罵汝非罵我也宋臣曰彼謂陛下為明皇閻妃為太真臣為力士而以太白自居自此上不悅

董宋臣始為小黃門稍進東頭供奉官極善逢迎如櫻桃宴即于櫻桃未出時遣人往越州買得百顆奏曰

請賞櫻桃如嘗荷花即于西馬塍取盆荷置之大池中雲錦燦然明日復還之理宗一日嘆曰宮女翠花俱敝矣宋臣不數日即進翠花數千枝蓋先鋪翠葉匣貯以待上命正月十四夜蔣安禮進竹絲燈其明過於栅子燈上大喜宋臣奏曰明日臣亦獻此燈安禮退而咲曰吾經年乃成豈一夕可辦時有廣商販布竹至杭宋臣即買數延剪以為燈煩刻而成細而且薄安禮駭服其多智如此宋臣日進用事內侍之勢益張丁大全作相與宋臣表裏復以廟堂之力助之有司奉行惟謹修內司十百為羣望青採斫雖勳舊之塚亦不免焉一日內宴裸劇一人專打鑼一人朴之曰今日排當不奏他樂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

當理宗時禁苑漸頹賞荷池宴但張蓋設屏扆于烈日中上意為不然宋臣默會意不日而成一亭于池傍再宴上大喜未幾冬月賞梅園又有一亭上意不樂諭宋臣曰前所造荷亭朕不以為較今復有此亭半年之間勞民動眾如此宋臣奏曰此梅亭即前之荷亭也上問其故宋臣奏曰此乃折卸摺疊之亭上愈歎賞之

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渠伯女深甫孫也母毛氏懷之嫡母使毛氏濯足毛氏曰夜者累累夢五色霞單體嫡大怒以足踏其項曰產皇后耶將產遣就浴室后生而黧黑瞖一目幼失父母業亦破敗嘗躬操汲飪深甫為相時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聽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耳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祥擇伯不能止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翳時賈涉女

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立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遂定立后後元兵入臨安以全后等北去太后獨以疾留降封郡夫人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銳致語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人皆稱之

度宗理宗母弟也改元咸淳在位九年陵曰永紹先是慶元府阿育王寺有舍利塔維熙中頗圯非得萬緡

不可修有一行童發願募緣修造曰今惟入大王榮邸最有力持疏勸緣大王止題一千緡行童歸不能成乃斷臂流血不止而死其事莫有言者度宗于庚子歲入大王府中降生日夜啼哭不止一乳母抱之行廊廡下入小閣見粘于塔影忽然而笑去而復顧揭塔影置其手中遂不復啼哭乳母以告大王忽悟所題疏未勾下本寺訪之言行童以某年某月某日死計死之日正度宗生之日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塔度宗取入宮時理宗忽夢有告之者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立為太子陸務觀有詩云人間八萬四千塔便合推為第一佛蓋謂此也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慈憲夫人姪孫女也畧涉書史幼從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時元兵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下逾年事平至臨安會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知臨安府顧嵓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嵓亦罷去臺臣論嵓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言全氏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險艱處富貴必盡警戒相成之道理宗以母慈憲故乃詔后入宮問曰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對曰妾父可

念淮湖之民尤可念帝深異之冊為皇太子妃生少帝宋亡從少帝入朝于燕京後為尼正智寺而終世祖令詞臣皆作挽詩葉森詩云蕣華如夢入空門曾是慈明秘殿尊一夕頓抛塵世事半生知感聖朝恩五千里外無家別八十年來有命存回首錢唐江上月夜深誰與賦招魂后北去時手寫其像以遺族人廣額鳳目雙耳侵鬢其衣則縞素道服也族人居杭之長安鎮懼禍者或別為蘇氏云

少帝度宗子也生四歲立改元德佑降于元封瀛國公尚宮主陳宜中立其弟昰爲昰謂二王昰楊淑妃所

生昺俞修容所生相繼立五年國始亡陸秀夫旣抱
帝昺投海中楊淑妃大慟曰我艱關忍死者止為趙
氏一塊肉耳天命至此更復何言遂赴海死今崖山
所立慈元廟者此也

俗傳讖語云江湖拍岸生妃子湖水平堤出狀元然拍
岸平堤往往有之未必證驗也杭州所產皇后二人
皆自妃位而起加贈謚者宋仁宗主母李氏侍真宗
位止司寢仁宗即位累進宸妃旣薨追開皇太后謚
章懿升祔太廟　皇明成化間　孝惠皇太后邵氏
憲宗獻皇帝母也先以淑媛侍　憲皇　世宗登極

始上冊寶所謂妃子之讖不有徵乎至如吳越文穆
王妃吳氏忠懿王妃孫氏宋高宗貴妃劉氏則建都
時所選無足為異者洪武間詔選識字良家女及能
讀　大誥者杭州以江千蔡氏應詔入宮署為女官
掌御前文字寵冠六宮蔡乃于高祖母之姑也永樂
初命蔡氏臨選識字女子于杭州民間騷動翟宗吉
有詩云太平天子御華夷天擁祥雲地產芝已喜玉
關歸馬足更妝金屋貯娥眉幸因竊簡收芸草不為
牟車薦竹枝臨別親鄰莫惆悵從來生女作門楣後
得其甥女張氏應詔亦為女官云

二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三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刊

偏安佚豫

紹興十三年張俊解兵柄封清河郡王勅建甲第二十
一年冬十月高宗幸其第供進御筵初坐繡花高飣
一行　香圓　真柑　石榴　棖子　鵞梨　乳梨
榠樝　花木瓜　樂僊乾果子叉袋兒一行　荔枝
圓眼　香蓮　榧子　榛子　松子　銀杏　梨肉
棗圈　蓮子肉　林檎旋　大蒸棗　縷金香藥一

行　腦子花兒　甘草花兒　硃砂圓子　木香丁
香　水龍腦　史君子　縮砂花兒　官桂花兒
白朮人參　彫花蜜煎一行　雕花梅毬兒　紅消
兒　彫花筍　蜜冬瓜魚兒　彫花紅團花　木瓜
大段花　彫花金橘青梅荷葉兒　彫花薑　蜜筍
花兒　彫花橙子　木瓜方花兒　砌香鹹酸一行
香藥木瓜　椒梅　香藥藤花　砌香櫻桃　砌香
萱草拂兒　紫蘇柰香　砌香葡萄　甘草花兒
梅肉餅兒　薑絲梅　雜絲梅餅兒　水紅薑　脯
臘一行　線肉條子　皂角鋌子　蝦臘　雲夢豝

兒 肉腊 妳房 旋鮓 金山鹹豉 酒醋肉
肉瓜虀 垂手八盤子 揀蜂兒 番蒲萄 香蓮
事件念珠 巴欖子 大金橘 新柳子象牙板 鵓
小橄欖 榆柑子 再坐切時果一行 春藕 鵝
梨餅子 甘蔗 紅柿 切棖子 切綠橘 乳梨
月兒 生藕鋌兒 時新果子一行 金橘 藏楊
梅 新羅葛 切蜜蕈 切脆棖 榆柑子 新柳
子 切宜母子 甘蔗柰香 梨五花兒 藕鋌兒
新柑子 彫花蜜煎一行 砌香鹹酸一行俱同前
瓏纏果子一行 荔枝甘露餅 荔枝蓼花 荔枝

好郎君 瓏纏桃條 酥胡桃 纏棗圈 纏梨肉
香蓮事件 香藥葡萄 纏松子 糖霜玉蜂兒
白纏桃條 脯腊一行同前 下酒十五盞 第一
盞 花炊鵪子 荔枝白腰子 第二盞 妳房簽
三脆羹 第三盞 羊舌簽 萌芽肚胘 第四盞
肫掌簽 鵪子羹 第五盞 肚胘膾 鴛鴦炸肚
第六盞 沙魚膾 炒沙魚襯湯 第七盞 鱔魚
炒鵪鴿肫掌湯虀 第八盞 螃蟹釀棖 妳房玉
蕊羹 第九盞 鮮蝦蹄子膾 南炒鱔 第十盞
洗手蟹 鯚魚假蛤蜊 第十一盞 五珍膾 螃

蟹清羹 第十二盞 鵪子水晶膾 猪肚假江鰩
第十三盞 鰕棖膾 鰕魚湯虀 第十四盞 水
母膾 二色繭兒羹 第十五盞 蛤蜊生 血粉
羹 插食 炒白腰子 炙肚胘 炙鵪子脯 潤
雞 潤兔 炙炊餅 不炙炊餅臠骨 勸酒果子
庫十番 砌香果子 彫花蜜煎 時新果子 獨
裝巴欖子 裝大金橘小橄欖 鹹酸蜜煎 對裝
揀松番葡萄 獨裝新柳子 對裝春藕陳公梨
四色時果 廚勸酒十味 紅䗉煠肚 江䗉生
蝤蛑簽 薑醋香螺 香螺煠肚 薑酸假公權

煨牡蠣 牡蠣煠肚 蝤蛑煠肚 準備上細壘四
卓 又次細壘二卓（內有蜜煎鹹酸時新脯腊等） 對食十盞二十
分 蓮花鴨簽 繭兒羹 三珍膾 南炒鱔 水
母膾 鵪子羹 鯚魚膾 三脆羹 洗手蟹 煠
肚胘 對展每分時果五盤 晚食五十分名件
二色繭兒 肚子羹 笑靨兒 小頭羹飯 脯腊
雞 脯鴨 直殿官大煠下酒 鴨簽 水母膾
鮮蝦蹄子羹 糟蟹 野鴨 紅生 水晶膾 五
珍膾 蛤蜊羹 直殿官合子食 脯雞 油飽兒
野鴨 二色薑豉 雜熄 入糙雞 凍魚 麻脯

鷄臓　炙焦　片羊頭　菜炙一葫蘆　直殿官果子　時果十隔楪　外官食次第一等太師秦檜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食十味　大椀百味羹餻兒盤勸　簇五十饅頭　燒羊頭雙下　雜簇從食五十事　肚羹　大腸子雙下　羊舌託胎羹三脆羹　鋪羊粉飯　大簇飣　鮓糕鵪子　蜜煎三十楪　時果一盒切榨十楪　酒三十瓶　少保秦熺　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食十味　蜜煎一盒　時果一盒　酒十瓶　第二等少師楊存中等六人　各食十味　蜜煎一盒　切榨一盒　燒

羊一盤　酒六瓶　第三等吏部尚書陳誠之等三十八人　各食七味　蜜煎一盒　時果一盒　酒四瓶　第四等第五等右監門居閑等一百二十五人　各食三味　酒二瓶　中官五十人　各食五味　斬羊一斤　饅頭五十箇　角子一箇　鋪羊粉飯　下飯鹹豉　酒一瓶　進奉寶器　御樂帶一　玉池面帶一　玉獅蠻樂僊帶一　玉鶻兎帶三　玉璧環二　玉素鍾子一　玉花高足鍾子一　玉枝梗瓜盃一　玉瓜盃一　玉東西盃一　玉香鼎一蓋全　玉盆一　玉古鏤璇等十七件　玉圓

臨安樣楪兒一　玉靶獨帶刀子二　玉並三靶刀子四　玉犀牛盆簪兒一　金器一千兩　珠子十二號共六萬九千五百九顆　珠子念珠一串一百八顆　馬價珠金鍍束帶一　翠花二百盒　白玻璃圓盤子　玻璃花瓶七　玻瓈椀四　瑪瑙椀大小共二十件　龍文鬲二　商彝二　高足商彝一　商父彝一　周盤一　周敦二　周舉罍一　有蓋獸耳周罍一　汝窰酒缾一對　洗一　香爐一　香盒二　香毬一　盞四隻　盂子二　出香一對　大匜一　小匜二　螺鈿合二十具纖金錦褥子全

犀皮盒一十具纖金錦褥子全　有御寶畫十軸　曹霸五花驄　馮瑾霽烟長景　易元吉寫生花　黃居寀雀竹　吳道子天王　張萱竹叢　邊鸞萱草山鷓　黃筌萱草山鷓　宗婦曹氏蓼岸　杜庭睦明皇斫膾　無御寶有御書九軸　趙昌躑躅鵪鶉　梅行思躑躅母鷄　杜霄撲蝶　巨然嵐鎖翠峰　徐熙牡丹　易元吉寫枇杷　董元夏山早行二軸　偽主李煜林泉渡水人物　無御寶畫　荆浩山水　吳元瑜紫氣星　撚金錦五十疋　素綠錦百五十疋　木綿二百疋　生花番羅三十疋　隨駕官知

雀御帶御藥門司直殿官　紫羅五百疋　雜色緞
羅五百疋　馬下目子錢一萬貫文　禁衛一行祗
應人等　錢二萬貫文　炊餅二萬箇　熟猪肉三
千斤　燒燦三十盒　酒二千瓶
乾道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于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闘竿花籃畫扇綵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

段犀鈿髹漆織藤窯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妝自衒以待招呼者謂之水僊子至于吹彈舞拍雜劇紛紜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踘分茶弄水踏滚木撥盒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鬻道術烟火起輪走綫流星火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寳珠翠龍船梭子闘竿花籃等物宮姬韶部儼如神僊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宋五嫂者汴酒家婦善作魚羹至是僑寓蘇隄光堯召見之詢舊悽然令進魚羹人競市之遂成富媪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珍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過斷橋旁有酒肆頗潔雅中飾素屏風書風入松一詞于上光堯停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于國寳醉筆也其詞云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煖風十里麗人

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不免酸寒因爲改作明日重扶殘醉即日宣命解褐云

光堯雅愛湖山之勝恐數蹕煩民鑿大池宮內引水注之疊石爲山象飛來峯有堂名冷泉孝宗嘗賦詩云山中色秀何佳哉一峯獨立名飛來參差翠麓儼如畫石骨蒼潤神所開忽聞彷像來宮囿指顧已驚成列岫規模絕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後飛云人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峥嶸倚空之翠壁下

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清沼密蔭交加森羽葆山頭草木四時春閱盡歲寒長不老聖心仁智情優閒壺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丈渺空闊豈若坐對三神山日月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杯中淥光堯跋曰吾兒自幼岐嶷進德修業如雲升川增一日千里吾比就寬閑之地疊石爲山引湖爲泉作小亭于其旁用爲娛老之具且俾吾兒萬幾之暇時來遊豫父子杯酒相屬挹山光而聽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恍若徜徉乎靈隱天竺之間其樂可勝紀哉吾兒乃肆筆成章形容

盡矣雖吟詠之作帝王之餘事然造語用意高出百世之上非巨儒積力可窺其粗亦有以見天縱之多能覽之欣然老眼爲之增明矣有樓名聚遠光堯親題其額仍大書蘇軾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付閒人之句于屏間是歲翰林院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曾到眞是瑤臺第一重又云飛來峯下水泉清臺沼經營不日成景物自超塵世外何須方士覓蓬瀛皆紀實事也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內遣閤長至德壽宮奏知連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日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看花取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語官家備見聖孝但頻頻出去不惟費用又且勞人本宮後園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閒看遂遣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遂依次日進早膳後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宣召吳郡王曾兩府以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朵玩具疋帛及花籃鬧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關撲次至毬場看小內侍拋綵毬蹴鞦韆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

亭看荼蘼就登御舟繞堤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雜藝嘌唱鼓板蔬果無異湖中太上倚闌閒看適有雙燕掠水飛過得旨令曾覿進詞賦遂進阮郎歸云柳陰庭院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態狂爲憐流水落花香啣將歸畫梁既登舟知閤張掄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絃鬭新萬歲聲中九霞盃內長醉芳春曾覿和進云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清時

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儼韶九重鸞仗天
上長春各有宜賜次至靜樂堂看牡丹進酒三盃太
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劉婉容奉華堂聽摘阮奏曲罷
婉容進茶訖遂奏太后云近教得二女童瓊華綠華
並能琴阮下棊寫字畫竹背誦古文欲得就納與官
家則劇遂令各呈伎藝併進自製阮譜三十曲太后
遂宣賜婉容宣和殿玉軸沉香槽三峽流泉正阮一
面白玉九芝道冠北珠緣領道氅銀絹三百疋兩會
子三百萬貫是月三殿並醉酉牌還內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先十日駕詣德壽宮

進香幷進奉銀五萬兩絹二千疋錢五萬貫度牒一
百道綵匣二百箇上僉云臣御名謹進令慕士安頓
寢殿前候閤長到宮移入殿上幷鋪放進奉七寶金
銀器皿等十二日皇后到宮進香排日皇太子太子
妃幷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卯時駕率皇后太子太
子妃文武百官幷詣宮上壽駕至小次降輦太上遣
本宮提舉官傳旨減拜行禮上回奏上感聖恩容臣
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十拜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
拜舞如儀率皇后百官上酒樂作衛士山呼駕興入
幄次少歇樂人再排立殿上降簾太上再坐太后率

皇后太子妃上壽六宮次第起居禮畢退上侍太上
過寢殿進早膳太上令宣喚吳郡王等官前來伴話
上侍太上同往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再入幄次少
歇上遣閤長奏知太上午時三刻恭請赴坐駕赴德
壽殿排當皇帝已下並簪花侍宴至第三盞太上遣
內侍請官家免花帽束帶卸上蓋衣官裏回奏上感
聖恩又免皇后大冠皇太子穿執並謝恩訖太上泛
賜皇太子單金鈒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
應人目子錢主管禁衛官率禁衛等人于殿門謝恩
又入次少歇約一刻再請太上至樂堂再坐教坊大

使回正德進新製萬歲興龍樂曲破對舞各賜銀絹
有差又移燕清華看蟠松宮嬪五十人盡儀粧奏清
樂進酒幷衙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賜官裏御書
急就章幷金剛經官家亦進御書真草千文太上看
了甚喜云大哥近來筆力甚進上起謝同皇太子步
至蟠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太上宣索翡翠鸚鵡盃官
裏與皇后親捧盃進酒太上曰此是宣和間外國進
到今以賜皇帝上謝恩時太上官家並已七八分醉
遂再服上蓋率皇后太子謝恩宜平輦近裏幷輦太
上宣諭知省云官家已醉可一路小心照管知省等

領旨還內來早上遣知省至宮恭問二聖起居并奏
欲親到宮謝恩太上就令提舉往問興居併免到宮
禮
八月二十八日壽聖皇太后先辰先十日車駕過宮先
至太上處起居次入本殿進香以次皇后太子太子
妃莊文太子妃張娘娘已下並進香起居至太上內
書院進乞索遂奏安止還內十二日婉容到宮至西
便門廊下先至太上處奏起居次入本殿進香諭兩
免下堦起居大內進香十三日知省及大官到宮進
香閤長就管押進奉銀絹度牒等并七寶金銀器皿

比天申節減半官屬進香并設放壽星及神儀畫
等物賜薰奏若免起居退次日皇太后宅親屬到宮
進香并本宮人吏後苑官屬作院使等臣節次進香
二十一日卯時皇后先到宮候駕至到太上前殿起
居次至本宮殿官家第一班皇后第二班太子并妃
第三班各上壽訖太后宅親屬上壽並同天申節儀
太上邀官裏至清心堂進乞索值雨不呈戲依例支
賜午初二刻奏辦就本殿大堂面北坐官家花帽上
蓋皇后三釵頭冠并賜簪花酒至第五盞免大衣官
裏便背兒赴坐第七盞小劉婉容進自製十色菊千

秋歲曲破內人瓔瓔柔柔對舞上於閤子庫支賜五
兩數珠子一號細色北段十疋太后又賜七寶花十
枝珠翠芙蓉領緣一幅又移坐靈芝殿有木犀處進
酒次到至樂堂再坐至更盡後還內
九月十五日明堂大禮十三日雨未時奏請宿齋北內
送天花摩姑蜜煎山藥棗兒乳糖巧炊火燒角兒等
十四日駕詣景靈宮回太廟宿齋雨不止午後太上
遣提舉至太廟傳語官家連日祀事不易所謂十六
日詣宮飲福陰雨泥濘可免勞頓天氣陰寒請官家
寔進御膳頻添御服上遣閤長回奏上感聖恩重自

若登樓肆赦依舊詣宮行禮不登門時當奏聞曉雨
不止宣諭大禮使趙雄來早更不乘輅止用逍遙輦
詣文德殿齋一應儀仗排立並免放從駕官並常服
以從併遣御藥奏聞北內來日為值雨更不乘輅輦
進聖旨不過宮行飲福禮太上令傳語官家既不乘
輅此間也不來看了大禮使趙雄雖已得旨猶不許
放仗上聞之曰來早若不晴時有何面目雄聞之曰
縱使不晴得罪不過罷相耳堅執不肯放散至黃昏
後雨止月明上大喜遣內侍李思恭宣諭趙雄仍舊
乘輅再遣御藥奏聞北內天晴仍舊乘輅候登門訖

諸宮行禮十五日晴色甚佳車駕自太廟乘輅還內
日映御袍天顔甚喜都民皆讃嘆聖德至巳時太上
遣直閤官往齋殿傳語官家且喜晴明可見誠心感
格賜御用段疋至鞦轡七寶篦刀子事件素食果子
等仍奏連日勞頓免行飲福禮上就遣知閤回奏上
感聖恩天氣轉晴皆太上皇帝聖心感格容肆赦訖
詣宮行禮併謝聖恩十六日登門肆赦畢車駕詣宮
小次降輦提舉傳太上聖旨特減八拜仍免至壽聖
處飲福行禮畢略至綠華堂進泛索知閤張掄進臨
江詞云閶道彤庭森寶仗霜風逐雨驅雲六龍扶輦

下青冥香隨鑾扇遠日映赭袍明簾捲天街人頂戴
滿城喜氣氤氳等閑散作八荒春秖知天意好昨夜
月華新
十月二十二日孝宗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過宮太
上外殿起居簪花拜舞進壽酒太上回賜次至太后
殿行禮乃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早梅浣溪亭看小
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官裏換素幞太后賜官
裏女樂二十人上再拜謝恩教坊都管王喜等進新
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舞並賜銀絹太上以白玉
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爺年紀早早還京上飲酒

再拜謝恩三盃後官家換背兒免拜皇后換團冠背
兒太子免繫裏再坐本宮御侍六人並陞郡夫人就
賜誥謝恩照例支散月子錢太上又賜官裏玉酒器
十件壘珠嵌寶器一千兩丸絲作金龍裝花軟套閤
子一副侍宴官與郡王以下各賜金盤盞段疋薔薇露
酒香茶等是日官裏大醉申牌後宣逍遙子入便門
升輦還內
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
冷泉堂至石橋亭子看古梅太上曰苔梅有二種一
種出張公洞者苔蘚甚厚花極香一種出越上苔如

綠絲長尺餘今歳二種同時着花留此少觀命內侍
宣史浩至賜坐并召居廣鄭藻置酒奏樂上皇宣索
市食如李婆婆雜菜羹賀四酪面臟三猪胰胡餅戈
家甜食等數種太上笑謂史浩曰此皆京師舊人各
厚賜之又移宴靜樂堂盡遣樂工全用內人動樂酒
行無算太上以黃玉紫心大葵花盞宣勸史浩捧觴
爲兩宮壽君臣皆沾醉小內侍寄語史相公少酌上
聞之詔浩曰滿酌不妨當爲老先生一醉喜賜玉帶
一條片腦一合紫尼羅二十疋御書四幅浩謝而
退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車駕過宮請太上太后遊聚景
園至會芳殿降輦上及皇后翠華殿降輦兩殿至瑤
津少坐並乘步輦遍遊園中再坐瑤津西軒酒三行
都管劉景供進新製泛蘭舟曲破吳興佑舞各賜銀
絹上親捧玉酒船上壽酒船中人物皆動太上喜
至錦壁賞花牡丹千餘叢各有牙牌金字別樣好色
千朵安頓花架並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窯金瓶中間
放沉香卓安白玉碾花商尊高三尺徑一尺三寸獨
插照殿紅十五枝隨駕官各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
沉香柄金絲御書扇各一把知閤張掄進壺中天詞
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高張雲幕國艷天香相競
秀瓊苑風光如昨露洗妖妍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
春光濃如酒五雲臺榭樓閣聖代道治功成一塵不
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岳兩
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升平樂東堂呈瑞更無一片
花落太上喜賜金盃盤法錦數事又至翠華登御舟
入裏湖至斷橋入真珠園太上命買湖中魚鱉放生
宣喚湖中買賣人等內侍用小旗招引各有支賜時
有賣魚羹宋五嫂東京人太上念其老宣上船賜金
錢十文銀錢百文絹十疋仍令後苑供應泛索至申

時御舟稍泊花光亭至會芳少歇太上已醉上親扶
上船來轎都人傾城瞻嘆聖孝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內遣御藥并後苑官管
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劑金銀錢消夜歲軸果兒
錦曆鍾馗爆仗羔兒法酒春牛花朵等就奏知太上
元日欲先詣宮朝賀然後還內引見大金使人太上
不許傳語官家至日可先引見使人訖却行到宮禮
正月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使人訖即率皇后皇太
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進呈畫本人使面貌
姓名及館伴問答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五舊歲欲
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方密進黃金酒器二千兩
上侍太上於羅木堂香閣內說話宣喚某待詔并小
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棊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
官家恭請太上太后來就南內排當初二日早進膳
訖遣太子到宮恭迓兩殿并只用轎兒禁衛裹擁入
內官家親王殿門恭迓親扶太上降輦至損齋進茶
訖至清燕殿看書畫玩器約午初刻後苑供進酥酒
十盞奏看午正三刻就坐虛閣排當三盞後至萼綠
華堂看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宮中
無用錢處不須得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刻

雪大下正是臘前太上甚喜謂官家云今年正欠些
雪可謂及時却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
有司比去歲倍數支散太上亦命提舉官下本宮支
犒官會照朝廷之數命近侍進酒宮裏上壽近臣獻
詞云紫皇高宴僊臺雙成戲擊瓊苞碎何人為把銀
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塵翳喜
冰消太液煖融鳷鵲端門曉班初退聖主憂民深意
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
玉盃深五雲樓迥不妨頻醉看來不是飛花片片是
豐年瑞太上大喜賜鍍金酒器二百兩細色段疋後

古殿香羔法酒太后令本宮歌板色取此曲進酒太
上盡醉至更深宣轎見入便門上親扶升輦還宮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上皇錫宴
綵樂遂留賞月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以白玉石
為之雕欄瑩徹上作四面亭皆新羅白木與橋一色
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御榻屏几酒器俱用水晶
南岸列女樂北列男樂月上簫韶齊作稍止上皇召
小劉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時侍讌官開府曾覿
進壺中天詞云素飈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
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

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闋當日誰幻銀
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
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
金甌千古無缺上皇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曾用金甌
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碗上亦賜寶盞
至一更五點還宮是夜西興亦聞天樂焉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駕詣德壽宮奉迎上皇觀潮先
期浙江亭抓縛席屋五十間至是幷用綵纈幕帟上
皇至賜從官酒食並免侍班聽從便觀看先是澉浦
金山都統司水軍五千人抵下江至是又命殿司新

刺防江水軍臨安府水軍並行閱試軍船擺開西興
龍山兩岸近千隻管軍官於江面分布五陣乘騎弄
旗標鎗舞刀如履平地點放五色烟炮滿江及烟收炮
息諸艦皆不見自龍山以下貴邸豪民綵幕綿亘二
十餘里幾無行路西興一帶亦縛幕次綵繡照江有
如鋪錦市井弄水者借見番住等凡百餘人皆手持
十幅綵旗踏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又有踏滾木水
傀儡水百戲撮弄各呈伎藝上皇喜曰錢塘形勝天
下所無上起奏曰江潮亦天下所獨有宣諭侍官各賦
酹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吳琚為第一其詞曰玉虹

遥拄望青山隱隱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
霆初發白馬凌空瓊鰲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
鬱葱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
絶好是吳兒飛彩幟蹙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
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賞
賜無限至月上始還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傳旨
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內殿起居太上令小內侍扶披
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官裏便背兒至冷
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歲比常年熱甚上起

答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涼到
晚夫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聖
旨遂同至飛來峯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池
心云此種五花同幹近得主自湖州進來前此未見
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並無暑氣後苑小
厮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撰
鼓子詞後苑進沆瀣漿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
不宜多喫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太
上首肯因與說宣和間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
及風泉館荷花亭納凉此處凉甚每次侍宴雖

極暑中亦着袷襖兒也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
堂撫琴并令棊童下棊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則
劇官家進水晶提壺連索兒可盛白酒二斗白玉雙
蓮盃柈碾玉香脫兒一套六箇大金盆一面盛七寶
水戲并宣押趙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后白玉香
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數珠佩帶五十副真珠香囊
等物直至酉初還內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開幸玉津園命下
忽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色已而天
宇豁然待制洪邁進一詩歌咏其實云五更猶自雨

如麻無數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多悵望舉頭見月
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
光無盡藏何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詣景靈
宮朝獻上賦和篇春郊柔綠遍桑麻小駐芳園覽物
華應信吾心非欲逸頓同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
同樂敢務游畋設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
爛如花後二日兵部尚書宇文价內引上舉此詩曰
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
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答之价拱手稱賀

立春前一日臨安府進大春牛設於福寧殿庭及駕臨

李內官皆用五色絲杖鞭牛御藥院例取牛睛以充
眼藥餘屬直閣婆號管人都行首掌管預造小牛數
十飾以綵旛雪柳分送殿閣巨璫各以金銀錢綵段
相酬是日賜百官春旛勝宰執親王以金餘以金裹
銀及羅帛為之係文思院造辦各帶于幞頭之左入
謝後苑辦造春盤供進及分賜貴邸宰臣巨璫翠鏤
紅絲金雞玉燕備極珍巧每盤值萬錢學士院撰進
春帖帝后貴妃夫人諸閤各有定式絳羅金鏤華彩
可觀臨安府亦鞭春開宴而邸第饋遺多效內庭為
胡浩然上郡守喜遷鶯云旗門殘月聽畫角曉寒梅

花吹徹瑞日祥雲和風解凍青帝乍臨東郊暖向土
牛簫鼓天路珠簾高揭最好是戴綵旛春勝披頭雙
結奇絕開宴處珠履玳簪俎豆爭羅列舞袖翻飄歌
聲縹緲壓倒柳腰鶯舌勸我應時納祜追把金盞齊
獻爾歲歲這一巵春酒長陪佳節
元夕禁中自去歲賞菊燈之後迤邐試燈謂之預賞一
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主之於復古膺福
清燕明華等殿張挂及宣德門梅堂三閒臺等處臨
時取旨起立鰲山燈品每以蘇燈為最圈片大者徑
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其後

福州所進純用白玉晃耀奪目新安所進益奇圈骨
悉皆琉璃號無骨燈禁中作琉璃燈山高五丈人物
皆為機關轉動如活結大彩樓貯之又於殿堂梁棟
窗戶間為涌壁作諸色故事龍鳳噀水蜿蜒如生而
後設玉柵簾寶光花影不可正視伶部迭奏聲聞人
間殿上鋪連五琉璃閣皆毬文戲龍百花小窗間垂
水晶簾流蘇寶帶交映璀璨中設御座恍然如在廣
寒水晶宮也至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鰲山擎
輦者皆倒行以便觀賞香煙燈花薰照天地中以五
色玉珊簇成皇帝萬歲四大字其上伶官奏樂下為

露臺百戲呈巧內人小黃門皆巾裹翠蛾效街坊清
樂傀儡市井舞隊及市食先是府尹預擇華潔善歌
者伺于外至是麗宣進入妃嬪內人亦爭賞之數倍
得直有一夕致富者宮漏既深宣放煙火百餘架而
解始還
都市自舊歲孟冬駕回已有乘肩小女鼓吹歌舞日
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之翫而天街茶肆酒館漸以
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
橋等處客邸最盛燈火簫鼓每至四更日盛一日姜
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氣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

應不盡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
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蟬
不肯歸吳孟惪玉樓春云茸茸貍帽遮梅額金蟬羅
剪胡衫窄肩輿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閑鼓笛問稱
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滯春眠猶
夢婆娑斜趁拍深其意態者也至節後漸有大隊如
四國朝傀儡之類多至數百天府每夕差官點視各
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且使之脐至昇陽宮支酒燭
北至春風樓支錢米終夕街坊鼓吹不絕士女羅綺
如雲至五夜則京尹乘小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

連亘十數里錦繡填委道路更魁以大囊貯楮券凡
遇小經紀人輒予百謂之買市至有黠者以小盤貯
梨數片騰身出於稠人之中支請官錢數次者亦不
禁也李篔房詩云斜陽盡處蕩輕烟輦路東風入管
絃五夜好春隨步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
羅帶寶炬籠綃闘玉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聲度
曉雲邊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繁鬧分地貫燭松盆
照耀如晝其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云某人不
合搶撲釵環挨搪婦女繼而行遣一二謂之粧燈其
實皆獄內罪囚姑借以儆好民耳又分委府僚以巡

風燭及命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緝姦盜三獄
亦張燈建淨獄道場多裝獄戶故事及陳列獄具邸
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開設雅戲烟火花
邊水際燈燭燦然遊人士女縱觀則相迎酌酒而去
又有幽坊深巷好事之家多設五色炮燈更自雅潔
姜白石詩云沙河雲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却
入靜坊燈火空門門相似列蛾眉又云遊人歸後天
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裏垂燈照尊俎坐中嬉笑
笑春溫或於小樓以人為大影戲兒童讙呼終夕此
類不可數也西湖諸寺惟三竺燈最盛往往有官禁

所賜貴璫所施者都人好奇亦往觀焉白石詩云珠
絡琉璃到地垂鳳頭御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
天竺堂深夜雨時街市婦女皆帶珠翠鬧蛾玉梅雪
柳菩提葉燈毬銷金合蟬貂袖項帕而衣尚白蓋燈
月所宜也游手浮浪輩或剪白紙為蟬謂之夜蛾以
棗肉炭屑為丸繫以鐵絲燃之名火楊梅以紙燈內
置關捩放地下以足沿街蹴轉之謂之滾燈以木為
格用彩帛製為諸色行貨人物鋪面謂之六街三市
燈飲食則乳糖椒鍾圓子䭔飩科斗粉豉湯水晶膾
韭餅南北珍果皂兒糕宜利少椒圓子滴酥炮螺酪

麪玉消膏琥珀餳破麻酥灌糖酥藕龍纏蜜果糖蓑管糖十般香糖皆用鏤鍮裝花盤架車兒簇插飛蛾紅燈綵盝叫歌喧填幕次往往呼至前使之吟叫以酬其直白石詩云貴客鉤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競以金盤鈿合簇釘遺之謂之市食合兒夜闌燈罷有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鈿墮珥往往得之可謂奢之極矣亦東都遺風也

燈品蘇福為冠新安晚出精妙絕倫有無骨燈用絹囊貯粟為胎燒之及成去粟則渾然琉璃毬也景物奇

巧無比又為大屏灌水轉機百物皆動趙忠惠守吳日嘗命製春雨堂五大間左為汴京御樓右為武林燈市歌舞雜艷纖悉曲盡凡用千工外此有魫燈則刻鏤犀珀玳瑁以飾之珠子燈則五色珠為網下垂流蘇或為龍船鳳輦樓臺故事又皮燈鏃鏤工巧五色粧欒如影戲之法羅帛燈尤多或為百花或細眼間以紅白琥珀萬眼羅者最奇外此又有五色蠟紙菩提葉者若沙戲影燈人物旋轉如飛又深閨巧娃剪紙為燈尤為精妙有以絹燈剪為詩詞時寓譏誚及畫人物藏頭隱語及舊京諢語戲弄行人有貴邸競出新意以細竹絲編織加以綵飾可愛穆陵喜之令製百盞期限既迫勢難卒成而內苑諸璫恥於不自己出思所以勝之遂以黃草布剪縷加之點染與燈無異凡兩日百盞俱進御矣

康伯可當高宗時以詞章待詔金馬及慈寧歸養兩宮燕集伯可應制之作居多嘗於上元應制進瑞鶴僊云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花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

滿路成團打隊簇看冠兒鬬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高宗覽之大喜賜金甚厚

二月二日宮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內苑預備朱綠花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于上繫以紅綠上植生菜薺花諸品俟宴酬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貴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賞無罰以次每斛十號五紅字為賞五黑字為罰上賞則成號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環珠翠領抹次亦銀錠酒器冠鋌翠花段帛龍涎御扇筆墨定器官窯之類用此以資戲笑王宮貴邸亦多效之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綱蠟茶名北苑試新皆方寸小夸進御止百夸護以黃羅軟盝藉以青蒻裹以黃羅夾複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鍍金鎖又以細竹絲織笈貯之凡數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直四十萬僅可供數甌之啜耳或以一二賜外邸則以生線分解轉遺好事以爲奇玩茶之初進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嘗之費皆漕司邸吏賂之間不滿欲則入鹽少許茗花爲之散漫而味亦漓矣禁中大慶賀則用大鍍金甌以五色韻果簇飣龍鳳謂之繡茶不過悅目亦有專其工者外人罕知

禁中賞花非一先期內苑及修內司分任排辦凡諸苑亭榭花木妝點一新錦簾綃幕飛梭繡毬以至裀褥設放器玩盆窠珍禽異物各務奇麗又命小璫內司列肆關撲珠翠花朵冠篦環繡段畫領花扇官窯定器孩兒戲具鬧竿龍船等物及有買賣果木酒食餅餌蔬茹之類莫不備具悉效西湖景物起自梅堂賞梅芳春堂賞杏花桃源觀桃粲錦堂金林檎照妝亭海棠蘭亭修禊至於鍾美堂賞大花爲極盛堂三面皆花石爲臺三層各植名品標以象牌覆以碧幕臺後分植玉繡毬數百株儼如鏤玉屏堂中左右各列三層彫花彩檻護以彩色牡丹畫衣間列碾玉水晶金壺及大食玻璃官窯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黃照殿紅之類幾千朵別以銀箔間貼大斛分種數千百窠分列四面至於梁棟窗戶間亦以湘筒貯花鱗次簇插何翅萬朵當中設牡丹紅錦地茵自中殿妃嬪以至內官各賜翠葉牡丹分枝鋪翠牡丹御書畫扇龍涎金合之類有差下至伶官樂部應奉等人亦沾恩賜謂之隨花賞或天顏悅懌謝恩賜予多至數次至春暮則稽古登瀛堂賞瓊花淨侶亭紫笑淨香亭采蘭挑筍則春事已在綠陰芳草間矣大抵內宴賞初坐再坐插食盤架者謂之排當否則但謂之進酒

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進德等殿極凉長松修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窈縈深寒瀑飛空下注大池可十畝池中紅白菡萏萬柄蓋園丁以瓦盎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又置茉莉素馨建蘭麝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闍婆薝蔔等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風輪清芬滿殿御笐兩傍各設金盆數十架積雪如山紗廚後先皆懸挂伽蘭木真臘龍涎等香珠百餘蔗漿金碗珍果玉壺初不知人間有塵暑也聞洪景盧

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三伏中體粟戰慄不可久立
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
矣
七夕前修內司進摩睺羅十卓每卓三十枚大者至高
三尺或用象牙彫鏤或用龍涎拂手香製造悉用鏤
金珠翠衣帽金銀釵釧珮環真珠頭鬚及手中所執
戲具皆七寶為之各護以五色鏤金紗廚制闕貴臣
及京府等處至有鑄金為貢者宮姬市娃冠花衣領
皆以乞巧物為飾焉
禁中中秋賞月就延桂排當如倚桂閣秋暉堂碧岑皆

臨時取旨夜深天樂直徹人間御街如絨線蜜煎香
鋪皆鋪設貨物誇多競好謂之歇眼燈燭華燦竟夕
乃止此時浙江放一點紅羊皮小水燈數十萬盞浮
滿水面燦如繁星或謂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觀美
也
禁中例於八日作重九排當於慶瑞殿分列萬菊燦然
眩目且點菊燈略如元夕內人樂部亦有隨花賞如
前賞花例蓋賞燈之宴權輿於此自是日盛矣或於
清燕殿綴金亭賞燈禱過郊祀則罷宴
十月御前供進夾羅御服臣僚服錦襖子夾公服授衣

之遺意自是御爐日設火至明年二月朔止皇后殿
開爐節排當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儀都人亦出郊
拜墓用綿毬楮衣之類
冬至朝廷大會慶賀排當並元正儀而都人最重一陽
賀冬車馬皆華整鮮好五鼓已填擁雜遝於九街婦
女小兒服飾華炫往來如霍山祠城隍諸廟炷香尤
盛三日之內店肆罷市垂簾飲博謂之做節享先則
用餛飩貴家求奇一器凡十餘色謂之百味餛飩
禁中賞雪御明遠樓即南木樓後苑進雪獅並以金鈴
綵縷為飾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及滴酥為花及

諸事件並以金盆盛進以供賞玩進雜煎品味如春
盤餖飣羊羔兒酒以賜併於內藏庫支犒官券數百
萬以犒諸軍及令臨安府分給貧民或皇后殿別有
支犒而貴家富室亦各以錢米犒鄰里之貧者
禁中以臘月二十四日為小節夜三十日為大節夜呈
女童驅儺裝六丁六甲之類大率如夢華錄所載後
苑修內司各進消夜果兒以大合簇飣凡百餘種如
蜜煎下至花陽炒豆及玉器珠翠花朵犀象博戲之
具銷金羊葉諸色戲弄之物無不備具皆極纖巧又
於其上作玉輅高至三四尺悉以金玉等寶為飾蓋

以貼金龍鳳羅罩務以奇傻求勝一合之費不啻中人十家之產止資天顏一笑耳后妃諸閤各進歲軸兒及珠翠百事吉利袋兒小樣金銀器皿并隨年金錢一百二十文旋亦分賜親王貴邸宰臣巨璫至於爆仗有爲果子人物等類不一而殿司所進屛風畫鍾馗捉鬼內藏藥線爇放百餘奇巧不絕簫鼓迎春鷄人警唱而玉漏漸移金門已啓矣

歲晚臘日賜親王宰執三衙從官內侍省及外閫前宰執等臘藥係和劑局造進及御藥院特造辦銀合各一百兩以至五十兩三十兩各有差伏日暑藥亦同

行都官酒庫每歲清明前開煮中秋前賣新先期諸庫呈樣點檢所所以呈府既中擇日開沽以白布三丈餘揭竹竿頂題曰某庫選到酒匠某人醖造上等醲辣無比高酒三五人扶之而行以鼓樂妓女雜技前導聯鑣穿市觀者如堵酒匠則新巾紫衣乘馬從之以府中所賞綵帛錢會銀碗馱負馬前謂之迎酒楊炎正詩云錢唐妓女顏如玉一一紅粧新結束問渠結束何所爲八月皇都酒新熟酒新熟浮蛆香十三庫中誰最強臨安大尹索酒嘗舊有故事須迎將翠翹金鳳烏雲髻彫鞍玉勒三千騎金鞭爭道萬人看塵冉冉沙河市琉璃盃深琥珀濃新翻曲調聲摩空使君一笑賜金帛今年酒賽真珠紅畫樓突兀臨官道處處繡旗誇酒好五陵年少事豪華一手十千誰復校黃金壚下設徜徉何曾見此大堤娼惜無顏公三十萬往醉金釵十二行又賽酒則往醉諸廟謂之乞利市高九萬詩云賽龍祠山賽二郎酒行明日欲開張愚民可是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烟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京尹爲

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筭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鱗亦無行舟之路歌讙簫吹之聲振動遠近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泠閒却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千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爲繁盛橋上少年郎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截線絕者爲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于此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爲常張武詩云帖帖平湖印曉

天路歌遊賞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

西湖競渡自二月八日為始而端午尤盛是月畫舫齊開遊人如蟻龍舟六隻俱裝十太尉七聖二郎神雜劇飾以綵旗錦傘花籃鬧竿鼓吹之類帥守往一清堂彈壓立標竿於湖中挂錦綵銀碗官楮以賞捷者有一小節級披黃衫青帽插孔雀尾乘小舟横節杖聲喏取指揮次以舟回朝龍舟以綵旗招之諸舟鳴鑼鼓分兩翼遠近排列成行再以綵旗引之諸舟競發先至標所者取賞聲喏而退其餘攙錢而已吳子

和賦喜遷鶯云梅霖初歇正絳色海榴爭開佳節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處玳筵羅列鬬巧盡輸年少玉腕綵絲雙結艤畫舫見龍舟兩兩波心齊發奇絕難畫處激起浪花飜作湖間雪畫鼓轟雷紅旗掣電奪罷錦標方徹望中水天日暮猶自珠簾高揭棹歸晚載荷香十里一鈎新月

二月八日為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他如雜劇則曰緋綠社蹴毬則曰齊雲社唱賺則曰遏雲社耍詞則曰同文社相撲則曰角觝社清樂則曰清音社射弩則曰錦標社花繡則曰錦體社使棒則曰英略社小說則曰雄辯社行院則曰翠錦社影戲則曰繪革社梳剃則曰淨髮社吟叫則曰律華社撮弄則曰雲機社而七寶驀馬二會為最玉山寶帶尺璧翠珠璀璨奪目而天驥龍媒絨韉寶轡競賞神駿好奇者至剪毛為花草人物廚行果局窮極肴核之珍有所謂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為樓臺故事之類飾以珠翠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皆浮靡無用之物不過資一玩耳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蟹金龜高麗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卉不可繼數莫非動心駭目之觀也若三月三日

殿司真武會三月二十八日東嶽生辰社會之盛大率類此

都下自十月以來朝天門內外競售錦裝新曆諸般大小門神桃符鍾馗狻猊虎頭及金綵縷花春帖旛勝之類為市甚盛八日則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醫家亦多合藥劑侑以虎頭丹八神屠蘇貯以絳囊饋遺大家謂之臘藥至於饋歲盤盒酒檐羊腔充斥道路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祀竈用花餳米餌及燒替代作糖豆粥謂之口數市井迎儺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至除夜則

比屋以五色錢紙酒果以迎送六神于門至夜爇燭糝盆紅映霄漢爆竹鼓吹之聲喧閙徹夜謂之聒廳小兒女終夕博戲不寐謂之守歲又明燈床下謂之照虛耗及貼天行帖兒財門于楣祀先之禮則或昏或曉各有不同如飲屠蘇百事吉膠牙餳燒朮賣懵董等事率多東都之遺風焉守歲之詞雖多極難其選獨楊守齋一枝春最為近世所稱詞云竹爆驚春競喧闐夜起千門簫鼓流蘇帳煖翠鼎緩騰香霧停杯未舉奈剛要送年新句應自賞歌清字圓未誇上林鶯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減劉郎風度屠蘇辦了迤邐柳忻梅妬宮壺未曉早驕馬繡車盈路還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

都民素驕非惟風俗所致蓋生長輦下勢使之然若住屋則動蠲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一鏹諸務稅息亦多蠲放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認諸項窠名恩賞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寒錢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大家富室則又隨時有所資給大官拜命則有所謂搶節錢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濟院死而無殮者則有漏澤園民生何其幸歟

三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四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刊

佞倖盤荒

蔡京元長閩之仙游人宋徽宗時為翰林承旨附章惇臺諫攻之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建第西湖酷極宏麗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與京昵甚珍玩日達禁中帝遂屬意于京不數年超至相位導帝溺奢朝政日敗靖康初金寇陷汴京京盡以金寶泛入巨艦來錢唐御史孫廸等極詆其惡乃貶儋州死詔籍其家適毛達可守杭州京門士也遂喻其家藏鏹巨萬故蔡氏之後不貧當蔡氏全盛時有士人夜遊被酒過闕牆闌入園中花木繁茂徑術交錯望紅燈閃閃而來驚匿小亭有穴鑿覆啓而竄之壯士伏其中見士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麗服俄趨亭上舉覆見生驚曰不是不是又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羣飲交懽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羣婦以巨篋舁而縋之牆外比曉宿酲而歸跡其所涉乃蔡太師花園也

史250 231

京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京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至潭州作詞云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因貪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京之父準葬臨平山山爲駝形術家謂駝負重乃行遂作塔山頂以浙江爲帶水秦望爲案山何其雄也富貴既極一旦顛覆幾于滅族俗師風水之說安足憑哉

秦檜會之江寧人靖康初金兵陷汴二帝北遷檜以御

史中丞從與其會撻懶善倡割地之議撻懶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驟加褒用力主和議廷臣異己者輒逐之樞密副使岳飛屢言和議誤國檜殊憾之竟以誣死而趙鼎張浚胡銓皆貶錮終身紹興十五年賜檜第于望仙橋置箔場官吏以應付所需訖其死十九年營建不已初就第時詔百官往送酒中優人致誦語有叅軍者褒衣誦檜功德一伶以荷葉枝荷從之詠語雜至賓歡既洽叅軍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環爲雙疊勝伶指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伶遽扑其首曰爾但坐太師椅請取恩澤二聖還且掉船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下伶獄杖殺之自是語禁始密

檜女孫崇國夫人者方六七歲愛一獅猫亡之限令臨安府訪索逮捕數百人致猫百計皆非也乃圖形百本張茶坊酒肆竟不可得府尹曹泳因嬖人以金猫賂懇乃已

檜在相位順指上下無敢弗從時都下貨壅之見鏹市塵大閙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勝見鏹不用約翌午畢事院官唯唯而

出召工爲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都堂左揆閤前有石榴每着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故不問一日將排燕忽顧左右取斧伐榴有親吏在傍曰榴實甚佳伐之可惜檜反詰曰汝盜吾榴吏叩頭伏罪其機械巧發如此

檜雖專恣然頗謹小嫌故高宗不疑一日其子熺衣黃葛衫侍側檜命換之熺不喻檜瞪目曰可換白者熺言此葛貴賤通服檜曰我與汝却不可服也蓋以其黃色逼上用耳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此已久其魚視此更大容臣妾翌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爭奉餽于上貢也夫人歸愬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鯶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當檜用事時佞士盈庭引古今而頌功德者例沐汲獎檜嘗建一德格天閣朝士有賀啓曰在昔獨伊尹格于皇天到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喜超擢之有選人投詩曰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即與改秩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投新州之禍直聲大振士夫惕禍無敢與立談者獨王盧溪廷珪詩而送之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媿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廷行召賈生還檜聞之大怒流廷珪夜郎依而檜死盧溪放回題詩驛壁云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十年興縉紳禍一終朝失相公成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稀

檜久擅權大誅戮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者牘手顫而污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須臾檜仆于几伏枕數日死獄事大解初汾就逮自分必死囑其家曰脫有恩言當餽食中置肉唉餡一以為信月餘無報日受慘酷求死不可得日正晝置之暗室仰絣之使覷棲棲偶見屋上一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轉射壁上成一反字蓋獄吏剪字障日為報者汾解意亟承與謀遂得小挺惟數碁以待盡忽外致食滿案皆唉餡汾泣曰吾約以一面今乃多如是殆給我既而獄吏皆來賀即日脫械出則檜斃鍾給矣

檜之建第于望仙橋也備極宏麗其死也值天府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于郿塢貯黃金咲談便解與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墻陰又楊廷秀宿牧牛亭秦太師墳庵詩云函關只有一穰侯灞館寧無再帝丘天極、重心未死台星三點折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

移中屬國奩今日牛羊上丘壠不知丞相更與不

檜有十客曹冠以教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建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驕客施全以刺檜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龔金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泳以獻計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檜既死葬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吊客以足十客之數

檜之東軸屛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苛細以中傷善類稍涉國事恐觸忌諱

率禁而不發僅論禁銷金鋪翠鹿胎冠之類耳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又喜諛佞不避嫌疑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及檜封益國公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閱之坦然不駭靜江有秦城驛知府呂愿中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得召京秩沈長卿芮煇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鄰人所告編置化州趙令衿觀檜家廟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告下獄死至於閑門受賂富敵王家外國珍奇死猶踵關其子熺無日不鍛酒具治書畫特其細故耳

檜之當國也四方饋遺日至方務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檜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奩未敢啓檜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卒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枚既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秩人懷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外遷有王仲荀者以

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閽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勃然發怒叱閽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獨無諱忌而敢以此言目之我必俟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閽者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乃今朝士留謁者例告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人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外去

可也閤俛然變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外去三
字湍坐皆大唉仲荀出入秦門預數客老歸建康以
死秦雖嫡語為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檜之欲殺岳飛也于東窗下與妻王氏謀之王氏曰擒
虎易縱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
人披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吾已訴天得請矣檜歸
無何而死未幾子熺亦死王氏設醮方士伏章見熺
荷鐵枷問太師何在熺曰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
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
夫人東窗事發矣

曹泳秦檜門客也監黃巖酒稅秩滿到部注闕上省檜
押勅見泳姓名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
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忘之耶泳曰昏忘實不省乎
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泳使觀之首
尾不記他事但有字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
曹泳秀才絹二疋蓋檜微時遊索富家得五千求益
不可泳時為館客探囊中得二疋酬曰此吾束脩之餘
也今舉以遺子既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
其即秦秀才也泳亦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
檜曰公真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工部易文資
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晚年檜有異志泳嘗
預其密謀檜病高宗臨視之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
乞以其子熺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府事
者問何人為此則以泳對遂命勒停安置新州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孝宗崩光宗疾不能
執喪寧宗在嘉邸丞相趙汝愚議擁立而憲聖皇太
后居慈福宮莫可關白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因內侍
以密啟太后太后許之汝愚乃立寧宗侂胄以定策
功希望節鉞汝愚不許知閤劉弼勸汝愚曰此事侂
胄不為無功亦須稍厭官職而朱熹亦勸汝愚當厚

賞以酬其勞弗使預政汝愚為人疎直謂侂胄易制
不以為慮侂胄遂怨望內交宮掖外比奸邪謀傾汝
愚而難其名問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
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乃諷右正言李沐奏汝
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汝愚遂罷相設偽
學之禁貶謫朱熹等五十九人趙從道有詩云慶元
宰相事紛紛說著令人膽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
些官職與平原劉一清詩云齊壇一鉞底須慳坐見
諸賢散似烟不使慶元為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侂胄既進太師封平原郡王欲立奇功以自固乃倡恢

復之議舉兵北伐金人分道南侵鎮民屢敗侂胄懼遣使請和金人不許第索啓釁之首侂胄大怒用兵益急蜀口漢淮之民死者不可勝計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與皇子榮王謀誅侂胄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侂胄陳自強皆罷相仍令夏震以兵押出國門是夕乃侂胄四夫人誕辰張功甫移庖大燕至五鼓方散沉醉幾不可起幹辦府事周筠以片紙投入云闕外間有警不佳乞閉關門免朝侂胄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服瑞香番羅衣一襲登車而往則殿司軍圍繞府第矣而侂胄猶未

知也夏震呵止于途擁至玉津園側擊殺之命臨安府函其首詣金人求和建陽劉淮爲之詩云寶蓮山下韓王府鬱鬱沉沉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虜綠戶雕牕鎖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宜誅魏公厚後車不悟有前車兀突眼中觀此屋高九萬詩云拂曉官家簿錄時夫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

開禧北伐侂胄之寡謀浪戰因可罪矣至函其首以求和何其謬也昔乎寧宗有言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耳有爲詩云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讎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于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卻恐防胡未必然

侂胄既逐趙忠定至衡州而暴卒或謂中毒云太學生敖陶孫賦詩于三元樓壁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羣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吊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泉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末孫陶孫方縱筆飲未一二行壁已舁去陶孫知必爲韓所廉頃之捕者至矣急更衣持酒具下樓與捕者交臂問敖上舍在否對曰方酣飲亟

亡命走閩侂胄敗乃登第一

侂胄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唐令程松壽亟召女儈以入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爲松所市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鈞顏故爲王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侍禮侂胄大喜即日躐除太府寺丞旬遷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追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

常遂鈞聽耳侂冑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
侂冑有四妾皆郡夫人其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號四夫人尤寵幸通籍宮中慈明嘗詔入賜坐四夫人即與慈明偶席其次有十婢均寵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侂冑喜以遺四夫人十婢者皆慍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冑患之時趙師睪以列卿守臨安聞之亟出十萬緡市北珠冠十枚獻侂冑入朝獻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去侂冑歸十婢咸來謝翌日都市行燈十婢皆頂珠冠而出觀者如堵歸語侂冑曰我輩得趙大卿光價十倍王何吝酧一官耶侂冑許之遂

進師睪工部侍郎侂冑又嘗與客飲南園師睪與焉過山莊竹籬茅舍曰此真田舍景但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嘷叢薄間視之乃師睪也侂冑大悅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鵷鷺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刲
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頗極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儗其勳有稱為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

趙師睪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冑皆偃然當之籍沒之晨放逐群婢願認父母者聽以身首服飾去市人列其物詐稱某妾父母者闐闉門巷或牽裾攬臂而往法其家藏斥賣之敗衣破絮亦各分包往往有金珠衷匿蓋諸婢將挈之以為逃計者慈明以四夫人偶坐之憾特命京兆杖一百而遣之流其嗣子于沙門島
侂冑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為知閤門事頗干朝政時人謂之大韓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有為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

曹徘徊浩歎又為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庚甲問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財帛宮宜破若欲小可先見小寒更望大成必見大寒優蓋以寒為韓也侍燕者皆縮頸匿笑
侂冑當軸勳陟朝紳權移人主時有天族就試南宮者題詩客邸云塞翁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
侂冑嘗以冬月攜家遊西湖遍覽南北兩山之勝末乃置宴南園族子判院與焉有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迎春黃胖韓顧族子曰汝名能詩可詠

之師賦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
忽然蹉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侂胄悵然不終
宴而歸未幾禍作
侂胄爲南海尉延一文士作館客既別音問不通後侂
胄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
矣一見歡甚館遇殷厚嘗夜闌酒罷侂胄屏左右促
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
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復何言侂胄愕然問故對曰是
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
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

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
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泣聲相聞則三軍
怨矣並邊之民死于殺掠內地之民死于科需則四
海萬姓之民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胄默
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
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
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椒殿退居德壽
雖怨無能爲矣于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
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
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嬈盡去軍興無

名之賦與百姓更始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
告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
幾乎侂胄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
辭竟去未幾禍作
侂胄封平原郡王而官太師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時
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與侂胄有隙史彌遠遂
與合謀既得罷相之旨遂私謀批殺之竊亦不實不知
世都下爲之語曰釋伽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傍文
殊普賢自鬬象祖打殺師王聞者絕倒
陳自强爲侂胄童子時師侂胄當國自强至臨安待選

欲見無以自通其館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入言之
一日侂胄召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
延自强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入向坐皆踧踖莫敢居
上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
交章薦之即除太學錄未踰年三遷爲秘書郎既入
銜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僉
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知樞密院事侂
胄進太師自强拜右丞相嘗語人曰自强唯一死以
報師王每稱侂胄曰恩王恩父稱蘇師旦爲叔稱書
吏史達祖爲兄嘉泰元年臨安大火自强所積一夕

熄盡侂胄遂遺之萬緡款政列郡聞之皆有所助不
數月得六十萬緡更倍所獎之數及侂胄敗竄自強
于永州死

蘇師旦者平江書吏也爲韓侂胄腹心以奸計歸誠於
侂胄侂胄倉蓋寵之管以寡多之求金諂侂胄侂胄初
不知其受諸將之賂動以億萬時時指訾勍之及江
上軍敗詔遣師旦受賂尺牘具存侂胄大怒竄師旦
海上及侂胄敗取斬于臨安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
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辦馬蹄金一萬五千七
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
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三
片金東帶一十二條他物稱是以一隅之地倖臣竊
貨如此侂胄所積應且數倍國安得不亡哉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頗楙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祓彥
章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爲都承旨祓與之昵欣
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草麻極
其諛佞至用前人舊對所謂有文事有武備無智名
無勇功者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既宣布物
論譁然亟擢祓左司諫諸生爲之語曰陽城毀裴延
齡之麻由諫官而下遷于司業易祓草蘇師旦之制
由司業而上擢於諫官既而韓誅蘇得罪祓遂遠貶

西湖遊覽志餘第四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五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刊

佞倖盤荒

史彌遠丞相浩之子鄞人也初浩與覺長老善問覺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堂與簾幙羅綺爛盈粉黛環列漫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曰此念一差積歲清團功夫盡廢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廳上假寐見覺突入堂中使人往寺廉之則報覺死矣荼毘浩後院弄璋浩黙然知為覺也遂以覺為小名及長名之曰彌遠彌遠當寧宗朝韓侂胄以用兵起釁中外憂恚彌遠遂上疏力詆帝嘉之尋又替廢濟王立理宗理宗德之寵任日劇相兩朝二十六年權震海內時有人作詩規之者曰前身元是覺闍黎業障紛華總不迷到此更須睜隻眼好將慧力運金鎚

寧宗無子選太祖之後貴和為太子更名竑封濟國公貴誠為邵州防禦使嗣沂王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竑而厚撫其家使瞰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薰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事于几上曰彌遠決配八千里又嘗觀宮壁輿地圖指瓊崖曰他日置史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即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之坐也清之敬諾乃以清之為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

墨呈之譽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畢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意益決乃日媒孽竑失言于帝覬帝廢竑而立貴誠帝不悟其意

寧宗在疾彌遠矯詔立貴誠為太子更名昀遣鄭清之往告貴誠以將立意貴誠黙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不答以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于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及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

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不立禍變必生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于宮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不至乃屬目牆壁閒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皇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卽赴至則所過宮門禁衞輒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

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已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耳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卽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卽位竑不肯拜夏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

濟王既廢寓居霅城寶慶元年潘壬潘丙謀立王率亡命數十人夜入城至邸聲言義舉推戴王聞變易服匿水竇中久而得之擁至州治旋往東岳行祠取龍椅置廳事以黃袍加之王號泣不從脅之以刃不得已與之約曰能弗傷太后與官家否衆許諾乃假淮閫李全揭榜州門稱兵二十萬遠近震動比曉則執兵者皆太湖漁人巡司弓卒而已王知謀不成乃與州將勒兵勦之變聞調兵至則賊已就誅矣史彌遠遣人慰王且以醫來投藥鴆之九竅流血而死繇是數見怪彌遠懼爲之改葬且作佛事超度之

彌遠之比周于楊后也出入宮禁外議甚譁有人作詠雲詞譏之云往來與月爲儔舒卷和天也蔽及廢濟王而殺之也甚冤劉克莊有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

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當其時權勢赫烜引布儉壬李知孝梁成大等爲之鷹犬搏擊善類士流無恥者多以鑽刺進秋宮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嘆曰鑽之彌堅一伶遽扑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卻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舉座弁冪壐日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又蜀閫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于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其

人憤然曰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字孚
曰吾鑽遂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
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彌遠死已久一夕其家聞叩門聲曰丞相歸舉家駭匿
比入門燈輢紛紜升堂即席子婦皆出羅拜訊慰平
生歷歷囑家事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
孥無復舊爲羣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讐抵死分
丁大全子萬鎮江人嘗理宗初以戚里婢壻夤緣取寵
諂事內侍盧允升董宋臣拜左正言劾丞相董槐章
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

驅迫之出紿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臾出
北關棄槐跳呼而散槐徒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始
下自是志氣益驕傲尋拜右丞相太學生陳宗等上
書訟大全奸邪罷相謫貴州竄藤州墜水死謝壽治
鐸有夜半檄歌一首蓋詠大全事也云國威重空頭
勑權姦橫夜半檄豈不聞古來忌器不投鼠堂陛陵
夷毋乃爾南風不競北風剛不用皐亭怨降璽
大全罷與潛代相爲人豪儁其兄弟多以附麗登膴賈
似道與潛有隙遂爲飛語于上曰大蜈公小蜈公盡
是人間業毒蟲夤緣攀附百蟲叢若使飛天能食龍

語聞罷潛謫循州中毒死
賈似道師憲台州人少落魄遊博會其姊有寵于理宗
嘗憑高見湖中燈火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
然十數年超致相位人有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
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
看未幾元兵南侵至鄂州拜似道左丞相禦之會寧
宗崩似道請和元人許之兵解遂上表以肅清聞帝
以其有再造功寵用日盛似道乃使門客廖瑩中翁
應龍等撰福華編以紀鄂功賜第葛嶺大小朝政就
決館中宰執充位而已當時爲之語曰朝中無宰相

湖上有平章
度宗時襄陽受圍者三年吳帝一日問曰襄陽久困奈
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安得此言帝曰適聞女
嬪言之似道詢得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自是無人敢
言及邊事者日坐葛嶺取舊宮人及娼尼淫戲無晝
夜惟故博徒得闌入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妾踞
地鬭蟋蟀所狎客撫其背曰此平章軍國重事耶嘗
作半閒亭以停雲水道人每治事畢則入亭中打坐
有伎人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其詞曰天上謫星班
青牛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昂儞

來閒人生閒最難算眞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

似道欲行富國强兵之策是時劉良貴爲都曹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爲浙漕遂交贊公田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緒則諸路倣行之于是以官品限田立回買派買之目民間騷然有爲詩云襄陽累載困孤城豢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其後又立推排打量之法白沒民産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illegible]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illegible]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

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萧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已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宇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兮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枢密使丈及翁作百字令詠雪以譏之云沒巴沒鼻煞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敎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憑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苦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似道毅然行之凡應舉及免舉人州縣給曆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于曆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僞濫時人有詩譏之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却把科場惱秀才又有爲沁園春詞云國步多艱民心靡定誠吾隱憂歎浙民轉徙怨寒嗟暑荆襄死守閫歲經秋虜未易支人將相食識者深爲社稷羞當今亟出陳大諫筋借留侯迓籌爲謀天下

士如何可藉收兄君能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貫宜仍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勸吾元老廣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詞云士籍令行條件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于妻何與焉鄉保舉那當着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于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千行關改會限田放糴生民凋瘁膏血俱脧只有士心僅存一脉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俑陳堅伯大附勢專權

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夜

江頭長碧波湍船都載相公鰌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似道居湖上一日倚樓閒眺諸姬皆從有二人道裝羽扇乘小舟遊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汝願事之當留納聘姬笑而不言逾時令人捧一合喚諸姬至前曰適方為某姬受聘啓視之乃姬之首也諸姬股栗

似道一日招馬廷鸞葉夢鼎飲行令舉一物與人還詩一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棊付與棊師棊師得之予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廷鸞云

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予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我有一張犁付與農夫農夫得之予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似道再治湖山毋猶在養每歲八月八日似道生辰四方會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謄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行之紙貴然皆諛辭囈語耳陳惟善賀[illegible]詞云祓禊進新裝千年再乾坤初造算當日枰棊如許爭一著吾其衽左[illegible]笑頃又十年生聚[illegible]風葵藿江如鐘虡氛餘幾猛聽甘泉捷報天衣細意從頭補爛山龍華蟲黼藻宮漏永千門魚鑰截斷紅塵飛不到街九軌看千貂避路庭院五侯深鎖好一部太平六典一一周公手做赤舄繡裳消得道斑斕衣好儘龍眉鶴髮天上千秋難老甲子平頭纔一過未說汾陽考看金盤露滴瑤池龍尾放班回早廖瑩中木蘭花慢云請諸君着眼來看我福華編記江上秋風鯨蕪漲雪雁徼迷烟一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爭覩階符瑞象又扶紅日中天因懷下走奉簪履磨看夜無眠知重開宇宙活人萬萬合壽千千是篤太平世也要東還赴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鐘鼓不妨平

地神儒陸景思甘州歌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論從來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閒民一飽餘事笑談閒若對平戎策微妙難傳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圖有茶爐丹灶更有釣魚船覺秋風未曾吹着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趙從橐股塘柳云指庭前翠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清透徹渾無底秋水也無流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住閒情半許聽萬物氤氳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觀琪花路相接西池壽母年年弦月時帰荷衣菊佩尋常事分付兩山容與天

證取此老平生可白首大語瑤卮緩舉要見我何心
西湖萬頃來去自鷗鷺郭居安聲聲慢云隄邊畫
廿洒通宵新東喜沁堯君許大擔當人問佛力須彌
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稱和天
語不道人知一片閒心鶴外彼乾坤繫足虹玉腰圍
閒闊雲邊西風萬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
在蘇堤千千歲比周公多箇緑衣且休以儷語云緑
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曾參衰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
旦所謂三月三者蓋頌其庚申蘋草坪之捷而歸舟
乃歸齊名也賈大喜既而語客曰此詞固佳然失之

大併安得有着緑衣周公乎
似道嘗于湖中作絶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
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幾箇悲殆所謂
朝不謀夕者寧復有經國之遠猷哉
似道少時嘗馳馬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遇一布衣道
人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似道
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既而髣得平康至於敗商他日
復遇道人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令
終後果悉驗
似道開閫日有桃符一聯云喚迎珠履三千客坐擁貔

貅百萬兵人皆稱美一客獨喚曰若是則客居主位
矣何不曰坐擁貔貅百萬兵喚迎珠履三千客賈大
喜厚賜之與他若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
州陽春脊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皆門客所謂
獻也
似道有異志遇一拆字者以杖畫地作奇字拆字者曰
相公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不立似道默
然禮遣之恐事泄使人害諸途
德祐元年正月詔似道統軍行邊先是似道屢請出師
陰嗾臺臣留己以為師臣一出顧襄未必及淮顧淮

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事是帝謂似道曰
師相宜可一日離左右耶呂文煥遂以襄陽降元似
道言于帝曰臣始發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蚤聽
臣出當不至此至是上表出師次魯港元兵蔽江而
下夏貴孫虎臣咸無闘志阿朮道人掠宋舟大呼曰
宋軍敗矣虎臣遂過其妾舟衆見之讙曰步帥遁矣
宋師大亂舳艫簸蕩乍分乍合溺死者不可勝數似
道倉惶召夏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
一人用命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似道曰計將安
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

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言畢貴即解舟去夜四鼓似道擊鑼退師諸軍皆潰似道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堂吏翁應龍以都督府印奔還臨安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莫有應者或肆惡語慢罵之似道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已而晏才收兵至揚州元師乘勝東下矣

似道既敗事聞臺臣交章攻之詔曰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于誤國都督專閫外之寄律尤重于喪師告九廟以奉辭詔羣工而聽命具官似道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徒以邊將而自詭建事先帝又以

國事而自專謂宜開誠布公以扶皇極弁謀合智以盡輿情乃恣行胸臆不恤人言以吏道沮格人材以兵術剸裁機務括田之令行而農不得耕于野椎剥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其塗朔當任閫之驅馳不虞戎事之綏怠戰功曠歲而不舉兵事觸目而不修纖悉于文法之搜求濶略于邊政之急切遂令飲馬候涉長江適者抗表出師請身勘難人方期以孔明之志陜亦望以裴度之功謂當纓冠而疾趨何為奉頭而鼠竄遂致三軍解體百將離心彼披甲之謂何乃聞聲而奔潰孟子曰吾何畏彼左氏云我不戍夫社稷之勢綴旒是誰之過縉紳之言切齒罪安得辭姑示薄罰俾爾奉祠於戲厲戎狄懲荆舒無復周公之望放驩兜殛伯鯀尚寬虞典之誅可罷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頃之謫高州團練使先是似道嘗夢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故朝士鄭姓者多摧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素見憎于似道廷議遂以虎臣爲押送官似道瀕行置酒飲虎臣言前夢且祈哀乞虎臣微唉而已途中備加窘辱及抵清漳似道泣曰夜夢不祥離此恐無生理漳守趙分如者似道門客也宴虎臣欲請似道偶坐虎臣不許似道亦囬顧不敢當

口稱天使唯謹分如察虎臣有殺似道意挑之曰天使今日押團練至此想無生理曷令速殞無受許多苦惱虎臣唉曰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惱好死不死明日促之行離城五里小憩木綿庵似道知不可免乃服腦子踞虎子欲絕虎臣曰好教您恁地死大提數下而殂先是吳履齋謫安置循州時似道命知州劉宗申搆擠其短竟以毒死至是分如祭似道爲之辭曰嗚呼履齋死蜀死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秪此四句然哀激之懷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矣

似道既有謫命適值生辰建寧自撰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旦豫陳易簀之詞竊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狂胡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違命不前致成瓦解措身無所惟冀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瘁悔不効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之赤族仰憑羅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于江邊九廟闡靈歸妖氛于境外此

特門下已無廖王諸客矣似道手筆也

似道既敗高臺曲池日就荒落有題詩于門壁者云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兩煇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卧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墻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庵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猶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吳人湯益詩云檀板輕敲月上花過墻荆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曲池雨產在宮蛙木綿庵上冤愁絶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努力難勝國脈牙洪世但知堯擁立唐朝誰識杞姦邪綺羅花作春風蝶絲管翻成夜雨蛙鄉有清涼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似道母兩國夫人胡氏本錢唐鳳口里人賈涉至鳳口見而悦之戲曰汝能從我乎婦曰有夫安得自由猶其歸君自爲言夫歸欣然賣與嘉定癸巳涉爲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于嫡縣宰陳襲常者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丞聽諸妾環侍談話閒因與丞妻以之使令欲借一妾涉妻云

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涉妻奉其去忻然許之即蓆轎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于縣治賈丞校事他郡歸語于宰方始知之終不以入涉家後去任雖携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嫁爲石匠妻及似道鎮維揚訪得其母偕石匠來見似道使石匠姓江上興販計況之江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四十年咸淳十年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太后已下及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爲競有累至數丈者設祭之次至擠死數人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賤没及腹膝不得途便雖度宗山陵無以加此蓋自三月至七月似

道特畏起復辭兔虛文汨汨殆無虛日而國事邊事
皆置不問至十二月十四日北兵透慶府人謂之語
曰韭子所謂無用之用者此媪是也媪死賈必敗國
必亡矣
廖瑩中羣玉賈似道門客也嘗撰福華編以紀鄂功臨
淳化帖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所謂世
綵堂小帖也縮定武禊帖為小字刻之靈壁石號玉
枝蘭亭又集全唐詩話諸史要略二禮節左傳節悅
生堂隨抄梓刻精妙未及印行而國事變矣似道被
職之夕與瑩中相對痛飲悲歌雨泣五鼓方罷歸舍

不復寢命愛姬煎茶服冰腦一握藥力未行而業求
速死又命姬曰更進熱酒一杯再服冰腦數握愛姬
始覺之悉前奪救已無及矣特其妾而泣曰勿哭勿
哭我從丞相二十年一日傾敗得善死足矣言未畢
九竅流血而死瑩中嘗為國湖濱有世綵堂在勤堂
芳非逕綠紅紫生桃花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嘗從
似道齋丙天竺偽名飛來峰洞至今猶存

西湖遊覽志餘五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六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濬 重刊

版蕩淒涼

宣和二年方臘兵自富陽至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
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
勝計凡搶官吏必斷鑄支體探出肺腸或以熬油叢
鏑亂射備盡楚毒詔命童貫為宣撫譚稹為兩浙制
置使發兵十五萬討平之

建炎元年八月杭州軍亂初高宗之立也遣勤王兵還

諸道杭兵纔三百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實甲東南
因謀為變會軍以糧衣不足有怨言夜縱火殺士曹
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翌旦執守臣葉夢得論
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數夢得不給衣糧之罪
昂諭遣之衆乃推通等七人為首釋夢得而囚之逼
昂權領州事浙東安撫使翟汝文聞變自將七千人
屯西興江南經制宣教郎鮑貽遜將福建槍杖手二
千五百人來援陳通等盡刺城中強壯為軍有衆數
萬事聞詔賜黃榜招撫軍民有能率衆歸降者赦其
罪命以官資九月陳通等夜劫直秘閣兩浙路提點

刑獄公事周格褁所統蘇秀兵為伍後以金帛誘諸郡不逞㑹據城相應賊勢愈熾頃之周格識死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權提刑司事將招陳通等降之賊聞檜杖手屯秀州憚其精勇遂聽命叔近以小隊數十人入城與通等相見置酒推腹心使皆循服以待朝廷授官之命城中稍定丁卯詔以御營使都統制王淵為捉殺杭州盜賊使仍賜金帛萬匹兩為軍費十一月詔鮑貽逃以福建槍杖手移屯江寧給事中劉珏言杭冦猖獗數月頗有窺擾浙西之心所以未敢大肆者以槍杖手為之捍蔽也不可輙移且令

協同討賊候錢唐蕩平然後遣屯江寧未晚也從之

十一月王淵入杭州初淵至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行陳通等聞之為備稍緩及是淵與統制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通出不意遂出迎淵慰勞之諭以朝廷遣賜告身令通等祗受迓等皆喜淵後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召通等三百人立譙門外先呼其首二十人立庭下遂執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為乃爾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他遂執其餘黨于門外腰斬一百八十人百姓相賀俊駐杭州甲妓張穠以去葉夢得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軍變故也

建炎三年金酋完顔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嘆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度哉知餘杭令曾恩知金兵至與其丞徐聿成率父老香花迎候恩乃肇之孫也縣尉楊汝為在徑山請監寺為統領率強壯以禦賊主僧梵仁從之乙酉宗弼犯臨安錢唐令朱蹕率民兵邀敵欵拒使杭民得為逃死計行二十里遇賊逆戰中傷猶叱左右負已擊賊浙西安撫使康允之未知為金人遣將湖州市拒敵得二首視之知為金人也遂棄城遁保赭山時直顯謨閣

劉誨自楚州赴召在城中軍民推之以守己丑金人陷臨安初完顔宗弼既圍城遣前知和州李儔入城招諭儔與劉誨會至是削髮左衽而來二人執手而言欷歔不能止有倡言誨欲以城降者軍民遂殺誨是夕城陷朱蹕在天竺寺亦遇害後贈誨龍圖直學士四年二月金人自臨安退兵初完顔宗弼留臨安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自江陰趨鎮江恐邀其歸路遂縱火城中三日夜烟焰不絕大掠金帛子女而去

靖康之亂柔福公主北去建炎四年有妄女子詣闕自稱柔福虜中潛歸詔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舊

宮事彷彿能言之但以足大爲疑女子蹩蹙曰金人
驅逐如牛羊既足行萬里寧復有故態耶高宗惻然
詔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其時汪龍溪草制詞
曰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面馳江右既興益壽宜充
于禁臠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虜中
久矣始知其詐付詔獄鞫之乃女巫也嘗遇宮婢言
其貌酷類柔福遂以舊宮之事告之因而爲詐乃伏
誅前后錫賚四十七萬緡籍入官
德祐元年乙亥三月元兵入常州京師戒嚴朝臣接踵
宵遁太后命榜朝堂云孟軻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

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于其君而不聽去則窮其力
而後止議者猶以爲非君臣之正誼我朝三百餘年
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
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于汝哉今內而庶僚畔
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
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
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于此時作此舉
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面見
先帝自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可令尚書省具見在朝
臣在京文武特轉二官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

察以聞具榜朝堂明吾之意
汪立信者徽州人與賈似道書云今天下之勢十去八
九而君臣之晏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
已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
趨事赴工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笑傲湖山玩歲愒
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相仍而求以
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欲折衝萬里者不亦
難乎爲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
盡出之江于以實外禦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
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沿江之守不過七

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
其尤要害處輒參倍之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
有事則東西齊會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聯
絡應援選宗室親王忠良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
府成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
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
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
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輿櫬之禮
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中以危法廢斥之後元
兵大舉入寇立信卒于高郵伯顏得其上策嘆息曰

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有無名子
詩云厚我藩籬長彼貪不然吻壁小邦男廟堂從諫
眞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
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畧
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己自用
結怨軍民失信鄰國戰功當賞而不賞邊費當支而
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備己財以賂鄂
兵者反受譖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請師
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
未有若斯之甚吾已節次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

抱病滋久嗣君幼冲煢煢在疚念北方之兵薄吾近
境宗社危急不可支君似道召禍至此老身幼主實
受其殃念爾文煥世受國恩久當事任守城六載備
殫勤勞爾奕爾文虎皆受知先朝嘗任岩帥之寄一
時捨此度非本心爾三人在北豈可遽忘本朝之舊
不念五國之危茲用手披敷陳至意爾三人爲吾轉
道此意于師相吾老幼雖不足生生靈何辜受此荼
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通南北之休
美紓社稷之近憂爾亟爲我圖俾王室不墜理宗度
宗在天之靈亦必降福于爾故悉詔爾想宜知悉呂

文煥回書去報國盡忠自揣初心之無愧居危守難
豈知末路之多艱茲祈轉念昔日之微勞庶可少伸
今日之誠款干戈消恨輕性命于鴻毛吾矢在腰繫
死生于馬革不但驅馳于西北嘗將屏蔽于東南奉
以微勞屢收薄効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蠢
爾無厭之戎指爲必攻之地迅烈如水火之衝激颶
揚若風雨之去來坐一日以危難居九年而可奈南
向高築盡已扼吾咽喉樊城覆屠又已去吾羽翼雖
劉整首先于犯順而焦然中苦于黨姦孤城實如彈
丸謂靴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欲投鞭而斷流竟

猶如斯先聲存至仰天而哭伏地如哀析骸而爨易
子而食尚冀廟堂之念我是召鄰郡以會兵委病羸
于九年之間棄肌肉于拏虎之口因念張巡之死無
救于前尚効李陵之生冀圖于後因手敗局留着豈
比尋常之機俗眼擬圖視形穿識驥黃之馬是使忠
良誤陷于夷狄烏能絕意不念于鄉閭知死也何補
于生有食焉不任其事因嚙北令乃權南兵視以犬
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
哉今我皇上宣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
是閒罪尚然念舊之情安敢故違末爲昔畔見今按

兵不動臥席不驚撫此良辰聿觀景命且秦穆公之
肴殺馬雖野人猶知報恩如齊桓公之相射鉤願君
子終忘忌怨書報兵進如故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霜妻趙氏孟桂見爲
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
之俾賛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
詔曰勅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
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阽危日夜
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
且拳拳以講信爲請自非孝順一念發于天性疇克

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
兩國生靈之命尚賴爾委曲賛助速成和議以慰老
懐復遣人以金帛委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
南歸雲川云未嘗爲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
也蓋奸人乘危造爲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採
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
德祐元年九月元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總軍取宋
諸郡望風敗降世祖通遣廉希賢嚴忠範等詣宋議
和次建康伯顏以壯士五百護之獨松關宋守臣張
濡以爲北兵叩關率民捶擊希賢等被害世祖大怒

趣進攻之二年丙子正月伯顏次皐亭山少帝遣御
史楊應奎上傳國璽奉表以降伯顏遣千户囊加歹
等入城慰諭比屋貼好投拜三字二月六日少帝率
后妃以下詣元營是日元軍駐錢塘江沙上太皇太
后祝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三日潮汐不至伯顏遂
以少帝等北去先是臨安有謠云江南若破白鴈來
過蓋伯顏之讖也劉靜修白鴈行云北風吹起易水
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鴈來寒氣直薄朱
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殘萬里江湖
想瀟洒佇看春水鴈來還蓋寓意也

德祐乙亥太學生作念奴嬌云半堤花雨對芳辰消遣
無奈情緒春色尚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鶗鴂促歸
期鶯收佞舌燕作留人語遶闌紅藥韶華留此孤主
真箇恨殺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
滅盡忽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煙峯南峯北總是堪傷
處新塘楊柳小橋猶自歌舞又說英臺近云倚危欄
斜日暮蓦蓦甚情緒稚柳嬌黃全未禁風雨春江萬
里雲濤扁舟飛渡那更塞鴻無數嘆離阻有恨落天
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
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又去

元至元十一年丙子二月伯顔以宋謝全兩后以下北
去有王昭儀者名清惠題滿江紅詞于驛壁云太液
芙蓉渾不似舊時顔色曾記得恩承雨露玉樓金闕
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
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
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
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五月二十日抵上都朝見
十二日夜宋宮人陳氏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
香縊死朱氏遺四言詩于袖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
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葬之死守于一貞忠臣孝

子期以自新世祖覽之命斷其首懸全后所清惠懇
請爲女道士號冲華
王昭儀之詞傳播中原文天祥讀至末句嘆曰惜也夫
人于此少商量矣爲之代作一篇云試問琵琶胡沙
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朵移根仙闕王母懽闌
瑤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淋鈴聲聲
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
齦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
願似天家金甌缺又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
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銷衣帶緩淚

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牕紗青燈歇曲池合
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
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咲樂昌一段好風流
菱花缺
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
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
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強
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爲君婦不遲也君
奚怒爲主者喜諾某氏乃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
題滿庭芳詞一闋于壁上書已投大池中以死詞云

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
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
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都
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
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至元丙子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爲
之奈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
死文咲曰君知昔日劉玉川乎與一娼狎情意稠密
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于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
赴任劉患之紿曰願與汝俱死必不獨行也乃置

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飲失娼遂死劉
迺獨去今日諸君得無効劉玉川乎客皆大咲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爲墟有金姓者世爲伶官流
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爲宋殿帥將熟
其爲人憐之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愁貧賤
也如其言往爲優戲云某寺有鍾寺奴不敢擊者數
日主僧問故乃言鍾樓有大神怖不敢登耳主僧亟
往視之神即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鍾神
主僧曰即是鍾神如何投拜衆皆大咲范文虎不憚
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

至元丙子三宮北行行省併三學生一百從行貴齋長
報名以足其數知幾者悉迸匿兗州樁吳府二子名
棠孫榮孫者歲僅一至齋爲齋長所指驅之去出北
關諸生趑趄不行被箠登舟餒甚拾河邊蚌蛤殼手
斲麥粥而啜之道亡者多身膏草野至燕者僅十七
八人
汪元量字大有錢唐人當度宗時以善琴出入宮掖元
兵入城賦詩云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
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洒淚濕鈴鑾童兒賸遣追徐
福癘鬼終須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

呼韓又曰西塞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雨連天南人
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
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僉名謝道清
頃之從三宮北去留滯燕京時有王清惠張瓊英皆
故宮人善詩相見輒潸泣元量嘗和清惠詩云愁到
濃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黃金臺迥少知己碧
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聲孤館夢一窻寒月故鄉心
庭前昨夜梧桐雨勁氣蕭蕭入短襟世皇聞其善琴
召入侍鼓一再行駸駸有淅離之志而無便可乘也
遂哀懇乞爲黃冠世皇許之瀕行與故宮人十八人

釃酒城隅鼓琴叙別不數聲哀音哽亂淚下如雨張
瓊英送之詩云客有黃金白璧懷如何不肯贖奴回
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盃元量既還錢唐
往來彭蠡間風跡雲影倏無寧居人莫測其去留之
蹟遂傳以爲仙也人多畫像祀之自號曰水雲子士
流多題詠其事迺賢詩云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笳
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
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
海桑田空白頭李吟山詩云青雲貴戚王麟兒曾逐
鑾車入紫闈王母牕前窺面日太真膝上畫眉時滄

漠水淵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鍾期馬易之詩云三日錢唐海不波子嬰係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誦客過商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簑

少帝之寓燕京也淒涼無賴時汪水雲以黃冠放還少帝作詩送之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少帝既封瀛國公及長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酒酣立傍殿楹間世祖恍惚見龍爪拏攫狀時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之乃乞為僧

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姬御遁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為僧名完普璞之後誕一子時明宗為周王時亦遁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邁來的為子長名妥懽帖睦爾即順帝也今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報而宋室仁厚立國宜其縣縣未斬也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為學士順帝為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為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書伯生在江西詔以皮繩縛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為十七字詩曰自謂豪其于如今作天了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稿呈順帝覽之曰此我家事豈由爾書生耶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時有無名子為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擎天容元君含唉語羣臣臥榻寧與兀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

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深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弟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儼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絕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

興化陳文龍志忠者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土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于學怛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年月日至

元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拘繫于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鬼神已奪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因太學得無為太學土神乎果卒

洪揚祖嚴州人入太學以三舍法釋褐嘉熙庚子闕為京局官一日偕友人泛湖至三賢堂登岸縱步將小憩松竹蕭然頗訝前是未覩行數步新宅一所青衣立于門曰娘子待官人多時衆與俱入主人延客啜茶于堂則姣然少婦也謂洪曰別來安否洪愕然曰

娘子誰氏婦人曰官人遽忘妾耶洪緒視良久念姻戚間無有而其貌絕類舊所狎妓澇曰子非某人乎婦人曰是也洪曰子下世久矣吾嘗燒香送喪湖上今乃不死豈而家紿我乎婦人笑曰妾果死矣死則何以在是曰世間如我者甚多特人不識耳因相與道故舊臨別謂洪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三十年後此為血池衆出門大驚曰吾曹乃白日見鬼耶使其僕插竹記路明日率十餘友再往則故跡不見矣其甥黃宗仁為洪撰墓誌不敢盡言但云公遇異人告之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遂以詩酒自娛世事罕嬰

抱云又有一官人到部僦旅樓而居後樓亦一官人以妾自隨前樓人聽其言語歌聲宛然亡妾也穴壁窺之容貌舉止亦無少異心甚訝之一日俟其妾出往隙呼之妾亦推牕而望前樓人曰汝非某人乎曰是也汝死久矣何為在此曰世間如我者甚多但人自不識耳前樓人見國事日非常有杞人之憂因問曰汝在陰間必知陽世事國祚如何曰不遠矣但視浙江潮若不來國必亡矣至理宗時潮頭漸擊西興浙江亭遂為沙漲之地豈其定數固不可更耶　一學太尉者故宋巨璫國亡為道士號梅溪能言故內事

嘗過葫蘆井揮洒曰先時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百金又有金二提舉者其內人故宋內史官也兩鬢俱禿蓋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綴一金錢每晨用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其言宋時每日輪內史官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沓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旋書旋卷暮付史館內史官別居一宮宮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罰金一錢觀此二事可以見宋朝家法之嚴矣

元時有傳按察者嘗作鷓鴣頭綠一詞悼宋云靜中看邃昔日淮山隱隱宛若虎踞龍盤下樊襄指揮湘漢鞭

雲騎圍繞江干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為
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僨發紫
宸初巻朝班禁庭空上花暈碧輦路悄詞唱辭乾綱
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
然天淡夕陽間非宵也。輪明月還照臨安又有趙
倚作錢唐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灑
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
龍輦去楊花飛徹鳳樓空倚節曾向高峯望山掩江
城霧氣籠瞿宗吉宋故宮嘆云金輪夜半北方起炎
精未墜光先死青衣去作行酒人泥馬來為失鄉鬼

江頭宮殿列嵯峨湖上笙歌樂燕安魚羹自從五嫂
乞殘酒卻喚儒生酸格天閣上燒銀燭中王計就斷
王遂累世內禪諱言兵中興之功罪難贖開邊釁動
終倒戈師臣函首去求和木綿庵下新鬼哭誤國重
逢賈八哥琉璃作花禁珠翠上馬褙輕淚粧娟湖風
吹塵笳鼓鳴天目山崩海潮避興亡往事與誰論亭
亭白塔鎮愁痕惟有棲霞嶺頭樹至今人說岳王墳
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瀡以養
母至元十五年戊寅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伽怙寵
橫行窮驕酷欲淫毒莫可名狀十二月十二日率其
黨頓蕭山發宋家諸陵寢斷殘肢體攫珠襦玉匣焚
其齒棄骨草莽間珏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
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
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列坐轟飲酒且
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珏慘然具以
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
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珏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
暴骨取貿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為櫃復黃絹為
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葬地以蘗
為文而告諸旦事訖來集出白金酬之戒勿泄越七

日瘞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牛馬枯骼築一白塔壓之
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
也明年上元珏出觀燈歸忽坐殞良久始甦曰暮見
持書吏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謁有冕旒坐殿上者
數黃衣貴人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珏乃陞陛
造王前王謝曰汝受命窶且貧無無妻若子今忠義
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
自是總浮屠敗以死山陰人始有籍籍傳珏事者未
幾越有袁治中為子求師有以珏薦者一見置賓館
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

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衰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識
不能抗也臾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欵益
篤明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
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數月二事俱備娶婦伊
故國之公女買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
人固奇珏之節而又奇珏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
士也珏后獲三夾夫子凡夢中神所許稱其數無一
不合咄咄惟事乃如此珏瘞骨後又於宋長朝殿掘
冬青樹植所函土堆上作冬青樹行二首云馬垂閑
驍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尚絨束何物敢盗取餘花拾

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惟事蛇龍挂茅宇老天鑒
區區千載護風雨又云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
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
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後有夢中詩四首云
珠忘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
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
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
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
帖落誰家珠凫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
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

天台陶九成曰唐義士傳雲溪羅有開所撰也讀之捲
卷泣下嗚呼尚忍言哉皇慶初遂昌鄭明德書林義
士事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
發陵時故爲丐者背竹籮持竹夾遇物夾投籮中又
鑄銀作兩許小牌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
收其骨得高宗孝宗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
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于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
首云一杯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
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云空山急雨洗岩花金
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又云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
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愴則忘之葬
後德陽于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于所函土堆上
又有冬青花一首云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
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
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
觴底月蜀鵑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云不
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此五詩與唐傳
語微不同書事有雙匣字則收兩陵骨得非林義士
詩而羅雲溪誤實入傳中但云移宋長朝殿冬青植

山土上竊意會稽去杭隔一水或者可致若東嘉相
去千餘里豈容易持去不枯活也則又疑是唐義士
詩豈唐起謀時林巳先得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他
骨耶周密癸辛雜識又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楊髡
發陵之事起于天長寺僧聞成于演福寺僧澤蓋天長
乃魏憲靖王功德院聞欲媚楊髡遂獻寺發冢得金
玉以此起發陵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宗愷宗
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陵地楊髡遂部衆發陵
先啓寧宗度宗理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白氣亘天
理宗之屍如生或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樹間三

日竟失其首中官陵使羅銑買棺收斂大慟垂絕是
夜聞西山皆有哭聲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
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徽陵止朽木一段欽陵木燈檠
一枚而巳蓋梓宮金虜偽爲之二帝遺骸浮沉沙漠
初未嘗反也高陵骨髮盡化孝陵止頂骨小片昔聞
得道之士蛻骨而仙未聞并骨化去者光寧與諸后
儼如生羅陵使復斂之陵中金錢以萬計爲屍氣所
蝕如銅鐵狀以故諸髡棄不取往往爲村氓所得一
氓得孟后髻髮長六尺餘巳紺碧髻根有短金釵度
置一堂中奉事之自是家道寖豐凡得金錢之家非

病即死氓恐乃以髮歸𡏖中方移理宗屍澤以足
蹴其首隨覺奇痛一點起足心遂若足疾爛墮兩股
而死聞倚楊髡勢奪鄉人田豐家歐之死愷與楊髡
分贓競死據此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戊寅歲爲
至元初法制未定諸髡或得橫行若乙酉歲相去又
八年天下大定疑無此舉但云高陵骨髮盡化孝陵
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何骨林義士所收又何
骨也

華亭彭瑋曰元世祖三十一年甲申丞相桑哥以江南
總浮屠楊璉真伽表裏爲姦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

毀宋諸陵建塔厭勝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
遂發諸陵取金玉又裒諸帝后遺骼建白塔于臨安
故宮截理宗頂以爲飲器未幾髡以事敗飲器亦籍
于官以賜帝師發陵時義士唐玉潛林景熙收骨葬
別山中植冬青爲識遇寒食則密祭之玉潛後穫黃
袍引見報德之夢生子琪爲名儒羅雲溪傳其事謝
翱爲托廋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
居上枝白衣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晝
夜隕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愼勿疑此樹
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光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

白家粟枝上飛解者曰謂應在庚金寅卯木也元文
宗生年甲辰紀元天曆當時引陶弘景負侯飛天曆
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爲受命之符或問宋國祚于邵
子邵子對以五更頭盡謂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曰大
元之後有庚申順帝庚申生纔六庚耳　皇明洪武
元年正月　高皇帝遣工部主事谷秉毅即北平索
飲器于西僧汝納鹽藏深惠詔應天府尹夏思忠以
四月癸酉瘞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六月庚
辰　上覽浙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裹之舊冗云
元章祖程謂楊總統發陵時以理宗髗骨投湖中林景

熙購漁者網取之乃盛二函託言佛經瘞越山之北
又厓山志云元人發陵以骨投水政和人余則亮網
得理宗髗骨而瘞焉按輟耕錄所載唐林收骨事無
投湖網得之談則亮又元末人何緣預世祖時事理
宗髗骨既云已瘞越山則國初所歸又何物也續綱
目據唐玉潛傳謂發陵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
續編謂在二十一年九月癸辛雜識謂在二十二年
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于宋故宮
則與癸辛所識月日相繼以是年八月發陵九月建
塔最爲脗合周密宋末人其所志皆爲實錄若續編

二十一年發陵明年九月始建塔則暴骨當一年唐
傳十五年發陵越七月築塔則與續編建塔歲月違
悖八年未知何者爲可據也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福清陳公仕賢[illegible]
眞伽等三髠像于飛來峯梟之靈隱山下田汝成爲
之記曰飛來峯有石人三元之總浮屠楊璉眞伽閩
僧聞劉僧淨像也蓋其生時刻畫諸佛像於石壁而
以己像雜之到今三百年莫爲掊擊至是陳侯見而
叱曰髠賊髠賊胡爲遺惡跡以穢我名山哉命斬之
身首異處聞者莫不雪然稱快嗟乎談宋事而至楊

浮屠尚忍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珠襦玉匣零落
草莽間眞慘心奇禍雖唐林兩義士易骨潛瘞而神
鬼垢辱徹于九幽莫可湔滌已夫趙氏立國席幾存
仁而叔世寖削浸微覆宗海濟又不慭借一杯以蓋
藏題淒悲夫悲夫或謂藝祖欺發孤竊神器冥報宜
然嗟呼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所與不可禦也假令天
不佑宋藝祖能力取之乎如以冥報論則今古
姦雄以寡孤濟事者或不蒙難暴之禍又將何說以
通之然則趙氏遭厄豈其天乎胡運方張中華祚歇
殺機横發斁毒兩間即沉淪黃壤猶不免戮不然胡

為乎荼烈若此也陵谷遷移觸目解故而梟兇儆列
留玷茲山殆非所以令衆瞻見也微陵顱骨鉛匿學
廬　　高皇帝籍而逐之惜其時無以賊僕事上
開者趣今竟誅滅于陳侯宣　　皇祖之德意淺
異代之幽憤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厲艮足快
矣昔申屠迪毀曹操之祠薛伯高去鼻君之廟史氏
紀之以為奇節以今方之不亦亞美前修哉春秋之
法剪絕亂賊雖死日誅以明刑也竊有取焉系之頌
曰有宋不兢國存海瀕胡為梟憝犯彼靈丘株送橫
分猶有餘讙執以峨容黷我峻峩陳侯殛之義憤所

宣人譬神怒僕為皆猶生脫明誅死伏幽殺何必市
朝遊魂臟廉烈烈陳侯為政有紀崇正祛邪規民于
禮陳侯烈烈秉德靖共旌善癉惡敎民作忠澤及枯
骴受天百祿報爾宿錫宜隰遐福彔述頌我用是
修名誅三賊竊取春秋
宋之南渡建都于杭州者一百五十年其初興也始于
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于少
帝德祐二年少帝方六歲名顯而德顯二字竟與得
國時符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
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亡之數相類
如此
至正十二年壬辰秋蘄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昱嶺關徑
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城偽將蔡楊蔴一屯明
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惑衆浙
省參政樊執敬死于天水橋寶哥與妻同沉于西湖
其賊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名于籍府庫金帛悉
輦以去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興率鹽場竈丁
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克復城池賊遂潰散三平章定
定逃往嘉興郎中脫脫過江南越數日攜省印來會
權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統軍歸舉

火焚城殘蕩殆盡附賊充偽職者范縣尹等斬之□
豪施遵禮顧八為迎敵官軍剮于市家產沒縣官明
慶妙行二寺僧人亦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
黜不敘省官復任如故朝廷法度既隳刑賞失宜欲
天下治安不可復得矣
至正壬辰秋七月紅巾陷錢唐胡仲彬者杭城勾闌中
演說野史者也時登省官之門因得夤緣注授巡檢
至正四年七月招募無藉之徒文其背曰赤心護國
誓殺紅巾八字為號將遂作亂為其叔告捕斬之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為

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爲張九四所據浙西不復再爲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是鬧潮不鬧是其變矣

至正十六年二月紅巾陷平江江浙行省丞相塔失帖木兒大懼召楊完者以兵來守杭州楊完者武岡綏寧之赤水人初聚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衆推以爲長王事日棘湖廣閫夢禎擧師勤王闡苗有衆習鬬擊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既得旁

緣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抵儀真度楊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是應召來杭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塡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即拜參沒左丞所統苗獠洞猺答剌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著斑斕衣衣袖廣狹修短與臂同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囤瓰以獸皮曰護項束腰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毡毯狀絕類大軍中無金鼓雜鳴小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士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曰檢刮所

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者幼者若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少者曰賴子皆驅以爲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豔而晳者畜爲婦曰夫娘一語不合即剸以刃駐兵城東菜市橋外濫刑以逞雖陽尊事丞相而生殺予奪恣意行之丞相僅得署成案而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以爲郿塢計用法刻深任勢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欲翕忽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同僉呂珍等皆先忌淮旅而降順者各有精兵丞相與之合謀以其衆攻完者完

者懼遣吏致牲酒于文炳爲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毋死得以底裏上露報不可完者乘躁力戰而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縊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在富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親王爲完者強委禽焉故數其罪者以此居首文炳解衣裹屍瘞之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一二婦人則多以口腹爲事不習女工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嘗又恐貽笑鄰里而止至正十九年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米價湧貴一斗直一十五

糴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米價等有貲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餅擣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羣行乞于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衫齊楚不暇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沉于水者亦可憐矣一城之人餓死者十有六七軍既退吳松米舫湊集聊藉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豈乎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至正二十一年張仲舉爲承旨在都下寄浙江周參政伯琦詩云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虹貫日偃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故人觀是詩時事可知矣

劉伯溫悲杭城歌觀音渡口天狗落北關門外塵沙惡健兒被髮走如風女哭男啼撼城郭憶昔江頭十五州錢唐富庶稱第一高門畫戟擁雄藩艷舞清歌樂終日割膻進酒皆俊郎呵叱閒人氣驕逸一朝奔迸各西東玉斝金杯散蓬華清都太微天聽高虎略龍韜緘石室長夜風吹血腥入吳山浙河慘淡城上陣雲凝不飛獨客無聲淚交溢

元時有梁棟者登鎮海樓聞角聲賦絕句云聽徹哀吟獨倚樓碧天無際思悠悠誰知盡是中原恨吹到東南第一州

元之將亂也上下以賄爲政時廉訪司官分巡州縣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贓污狼籍有輕薄子爲詩嘲之曰解賊一鑼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鑼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元時官吏貪酷害民天下皆然而蘇杭尤甚豪強則肆爲兼并侵侮時零時有靈隱寺富僧與貲于人而人

負之者凡數十輩僧具狀于縣負者患之乃行賂于譯吏須之達魯花赤譯審狀詞顧問吏曰是僧云何譯吏曰是僧自陳功德圓滿告乞坐化達魯花赤曰善哉善哉判狀如所請僧竟不知也意以爲生行矣趨出縣門則衆負者扶翼登輿以旛幢迎出錢唐門外積柴數丈擁縛于上縱火焚之刑政如此安得不亂

西湖志餘卷之六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七卷

錢塘　田汝成　撰
會稽　商　濬　重刊

賢達高風

張詠濮州鄄城人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知杭州剛方自任以嚴猛爲治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婦翁臨終此子三歲故託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與曰以十之三付子餘分與壻詠以酒酹地曰而翁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儻以十之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命以七分給子三分給壻皆服其斷拜泣而去四年州民詣闕獻土星圖一銀百兩乞留知州詔仍還其銀而獎諭詠竟以代還

李及字知幾乾興元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杭州于時內侍江德元居中用事其弟德明使過杭及待之薄僚佐驚曰江使者兄弟榮枯大臣如反掌耳公不加禮待雖不期福獨不畏爲禍乎及曰待之如是足矣既而德明譖僚佐曰李公春秋高何不求閒郡自處乃居杭繁劇地僚佐走語之及笑曰及老矣誠願得閒郡自逸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重其操守及資性清介尚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善惡杭俗

輕靡不事遊宴一日微雪遽出郊與詞命賓朋爲高會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任中未嘗市物滿去惟白樂天集一部既而悔曰惟此愧心耳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熙寧三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杭州細民聞抃寬大多驕聚爲盜抃捕獲其情重者黥配他州法禁嚴肅盜遂遁去境內以清嘗題郡中清風閣詩云庭有松蘿砌有苔退公聊此遠塵埃潮音隱隱海門至泉勢潺潺石縫來夜榻衾裯僊夢覺曉窗燈火佛書開休官不久輕舟去喜過嚴陵舊釣臺蓋公琴鶴之操所在如一也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屢立戰功追封蘄王紹興中秦檜當國世忠以和議不合懇疏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驢周遊湖山纔以童吏四五人自隨混跡漁樵號清涼居士好事者遂繪爲韓王湖上騎驢圖元吳萊題詩云秋風泗水沉周鼎淚濕吳人荊棘冷黃河北岸旌節回信拒戶如城打不開沿邊撤備無人守蟣蝨塵埃生甲胄散盡千兵只童騎餐來斗米空壺酒西湖楊柳烟波寒恐見從前刀劍瘢宮中孰與論勳救塞上寧知無范韓事去英雄甘老死此手猶能爲公起勸人莫問故將軍自是清涼一居士方

萬里爲王孫亦頗題韓王湖上騎驢圖歌云取日虞淵戰臨平鼓起金山麾伏兵旣不畫此皆鬼運陣形國容貂蟬佩慈珩軍容金甲馬朱纓又不畫此生面眞儀刑昔王不肯專樞庭淸涼居士以自名散遣爺騎還屯營獨控長耳遊林垧林間坐石無更爭不無醉尉阿夜行孰識朱門抗旌旄王孫妙手萬事輕欲躡箕翁遺浮榮艱侯淡墨勝丹靑作此灞橋風雪征龍變不測人中英論觀豈是寒書生丈夫出處吾能評不可長劍卽短槊得時用世身名亨否哉履道幽人貞亦頗用意何崢嶸大司馬佩孫淵明

韓世忠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杜門謝却酬酢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靑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淸閑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閑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悞了賢王生長兵間

未嘗知書晩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岳飛字鵬擧相州湯陰人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于其冢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飛至孝及爲大將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

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飮高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飮遂絕不飮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中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

給軍吏秋毫不私畜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
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
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
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
力竭矣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置寨于宜興命親將
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帑論親將選精銳具餱糧潛
爲策應未幾飛兵還即入教場呼親將問之曰汝欲
何爲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士備策應此男
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
動汝今不待吾命擅自動搖違吾師律也立命責短

狀將大懼哀祈吐實謂此非某所爲夫人有命耳飛
愈怒竟斬之紹興和議初成金以河南歸我判宗正
事士㒟銜命道荆襄過南鄉飛止之曰金虜無信君
宜少駐士㒟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日烟塵四起軍
聲囂然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
飛唉曰固謂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
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
當以親兵衛々君行數里兩將提書至蓋士㒟未行
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士㒟極辯其無辜
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

朝臣併論士㒟身爲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因指爲黨
遂罷宗司與祠云
岳墳詩集無慮千首絕倡者亦少擇其佳者已收前志
矣趙子昂有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支
龍難和徐孟岳和飲馬徒聞腥華洛洗兵無復望條
支高則誠和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千里竟分支近
因壁間有和山前有客祠彭越塞上無人斬郅支亦
頗奇穆鳳皇山故宮詩楊廉夫倡塊字蓋元建佛寺
西僧皆戴紅塊也瞿士衡和云歌舞樓臺擬汴州可
憐螢爛戰蝸牛臨書玉几雕簷静行酒青衣爲虜愁

卷土自應從冥父滑天誰復放羅塊臺空老樹寒鴉
集落上滄波江上秋康夫深喜之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咸淳末補太學生德祐二
年伯顏次師皇亭山少帝率三宮康傺三學諸生皆
北行應鑣與其子鄉貢士曰琦曰崧女元娘誓不從
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殺祀飛祠曰天不
佑宋社稷爲墟應鑣以死報國誓不與諸生俱虜有
兒見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來來無斁作詩云二
男并　女隨我上梯雲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
肉餉諸僕俟其酣醉乃挈子女入經樓登梯雲樓

積諸房書冊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不醉閧火起至
樓下穴牖視之見鏌父子儼坐如塑叢報諸僕壞壁
撥滅之鏌不得死與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
之翌日得其尸於祠前井中皆僵立瞪目如生諸僕
爲具棺殮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于福州褒其
節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均率
儒生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慶巖院側謚正節
先生　皇明正德間御史高緇叅政梁材請于　朝
爲建祠賜號忠節
樊執敬字時中鄆州人至正十年除江浙行省叅知政

事十二年徽寇自昱嶺犯杭執敬上馬中途與賊
遇射死賊四人又逐之射死三人賊來愈盛塡咽街
巷且縱火官兵皆潰賊呼執敬使降執敬叱之曰守
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耶奮力
所賊中搶而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
國封魯國公曾作觀潮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
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
之志可見矣
劉基字伯温括蒼人元時爲江浙行省都事時方谷珍
亂海上省議主招撫伯温主攻討谷珍行賂于朝率

從省議逮伯温于法僑寓杭城蓋至正癸巳歲也作
詩云春陽動萬物衆草皆已抽嚶鳴亦和悅我何獨
懷憂鯨鯢未鉏醢豺狼满山丘鳳皇竄荆棘烏鳶自
相求浮雲蔽蒼穹天路阻且脩風沙日暮起鎩羽安
所投悲來怛中懷涕泣縱横流江城陰氣凝積雨春
凄凉出門何所見但見荒榛塲新壚各有主店舍亦
已張市人半荷戈使客盡戎裝回首嬉遊地修淡寒
烟黄悵焉念所思惻隱心中傷徘徊西湖上愴悵有
所思所思不可見涕淚下沾衣死生一瞬息逝者安
可追狼䝙信君子李陵非男兒鍜鐵當用椎析薪當

用斧拔蔘而植荼去辛還得苦峨峨九陽門箭以豹
與虎微微螻蟻忱鬱鬱不得吐
劉伯温元末亡命吳中一日與客飲西湖會有異雲起
西北光映湖中舜道原宇文公諒以爲慶雲也將分
韻賦詩伯温俟望良久曰此天子氣也淮楚之分十
年後有真主出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座客大駭
以爲狂且曰是累我族滅我悉逝去公獨呼門人沈
與京置酒亭上放歌狂醉而罷
方希直孝孺之從學于太史宋景濂也相得甚歡嘗從
景濂宿南屏山晨起對雪浩飲高歌意氣慷慨後數

年景濂斃而鄉人有王生者偶寫南屏對雪圖索詩于希直希直閱之感嘆陳跡遂題詩云昔年歲暮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欲壓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不絕忽逢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紅頰白髮青貂裘坐讀古今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彩相蕩摩碧海瑤臺迭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慷慨弔古思英才荒祠古栢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臺一時佳會難再得仙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圖正貌南屏

舊遊跡吾知王子奇崛人新詩妙筆俱絕倫偶然揮灑豈無意神授髣髴存天真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蓋其時景濂已謝病還山而希直自海上來迓邂逅于南屏師生道義之情於此增重矣其曰羅山石室乃景濂公精舍也

周新廣城人永樂中浙江按察使廉公厚直聲稱籍甚爲兵部尚書方賓所譖下錦衣獄以冤死仁廟每悼惜之新在浙異政甚多一日有訴爭雨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所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云我始欲取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耶乙曰傘本我物豈能低價屬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其發奸摘伏類如此激勵僚屬貪兢愧沮時有棠宗行者雲間人知錢唐有廉操新特重之比卒新爲文手書以祭之蓋將以風部吏也新無子景泰初周夫人卒於家浙之人在廣東藩臬者會葬云

王良字文信河南開封人洪武末浙江按察使廉潔明峻嘗以忠義自許每晨詣本司岳廟焚香矢心蓋慕王之忠烈也革除間良知天下事將有變預蓄草柴堆積室內靖難師起良語其妻曰吾平生以忠義許

國今事至矣汝意何如妻慨然曰大丈夫見義勇爲何用謀及婦人且公既爲忠臣妾豈不能爲義婦乎唯此數歲兒祀不可絕婢某聰慧至誠必能撫養某僉事夫人與我最厚當盡我簪珥與此婢投匿僉事衙若得撫養成人庶不絕嗣良然之遣婢去乃闔門索火未至而妻已投池中死矣良具衣冠舉火端坐而殁正德年間按察使梁材立祠于本司之東私謚曰忠節云

許百永樂間以都督僉事鎮守浙江二十餘年有惠政廉簡忠勤諸司畏服其卒也哭聲振城市雖婦女亦

有奔送其喪者山陰秦瑛挽之詩云太平無事幾跌
鈴庭樹沉沉晝掩簾門外日高聞劍戟海濱風浪樂
萬鹽累朝功業金甌重一寸忠勤雪鬢添忽報前營
將星墜哭聲終夜起閭閻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府學教授博雅通經教法嚴整爲文有法度士林服之召入纂修元史賜蟒衣復任尋爲省臣撰上賀表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爲世作則　太祖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蓋以生者僧也光則祝髮之謂則字近賊罪坐不敬禮臣大懼因請曰

愚蒙不知忌諱乞降表式　太祖因自爲文傳布天下一夔在任凡九年所著有始豐稿湖上勤石之文多其手筆

軒輗河南鹿邑人正統間浙江按察使清嚴整服公庭肅然無僕妾妻執井爨嘗行下郡至儀門會僚屬檢閱衣橐歸亦如之所至山岳皆括貪吏望風潛遁着一青袍無間寒暑破則補綴所食不過蔬食或日啖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出俸米市肉一斤家口衆者甚不能堪故雋會晤止供一飯或烹一鷄則人駭之以爲盛饌不易得也門聞親喪即日就

道僚屬有未知者後陞都御史總理糧儲清聲愈勵僚友設宴或有看卓即拒不受第以廉自矜或乘酒詈人士林以此少之

陳復福建懷安縣人正統四年爲杭州知府公正廉明濟以簡靜尋以憂去民保留之起復再任竟卒於官貧無以爲斂按察使鹿邑軒輗倡賻之民爭來助其子盡却之曰不忍黷貨以死其親也時布政使則德與孫原貞仁和知縣感翔許璞而軒輗爲監司之長皆一時之選璞不久亦卒于官

楊繼宗山西人成化九年爲嘉興知府廉聲播遠近十

六年陞浙江按察使民聞之皆翹首以須其來繼宗至不携家眷止帶老僕一人敷揚清直之聲震動兩浙鎮守太監張慶權勢烜赫門下多倚勢生事自繼宗涖任各歛手杜門不敢輕出貪猾官吏多望風引去然繼宗雖嫉邪而愛惜人才未嘗輕易害人故人無智愚咸仰其公正而畏其威名未幾聞親喪方坐廳理事小文忽至即大哭解印步出驛亭老僕挑兩箬籠登舟杭民老稚號泣挽留不及皇皇如失父母旣去十餘日民相驚言公得奪情復任懽呼載道迎候者塡溢城門月餘方已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末爲浙江按察僉事歲劾
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恃勢害人如茶筍鰣魚種種
勒辦民不聊生汝節數裁抑堂遂以沮遏進貢誣之
詔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爲詩云非才
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　明主昌言神禹度
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
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潯
王伯安守仁之既擒宸濠也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
夜還發至錢唐凜凜焉不勝憂悚作詩云靈鷲高林
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峰

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虛名移家
早定孤山計種果誅茅却易成頃之王師還入退宸
濠復還江西遂謝病居淨慈寺作詩云老屋深松覆
古藤罵樓猶記昔年曾碁聲竹裡消閒晝藥裏窗前
對病僧烟艇避人常曉出高峰望遠亦時登而今更
白多牟俗欲似當年又不能又云常苦人間不盡愁
每拚除是入山休若爲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感百
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甸尚淹留何人真有回
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又醉中謾書詩十年塵海勞
蒐夢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

賀公情白鳥飛處青林曉翠壁明邊返照晴烟醉湖
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志餘第七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八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刊

賢達高風

許由潁川陽城人當唐虞時隱武林山稽留峰者即其遺蹟也太平寰宇記許由葛洪皆隱此忘返故號稽留史記伯夷傳序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箕山在河南嵩少間今昌化亦有箕山

范平字子安錢唐人研窮典墳遍該百氏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有異政孫皓時謝病還家吳平頻召不起卒諡文正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爽咸泉並以文學知名泉子蔚關內侯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常百餘蔚為辦衣食蔚子文才幼亦知名

褚陶錢唐人少不好弄聰慧清閑淡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張華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仕晉官至中尉

褚伯玉字元璩錢唐人少有隱操寡嗜慾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交往齊時王僧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欲屈見之與僧達書曰褚先生滅景雲棲自非折節何以致之昔文舉棲治城安道入昌門於茲三馬却粒餐霞之士不宜久羈俟其返策塹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素然為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固要其來兼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君欲見之敬當申譬珍孫竟莫能致也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杜京產字景齊錢唐人少恬靜絕意榮宦會稽孔覬清剛有峻節一見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交東山開舍授學孔稚珪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淨謙虛通和敏達博通子史兼吟道與家業窮巖採芝之幽澗麻衣藿食者二十餘載雖古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嵒谷含懽薜蘿起忭不報後以員外散騎侍郎召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范述曾字子元錢唐人初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道惠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高帝引述曾為文惠太子竟

陵文宣王師友寮謂多諫爭號為周舍沈約亦以述
曾方及黜為東嘉太守有惠政去任之日郡送故舊
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惟持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
而已所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壁立無資
范元琰字伯珪錢唐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召不至父靈
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及長好學
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常自含
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嚴
賓見者莫不改容正色家貧惟以園蔬為業嘗出行
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毋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

退畏其愧耻今言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
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
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
褚亮錢唐人少警敏博記經史陳後主召見賦詩江總
諸人皆服其工入唐為弘文館學士官至散騎常侍
目見親侍封陽翟縣侯老於家太宗征遼子遂良從
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卿已老
俛仰歲月我勞如何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
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卒贈太常卿陪葬昭陵初太
宗作文學館以亮與杜如晦等十八人並為學士命

閻立本圖像亮贊之號十八學士天下慕向謂之登
瀛洲
褚遂良字登善亮子也博涉文史工隸楷正觀中累遷
起居郎侍書太宗嘗嘆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及
見遂良大奇之帝方購羲獻故帖莫辨真僞遂良獨
論所出無舛冒者帝將有事泰山星孛遂良諫曰此
必天意有未合者帝悟而止遷起居注帝欲觀史遂
良諫言未聞天子自觀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否對
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時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
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

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
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
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
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
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
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飛雉數集
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
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
霸文公得雄而霸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
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

口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拜
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
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
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毋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
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
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
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
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
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
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

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
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何遽忘之
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
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
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
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
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
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
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卒

徐復字希顏本莆田人久客吳中因家杭州莽易通流

衍卦氣之法天文地理遁甲古射諸家之說律呂織
妙之制康定中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宋綬
林瑀以復薦召見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房易卦推
所配年月日謂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強君
德問四方用兵如何復對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
外帝善其言欲官之固辭留值登聞鼓院與林瑀同
修周易會元紀歲餘歸禮以束帛賜號沖晦處士

林逋字君復錢唐人少刻志學問放浪江淮歸隱西湖
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
逋善行草為詩孤峭澄淡居西湖之二十年未嘗入城

市杭守王隨每與倡和李及薛映時往清談蓄二鶴
曉縱之雲霄暮自入樊時泛小舟遊西湖諸僧寺客
至童子放鶴為候逋棹舟歸卒葬舍傍初逋客臨江
李諮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
器逋卒而諮適知杭州為製緦麻服與其門人哭而
葬之刻其臨終詩納之壙中

林和靖梅花詩古今絕倡然人但知疏影暗香之妙而
不知他作亦更清逸也其詩云吟懷長恨負芳時為
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
人憐紅艷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雛亦風

味解將聲調角中吹小園烟景正淒迷陣陣寒香壓
麝臍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畫工空向
閒時看詩客休徵故事題慚愧黃鸝與蝴蝶秖知春
色在頭溪

和靖雖隱居而亦以豪放玩世故當時頗有不足之者
其詩云道著權名便絕交一峯春翠濕衡茅莊生已
慣鶗鴂嚇楊子休譏蝘蜓嘲瀟瀟藥泉來石竇霏霏
茶靄出松梢琴僧近借南薰譜且併閑工子細抄閑
搭綸巾擁褐裘此心隨分識興亡黑頭為相雖無謂
白眼看人亦未妨雲噴石花生劍壁雨敲松子落琴
牀清猿幽鳥遙相叫數筆湖山又夕陽其玩世之態
可想見矣

和靖祠堂舊在孤山故廬後徙蘇堤三賢祠中此蓋因
子瞻詩語爲之也詩云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
飲山淥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兒販婦皆冰玉先生可
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
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繞西湖看不足詩
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
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
曲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
僊王一盞寒泉薦秋菊此詩景慕和靖甚切但祠堂
修竹亦不失體而遽以吳人不好事病之頗牽強矣
其後宋淑真有吊林和靖詩云每逢清景夜歸時月
白風清易得詩不識酌泉拈菊意一庭寒翠靄空時
蓋亦祖述東坡之遺意也今孤山四賢堂以和靖參
配鄴守恐於儀度不倫不若奉徐衷丁翰徐復三隱
士以配和靖而鄴侯樂天子瞻自爲一祠庶隱顯各
得耳

桀鼎字杲卿錢唐人生而頎長三試開府率高等用嘗
試御前恩授桂州司法卒贈太子中允杲卿在桂有

吳諡爲象州武化令而死其妻挈二女歸閩至桂而
妻又死杲卿哀其無歸娶爲二子歸焉家故饒財諸
弟盡用之而求異籍杲卿喟然曰家事至此繇吾祿
不足以聚親族耳汝曹何咎師事林逋逋薦爲當
時二絕杲卿盡得其妙天禧末錢唐有巨石浮于江
太守問逋逋以問杲卿乃按樵子五行志以應曰其
當在萬乘乎未幾真宗上僊於是人服杲卿多聞而
始知樵子爲奇書也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少博經史下逮百氏宋咸
淳中監重慶府酒稅至元初以知者薦入翰林修撰

出爲揚州教授遷建康錄事台州寧海簿所至輙有
異政以疾辭歸寓武林城中長儒爲人光朗宏偉剸
于心學慨然以孟軻自許其文章有金春玉撞之音
海內購求無虛日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貲賄華文
風不變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爲潤筆請作
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爲近官作墓銘耶是日汲
仲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汲仲卻愈
堅惟平生不苟取于人故草萊餞有所不顧汲仲從
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溥糜不繼衣不綴謳吟猶是
鐘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寄藏中休糧方也年七十五

一夕正衣冠危坐而逝所著有石塘稿五十卷洪武
初祀于杭學鄉賢祠楊仲弘贈汲仲詩云先生惟達
道久矣樂山林致聘無受聲爲生過十金身閒雲出
岫髮短雪盈簪遁世猶吾志同盟欲自今
謝翱字皋羽福之長溪人徙浦城倜儻有大節刻厲懷
與不混流俗意所不顧雖萬夫莫回每慨屈平託興
遠遊因號晞髮子宋亡文天祥被執翱悲不能禁嚴
有子陵臺孤絕千尺時天涼風急挾酒登之設天祥
主跪酹號慟取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歌闋竹石
俱碎其志益汗漫浩不可禦視世間無足當其意者
獨好佳山水遇即恣遊倦輙訪隱流方鳳吳思齊輩
歌吟取適至元甲午來家西湖上前代遺老咸詭見
翺曉也其過故宮四絕句云複道垂楊草欲交武林
無樹著凌霄野猿引子移來住落盡花間翡翠巢隔
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最泣
女冠猶有舊宮人禾黍何人爲守閽落花臺殿黯銷
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見前頭鸚鵡言紫霞樓閣煞
流霞今日凄涼佛子家寒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
挂袈裟明年乙未沒年四十七臨歿囑其家曰慎收
吾骨與韶卿子善已而鳳與思齊果至與方幼學奉

之子陵臺南初翺以朋友道喪作許劍錄未就鳳等
復爲作許劍亭于墓右其徒吳貴祠翱月泉書院
吾衍字子行仁和人操行高潔博覽墳典工篆隸諳音
律不求榮進隱居教授居一樓坐學童樓下遣高弟
子遞授之客至童子輙止其坐使登乃登與客唉談
樓上而樓下羣童肅如也元時廉訪使徐琰聞衍名
訪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也願明日
走謁謝琰唉而去明日竟不謁人咸重之稱爲貞白
先生而不名年四十未娶宛丘趙天錫爲買酒家孤
女爲妾年餘女嘗事人後夫知在子行所訟之因逮

妾父毋父毋至客子行家文以偽楮事覺因言舍主人子行固弗知也邏卒捽子行南出數百步錄事張景亮識之叱邏卒曰是不知情擒之何爲卽解縱遣還子行大慟明日持玄縧緇笠詣仇仁近別値晨出因留一詩有西泠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于此矣明日有得遺稿于橋上者衞大隱以六壬筮之爲亥子丑順流之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多賓院僧可權從子行學與之甚哀葬其遺文于后山與其師骨骼相對曰皆吾師也乞銘於胡汲仲爲之銘曰生弗濟死弗辱貞哉白凌雲翰傳之詩云

布衣吾道士舉世莫能偕遠作騎鯨客空遺夢蝶齋陽冰書瘦硬方朔語詼諧墓碣名貞白昭文毋恰攙

陳信字履信仁和人以推擇爲吏卽知守廉一錢不取衣食一仰於家宣德閒有詔求賢總兵官陽武侯薛祿薦擢大理評事改南京西城兵馬副指揮以廉能陞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俗僞華靡信裁制無留事而持以確守民甚愛之信嘗有公務之京民有餽白金三百兩者不受尋乞致仕歸經治所餽鹽俱不受前所餽者復持金悉納信復却之行李蕭然行路稱嘆蘇人杜瓊贈以詩云南還依舊一寒氈又却吳民餽鹽錢任使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于謙字廷益錢唐人宣德元年授監察御史長軀玉立聲如洪鐘每奏對 上爲傾聽都御史顧佐最嚴峻臺中少當意者獨禮重謙巡按江西風裁赫著還從 上討獲漢庶人命謙立數其罪應旨而成辭嚴義正聽者改容自是 上屬意用謙矣五年河南山西大災廷議大臣經理 上親署謙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往時年三十三而興利除害動中土俗二省之民歡若更生然謙才大機疎遇事又敢任少體顧人故以此忌之九載秩滿始進左侍郎先是河南官吏入

朝率綱載香帕磨菇以供交際謙行一無所持作詩云手帕磨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其律己如此正統閒與戶部王尚書議事有隙遂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太監王振倖用事嘗以他事銜謙遂嗾言者劾謙擅舉自代非詔旨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吏民聞之赴闕請留者千人遂命以少卿巡撫前後在任者十八年父叅聞卒乞終制不許尋復召爲兵部右侍郎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寇獨石王振請 上親征敗績於土木車駕北狩沿邊城堡奔潰一空京

師大震時謙獨任部事會　皇太后命　郕王監國
于是廷臣論王振罪請族夷之　王方攝朝倉卒未
有處分而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勸廷臣稍退廷
臣大憤給事中王竑捽順首與廷臣撲殺之復索振
所親信王毛二內使哭聲震闕無復朝儀諸大臣有
驚避者　王亦疑懼欲起還宮謙上陛扶止之且曰
廷中無譁動　王出二內使廷斃之復言衆情洶洶
皆忠憤所激非殿下宜論不止王乃諭廷臣曰王振
罪當赤族候啓　太后行誅未曉馬順罪當先殺之
勿論于是廷中稍寧比退朝過午刻矣謙袍袂皆裂

徐步出左掖門尚書王直執謙手嘆曰今日事起倉
卒賴公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　太后知謙人望
所屬陞兵部尚書頃之　郕王即位尊　上爲太上
皇帝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諸司束手取進止謙隨
事條剌處遠防微動中肯綮自是武備漸飭人心稍
安是年十月也先闌入紫荊關烽堠甚急侍講徐有
貞以言占象倡議南遷上下動搖朝臣有挈家南奔
者謙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山陵
百官萬姓咸託于此去此不守將安所之宋南渡之
事可鑒也　上是謙言守議遂定時京通倉塲糧草

甚富謙令官軍預支三月餘命縱火焚之或言事重
何不待報謙曰事有經權今虜在目前若必待報而
行適以資虜矣武清伯石亨時掌後府言欲閉九門
以避賊鋒謙曰不可如亨言譬之窒鼠延自斃也乃
令亨營于城北都督孫鏜營于城西謙親督諸軍而
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等閉門城守以示必死須之
也先突至我軍堅不爲動時上皇亦在虜營我軍不
敢漫加一矢虜亦覘我嚴整不敢輕軼中官喜寧胡
種也土木之難降于也先因爲鄉導教也先邀大臣
議和迎駕且索金帛鉅萬計謙一無所許第報曰賴

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矣也先計沮頗畏以學戲屢
三千騎繞東城云攻南門亨欲撤兵往備謙曰無庸
此必趨通州也已而果趨通州索糧無得遂縱遊騎
四掠畿甸畿甸咸清野乘城守約無敢決戰者虜計
益沮對壘七日復以　上皇宵遁遲明謙諜知　上
皇已遠乃令諸軍舉砲擊虜殿營虜亦旋以輕騎躪
我死傷略當京師解嚴論功加謙少保石亨進侯爵
餘陞賞有差謙固辭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
夫之辱也城下之役但不盟耳何功之有景泰元年
也先數以送駕爲名沿邊騷掠既知中國有備難與

爭衡雖奉留　上皇又不足以邀厚賂且與其君爭
花有隙恐中國乘之乃遣使入貢言願送　大駕還
京尚書王直即率羣臣為　上懇言之　上頗不悅
曰當時大位是卿等強朕為之今將置朕何地謙對
曰大位已定誰敢異心但欲遣使答禮少紓邊患耳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于是禮部尚書胡濙言廷臣
大駕將來請會議迎復儀注都御史王文厲聲曰來
誰謂來耶黠虜不索土地即索金帛耳誰謂來耶謙
曰不然防變方略誰當任之來與不來于儀注固無
妨也衆論乃息上乃遣禮部侍郎李賓往見也先也

先大喜送奉　上皇至宣府而還九月十五日　上
皇入京師將邊事稍寧謙益修安內攘外之計初也
先犯京時石亨以功非己出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
推謙功請官一子上許之以其子冕為府軍前衛副
千戶謙累疏懇辭且曰臣縱為子求官自當乞恩于
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亨深銜之亨嘗以指揮郭亨
杜山黃敖民兵受賄不舉為謙查白劾曰亨蔽下售
法罔上孤恩無人臣禮　上乃切責亨而郭亨等皆
下獄亨心益愧恚學士徐有貞自以倡議南遷為謙
斥阻尋復求為祭酒　上薄其人不允疑為謙所毀

亦深銜之遂與亨等比周側目事謙謙自知柄用日
久恐履危機累乞骸骨不許而廷臣忌功者亦間為
上言宜少裁抑謙　上灼知謙忠潔無他勝倚毗益
切太監興安亦謂廷臣曰近日諸君第媒孽于公何
不為朝廷惜也且諸君中有不愛錢不愛官不問家
計一心體國如于公者誰歟言者愧塞　上嘗賜謙
第一區謙固辭曰值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
日況星文示變正宜貶損以遣天怒豈可厚享以重
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璽甲袍帶之屬封識
第中時一往視而已謙素苦痰喘一日大作　上遣

太監興安以醫來醫云竹瀝可愈安為　上言且述
謙自奉儉約　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謙
家所用悉給自尚方云七年正月　上不豫謙與廷
臣請復　憲皇帝東宮疏入不報約翌日面陳泣請
時廷議刺刺各抱撐君之奸而大學士王文及太監
王誠等謀立襄王之子機事頗泄有貞遂駕言于亨
曰文誠之謀成少保主之其事若成吾屬無死所矣
亨遂與有貞定議通太監曹吉祥都督張輗張軏夜
奪南內奉迎　上皇復位改元天順即日械謙等下
獄給事中王鎮等承亨風旨為之廷劾言臣等與謙

哲不同朝左都御史蕭維禎等為之廷鞫大肆拷掠
竟無左證徐有貞曰春秋之法將則必誅何必左證
也維禎遂欣然署奏曰謙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
社謀雖未成罪亦當死王文發忿力辯謙曰亨等意
已如此辯之何益遂誣服奏上　上持之有貞進曰
若不置謙等于死則今日之事為無名　上意乃決
謙等俱就刑東市謙笑曰景泰時天下八十萬精兵
皆吾調發不于此時反乃令一匹秀才反耶是日陰
霾四塞朝野冤之為之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
嗛吉祥麾下達官朶耳者枕謙尸而哭之酹以壺漿

吉祥撻之明日復往哭如初遂與都督陳逵收其尸
瘞之亨為上言籍沒謙家自　上賜物外無他儲妻
子安置口外未幾兵部尚書陳汝言以賄敗上御便
殿以所籍財物陳大內廡下召亨等入視變色曰景
泰間于謙任久且專歿無餘物何汝言未幾得賄無
算耶亨俛首久之越數日　上擊毬內苑恭順侯吳
瑾撫寧伯朱永等侍石亨張輗張軏自外來上遙見
亨等連以毬杖戳地曰好個于謙如此者數聲亨等
皆流汗浹背朱永出語人曰覩今日上意石總兵輩
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羣臣廷議未定吳瑾

進曰于謙若在邊患何憂　上為之默然初謙遇害
太后驚悼謂　上曰于謙於國甚有功何忍至此
上益悟其冤二年徐有貞以罪遠竄三年石亨曹吉
祥等謀反伏誅八年　憲皇帝即位昭雪謙冤備戍
邊者家產悉還之遣行人馬璇祭謙某曰當國家之
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嫉
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識者莫不稱
快云弘治元年詔曰少保于謙有社稷功可贈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墓所曰旌功有司
春秋致祭而河南父老亦詣闕伏訴少保巡撫時功

德願立祠如杭祠不報乃歸郎公舊解祀公伏臘思
歲歲致祭也謙子冕任至應天府尹子孫世襲副千
戶

予外王父潘翁嘗以掾史給事少保公也翁云景泰間
北伐南征軍務旁午公常一日而平章者數端皆稟
稟關國休戚入則面陳出則手疏夜分乃罷事有不
如意輒撫膺忿曰一腔血竟灑何地聆於斯言亦良
苦矣又云少保公敏達端毅不以機械疑人總兵石
亨楊俊郭登范廣衛穎王禎張軏任禮楊洪毛忠顧
興祖皆頡頏儕寀一不稱旨即請勅切責或曰明正

典刑王來以公薦起叅政至都御史守貴州一為爭
臣所糾即請罷斥雖　景皇帝寬宏不問而包藏反
噬者衆矣又云少保公當國時往往宿朝房不歸私
第屬　景皇帝大漸石亨等謀擁南內府尹公知其
謀奔扣告變少保公呵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
天命汝第去頃之南內出矣少保公神色不變徐徐
整朝服入就班行得旨被逮又云少保公之旣殺也
其夫人夢公謂曰吾被刑冤雖殊而魂不亂獨雙目
失明吾借汝目光將見形于皇帝次日夫人忽喪明
已而奉天門災　英廟臨視見少保公于火光中隱

隱閃閃也時夫人方貶次出海關復夢少保公曰吾
已見形于皇帝矣還汝目光未幾有詔復賚其夫人
又云少保公家屬自戍所宥還也養子康將以公柩
歸葬徒倚東市見驚甚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
問之云出自盧太監家蓋盧未天順初亦以奸黨籍
沒尋皆宥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盧所恐事亦奇矣
將無少保之忠天固閔之猶得廟貌人間哉
于肅愍公高風大節不在詞華而其斷簡殘篇得於煨
燼之餘往往膾炙人口如剩喜門庭無賀客絕勝廚
傳有懸魚謝客只容風入戶捲簾時放燕歸梁亦知
厚祿慙司馬且守清齋學太常齋遊行戲若吳笑綱
留長劍倚青天金鞍玉勒尋芳者肯信吾廬别有春
即此可以知其孤介絕俗之操如香熱雕盤龍腦鴨
燈輝寶珥散棲鴉風穿疎牖銀燈暗月轉高城玉漏
遲嘯傲那為寒士語調羹不用腐儒酸即此可以知
其經略闓輿之才如天外冥鴻何縹緲雪中孤鶴太
清臞齋茶掃地臥花影閒處倚欄看葉方渭水西風
吹鶴髮嚴灘孤月照羊裘即此可以知閒雅恬淡之
思其他忠直之氣與古今如詠蘇武則曰富貴傑

來君莫問丹心報國是男兒送人致仕則曰解組還
鄉未白頭身安意適更何求題十八學士圖則曰都
將治世安民策散作裁冰剪雪詞喜高僉憲病起則
曰一團清氣難隨俗百鍊黃金足養廉此皆真實胸
襟不當以風雲月露比擬也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黑面皺顴電眸獅鼻見者咤之
弘治壬子舉鄉試第二巡按御史檄計賫銀百兩世
寧曰彭侍郎以災傷故減半吾不敢盈取竟却其半
舉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康明有聞一日患劇疾召醫
視之曰還有神光世寧力疾賦詩有萬死神光還自
在再生豈敢負之何世寧雖執法然持論當正

大府有鄭分巡者勇於革弊州縣官被訟者皆得罪去世寧曰某知明公爲民禁貪之心甚切然亦須使民畏官今官皆畏民恐非治體也聞者韙之陞南京刑部郎中廣西太平知府以憂歸服闋赴選至滄州值流賊入城避之問門者曰州有糧乎曰有有水乎曰有有薪乎門者無薪世寧曰此屋皆薪也即見知州張琦勸其亟修城守琦曰馬總制惡修城世寧曰總制失職耳縱賊入城則殃民誤國琦從之世寧書乏兵器適浙江有部運器舟至世寧曰天幸也請州納之次日賊至攻西門世寧令軍民商旅登陴拒守

授以甲仗軍容甚盛賊見氣阻遁寧慶指揮孫璣駕城中率其徒持弓弩從埤堄射賊無不死者賊乃退改除寶慶府陞江西副史值王浩八凌十一等爲亂王師久駐無功世寧與參將桂勇書曰江西之賊無處無之僕以爲既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稍有犯法者令其黨類之重懲不恕不過數月而事定矣其如上下異議招之旣定則又欲誣罪以殺之殺之不得則又欲曲法以招之禍患何時已耶蓋軍務賊情人本難測故千里之間傳聞各異一日之內機變頓殊故料敵情者多以爲少少以爲多司軍務者功以

爲罪罪以爲功聽人言者真以爲僞僞以爲真滑滑焚焚莫之能辨士夫稍懷廉恥者則又以矜已抑人爲愧而終身受罪莫之能辨其亦可慨也已時寧庶人反形已著人莫敢言世寧憤激上疏言南昌府城延燒萬室基地所便悉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三司官多受鈐束問刑吏舉奉成案近者買辦行於外府騷擾徧於窮鄉臣下恐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者寧王自因劉瑾得衛兵以來威勢日盛而上下官司奉承太過乞推才望庶人公忠體國大臣兼提督巡撫假以

重權得便宜行事久困窮民宜妙選循良曲加安集更乞戒諭寧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率由祖訓止治其國內官僚而三司以下政務不須干預嚴戢下人恪守禁例申勅鎮巡以下凡遇王府委事必須奏准方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庶人聞之大怒行賂於朝而誣奏妄言離間掌院石玠者竟劾世寧疏中語以爲自非聖朝素崇親睦寧王世守忠貞寧不遂致離間王奏其有不安於心者實由世寧激之不爲無罪乞差官勘究上令巡按御史逮世寧來京鞫之初世寧旣上疏得報擢福建按察使乃去任抵家庶人

使健卒百數人分道蹤世寧不得乃奏聞風遁回濠
上怒命官校逮世寧庶人既得旨益令健卒至浙必
繫世寧江西困辱以俟官校世寧曰吾至江西死且
不白乃間道歸命京師下詔獄閉繫一年廷臣申救
謫戍遼東寧庶人敗起爲四川巡撫遷兵部左侍郎
會禮部尚書席書纂輯大禮書成亦陞世寧俸級世
寧辭以爲國家常賦有限經費無窮正德年間冒功
濫賞天下大壞　皇上痛革此弊天下始安今未五
年冒濫漸開然皆武臣軍匠也臣佐兵部恭修執奏
不意文職冒賞乃自臣始臣聞太倉積銀不及當務

一家之產天下空廩貪軍之糧往歲大同甘肅軍變
皆由於此所宜人人體悉事事樽節以裕國備贍軍
餉惜民窮而備急用也如臣陞俸一級每月多支米
一十三石可給防邊戰士一十三人一年則多支一
百五十六石所謂不通長算者是也尋陞左都御史
改兵部尚書世寧上疏曰六卿之職吏部爲重戶部
爲難而兵部則兼重且難其用人峙糧又資二部今
天下生民困苦盜賊繁興邊境空虛夷狄難禦在江
北則米價極貴軍士饑疲戎虜雜進奸謀叵測內變
方憂套部者乃欲出境千里圖復哈密比甘肅之危日

甚孰敢爲陛下言者在西南則松潘南路久絕東路
僅通每歲糧運石費數金戍卒生還十唯三四今聞
歲歉粒米難致此蜀川之危日甚孰敢爲陛下言者
其尤可慮者再一中原西蜀民窮盜起撫剿之人選
兵備所係安危甚大此聖祖遺訓切以爲憂輔臣
楊一清奏欲臣等各舉濟險應變之才折衝禦侮之
略者以需緩急迄無一薦者蓋此匪徒取其才力勝
任而又必其忠誠爲國即有其人又恐羣臣與議大
臣信謗此所以再生顧忌莫敢明揚其他土夷之變
邊境之虛驕卒之悍皆巡撫不得久任專制故皆推

托不理雖有一二任事者奏上該曹亦不與議決故
今內外大小臣皆以持循保守爲賢而坐視養亂有
一忠力幹濟者身家不免矣此皆盡驅天下之人闒
然無忠義之氣一朝有事非細故也今以自來兵部
尚書言之則臣鄉里所聞曰方賓曰于謙耳目所及
曰劉大夏曰彭澤忠誠爲國者僅此而皆不得保全
其得保全者皆依阿蒙蔽坐視養亂者也臣性愚昧
偏滯不能遷改隨時故嘗自誓以爲可殺而不可使
溺有功可殺而不可使縱有罪至於依阿誤國而蒙
蔽欺君之事不能爲此臣才性不堪如此不敢貪位

以誤　陛下也再辭不允乃就職未幾引疾歸卒于家贈少保謚端敏

張珎後更張翎字羽卿仁和人生而穎異博涉經史精推步占候宣德間潘中丞蕃將往南粵視師雅聞翎有兵略除室以迎之翎賦知己難與行一日坐帳中見片雲隱隱起離震間謂潘曰事濟矣有頃烈風南來此捷音也已而果然會潘欲疏薦翎翎曰所以共事行間者報知己也豈慕名爵來耶竟遁去易名晦跡以終其身嘗賦詩云有意欲嘗千日酒無心去傍五侯烟蓋其志也年八十有二無疾終子孫奕業多以文學政事表見當世云

西湖遊覽志餘第八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九卷

錢塘　田汝成
會稽　商濬　重校

賢達高風

丁蘭故居在艮山門外三十六里名丁橋蘭事母至孝母死刻木爲像事之如生有丁母塚在桐扣山之東

蔡汝揆居艮山門外太平鄉華林里人舉爲朝奉大夫通判瑞州庶母沈氏卒汝揆尚幼父霖尸手屠洪父之汝揆以父蔭入仕每傷無松楸之地言輒涕泣乃刻木爲母像具衣衾棺槨瘞之更置贍墳田創庵命僧守之鄉人呼爲木娘墓

孝女馮氏錢唐人唐穆宗時女少孤無兄弟母女相依及長養母不嫁母多病且危思肉食女刲股以進役母死哀毀骨立既葬廬于墓下日夕悲號茹蔬刺血寫經捨宅爲寺求薦拔母長慶三年事聞詔賜粟帛賜寺額曰報恩名其鄉曰孝女南鄉有孝女墓在寺後古城頭

朱氏杭州人元黃仲起妻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兵寇杭驅掠欲犯之朱與女皆自縊繼而妾馮氏與仲起弟婦蔡氏乳母湯氏亦皆自殺一門五烈古今罕有也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官他郡朶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城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柱下以刀擬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蔽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所利者財豈利殺人哉家之寳貨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宽主母我當悉與將軍寇喜即解主婦縛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物置堂上寇爭取之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死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

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乃自殺

李氏登州黃縣人鄒確母性貞慧而知禮足跡未嘗出戶限世良曰世聞用門功任管軍百戶戍居錢唐錢唐有湖山之勝方春時邦人士女競事游衍爲樂李確與其昆弟謀曰盍亦奉吾母爲樂乎乃治游具請于母母曰爾爲我子乃獨不能以禮事我吾聞婦人晝不游庭而可遠適湖山事從樂耶確等慙懼而退李氏有女嫁爲同邑周仲賓妻調護之揣金簿非華麗逐女卽天歎曰吾夫死必矣吾出門安適遂投合

後池水死談者咸謂得之母訓云至正間世聞分守海寧有惠政及張氏陷浙西屏居硤石元亡不食死

陳孝女者錢唐人也父業儒嘗以貿易漫游江淮間居胭脂嶺下乙亥兵火挈家來葛山中爲盜所掠經留孝女十歲携之行乞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聖塘僧房永明寺傍寺僧以粥供日攜女子就寺乞食凡數月僧扣所以頗憐之俾留禪寮供傍寮賦時孫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傍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爲薦一見投合如久要鄙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歡心居數

月當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禁烟將爲湖山遊能乘此機一往拜掃否父以告李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畢李倩携酒飲傍舍女悲泣不已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淚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踊躍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腸斷死矣李義之因與墓鄰歛而附于母塚之傍云

翁氏姊者錢唐人年四十不嫁至正間寇陷錢唐與弟忠一家兩人皆結袂死于河姊曰河之死者識矣吾

獨尋乾淨水死忠等赴河姊赴城陰古井死楊廉夫
吊之詩云翁氏當亂離投河碧翁媪生爲同林鳥死
作結綬草翁氏姊投袂起長河殺賊血污水我胡爲
河裏死莫邪古井古城陰下有寸水琉璃深井中投
妾身莫耶夜作蛟龍吟

曹處女者錢唐人名雪字玉霙年十三善琴十五工詞
翰母殁力窮棰其母年五十不嫁自誓云死作處女
塚至正間錢唐喪亂處女閉戸三日餓而死楊廉夫
吊之詩云曹處女白雪霙母稍白雪抱玉真珠學十
三善瑤琴不作濮上聲十五弄彤管不作花草情吁

嗟妹與妁必嫁公與卿莫英馬上郎貂帽鏤衣裳官
家捉處女願作處女郎昨日交處女幣今日催處女
粧奩以黃金屋薦以白玉床大珠連理帶七寶合歡
囊大珠五十萬七寶百萬鏹黃金尾如扇文雞若鳳
皇置酒結高宴長跪起行觴處女誓慈母有死不下
堂慈母莫之敓志節如秋霜嗟嗟曹處女處女節衛
苦事母終母喪母項成負土白髮五十秋五十終處
女誓作處女壙南山華表柱荒城兵火交三日不開
戸生作獨月娥死作黔婁女我作處女辭用激城中
三嫁婦

九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刊

才情雅致

白樂天之守杭州也放浪湖山耽昵聲妓新詞艶曲布
浹郡中其湖上春行詩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
雲脚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鷰啄春泥亂花漸
欲迷人眼淺草纔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
陰裏白沙堤春題湖上詩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峰圍
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照波心一粒珠碧毯

綠頭抽早麥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
半勾留是此湖餘杭形勝詩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
青山縣枕湖遶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
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獨有使君年太老
風流不稱白髭鬚湖上招客送春泛舟詩欲送殘春
招酒伴客中誰最有風情兩瓶若下新來得一曲霓
裳初教成排比管絃行翠袖指麾船舫點紅旌慢牽
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鏡裏行

元白之在當時聲華略等樂天守杭州而微之除浙東
觀察使比壤而居詩筒往來殆無虛日唱和雜陳亦

一時盛事也微之以州宅誇樂天詩州城迥遶拂雲
堆鏡水稽山滿眼來四面常時對屏障一家終日在
樓臺星河似向檐前落鼓角驚從地底回我是玉皇
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樂天答之詩賀上人回得
報書大誇州宅似僊居厭看馮翊風沙久喜見蘭亭
煙景初日出旌旗生氣色月明樓閣在空虛知君暗
數江南郡除却餘杭盡不如微之重誇州宅詩僊都
難畫亦難書暫仕登臨不合居遶郭烟嵐新雨後滿
山樓閣上燈初人聲晚動千門闢湖色宵涵萬象虛
爲問西川羅刹岸濤頭衝突近何如樂天答之詩君

問西州城下事醉中疊紙爲君書嵌空石面標羅刹
壓捺湖頭敵子胥神鬼曾鞭猶不動波濤雖打欲何
如誰知太守心相似抵滯堅頑兩有餘又答微之詩
可憐風景浙東西先數餘杭次會稽禹廟未勝天竺
寺錢湖不羨若耶溪擺塵野鶴春毛煖拍水沙鷗濕
翅低更對雪樓君愛否紅欄碧甃點銀泥又以西湖
誇微之詩上馬復呼賓湖邊景氣新管絃三數事騎
從十餘人立換登山屐行攜漉酒巾逢花看當妓過
草坐爲茵西日籠黃柳東風蕩白蘋小橋裝鴈齒輕
浪甃魚鱗畫舫牽徐轉銀船酌慢巡野情遺世累醉

態任天真彼此年將老平生分最親皇天從所欲遠
地得爲鄰雲樹分三驛烟波限一津翻嗟寸步隔却
厭尺書頻浙西稱雄鎮山陰委重臣貴垂長紫綬榮
駕大朱輪出動鎗刀隊歸生道路塵鴈驚弓易散鷗
怕鼓難馴百吏瞻相面千夫捧擁身自然佳興少應
負鏡湖春

樂天之既去杭州也不勝回戀之思其詩云除官去未
閒半月悠幽討朝來霞外寺暮宿波上島新木少於
松平湖半連草躋攀有次第賞玩無昏早有時騎馬
醉兀然冥天造窮通與死生其奈吾懷抱江山信爲

美齒髮行將老在郡誠未厭歸鄉去亦好留別郡齋
詩吟山歌水嘲風月便是三年官滿時春爲醉眠多
閉閣秋因晴望暫褰帷更無一事移風俗唯化州民
解詠詩留別天竺靈隱兩寺詩在郡六百日入山十
二回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黃紙除書到青宮詔
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
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漸出松間路猶飛馬
上盃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留別西湖詩征途行
色慘風烟祖帳離聲咽管絃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
只許住三年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歌中泊妓船處

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杭州廻舫詩自別錢唐山水後不多飲酒懶吟詩欲將此意憑廻棹與報西湖風月知九日思杭州舊遊寄周判官及諸客詩忽憶郡南山頂上昔時同醉是今辰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風景不隨宮相去歡娛應逐使君新江山賓客皆如舊唯是當筵換主人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詩與君細說杭州事為我留心莫等閑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笙歌縹緲虛空裏風月依稀夢想間且喜詩人重管領遙飛一盞賀江山其二渺渺錢唐路幾千想君到後事依然

靜逢竺寺猨偷橘閑看蘇家女採蓮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舍人雖健無多興老校當時八九年答客問杭州詩為我踟躕停酒盞與君約略說杭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號錢唐瀉綠油大屋簷多裝鴈齒小航船亦畫龍頭所嗟水路無二百官繫何因得再遊

杭州華麗雖盛於唐時然其題詠自白舍人張處士之外亦不多見獨杜荀鶴方玄英温飛卿諸詩頗得風物之勝杜荀鶴錢唐寄姚中丞詩豈謂無心求上第難居帝里為家貧江南江北閑為客潮去潮來老卻人兩岸雨收鶯語柳一樓風滿角吹春花前不獨垂鄉淚曾是朱門寄食身方玄英旅次錢唐詩此處是鄉國堪為朝夕吟雲藏吳相廟樹引越山禽潮落海人散鐘遲秋寺深我來無舊識誰見寂寥心詩中四句不書題曰一吟可知其為錢唐也温飛卿錢唐詩錢唐岸上春如織淼淼寒湖帶晴色淮南遊客馬連嘶碧草迷人歸不得風飄客意如吹烟纖指殷勤傷鴈弦一曲堂堂紅燭筵金鯨瀉酒如飛泉

白樂天為杭州刺史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自京師得之植於庭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

徐凝自富春來未識樂天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閑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來樂天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二生各希首薦樂天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鬭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劒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凝為元祜次之祜曰祜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為佳也凝曰美則美

矣爭如老夫廬山瀑布詩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
破青山色凝遂擅場祐嘆曰榮辱紛紛亦何常也遂
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
杭州元宵之盛自唐已然白樂天詩云歲熟人心樂朝
遊復夜遊春風來海上明月在江頭燈火家家市笙
歌處處樓無妨思帝里不合厭杭州
唐大中十二年令狐綯薦李遠爲杭州宣宗曰聞李遠
有詩曰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
之言不足泥也李遠廉察有聞雅宜治郡後遠治郡
有聲固宰相之知人而亦宣宗之言有以警之也

宋慶曆間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有惠政嘗作西湖絕
句云長憶西湖勝鑑湖春波千頃綠如鋪吾皇不讓
明皇美可賜疎狂賀老無公詩不多見觀此其山水
襟懷亦不淺也
陳文惠公述古守杭州喜江南梅度支至二首淡薄交
情老更濃爲君彈琴送金鍾苧蘿香徑無人到姑射
僊姿在處逢緱嶺鶴昂流態婉遲烟霞門戶憶先容公
餘莫放西湖景步步蒼苔岫岫松其二公宜當年最
得君畫圖城郭喜同羣門前碧浪家家海樓上青山
寺寺雲松下玉琴邀鶴聽溪邊苔石共僧分情多景
好知難盡且倒金尊任半醺杭州繁盛自前宋時已
然此詩錢唐景物已略盡矣又題林和靖水亭詩云
城外逋翁宅開亭野水寒冷光浮荇葉靜影浸漁竿
吠犬時迎客饑禽忽上闌疎蘺僧舍近嘉樹鶴庭寛
拂砌烟絲裊侵簷筍戟攢小橋橫落日幽徑轉層巒
好景吟何極清歡盡亦難憐君留我意重疊取琴彈
嘉祐二年梅公儀摯以龍圖閣直學士出守杭州仁宗
賜之詩云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剖符宜政化持
橐輟才流暫出論思列遙分旰旰憂循良勤撫俗來
暮聽歡謳摯既履任名其堂曰有美歐陽永叔爲之

記蔡君謨爲之書士夫題咏者甚多蘇子瞻倅杭嘗
令從史盡錄其詩不著姓字默定高下以質耘老爲
首其詩云自刊象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鑾吳越
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萬
像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疎拙意略無蹤蹟到波瀾
梅公儀之守杭州也歐陽永叔贈之詩云萬室東南富
且繁羨君風力有餘閒漁樵人樂江湖外談笑詩成
尊俎間日暖梨花催送酒天寒桂子落空山鄰簡不
絕如飛翼莫惜新篇屢往還
蘇子瞻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兩禁

每玷比扉之榮出典二州輒作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萬里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唐汝潁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遊舫已粧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誠熙世樂事也

子瞻兩任杭州似有宿緣而放浪湖山耽眠聲色樂天之後、一人而已其與趙德麟餞飲湖上對月詩老守惜春意主人留客情官餘閒日月湖上好清明新火發茶乳溫風散粥餳酒闌紅杏闇日落大堤平清夜除燈坐孤舟擘岸撐逮君帷未墜對此月猶橫同曹子方雪中遊湖詩詞源灧灧波頭展清唱一聲巖谷滿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尊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和蔡準遊湖詩夏潦漲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暗香雲拂地新蒲出水柳映州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解頒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唐遊宦客暮決獄朝推囚不有人喚何時休悵西湖寄晁美叔詩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癡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送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烟清流與碧巘安肯爲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閒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閒自延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湖上三絕句詩朝曦迎客豔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儘佳人不識一盃當屬水僊王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有美山在鳳山之頂左江右湖畢陳目下子瞻九日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殷作子瞻從湖中望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

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珠簾捲落暉水沉烟斷珮聲微遥知通德凄凉甚擁髻無言怨未歸通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爲伶玄妾實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子瞻譏之一日子瞻會客堂上妓樂殷作周長官邠同數僧泛湖戲以詩子瞻因和二首靄靄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屐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彦道難邀駡坐灌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凉與子分又云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卧客書青裙歌喉不共聽珠貫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

鵝鸛軍憑君遍遶湖邊寺漲綠晴來已十分

子瞻之去郡也有懷錢唐寄陳述古詩從來直道不辭身得向西湖兩過春沂上已成曾點服泮宮初采魯侯芹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鼉鼓莫違民其二草長江南鶯亂飛年來事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世上功名何日是尊前點檢幾人非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其三浮玉山頭日日風湧金門外已春融一年魚鳥渾相識三月鶯花付與公剩看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何人識得相思字寄與江邊北向鴻蓋朱時杭人四月八日放鴿爲太守祈壽故有金籠放雪衣之句又西湖懷舊行香子調携手江村梅雪飄裙情何限處處消魂故人不見舊曲重聞向望湖樓孤山寺湧金門尋常處題詩千首綉羅衫與拂紅塵別來相憶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邊柳隴頭雲

熙寧初議行新法子瞻力言不便及出判杭州遂以詩語貫禍其詩云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笋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以其鹽法太急而民皆淡食也又云杖藜裹飯去怱怱過眼青錢

轉手空贏得兒童好音語一年强半在城中護青苗法行鄉村小民不得安堵畎畝也又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滷變桑田譏主上好興水利猶以斥滷變桑田終無成日也子瞻得罪罔出無辜而露才取忌亦當自引

杭州巨美得自蘇而益華考其治績往往酷似樂天詩云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子瞻亦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畫樓鼉鼓莫違民樂天詩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子瞻亦云剩看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樂天詩云故妓數人憑

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子瞻亦云休驚歲歲年年貌
且對朝朝暮暮人樂天取天竺奇石受代攜歸詩云
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
此直抵千金無乃傷清白子瞻亦云在郡依前六百
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峰去欲把雲根到
處栽蓋子瞻景慕惟在樂天故摹擬之詞比比歌詠
如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又云但遺
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真殆有夢寐羹墻之想
矣
前輩任杭州而去者往往想之雖其山水清佳亦其民

風淳樸易感也白樂天則云自別錢唐山水後不多
飲酒懶吟詩又云所嗟水路無三百官繫無由得再
遊又云渺渺錢唐路幾千想君到後事依然又云江
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
頭何日更重遊子瞻則云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
許夢中遊又云居杭積五歲自憶本杭人故山歸無
家欲買西湖鄰又云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
舊遊更欲洞霄為隱吏一菴閒地且相留二公之戀
戀於舊遊蓋必有以取之爾
王平甫以杭州詩王勝之詩遊覽須知此地佳紛紛人

物敵京華林巒臘雪千家水城郭春風二月花彩舫
笙歌吹落日畫樓燈燭映殘霞如君援筆宜摹寫
與塵埃北客誇又西湖春日詩爭得才如杜牧之試
來湖上輒題詩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樓臺卓酒旗
濃吐雜芳薰巘崿濕飛雙翠破漣漪人間幸有蓑兼
笠且上漁舟作釣師王介甫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公
沔辟詩萬屋相誇漆與丹笑歌長在綺紈間綵船春
戲城邊水畫燭秋尋寺外山憶我屢隨遊客入喜君
今趁辟書還遥知曼倩威行久赤壁應從到日開二
公之詩皆響俊麗真兄弟也

梅聖俞西湖泛舟詩水滑湖已綠渺渺鴨頭春艇學吳
兒刺吟希楚老新對山僧去鳥屑樹識遊人誰念滄
江上風柔採白蘋同諸韓及孫曼叔遊西湖二律破
日城頭落輕鞭果下涼野蜂青木沫舟子剩菱黃不
老莫秋氣侵幽國草香幅巾聊自捻不作楚人狂又
云蜂篁未成雨涼風先入衣青天忽開影紅日尚餘
暉蛺蝶作團起蜻蜓相對飛蘆嘲不覺夕跨馬月中
歸三詩皆不載宛陵集
范石湖成大會客湖上詩西湖水洋綠生蘋料峭春風
欲中人花片不經寒食雨柳絲還帶湧金春江山契

史250 294

潤詩情在京洛追隨夢新喚取歌聲作愁思爲君吹木引杯頻楊誠齋廷秀詩蘇公堤遠柳生烟和靖園深竹映開船入芰荷香處去人從雲木窟中還似寒如暖清和在欲雨翻晴頃刻間能爲蓬萊老儒伯一盃痛飲吸湖山二公之詩皎然晚宋風格也

宋時帥參王洧者詠西湖十景詩蘇堤春曉云孤山落月趁疎鐘畫舫參差柳岸風鶯夢初醒人未起金鴉飛上五雲東斷橋殘雪云望湖亭上半青山跨水修梁影亦寒待伴痕邊分草緑鶴驚碎玉啄闌干雷峰夕照云塔影初收日色昏隔墻人語近甘園南山遊

遍分歸路半入錢唐半暗門麯院風荷云避暑人歸自冷泉堤頭雲錦晚風天愛渠香陣隨人遠行過高橋方買船平湖秋月云萬頃寒光一夕鋪冰輪行處片雲無鷲峰遥度西風冷桂子紛紛點玉壺柳浪聞鶯云如簧巧轉最高枝苑柳青歸萬縷絲玉輦不來春又老聲聲訴與落花知花港觀魚云斷汲惟餘舊姓傳何闗投餌説當年沙鷗曾見園興廢近日遊人又玉泉南屏晚鐘云涑水暁碑半緑苔春遊誰向此山來晚烟深處蒲牢響僧自城中應供回三潭印月云塔邊分占宿湖船寶鑑開奩水接天横笛叫雲何處起波心驚覺老龍眠兩峰插雲云浮雲兩對立曉崔嵬積翠浮空霽靄迷試向鳳凰山上望南高天近北烟低

孫何帥錢唐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唐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戸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䜣然起投鞭渡江之想

命畫工潛入臨安圖西湖揭軟屏閒貌己像策馬吳山之巔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盍會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其時有謝厚者詠其事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盧陵羅景綸云耆卿此詞乃逆亮送死媒也未足深恨至於荷豔桂香粧點湖山清麗使士大夫留連歌舞忘觀中原是則可恨耳因和處厚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烟柳汴宮愁

盧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吳楚客食

諸侯嘉泰間來臨安時辛稼軒棄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効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云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盃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棄疾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贈甚豐改之竟蕩于酒不問也

常自以此辭語相臺岳珂掀髯有得色珂曰詞語固佳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耳一座爲之軒渠

辛棄疾遊湖酹江月詞西風吹雨戰新荷聲亂明珠蒼璧誰把香奩收寶鏡雲錦周遭紅碧飛鳥翻空遊魚吹浪慣聽笙歌席座中豪氣看君一飲千石遙想處士風流鶴隨人去巳作飛僊伯茅舍竹籬今在否松竹巳非疇昔欲看當年望湖樓下水與雲寬窄醉中休問斷腸桃葉消息劉改之遊湖賀新郎詞睡覺啼鶯曉醉西湖兩峰日日買花簪帽去盡酒徒無人問惟有玉山自倒任拍手兒童爭笑一騎乘風翩然去避魚龍不見波聲悄歌韻遠喚蘇小神僊路近蓬萊島紫雲深處參差禁樹烟花遶人世紅塵西障日百計不如歸好付樂事與他年少費盡柳金梨雪句問沉香亭北何時召心未愜鬢先老二公詞格相肖宜其賓主投歡也

辛幼安嘗作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

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此詞斜陽烟柳之句怨刺頗深比之天際輕雲者殊無蘊藉壽皇見之怫然不悅然亦不罪也

宋建炎中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歡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艷粉飾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年檜生日伯可壽以喜遷鶯詞云臘殘春早正簾幙護寒樓臺清曉寶運當千佳辰餘五嵩嶽誕生元老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盡總道是文章孔孟勳庸周

召師表方春濶與水君臣須信從年少玉帶金魚朱頰綠鬢占斷世間榮耀篆刻昂藏將遍整頓乾坤都了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英紅小又嘗與檜對局格天閤下檜戲曰此卒渡河是甬將軍之犽爾伯可徐應曰今皇御極視公宰相如腹心檜大喜撤棋酣飲終日而罷

康伯可嘗與右璫押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特爲卓絕上時持玩以起羹牆之悲璫下直竊携至家而伯可適來留之飲因出示之伯可紿璫入取殽核輒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

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見之大駭然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

康伯可西湖長相思詞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林和靖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和靖隱士也而亦爲華豔之詞失其體矣

吳郡王益者憲聖太后弟也德壽待親愛之入宮無閒家人禮憲聖常持盈滿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言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鞋筇杖獨携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盤石上遊人望之儼如神僊遂爲邏者奏聞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遂亟往光堯迎笑曰昨者冷泉之遊樂乎王恍然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疊石引泉象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冷泉亭中揭一畫乃圖王野服濯足于盤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埽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僊于是盡醉而罷因舉圖以賜之

吳郡王及平原郡王皆豪貴以奢侈相高爭競靡有石崇王愷之風吳府後翠堂七楹全以石青爲飾故得名專爲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國工也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爲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禁教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觔用錦熏籠藉笙于上復以四和香熏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爲之靘以綠膽

簧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陞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樂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

張鎡功甫號約齋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遊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于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中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眞有挾飛仙遡紫清之意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

殽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妓數十輩皆衣白首飾衣領皆繡牡丹首戴照殿紅一妓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數十妓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盃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誅韓侂冑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彌遠事泄謫象臺而殂

張功甫爲梅園於湖上作堂其間曰玉照堂其自叙云

梅花爲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予得曹氏荒圃于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漫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紅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爲軒楹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環潔輝映夜如對月因名曰玉照復開澗環繞小舟往來未始半月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頃者太保周益公秉鈞予嘗造東閣坐定首顧予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蓋予舊詩尾句衆客相與歎賞於是遊玉照者又必求觀焉值春凝

寒又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亦可謂不負此花矣但花艷並秀非天時清美不宜又標韻孤特若三閭首陽二子寧槁山澤終不肯頫首屏氣受世俗湔拂間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不相領會甚至於汚褻附近略不自揆者花雖眷客然我輩胸中空憫幾爲花呼叫稱冤不特三歎而足也因審其性情思所以爲獎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使來者有所警省且示人徒知梅花之貴而不能愛敬也使予與之言傳布流誦亦將有愧色云花宜稱凡

二十六條爲澹陰爲曉日爲薄寒爲細雨爲輕烟爲
佳月爲夕陽爲微雪爲晚霞爲珍禽爲孤鶴爲清溪
爲小橋爲竹邊爲松下爲明窗爲疎籬爲蒼厓爲綠
苔爲銅瓶爲紙帳爲林間吹笛爲膝上橫琴爲石枰
下棋爲掃雪煎茶爲美人淡粧簪戴花憎嫉凡十四
條爲狂風爲連雨爲烈日爲苦寒爲醜婦爲俗子爲
老鴉爲惡詩爲談時事爲論差除爲花徑喝道爲對
花張緋幕爲賞花動鼓板爲作詩用調羹驛使事花
榮寵凡六條爲烟塵不染爲鈴索護持爲除地鏡淨
落瓣不淄爲主人旦夕留盼爲詩人閣筆評量爲妙

妓淡粧雅歌花屈辱凡十二條爲主人不好事爲主
人慳鄙爲種富家園內爲與麄婢命名爲蟠結作屏
爲賞花命猥妓爲庸僧牕下種爲酒食店內揷瓶爲
樹下有狗屎爲枝下曬衣裳爲青紙屏粉畫爲生猥
巷穢溝邊

張功甫賞心樂事幷序云余掃軌林間不知衰老節物
千變花鳥泉石領會無餘每適意時相羊小園殆覺
風景與人爲一閒引客携觴或幅巾曳杖嘯歌往來
澹然忘歸因排比十有二月燕遊次序名之曰四幷
集授小庵主人以備遺忘非有故當力行之然爲具
眞率毋至勞費及暴殄沉湎則天之所以與我者爲
無負無褻昔賢有云不爲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
蓋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着於有
差別境中而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坊酒肆徧歷道
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倘情知物隔境逐源移如鳥
黏黐動傷軀命又烏知所謂說法度人者哉聖朝中
興七十餘載故家流風淪落幾盡有聞前輩典刑識
南湖之清狂者必長哦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一旦相逢不爲生客嘉泰
元年歲辛酉十有二月約齋居士書　正月歲節家

宴　立春日春盤　人日煎餅會　玉照堂賞梅
天街觀燈　諸館賞燈　叢奎閣山茶　湖山尋梅
攬月橋看新柳　安閒堂掃雪　二月現樂堂瑞
香　社日社飯　玉照堂西緗梅　南湖挑菜　玉
照堂東紅梅　餐霞軒櫻桃花　杏花莊杏花　羣
僊繪幅前樓打毬　南湖泛舟　綺互亭千葉茶花
馬塍看花　三月生朝家宴　曲水流觴　花院
月舟　花院桃柳　寒食郊遊　蒼寒堂西緋碧桃
滿霜亭北棣棠　碧宇觀筍　芳草亭觀草　鬭
春堂牡丹芍藥　宜雨亭千葉海棠　豔香館林檎

花院紫牡丹　宜雨亭北黃薔薇　現樂堂大花
花院賞煮酒　瀛巒勝處山茶　經寮鬭茶　群
僊會樓芍藥　四月初八日亦庵早齋　南湖放生
食糕糜　芳草亭鬬草　芙蓉池新荷　蕊珠洞荼
蘼　滿霜亭菊花　玉照堂青梅　豔香館長春花
安閑堂紫笑　羣仙繪幅樓前玫瑰　餐霞軒櫻
桃　詩禪堂盤子山丹花　南湖雜花　鷗渚亭五
色罌粟花　五月清夏堂觀魚　聽鶯亭摘瓜　安
閑堂解粽　重午節泛湖　煙波觀看盧　夏至日
鵝臠　綺互亭大笑花　南湖萱花　水北書院采

蘋　鷗渚亭五色蜀葵　清夏堂楊梅　叢奎閣前
榴花　豔香館蜜林檎　摘星軒枇杷　六月現樂
堂南白酒　樓下避暑　蒼寒堂後碧蓮　碧宇竹
林避暑　芙蓉池賞荷花　約齋夏菊　清夏堂新
荔枝　霞川食桃　七月叢奎閣前乞巧　餐霞軒
五色鳳僊花　立秋日秋葉　玉照堂玉簪　西湖
荷花　南湖觀魚　應鉉齋東葡萄　霞川水葒
珍林剝棗　八月湖山尋桂　現樂堂秋花　社日
糕會　衆妙峰山木犀　霞川野菊　綺互亭千葉
木犀　浙江觀湖　群仙繪幅樓觀月　桂隱攀桂

杏花莊雞冠黃葵　九月重九登城把萸　把菊
亭采菊　蘇堤看芙蓉　珍林嘗時果　景全軒金
橘　芙蓉池三色拒霜　杏花莊篘新酒　十月現
樂堂暖爐　滿霜亭蜜橘　煙波觀買市　賞小春
花　杏花莊挑薺　詩禪堂試香　十一月摘星軒
枇杷花　冬至節餛飩　味空亭臘梅　蒼寒堂南
天竺　花院水仙　群仙繪幅樓前觀雪　十二月
綺互亭檀香臘梅　天街閱市　南湖賞雪　安閑
堂試燈　湖山探梅　花院蘭花　瀛巒勝處觀雪
二十四夜餳果食　玉照堂看早梅　除夜守歲

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宋諸王孫也修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遇其會意時雖傾囊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於山水為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而子固亦自以為不歉也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為偃息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為米家書畫船也嘗客行都會菖蒲節周公謹偕一時好事者邀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

隄傍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橋掠孤山艤櫂茂樹間指
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
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嘆以為真謫仙人湛將有
蕭千岩者得舊藏禊叙後歸之俞壽翁家子固復從
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泛而歸至霅之弁山風
作舟覆行李淹溺無餘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
持禊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因題八言于
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蓋其酷嗜雅尚出于天
性如此
山陰陸放翁務觀之出也韓平原實招致之所作南園

閱古泉二記時雖稱頌而有規勸之忠焉故平原敗
而翁得免禍其題武林詩皇輿久駐武林宮汴洛當
時未易同廣陌有風塵不起長江如練水常通樓臺
飛舞祥煙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六十年間幾來往都
人誰解記衰翁臨安春霽詩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
騎馬客京華小樓昨夜聽春雨深巷今朝賣杏花矮
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素衣莫起風塵嘆
猶及清明可到家
韓無咎元吉雨中同呂伯恭至湖上詩云黃塵鞍馬路
春泥茶鼎詩瓢偶共攜山色雲深看更好湖光烟接

望還迷蓮天花絮飛將盡夾道蒲荷長欲齊官事得
閑須洗眼蓬壺只在帝城西伯恭乃元吉之壻也
林外字豈塵泉南人詞翰瀟爽談論不羈飲酒無算在
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坐小旗亭飲焉外丰姿
郁雅角巾鶴氅飄飄若神仙置虎皮錢篋數枚藏腰
間每出其一命酒家傾之視錢計酒而酒且盡復傾
一篋逮暮凡飲數斗不醉而篋中之錢若循環無窮
肆中人驚異將去索筆題壁間云藥爐丹竈舊生涯
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
花明日都下喧傳某肆有神仙至飲云

番陽張彥實其兄楚材為秘書監約彥實觀梅西湖彥
實作詩云天上新歸寶幣屆看花仍趁雪晴開折歸
忍負金蕉葉笑挿新歸玉鏡臺女堞未須翻角調錦
囊先喜助詩材少蓬自是調羹手梁底塵尋好句來
時楚材再婚故及玉鏡臺事秦檜當國見其詩喜之
遂擢左史
張郎中子野居錢唐以樂府馳名人謂之張三中謂心
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我為張三影謂
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墻送過鞦韆
影蘇子瞻倅杭時子野年八十五矣尚聞買妾子瞻

贈之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趙師秀之旅寓杭州也有終焉之志其孤山寒食詩云三月芳菲在水邊旅人消困亦隨緣晴舒蝶羽初勻粉雨壓楊花未放緜有句自題開處壁無錢難上賣時船最憐隱者高眠地日日春風是管絃又冷泉夜坐詩深境碧沉沉前峰月正臨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清淨非人世虛空見佛心却尋來處宿風起古松林趙紫芝戀戀西湖以終其生錢唐詩人大率如此當昇平時看人富貴以一身混其中亦不為大無聊也其卒也劉克莊輓之詩云奪到斯人處詞林亦可悲世間空有集天下便無詩畫出香分妓惟留硯付兒傷心湖上塚誰楚復誰碑

劉後村潛夫贈高九萬并寄孫季蕃詩二首諸人凋落盡高叟亦中年行世有千首賞山無一錢緊髯長拂地白眼冷看天古道微如綫吾儕各勉旃其二菊磵說花翁飄零向浙中無書上皇帝有句惱天公世事年年異詩人個個窮築臺并下榻今豈乏英雄三人者老于花酒情懷頗同時有詩禁故作詞為多

孫花翁季蕃送女冠還俗詩脫却霞綃上皂衣女童鬟髻綠楊垂重調螺黛為眉淺再試弓鞋舉步遲紫府烟花嘗喚醒丹房雲影鶴通知簾低紅杏春風煖清夢應曾見舊師段吉甫天祐送妓入道詩歌舞當年第一流洗粧今日別青樓便從南嶽夫人去肯為蘇州刺史留琳館月明簫鳳下瑤臺花老鏡鸞收却憐愁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事相反而語皆工吉甫元時浙江儒學提舉也妓名李當當故教坊絕色者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六卷終

史250 302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一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刊

才情雅致

梁貢父曾燕京人大德初爲杭州總管嘗作西湖送春木蘭花慢詞云問花花不語爲誰落爲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尊酒莫相推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高臺烟樹渺吟懷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裏春歸西樓半簾斜日怪衡春燕子却飛來一枕青樓好

夢又教風雨驚回此詞格調俊雅不讓宋人也

小雲石海涯者阿里海涯之孫也其父名貫只哥雲石遂以貫爲氏號酸齋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彊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趫捷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爲文不蹈故常意肯皆出人意表仁宗時爲翰林學士稱疾還江南賣藥錢唐市中結廬龍華山詭姓名易服色人無識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爲人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賦云採得蘆花不涴塵翠簑聊復藉爲裀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鴛鴦妒欸乃聲中別有春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酸齋有二妾名洞花幽草酸齋臨終有辭世詩云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

貫雲石僑居錢唐一日郡中數衣冠士人遊虎跑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爲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問其故應聲曰泉泉泉亂迸珍珠

箇箇圓玉斧斫開頑石髓金鉤搭出老龍涎衆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飲盡醉而去

鄧善之文原其先綿州人父漳徙錢唐遂爲錢唐人至元中爲杭州路儒學正以春秋立教累官翰林侍講學士辭官還錢唐盧亘作詩十首送之其一云北門古深嚴論思寄譸度自非鴻才士訓誥何由作夫君出巴蜀文采動京洛十年掌絲綸摛藻揚景鑠荊璞抱瑾瑜龍淵淬鋒鍔肯獻上林賦寧居天祿閣郎今覲浙江春戀睎金雀黃圖鬱紫氛絳節生碧落依然難爲情清霜發飛霍其二春秋嚴筆削凜若執玄鉞

君獨抱遺經結髮飽剖劂明剖是非心微探綫理窟下視羣兒愚爭端王正月揭來奮直筆浩然心思蜎王功與帝德昭昭日月揭胡為厭詞林南欲觀溟渤榮華若浮烟汗簡青不滅其三詞林富聲華幾人得精悍悠悠三百年篇翰孰承繼夫君清廟器稞薦盛圭瓚五就惜繫縶九游載雲旱依依鳳向翔忽忽月新滿冷然時雨情短章不可斷其四風雨妬芳華稂莠深嘉穀天地豈不仁盛德稟命獨明廷萃羣英四門延穆穆既卜渭水釣又起傅岩築聲華何岌業衆輻輳一轂發披儼清韻碩人歌在軸願言往從之星

駕命宜夙豈知彼玄鳥戢翼辭雲屋幸無素絲悲庶免窮途哭其五離離天星高皓皓雲月光候鴈過楚澤蟋蟀鳴中堂天時詎難測徒然多感傷念子去萬遠沉憂結衷腸憶昔初奉歡歲白春蘭芳清尊羅新製妙趣深濠梁飛景忽西匿川流浩蕩蕩玄髮淒蔵晩木脫天雨霜萬草豈容惜松柏在高岡其六翰林子元子武庫森戈矛英聲邁千古逸韻橫九州與君契金蘭投分何綢繆清和諧夷惠典刑追韓歐坐令人文煥允塞邪王猷念君獨遠邁寥落行人愁木瘦楚山曉風靜塞江流何當駕飛軿却憶見崙丘塵埃

滿腥腐朝菌同蜉蝣其七暘谷上寒日影射扶桑枝瞬息及中天流光迅難持人生百年內昂昂何所施孤鴻東南征浮雲西北馳可憐萬感身會合須臾期安得弄明月皎皎遠憂疑折花芙蓉浦湯湯江漢涯優游以卒歲身名良不隳其八游雲蒼鱗宇閶闔不可叫徒令虎豹關日月近輝耀濛濛入表塵隱隱萬乘駕泯然一歸途伊誰執其要栖栖聖者徒禮樂懷幻耿閉門恐朝饑風雨深迷參今年江海去光景短螢爝禾黍滿故墟閭巷餘返照揮絃送飛鴻古今入長嘯其九昔我適與會日夕承歡顏高堂樂兕舞綵

服何娟娟東海洶波濤西湖翠烟鬟北歸餘十年謬躋通朝班家禍一朝集音容何可攀悲號蒼穹迥往事思且艱命窮時亦迫志弱體自孱安得騰化術從君超人寰執手不忍訣臨風渺空潸其十我思君勿思君歸我當憶十年交在漆一旦各異域吳江激微波震澤起溟色鵾鵬隔天地鴈鶩雜南北念我平生友愴怳摧胸臆獨看燕山雲歲暮日初昃未言長風翔情寄南鴻翼

虞伯生寄浙江提舉鄧善之詩山雨不來喧靜夜汀雲擒為護晴朝一羣青雀墻花老幾箇黃鸝苑樹遙何

有深心期晉樂獨無高步接松喬未能遲去成飄忽
且可相從慰寂寥戴表元送砥平石歸天竺兼東鄉
會之詩聞説西湖也自憐君行况是早春天六橋水
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舊壁苔生尋舊刻新岩
茶熟試新泉城中諸友須相覓西蜀遺儒草太玄
陳衆仲莆田人元統初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薩天錫
贈詩云江南少識陳衆仲闕下才名北斗齊直閣每
從花底見揮毫曾向御前題觀魚小海風新浴立馬
上林鶯亂啼今日西湖堤上路獨騎款段踏春泥衆
仲在任雅好湖山意有所屬便乘興獨往流連竟夕

得佳句則欣躍而歸後為應奉翰林有元夕懷錢唐
詩云武帝親祠太乙神流光洶旭動星辰竹宮典禮
猶存漢輭道山河已易秦香逕至今啼木客露盤無
復泣金人紅燈幾點東風裏猶是元宵一度春
虞伯生集臨川人少不偶浪遊錢唐一日偕楊仲弘范
德機訪徵煉師於湖西求召儒鬼煉師置箕懸筆書
符作法有頃箕動筆運書曰某當境神也煉師叱曰
吾不召汝復書曰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達上帝以
求陞耳衆勸伯生許之翌日文成焚之湖濵逾旬再
請煉師禱召神復降曰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

必貴顯李毋自怠既而伯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
學士封仁壽郡公始信神言之不妄也
伯生嘗與歐陽原功陳衆仲歌宋高宗所改于國寶沁
園春詞尋腔再度心曠神怡遂援筆書之復作一絕
繼其後云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
故人無在者斷橋楊柳舞青烟又與張伯雨會寓開
元宮盤桓累月題其來鶴亭云羣真終夜降華陽曾
聽傳音近玉床語罷是誰留別鶴侍君寥廓共翺翔
又云亭前春雨長蒼苔海鶴長鳴一日來從此琴心
三疊裏月明時見影徘徊

楊仲弘載其先浦城人後家錢唐與虞伯生揭曼碩范
德機齊名時稱虞楊范揭云洪武初祀於杭學鄉賢
祠仲弘詩以宗陽宮玩月為絕倡然他作如風雨五
更鷄亂叫江湖千里鴈相呼挾書萬里朝明主仗劍
三年別故鄉總聞夜雨消銀燭城上春雲壓綵旗空
桑説法黄龍聽貝葉翻經白馬馱沉雄典實行輩推
之又湖上書所見詩采蓮女郎蓮花腮藕絲衣裳難
剪裁嘗然一見唱歌去荷葉滿湖風雨來
黄溍贈仲弘詩別離驚夜雨蹉跎媿後塵秖今才有數
多爾術能神玉唾春風濕烟霄碧樹新謬慚推吏事

吾敢望平津杜清碧寄仲弘詩老夾自愛青杖度少
日眞期曾仲連高卧獨無田二頃曳裾誰有客三千
滄波渺渺浮鷗鳥白日翩翩換歲年却憶江東楊少
尹劇談終夜不成眠

趙子昂孟頫宋秦王德芳之後也居湖州仕元爲浙江
儒學提舉翰林院學士世祖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
子昂對曰夢炎臣之父執有大臣器帝曰汝以夢炎
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
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
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

子昂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
之語議者謂子昂適所以自譏也其西湖絕句詩云
春風柳絮不能飛雨足蒲芽綠更肥正恐前呵驚白
鷺獨騎款段遶湖歸流連光景異於黍離之感矣

鮮于伯機樞漁陽郡人爲浙江行省都事因居杭州風
流文雅與吳興趙子昂相伯仲遷太常典簿子昂嘗貌
其神旗伯生贊之曰歛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
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怍是以
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下眼識
二妙乎遐邇伯機有鶴死非命瘞之西湖士夫多有

詩悼之梁貢詩云[illegible]石屏前竹閣幽幾見蓮邊舞雪衣
舞平生風雲萬里心零落湖山一丘土世間萬事不
可測奇禍何由也到渠不見嵇康遭殺戮令人空嘆
養生書張伯雨詩羽衣凍損雪斕斒碧落遊魂杳不
還和靖船歸籠尚閉浮丘經在壽能慳長身[illegible]裳玄
黃內舊蹟台封紫翠間擬撰瘞銘修故事寄書先寄
九華山

伯機嘗畜一鸂鶒水滴瑩如碧玉鬚髮眉眼肩理衣褶
種種精緻寶飾爲鸂鶒吸子乃漢物也把玩未嘗釋
手一日於斷橋水閣倚闌偶墮吸子湖中百計求之

不得悒怏歎嘆形神凋枯既他往踰三年復來斷橋
俯瞰湖波適霜降水落泥清星朗晨時吸子儼然可
掬便解衣泅取如獲至寶易號曰神人獅子一時能
詩者歌詠其事

張仲舉翥其先晉寧人父爲杭州鈔庫副使因家焉翥
少時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父憂之一旦翻然易
業閉戸讀書從仇仁近遊以詩文名海內累官至翰
林學士承旨所著有蛻菴集東西馬塍春行東平堤
伯客詩清明時節每多陰楊柳人家花滿林滚火作
妝連日雨賣春長負百年心[illegible]翁一一滴暖雉子

斑斑隴麥深爲報能詩平處士剩携芳酒共幽尋天竺訪頂可立不遇詩葛洪川畔千年寺路遶長松一澗分潭影青移行虎岫嵐光白散望中雲猿公吟樹應思侶鹿女啣花不亂羣常笑山僧專勝槩水聲林下百無聞清明雨晴遊包山龍華寺過慈雲嶺詩當年玉輦此經行古寺猶題僞從名龍鳳識空山氣歇馬年劫換海波平野桃着雨春紅落嶺路霾雲濕翠生日暮人歸烟樹黒饑鴟啼雨上宮城春日泛湖詩春來渾不到湖邊偶逐東風上畫船花氣暖隨黄鳥岸水光晴展白鷗天緑樽輿劇頻呼酒銀管聲高正

鯤絃我比放翁應更放看花不獨海棠顛招韓伯清泛湖詩南園携手賞芳紅喚取能歌盛小叢傳與春風留杏蕚明朝開向曲聲中段橋春水緑初柔更有羣鳬來上遊好借鴟夷盛酒去玉簫吹上畫船頭自悼詩十二樓空月自明一囬一閲鈿鬬情毎從書裏贈瓊在復向詩中記受生覓不歸來歌楚些一夢還驚覺厭秋夕遥知別鶴離鸞思只在芙蓉海上城夢中常苦不分明天上人間各有情桃葉柳枝無限思靈芝瑞露可憐生蕙蘭識織廻文錦鸚鵡猶傳舉枝聲欲得近音何處問風烟遮斷武林城

張仲舉至正初爲集慶路學訓導御史下學點視庖膳鄭齋出對云豕冠點饌是日適用驢肉仲舉戲續云驢肉作羹蓋御史河南人也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乘夜逃揚州時揚方全盛衆聞其名爭延致之仲舉肢體昻藏行則偏竦一肩韓介玉爲詩嘲之云垂柳陰陰翠拂簷倚闌紅袖玉纖纖先王掉臂長街上十里朱樓盡下簾一座大笑時有相士在座或曰仲舉爲鶴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鶴形也雨霽則冲霄矣後入大都致位通顯仲舉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

矣蓋未嘗搆思也他日翰林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剌班曰先生於文已化矣何思之苦也仲舉大笑蓋仲舉善詼引唉故戲之如此

楊廉夫維禎初居吳山鐵冶嶺故號鐵厓既得鐵笛更號鐵笛雅好聲妓名徹都下葉居仲寄之詩云聞道西湖載酒還飛瓊翦翠擁歸鞍可無私夢登金馬剩有春聲到玉鑾異國頻消鄉井念小堂新作畫圖看野人未納彭宣履獨向清溪把釣竿晚居淞江有四姿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善歌舞有嘲之者云竹枝

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撥琵琶可憐一箇楊夫子化
作江南散樂家
楊廉夫湖上嬉春體五首其一 今朝立春好天氣況是
太平朝野時走向南鄰覓酒伴還從西墅買花枝陶
令久辭彭澤縣山公只愛習家池宜春帖子題贈爾
日日春遊日日宜其二西子湖頭春色濃望湖樓下
水連空柳條千樹僧眼碧桃花一枝人面紅天氣渾
如曲江節野客却似杜陵翁得錢酤酒勿復較如此
好懷誰與同其三何處祓春惱不徹好春最好是湖
邊不須東家借騎馬自可西津買蹋船鸎子遶林紅

葉亂晃羅衝浪碧花園段家橋頭猩色酒重熏春衣
沽十千其四入山十里清涼國三百樓臺逈逈開岳
王墳前吊南渡隱君寺裏話西來接果青猿呼一箇
採花白鹿走千回風流文采湖山主蘇白應須屬有
才其五長城小姬殊可憐紅絲新上琵琶絃可人坐
上三珠樹笑酒沙頭雙玉船小洞桃花落香雪大堤
楊柳掃晴烟明朝紗帽青藜杖更訪東林十八僊秋
日班恕齋招飲湖上詩七月六日流火驕故人重有
濠梁招洗車快借雙星雨打鼓如迎八月潮下馬還
詩岳王寺解貂沽酒段家橋西湖頹而晚更好水晶

宮中吹玉簫
廉夫嘗訪瞿士衡以鞋盃行酒命其姪孫宗吉詠之宗
吉作沁園春以呈廉夫大喜即命侍妓歌以侑觴詞
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
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
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蹟月地偷香風流到
處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淩波南浦惟誇羅襪
賞花上苑祇勸金巵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
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
廉夫西湖竹枝詞蘇小門前花滿株蘇公隄上女當壚

南官北使須到此江南西湖天下無鹿頭湖船唱赧
郎船頭不宿野鴛鴦為郎歌舞為郎死不惜真珠成
斗量家住西湖新婦磯勸郎不唱縷金衣琵琶元是
韓朋木彈出鴛鴦一處飛湖口樓船湖日陰湖中斷
橋湖水深樓船無柁是郎意斷橋有柱是儂心病春
日日可如何起向西窗理琵琶見說枯槽能卜命柳
洲街口問來婆小小渡船如閣仄船中少婦竹枝歌
歌聲唱入箜篌調不遣狂夫橫渡河勸郎莫上南高
峯勸儂莫上北高峯南高峯雲北峯雨雲雨相催愁
殺儂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峯前山萬重不辭妾作

望夫石望郎或似飛來峯望郎一朝又一朝信郎信
似浙江潮浙江潮信有時失臂上守宮無日消
楊仲弘和詞西子湖邊楊柳花隨風飄泊到天涯青春
過盡歸來燕銜入當年王謝家一種腰肢分外妍雙
眉畫作月娟娟春風吹破襄王夢行雨行雲若箇邊
宋誠夫和詞舊時家住黑橋街二十餘年不住來憑
仗使君一問訊楊梅銀杏幾囘開薩天錫和詞湖上
美人彈玉箏小鶯飛度綠腰樞沈郎雖瘦多情在儂
倚屏山不厭聽鄭明德和詞岳王墳西是妾家望郎
不見見棲鴉孤山若有春華日不種梅花種杏花張

伯雨和詞光堯內禪罷言兵幾翻御舟湖上行東京
鄰舍宋大嫂就船猶得進魚羹貢泰父和詞葛嶺東
家是相門當年甲第入青雲樓船車入裏湖去可曾
望見岳王墳宇文子貞和詞蘇小門前騎馬過相逢
白髮老宮娥自言記得前朝事只說當年賈入哥賈
治安和詞郎身輕似江上蓬昨日南風今北風妾身
重似七寶塔南高峯對北高峯鄭履父和詞北高峯
頭儂望夫望見西子下姑蘇脂塘水腥吳作沼莫將
西子比西湖貢子乆和詞水偲冽前湖水深岳王墳
上有猿吟湖船女子唱歌去月落滄波無處尋唐子

華和詞門前楊柳亂吹花第一橋頭第一家馬上郎
君休挾彈柳枝深處有慈鴉陳子平和詞樓下攤錢
還上樓花前夜醉曉扶頭不知命犯何星宿一日猖
狂百日愁楊謹思和詞大船擂鼓銀酒缸小船吹笛
紅繡腿鴛鴦觸櫂忽驚散荷花深處又成雙燕子來
春鴉來秋曾見錢王衣錦游英雄謾說八百里只管
東西十四州獅子峯頭插將旗鳳凰山下草離離三
宮去後宮門閉恰似錢王納土時朱仲文和詞南北
高峯作境臺十里湖光如鏡開行人有心都照見勸
郎肝膽莫相猜歐陽彥珍和詞第一橋邊第一家氏

皮船子送琵琶妾身自是良家女不是當年蘇小家
倪元鎮和詞愁水愁風人不歸昨夜水沒釣魚磯踏
盡蓮根終無藕看多柳絮不成衣桐樹原栽金井西
月明照見影離離不比蘇公堤畔柳烏鴉飛過鵓鴣
棲高敬臣和詞第四橋頭第一灣脊魚直上玉泉山
大魚〻逐龍飛去留得當時舊賜環于彥成和詞楊
柳樹頭雙鵓鴣雨來逐婦晴來呼鴛鴦到死不相背
雙飛日日在西湖丁復和詞上塘楊柳下塘陰阿儂
愛人〻愛金塘水西來東入海水深不似阿儂深錢
思復和詞阿姊住近段家橋山姒娥眉柳姒腰東山

井頭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湖鄭九成和詞妻家西湖住橫塘門前楊柳萬條長憑郎醉後莫折斷留待重來繫馬韁風篁嶺頭西日暉青龍巷口新月微放船過去還早在待取一道夜歌歸馮士卿和詞與郎情重為郎容南北將看只兩峰請看雙投橋下水新開兩朶玉芙蓉顧進道和詞楊白花開風滿天花開成絮不成綿不如落向西湖水化作浮萍箇箇圓郎子別時秋月明說道歸時春水生曉起門前聽過馬馬嘶都是別人行馬本道和詞吳姬軋軋小車紅爭來陌上看春風不敢高聲唱歌去恐驚丞相在船中

百花樓頭鬧馬嘶郎從花裏鬧金雞朝朝挽起朱簾望不是郎歸不下樓宋無逸和詞十三女郎不出門父娘墓在葛山根同攜女伴踏青去不上道傍蘇小墳韋德圭和詞湖中艇子風條條秋水漾漾金芙蕖釣魚不是貪雙鯉爲恐腹中藏素書張翔南和詞南高峰高峰頂齊錢唐江水隔湖西不得潮頭到湖口郎舟入夜泊西溪張希顏和詞孤山腳下路三叉孤山墓上好梅花不似馬塍桃李樹隨春俱送到人家朱伯常和詞小姑疑郎去不歸為郎打花從鐵盡青山尚有飛來日不信人無相見時宗闍石和詞花滿

蘇堤酒滿壺盡船日日醉西湖阿儂最苦兩離別不唱黃鶯唱鷓鴣堤邊三月柳陰陰湖上春光似海深遊人來往多如蟻半是南音半北音徐延徽和詞西湖春草碧萋綿上有青蚨母子全夜禱守宮和血色盡將塗上五銖錢盡說西湖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騰拚萬斛胭脂水寫向銀河一色秋沈自誠和詞儂住西湖日日愁郎船只在浙江頭憑誰移得湖山去湖水江波一處流

西湖竹枝詞楊鐵崖倡之和之者數百家大率詠湖山之勝人物之美而情寓乎中比比一律惟李介石守

建詞云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下倚回首南高峯頂白雲飛吳復見心詞云官河遠[illegible]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用意稍別

元時錢唐士女曹妙清字比玉號雪齋張妙淨字惠蓮號自然道人皆工詩章曹又善鼓琴行草皆有法度事母孝誼三十不嫁而風操可尚張曉音律情逸而才敏取君姑蘇之春夢樓守一時之淑媛也與楊廉夫衍文字交曹和其竹枝詞云美人絕似董嬌嬈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去月明夜夜自吹

簫張詞云憶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在門兒花開雙蝶飛觀此二人之風致可想矣康夫又嘗答妙清絕句云紅牙管帶紫貍毫雪水初融玉帶袍寫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頓能高玉帶袍者曹氏名硯其云萱草帖者狀其孝也

康夫嘗以竹枝詞索和于崑山郭羲仲羲仲以吳中柳枝答之因賦詩云吳中柳枝傷春瘦湖中竹枝湘水秋說與錢唐蘇小小柳枝愁是竹枝愁

張光弼昱廬陵人至正時爲行省左右司員外卜私宅於壽安坊今之花市是也天台徐大章爲之記曰杭

郡民廬比轃如櫛而壽安坊當闤闠四達之衝又最囂處也浙省左司員外郎張君光弼之居在焉屋數楹甚湫隘門垣外囂塵闐如也或曰小人射利錐贏之爲務乃不惡囂耳員外君日乘高車從丞相論決政事陛登乎華堂粉署之間今卜私第不於爽塏是擇其何故哉君澹然不以爲意方自署其楹間曰晏居且謂一夔曰傳稱晏子之居近市雖湫隘弗易也吾居甚類之願自附焉子幸爲我記之吾於是知君之所以市居者矣夫省府華要宅高職而處深嚴以適其身固所宜也然地位峻絕不與人事接則耳目不能無蔽是故晏子之居市也物之貴賤無不察而知之方齊景公繁於刑以踊貴屨賤而景公省於刑今君之居壽安也大官貴人布衣韋帶之士由茲坊而東西者必叩門上謁君則攝衣出迎引賓上座與肆議論下至闤闠之老工商技藝之流或有陳說亦必曲爲之盡天下之事當無有不悉施諸有政將不止於一事之諷而已晏子相齊三君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名顯諸侯數百載之下太史公悶其風采願爲之執鞭獨念當是時公棄其民而政在陳氏晏子於區區貴賤之爭則務陳之而於國之大計則有未

嘗數數然者他日乃與鄭國之大夫加竊嘆焉何也張君剛簡亮達故左丞楊公提兵鎮江浙時用材晏參贊其軍府事聲望赫然既而退處西湖之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前[illegible]賦詩以自佚其有用之身較其風裁不知自視晏子何如也乃今江浙之地未全歸於版圖丞相用便宜命素君[illegible]從守廓清之略克復之勳亦從一二左右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晏子之舉其細而遺其大也光弼棄官自號一笑居士又號可聞老人其所居室已毀於人凌彥沖爲疏其顛末以[illegible]之疏云昌黎寄玉川子首稱洛城破屋之數間東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筠軒終比

揚州纏腰之十萬一唉居士詩名優於張稍生計劣於陶潛囊無一錢之蓄家徒四壁之立若非慷慨而多助安得輪奐之一新卽欲取杜工部草堂貲何時可辦倘茸得楊關西槐市塾今歲無憂苟物物之可與則處處之咸宜但不至於虛文便可謂之實惠此崢嶸事在特達心疏傳交遊皆助之其居始就當時傳爲盛事

光弼嘗作歌風臺詩云世間快意寧有此亭長還鄉作天子沛公不樂復何爲諸母父兄知舊事酒酣起舞和兒歌眼中盡是漢山河韓彭誅夷黥布戮且喜壯士今無多縱酒極歡留千日慷慨傷懷淚沾臆萬乘旌旗不自尊魂魄猶在故鄉憶由來樂極易生哀泗水東流不再回萬歲千秋誰不念古之帝王安在哉蕪苔石刻今如許幾度西風灞陵雨漢家社稷四百年荒臺猶是開基處一日乘酣朗唱於瞿宗吉以詩紙擊卓鏗然若金石也笑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

張光弼西湖十律詩其一樓外湖光白渺茫樓中少婦試新粧行年將近半百歲大醉豈能千萬場翠袖舞裙飛蛺蝶白描歌扇雙鴛鴦垂楊滿院無人到芍藥花開日正長其二且觀神女爲行雨莫問郎官應列星芳草到門無俗駕好山終日在湖亭白鷗共戲荷葉小黃鳥亂啼楊柳青肯信曲欄干外立晚涼吹得酒都醒其三畫船湖上載春行日日花香扇底生蘇小樓前看洗馬水儒祠下坐聞鶯碧桃紅杏渾相識紫燕黃蜂俱有情惆悵繁華成逝水盡歸江海作潮聲其四倩得名姬唱慢歌梁塵直欲下輕波西風入月芰荷老落日滿湖鳧鴈多到手莫辭雙盞飲轉頭又是一年過光陰只在梭梢上奈此浮生樂事何其五百鎰黃金一唉輕少年買得是狂名樽中酒釀湖波綠席上人傳鳳詩清蛺蝶畫羅宮樣扇珊瑚小柱教坊箏南朝舊俗憐輕薄每到花時別有情其六湖上新泥雪漸融門前溝水暗相通裙拖萱草輕盈綠粉學櫻桃淺淡紅暮雨欲來銀燭上春寒猶在酒壺空青綾被薄不成夢又是一番花信風其七樓前芳樹碧盈盈付與幽禽自在鳴堤上馬馳紅粉過湖中人載酒船行日長燕子語偏好風暖楊花體更輕何恨才情被花惱獨教書記得狂名其八此日誰人肯在家傾城滿意事紫華時非上巳不爲節春到牡丹纔是花霧髻雲鬟湖上女畫輪繡轂道傍車兒童盡

唱銅鞮曲夫覺人間只易斜其九外湖裏湖花正開
風情滿意看花來白銀大甕貯名酒翠羽小姬歌落
梅身外功名眞土苴古來賢聖盡塵埃韶光如此不
一醉百歲好懷能幾回其十玉局當年為寫春西施
宜笑復宜顰朝雲暮雨空前夢桃葉柳枝如故人露
電光陰千劫外魚龍波浪一番新傷心最是遺儒宅
半亂殘梅共晚春
張光弼初居揚完者左丞幕下頗有功業之思故其詩
云免冑日趨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玉盃行酒聽
春雨銀燭照天生曉霞世亂且從軍旅事功成須插

御筵花叢王未可輕韓信尚要生擒李左車又云西
樓柳風吹曉香石榴裙映黃金勝纖歌不斷白日速
微雨欲度行雲涼唉看席上賦鸚鵡醉聽門前嘶驌
驦早晚平湖王事畢羽書飛檄入朝堂及張氏擅權
光弼憤焉遂不事事以酒詩自娛其詩云一陣東風
一陣寒芭蕉長過石欄干兵消幾度齊騰醉看得春
風到牡丹蓋言時事也
元時法禁寛假士夫得以沉暱盤遊故其詩多脂粉綺
羅之態楊廉夫詩云二月皇都花滿城炎人多病若
多情一雙孔雀行瑤圃十二飛鸞上錦箏酒掬眞珠

傳玉掌瓷分甘露倒銀甖不堪容易少年老爭遣狂
夫作後生又云天街如水夜初涼照室銅盤璧月光
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鴛鴦綉靴蹴踘勾驪
椽羅帕垂鞶女直妝願汝康強好眠食百年歡樂未
渠央又云公子銀瓶分汗酒佳人金勝剪春花又云
金埒近收青海駿錦籠初教雪衣娘又云小洞桃花
落香雪大堤楊柳舞晴烟又如張光弼詩云玉瓶注
酒雙鬟綠銀甲調箏十指寒又云新妝滿面猶看鏡
殘夢關心懶下樓一時富貴繁華可想見矣
薩都剌天錫風流俊逸不亞鐵厓嘗有西湖絕句六首

湧金門外上湖船狂客風流憶往年十八女兒搖艇
子隔船唉擲買花錢少年豪飲醉忘歸不覺湖船旋
旋移水面夜涼銀燭小越娘低唱月生眉紫騮驕踏
落花泥二月江城雨過時拂曉市河春水滿小船多
半載吳姬惜春曾向湖船宿酒渴吳姬夜破橙驀聽
郎君呼小字轉頭含笑背銀燈待得郎君半醉時笑
將紈扇索題詩小紅簾捲春波綠渡水楊花落硯池
垂柳陰陰蘇小家滿湖飛燕趁楊花繁華一去風流
滅今日橫堤幾樹鴉又次韻王侍郎遊湖詩綺席新
涼舞袖偏賞心輸與使君專盃注酒搖紅浪綵扇

題詩染綠烟一境湖光開曉日萬家花氣漲晴天湧
金門外春如海畫舫笙歌步步仙

奉化戴師初表元宋太學生也入元不仕其湖上贈歌者一絕有故國之思焉詩云牡丹紅紫艷陽天檀板朱絲錦色箋頭白江南一尊酒無人知是李龜年又陳剛中湖上感舊詩屬意略同詩云昔日朱樓擁翠鈿只今猶在草芊芊東風第六橋邊柳不見黃鸝見杜鵑

黃晉卿溍義烏人至正初爲浙江儒學提舉工文章獎引後進不喜華侈有西湖舟中詩云黃塵烏帽媿平

生對客猶稱舊姓名此事正堪三太息秋今忽負四難并放舟乍落空濛境送酒元無窈窕聲金谷蘭亭嗟已矣不妨時暫濯吾纓又送凌吉叟杭州教諭詩浙水西入州維杭實名都古來萬人海逐逐無賢愚況茲百年後淳朴古不如翩翩誰家兒白馬驕路隅春風燕樓醉一笑百斛珠亦有朱門客齊謳問吳歈綃綺散烟霧繽紛被童奴可憐彼蚩蚩久爲紅塵驅頹俗如波瀾孰障群流趨又如敗屋壁風雨須人扶博士非冗官豈即無良圖當令歌舞場化作絃誦區行矣循所務辭章信其餘春風擁別衣晴沙秀寒蘆何以贈子行白雲不可呼聊持狂者言用比貂襜褕

劉師魯汶鄜王琦六世孫也元時占籍錢唐以文章淑後進黃文獻公溍贈之詩云邂逅交神十載餘清風落月幾愁予何言此日同傾蓋勝讀平生未見書天上玉堂容可到山中金匱得長虛故多餘事宜商略可待秋風怨索居其時有劉聲之濩亦與齊名洪武初俱祀于鄉賢祠

貢友初者貢師泰尚書族子也宣城人至正間師泰爲浙江行省參政遂僑寓錢唐友初自上都還錢唐也師泰贈之詩云嗣宗諸姪仲容賢客路飄零雪滿顛

舍爲頌椒留寸炙却思戲蠟愛脩虔十年湖海三盃酒百里溪山一釣船何日兵戈得休息敬亭春雨共歸田友初詩才清麗但纖穠乏骨其湖上春歸詩涌金門外柳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折得長條入城去教人知道已春深吳山遊女詩十八姑兒淺淡粧春衣初試柳芽黃三三五五東風裏去上吳山答願香獨送戴伯貞還廣西一律云桂江烟水接瀟湘逐客南歸路道長吞裏漫多新制作篋中猶是舊衣裳逢人盡說官如水老我相看鬢已霜此去莫交音問斷鴈飛今喜過衡陽敘事委曲而感慨係之出諸作之

上

張行中挽貢友勑詩百年心事復誰知過海人傳俊逸詩懶聽朝雞全晚節慣騎官馬說當時文章自嘆無遺蔭氷玉還看有故枝一代風流俱已矣曉星殘月不勝悲黃金臺上草芊芊掉臂東風四十年對客半開青白眼寫懷漫賦短長篇玉堂春夢烟雲外茅屋秋風淅水邊惆悵清寬招不返空歌楚些淚潸然

鄧林南海人初名觀善以南昌教授擢吏部驗封主事成祖改名林後坐法謫戍保安遇赦晚居杭州詩文爲一代所推重嘗於保安留別傳存齋詩云兩與西

風吹斷蓬杖藜扶病看秋容菊花渾似詩人瘦山色不如歸與濃紫塞一盃桑落酒彤庭五夜未央鐘燕鴻岐路東西去此後相思意萬重又春夕感懷云萬里東風故國情十年幾度鳳凰城衡陽雁盡春三月巫峽猿啼夜二更席上狂言因酒得鏡中華髮爲愁生靜觀富貴如雲轉拂袖歸來任俗爭五月十三日入杭詩遊遍江湖未到杭不知人世有天堂六橋花柳冊青與九陌樓臺錦繡粧北米南柴誇物產朝歌暮宴樂時康逐臣何幸蒙寬卹到此渾忘是異鄉僦屋里仁坊詩謫居何處好逍遙仁里深深遠市囂夜色滿蘋湖上月秋聲到枕海門潮上林鴉侶空相憶南浦鷗羣苦見招覆載無私天地濶暫容閒散在漁樵遊南屏不偶詩瀟珮荷裳竹搾冠清癯無奈朔風寒飯堂鐘罷來何晚雪夜舟回興已闌俗狀塵容勞意馬天光雲影動情瀾石頭有路終須到共聽吾師說六觀

鍾狂客禧南海人甚有詩名成化中淮南督理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公銳取歸幕下過杭友人招遊西湖寄之詩鍾和曰湖光山色最宜秋君不來招也去遊巳辦蜀川千丈錦爲誰今日盡纏頭萬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烟湖邊爲問山多少每個峯頭住

一年信乎狂客也

楊温甫孟瑛四川酆都人弘治十六年知杭州府時西湖民間規占者十九温甫建議于御史車梁僉事高江銳情濬復而浮言胥動温甫迺爲文諭民曰先賢爲民深弘利本特濬西湖之淩用溉上唐之田多歷歲年漸成湮廢比者鄉賢侍郎何公生長是邦習知成事著爲三說辯析百端伏蒙當道俯念地方力圖濬復于又職司水土敢憚劬勞重惟湖上之園池盡是豪家之封殖一旦開毀百口怨咨民既傷心我亦

動念但今民產本昔官湖民侵于官以肥家固已于紀官取于民以復舊豈爲厲民又惟上唐萬頃之田宿仰西湖千畝之水水盡湮塞田漸荒蕪利歸于數十家害貽于千萬并況古人留利物之澤豈今日啓生事之端幸相導以平心勿相搖于異說有以占產自首者原情免罪奏請除糧查得銅錢局及崇興崇善禪智等廢寺田以畝計者數千地以頃計者盈百動連阡陌問附城闉胥決可耕標換如數況在昔湖田皆揑報之稅于今清籍有新增之糧新增者至九百而有奇揑報者幾八百而不足稍加查派不貲更

張決不累民無患虧賦予性知執法心在利民非勢力之可移惟鬼神之是質凡我父老率爾鄉閭毋爲遷移無肆頑梗觀于斯文公之任怨亦劇矣廼以正德二年二月二日興工六月十日歇役八月十九日續工九月十二日訖事日用夫八千人銀二萬八千七百餘兩

聶大年號東軒臨川人舉明經爲仁和縣學訓導陞教諭磊懷坦率有清才文章流麗詩復俊逸而濡翰得李北海遺意誘育士子務盡恩義薦入翰林修撰全宋三史卒常作西湖十景詩蘇堤春曉云樹烟花霧遶堤沙樓閣朦朧一半遮三竺鐘聲催落月六橋柳色帶棲鴉綠陰睡覺聞啼鳥綺閣雅殘喚賣花遥望酒旗何處是炊烟起處有人家柳浪聞鶯云雨後翻空一派青蘇公堤畔繫漁舲只疑鶯鳥春聲滑不起魚龍夜氣醒游子愛聞停玉勒佳人傑聽倚銀屏待看三月歌喉老又見浮波絮作萍花港觀魚云湖上春來水拍空桃花浪煖柳陰濃微翻荇帶綠千尺亂躍萍星翠幾重洲渚此時多避鷺風雲何日去爲龍箇中縱有濠梁樂淵網深罾不安容兩峯插雲云屹立亭亭入杳冥勢雄南北氣憑陵玉簪拔地三千仞

寶蓋擎空一七層天遠不聞風外鐸夜深遥禮月邊燈佇當一掃浮雲靜俯視東溟看日升三潭印月云纖雲掃迹浪花收塔影亭亭引碧流半夜冰輪初出海一湖金水欲鎔秋龍宮獻壁神光吐鮫室遺珠瑞氣浮浪説影娥池上景不知此地有儒舟麴院風荷云翠圍紅繞戰縱橫似看吳宮習女兵飛雪翻空雲影亂遊魚吹浪水紋生錦裳零落香猶在銅柱欹斜露半傾兩腋新涼驚酒醒畫船吹送按歌聲平湖秋月云會向湖堤夜扣舷愛看波影弄嬋娟一塵不動天連水萬籟無聲客在船夜坐天開玄鶴夢瑤宮偏

惱老龍眠朗吟玉塔微瀾句長吟凌空氣浩然南屏晚鐘云柳昏花瞑暮雲生隱隱初傳一兩聲禪榻屢驚僧入定旅牕偏惱客含情月隨逸韻升蒼嶺風遞遺音過鳳城催散遊人罷歌舞玉壺銀箭夜初更雷峰夕照云宜雨宜晴晚更宜西湖端可比西施霞穿樓閣紅光逸雲捲笙歌逸韻隨山紫翠中樵唱遠樹蒼黃外馬歸遲何人解畫瀟湘景併與漁村作二奇斷橋殘雪云醉裏曾登白玉梯東風吹暖又成泥玉腰蝶蝀垂天濶銀色樓臺夾岸迷九井晴添新水活兩峰濃壓宿雲低衝寒爲訪梅花信十里銀沙印馬

蹄同凍緝熙泛湖詩宿雨初收見兩峯湖光如練瀉晴空畫船載酒來天上青鳥銜花度鏡中檀板歌聲無越女翰林詩句有唐風相逢莫惜留連飲明日誰人拾落紅又西湖詩西出江城外烟霞隔世塵鐘聲三竺曉花氣六橋春鷄犬桃源地笙歌閬苑賓時平得遊賞忘却宦中身清明與友登寶峰詩江心後浪催前浪湖上歌聲雜哭聲今日重來多感慨百年能得幾清明

聶大年詩翰著名一時而不得預京銜或曰大年在錢唐時嘗署桃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如按察司以此見忤蹇官晚年被徵修史至京而卒時人比之梅聖俞宜也其初度日寫懷詩云五十一年車下坡又逢初度意如何牀頭漸覺黃金少鏡裏還憐白髮多人笑能詩貧杜甫天容舍欲老廉頗相知惟有梅花在自折南枝伴醉歌又次答祖芳云幾年遠別喜重過白首相看奈老何富貴不來眞有命齒牙雖脫尚能歌頻沽市醞澆殘燭遥指天星出絳河惟有與君情莫逆他人平地起風波嗚呼四海交游豈止一祖芳而已哉蓋以寡合有激而云然耳劉邦彥哭大年詩京邸凄涼寄病身俄聞鵩鳥上承塵共嗟賈

誼年華促自顧虞翻骨相屯千里音書成永訣九重泉路隔交親傷心今夜東軒月空照先生漉酒巾

聶大年之掌教仁和也歷官九年不以家眷自隨嘗有答內子寄衣詩云山妻憐我舊蘇秦寄得衣來穩稱身落日故園歌白苧秋風京洛染緇塵同心意重思偕老結髮情深不厭貧萬里不如歸去好幾多衣錦夜行人又有諭兒輩詩云四兒五歲六兒三莫與肥甘習口甜清白傳家無我愧詩書世業要人擔二藜淡飯何須酒一筋黃虀略用鹽聞說有人曾餓死算來原不爲官廉覩此高風可想矣

聶大年在仁和時山西湖廣廣東廣西咸以秋闈校士致聘大年辭不往寄之詩云名藩校藝選微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行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儒遊遠八桂雲寒樹影疎寄語天涯好知己莫將詞賦薦相如

聶大年嘗賦卜算子二首蓋自況也詞云楊柳小蠻腰慣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婦忙整玉搔頭春筍纖纖露老却江南杜牧之懶為秋娘賦粉淚濕鮫綃只怨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峰酒醒燈花落數日尚春寒未把羅衣着眉黛含顰為阿誰但悔從前錯馬浩瀾和云歌得雪兒歌舞得霓裳舞料想前身蹈廣寒合作蕭郎婦顏色雪中梅淚點花稍露雲雨巫山十二峰未數高唐賦花壓眉雲低風透羅衫薄殘夢瞢騰下翠樓不覺金釵落幾許別離愁猶自思量看欲寄蕭郎一紙書又怕歸鴻錯

孫太初一元號太白山人正德中流寓西湖或曰安化王裔避亂詭姓名修髯晳面丰儀瀟灑望之宛然神僊也詩思清逸有煙霞氣其跨驢遊西山天竺寺詩秋葉滿林吹亂紅秋光半在山寺中老衲迎門解幽事一見呼我長髯公薰爐相對坐終夕松聲泉韻何

沖融獨鶴隔竹向人立欲鳴未鳴幽意同氣酣日落豪興發詩成三繞青桂叢造物小兒玩人世俯仰何必悲無窮布袍斗笠自高格狂歌醉舞驚山翁歸來明月散林影驢背仰笑秋山空秋晚眺鎮海樓詩樓上輕雲散女陴樓前狂客獨支頤江當夕照半添色詩與秋山兩鬪奇木葉無言將序暮塵寰多事杖藜知只應又被漁郎笑雨細風斜歸去遲登吳山絕頂望江潮詩獨倚危岑眄接離晚潮初上練痕齊亂搖鼉鼓妖蛟舞倒捲銀山海日低弓弩千年人去後帆檣萬里望中迷憑誰與起胥山老為誦錢王廟裏題

西湖之改名高士湖也孫太白自序云正德乙亥孟春十四日予與石川子泛舟西湖時石川子着方山冠予戴華陽巾被高士服把酒四望予顧謂石川子曰昔青蓮居士李白與尚書郎張謂泛沔州南湖因改為郎官湖今日予與子遊頗追蹟前事西湖因可為高士湖矣石川子大笑酹酒于湖命予詩紀之予時已爛醉即信口長短成篇不寬易一字云我聞唐家李白一世賢郎官之湖至今傳我今與子繼其蹟勝事豈許昔人專方冠野服興不減買船載酒凌蒼烟千山萬山兩岸如羣龍蜿蜒盤在几席前青天落盃

底白日行舟過舊處突兀波面出大魚小魚爭避船
君把斗酒我歌扣絃天風下來雲葉翩翩醉騎鯨
遊覽齋類

孫太白之寓西湖也與閩人鄭繼之善夫善其妻繼之
詩云不見平生鄭廣文風塵側望隔青雲殊方物色
偏憐客雨夜燈花頻夢君隔葉山鵑啼自語避人江
鶴獨爲羣眼中世事堪惆悵塞北音書久未聞鄭繼
之久不過湖上奉簡詩性癖狂吟客不過湖水濱牢
遺官長罵莫待野人嗔雲外烏藤杖水邊白鷺巾相
看只自好空送月華新鄭繼之寄孫太白詩吳門往

日聽談玄塞雁江聲動兩年閩嶠獨居水西寺與誰
同泛六橋船魚翻荇帶錦不亂鳥下蘋蕪青可憐擬
把郭筒共梅莊無程定得小春天又云爲問山人孫
太初交情歲晚莫教疏孤山梅萼春相惱滿地松苓
日自鍋江夏肯容獨處士茂陵初臥馬相如知君不
廢若溪釣書問能無寄鯉魚西湖遊孫山人舊隱詩
荒迷更踏西湖路露鳥雲蒙空六橋深淚鄰悲竹林
宴留聲月色仿中宵醉歌亂詫魚龍出此地曾傳麟
鳳標今日孤山最孤寂梅花桂樹更蕭條

西湖遊覽志餘十一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二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濬　重刊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才情雅致

羅昭諫隱新城人博物能詩唐昭宗時遊京師不遇歸
謁武肅王辟爲錢唐令尋掌書記辟鎮海軍
節度命沈崧草謝表盛稱浙西繁盛成以示隱隱曰
是自買征索也請更之乃極言兵火凋弊有天寒而
麋鹿來遊日暮而牛羊不下之語廷臣見之曰此羅
隱詞也又賀昭宗更名曄表曰左則姬昌之半字右

則虞舜之全文京師稱爲諸鎮第一云然性傲睨好
議評臧否探隱命物往往奇中故至今杭人稱前定
不爽者猶云羅隱題破也

潘逍遙閬錢唐人以詩名宋太宗將官之辭不就與主
繼恩善繼恩敗捕之遁弗得咸平初京尹收繫之眞
宗赦其罪以爲滁州參軍卒於泗上初閬在錢唐與
道士馮德之約歸骨於天柱山德之囊其骨歸瘞焉
閬與王元之孫何柳開魏野最厚暇則放懷湖山隨
意吟咏人目爲謫僊云嘗有錢唐晚歸詩一首祖無
擇以爲不減劉長卿也詩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

歸新月無私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烟火
微時聞沙上鴈一一背人飛又有過華山詩云高愛
三峯插太虛昂頭吟望倒騎驢旁人大笑從他笑終
擬移家向此居好事者畫為圖魏野贈詩云昔賢放
志多狂怪若比而今總未知從此華山圖籍上又添
潘閬倒騎驢又夏日宿西禪院詩此地絕炎蒸深疑
到不能夜涼知有雨院靜似無僧枕潤連雲石窗明
照佛燈浮生多賤骨時日恐難勝蘇子瞻深喜之
沈文通遘錢唐人皇祐初舉進士後知杭州疎儁博達
明于吏治令行禁止以公錢嫁民間孤女數百人倡

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會遇僚屬皆甘傾為之
耳目刺閭巷長短嘗禁捕西湖魚鱉故人居湖上蠏
夜入其籬適會客食之旦詣府遘迎語曰昨蠏美乎
客驚謝嘗鑿井引湖水以便民至今稱沈公井其送
施密午錢唐詩云塞外風烟河上塵歸來始覺二毛
新承明自厭頻趨直滄海還思一濯巾幕府旌旗初
壓境畫船歌吹便行春湖山猶自舊遊在何日從公
醉紫茸所著有西溪集
沈睿達遼遘弟也趣操高爽能詩王安石甚重之有風
流謝安石瀟洒陶淵明之稱坐法流池州得九華秋

浦間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築室齊山名曰雲巢
所著有雲巢編蘇黃皆與倡和
沈存中括遘從父也舉進士編校昭文書籍定三歲郊
丘之制考渾儀景表五壺浮漏造新曆募天下上太
史古書神宗稱善忤蔡確出知延州募軼羣之士得
徹札超乘者千餘時朝廷出宿衛兵戍鎮賞賚至再
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
也賞不均且召亂乃藏勅而矯制賜緡錢以驛聞詔
報嘉之括博學善文而喜訴諸劉貢父嘗語之値括
澡髮盆中便慟哭括驚問故貢父曰死矣盆處括括

亦大笑所著有長興集筆談
關子淵沼杭州人元祐間為翰林學士將辭歸隱士孔
夷贈之詩云吳越聲飛二十年緇衣空復歎遺編紫
芝君宇風塵外太白文章錦繡前可是石渠方載筆
未應丞閣要歸田他年雪裏相逢處能記騎驢孟浩
然其清標絕俗如此
強幾聖至錢唐吳山里人刻苦攻詩韓魏公甚重之所
著有祠部集其戲贈賈麟自睦來杭將復如蘇詩春
風那解繫狂遊朝醉桐江暮柳州大手千篇隨地掃
一身四海學雲浮榮名不落閒宵夢退築聊為晚歲

謀老橋殘鱸猶有興片心欲起洞庭舟
周美成邦彥錢唐人疎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涉
百家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神宗奇之累官徽猷
閣待制提舉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淸蔚名
其居曰顧曲堂其所製意難忘云衣染鶯黃愛停歌
駐拍勸酒持觴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簷露滴竹
風涼拚劇飮淋浪夜漸深籠燈就月子細端詳知音
見說無雙解移宮換羽未怕周郎長顰知有恨貪耍
不成妝些箇事惱人腸試說與何妨又恐伊尋消問
息瘦減容光其詞格大率類此

美成晩歸錢唐夢中得瑞鶴僊詞一闋云悄郊原帶郭
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
城闌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
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記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
閣驚飇動幕扶殘醉遶紅藥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
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
臘亂自桐廬入杭時美成方宴客倉皇出奔趨于西
湖墳菴適際殘冬落日在山忽逢故人之妾奔逃而
來乃與小飮于道旁旗亭聞鶯聲于木杪少焉分背
抵菴尚有餘醺困卧小閣之上恍如詞中所云逾月

入城故居皆遭蹂踐矣後得請提舉洞霄宮而終老
焉
白廷玉珽錢唐人博綜經史所著有湛淵集方回劉辰
翁稱其詩逼陶韋書逼顏柳嘗著西湖賦二首考據
精核其湖樓玩雪詩上湖十里捲簾中幻出瑤華第
一宮山勢蹴天銀作浪柳行撲地玉爲虹凌寒鶴氅
同爲我爵舌羊羔不負公明日鳳城朝退蚤一鞭曾
約試吟驄湖居雅興詩御舟初出賞春非傳是諸王
與后妃香霧漸深簾幕暗日斜惟見淡黃衣脉脉吹
香屋角梅背風移燭小簾開鳳城幾日元宵近一片

簫聲水上來龍舟曉發斷橋西別有輕舟兩兩隨春
色可人晴較稱酒家爭出柳稍旗相國平泉水竹居
吳山花石世間無遊人馬上休回首一半春風在裏
湖雨後林深夏亦秋一葫蘆酒在船頭醉來深入荷
花去卧看青天飛白鷗三賢猶得仰高風冠服鮮殊
氣味同後五百年無繼者桃花含笑夕陽中車魚人
散水風腥雨色涼分柳外晴回首夕陽都落盡忽然
東向數峰明萬樹芙蓉兩蕊宮秋風開遍水邊叢白
墻遮盡紅墻出只見紅墻一半紅酒邊贈朱處士詩
烏帽藍巾白苧裘掃庭終夕共淹留醉中談論心猶

壯老去歌欷淚亦流對客呈詩如獻佛課兒妝橘當
封侯明年好理西風棹重約三吳爛熳遊
葉太白李錢唐人或曰富陽人賈似道當國時行公田
關子兩法民間苦之李上書力詆且獻鈔式以代關
子似道怒竄流嶺南及似道敗赦還而似道亦有漳
州之謫相值於途太白贈之詞云君來路吾歸路來
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與誤
雷州戶厓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
聊贈一篇長短句宋亡入元上書獻鈔式世皇嘉納
遂為至元鈔仕至中書左丞

錢思復惟善錢唐人博學能文章以浙潮賦起名其首
句云維羅剎之巨江今實發源于太末試官嘉之遂
中選蓋其時滿場無知羅剎為浙江者後作西湖竹
枝詞十首有云阿姊住近段家橋瞿元範戲之云此
段家橋創見却與羅剎江不同也瞿宗吉嘗盡和之
云昨夜相逢第一橋自將羅帶繫郎腰願郎得似長
江水日日如期兩度潮又云裏湖外湖波渺茫兩岸
人家多種桑採桑不怕霧露濕惟願朝朝逢着郎大
為思復與許張氏據吳遂不仕退居吳江筒川與楊
廉夫倡和有句云笠澤水寒魚尾赤洞庭霜落樹頭

紅又云漢史丁公那及甯陶詩甲子不書元盡感時
事也
葉居仲廣居仁和人天資超邁才力絕人仕至浙江儒
學提舉築室西泠橋陶情詩酒所著有自得齋集自
題隱居詩欒木栽冠鶴聳輕十年塵土厭飄零小山
舊隱雲封戶大藥新成月滿庭丹井夜交龍虎氣碧
霄春露鳳凰翎西風客舍炎歊淨擬請琴心內景經
仇仁近遠號山村錢唐人元初為溧陽州儒學教授工
詩文一時遊其門者若張雨張翥莫維賢皆有名當
時所著山村集洪武初祀於杭學鄉賢祠其湖上值

雨詩波痕新綠草痕青有約尋芳苦不晴步徑泥深
雙燕濕柳橋烟淡一鶯鳴山園故苑春常鎖泉落低
畦犢未耕十載舊蹤時入夢畫船多處看傾城同段
吉甫泛湖詩西湖春碧淨無泥畫舫朱簾傍岸移寒
食清明初過後杏花楊柳乍晴時從教西日催歌鼓
莫放東風轉酒旗只恐明朝成雨去暗驚濃綠上高
枝同陳彥國泛湖詩斜堤高柳綠連天且繫扁入畫
畫船花事已空三月後湖光還似百年前洛陽園圃
舫詩在江左英雄托酒傳亦欲扣舷歌小海恐驚沙
上白鷗眠陪戴祖禹泛湖分韻得天字詩冉冉夕陽

紅隔雨悠悠野水碧連天山分秋色歸紅葉風約殘
香入畫船鐘鼓園林已如此衣冠文物故依然當歌
對酒腸堪斷倒着烏巾且醉眠和韻胡希聖湖上詩
曾識清明上巳時懶隨蜂蝶步芳菲梨花半落雨初
歇杜宇不鳴春自歸雙塚年深人祭少孤山日晚客
來稀江南尚有餘寒在莫倚東風褪絮衣連作湖山
五日遊沙鷗慣識木蘭舟清明寒食荒城晚燕子梨
花細雨愁賜火恩榮皆舊夢禁烟風景似初秋鳳絲
龍竹繁華意猶為西林落日留秋日西湖園亭詩西
湖一曲百泉過漢漠青山遶梵宮故國園林秋色淨

明朝風雨桂花空銀笙玉笛清歌外畫舫朱簾落照
中人物風光兩相稱兒童遮莫笑山翁陸靜復為圓
詩連繹行春自作期尋芳却笑我來遲三盃雲液花
前酌一曲瓊簫竹下吹滄海桑田非舊日石泉槐火
有新詩山中道士閑於鶴門外紅塵總不知閉君絕
句詩猶前紫蔓金絲草龍角紅垂錦帶花梓澤平泉
易消歇春留富貴與詩家茶甌紗帽慣迎賓不是詩
人郎道人細雨斜陽君莫出綠陰門外有紅塵
高孟升得賜錢唐人洪武間以文學薦授臨安學教諭
陞高州學教授永樂初召為宗人府經歷纂修大典

為副總裁卮閑博洽詩文純雅名重一時所著有節
庵集嘗作錢唐十景詩西湖夜月云共說西湖天下
景秋來有月更奇哉寒波拍岸千金頃灝氣涵空玉
一杯桂子遠從雲外落藕花多在露中開酒船清夜
乘清興絕勝笙歌月往來浙江秋濤云秋滿吳天八
月中潮頭萬丈駕西風雲驅蛟蜃雷霆鬪木擊鯨鵬
渤澥空自古江山誇壯麗至今父老說英雄諸溪近
海徒相應氣勢那能與此同孤山霽雪云山頭白白
六花鋪水面青青一髻孤翠鳳搏雲朝貝闕玉樓擎
日出水壺梅花正好衝寒探竹葉何妨踏凍沽千載

林逋留勝迹總因佳境在西湖兩峰白雲云西湖之
上兩奇峯高入太虛雲氣中華蓋漸迷青縹緲浮圖
時見碧玲瓏陰連海眼龍歸洞影散天心鶴繞空幾
度登臨舒遠眺莫英佳氣盪吟胸東海朝暾云一道
長江接海門扶桑影動浴朝暾銅盤迥立仙人掌金
柱中撐玉女盆出水赤烏啣火躍隨潮白馬挾雷奔
員瞳亦有磯頭老欲効微芹獻至尊北關夜市云北
城晚集市如林上國流傳直至今青苧受風搖月影
絳紗籠火照春陰樓前飲伴聯游袂湖上歸人散醉
襟闤闠喧闐如晝日禁鐘未動夜將深九里雲松云

爲松萬樹總良材九里青雲一逕開雲氣直從天竺
去濤聲長傍海門來人行道上依濃樾子落僧前點
蘚苔山水清暉增偉觀托根元不愧徂徠六橋烟柳
云畫橋六曲繞湖頭最愛晴烟掛上浮淺水籠寒橫
曉霧微風熏暖弄輕柔金梭隱見聞黃鳥錦纜縈紆
出綠舟徧倚赤闌頻注目爲憐張緒舊風流靈石樵
歌云靈石塢頭樵逕連羣樵唱和石頭前猿啼鶴唳
清相似野調山腔近自然木杪綠厓通窈窕竹根灌
澗雜潺湲白雲過處清風發吹入長松勝管弦冷泉
猿嘯云冷泉亭外松千樹時有老猿啼樹間逐侶出

雲風動壑呼兒歸洞月横山曉空惹悵人初去秋入
荷衣客未還清響不同巴峽怨時時嫋嫋和潺湲和
貢友初西湖詩佳趣誰全得閒情自軼羣買舟聽夜
雨立馬看春雲酒伴期相共詩題得屢分西湖天下
景旋句昔曾聞約人遊湖詩明日湖中去先期問畫
船分醪開腸棧裝茗試春泉知己能胥會同心托就
延隄家橋畔柳拂猶看鶯遷
高孟升晚春曲香雨飄紅換新綠雛鶯怨咽參差玉畫
闌墜露泣殘妝遠翠愁山蛾黛蹙勞勞乳燕說烏衣
海天凝雲烟草迷東流若長西日短惆悵花前爲鴻

危繡幕深沉雨聲小夢入神山良夜悄鏡裏韶華又
一年曲渚鷄鳴錦屏曉瞿宗吉春曉曲子規啼罷東
方白香露寒凝海棠梟帳捲流蘇夢乍醒妝慵試樂
宮梅額黃傳燕侶乘風來隔林巧語傷幽懷金錢買
花不論價悄枝斜插雙頭釵曈曨紅日射牕牖粉露
如烟薰翠柳鞦韆媚蹴綵繩閒淵夠胭脂中卯酒二
篇詞調俊逸風致可想也
凌彥翀雲翰仁和人博通經史領至正十九年鄉薦除
平江路學正不赴作梅詞霜天曉角一百首柳詞柳
梢青一百首號梅柳爭春韻調俱美洪武初舉杭州

府學訓導陞成都府學教授卒所著有柘軒集其南
山飛流亭詩山溜冷冷來不竭激成飛瀑散空明虹
霓下飲秋無際河漢西流夜有聲橫劍誰思仙子過
作亭人美老僧清平生慣誦天台賦不記香爐記赤
城重過柳洲寺詩買花載酒憶當年風景依稀最可
憐彭澤有人歸栗里海波何處變桑田聯拳鷺立枯
荷雨寂寞鴉棲古樹烟幾度湧金門外望居民猶說
總宜船西湖漁者詩家住錢唐西子湖釣竿幾度拂
珊瑚扁舟載月歸來晚不覺全身入畫圖
洪武庚申冬彥翀爲人題鍾馗圖云朔風吹沙日欲昧

官柳搖金梅殘葉終南進士佩然起東帶藍袍靴寶
趾手擘硬黃書一紙若曰上帝錫爾祉蝙蝠千恩今
老齒頗指守門荼與壘肯放妖狐搖九尾一聲爆竹
人盡驩明日春光萬餘里題罷擲筆自得不數月辟
書臨門迫脅上路到京竟有成都之行遂成詩讖在
任以乏貢舉謫南荒卒歸骨西湖瞿宗吉作詩送之
云一去西川隔夜臺忽看白壁墨蒼苔酒朋詩友凋
零盡只有存齋冒雨來
楊復初築室南山以村居為號凌彥翀以漁家傲詞寄
之云采芝步入南山道山深兒似蓬萊島聞說村居

詩思好還被惱蒼苔滿地無人掃載酒亭前松合抱
客來便許同傾倒玉兔已將靈藥搗秋意早月華長
似人難老復初和詞云當時承望求仙道那知壽命
如郊島留得殘生猶自好多煩惱塵緣俗慮何時掃
子已成童無用抱醉眠任使和衣倒今歲砧聲秋未
搗涼風早看來只恐中年老瞿宗吉和詞云喜來不
涉邯鄲道愁來不覓沙門島惟有村居閒最好無事
惱吾階竹徑頻頻掃有酒可斟琴可抱長年擬看三
松倒日內靈砂親自搗歸隱早朝廷未放玄真老宗
吉既和此詞而復序云舊譜皆以仄聲起歐公呼范

文正為窮塞主首句所謂塞上秋來者正此格也他
如王荆公之平岬小橋千嶂抱周清真之數日春陰
寒惻惻謝無逸之秋水無痕清見底張仲宗之釣笠
披雲青嶂遶亦皆如是今二公皆以平聲易之特著
此以俟知音爾
彥翀作無俗念詞云等閒屈指算今來古往誰為英傑
耳目聰明天賦予怎肯虛生虛滅去燕來鴻飛烏走
兔世事何時歇風波境界大川不用頻涉空踏遍萬
戶千門五湖四海一樣中秋月正面相看君試取全
體本來無闕空裏非空夢中真夢莫向癡人說須騎

鶴夜深朝禮金闕又蝶戀花詞云一色杏花三百樹
茆屋無多更在花深住旋壓小槽留客醉舉杯忽聽
黃鸝語醉眼看花花亦舞風嬌殘紅飛過鄰牆去恰
似牧童遙指處清明時節紛紛雨詞格清逸一洗鉛
華非騎金鞿玉者比也
莫畏行維賢錢唐人雅尚標致築別業于靈芝之間繞
我杏樹號曰杏園日與騷人墨客遊咏其中時人比
之輞川莊也黃滑詩云旋移小隱傍南峰遶有咸平
處士風山態近人猶偃蹇湖光無雨亦溟濛行春杖
屨時時到臨水軒窗面面通別作新亭供戲劇青帘

搖曳杏花中張輿詩云文園近日復何如杏樹莊西好隱居塵隔不知城市熱門開只見稻麻疎碧窻清晝開評藥綠樹凉風獨枕書喜得江村殘暑退挐舟擬欲到行廬洪武初曾爲杭庠訓導所著有廣莫子稿其祖凝少真人者前元時高士也卒塟棲霞嶺眞邵庵爲之碑記張行中爲之賦詩云相國流芳到棲華隱居湖上對棲霞清遠後洞神仙境幽勝孤山處士家華表秋宵空落月杏莊寒食幾飛花如今獨有雙碑在人物俱非重可嗟

潘時雍錢唐人簡淡力學詩句脫塵號灌園生徐一夔爲之序曰錢唐潘時雍讀書賦詩廉介自將視當世富貴雖非不願欲者使其脂韋取容以僥倖一時卑貧賤而肆志郡城之東二百步而近有地十餘畝古井一區宋華院基也入于居民久矣荒蕪弗治暇日過見之徘徊相度曰是豈不足爲吾生乎既而贖得之除治一畝爲廬用其餘地析而爲畦縱橫數十塍茹菜若干品天稍不雨輒置桔槔井上俯前仰後聲軋軋如龍鳴出井水以灌已則攝衣履循行畦間顧見菜色青青若綠雲覆地喜曰生意若此足矣發其脆美爲其父母妻子供具而斥其餘賣諸市中自以爲常不輟或曰錢唐陸海之府魚鹽蜃蛤之所產羽革竹箭之所生象犀珠玉之所聚街居之民用貧求富于金爲母則子百金百金爲母則子千金萬金若此者家相望也又其地爲金行省丞相治所往時承平丞相守法而已今天下多故丞相承制得自爵祿人卜賢求技苟有以自見不必去妻子違父母跋涉遠道輙致位顯要紆金曳紫翺翔康莊之衢中世以降道德之意泯矣惟聲與利可以驚動世俗子年甚富又居聲利之場不爲彼以取寵榮顯乃爲此何哉時雍曰嘻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所能者我則

不能吾亦豈能枉吾之性以我所不能爲彼之能哉寧自附于農家者流使人稱之曰灌園生灌園生不辭也嗟夫習俗之移人也久矣自今以往錢唐之人不尚貨殖而尚德義不尚奔競而尚恬退不自時雍始乎余固序其出處以爲趨附聲利者勸焉時雍嘗爲一夔賦獨樹軒詩瀟洒幽軒向水開軒前老樹倚雲栽削來倚杖過三匝醉後支頤看百廻風雨欲商龍化去小齋常聽鶴飛來結鄰擬共榮枯事遮莫人知是散材

張行中與仁和檇溪人洪武初上書論時務稱旨授刑

部主事詞翰清麗弟行素略感有文名兄弟友愛所
著有聯輝集行世秋日湖中詩風波千頃畫船開吹
近芙蓉影裏來州捲綠霞翻舞袖斜飛白雨溢行杯
幾宜園冷花無主蘇小墳空草作堆爲借金戈揮落
日秋聲莫向樹頭催湖上分韻得香字詩晴煙雲横
萬里長出門步步是春光近湖酒閣多紅杏隔岸漁
家盡綠楊簫鼓聲寒心自醉綺羅莫冷骨猶香漫遊
不是矜年少竊得閒情似洛陽約可閒老人訪玉藥
圃詩明朝寒食風日晴可閒欲同湖上行先拾玉壺
園上翠却聽瑤石山前鶯茶鎗煩爲試新火杏酪不

須和冷餳君若肯將花逕掃日高相與到柴扃次韻
元宵詩月到中宵午漏深青衫羅薄露華侵鰲洋仙
島春無際人下歌樓醉不禁大地金蓮分夜色上方
玉燭慰民心歸來更有傳柑宴坐列宮釵十二金閨
王立本江上觀潮詩兩月竟違王翰而近閑無事者
胥濤鳳凰相對暮雲合牛馬平分秋水高望去波瀾
接天宇坐令霜雪侵鬢毛江皐頗有逐文學應與論
詩對滴醪江潮詩羅刹江頭八月潮吞山挾海勢雄
豪六鰲倒捲銀河濶萬馬横奔雪嶂高自是乾坤通
氣脉應非神物作波濤吳兒弄險須臾事坐看平流

潛蘭舡行素次韻王志道元夕感興詩沈水香生寶
篆烟九衢車馬正喧闐金蓮徧燭三千界銀甲譙彈
五十絃天上樓臺春靡靡人間風月夜娟娟少年行
樂情懷異絳蠟龍紗六扇聯
逸西皐者元左丞晉曾孫也占籍錢唐工文翰有雅趣
仕行省都事內附後棄官居西湖八十五歲卒張行
中嘗贈之詩云無官貧亦樂有暇趣偏寬身世雙蓬
鬢功名一釣竿透窗蟾影淡落枕雁聲寒猶恐梅開
早扶笻雪裏看又云冠製黃楊窄巾裁阜葛寬仙衣
新鶴氅吟杖小龍竿日短棋消暇風高酒禦寒興來

書數紙稱子已能看又八十古雜能風流事慣曾醉
防醒眼怒老畏少年慣鶴髮垂寬領鰕身倚瘦藤喚
談殊未倦把酒勸山僧子宏洪武初選補杭州府學
生從徐大章年十八陳時政得失 高皇帝悅之試
秋柳賦稱旨吏部奏宏年少賜歸卒業尋以鄉貢歷
教淞江武進宏子端舉進士官刑部員外郎永樂中
扈從北征死于戰
瞿宗吉佑錢唐人學博才贍風致俊朗少不爲其父所
知鄉人張彥復自福建僉校同家瞿翁殺雞具酒待
之宗吉年十四適自學舍歸彥復指雞爲題命賦之

宗吉應聲云朱宗寔下對談言五德聲名五彩毛自
是范張情義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彥復大加稱賞手
寫桂花一枝并題其上以贈云體君有子早能詩鳳
采英英閬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
瞿翁遂携傳桂堂而凌彥冲丘彥能吳敬夫成鄉夫
與爲忘年友一日楊廉夫訪之出所作香奩八詠以
示宗吉宗吉悉和之其花塵春跡云燕尾點波微有
暈鳳頭踏月悄無聲黛眉顰色云恨從張敞毫邊起
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歡云織錦軒牕聞笑語採
蘋洲渚聽愁吁香頰啼痕云斑斑湘竹非因雨點點

楊花不是春廉夫嘆服曰此瞿家千里駒也洪武中
以薦舉授臨安學訓導累陞周府長史所著有存齋
集
永樂間宗吉以詩禍下錦衣獄盱江胡子昂亦以詩禍
踵至子昂以東坡係御史臺獄二詩索瞿和瞿詩云
一落危塗又幾春百憂交集未亡身不才棄斥逢明
上多難扶持望故人有字五千能講道無錢十萬可
通神怎當且共閒僚坐滿炷爐香說善因酸風苦霧
雨凄凄愁掩圜扉坐榻低投老漸思依木佛受恩未
許就金雞艱難飽食慚無補辛苦迴文賴有妻何日

湖船載春酒一篙撐過斷橋西已而宗吉謫戍保安
者十年時興河失守邊境蕭條永樂己亥降佛曲於
塞下選子弟唱之時值元宵宗吉凄然作望江南五
首云元宵景野燒照山明風陣摩天將夜半羊杓插
地過初更燈火憶杭城元宵景巷陌少人行舍北孤
兒偎冷坑墻東嫠婦哭寒檠士女憶杭城元宵景刁
斗擊殘更數點殘烽明遠戍幾聲寒角響空營歌舞
憶杭城元宵景默坐自傷情破竈一盂黃米酒寒廚
一盞濁油燈宴賞憶杭城元宵景淡月伴疎星戍卒
抱關敲木柝歌童穿市唱金經簫鼓憶杭城

宗吉西湖秋泛滿庭芳詞云露葦催黃煙蒲駐綠水光山
色相連紅衣落盡華負採蓮船點檢六橋楊柳但幾
箇抱葉殘蟬秋容晚雲輿鴈背風冷鴛鴦料華筵散
易散愁添酒量病減詩顛況情懷冲澹漸入中年掃
退舞裙歌扇盡付與一枕高眠清閒好脫巾露髮仰
面看青天又西湖四時望江南詞西湖景春日最宜
晴花底管絃公子宴水邊羅綺麗人行十里按歌聲
西湖景夏日正堪遊金勒馬嘶垂柳岸紅妝人泛採
蓮舟驚起水中鷗西湖景秋日更宜觀桂子岡巒金
粟富芙蓉洲渚綵雲斕爽氣滿山前西湖景冬日轉

清奇賞雪樓臺評酒價觀梅園圃訂春期共醉太平
時
宗吉平日著作散亡者蓋不少也暇日得其逸稿律詩
近體共十五篇錄以自適題則天故內詩堪恨當年
武媚娘手持唐璽坐明堂不思儇李方三葉却愛進
花似六郎髮苑荆榛來雉兎故宮禾黍没牛羊尚餘
數仞頹垣在遙對龍門山色蒼秋日書懷詩五窮何
日是歸年幾貫奴星結柳船善價誰求司馬賦癡心
欲借尉遲錢六通未具難成佛九轉無疑謾學仙一
事尚爲今日幸免供徭役爲無田暮春書事詩過墻

新竹翠交加綠樹陰陰噪乳鴉花到酴醿香結局鳥
鳴鶗鴂苦思家煮茶湯沸風聲轉夢草詩成日影斜
零落殘紅青子滿漸看金彈熟枇杷睡起呼童掃落
花石泉槐火試新茶樹林深處蜂王國簾幙陰中燕
子家柳絮乘風投硯水竹枝搖影落帷紗幽居莫道
無官況鼓吹猶存兩部蛙旅舍書事詩過却春光獨
掩門澆愁謾有酒盈尊孤燈聽雨心多感一劍橫空
氣尚存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雞中夜舞劉琨平生家
國縈懷抱濕盡青衫總淚痕邪屋三間白板扉棲遲
四壁嘆多違楊雄投閣功名薄王粲登樓事業非白

髮多同梁燕語青天目送塞鴻歸東門黃犬華亭鶴
舉世無人悟此機清明即事詩風落梨花雪滿庭今
年又是一清明游絲倒地終無意芳草連天若有情
滿院曉烟聞燕語半窗晴日照蠶生鞦韆一架名園
裏人隔垂楊聽笑聲夜凉詩瀟瀟木葉打窗扉又送
新凉入敝帷煩不及時秋後用淡而有味客中詩最
家自愧蘇秦婦交友誰知蔡克兒不寐起來搔首坐
繞庭促織替人悲題伍胥廟詩一過叢祠淚滿襟英
雄自古少知音江邊敵國方嘗膽臺上佳人正捧心
入郢共知聲巳雪沼吳誰識恨尤深素車白馬終何

益不及陶朱像鑄金有感詩世事年來似奕棋可堪
歲月去如馳肉生髀骨英雄老金盡牀頭富貴遲蹈
海莫追天下士折腰剪事里中兒可憐滿眼新亭淚
對泣無人只自悲夏晚納凉詩竹床藤簟晚凉天臥
看星河小院偏雲影恰如衣暫薄月華那得扇長圓
清泉冷浸冰盤果嘉樹香籠寶鼎烟想是高樓風更
爽玉人閒撥十三弦清明賦絕句詩無箇躋蹬在京
華又見東風御柳斜客裏不甘佳節過借人亭館看
梨花泗河道中詩牽牛花碧豆花黃血色蜻蜓點水
忙人在漁村斜照裏數聲短笛隔垂楊齋居觀物詩

蕉葉陰陰芰葉香菖蒲茁短菊苗長夜來知有蝸牛過一道銀光在粉墻出巢新燕傍簾帷乳鴨浮沉水滿陂桑底青虫時節至化爲蝴蝶上花枝

宗吉風情麗逸見之詩篇者往往有歌扇舞裙之興金公素謂之司空見慣者誠然也夏時正修杭州府志得不錄其詩詞而白蘇楊薩偎紅倚翠之篇悉皆見採豈非貴耳而賤目者哉宗吉嘗著剪燈新話一編粉飾閨情假託冥報雖屬情妖麗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間有可采或謂秋香亭記乃宗吉事使其果然亦元微之會眞意也桂孟平讀此書而作歌一

篇語涉諷刺而思致穠縟可誦也其詞云山陽才人疇與侶開口爲今闔爲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將桂子薰言語感離撫遇心怦怦道是無憑還有憑沉沉帳裏晝吹笛煕煕窗前宵剪燈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玉簫倚月吹鳳凰金柵和烟鎖鸚鵡造化有跡尸者誰一念纔萌方寸移善善惡惡皆無失惟惟奇奇將有之夾夫未遑虎爲狗濯足滄浪泥數斗氣寒骨聳錚有聲脫幘目光如電走道人青蛇天動搖不斬尋常花月妖茫茫塵海漚萬點落落雲松酒半瓢世間萬事幻泡爾往往有情能不死十二

巫山誰道深雲母屛風薄如紙鴛鴦宅前芳草長燕燕樓中明月低從來松柏有孤操不獨鴛鴦能並棲久在錢唐江上住厭見潮來又潮去燕子啣春幾度回斷腸殘江落何處還君此編長嘯歌便當酎以金巨羅醉來呼枕睡一覺高車駟馬遊南柯

宗吉漫興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端花與貿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蓋有激而云然也又書生嘆云書生嗜書被書惱居不求安食忘飽微吟朗誦無了期妻怨兒啼鄰里誚東家郎君狐白裘終朝醉眠寶釵樓西家壯士金鎖甲萬里勇斬樓蘭

頭堆金積玉誇豪貴聚居何曾識丁字休言富貴有危機信知文字眞愁具從今投筆復焚書擬學東皐農把鋤晝復若諫兒搖手近來差科重田畝其感時傷事抑又甚焉馬浩瀾感其詩作畫堂春詞云蕭條書劍困埃塵十年多少悲辛松生寒澗背陽春勉強精神且可逢場作戲寧須對客言貧後來知我豈無人莫謾沾巾乃今罷馬之名照耀文苑當年牢落安足嘆耶

王希範洪仁和人永樂間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入翰林檢討與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講主考禮闈

時胡文穆公總裁國史希範因言其書徵處士胡棋于五星聚奎之下若以其祥為祺發者公為祺子疑有私焉且國家文明正不藉此為重文穆公從之而心憾其言尋改禮部主事部之長與詔洪署部印練習稱旨詔作佛曲序洪遜巡不敢應制遂為同列所排不復進用曉得末疾卒著作多散落不存存者殺齋存稿其遊西湖詩紅蓮白蓮開滿湖小娃唱歌開且鄒故人相會能幾度美酒何妨傾百壺雙拳藏鬮握松子萬錢賭勝賽樗蒲暮歸酩酊白馬上誰識山翁非酒徒夏日閒居詩綠竹蒼松引夏涼方塘曲沼

藕花香兩峰獨對空山靜一鳥不鳴清晝長春得細櫂如王子釀來新酒勝瓊漿人生快意能如此何用荒唐入醉鄉

陳士寧仁和人涉獵書史喜賓客與同邑鄭璧夏誠交莫逆如兄弟然皆好吟咏時時同棹湖中狎玩魚鳥蓄古法書名畫彝器相過品鑒有通家好士寧之母與璧之母皆高年奉之均為子行母歿互服緦麻士寧居鹽橋七寶巷中又徙獨山全斯立贈之詩云青字營西小巷幽衡門寂寂思悠悠一生清事無閒日夾徑黃花滿院秋貴帖偶逢官巷口評詩共宿獨山

頭誰知擾擾紅塵裏荷蕢行歌得自由張輅詩云橫溪別業錦雲鄉紅白蓮花薜荔牆百事不關心獨靜孤雲無着興偏長佳人雪藕供微醉童子分茶坐晚凉如此好懷誰解寫詩成還讓孟襄陽

桂孟平衡仁和人洪武中為錢唐學修業齋訓導遷山東轉谷府奉祀卒于長沙所著紫薇稿其送王惟中代屠先生詩秋來忽得桂衡書又報王郎去聽除若有鄉情須記我便生官況也從渠山中歲月三邊鴈客裏饔飧兩餞魚此去上林方校獵要因奏賦識相如蘇李泣別圖詩我生自恨不如死君死誰知更得

生十九年前今日淚都無一點為功名九日陪陳廣文貢有道游伏龍岡新庵詩久客思歸未賜還登高且上鳳凰山空將青眼看重九不見黃花露一斑老境更從天下健僧房常記客偷閒廣文不是無官舍那得清幽似此間春暮詩恐將愁眼看韶華桃李無言日月斜曉白菜肥蠶出火冬青花落燕成家歸田誰復如宿儒入室今惟對影嗟無可奈何聊且睡不勞春夢繞天涯雲濤軒詩高臺圖畫自天開下有軒居亦壯哉雲氣四時多似雨濤聲八月大如雷直看槎泝天潢去莫道舟乘雪夜回擬待他年具舟檝中

流小試濟川才安節堂詩曉節何由得此安阿兒能
孝毋心寬蟾蜍曉餵來江浦絡緯秋聲上井闌松栢
耐於花易過衣裳偏是綵宜看登堂爲爾歌眉壽春
酒香濃奈子方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二卷終

丙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三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刊

才情雅致

王志道遂錢唐人足一跛家貧賣藥文錦坊兼以卜市博究子史百家客至輒談古今滚滚不竭人或以難隱詰之朗如也所著有蘭埜集其徒最高者爲劉士亨其卒也士亨哭之詩云十年負笈遊門下愛我都於骨肉輕才劣豈宜居弟子恩深何以報先生春風麥斷行柯岸暮雨啼殘隔葉鶯賴有詩家衣鉢在後來誰起繼芳聲

劉士亨泰錢唐人號菊莊當景泰天順間隱居不仕詩詞爲一時絕倡所著有菊莊晚香諸集其湖上暮歸詩小艭馱醉路殘花柔綠陰中一逕斜日暮歸來問童子春衣當酒在誰家豐樂樓詩層樓高處宴王孫湖上青山落酒罇三百年來春一夢月明還照湧金門春日湖上詩浴鵠灣頭灩灩過雨聲昨夜漲湖波落梅天氣寒偏峭未許春衣試薄羅步逐東風踏軟沙背人鸞鷺去斜斜兩株紅杏疎籬外知是湖村賣酒家小髮扶處醉骨騰落日寒生半臂綾燕子不來

春尚淺湖陰留得未消氷櫻桃花發向陽枝便覺韶
光暗有期明日重來應爛熳柑千酒聽黃鸝春日
同項宗燮蔣文偉賦詩湖上韶光似酒濃踏花重覓
舊遊蹤東風知我看真景輕約春雲過兩峰約蘇文
定泛湖詩西湖山色兩清奇況是梨花酒熟時盤頓
蘭舟載春去莫教鷗鷺笑來遲與客西湖行樂詩湖
西山水名天下有客乘春作勝遊白騎踏花銀絡腦
青娥舞雪錦纏頭旛幢影裏高低寺絃管聲中遠近
樓如此風光莫虛度人生只合老杭州秋日與客登
寶峰詩踰湖秋晚上方遊蘭棹遙停白鷺洲雲破觚

稜金雀現雨餘涸水玉虹流紫艇裘鶴僧延款綠醑
浮盃客獻酬醉後陶然忘荷鍤疎狂我亦晉時劉春
日與客湖上詩西子湖頭風日佳春衣初試踏晴沙
長堤畫舫依楊柳小店清旗颭杏花笑裏凭闌樓覺
化狂過遍句字敧斜晚來不盡登臨與一路歌聲送
到家泛湖值雨簡費廷用詩濕雲遮斷好峰巒手酒
呼來且盡歡養鴨人家春水滿落梅天氣午風寒君
醒陡覺衣裳薄我醉寧知宇宙寬開却銀箏多少曲
紅樓船上幾時彈西湖秋泛爲費宗裕賦詩湖水酒
秋分外清蘭舟蕩漾入空明香消冷瓣紅蕖墜雪颭

晴絲白鷺鷥老眼看山聊艤棹小鬟催酒不停箏勝
遊豈獨坡儒華落日西風無限情宴集次費宗裕詩
湧金門外新亭好得共羣賢盡日娛白藕褪花秋欲
近綠筠交葉暑全無衣浮爽氣龍投門鏡破澄光鷺
點湖回首鳳城扶醉入漏聲催晚怒銅壺吳山看雪
呈郁士端詩天人剪水落雲端直上危坡縱遠觀萬
竹無聲銀鳳立千峯有勢玉龍蟠已將奇事占蘇黍
更擬清華入肺肝誰倚東風吹短笛梅花初放不禁
寒湖上行春次沈用賓詩巾子峰頭鳥嶺西盤迴曰
石淨無泥鶯吭暖送春聲滑鷺翅晴翻雪影低紅瘦
嚴花飄滿路綠肥湖水受諸溪大家留取金錢百擬

約明朝酒再攜九日遊寶峰分得秋字韻詩共買扁
輿郭外遊登高快我豁吟睇天包滄海欲窮處人立
青山最上頭萬木總含霜露氣一壺併遣古今愁南
來新雁斜如字寫出西湖瀟灑秋
劉士亨次聶大年遊淨慈寺詩云步躡苔磴翠層層方
外幽尋我最能虎熟不驚圓社客鷗閒常送過湖僧
支那踏遍無雙寺臨濟傳來有一燈話久頓忘饑渴
想持懷清似玉壺氷時書此詩於壁間按察使黍和
曾蒙簡見之笑謂祭采曰如此背清我輩不及也聶

大年嘗有寄士亨詩云一樹櫻桃鳥啄殘麥秋天氣尚輕寒錦簽曲箔桑初盡燕補新巢土未乾囊裏古今閒自檢鏡中華髮老羞看花時不共劉郎醉辜負東家芍藥欄

徐伯齡嘗言劉士亨詩諸體皆備其詠東坡赤壁圖云黃州遷客氣如虹夜放扁舟吊兩雄東下火攻吳卒銳北來水戰魏師空白沙折戟荒涼外綠酒芳尊感慨中爛醉不知天地老江流終古浩無窮有少陵氣象致晚春漫興云單羅初試怯春風金鴨香銷翠被空江燕低翻三寸黑海棠微褪一分紅酒因睡淺醒

難解詩爲愁多句未工晴日漸長兒女倦鞦韆閒在曲欄東自言當與楊眉庵孟載頡頏題芍藥云綠陰庭院已非春紅芍翻堦露朶新綽約嬌姿誰得似天風吹下衛夫人可與李義山酉陽並駕其詠黃菊云芳叢燁燁殿秋光嬌倚西風學道妝一自義熙人採後冷烟疎雨幾重陽有慨古傷今之意其秋葵云露華燁燁照秋林誰把紅芳賭博金白露不凋霜不剪也知中有向陽心有林下憂國之意愚菊云自是中黃第一家爲來時節傲霜華如何秋色無人管移向籬香道士家蓋自況也

陸元偁昂錢唐人號清溪博雅嗜吟詠少遊蜀莊之門同列率罕及之嘗作宮詞云自捲珠簾放燕歸六宮春盡亂紅飛從來艷色多傾國願得君王寵李稀梅花絕句云春到南枝與北枝花開的皪照寒漪何人似解相憐意不把東風玉笛吹凡作宮詞皆寫幽怨之私而清溪乃終致規諷詠梅花率用吹落事而清溪宛轉護惜無忌刻之情可為得詩人溫厚之旨矣所著有吟隱涉趣窺豹錄若干卷

馬浩瀾洪仁和人號鶴窻善詩詠而詞調尤工皓首韋布而含吐珠玉錦繡胸腸褒然若貴介王孫也嘗題

許應和松竹雙清扇景詞云剪蒿萊曾將雙翠親栽旋添成園林佳勝依稀嶰谷徂徠鳳飛過文章燦爛蛟騰攫鱗甲硜璁劃節題詩收花釀酒頻拈香粉袖枯苔無人識棟梁之具嘗為之才陰亭臺儘多風月清無半點塵埃等期截六藝連舉巢堪托孤鶴時來色瑩琅玕脂凝琥珀笑他門柳與庭槐蕭郎去畢宏已老誰富寫生才君看取歲寒三友只欠梅開蓋多麗詞也許東溟以為可追蹤康伯可可謂信然又題梅花江城引云雪晴開霽殘節扶梁西湖訪林逋湖上天寒草樹盡凋枯忽見嶺頭花光照眼傑格調玉肌

膚夜空雲靜月輪孤巧相摹海濤圖時聽枝頭咽哳
翠禽呼紙有明珠三百琲知似得此花無清氣逸發
瑩無塵想又題許東溟小景昭君怨云路遠危峰斜
照瘦馬塵衣風帽此去向蕭關向長安便坐紫薇花
底只似黃粱夢裏三徑易生苔早歸來言有盡而意
無窮方是作者徐伯齡言鶴總與陸清溪皆出菊莊
之門而清溪得詩律鶴總得詞調異體齊名可謂盛
矣
馬浩瀾西湖十景南鄉子詞蘇堤春曉云烟樹帶鶯啼
催得紗牕月漸低金鎖嚴城門四扇開齊縹緲樓臺

影尚迷已有玉驄嘶花露香塵踏作泥可是尋芳人
起早相携占斷風流向此堤平湖秋月云月似白蓮
浮水似瑠田綠禾流開憶何時曾勝賞中秋一瓣芙
蓉是彩舟風露冷颼颼水月仙人跨玉虹笑道西湖
元有對瀛洲却在蓬萊欲盡頭花港觀魚云小港傍
湖滑花影中間戲錦鱗識放生池有禁收綸水暖
殘香十里春花憶上龍猶隔千山與萬津好向碧
波深處去藏身無數花前憶鲙人柳浪聞鶯云翠浪
湧層層千樹垂楊颺曉晴兩箇黃鸝偏得意和鳴嬝
奏笙簫與鳳笙金彈莫驚正是闌舟送客行似惜

春光如畫裏閒情欲別頻啼四五聲三潭印月云潭
水碧涵天冷浸中宵皓月圓寫出嫦娥真面目嬋娟
絕勝瑤臺跨鳳仙潭底是龍淵翠户珠宮玉作田神
物也就良夜景蜿蜒抱得明珠喜不眠兩峰插雲云
萬仞碧嶙峋華蓋陽明比未能名作擎天雙玉柱相
應絕頂三更見日升聞說住山僧上界儒人喚得膺
待我秋清遊興動須登試到青雲第一層南屏曉鐘
云金磬罷冷冷風裊鯨音出翠屏柳外高樓花底户
聰扃却似楓橋半夜聽僧已了殘經香斷熏爐月滿
庭百八寶珠閒掐遍聲停老鶴松間夢已醒雷峰夕

照云高塔聳層層斜日明時景倍增常是遊湖船纜
晰壽登看遍千峰紫翠凝暮色滿鄉稜留照溪邊掃
葉僧鴉背分金猶未了生憎幾處人家又上燈麯院
風荷云麯院水風涼萬柄高荷掩鏡光露挹翠盤何
所似瑤漿瀉下波心水亦香花底浴鴛鴦五月西湖
錦繡鄉畫舫採蓮誰氏女紅粧唱得歌聲最惱腸斷
橋殘雪云雪霽畫闌橋銀背鯨鯢不動搖題柱相如
閒袖手無憀錯認梅花昨夜飄步步踏瑤瑤猶勝山
僧立到腰紅日漸高風漸暖旋消添作皆波送畫橈
湖上虞美人詞草芽柔軟花嬌婉日淡香風暖西湖

無處不風流何況松間蕭寺柳邊樓六橋東畔孤山路小小凌波步翠裙深掩鳳頭鞋臨到登舟雙手挼金釵又小重山詞新水溶溶拍畫橋橋邊千樹柳綠絲飄杏花香豔海棠嬌知人悶春意故相撩湖裏木蘭橈湖堤芳草軟玉驄驕酒旗撩亂鬧花招愁多少來向此中消

馬浩瀾著花影集自序云予始學爲南詞漫不知其要領偶閱吹劍錄中載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問曰吾詞何如柳耆卿對曰柳郎中詞宜十七八女孩兒按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

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緣是求二公詞而讀之下筆略知蹊逕然四十餘年僅得百篇亦不可謂不難矣法雲道人嘗勸山谷勿作小詞山谷云空中語耳予欲以空中語名其集或曰不文改稱花影集花影者月下燈前無中生有以爲假則真謂爲實猶涉虛也今漫摘數首以便展玩云其商調少年遊云弄粉調脂梳雲掠月次第曉妝成鸚鵡籠邊鞦韆牆裏半晌不聞聲元來却在瑤階下獨自踏花行笑摘朱櫻微揎翠袖枝上打流鶯行香子云紅遍櫻桃綠暗芭蕉瑣窗深春思無聊雙飛燕懶百囀鶯嬌正漏聲遲簾影靜篆香飄借月前宵病酒今朝有誰知簪玉微銷封題錦字寄與蘭翹恨樹重重雲渺渺水迢迢春夜生查子云燒罷夜香時獨立簾兒下真箇可憐宵一刻千金價啼痕不記行暗滿鮫綃帕蝶宿牡丹叢月轉鞦韆架春日海棠春云越羅衣薄輕寒透正畫閑風簾颺繡無語小鶯慵有恨垂楊瘦桃花人面應依舊悵那日擘蕖時候添得暮愁牽只為秋波溜鳳凰臺上憶吹簫云淡淡秋容澄澄夜景娟娟月挂梧桐愛簫聲縹緲簾影玲瓏彩鳳啣書未至玉宇淨杳霧空濛涼如冰翠苔凝露琪樹吟風匆匆年華暗換

嗟舊歡成夢芳鬟飛蓬想清江泛鷁紫陌遊驄應念佳期虛負賸素彩感既相同凝情久誰家搗衣砧杵丁東青玉案云平川渺渺花無數明鏡裏孤舟度花下美人和笑顧問郎莫似乞漿崔護別久來何暮盈盈羅襪凌波步眉月連娟鬟如霧人世光陰花上露歡郎休去再來須誤個是桃源路中秋鵲橋僊云不寒不暑無風無雨秋色平分佳節桂花香散夜凉生小樓上簾兒高揭多愁多病那憂閑悶玉鬟紛紛成雪平生不作負恩人惟負了今宵明月九日金菊對芙蓉云過鴈行低鳴蛩韻悲紛紛葉下亭皋向庭

看菊飈館題糕依然賓主東南美勝龍山迢遞登高
繡屏孔雀金燈螃蟹銀甕葡萄痛飲鯨吞波濤笑百
年春夢萬事秋毫問臺前戲馬海上連鰲當時二子
今安在乾坤大容我龍豪四絃裂帛雙鬟舞雪左手
持螯梅花東風第一枝云餌玉餐香夢雲情月花中
無此青鸞儼然姑射僊人華珮明璫新整五銖衣薄
應怯瑤臺淒冷自驂鸞來下人間幾度雪深烟暝孤
絕處江波流影顛領也春風鉛粉相思千種關愁聲
聲翠禽啼醒西湖東閣休說當時風景但留取一點
芳心他日調羹金鼎落花滿庭芳云春老園林雨餘

庭院偏惹蝶駭鶯猜萬紅皺白狼藉滿蒼苔正是愁
腸欲斷朱箔外點點飄來分明似身輕飛燕扶下避
風臺當初珍重意金錢競買玉砌新栽更翠屏遮護
羯鼓催開誰道天機繡錦都化作紫陌塵埃紗幌裏
有人憐息無語托香腮
馬浩瀾有續遊僊詩百首其序曰唐進士曹堯賓作遊
僊詩飄飄有遺世獨立之志每風清月白之夜輒歌
數篇既而就枕必夢僊界覺而紀之以詩數凡百篇
今摘其佳者云玉版金花擱韜箋朝來次第散羣仙
紫皇勅遣謄真誥第一人書第一篇己幽橘裏賭碁
還暗憶嬴時笑解煩兩袖玉塵三百斛拋為瑞雪滿
人間白榆歷歷見新栽沾沐天家雨露來下界有人
分指點南箕北斗更中台養馴蒼鹿放蓬山走入烟
霞喚不還明日羣中尋却易七星符在頂毛間催花
雨後步天街隨步香雲不涴鞋見牧麒麟成陣過角
端都挂小金牌玉案珠簾翡翠屏焚香夜誦蕊珠經
月明鸞背飛瓊過小駐花陰帶笑聽五銖衣薄不知
寒玉洞青春已半闌肌骨非因惆悵瘦惜花那忍摘
花餐河西昨夜見牛郎說道天田未大穰八萬三千
修月戶多將玉屑當乾糧雲軿昨夜到瀛洲洲在蓬

萊欲盡頭莫信麻姑清淺說茫茫積水接天流侍兒
扶上紫鸞車一笑相逢萼綠華今夜蕪城好明月無
雙亭上看瓊花
莫仲瑛瑤錢唐人號梧隱晚號擽壽隱居西湖與菊莊
為詩酒友嘗見其讀史三首其一曰五胡存雲擾晉
宇如瓜分修蛇與封豕乘時肆妖氛茁彼池中蒲雄
姿蓋世間投策渡江表目中無晉君兵威奮烈火玉
石將俱焚世無魯連子誰能為解紛謝傅運帷幄子
弟將中軍戰血漂淮水殺氣凌浮雲遂令軒冕士不
污犬羊羣偉哉流水捷可方城濮勳吁嗟謝安石後

世之桓文彼哉清談華祿祿何足云其二日趙宋世
忠厚養士三百年時危不負主緊彼文狀元勤王伕
大義擐甲相周旋皇天不祚宋白日沉虞淵草甘珠
璧碎不爲瓦礫全碧血濺燕市精光上燭天嗟嗟我
生晚不得爲執鞭手持竹如意擊碎空山巖亀兮渺
何許涕泗悲茫然其三日捐生固不易處死尤爲難
孰知龔勝後乃有謝疊山江東一潰散跋涉何間關
嘔閩苦物色國破家亦殘偉哉烈丈夫矢死無生還
微身豈足惜大義不可奸忠孝亦何物古今稱大閑
耿耿浩然氣上摩霄漢間誰謂首陽高有志能躋攀

至今百世下清風激懦頑我讀三上書凜然毛骨寒
當時祿將士胡能不厚顏又嘗瘧疾甫得葉丈甫贈
以碧霞丹服之愈作詩以謝云丹有碧霞者燁燁色
青銅當其修合時至理妙無窮朱玄列南北龍虎環
西東煌煌勾陳主黃婆居其中丹成秘金匱什襲嚴
緘封我衰因瘧疾鍼砭無全功一丸納玄牝百骸潛
流通沉沉煩惱寬灑然濯清風五行復正氣四體返
沖融夜夢青衣神化爲雙王童揮斧奮來往直上泥
丸宮瘧鬼[illegible]巢穴爲之空宛如狐鼠輩膽落御
史驄覺來一呵欠色澤神亦充何當獻九重四海濟

痰瘧
沈彥博約錢唐人以邑庠生初爲靖安司訓陞福清掌
教平生以詩名聞湖海間嘗以詩寄劉菊莊云驊騮
踊青雲文豹隱玄霧出處固有時遭人安所遇念子
富詩書久抱經濟具陸沉閭里閒悠悠常韋素春風
湖上吟夜月松陰步幽懷頗相同無由展良晤浩歌
伐木章引脰徒延佇相期各努力愼勿歎遲暮明廷
正需賢行看造鵷鷺
劉邦彥英錢唐人號賓山善詩翰當成化間隱居不仕
遨遊湖山名振遠近其暮春陪陳太常西湖宴集詩

六橋柳色翠迷津畫舫移遲送酒頻醉眼不知三月
暮賞心又度一年春[illegible]偕歌板燕蹴輕花墮
舞裀年少莫將行樂恨座中半是白頭人同客過湖
邊轉船近黃妃塔下灣歲月秪隨華髮改烟波空付
白鷗閒當歌不耐傳觴促獨倚寒沙照醉顏載酒過
詩山遶重湖寺遶山天留圖畫在人寰路從鳥相林
湖詩寒食清明次第來紫苞紅萼裛池臺東風似與
人商略最好花[illegible]最後開船頭手酒甌雙相坐聽黃
鸝湫睨酣湖上有山山有寺人生只合老江南與吳
西[illegible]西湖飲別詩有約來登湖上亭一天詩思集疏

橋東風草色鷗邊綠落日山光島外青紅袖舞來花欲笑銀罌倒盡客忘形抱琴行樂吾儕事莫待蕭蕭兩鬢星春興詩一天微雨送清明歲歲逢春不快情近水人家多養鶴依山樓閣早聞鶯子期不用黃金鑄頻駟空嗟白髮生惟有東風一尊酒朝朝和對樂聞傾答姚公綬詩三載無書托便鄰東雲北樹繫離愁平生圖史淹清宦到處湖山結俊遊笑我多方癖蠟屐尋君幾度趁漁舟從來出口皆奇句未許專誇趙倚樓次韻姚公綬舟中夜話詩銀燭掀杯對奕棋烏絲蠻紙更題詩月明鄰舫人眠早鼓絕江城漏下遲曾飲蟬老屏首樂放懷偏笑虎頭痴朝來欲別應難別未了山中筍蕨期吳興丘天祐寄劉邦彥詩慚愧無瑤報木桃論文惟覺醉醇醪昔年公幹名先重今日相如賦最高酒畔吳歌紅綠毯袖中草草紫霜毫風流更在諸公上日日題詩付薛濤

張天錫錫錢唐人號海觀天才拔萃文雄一時然落魄不羈縱情詩酒領天順壬午鄉薦授山西山陰縣教諭解官南還湖山諸奇名勝之燕集迨無虛日鯨吞海吸青樓紅粉爭相承迎人以鐵崖方之所居為回祿所燬作四六短疏以干知識云秋風破我屋尚興杜老之悲烈焰燬高堂寧免張生之歎雖云天地為家人世本同旅寄其如四海空囊此身無所依棲昔也鵲居雖拙猶可歌於斯笑於斯今也鳥巢既焚正謂破我家取我子不能進不能退又類觸藩之羊無以居無以處真是喪家之狗胡開口的柳宗元纔道黔廬猪居之是賀沒巴臂的陳去非反說祝融回祿之意佳又不是吳新宮何必問宋禕竈食於心者自昔諺云天火破我膽者于今不見人烟五株柳樹燒成炭三徑黃花化作灰反風滅火之人久無焦頭爛額之客安在夫往者不可諫固謂甑已破矣來者猶

可追須知焉取新焉所恨者五車書當不得棟梁入韻賦更難文磚尾作金石聲文章可憑管城子與土木工事業須仗孔方兄然釋道尚有化緣儒家豈無布施況彼蓋三間殿造七級塔費無限錢不過徼福來生何如助數兩銀捐幾錠鈔幹有益事可以揚名今世老和尚只化凡夫老癡儒惟求達士曾聞晉將軍為戴逵造室頃極富饒宋丞相為康節買居務期窮廣何昔賢之好事豈今日之無人敢希輪奐之維新聊藉土茨之苟合笑狡兎巧營三窟念鷦鷯志在一枝伏願用財於當行施德於不報歡喜心大家齊

發安寧高小子必成使我春誦夏絃勝彼朝鐘暮鼓
貯清風明月於無窮藏奇書異畫於不朽是所望也
推善圖之不數月而新居落成所構有望海亭見山
樓育魚軒等數十間前輩之風流俠義可想也
張天錫才華灑落跌宕不羈不經意語往往動人一日
與客遊湖客指魚叢索賦天錫應聲曰誤入在泥沙
青山是故家無心棲燕雀有意戀魚蝦春到萍爲葉
冬來雪作花莫教張子見錯認是槎
張靖之寧海寧人號方洲景泰天順間爲給事中有名
奉使朝鮮圖朝鮮之人雅重之集所著作爲刻皇華

錄成化初忤權要出爲汀州知府無何引疾歸田雅
好山水嵗率一舟至杭州至輒攜親朋出遊西湖訪
孤山吊岳墳登天竺緜舟蠟屐隨意所之興至呼筆
大篇短章頃刻立就又善丹青所著有方洲集其秋
日遊紫陽庵詩石級清懸絕薜蘿洞門深敞野人過
霜林葉盡翠峯出風岫烟開夕照多誰躡白雲尋鶴
蛻自攀蒼壁寫樵歌登臨日少歸期促白髮青山奈
老何遠飛來峰詩舞袖翔鸞勢薄天巖崖空敞欲飛
懸詩窮翰墨還難盡畫絕丹青趣不傳浪說此中曾
見佛却疑深處可通仙冷泉亭下西風緊晚借山房

一醉眠翠擁螺擬玉作堆一峰孤絕似飛來龍翔北
海蒼鱗重鳳落西湖錦翼開兒斧鑿穿生混沌神鞭
驅出小蓬萊石門陰洞知多少欲借丹梯上紫臺九
月初八日霜降同友人遊靈隱三首秋日秋山景色
微秋來風景辭人稀泉迴金水清偏冷峰出飛杯峻
欲飛黃葉下封遊客路白雲閒護定僧扉人生晚節
須當惜暢飲何妨醉夕暉昨夜開榆有降霜客邊明
日是重陽心驚衰鬢添新白眼見寒花是舊黃投老
怕逢凋落後登高先盡笑歌狂明年聚散何須計共
擬藍田作醉鄉落日蒼茫石磴斜隔林鷄犬是誰家

烟嵐濃似催詩雨霜葉嬌如笑客花樹裏寒聲分澗
水天邊晚色過山鴉登臨未盡悲秋興回首嚴城起
暮笳遊三茅觀詩賈評茅君觀裏遊東風花鳥醉滄
留丹丘嵗晏羽人老碧草時芳蕙晚秋村郭半山雲
不斷江湖夾地水通流無端却似催詩雨吟得悲風
滿樹頭木光山色雜烟霏綠淥清浮碧四圍籬菊有
霜人釀酒江風吹雨客添衣閒中宴會時非偶老去
交游日漸稀安得良工圖畫去相看日月叙嚴扉遊
淨慈寺詩爲愛湖南第一山尋春還自六橋灣峰巒
影落空青裏樓殿香生暖翠間乍到只疑天路近因

過聊借竹房閑醉中不記歸時晩笑駐肩輿待月還
遊紫陽宮詩三月吳山錦繡林清遊聊借此登臨草
深危磴留迂步花落閒庭入醉吟杜曲文章愁聞絕
山陰人物夢招尋青春正好家園近未覺風光負壯
心吳山春望詩東風吹雨百花睛獨立鰲峰醉眼明
樓閣矗天山擁寺江潮環地水通城中原故友浮雲
散南宋諸陵草蔓平日暮長歌下山去靡無滿地伴
人行留題瑞石山房詩風定雲開四壁虛萬峰深鎖
地僊居自疑秦帝停車處人說媧皇補煉餘夜靜龍
光穿戶牖春深鍾乳落庭除令威去後玄關閉猶有

山靈守故廬登雲居絕頂詩半村半郭吳山路輕暖
輕寒上巳天梅影過城湖曲寺櫓聲歸浦柝東船舊
遊詩酒添新客今日風光似去年清賞未闌幽思發
亂峰斜日起蒼烟題虎跑寺詩蒼苔白石路盤迴林
谷藏春一徑開山勢北連三竺去泉聲西自五雲來
春殘野衲和松老風靜閒雲伴鶴回遊賞漸多題詠
扁不知誰繼子瞻才題石屋詩幽尋隨路問山樵落
日催人酒未消懸壁有銘鐫往事老僧相見說前朝
月燈夜落松烟暝雲幕秋虛竹露飄勝境難逢時易
過重來不用鶴書招遊寶所塔詩四首負郭巖屏敞

石磴上方門逕遶層巒樓觀海日夜先曙竹引湖風
夏亦寒林外歌聲樵出谷水中人影釣揚竿何當雪
月烟花候來共山僧信宿看其二會共湖山作主賓
交歡幾許別離頻東軒長老非生客西郭先生是故
人黃葉斜陽蕭寺晩綠蕪清渚斷橋春幽期美景長
相背寒暑與憐白髮新其三懷陳彥章去歲霜晨集
上方今年仍扣遠公房青山不改故人眼碧草欲枯
吟客腸林借清秋烟亦爽樹涵春暝葉都香為誰獨
倚危闌立感興無詩憶子昂其四非為逢僧得暫閒
荷花早已退朝班雪堂擔蓋多臨水巢屋琴尊不下

山揚白花飛春鳥亂冬青樹老暮鴉還傷心往事休
重省千古興亡落照間蘇堤春曉云楊柳滿長堤花
明路不迷畫船人未起側枕聽鶯啼平湖秋月云風
靜片雲消寒波浸涼月疑有夜吟人推蓬落楓葉花
港觀漁云圉圉復洋洋莢青露藻香前湖漲水戲誰
解步濠梁柳浪聞鶯云藜杖甜蘇灣風溫翠濃聞鶯
聞雙語鳥如在畫船間三潭印月云片月生滄海三
潭處處明夜船歌舞處人在鏡中行南屏晚鐘云幽
夢忽驚覺隱城方向晨看花春起早已有曉粧人兩
峰出雲云南峰雲乍稍比峰雲欲雨中有化霖人高

眠兩峰裏雷峰夕照云爽朗忽蒼茫山高易夕陽百
年歌舞地消得幾昏黄麯院風荷云凉氣度方洲香
來水正流時聞採蓮曲不見採蓮舟孤山梅雪云春
意遍溪橋寒香閉蓬戶山人不出門驛使在途旅
徐延之伯齡錢唐人號鶴冠道人博學强記洞曉音律
工樂府嘗雜集瓷甌數十枚考其音之中度者奏曲
章茶頃而協所著有蟫精雋二十卷嘗薄遊蘭陵
會邵文敬陸廉伯周克容龔忠夫吹笙鼓琴爲樂一
座盡傾遂聯句贈之云機爐清夜炙銀簧邵儒律和
鳴學鳳皇周應節低昂吾欲舞陸倚歌談笑客成狂

龔重華一去空思往陸周雅無傳兢補亡邵老大忽
逢王子晉周纔山回首月蒼蒼龔邵文敬復聯以聽
琴詩云坐圖香柱石堂寒未覺絲香變後殘飛燕舞
衣翻玉腕老鮫珠淚滴冰盤雲生桂嶺兼春雨風入
涇原撓夕湍有客思歸正惆悵關山月白路漫漫末
句蓋以伸別意也陸廉伯贈之詩云一曲清商思不
堪冷然如對古人談春明綵鳳初辭穴夜冷游魚更
出潭塵壁無絃惟種柳芳林有客候攜柑臨岐欲問
將歸意安得微風日自南周克容贈之詩云標度飄
然物外情行蹤到處飲香名一床流水伯牙操滿耳

清風子晉笙文字寡修人盡服古今成敗論皆傾可
憐當道諸卿相不把封章爲賈生項之延之言歸周
克容贈之詩云塵機鞅掌我何堪喜對徐卿一笑談
踪蹟半生三竺寺品題多付百花潭脂香出釜椒燔
臉杏色盈缸酒釀柑明日攜書歸舊隱孤山佳趣勝
終南應伯和云年少才情萬事堪倒傾三峽此雄談
寒雲孤鶴依空谷秋水長虹卧石潭行色遠迷吳苑
樹華燈歸試武林柑春風更有西湖約重聽笙歌醉鷲
嶺南朱懋陽和云誰謂嵇康康不堪客逢樂廣共高
談玉笙有譜鳳鳴囿寶劍騰光龍出潭書罷不須臨

晉帖飲餘常得破霜柑西湖回首經時別知有清名
在斗南皆一時名筆也
夏時正正成化中以太常寺少卿致仕布政使甯良等
作西湖書院聘時正主之四方文學雲集時正嘗作
詩篷湖中隨風往來作四時詞云放棹蘭汀杜若洲
有詩不用錦囊收儘教拋擲東風裏逝水飛花處處
流詩成倚棹復咿唔棹爾風荷躍錦鱗老去都忘纈
芳意放歌何處採蓮人解纜朝辭學士灣湖中畫舫
不勝秋白蘋風起回汀晚泊在蘆花淺水頭霜清石
出水消波景澹烟融入棹歌不是灞橋驢子上滿身

風雩奈詩何
方思道豪開化人正德間刑部郎中跌宕不羈雅好山
水居湖最久嘗築室于石屋號齊樹樓少師夏公謹
時為都諫贈之詩云錢唐西湖好林麓白石清泉縈
修竹吳山有樓出木杪勝處憑高此其獨棠陵野客
善題詩彩毫落紙無停思偶爾登臨興豪發直欲歷
覽搜神奇日日出遊湖上寺有時醉卧湖船裏風流
不減李太白氣岸真同杜子美倚闌拍手一長歌白
雲飛起青山多石林夜雨泣魍魎湖江秋濤鳴黿鼉
胸中萬疊烟霞癖不受人間一塵迫只有看山眼最

青無奈憂時鬢先白樓中把酒送飛鴻酒醒夢回滄
海東江霞遙映上天竺海上正抱南高峰客來時出
袖中草江山大半收文藻何日相携齊樹樓煩君更
述同遊稿
西湖題詠見於古今者裒之無慮千首而短章孤詠散
載冗籍者往往可誦試舉其佳者如武塘姚允言早
春過西湖詩西子湖頭得早春淡烟微雨暗湖濱柳
枝尚短不香木梅葉未開先可人老境正憐諸事懶
風光無奈一番新晴來且整登山屐遮莫鶯花笑客
貧吳興畢天祐遊西湖三竺詩西風衫袖拂烟霞小

驕昇來穩似車三竺山藏金粟影兩峰天落紫蓮花
殘雲落日將軍墓鶴怨猿啼處士家惟有湖頭春色
在紅船烏榜載琵琶又錢唐懷古詩鳳凰山色老秋
風萬戶笙歌落照中錢甲屯江潮不上天星落海地
俱空東南都會衣冠古吳越人家水土同惆悵錢唐
江上月年年荊棘照遺宮嘉善姚廷輔遊西湖詩何
處能消白晝閒西湖佳景畫圖間尊前醉客不在酒
眼底可人誰是山十里香風花藹藹六橋春色草斑
斑雷峰塔畔詩成後載得笙歌薄暮還嘉禾懷用和
遊西湖次姚桂巖韻詩偷取紅塵半日閒朝來移席

水雲間歌抽象笏敲烏几醉倩蛾眉倚玉山水檻暖
烟催柳色石橋春雨過苔斑紅舷落日遊人散載得
光風霽月還嘉禾姚公綬自錢唐門抵浙江驛望西
湖諸峰詩不見湖山已七年湖光山色雨依然青鞋
自踏芙蓉露畫槳誰衝翡翠烟目斷蘇堤新柳外僧
歸竺國舊峰前丁寧春勿堂堂去有待重來醉管絃
朱燮西湖詩萬戶烟消一鏡中水光山色畫圖中
瑠樓燕子家家雨錦浪桃花岸岸風畫舫舞衣凝暮
景繡簾歌扇露春紅蘇公堤上垂楊柳尚想重來試
玉驄湯仲友西湖詩山色湖光步步隨古今難畫亦

難詩水浮亭館花間出船載笙歌柳外移過眼年華如去鳥惱人春色似遊絲六橋幾見輪蹄換取樂莫辭金屈巵嘉禾李孟昭題豐樂樓圖詩錢唐城郭帝王州勝槩千年尚有樓南浦雲開珠箔曉西山雨歇畫闌秋玉人歌舞成春夢芳草王孫非舊遊物換星移餘事在蕭條殘壘不勝愁又西湖夜宿詩蹇驢衝雪併烏紗夜醉西湖賣酒家十六吳姬吹鳳管捲簾燒燭看梅花陳雝過葛嶺懷古詩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酒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岑琬錢唐偶成詩畫舫行春醉欲迷湖光好在古

城西不知侯國人何在楊柳東風烏自啼清江俞行之西湖詩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畫船歌舞為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樹淡烟猶鎖亂啼烏方虛谷湖堤雨中夜歸詩夜雨昏昏欲雪天數家燈火北山前鄉心認作桑麻路忽有湖船奏管絃徐秋雲西湖詩涼洗冰壺壓兩峰鏡鸞無地貢驚鴻芙蕖池館鴛鴦雨楊柳樓臺燕子風玉遂度雲聽似夢畫圖浮水望如空斗牛已屬乘槎客何處凌波第一宮楚石和尚曉過西湖詩船上見月如何呼愛之且復

留斯須青山倒影水連郭白藕作花香滿湖仙林寺遠鐘已動靈隱塔高燈欲無西風吹人不得寐坐聽魚蟹翻菰蒲又贈錢唐張克正詩酒酣合奏琵琶箏無限春光付後生織翠裙新驕野服困牛島大慶琢京潤松錯落千尋餘山草扶疎四寸莖頗憶江南風物否綠楊影裏畫船橫陸孟昭初夏遊西湖諸山次韻詩山寺迢迢湖水東樓臺高出翠微中自慚投社非陶令却羨能詩有遠公花氣暖浮千嶂雨松聲涼灑一欄風穿林雅底多麋鹿十里平坡碧草豐姚公綏西湖春曉歌湖水湖烟濃淡裏曙光遙逐春風起

不知山有幾千峰樹色相連又幾重橋通四百八十寺一一相間青芙蓉樓船檣未載簫鼓日高處處添歌舞仁和張子與西湖詩誰為鴻濛鑿此破湧金門外即瑤池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今古有詩難絕唱乾坤無地可爭奇溶溶漾漾年年綠鎖盡黃金總不知開州王崇慶為南京戶部尚書慕西湖而未至也作四絕句杭州原說西湖景今望杭州却在吳臣妾萬方稱久化太平　天子握真符青山碧水來盤古霽月光風屬賞音千古繁華何足道且與雲鳥一論心畫船簫鼓未須闌先問忠貞武穆墳

草木有皮仍向主錯教美貌說昭君江山好景幾廵
遊尚慮逃亡百姓愁但願萬年　明主壽會當四海
永歌謳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三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四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刊

方外玄蹤

杭州稱教者宗天台之教始於智者大師大師名智顗字德安當梁陳時自荆州華容縣來天台山佛隴峯開山宗旨遠近從之乃建寺曰修禪在昔如來因菩薩以普門不現而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大無小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教亦陵夷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摧邪制諸外道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慧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岳慧思今稱南岳祖師者是也當時教尚簡略不能廣被及智者承之乃開止觀法門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明則照照則一矣此止觀之所由作也智者之在當時學者仰之為指南其視天台儕輩之

洙泗也
杭州內外及湖山之間唐已前為三百六十寺及錢氏
立國宋朝南渡增為四百八十海內都會未有加于
此者也緇僧之派有三曰禪曰教曰律今之講寺即
宋之教寺也嘉定間品第江南諸寺以餘杭徑山寺
錢唐靈隱寺淨慈寺寧波天童寺育王寺為禪院五
山錢唐中天竺寺湖州道場寺温州江心寺金華雙
林寺寧波雪竇寺台州國清寺福州雪峰寺建康靈
谷寺蘇州萬壽寺虎丘寺為禪院十剎以錢唐上天
竺寺下天竺寺温州能仁寺寧波白蓮寺為教院五

山錢唐集慶寺演福寺普福寺湖州慈感寺寧波寶
陀寺紹興湖心寺蘇州大善寺北寺松江延慶寺建
康瓦棺寺為教院十剎杭州律院則昭慶寺大通寺
法相寺菩提寺內外靈芝寺不在五山十剎之列大
抵僧家以禪那為宗旨而教所以致禪普乎蘇子由
有言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定由謂教定故則為禪
所謂禪雖謂乎教終以教致禪若不假教是杜所
入門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律以慎攝其威儀而
涵養其智定禪與教者之所為無資焉
昭慶寺戒壇叢白　國初澄照法慧兩律師奉
上命而為之而登壇授戒嗣其傳者非出部劄其有
真戒壇假宗師之說　皇祖立法無非化民為善
之盛意近來遊衲往往敢辜以致官府出禁非立法
本旨也洪武五年正月十七日　皇祖宣諭衆僧云
你和尚每出那城郭山林村落中將釋迦佛明經教
典與他衆民說化他一方人民習善不來犯王法也
是你出家人為我　國家添力氣也洪武十一年正
月二十一日　皇祖宣諭衆僧云如今為僧的多不
通曉佛法都要習學心經金剛經楞伽經晝則講說
夜則禪定以深通佛法為長其次依戒臘行坐違者

論罪自是每歲三月三日本寺開設戒壇海內緇流
雲集而民間好善者亦皆皈依聽說佛法壇上設法
座推其能通經典戒行高潔者升座談經陳其定戒
僧徒俯聽或參究疑難從問條解人授戒牒一紙其
文云佛法三藏以經為首三學以戒為先戒者是三
寶之舟航衆聖之街衢也論其行相則有二百五十
之殊究其威儀則有三千八萬之別佛佛相授祖祖
相傳持之則為三乘諸聖之基犯之則為六道沉淪
之本三世諸佛因此戒而證涅槃一切菩薩由此戒
而成正覺是知究佛心者謂之禪非戒不明宣佛語

者謂之經非戒不尊故戒爲萬行之首苾蒭之流者
也其五戒曰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其十戒則益之以不着花鬘纓絡香油塗身不歌舞
戲娼妓不坐高廣大床不非時食不捉生像金銀錢
寶又具足戒一百五十餘皆載牒文得之者若士人
之應舉中式云

戒臘本作戒蠟西域番僧結制之日秤其身若干觔即
以臘爲身亦若干觔解制之日再秤之若身重於蠟
即爲得道蠟重於身則學敗矣蓋制中拘守屛食寡
睡淡薄強忍非守定者不肥也

佛書浩瀚罕求宗旨吾於杭州得三僧焉其言雖近易
而樞要可鏡矣圓修居鳳林白樂天從問佛法大意
修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樂天曰三歲孩兒也解恁
麼說修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寰中
居虎跑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
尺不如行取一寸宗杲居徑山嘗對宋仁宗曰念起
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如此數語不幾
於近道者乎

玉泉寺者智𫖮道跡也僧史稱其居靈苑山一定累日
忽見一人來禮曰弟子赤亭山土神也村民鑿山褻
龍王聲能愆陽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池枯涸欲
借救於土地許之乃至赤亭爲龍祝願龍亦悔悟化
人見禮於𫖮明日大雨

駱賓王之敗也落髮靈隱寺中人無識者宋之問遊寺
月下遶廊吟曰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數過不能
有一僧對長明燈坐大禪床問曰少年何事苦吟之
問曰欲題此寺而思不屬僧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
門對浙江潮之問驚其遂爲終篇云桂子月中落天
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
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待入天台看

予度石橋遲明訪之已不見矣人始知爲駱賓王也
會通者姓吳名元卿唐德宗朝爲六宮使方春韶花卉
盛發徵賞移時因感悟自是忽忽不樂帝怪而問其
故以願從釋爲對遂放歸錢唐見韜光韜光令謁鳥
窠鳥窠爲祝髮服勤數年未蒙印授一日告辭鳥窠
曰汝何往曰諸方學佛法去曰若是佛法吾此亦有
少許曰如何是佛法鳥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
即豁悟不復他行世號布毛侍者今昭賢寺乃通道
場

續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力學爲凍餒所驅晉元

和初游錢唐至孤山寺饑臥寺中有胡僧顧君房曰法師旅況詰否君房拭目而應曰汝何爲者僧曰予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探囊中出一棗如拳曰食之能憶過去未來事君房食訖而寤頃之乃悟昨講經事遂落髮孤山寺中

寶達者晦跡靈隱山號剎利法師善持秘呪晋天福時浙江水溢湧射湖山寶達誦呪止之夜有偉人黑冠朱衣謂達曰伍員復求雪恥爾師慈心爲物員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而杭州東岸沙漲數里至今靈隱寺有印沙床飛佛鑑皆其遺跡也

布袋和尚者在奉化縣岳林寺嘗皤腹以扶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隨處偃臥天將雨即着濕草屐驟行途中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竪膝而睡梁貞明三年於寺中東廊石上端坐而逝今杭州諸寺皆塑其像撫膝袒懷開口而笑荷布袋於傍蓋僧家藉此以示雲遊之狀爲募化之資耳岳肅之珂嘗贊其像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

文喜禪師初參仰山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僧求齋食喜減已分饋之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何人汝給食否答曰饋已回施山曰汝大利益一日定中見文殊降獅子綵雲側喜訶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遂掌之文殊湧空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尋止杭州千頃寺次住仁王寺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乾寧四年又奏加號曰無著是年十月告衆曰三界心盡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十塔于靈隱西塢天祐二年叛兵發師塔觀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裨將重封瘞

贊寧者德清人出家靈隱寺讀書強記辭辯縱橫人莫能屈宋初徵入汴京爲僧錄太祖行香至相國寺問

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大喜遂爲定禮時有安鴻漸者好嘲咏嘗街行遇贊寧偕數僧鴻漸指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謂其捷對然鄭谷非不愛僧但不愛僧官耳故其詩曰愛僧不愛紫衣僧而蘇子瞻之贈慧勤罷僧職也亦云軒軒青田鶴鬱鬱在樊籠既爲物所縻遂與吾輩同今來始謝去萬事一笑空則僧以官名誠非出世法也

徐常侍鉉往江南日嘗襆被入直澄心堂至飛虹橋馬

輙不進裂鞍斷轡蓮之流血盈轍却立鉉貽書贊寧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是也鉉斸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髀骨若段柱然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漉漚之遂爛焉徐誇嘗得畫牛一幅晝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之宋太宗以示諸臣無能辯其理者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和色著物則晝隱夜見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有石落海崖滴水碧色染物則晝見夜見此牛二形殆二物所著也

貫休者以詩謁錢武肅王云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辛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雲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愛其詩遣客謂曰教和尚改十四州爲四十州方與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閒雲孤鶴何天不可飛耶飄然入蜀

契盈者閩僧也從吳越王登碧波亭王曰三千里外一條水契盈云十二時中兩度潮人以爲切對蓋其時兩浙貢賦自海路至青州登陸故云三千里

東觀者姓范氏錢唐人父母禱佛而生左掌有仙文右掌有人字居靈隱石室戒行精高祈禱輙應嘗作愁賦爲詞人所稱隋開皇十四年白衆而逝有塔在東岡宋王欽若重修

道誠者錢唐人居月輪山號慧悟大師天禧中撰釋氏要覽三卷又注王渤所撰釋迦成道記丞相王隨知杭州日亦友之余靖題慧悟禪師上方詩云孤峯突落幾何年臺殿於今挿半天已是精藍若絕徼更將寶塔在危巔州霞色任陰晴變鐘磬聲隨上下傳珍重老僧無別境一生幽趣只山川

遵式者姓葉字知白其母乞靈於觀音遂生式學行孤高博習教觀苦學嘔血兩足皮裂式願力堅固以死自誓建下天竺寺著淨土懺法金光明觀音諸本懺儀行於世故號慈雲懺王王冀公欽若鎮金陵以書致遵式式將謁公過林逋逋以詩送之云虎牙能識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尊賓謁少清言應喜道人來

慧勤者餘杭人居孤山聰明才智能詩文慶曆間遊京師二十年詣造公卿登華欲起歐陽永叔勸之使歸作山中樂三章極道林泉間事以動蕩其心而卒友

之正其詞曰江上山兮海上峯譪貫蒼兮杳靄叢飛
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鏡見削兮壁立於鴻濛崕巉巖
絶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
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絶猶有太古之遺風泉
甘土肥兮鳥獸雖雖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豊不知人
間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秋嗟世之人兮曷不
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兮子其往兮誰逢其
二丹英翠葽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
嶢嶢兮橫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
嘯夜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

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
山中之樂不可見兮子其往兮誰從其三梯崖棧險
兮佛廟僧宮耀空山兮鬱穹窿彼之人兮固亦月明
而耳聰聽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松之
蓊蔚兮藉纖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
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絶世而逃蹤惜
天才之甚良兮而自樂於無爲嗟彼之人兮胡爲老
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盍公惜
其才而將引之以歸儒也勤既溯行而公復作詩送
之云越俗僧宮室須貫事彫墻佛屋尤其後耽耽擬

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垂百寶蓋宴坐以
方床胡爲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
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筍鄙盂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
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
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饑腸東南地秀絶山水澄
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
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
四方乃云慕仁義可以治膏肓有志誠可嘉及時宜
自強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歸心逐
南檣歸兮能來否送子以短章

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子瞻倅郡以臘日訪之作詩
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
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
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絶
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
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
回望雲水合但見野鶻盤浮屠茲遊淡泊歡有餘到
家恍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此詩惟孥逋二韻叛韻而公三疊之一曰追胥連保
罪及孥者言府中屢獲盜徒連逮保甲也知非不法

衡衙遣者言年老宜休不若遊伯玉也二曰君恩館
媛及爾孥者言居官厚祿得以遨遊也莫惜錦纏償
管遣者言李寺丞爲和富於詞藻闘險不窮也三曰
四方宦遊散其孥者言錢王之敗子孫離析也遂超
羲皇傲几遣言優游自適得爲太古朋民也原龍孥
孚乃東方朔臘日早歸之事後作雖多終屬牽強
蘇子瞻佐郡日與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爲
方外之交嘗同泛西湖有詩云三吳雨運月湖水且
夜添尋僧去無路潋潋木柏詹駕言徂北山得與幽
人兼清風洗昏昏晚景分濃纖縹緲朱樓人斜陽半

疎簾臨風一揮手悵爲起遐瞻世人鶩朝市獨向溪
山廉此樂得有命輕傳神所譏
參寥者於潛人出家智果寺其見知於東坡也以臨平
絕句宗婦曹夫人者善丹青遂作臨平藕花圖當時
崇誦可知矣其他小詩亦清新可賞其詩云風蒲獵
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
無數滿汀洲湖上晚歸詩云漾舟歸路與何賒水木
低涼一道斜菱蔓蒹葭都卷盡芙蓉爛熳獨開花又
云雲披霞捲仰昭回試望栩經古石臺應有秋香生
桂樹吹風肯傍暮船來訪勤上人詩斷橋荅壁倚溪
斜赤葉楓林噪晚鴉可怕賓雲埋徑路會尋流水到
君家戲招李無悔秀才詩淤灘一雨過秋山洗出西
湖小霽天爛熳魚鱗含倒景飄飄羊角卷荒阡野塘
白芡珠盈斗幽浦紅蕖錦繞船冷炙殘盃當已厭好
來波際弄嬋娟次韻吳承老推官觀開西湖詩偉人
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紛自唯阿盡放龜魚還綠淨肯
容蕭葦障前坡一朝美事誰能紀百尺蒼崖尚可磨
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晴波如此數首庶幾
能墝塵俗者
仲殊者客思聰者琴東坡詩所謂招得琴聰與蜜殊者

是也仲殊善詞而小調尤勝如訴衷情詠西湖云湧
金門外小瀛洲寒食更風流紅船滿湖歌吹花外有
高樓晴日暖淡烟浮恣嬉游三千粉黛十二闌干一
片雲頭念奴嬌詠荷花云水楓葉下午湖光清淺涼
生商素西帝宸遊羅翠蓋擁出三千宮女絳綵嬌春
鉛華捲畫占斷鴛鴦浦歌聲搖曳浣紗人在何處別
岸孤裊一枝廣寒宮殿冷寒棲愁背雪艷冰肌羞淡
泊偷把胭脂勻注媚臉籠霞芳心泣露不肯爲雲雨
金波影裏爲誰長恁凝佇又詠夏景云故園避暑愛
繁陰敲日流霞供酌竹影篩金泉漱玉紅映薇花簾

嫫素質生風香肌無汗綉扇長開却雙鸞棲處綠鈎
璃下風簾吹斷舞影歌聲陽臺人去有當年池閣佩
結蘭英凝念久言語精神依約燕別彫梁鴻歸紫塞
音信憑誰把箏知好景為君長是蕭索此僧風流蘊
藉不減少年然恐非蓮社本色也
思聰為行童日東坡倅杭州令和參寥子春字詩聰立
成有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鈎新月掛黃昏之句東坡
大稱賞大觀政和間聰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人之門
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
浙僧入都送之詩云試誦北山移為我招琴聰詩至

已無及矣
辯才參寥皆蘇子瞻友也其贊辯才云即之浮雲無窮
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吐霧之中其贊
參寥云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尫柔而中
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
為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謂參寥子不可
曉者五也觀此則二僧之優劣可見矣子瞻謫齊安
參寥不遠二千里相從碁年子瞻謫南海參寥欲泛
海訪之子瞻以書戒止會當路亦摘其詩有譏刺語
遂返初服建中靖國初曾肇言其非辜復祝髮觀其

友義如此亦幾於近道者
辯才元淨之住天竺也善持呪水飲病者輒愈杭人會
事之熙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
形色語笑非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請巫祝
厭勝百方終莫能治辯才適以事至秀州令素聞其
名即馳請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相調
笑久之俱去少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為木卯人死作
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
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
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辯才許諾因杖策從至

其家除地為壇設觀音像于中央取楊枝霑水洒而
呪之三遶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月復來結跏趺
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此答曰會稽之東下山
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答曰吳
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乃
蹙然而咲師良久呵曰汝無始已來迷已逐物為物
所轉溺于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
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
為汝宣說首楞嚴秘密神呪汝當諦聽認既往過愆
返本來清淨覺性于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女子謂

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度無以加焉吾將去矣久與
子遊情不能遽舍願舉一觴為别因相對引滿既罷
作詩云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
岐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
佛印禪師者杭之蠟燭菴聖水寺皆其道場也世傳其
談諧滑稽而僧史亦恥其人不為列傳東坡貶惠州
時佛印致書云子瞻負高材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
子瞻為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
轉眼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兼取本來面目子瞻讀書
萬卷而未知性命所居不可謂之聰明也努力向前

珍重珍重觀此書亦似乎近道者情果所謂性命之
旨豈獨賣難之耳
佛印好談諧時有殿撰王觀父邀禪師說法禪師升座
唱云此一瓣香為掃烟塵博士護世界天王殺人不
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以其父師
多專殺也
大通禪師者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
挾妙妓謁之大通慍形于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
妙妓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今日參破老禪矣其
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

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却愁
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蘇子瞻九日尋臻闍黎遂泛小舟至惠勤師院詩云白
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盃深南屏老宿閑相訪
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蕊嚼黄
金扁舟又截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
雲闍黎者居廣山蘇子佐郡遊寶山偶入方丈小院閴
然有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對問其鄰僧
曰此雲闍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不數月卒蘇子再往
訪之吊以詩云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

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
說師亦無對酬今來復扣戶空房但颼颼云已滅無
餘薪盡火不留却疑此室中常有斯人否所遇熟非
夢事過吾所求
皎如晦者淨慈寺僧也嘗作卜算子詞云有意送春歸
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着來何似休歸去目斷楚
天遥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點飛紅雨
重喜者會稽人為僧錢唐少捕魚不識字忽能通佛書
作偈頌嘗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
得苧麻縫敗衲不知身在寂寥中其解悟如是

高麗寺輪藏甚偉宋時高麗國進金字藏經一部貯其中到今猶有存者其原起于傳大士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人有發菩提心者推轉是輪即與持誦諸經無異故今天下輪藏皆設大士像

宋時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清順字怡然可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交人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栗餉者受不過數斗盛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笋之供恒闕之也東坡一日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

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即日求得之聲名頓起

妙應者江南人宣和中往來京洛間能知人休咎佯狂奔走飲酒食肉不拘戒行人呼之為風和尚蔡元長奪職居錢唐一日直造其堂書云相得端明似虎形搖頭擺腦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舜爪張牙啖眾生又書云眾生受苦兩紀都休已而悉如其言其越人姚令聲者在上庠日妙應語之曰君不見令終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令聲初任杭州監稅三載不敢登吳山後調江山令來恭卸

處出城數里風雨暴至趨路傍小廟中見榴花盛開詢之祝史云此伍子胥廟也其日乃五月五日令聲愴然未幾秦檜以宿怨追赴大理死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僧淨輝者隨侍上見飛來峰問輝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賈似道當國一日退居湖山有蜀僧襤褸徘徊賈問之曰汝為何僧對曰某詩僧也似道見湖中有漁翁遂令賦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為韻僧應口對曰籃裏無

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喜厚贈之

濟顛者本名道濟風狂不飭細行飲酒食肉與市井浮沉人以為顛也故稱濟顛始出家靈隱寺寺僧厭之遂居淨慈寺為人誦經下火累有果證年七十三歲端坐而逝人有為之贊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荊棘林透過金剛圈眉毛廝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茅宴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蛻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贊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

所以為濟顛也耶今寺中尚塑其像
楊廷秀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
一頭陀袈裟未著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又有住
山僧者或訕攘之僧乃掛草鞵一雙于方丈前題詩
云方丈前頭掛草鞵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
來濶未必栝鞵就此埋愚謂前一詩可為士人躁進
解褐之規後一詩可為士人勇退抽簪之法
溫日觀者宋末出家瑪瑙寺豪飲不羈往往出憤世語
善畫葡萄枝葉皆含草書法時寫詩文于上嘗在朱
宣慰家作畫訖遂寫一詩云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

慰兩個猶未失並為金紫貴朱雖武夫然雅敬日觀
軒渠笑曰我果然曾賣瓜柴和尚知我遂厚酬之日
觀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濡唇見輒罵曰
掘墳賊性鮮于伯機重之日觀時至其家索飲醉即
遶前榮支離叟或歌或哭支離叟者伯機庭前松樹
也每索湯浴伯機必躬進澡豆吳立夫嘗題其所畫
葡萄云佛者本西域葡萄亦來西奈何此善畫無復
渠所携我嘗考其故初與漢使偕上林乃有館娛媾
何須榻天時自不同地氣忽以迷結子且磊磊縣縣
更高低先幾日已露薄德不及稍終令白髭像遠從

雙後猊從茲汝國才伴兩禪家模幽心性有得爛墨
研為泥快哉一揮灑遽若無町畦依稀可少辨變作
天投蜺萬古空朔色南山覓朝隮畫工尚逸品遊戲
從筌蹄豈伊吾無人何往非耄倪豈伊吾無物桃李
總成蹊此皆外所產敢與中州齊為爾撫此卷長歌
欲驚嘶凌雲翰題日觀墨葡萄云風飄露灑一棚秋
路入滄江憶舊遊憑仗金壺鋤墨汁老禪胸次有涼
州
德祥者號止庵仁和人故宋時為僧涉元屬念舊國其
風雨詩云風雨閉門三十日年光虛度一分春淒涼

舊國驚花夢白髮江南有幾人聽雨詩云半夜思家
夢裏愁雨聲落落屋簷頭照泥星出依前黑淹爛庭
花不肯休望月詩云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
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止庵持戒
律書法極名一時詩刻苦高邁郊島所著有桐嶼集
原妙者號高峯吳江人出家淨慈寺立三年死限學禪
年二十二請益斷橋倫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
話于是為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厠惟中單而出或
發函忘扃鑰而去時雪巖欽寓北磵塔欣然懷香往
扣之方問訊即打出閉門再往始得就近欽忽然罵

曰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絶即打如是者不知
其幾高峰禮扣愈虔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讃云百年
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
疑明日詣欽又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拈搾便打
高峰喝住曰今日却打某不得拂袖便出欽更問萬
法歸一一歸何處高峰云狗舐熱油鐺自是機鋒不
讓遂登天目山獅子巖結廬終身焉

明本者錢唐人姓孫氏幼好梵唄結跌坐長則出家吳
山聖水寺時有高峰原妙禪師居天目山獅子巖立
死關以待叅學明本往叩之師欣然知為大器也久

之明本誦金剛經恍有開解者謂識量依通雖於義
趣通解終非悟也已而難楽給侍死關晝服力役夜
事禪定十年而學成豁然超脱宗旨別傳九流諸子
罔不淹貫激揚提唱機鋒翕霍圓轉不窮時稱大辯
馬號中峰有廣錄三十卷元元統二年詔收入佛藏
揭傒斯爲之序有塔院在聖水寺故宋宮人楊妙錫
以明本祝髮貯以香函數年生舍利五十餘顆瘞之
塔下

明本善吟咏趙子昂與之友學士馮子振甚輕之一日
子昂偕明本訪子振子振出示梅花百韻詩明本一
覽走筆和之子振猶未以爲然明本亦出所作九字
梅花歌以示子振子振始然遂與定交其歌云昨夜
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橋古梅
獨卧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窓敲半枯半活幾箇
擫著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
手我愛清香故持新詩嘲

宋時僧家以四月十五日結制安居刹院不敢起單雲
遊建楞嚴會每日誦經祈箴朝廷降賜金帛禮信隨
喜施助無虛日至七月十五日設齋解制謂之法歲
周圓

高峰和尚結制示衆云封却拄杖頭結却布袋頭大家
團欒頭赤眼火柴頭嗄正是寃家共聚頭不妨頭上
更安頭以拄杖打散又中夏示衆云前四十五日何
處去焦尾大虫入鬧市後四十五日何處來三脚驢
子上高臺伎倆快鷄便須乘時跛鼈盲龜徒勞跳
又結制示衆云九旬把定繩頭不容絲毫走作弄得
箇箇皮穿骨露七零八落冷眼看來正謂攞地討天
千錯萬錯今日到這裏不免放開一線彼此無拘無
束東西南北任運騰騰天上人間逍遥快樂然雖如
是且道忽遇鑊湯爐炭劍樹刀山未審何如棲泊良

久云惡
中峰和尚結制示衆云大衆踏菩薩乘修寂滅行以大
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是二千年外
老釋迦畫地爲牢與當時衆比丘禁足安居之古制
也今朝四月十五適當聖制之辰拈出陳年曆日頭
爲諸人因行掉臂去也前面一絡索且置之不論復
如何是安居平等性智然性智平等故盡十方刹土
更無有不平等者仰觀諸佛俯視衆生是謂性相平
等前觀過去後及未來是謂三際平等諸戒定慧及
婬怒癡是謂一念平等迷而生死悟而涅槃是謂不

動平等大而虛空細而纖芥是謂離相平等乃至見
色色平等聞聲聲平等寄如是則四月十五結結亦
平等七月十五解解亦平等於中九十日日日平等
時時平等念念平等政與麼時喚甚麼作結喚甚麼
作解喚甚麼作安居不安居直向老漢到這裏不覺
全機敗露雖然事無一向你若不曾真正向平等性
智中脚踏實地須悟一向直饒將平等二字盡虛空
充塞殆徧無乃益其高下耳此事只恁麼說不過須
是硬剝剝地向此九十日於無義味話上橫按竪按
朝挨暮挨挨到極處數到盡時如啞子得夢恁時不

妨任乎指陳喚平等作不平等亦得喚不平等作平
等亦得所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記得古人有偈諸
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
莫是殺生與護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瞎人眼目
甚非細事更聽說偈各自歸堂九旬禁足意何殊生
殺無將古制拘未到身心平等處豈能容易自安居
又中夏示衆云大衆四十五日前朝昏沉暮散亂四
十五日後朝散亂暮昏沉政當今日在四十五日之
中總把昏沉散亂來與老僧看既無你拈出處則眞
如菩提涅槃解脫亦無你拈出處莫說你拈不出便

是大寂定中喚起二千年外釋迦老漢來敢保其亦
無拈出之理既拈不出你喚甚麼作昏散又喚甚麼
作寂照直下聖凡情盡能所障空靚體無依當機絕
待不見四十五日在前不見四十五日在後三際平
等一道虛閑即今看箇中夏亦不可得雖然此猶是
途路中事若曰到家消息猶較西天十萬程諸禪德
你最初立志要爲生死大事不是說了便休須發起
一片不顧生不顧死底決定志氣也不管你前四十
五後四十五正當四十五不四十五硬剝剝地提箇
所參話任你說是說非論長論短拍盲舉起拍盲打

捱誰管今生打得徹打不徹直饒以熱鐵輪壓人刀
山劍樹上一日走百千萬億匝要教他所叅話頭更
放下終不可得有此等志氣欲超過佛祖爲不難矣
從前做不到古人地位只是氣願不眞切立脚不穩
當所以古人道過河須用筏學道須立志釋迦彌勒
初無所長只是箇能立志願底凡夫耳昔僧問古德
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且道與趙州靑
州布衫相去何如此去四十五日後却來爲箇消息
又解制示衆云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棒得手折雪峰
是甚麼雲門乾屎橛千七百箇老骨董開口重重納

敗鬪爭似幻住一夏九十日無禪可叅無法可說把
箇無義味話拋在諸人面前指鹿爲馬認甕成鼈逗
到今朝靈驗全無露柱燈籠與禪板蒲團互相歡悅
驚起目犍連尊者忍俊不禁鐵錫敲開地獄門刹那
滅却阿鼻業諸禪德還知麼此事且置九十日內謂
之禁足謂之護生謂之安居謂之聖制一日缽盂兩
度濕畢竟爲箇甚麼古教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
輪回息然悟之則不復與論旣曰未悟決定是迷迷
之則無常生死念念開端塵塵肇始恒河沙劫出沒
升沉卒未有了日在無常殺鬼誰管你山中坐夏來

莫說與麼坐一夏你若不精勤勇猛如救頭然曲循
世情橫生妄見披襟閒譚叟履高心滿懶古今虛延
歲月似與麼過得百年萬億夏惟長業輪全虧道用
今日九旬制滿三月功圓被人問著木牯牛作麼生
御孫子作麼生只與未結夏前究竟無異豈不孤他
佛祖垂教天龍擁護檀信供給王臣加被者哉在今
日事不獲已更與諸人展箇寬限初發心爲生死入
道之日卽是結制於中也不論九十日九十月九十
年但念念不退轉念念不間斷念念不休息念念不
棄離叅之究之決之擇之直至心空及第脫略見聞

打破漆桶之頃便是解制之日也你不見古教謂如
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趣泥洹這箇說話固是悲
願弘深殊不知綿裏之刺蜜中之砒直是惱人懷抱
大丈夫忒不趂此一期透脫自甘流浪豈理然哉記
得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靑州做
一領布衫重七斤謾陳一偈以遣時緣七斤衫重出
靑州老趙州禪觸處周聖制九旬今日滿杖藜千里
又驚秋

陳雲嶠者泗州人陳平章之孫也倜儻不羈人稱爲陳
顚至元五年爲餘姚州同知就醫於杭寓赤山重陽

日楊太史瑀邀張伯雨訪之偕遊水樂洞雲嶠自言前身泗州寺僧也戒行精嚴人呼為老佛一日呼侍者作血臟羹侍者曰老佛一世持齋何故思此老佛怒而去見陳平章曰我特索血臟羹平章亦以一世持齋為勸老佛怒曰原來也是不了事漢平章不得已作羹啖之歸寺別大衆而作偈曰撞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氷趺坐而逝舁龕至淮河時氷合已久茶毗之際大震一聲河氷自裂陳平章開坐蓐事恍見老佛入堂中追問之則子舍已報誕子即我也明日伯雨送登高詩有云百年身付黃花酒萬壑

松如赤脚氷楊太史和云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間富貴等春氷雲嶠笑曰我無氷字只一長淮一片氷耳明日雲嶠告殂蓋亦談破轉世之證也

元時有僧至慧出家餘杭徑山寺鉢積既充復欲還俗乃作詩云少年不肯戴儒冠強把身心赴戒壇雪夜孤眠雙足冷霜天剃髮獨頭寒朱樓美酒應無分紅粉佳人不許看死去定為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漫漫

椿大年者吳中大族以詩名叢林中遊錢唐南北兩峰詩最多嘗以詩謁楊廉夫云楊雄宅外好修竹黃翅塔前多翠微自愛高文毋相見莫嫌短筇來扣扉

守仁一初者靈隱寺僧也少從楊廉夫游善歌詩字亦遒勁與張伯雨友善嘗題石鏡泉詩云神鰲驅水到禪家清出龍泓味更佳晴帶浦雲穿曉竹暗隨山雨走寒沙玉蟾閒照波心月瓊沫香浮沼面花擬待春風招社客焚香來試九溪茶沖漠軒詩云大化浩無迹乾坤同太虛靈扃鑰一啓萬境遂紛如乾坤豁兩戶日月跳雙珠飛光不暫駐倏忽朝已晡真人秉化機燕坐究玄樞冥心太始間身與造化俱撫弄盤古頂蹴踏康胡雛澹然樂無為笑傲混沌初吳楊廉夫詩云玉笙聲斷泣龍君攝樹蚍蜉譏作羣一代春秋

尊正統兩朝冠冕在斯文他生有約尋圓澤後世何人識子雲舊與門生知幾在下車空拜馬陵墳題張伯雨初陽臺唱和卷詩笙管聲沉彩鳳飛朝陽出海散晴暉一時文物推廷祐五夜丹光起太微歲月無情詩卷在江山如故昔人非秪應湖上梅花月照見荒臺獨鶴歸洪武間徵授僧錄右善世所著有夢觀集

來復見心者豐城人從笑隱於中竺洪武初以高僧徵仕至左覺義有詩名所著有蒲菴集嘗陪黃晉卿學士遊天竺詩洌金門外小瀛洲暇日同陪使節遊五

笠山高雲樹曉三江風急雪濤秋說經曾記僧名辯
題句還聞寺姓劉秖合沉湖依釣艇六橋烟水看閒
鷗桂子巉前秋氣新老禪留客道情真設論圓澤三
生舊月信曹溪一泒親明月盡隨金地影白雲閒伴
玉堂身丹青若寫東林社添我松巢作近鄰萬峰對
雪詩玉龍顫曉朔雲屯滕六吹花積厚坤凍合洪河
天不夜光吞大地月無痕消水成水應能辯會色歸
空孰與論老我難禁寒徹骨一罏松火暮春溫去年
旅寓北山陰踏雪草堂三尺深紫禁有詩曾應制少
林無法可安心梅花月露僧初定竿火烟寒客獨吟

今日南歸重回首天光如對閬風岑又西湖絕句六
首芙蓉灣口綠陰斜吹笛何人隔絳霞驚起沙頭雙
翠羽嘴魚飛上刺桐花流觴亭子鳳山阿都護行春
小隊過唉擲金錢花底醉玉箏彈出白翎歌貫綱金
幢變劫灰瞿曇寺裏盡蒿萊烏巢無樹山夔泣不見
談禪太傅來雨後湖堤樹色寒香花風颺酒旗竿紅
船載月無絲竹野水疏籬正好看曆霞初消海日升
隔江山色是西陵潮主潮落無今古似與人間說廢
興西冷橋下水生烟鳳玉飛來近釣船荒盡梅花三
百樹孤山何處訪逋仙一片老人詩高卧蓬萊最上

峰希夷獨許往來同三生風月形骸外百歲乾坤寤
寐中槐樹雨凉秋袂薄梨花風暖夜床空黑甜自足
平生愿不管東窗曙色紅詩果詩稚須千篇插架香
高情渾似浣花溪鳳嘴錦字朝還集鶴性文光夜不
棲碑采香芸除舊蠹補添紅葉認新題自從刪後醇
風變厭聽喧啾百鳥啼臥雪齋詩雪消空山歲月遷
冷齋猶臥廣文氊自依大素無塵地夢入通明不夜
天碧甃茶香清瀹乳紅爐木火煖生烟諸兒幸免號
寒訴枉駕何須郡守憐先生臥雪嬾謀身不肯干時
只任貧蕭條空明孤榻曉飢寒虗白一窗春梅花帳

外寒聲急竹葉梅前歲事新曾憶朝回鳷鵲近水晶
光動玉龍鱗偶興絕句詩黃金堆屋只嬾貧飽食何
曾厭入珍欲把長繩繫白日乾坤誰是百年人黃河
懸水立黃河吼地流來萬丈波若此人心應更險唉
中無奈蛸探戈
復見心洪武間徵入京師其師欣笑隱止之曰上苑亦
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復不聽後竟坐法論死
臨刑而悔且道師語　上命併逮欣將殺之欣曰
此故偈臣偶舉之非有他也　上問出何經欣曰
出大藏某錄某函某卷第幾葉命檢視之果然乃釋

之見心在當時與諸縉紳友善張伯舉贈之詩云蓮花峰下大香樹吹老西風幾度秋僧寶師真洪覺範詩窮我亦孟參謀文章宇宙千年事身世江湖萬里舟甚欲相期石橋路更須同訪羽人丘又云白入赤墀青瑣閒舊遊禪侶亦闌珊青山只憶招提境白首初辭供奉班馬爲空群猶矯矯鳥能求友自關關終期一舸相尋去知在桃溪第幾灣又云見既錢唐別築城淒凉風景若爲情湖堤柳盡曾遊路石壁苔荒舊刻名老我無能如燭武何人可飲勝公榮沃洲勝會還容續即擬山中處計成高季廸和見心無簡渤

禪師詩云高堂鐘鼓莽能驚曾布袈裟海上城廬岳禪師傳法印道園學士許詩名幾趨北闕瞻天近獨坐南屏對月明書到喜聞雙徑老雨華新散瀨瑤京

大欣笑隱者南昌人住中竺有學行研窮教典旁貫百家所著有蒲室集元文宗召赴闕特賜三品文階張伯雨贈之詩云翻經臺畔借分攜華蓋峰前幾夢思一席地分眠鹿草三更月在掛猿枝我書安能半袁豹君才端倍十曹丕上番相逢虞祕監不嫌頻賞仰山碑一日省相請笑隱有潮其日寺火時恩斷江住虎丘寺同日災有僧爲詩戲之曰欣哉笑隱住中峰本是鴻儒學說空羅刹江頭潮未白稽留峰下火先紅青霄有路于丞相紺殿無顏見大雄若使斷江知此意兩人握手泣西風

如蘭古春者富陽人善相術于肅愍公少時博戲市中古春撫其背曰少年何不自愛異時撥亂救世之宰才也時有道人在傍古春既去道人呼反之曰汝相如斯而已乎古春更熟視之曰不得考終道人首肯曰和尚可教矣古春問其姓名居處道人笑而不言懇扣之給曰暫寓福田寺翌日訪之竟無有也

淨慈寺有閣憑虛而出可瞰全湖天順間學士錢公溥

題詩倡腰橋二韻和者百餘皆未穩貼嘉靖間僧法聚者號玉芝海鹽人和云大堤迴接鳳山邊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草不知埋帝扇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聞說樓船辭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蓋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裏外六橋於湖最切所云年少平章蓋指賈似道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四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五卷

錢塘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方外玄蹤

張道陵者漢留侯良八世孫也生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隱蹟高居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遊名山東抵興安雲錦溪升高而望曰是有異境遂泝流而之雲錦洞有僊巖焉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遶於上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姣好若十七八歲時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後於蜀之雲臺峰昇

天所遺經籙符章印劒以授子孫其四代曰盛復者徙居廣信之龍虎山世襲天師之號今杭州羽流稱正一者皆其教也

蔡經者餘杭人嗜學僊術王方平偕其妹麻姑降經家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念背癢時好以此爪爬之方平即知乃鞭經曰麻姑僊人也何敢如是宴畢命駕昇天經尋亦蛻去其所居地名織田高季迪題蔡經宅詩見命主者王方平身騎黃麟朝紫京舉手長辭漢公卿得道不願世上名往來隱玄與朱明洞中各有自王城絳衣游空擁幢旌三山五嶽自按行泠風吹動天樂鳴璈簫琅璈和鸞笙羽衛蹙踏山海崩龍車鶴馭紛相迎嘯呼神馬走吏兵魑魅魍魎號且驚暫來經家駐雲程人馬不見但有聲虎頭鞶囊佩蒼精神光赫然照軒楹授以至言可長生凡骨已作蟬蛻輕麻姑來會尋僊盟芳姿娉婷似飛瓊言從昔年宴蓬瀛又見弱水三淺清爪可爬背念始萌僊意已識遺笞榜餘杭阿姥酒罷傾擲景忽去烟雲横家人悲望空悖悖桑田回首幾變更神僊在世每自呈凡夫不識等聾盲丹元有田不解畊但愛徇苟還蠅營榮華未滿苔貴盈忽化腐鬼歸荒塋金丹可學道未成

木鑽石盤貴精誠誰能自拔水火坑飛游往來瑶樹英千載或有歸來情

葛洪者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少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樗蒲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常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自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僊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僊號曰葛僊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道占將來見洪深重之

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醫術著撰精覈而才章富贍洪見天下已亂遂避地江南征鎮檄命一無所就晉元帝爲丞相辟爲掾尋賜關內侯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遂將子姪往止羅浮山七年忽與廣州刺史鄧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屍入棺輕如空衣世以爲屍解得僊云今其墓在葛嶺而煉丹諸井蓋其避地時遺蹟也

許邁字叔玄丹陽句容人也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

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蹟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僊館朔望時節還家覲省而已父母既終遣婦還家攜其同志徧遊名山採藥服氣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僊之事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羽化云稽留峰即遠遊嘉遯之所也

杜子恭錢唐人有道術嘗借人瓜刀匿索不得刀主立求之子恭曰當見還耳主隨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舟中破之得刀其神怪往往如此晉時豪族賢望多執弟子禮奉事之沈警孔靈產皆有道之士莫不敬慕靈產出錢唐北郭於舟中望其墓而遙拜焉

馬湘字自然錢唐人或曰鹽官人候潮門外木府淨鑑觀其修鍊之所也世爲小吏湘獨好經學等棄去隨道士遊方外辟壁霄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鳴溪水能令逆流指柳木隨水上下指橋令斷復續投錢井

中呼之一一飛出其他戲術不可枚舉嘗登秦望山賦詩云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王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卒於家時唐宣宗大中十年也明年劍州奏自然白日飛昇上異之勑杭州啟棺視之止一枝竹而已

會歸真錢唐人天聖間遇一青衣自言姓邊氏有點化黃白之術願以爲贈歸真問曰歷歲久遠能無變否曰五百歲後當復故爾歸真笑曰得不悞後人耶青衣以手加額曰先生眞人也吾有紫府符法珍藏已

久今得先生豈可隱乎於是頫而受之不踰年行法大振祥符中召赴闕行符救病無一不愈京師旱召歸眞作法龍虎飛躍雷雨大霆加大法師賜號正白先生一日召其徒告之曰繡衣使者告吾功業上帝召吾任職矣遂偃然而化熙寧中趙抃守杭祀其行事

宣和時錢唐有葛道人者無他技能惟業履自給得錢即沽酒放浪湖山人無識者一日爲寺僧修履口中微作吟哦僧訝問之笑曰偶得句未成章耳僧曰願聞之對曰百轉巳休鶯哺子三眠初罷柳飛花僧驚

嘆知非凡流後不知所往

陸永仲字維之餘杭人少與許偕入汴群法徒邀令雜坐命道人相之道人指永仲曰秀才問以科第曰且還山及別道人以粒丹授永仲曰緩急用之永仲下第循汴而歸怒濤大作以丹投之風浪恬息岸上有呼永仲姓名者則道人也遂幡然有出家之想隱大滌山中逍遥詩酒嘗作觀潮醉江月詞云遠山一帶邈晴空極目天涯浮白楓落鵁翻譁笑處不覺雲濤橫席酒病方蘇睡魔猶殢一掃無留蹟吳帆越棹恍然飛上空碧長記草賦梁園凌雲筆勢倒三江秋色對此驚心空悵望老作紅塵閒客別浦烟平小橋人散回首千波寂西風歸路爲君重噴霜笛高宗見之嘉賞召見辭不赴他日駕幸洞霄將以翰林處之時憲聖太后謂上曰山林隱士無求於人無若之强令出山也遂止臨終有詩云岳南之館白雲爲笛龍簫徹廣寒一鶴曉飛冲碧落群僊笑倚玉闌干

王迥字子高錢唐人丰儀秀朗清韻逼人飄飄然時有出塵之想嘗逢僊女周瑶英携之同遊芙蓉城宋元豐初蘇子瞻遇子高詢瑶英事信有之乃作歌一篇幷叙其事且云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

之意也歌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捲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烱如微雲淡疎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闢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軿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去誰使令皎然明月入窗欞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泠泠僊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凰翎徑渡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竛竮僊風鏘然韻流鈴遽遽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

襹纙卯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
朧腥此生 泒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
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螟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不作人
間尹與刑子高故居後為錢唐尉司而北郭稅務側
有片石周益公題曰奇役相傳為王子高石也
濟南李芳宋乾道中寓臨安軍營中聚學自給暇則縱
遊湖山嘗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林迷徑見青衣道
人劚筍芳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
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而
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芳皇懼伏林間少頃雨霽而

出至寺門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歸舍不復飲食其
兄大猷訪之來臨安芳聞之徑去云遊茅山矣又云
入蜀隱青山大猷後為梓路官使人至眉訪之眉守
報云數年前聞已輕舉乘雲去今惟繪像存焉
端平間周文璞趙師秀數詩人春日薄遊湖山極飲西
林橋酒壚皆大醉偃臥忽有襤褸道人過而哂之曰
詩傑醉耶顧酒家窖肴客丧當將償酒錢索水小盂
以缽中藥少投之口略嗽噀之地上則皆精銀也時
遊人方盛皆環視駭嘆忽失道人所在莫詰公始醒
酒家具道所以皆悵然自失其家持銀往市得錢正
可酧所直了無羸餘明日喧傳都下酒家圖其事於
壁題為遇僊酒肆好事者競趨之遂為湖山旗亭之
冠而諸公亦若有悟云
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求補扇店乃與一新扇
道人於扇板題一詩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清風
煞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塵題畢擲
扇而去板厚數寸墨蹟直透於背觀者紛紛賣扇比
常不同遂致富後道士來以袖拂之字遂不已
王壽衍字眉叟號月溪有學行元至治初徵入京師授
弘文輔道粹德真人提領開元宮一時名士若虞楊

范揭皆與友善大振玄風時有浙省都事劉時中者
名士也既卒貧無以葬壽衍躬至其家吊哭撫其遺
孤營其喪事乃為葬於德清縣與已壽穴相近便於
拜掃人皆服其友義
張伯雨之初見趙子昂也喜其作字勁健贈以雲麾將
軍碑墨令師法之書遂超越飲酣伸紙作大草尤妙
小楷變率更家數世稱二絕詩宗杜古選類大曆間
諸子文學韓而冷語類漢獨於畫未工或引敗筆點
綴木石人物亦有賞適蓋論意不論象也嘗從其師
王壽衍入京時燕地未有梅花唯吳閒閒宗師自江

南移植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伯雨造其所恍遇西湖故人徘徊既久不覺熟寢其中壽衍覓日不見憂其迷路伯雨覺而已睜開開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有作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翻身跳入僊人壺之句開開大喜送之翰林集賢袁伯長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和之由是名大起一時浦城楊仲弘清江范德機金華黃晉卿吳興趙仲穆交甚善他日謁伯生伯生問能作符篆否答曰未能伯生連書七十二家示之即下拜曰真吾師也自後與伯生手札必執弟子禮其服膺類如此晚居三茅觀修玄史歷紀道家

高士自序曰老子玄是者也是集不與焉寔之也作黃篾樓儲古圖史作水軒于浴鵠灣營塚於霧石塢售繫腰作梁名玉鉤橋橋南數十步作藏書石室自勒銘而吳睿隸書所著山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卷尋山志十五卷元季紅巾寇杭而諸書散逸其下世楊廉夫悼之詩云黃篾樓頭僊一去明年黃篾掃狼烽不知天上修玄史只詩山中半赤松石室秘書愁攝雷星池遺劍已成龍恩若不見夜開戶月在金鐘玉几峰姚公綬拜墓詩云百年尚友重文章公拜孤墳一瓣香赤壁舟中驚鶴夢玉鉤橋下負椒漿匣藏神劍猶生氣雲悶秋山自老蒼賣眼摩娑舊碑刻還疑清夜吐虹光又云僊去端依綺節朝僊壇環珮覓家參寥字收渤海千軍陣詩遍成都萬里橋黃篾樓空焦炬入清風堂廢白雲銷惟餘靈石山頭月千古風華不待招范德機和答張伯雨詩靈均逝矣不堪呼幾欲南遊訊楚巫城郭烟濤吾白帝星河風露泡黃姑幽人昔恨九關豹佳士今猶千里駒久客資君相慰藉可能無意謝飛鳧黃晉卿過伯雨會式公劉衍卿詩廬山舊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偶爾共來今日雨蕭然猶有古人風坐深逢對花如霧興盡

徐歸月在空仰止前修邪可作聊追餘響純無窮大伯雨臘月雪中同登來鶴亭詩興來欲泛山陰雪不柰舟膠野水凝朝士白頭愁獨步僊人赤脚傲層氷招來盡是雞群鶴趨附空甦驥尾蠅夜久松龕同擁毳絕勝禪直有青綾薩天錫寄伯雨詩霞珮翩翩出洞天當時彷彿見臞僊幾年海上張公子今日山中葛稚川滄海塵飛丹已熟玉堂人去榻空懸林間載酒來相覓乞寫金經與世傳夢伯雨詩政恐梅花即是君一床蝴蝶兩床分邀予悟讀玄真子笑爾偕升太素雲開篋取書銀字藏捲簾呼酒玉笙閒覺來不

省識同夢雪影翻牕似水紋張仲舉朔伯雨中秋對
月以醉不赴詩明月中天烟霧消酒醒涼思正飄颻
星河不動秋空濶鐘鼓無聲夜寂寥露下遠山皆落
水風來滄海欲生潮儒家玩事無緣到虛負瓊樓聽
玉簫倪元鎮奉懷張伯雨詩陰壑慘慘綠苔生碧雲
停停多遠情松杉鶴去轉蕭瑟洲渚花落自縱橫從
君下榻住十日看我鼓枻出昏城洞口菌巢無恙否
定應閉閣著書成又送伯雨還山詩日暮青傳青鳥
使華林瑶草待君歸挾舟婉婉雙龍出背雨寥寥一
鶴飛秋水琢成蒼玉珮朝霞補作紫烟衣山中長史

來相覓應借牕間白羽揮高德暘題張先猶遇伯雨
詩外史詩爲人膾炙玄珠光照澌西東振衣玉宇瓊
樓上滌筆冰甌雪碗中龍去葛陂乘暮雨鶴歸華表
語秋風一絲喜樂廬陵手箇箇青錢鑄作工
張伯雨嘗有春日遊南山約手書一卷詞致字法可辯
奇品約云看長安花巳是丈人之行問鐵爐步聊從
太史之觀甫及春晴可無宿諾且鷲峰騰洞衆人何
莫由斯顧靈石能泓賢者而後樂此緇塵弗汗碧嶺
長幽仰探玄豹之深下笑飛蚊之聚鳳皇蕭爽慰德
威二老之亭蟬冕輝煌拜元祐諸賢之像徐行後長

逸與邁倫撫中岳外史之書碑長虹貫日覓房山侍
郎之題壁白雲蔽扉放浪形骸攄寫懷抱豈沙門不
得稱高士而濁醪亦足名賢人追觴詠之風流成譚
笑之故事盤飧爲具酌必眞率會中車騎後時罰依
金谷斗數儻居高遠徒費招邀至正三年四月廿二
日書
李坦之錢唐人風度高遠寄情巖壑往來洞霄石室間
讀書賦詩歌皆超軼前古其山中苦寒歌云深山苦
寒弗可居門前積雪三尺餘陰崖一夜石骨寒溜
萬尾冰垂鱗道人凍臥山之麓暮爇松明煮溪綠山

陰孤棹期不來夢入幽巖聞折竹征西將軍持短兵
馳馬夜渡黃河冰闖東諸將面欲裂巖光獨釣桐江
雪
陳渭叟讀書學道不混俗不忤物賦詩有天然趣隱居
葛溪上歲一來杭城中名人勝士爭要致之惟恐其
去也所著有紫雲編葉森爲之類集復題詩云一度
詩來一見君只因芳杜葉蘭薰有時寫到遊僊句纔
筆秋香生紫雲張仲舉送渭叟詩芸帙蘿衣物外身
故園歸去巳殘春青山一百三十里白髮東西南北
人尋壑松杉時憩檝入林蔬菓早嘗新自憐樊雉神

空王長笑沙鷗不可馴寄渭叟詩忽憶江南古莊叟釣竿歸去拂珊瑚藥爐已熄勾庚火書篋開拋遁甲符欲與陳陶同啖鮓秖令張翰遠思鱸不知別後詩多少刋到雲編戊巳無不見故人今十載平安書得上京書顧我真吟紇干雀笑君閒釣富春魚山房夜雨青燈外沙塞秋風白雁前終擬携琴隱湖曲一官垂老欲何如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六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香奩艷語

蘇小小者錢唐名妓也蓋南齊時人其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古詞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今西陵乃在錢唐江之西則云江干者近是也宋時司馬槱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牕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後五年才仲以蘇子瞻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唐幕官爲秦少章道其事少章爲續其後詞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凉明月生南浦頃之復夢美姝迎笑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自是每夕必來才仲爲同寮談之咸曰公廨后有蘇小小墓得無妖乎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遊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喏之聲斷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其衙則才仲死而家人已慟哭矣

李賀蘇小小墓歌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

堪翦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白樂天楊柳枝詞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唐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剝條盤作銀環樣捲葉吹爲玉笛聲沈原理蘇小小歌歌聲引廻波舞衣歛秋影夢斷別青樓千穐香骨冷青銅鏡破雙飛鸞餓烏吊月啼鉤欄風吹野火火不滅山妖哭入狐狸穴西陵墓下錢唐潮潮來湖去夕復朝墓前楊柳不堪折春風自綰同心結李文房歌東流水底西飛魚收得錢唐雲錦書幾回錯認

青驄馬着處閒乘油壁車雞毬杯殘春樹暗葡萄衾冷夜燈虛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元遺山蘇小小圖詞槐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送美人圖子阿誰留部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淚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

弘治初于京兆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號南湖歸叟雅好吟詠一日展其先太傅肅愍公墓邀馬浩瀾偕往舟泊第三橋景瞻曰不到西湖二十年矣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之浩瀾詩云畫舫秋風湖上來水涵天碧淨無埃一雙鸂鶒忽飛下千朶芙蓉相映開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儒子步瑤臺風光堪賞還堪賦其奈江南庾信哀景瞻和云二十年無此客來水僊當年爲洗征埃蘇公殘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幾度開華表又添新塚墓粉牆猶繞舊樓臺相逢不飲花應笑子建何須賦七哀吟畢澆松而還翌日浩瀾復與王天璧泛湖天璧嘗箕僊術每唫詠有窘即扣僊續之常攜箕以行浩瀾因請召之箕既動浩瀾問僊何名書曰有事即問問畢告名浩瀾曰有句捧瑾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願僊成之即書云趺寶

座西方大佛六丈金身二公咸駭僊箕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爲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閶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栢西陵正可哀後書云錢唐蘇小小和馬先生昨日湖橋首倡已而箕寂然不動二公相顧若失莫測所以

商玲瓏者餘杭歌者也白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能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腰間赤紱繫未穩鏡裏朱顏看易失玲瓏玲瓏奈老

何使君歌了汝還歌時微之在越厚幣邀去月餘始
遣還贈之詩因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詩多
是寄君詩明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時
韓汝玉令錢唐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宴起縣吏挾之
立門外候聲喏汝玉即升妓家中堂受喏翌日下吏
杖一百即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爲吏所侮無以
涖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傑
士也頗自愛即令還職汝玉既滿復攜此妓遊西湖
繾綣一月不去文正公置酒餞之召妓佐酒候汝玉
極醉時令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離錢唐數十里矣

後汝玉歷膴仕有聲而文正公愛惜人才襟量不可
及也
倩桃者寇萊公妾也淑靈能詩萊公嘗高會集諸妓賞
綾綺千數倩桃獻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
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窻下多少工夫織得成萊公爲
之默然尋貶嶺南道杭州倩桃有疾謂萊公曰妾必
不起幸葬我于天竺山下萊公驚哀不已倩桃曰相
公宜自愛亦非久居人世者已而公果薨于雷州
朝雲者姓王氏錢唐名妓也蘇子瞻宦錢唐絕愛幸之
納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粗有楷
法後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佛亦通大義有子曰幹
兒未朞而夭蘇子貶惠州家妓都散去獨朝雲依依
猶外子瞻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
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
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
不作陽臺雲而僊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句
偈而絕葬之惠州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子
瞻悼之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
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
彈指三生斷後緣歸卧竹根無遠近近燈勤禮塔中

僊又作詠梅西江月以寓意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
自有僊風海僊時過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翻
嫌粉涴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
同夢
蘇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群妓畢集惟秀蘭不來
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荅曰沐浴倦卧忽
有叩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整粧趨命不覺
稍遲時府僚多屬意于蘭者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
必有私事秀蘭含泪力辯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爲
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

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

蘇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矣有營妓摽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為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為法曹公以眾人遇之而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贈妓云淚濕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

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子瞻嘆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款洽數月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作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鬢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鱉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為尼

蘇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官奴馬娉娉乞詩於參寥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

唐宋間郡守新到營妓皆出境而迎既出猶得以鱗鴻往返覥不為異白樂天湖上醉中代諸妓寄嚴郎中詩云笙歌杯酒正歡娛忽憶儒郎望帝都借問連宵直南省何如盡日醉西湖蛾眉久別心知否雞舌含多口厭無還有些些惆悵事春來山路見蘼蕪又聞歌妓唱嚴郎中詩因以絕句寄之詩云已留舊政布

中和又付新詞與艷歌但是人家有遺愛就中蘇小
感恩多蘇子瞻送杭妓往蘇州迎新守菩薩蠻詞云
玉童西迓浮丘伯洞天冷落秋蕭瑟不用許飛瓊瑤
臺空月明清香凝夜宴借與裔郎看莫便過姑蘇扁
舟下五湖又西湖席上代諸妓送陳述古詞云娟娟
缺月西南落相思撥斷琵琶索枕淚夢魂中覺來眉
暈重華堂堆燭淚長笛吹新水醉客各西東應思陳
孟公
宋時杭妓周韶胡楚龍靚皆有詩名韶好蓄奇茗嘗與
蔡君謨鬬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蘇子容過杭太守

陳述古飲之召韶佐酒韶因子容求落籍子容指簷
間白鸚鵡曰可作一絕韶援筆揮云隴上巢空歲月
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
若經時韶有服衣白一座笑賞述古遂令落籍時楚
靚同席楚贈之詩云淡粧輕素鶴翎紅移入朱欄便
不同應笑西湖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靚詩云桃
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暗酬交甫意
濯纓還見武陵人
胡楚嘗有贈所歡詩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
相思若將幽恨同芳草却恐青青無盡時時張子野
老於杭多為杭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群
芳十樣葩獨憐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
身如鼓子花子野甚喜為之賦詞一闋云
陳述古守杭時齋閣中有絕句二首綽約新嬌生眼底
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好似春潮夜夜
添又云長街玉筋殘粧臉肯為金釵露指尖萬斛閑
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為誰添蓋為佳人敘幽思也蘇
子瞻嘗書此詩并周胡龍三妓詩作一卷元時柯敬
仲得之虞邵庵伯生題其後云祇今誰是錢唐守頗
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鬬茶龍井畔花開陌上載嬋娟

又云三生石上舊精魂邂逅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
留別恨已無明鏡著啼痕又云能言學得妙蓮華乞
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為誰霸塔向金沙
陳直方之妾錢本錢唐妓人也丐新詞於蘇子瞻子瞻
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唐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乃
引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詞云玉人家在鳳
凰山水雲間掩門關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
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斑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鰥
拭餘潸明月空江香霧著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聞
舊曲破朱顏

宋有陳襲善者遊錢唐與營妓周子文甚狎挾之遍歷湖山后襲善去為河朔椽宿奉高驛夢子文搴帷嚬蹙輒之不可冉冉悲啼而没久之得故人書云子文死矣按其月日則宿奉高驛時也既歸遊鶯嶺作漁家傲以寄情焉鶯嶺峰前闌獨倚愁看促損愁腸碎紅粉佳人傷別袂情何已登山臨水年年是常記同來今獨至孤舟晚颺湖光裏衰草斜陽無限意誰與寄西湖水是相思淚

妙奴者錢唐陳令舉小鬟也令舉宴集少游出以佐酒少游贈之詩云西湖水滑多嬌婚妙奴十二正芬芳肌膚皙白鬒脚長含語未發先有香溪上夜宴侍替裳鮫如華月墮滄浪音聲入雲能斷腸不許北客辭酒叢玉人藹藹邦之良少年射策謁未央彼詞儒氣森開張玉杓貫斗生怒芒天欲文采老更昌故使歛翮窺群翔五十僅補尚書郎浩歌騎牛倘徜徉東風戲雨花草狂一溪泱泱青黛光妙奴勿倦侑觴主人正欲遊醉鄉

宋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提刑廣東令往廉按鈇憂甚廢寢食有妾故錢唐娼也問主公何憂鈇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

叔夏舊遊妾家最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也已而璜至鈇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峭然不交一談次日報謁鈇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璜踧踖不安鈇麾去伎樂陰命諸妓淡妝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璜昔日所贈之詞璜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璜心益急妾曰司諫昔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璜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於地鈇亟命索轎諸妓扶掖登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船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而鈇迄善罷

謝希孟者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為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為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為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知其侮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起歸與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滸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佩巾書

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裁自歸說着如何過裁斷不思量你莫思量裁將你從前與裁心付與他人呵

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春遊為惡姥所間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唯一婢一僕隨之尋常遊湖者遍暮即歸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特故盤桓比夜達岸則城門鎖不可入矣王生謂僕曰月色甚佳清泛不可再市酒殽復遊湖中進退更闌舉舟僕縱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入水中舟人驚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長

橋月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舟竟為棄物經年無敢登者居無何值禁烟節序士女闐沓舟發如蟻有妙年者外方人也登豐樂樓目擊畫舫紛紜超夷猶之興欲買舟一遊會日已停午雖蓮舫浪艇亦無泊岸者止前棄舟在焉人有以王陶事告者士人笑曰大佳大佳政欲得此即具杯饌入舟遍遊西湖曲盡歡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售之殆無虛日其價反倍於他舟。

湯賽師居抱劍營擅譽行首豔麗絕倫慧而黠巧吻負色寡合非豪俊不肯破顏狠客恐為所侮不敢登門

時時畜郎第中奩貲極厚有惡少詭為外方富民部綱者僦館其隣其南有酒館曰花月樓密邇賽師之室惡少日飲樓中酒家因徵酒逋至其所館見其行李爛熳騶從甚都意必仕宦富豪也且年少美丰姿因誘之曰郎君何故時時獨酌而不呼侑尊者惡少曰非汝所知也吾觀都城未有絕色當吾意者若淡粧濃抹獻笑倚門者直狐群耳酒家曰君特未之見耳樓北湯氏姊妹曰賽師春春者當今第一流也春春已為他郎所畜獨賽師在郎君若欲見之當為道意也惡少曰子姑詢之良久復命曰事諧矣約來日

相候蓋酒家極譽其富盛容止之詳賽師已動心矣至期惡少盛飾而往一見交歡呼酒酣飲出歌婢佐之惡少揮金不少吝且能調美風月舉家大喜墳之惡少復舁釵環條脫一巨篋草草視之皆燦然精金也可值萬緡娼家愈大喜不復細察受而緘之留連踰月惟恐其去也一夕惡少謂其家曰來日當往部中料理某事欲夙起賽師唯唯黎明飲食之遣僕隨往惡少以計賺其僕至晚不復來矣往館中覘之寂無踪蹟啟篋視之則燦然者皆偽物也舉家恚恨賽師素有血疾愧鬱而死

宋時秀州鄭文者為太學生久寓行都其妻寄以憶秦娥詞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而今此詞為同舍見者傳揚酒樓妓館皆歌之

宋時婺州劉興臣者赴省試於行都瀕行其妻自製彩花一枝贈之侑以鷓鴣天詞云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慇懃送襯與蕭郎兩鬢青聽囑付好看承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宋時潭州易彥章祓者以優等為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之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却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宋時閩人修軫者以太學生登第榜下取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是豪門買獃自古人言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蘇小娟錢唐名娼也俊麗工詩其姊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洽歎久之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貲囑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膳院判一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言至錢唐託宗人倅錢唐者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為盼奴所歡以於潛官絹誣攀繫府獄倅從獄中召小娟出詰之曰汝誘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

惟小娟感荷見生盼奴亦蒙恩泉下矣倅書其辭宛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曰趙司戶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去盼奴相思致疾而死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餽物一卷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illegible]析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偕問錢唐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illegible]倅索和之小娟以不能辭倅強之且曰不和那償[illegible]絹小娟不得已索紙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

也無倖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緡且爲脫籍
歸院判偕老也
宋李參政家鉉翁於杭州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
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
則曰能溫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初
甚熱次畧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
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之時
歸元後公携入燕京公死囊橐皆爲所有因是巨富
人稱爲奚娘子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爲室病且革顧謂洪

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薪還肯作一轉語否妾歎
兒也卿能集曲調於妻未死之前使預聞之死無憾
矣洪因滑稽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
大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誰共惟娘
子秀鍾谷水聲遏楚雲玉交枝墜一片心錦纏道餘
二十載遽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長相思兩手託空
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孝順哥終
無孝順逍遥樂永遂逍遥聽耳一笑而逝
朱淑真者錢唐人幼警慧善讀書工詩風流蘊藉早年
父母無識嫁市井民家其夫村惡遂除戚施種種可
厭淑真抑鬱不得志作詩多憂愁怨恨之思時牽情
於才子意無知音悒悒抱恙而死父母復以佛法并
其平生著作茶毗之今所傳者不過百中之一耳臨
安王唐佐爲之立傳宛陵魏端禮爲之輯其詩詞名
曰斷腸集其詩云靜看飛蠅觸曉窗宿醒未醒倦梳
粧強調朱粉西樓上愁裏春山畫不長又云門前春
水碧如天坐上詩人逸似僊彩鳳一雙雲外落吹簫
歸去又無緣又云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
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事休生連理枝又題圓子云
輕圓絕勝雞頭肉滑膩偏宜蟹眼湯縱有風流無處

說已輸湯餅試何郎蓋謂其夫之不才匹配非偶也
張行中題其詩集云女子風流節義齡文章驚世亦
何如蘋蘩時序寧無預詩酒情懷却有餘愁對鶯花
春苑寂苦吟風月夜窗虛丈夫莫笑多才思宋女不
聞曾讀書
淑真詩詞多柔媚獨清晝一絕送春一詞頗疎俊可喜
詩云竹搖清影罩幽窗兩兩時禽噪夕陽謝却海棠
飛盡絮困人天氣日初長詞云樓外垂楊千萬縷欲
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
何處滿目山川聞杜宇便做無情莫也愁人意把酒

送春春不語黃昏却下瀟瀟雨
與淑眞同時有魏夫人者亦能詩嘗置酒以邀淑眞命小鬟隊舞因索詩以飛雪滿群山爲韻淑眞醉中援筆賦五絕云管絃催上錦裀時體態輕盈祇欲飛若使明皇當日見阿蠻無計恍楊妃又云香茵穩襯半鉤月往來凌波雲影滅絃催緊拍促將遍兩袖翻然作回雪又云柳腰不被春拘管鳳轉鸞回霞袖飜舞徹伊州力不禁筵前撲簌花飛滿又云占斷京華第一春清歌妙舞實超群只因到曉人星散化作巫山一段雲又云燭花影裏粉姿閑一點愁侵兩點山不

怕帶他飛燕妬無言逐拍省弓彎不惟詞旨艷麗而舞態之妙亦可想見也

錢唐陳端子肅者喜遊俠爲奇俊語存齋瞿宗吉甚奇之嘗春日遊湖有句云茜紅女兒歌白苧墨黑燕子來烏衣後爾於閩中盤桓妓館賦詩云青銅三百一斗酒荔枝十八誰家娘逾一歲而卒年二十三云宗吉作念奴嬌詞悼之曰海山何處嘆人間別有芙蓉城闕霧閣雲窗深幾許獨駕青騾超越香霧雲屏被翻錦浪波捧龍綃襪鏡鸞舞罷半簾燈影明滅誰信一飲瓊漿玉山自倒魂逐驚鴻沒瘴雨蠻烟歸夢斷愁滿空梁殘月曉昔相期殺雞炊黍中道成長別故山秋晚何人共採薇蕨

安榮坊倪氏女者少妓好瞿宗吉嘗屬意焉及長委身爲小吏妻一日與宗吉邂逅於吳山下悽然感舊邀歸其廬置酒叙話爲賦安榮美人行云吳山山下安榮里陋巷窮居有西子嫣然一笑坐生春信是天人謫居此相逢昔在十年前雙鬟未合臉如蓮學畫蛾眉揮彩筆倫傳雁字上金錢相逢今在十年後鬟髮如雲眼光溜風吹繡帶露羅鞋酒泛銀杯沾翠袖自言文史舊曾知寫景題詩事事宜但傳秦女吹簫譜

不詠湘靈鼓瑟辭莫雨朝雲容易度野鴨家雞竟相妬當時自詫苑中花今日翻成道傍樹我聞此語重悲傷對景徘徊欲斷腸渭城楊柳歌三疊湓水琵琶泣數行相送出門留後約暮天脩脩東風惡醉歸感舊賦新篇重與佳人嗟命薄

甲妓朱觀奴者居塩橋頗通文義嘗欲構室而募緣於人求題詞於瞿宗吉宗吉援筆書云傾國傾城美貌爲雲爲雨芳年金沙灘上舊因緣重到人間示現欲構雲窗霧閣柰慳寶鈔金錢諸公有意與周旋請看桃花好面人以宗吉故喜捐貲焉其裔有朱鳳翔者

以音律得幸於　毅皇爲優人長與臧賢劉實者同
列寵昵無比
陳煥章錢唐人譁誕浮薄而聰明爽闓嘗痛飲妓館醉
爲群妓所侮作中呂滿庭芳樂府云羊羔玉斝灌翻
老漢嬉笑加加小丫鬟欺侮喈年高大兩三箇扶倒
扛咱白髮上黃花亂揷赤骨立黑墨偷搽慣得他無
高下也是俺醉鄉鎔達笑殺我也由他誠役詞也煥
章成化時人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六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七卷

錢唐　田汝成
會稽　商　濬　重校

藝文賞鑒

宋高宗雅工書畫作人物山水竹石自有天成之趣上
用乾卦印晩居北內多用太上皇帝之寶德壽殿寶
國亡遺跡悉歸上都流傳人間者不過殘縑片幅耳
嘗題李唐秋江圖詞翰妙絕劉靜修題之詩云秋江
春天雲拍水瀟借西風扶不起斷雲分雨入江鄂回
首龍沙幾千里浮雁老筆揺江聲髣髴阿唐徐淡情

千巖萬古青山恨不見歸舟一葉橫
元時杭州有官妓二好事者得之燕市一畫雪夜泛舟
一畫二色菊理宗題其背有與畫爲期及晩節寒香
之句劉靜修因賦詩云天津月明啼杜鵑梁園春色
凝寒烟傷心莫說靜康前吳山又到繁華年繁華幾
時春已換千秋萬古合歡扇銅雀香銷見墨痕秋去
秋來幾恩怨一聲白鴈更西風冠蓋散爲烟霧空百
錢籤錦天留在禍胎要驪山宮當時夢裡金銀闕
百柱樓前無六月瓊林繡簇後庭春珠簾晴捲天門
雪棹歌一曲白雲秋不覺金人淚暗流乾坤幾度青

城月扇影無情也解愁五雲回首燕山北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漫漫冰巖巖大風起兮柰爾何理宗嘗畫南樓風月橫披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靜修題之詩云試聽陰山敕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柰爾何又云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萬國中天月只辨南樓一夜涼蓋謂才到天中萬國明宋太祖月詩也

景獻太子者燕王德昭九世孫希瀞之子也工翰墨書竹尤佳嘗作掛屏枝稍傍出如篋底乍見潑墨彷彿頗具掀舞之態上用寶雅堂印凌雲翰題其墨竹詩

云古來畫竹誰最豪蕭悅不及王紹高文與之後到景獻學得南唐金錯刀齊紈新裂裁成扇頃刻春雷穿鐵硯圖成標以梟羣名宛似黃陵廟前見九疑峯高雲氣迷天寒日暮娥英啼手中瑤瑟不敢鼓恐有鳳凰來上棲宣和年間好時節徽廟丹青更奇絕南渡王孫愛墨君猶是東都舊枝葉二百年來迹已陳烟梢露葉長清新有熊畫衣今復覩制作甫未必無伶倫詩人尚友須千古寘搜心內良工苦安得此圖掛比窻坐聽秋聲起風雨

蕭照濩澤人靖康中流入太行為盜一日掠至李唐檢其行橐不過粉奩畫筆而已仰知其姓氏照雅聞唐名即辭賊隨唐南渡唐感生前之恩盡以所能授之紹興中補廸功郎畫院待詔其畫山水人物異松怪石蒼浪古野書名於樹石間惜用墨太多耳其時有開封蘇漢臣工釋道人物尤善嬰兒與照齊名西湖亭榭寺觀所畫多二人筆也

馬和之錢唐人紹興中登第官至工部侍郎善人物山水筆法飄逸纖悉粉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最重其畫嘗書毛詩三百篇命和之篇畫一圖會成巨帙至今杭人當有存其散逸者其後有顏興商者專師和

之但設色不逮耳張靖之題馬和之伐檀圖詩后稷肇王業豳風有遺詞相彼千畝良為我百度資耕耨信勞止祭眷當來斯匪直今始然振古恒在茲匏葉圖詩匏葉苦未萎濟水盈瀰瀰寒裳不可度招舟非我儷鷕雉良足與鳴鴈當何時周行坦如砥卻顧安題超蔓草圖詩蔓草長滿野良辰胡不支民窮并邑異豈獨荒閒思佳人歲年暮會晤恒苦遲夭夭桃上花穠婉當何時

李公炤燒錢唐人尚仁宗女為駙馬都尉善水墨竹石尤工章草飛白其時有裴叔詠者與公炤友善善蘭

竹窠木恠石雜之李畫中無辨也上用嘉善堂印
林椿錢唐人工花草翎毛𢇁菓皆師趙昌傳色輕淡生
意藹然淳熙中待詔畫院賜金帶以寵之其徒有彭
臯
劉松年錢唐人居清波門俗呼暗門劉紹熙間待詔畫
院師郭熙工人物山水意氣精神遠過於體寧宗朝
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高季廸題劉松年畫詩樵青
刺篙勝捏槳船頭分流水聲響青山渺渺波漾漾白
鷗飛過時一兩載書百壺酒一壺日斜出遊女兒湖
辟舟買得巨口鱸辟拍銅斗歌嗚嗚此樂除却江南

無凌雲翰題劉松年野意圖詩野水連村綠雲山勝
岸青橋低疑碍艇樹密不遮亭奇字無人問清琴只
自聽百年棲宿意把卷憶曾經
李嵩錢唐人李從訓養子工人物山水道釋尤長于界
畫光寧理三朝待詔其徒有馬永忠豐與祖顧師頫
皆傳其法嵩老㑒作多令永忠代筆也其孫李章者
亦善畫張靖之題李嵩小景二絕水西山外淨無塵
樓閣東風萬樹春獨倚欄杆千里望半醒半醉是何
人其二臺榭高虛淡月明夜深風露起秋聲無端別
鶴傷人思調得瑶琴曲未成又䟦李嵩觀潮圖云四

海惟浙江潮最險雖勇悍強厲如秦始皇帝猶畏從
狹中渡宋自慶曆以來杭海屢溢嘉定中潮衝壇官
平野二十餘里論者皆以讖句切近爲憂當時每遇
潮盛之候傾宫出觀顧反以爲太平樂事獨不思建
炎之初苗傳劉正彦因觀潮起釁幾危宗社而復甘
心于此嗟夫宴安酖毒雖利害切身亦不暇自爲謀
況其與復遠大之計哉張思廉與二楊所題皆載本
集謂李嵩之畫嵩本錢唐人歷光寧理三朝畫院待
詔出于目擊丹青藻繪宜有浮于世景者今所畫景
無内家人物儀衛供帳與吳俗文身戲水之流惟空

垣虛榭烟樹凄迷平波遠山上下與帆檣相映而已
披閱中欲使人心目遲回有感慨吊惜之懷無追攀
壯浪之想嵩意匠經營情留像外豈亦逆見將來預
存後監耶杜子美詩云江頭宫殿鎖千門細柳新蒲
爲誰綠殆爲此圖題詠也
夏珪禹玉錢唐人寧宗朝待詔賜金帶工人物山水醞
釀墨色麗如染傳筆法蒼老墨汁淋漓雪景學范寬
院中人物山水自李唐而下無出其右者其後有朱
懷瑾者畫法全師夏珪但欠瀟灑風度耳珪子森亦
善畫高季廸題夏珪風雪歸莊圖詩江雲粘波暁擬

糊青山忽失如亡逋乾坤瑩淨水作壺春意散入于
林枯野橋古渡行人無清響琵琶鳴殘蘆江天萬里
一老夫短簑如蝟舟如鳧魚寒入泥不上家歸來遠
識漁村孤柴門夜叩聞犬呼徑竹壓折誰榜扶山妻
自炊稚子沽不羡炙肉圍紅爐嗟予客遊歲屢徂詩
囊隨驢走髯奴長安何處覓酒徒飛花撲頭親不鳥
旅舍無夢遶江湖慵對風雪歸莊圖張靖之題夏珪
風雨圖詩長風吹折巔崖樹江色愁雲雨聲暮蒼茫
野艇曉驚潮交楫橫篙無住處何人倚岸泛虛舟風
雨不動如安流酒酣袒側篷窗底忽憶瞿塘五月秋

又題夏珪松濤怪石圖詩巨霧蟄山翻地軸老龍槎
牙蒼空谷茫洋灝氣溢不收一道奔騰衆神哭呂梁
洪上孤月明徂徠黛色參天橫黃河一瀉幾千里人
道天潢東向傾又云青陽使者膚如鐵玄冥老翁頭
似雪雲根丈人勢敵虎狹路相逢不相協六和塔下
天風來孔明殿前雲水開仰天俯地望不極却憶西
川灔澦堆劉士亨題夏珪山水圖詩夏珪丹青世無
敵遠近淡濃歸數筆天機所到入神妙此圖尤為人
人愛惜青山峩峩樹重重高泉一派飛白虹雲林烟
谷互隱見羊腸細路東西通溪邊丈人清似王倚窗

悠然吟不足我役黃塵奔競途勞生頗欠看山福春
風幾度薔薇開舊時猿鶴相驚猜有田可畊書可讀
家在山中歸去來
馬遠號欽山其先河中人世以畫名後居錢唐光寧朝
待詔畫師李唐布景森整工山水人物花鳥種種臻
妙獨步畫院其樹多斜科偃蹇至今園丁結法猶稱
馬遠云兄逵亦善畫子麟能世家學然不逮父遠愛
其子多于已畫上題麟字蓋欲其章也其時有蘇顯
祖葉肖岩亦師馬遠蘇筆法稍弱俗呼為沒興馬遠
葉小景酷似而大幅不如也然工傳寫馬遠嘗畫三

教圖釋迦中坐老子儼立于傍孔子乃作禮于前蓋
內璫故令作此而侮聖人也理宗詔江子遠作贊子
遠贊云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
大稱旨高季廸題馬麟夜景美人圖云燕聽簾前夜
來深羅衣應怯軟寒侵風傳漏板還堪數月混梨花
不易尋翠鈿紅褸猶帶纈燈繡閣正沉沉畫中一
片春宵景寫出幽人悵望心又題馬遠醉花詩池
冷畫闌幽芙容伴晚愁金盤承露色彷彿漢宮秋又
黃葵詩春晚獨餘芳風回帶酒香美人偏愛看因似
玉衣裳唐文鳳跋馬遠山水圖云自史皇作畫創制

之法下逮秦漢間混朴未散古質尚存唐以下則人文日滋新巧雜出所謂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澹中古之畫細密而精微也至唐王潑墨筆出掃去筆墨畦畛乃發新意隨賦形迹略加點染不待經營而神會天然自成一家矣宋李唐得其不傳之妙爲馬遠父子師及遠又出新意極簡淡之趣號馬半邊今此幅得李唐法世人以肉眼觀之則無足取也若以道眼觀之則形不足而意有餘矣

王輝錢唐人理度朝畫院祗候工人物山水釋道與李嵩同家間用左手描寫人目爲左手王其時有白良

玉何青年方椿年亦工釋道椿年又善著色山水其後有吳臣者亦師輝

樓觀錢唐人工花鳥人物山水得馬遠筆法第傳色稍欠細潤耳咸淳間畫院祗候其後有徐道廣者工花鳥法樓觀

俞珙李瓘俱錢唐人工人物山水布景著色俱師梁楷瓘之徒范彬劉朴亦善畫其時有錢光甫者專精畫魚精妙如活

陳清波錢唐人多作西湖全景工三教圖寶祐間待詔

陳宗訓杭人工釋道人物士女師蘇漢臣描染勁硬人呼爲鐵陳也其時有孫必達亦師漢臣

魯宗貴錢唐人工花竹禽鳥窠石描染極佳尤長寫生雞雛鴨黃甚有生意其時有張茂花鳥精緻小景更妙

馬宋英溫州人至錢唐淨慈寺寫古松于壁題云磨出一錠兩錠墨掃出千年萬年樹月明烏鵲誤飛來踏枝不著空飛去丁大全賞其詩畫急命索之人忌其能閟不令出卒不遇遂成詩讖其時有毛信卿者亦溫州人善畫竹杭人最重之自云大竹畫形小竹畫意蓋得法于趙牧之也

錢選字舜舉霅川人宋末時人入元以工畫花鳥名江南王思廉題其壽陽梅圖云一聲白雁度江潮便覺金陵王氣銷畫史不知亡國恨猶將鉛粉記前朝又陳儼題其畫花云霅翁夙號老詞客亂後却工花寫生寫意豈求顏色似錢唐風物記昇平

金應桂字一之號蓀壁錢唐人在宋爲縣令入元隱居篁嶺書法歐陽率更畫學李龍眠

黃子久公望富陽人聰敏絕倫通百氏說山水師董源而晚變其法運思落筆氣韻流動可入逸品元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爲書吏未幾棄去更名堅號

大癡道人放浪江湖年八十餘卒所著有山水訣行于世云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幹與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聲各要有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　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董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着色不離乎此石着色要

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為之再用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槩樹要填空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可相犯繁處間疏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要滯

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具粧容易入眼使墨士氣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于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闊處氣韻看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石最難畫　遠水無痕遠人無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衆峰如相揖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萬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用雲

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像不惡石有三面或在上或在側皆可為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工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冗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烟雲黯淡天色模糊能畫此者為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為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

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礬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爲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爲妙紙上難畫絹上礬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爲之上品古人作畫胸次寬闊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搥眼匾然後上幀子礬法春秋膠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　着色螺青拂石上

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　作畫祗是個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高李廸題黃大癡天池石壁圖詩黃大癡滑稽玩世人不知擬似阿母傍再竊偷兒平生好飲復好畫醉後酒墨秋淋漓嘗爲弟子李少翁貌得華山絕頂之天池乃知別有縮地術坐移勝景來書帷身騎黃鵠去未遠縞素飄落流塵淄穎川李公欣得之手持示

我請賦詩我聞此中可度難王枕秘記傳自青牛師池上碧蓮花千葉光陸離服食可騰化遊空駕雲螭柰何靈跡久秘藏荒竹滿野啼猩猩尋真羽客不肯一相顧却借釋子營菴茨我昔來遊早春時雪殘氷壑銷寒姿磴滑不敢騎馬上青鞋自策桃筇枝上有烟蘿披拂之翠壁下有沙石蕩漾之晴漪晴天倒影落明鏡正似王女曉沐高鬟毋飲須忽下藤梟梟落鶴乍立風凘凘匡廬有地我未到未省與此誰當奇掃石坐其涯沿洄引流卮醉來目睨影俯笑知爲誰落梅撲香滿接羅暮出東澗鐘鳴遲歸來城郭中復

受塵土欺十年勝賞難再得恍若清夢一斷無由追朝來觀此圖惻愴使我悲當時同遊已少在我今未老形先瘁人生擾擾嗟何爲不達但爲高人嗤漢南已老司馬樹峴首已釋羊公碑惟應學道悟真訣不與陵谷同遷移仙岩洞府孰最好東有地脉西峨嵋高崖鐵鎖不可攀援以還上仰望白雲樓觀空峨巍此山易上何乃遺便與猿鶴秋相期欲借太乙舟夜卧浩蕩隨風吹洞簫呼起千古月照我白髮涼絲絲傾主醪薦瑤卮招君來遊愼勿辭無爲漫對圖畫日夕還相思

嘉興林叔大椽浙江行省時貪墨鄙吝然頗交接名流以沽美譽其于達官顯宦則刲羊殺豕品饌甚盛若士人君子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衆皆捫腹闊步譏誚交作叔大乃甚不敢仰視遂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即書一絶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咲謂曰好水好山言達官顯宦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巳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謝語即僧家懺悔也閭掌大咲而散叔大數日含

見恪

沈秋澗麟錢唐人山水師郭熙兼能寫貌樹稍類於松葉攅針山多礬頭石作雲皴頗得郭家風度

陳鑑如仁和人精于寫神至今其子孫猶傳家學也鑑如嘗爲趙文敏公貌像公援筆改其所未然因謂曰眉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陽三畫陰成泰卦也

王思善繹號癡絶生其先睦人至正間居杭之新門從携李某居仲年十二三巳能丹青亦解寫眞嘗爲居仲作小像面部如錢而精采宛肖後得顧周道開發益造精微嘗爲寫像秘訣行于世云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岳四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笑談話之間本眞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爲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

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又何足怪哉　采繪法云凡面色先用三朱腻粉方粉藤黄檀子土黄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斡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黄臙脂不用臙脂則三朱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臙脂黄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黒者粉入檀子土黄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斡巳上看顏色清濁加减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臙脂淡如

要帶咲容口角兩筆略放起　眼中白染童子外兩筆次用烟子點睛墨打圈眼梢微起有摺便笑容口唇上胭脂斜　鼻色紅臙脂微籠　面雀班淡墨水幹麻橙水幹　鬚色黑者依鬚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子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烟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用　手指甲先用胭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人面色胭脂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提搬絹則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　緋紅用銀珠紫花合　桃紅用銀朱胭脂合　肉紅用

粉為主入胭脂合　栢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　黑綠用漆綠入螺青合　檀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　官綠即枝條綠是　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　月下白用粉入宗墨合　柳黃用粉用三綠標并少藤黃合　鵞黃用粉入槐花合　磚褐用粉入烟合　荊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標合　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　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烟墨土黃合　銀褐用粉入藤黃合　珠子褐用粉入藤黃胭脂合　藕絲褐用粉入螺青燕支合　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　茶褐用土黃為主入

漆綠烟墨槐花合　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烟墨合　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　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　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　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　葱白褐用粉入三綠標合　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　秋茶褐用土黃入三綠槐花合　油裏黑用紫花土黃烟墨合　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　鮑色用粉漆綠標墨入少土黃合　氊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　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　金黃用槐花粉入胭脂合　雅青用蘇青襯螺青罩　鼠毛褐土黃粉入墨合　不老紅用紫花

銀朱合　葡萄褐用粉入三綠紫花合　丁香褐用肉紅為主入少槐花合　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　氊絨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　番皮用土黃銀朱合　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　水獺褐用粉土黃合　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凝　皂靴用烟墨標　栢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烟墨合　金絲栢同上不入墨　紫袍用三青燕支合　其餘不能一一脩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青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秋

紅紫花藤黃槐花削粉石榴顆綿燕支橙子其橙子用銀朱淡入老墨燕支色合

周如齋仁和人山水學高房山

王叔明蒙其先吳興人趙文敏公之甥也隱于仁和之黃鶴山號黃鶴山樵翁詞翰畫學王維與吳興倪元鎮詩畫齊名元鎮嘗寄之詩云能詩何水部愛石米南宮允矣英才最居然外祖風釣絲烟霧外船影畫圖中他日千金積陶朱術偶同又云幾夢山陰王右軍筆精墨妙最能文每憐竹影搖秋月更愛山居寫白雲秘笈封題饒古迹雅懷蕭散遠人群今年七夕

聞多事賒畫繙書到夕曛又云秋蛩唧唧雨蕭蕭楮穎陶泓伴泬寥此去不能期後會清言聊以求今朝濕雲窗裡初溫酒白鳥汀前又晚潮故國何人賦招隱桂花零落更停橈又題王叔明畫詩云王郎筆力追前輩海嶽新圖入卧遊獨鶴眠松猶戴露孤猿掛樹忽驚秋陶潛宅畔五株柳范蠡湖中一葉舟同煮茯苓期歲暮殘生此外更何求高孟升題叔明枯木竹石圖詩云吾鄉畫手鶴山樵鶴去山空不可招真迹幸留王宰石疏篁老樹共蕭蕭高季廸題叔明畫詩云何處畫相同湘南與峽東江來落日外山出

秋中綠桂驗人宅青蓮釋子宮鐘鳴樵谷瑁船放青橘空風樹驚猿落烟蕪去鳥通半生遊楚興對此輔無窮平仲微題叔明畫詩云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萬朵翠芙蕖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興書開吮彩毫消白日夢騎黃鶴上清虛此圖定倚吳山閣醉點南屏春雨餘凌雲翰題叔明山房圖詩畫託交遊迹巳陳西莊依舊鎖松筠也知谷口烟霞趣造物應留待子真方孝儒題叔明墨竹詩吳下王家藝且文吳興文敏之外孫黃塵飄蕩今白髮興刑遠矣風流存華亭米芾稱善畫每觀蒙畫必嘆詫謂言妙處

逼古人世俗相看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皆脩竹烟雨冥濛蛟龍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固知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麟溪鄭君好奇士愛畫猶能賞其趣嗚呼世間作者非不多鄭君甚少可奈何

王若水淵錢唐人幼學丹青趙文敏公多所指授故畫法兼綜古人無一筆院體山水師郭熙花鳥師黃荃人物師唐人而水墨花鳥竹石尤絕品也其徒有臧

祥卿者亦名家天曆中若水畫集慶龍翔寺兩廡壁時都下劉總管者總其事劉命若水于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于著筆因取紙連黏粉本以呈劉曰好則好矣其如手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禮再拜求教于劉劉曰子能不恥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爲躶體然後加以衣服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爲之果善楊廉夫題若水白鷴圖詩石菊花開春巳歸一雙白鷴引雛飛欲將隹句寫修竹莫遣石角鉤人衣張靖之題若水石榴圖詩凉飈蕭颯紅錦囊翠袍漸染胭脂香琅玕枝重

壓欲折青女夜折琢珠囊金鋼碌碎鴉鶻石綠綃進徹玲瓏色蒴蔔酒盡蔟漿空一顆霧丹透詩骨又枇杷圖詩云東州奇花凌歲寒吳山月廊香半酣何人誤作上林賦病骨却思黃蟆丸同時不數楊家巢三寸吳柑空萬顆會須載酒醉西園一樹黃金壓枝墮

宋汝志錢唐人元時開元宮道士號碧雲工人物山水花鳥師樓觀同時有王景升者亦道士與丁青溪俱學李嵩王輝丁尢工寫照

高彥敬號房山善山水怪石噴浪灘頭谷口烘鎖潑染作者鮮及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潔雅乘興畫青

石古松歿日後趙文敏公爲補叢竹後爲戶部楊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題詩其上云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爲補幽篁妍國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寫無敵老蛟一起風雨來星墮天河化爲石趙公自是神僊人獨與尚書情最親高懷古意兩相得慘淡酣酢皆天真侍郎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嘆息令人何必非古人淪落文章付陳迹

僧若芬字仲石婺州曹氏子爲上竺寺書記模寫雲山以寓意求者漸衆因謂世間宜假不宜真如錢唐八

月潮西湖雪後諸峰極天下偉觀二三子當面蹉過却求玩道人數點殘墨何耶歸老家山古澗側流苕霅間占勝作庵扁曰玉澗因以爲號又建閣對芙蓉峰號芙蓉峰主嘗自題畫竹云不是老僧親寫曉來誰報平安其時有淨慈寺僧惠崇亦號玉澗善山水六通寺僧蘿窗善龍虎猿鶴蘆雁長慶寺僧慧舟善小竹雖千百成林而不見冗雜上竺寺僧仁濟芬玉澗之甥書學東坡墨竹學俞子清梅學楊補之自謂用心四十年作花圈稍圓耳

溫君道錢唐人畫花竹翎毛酷嗜鵝鶴每畜養之觀其

飲啄以資畫筆

杭人沈積中家藏進馬圖一幅徐一夔爲之跋云右進馬圖一人戴皮冠冠上懸赤丸一大如菽冠簷則綠文貝爲飾穿窄袖袍袍用文綺爲之縷金緣襴者烏皮靴靴様尖而直製若一字北向拱手立容甚恭肅蓋主進馬者一人拱手立于其後容亦恭肅袍靴同而冠不懸丸不綠貝必其從者也一人童顱辮髮而不加冠牽一馬而前其馬毛色皆黑自頸至膊纍濡深潤如玄雲蒸雨獨鼻梁隆起而白狀若玉麗蓋白鼻騧也一人亦不冠童顱椎結而鼻加高牽一馬隨

之其馬昂首長鳴欲追前馬馬滿身皆旋文如用綖綴錢勻整可以枚數而貫蓋連錢驄也一人大髯如前牽一馬出其後耳若批竹尾若擁篲兩蹄挐空而出欲追前馬牽者苑挽之而力不能制兩有努力容而馬之背則微赤自腹以下皆淺白色蓋赭白馬也相馬法曰彤白襍毛曰駁即赭白也此三馬者神駿之氣有一空凡馬之意余締玩久之目眩神悸如見所謂天厩眞龍者余聞古之賢君有獻千里馬者却之不受不知此圖模何代所進馬意其流傳人間亦不過好大喜功之具獨羨畫師運思之精寫人物如生亦一奇也此篇大率摹倣畫記序事精婉而所名三馬形稱有據可爲作文之法

戴進字文進錢唐人當宣德正統時馳名海内山水人物翎毛花草無法諸家尤長于馬夏中年猶守師法晩學縱逸出畦逕卓然一家文進作畫不耐拘束其時有按察使某者往往以勢凌之文進倔強不肯就役按察使大怒以微纆攣之裸膝跪堦下逼令畫神荼鬱壘適布政使黄某者閩人也雅重文進見而大驚爲之申解乃免文進感之作畫四幅以獻黄公其孫宗器皆以示予眞神品也 宣廟喜繪事一時待

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文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秋江獨釣圖一紅袍人垂釣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入妙 宣廟閲之廷循從傍奏曰此畫甚好但恨鄙野耳 宣廟扣之乃曰大紅是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大體 宣廟頷之遂揮去餘幅不復閲古稱文人相傾雖藝家亦爾也

西湖賦西湖圖俱難得佳者蓋摹景則滯離景則虛惟戴文進西湖圖稍稍超脫劉士亨題其圖云錢唐西湖天下奇浮光萬頃澄琉璃仙宮佛刹湧金翠笙簫鼓

之聲聞四時六龍扶日消春霧畫船撐過茅家埠吳
姬雙唱遏雲歌驚散鴛鴦與雁鷺水亭入夏熏風來
鏡裏荷花高下開燕漿酪粉出冰椀對花一飲三百
杯梧桐葉脫鷫秋至兜子尋僧霧隱寺深洞老猿呼
不應和得賓王舊詩句玄宜前水落九天孤山突若
銀螺狀王驄駝酡探春去紅椒已破踈籬邊戴進胸
中有丘壑揮灑新圖使人愕羊腸路口樹陰陰鴨嘴
灘頭沙漠漠和靖東坡不可逢白雲常護青芙蓉寄
謝山霧莫相拒蚤晚來聽烟際鐘元時有玉澗和尚
者亦作西湖圖但寫意而已劉伯溫題其圖云大江

之南風景殊杭州西湖天下無浮光吐景十里外疊
嶂湧出青芙蕖百年王氣散荆棘惟有歌舞留歡娛
重樓峻閣貯鉛黛媚柳嬌花使人愛老僧不管兒女
情故作猖豪見真態想其泚筆欲畫時高視畫工如
小兒千岩萬壑吾意匠夸娥巨靈吾指麾却憶往年
秋雨夕畫舫衝烟度空碧蒼茫不辯雲與山但覺微
風響蘆荻須臾吟月逆深霧時見松杉半昏黑開尊
命客彈絲桐扣舷大笑驚海童鮫人唱歌魚鱉應水
底影動雙高峰只今倏忽成老翁可憐此樂難再逢
愁來看畫欲自適誰知感生愁轉劇近日於洪靜夫

家見西湖圖四幅款云李嵩作寺觀峰塢皆有標題
工巧絕倫蓋當時進御物也
楊文敏公爲戴文進題竹雪書房詩戴君舊業家錢唐
幽齋剩檻青蒼當水森玉立蕭蕭琅玕時動音鏗
鏘一林邊接洪岡綠萬箇如臨渭川曲涼宵白晝風
月清翠影重重覆書屋四時佳致迥不同況茲清絕
當嚴冬朔風吹雪滿空下凝積綴葉相玲瓏素娥冉
冉來雲表皓鶴翩翩舞林杪是時捲卷一凭欄高興
瀟灑應不少恍如玉壺照人窗牙籤玉軸生輝光開
徑便宜同將詡映書史覺慕孫康一從寄跡京華地

趨首山房想初志陽春桃李任紛紛勁節貞心自無
異何人爲君寫此圖故鄉景物渾不殊興來展轉對
坐久之一點塵埃窗外無
張靖之題戴文進西湖景詩宿雨住還滴朝雲爛不收
陰明猶未穩船在斷橋頭又云春水鴨頭綠曉山螺
髻青王孫攜遊處雲重樹冥冥題芭蕉士女圖詩露
壓峰前未著霜輕分蕉綠試龍香不知寂寞遙開思
寫到關雎第幾章其二賜來紈扇過秋間閒摘芭蕉
喚小鬟拈筆欲題心上懶怕隨流水落人間其三披
殘綠葉不堪題題罷還防侍女提滿地落紅無一片

怪他秋後學春姿其四蕉花新吐絳苞香郤與宜男
隔畫墻摘葉題詩記時月看渠何日獻蕉黃題墨萱
詩南董清暑北堂幽叟度忘憂尉白頭今日題詩儒
含棗斷烟斜日倍添愁題小景三首全嶅王龍繇作
堆老樹屈鐵泉鳴雷舟輕水急雲湧漾彷彿使槎天
上來又云蕭蕭葭菼著霜稀秋水連天有雁飛悵望
溪山舊人去一船斜日映愁歸又云泛泛輕舟泊釣
磯蘆花吹雪夢將飛莫教一枕黃昏雨重待郎帰覺
後歸

沈啟南覽石田長洲人工畫山水人物嘗寓西湖寶石

峰僧舍為求畫者所窘劉邦彥嘲之云送紙敲門索
畫頻僧樓無處避紅塵東歸要了南遊債須化金仙
百億身又寶峰僧樓看啟南畫因懷畫中詩人存沒
云尋僧重上寶峰樓對景興懷不自由東海傷心諸
老散西湖回首十年遊歷淮傳畫題新句慚愧青山
對白頭空負梨花一尊酒無人共載木蘭舟又湖上
逢啟南云僧樓重會沈休文把酒看山興絕群一道
泉聲池上落兩湖春水座中分苦唫野鳥如憐我不
飲山花亦笑君須把老懷傾倒盡毋勞別後賦停雲
張靖之送啟南云一月湖山踏翠薇紅塵不上木綿
衣看花偶與東風便放筆欲將西子歸班白才名推
禹錫丹青家法過元暉平生詩畫留情處不是閒行
見亦稀又題啟南湖山畫云山通城郭水通岐晴日
登臨雨日思四百八十可遊處三萬六千堪醉時蕩
漾黃金湖上景留連白髮畫中詩直須倒景窮玄賞
欲借孤山放鶴騎

張靖之工詩畫平生鑒別名品題跋甚多嘗作目送飛
鴻手揮五絃圖復自序云癸卯寓杭戲寫墨送飛鴻
手揮五絃圖潦草為婢子所唉因題與女王辟妝爲
劉氏清話九月十五往杭州瀟瀟風雨生離愁開尋

敗筆作圖畫生紙爛墨傷昏眸小鬟立侍笑欲倒走
入幽閨向娘道山頭禿似土灰堆樹根亂若蓬蒿草
空中四鳥飛橫斜筆淚大似赤老鴉烏紗素服一開
客坐看去鳥彈琵琶我生不是丹青者適興投情參
揮寫等閒塗抹豈足言便有傍觀說高下何況嵇康
妙絕倫清談曠恨能容身王祥在室時手自繪綉笑
人圖精妙絕倫及嫁構歸劉氏希仁希仁者杭諸揮
使也舉裝成軸乞詩於靖之因題云蘭蕙情懷冰雪
容生來未解出簾櫳璁瑢冷佩蚕房雨翠帶香披綉
閣風雙王已諧琴瑟調五花新受鳳鸞封明朝早有

蒸嘗事自採蘋蘩步月中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八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藝文賞鑒

宋時吳傳朋說善楷書虞伯生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阜陵嘗欲易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而卒不能及固人君之服善而益見吳公之書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溢張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而尚可類鶩自吳興趙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然直吳興體耳非晉書也予比至吳越見連朋書最多皆隨分贊嘆且圖來者稍守正法耳觀伯生所敘如是則知吳書真宗晉法令杭州題扁不復一有而張即之書有存者可惜也

夔夔子山者康里人元時爲浙江行省平章書法妙絕自松雪翁之後罕能及之杭州扁額多出其手嘗問

客一日能寫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
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輟筆也
李和錢唐人以粥故書為業尤精於碑刻凡博古之家
或有贋本求一印識毅然弗從其印文李和鑒定石
刻印
俞子中和號紫芝錢唐人洪武中隱居不仕工書翰臨
晉唐帖行草學趙子昂逼真好事者得其書用松雪
款識人莫能辨弘治中有詹仲和者亦學松雪書畫
假梅花道人為識往往亂子昂真蹟
蔣廷暉錢唐人博涉子史精楷法永樂中以有司薦

入翰林受中書舍人歷禮部郎中兼侍書七十引年
壽八十八在官四十餘年小心謹密未嘗有過友道
周好賑貧恤沒未嘗責報其致仕還也楊文敏公贈
之詩云薊門三月春晝長有客翻然思故鄉爲言衰
邁已七袠乞身幸已辭明光憶昔年華正強盛工書
深得臨池興遠師羲獻爭清妍近法歐虞揎遒勁龍
飛九五求樂紉姓名黍已登薦書拜官雖列鳳池上
載筆每向詞林趨毫端日日傳恩旨綸綍煇煌播遐
邇乘閒縱意時一揮多在人家畫屏裏後來遷職尚
書郎內庭如舊承寵光白金文綺頻有賜二十餘年

鬢髮蒼顏了自看同供奉白眼相看意遊重見今別
我深歸休千里湖山入畫夢租筵酒滿黄金巵盡醉
休嗟臨路岐他時僊遂懸車願定過錢唐話别離成
化間有百户吳東升者亦善楷書劉士亨寄之詩云
墨花香滿硯池頭畫意能書老户侯顧兎分毫摩挍
皆玄金紙上字雙鉤張芳之寄東升詩云蘇門獻管
振芳辰翰墨館工世絕倫鐵氣循環日月後筆花空
晚夢中春盛時郎將烏紗帽幕府儒賓白髮新二十
年知今共老相逢不是傳遊人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八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九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術技名家

晉時錢唐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即當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中得瓜刀其神怪往往如此海賊孫恩叔父孫泰師之傳其術亦多驗

杭州刺史裴友敞疾甚錢唐主簿夏侯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蚤須崇福以禳之□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取二妃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癡狂語耳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寧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三姬

武肅王左右算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占筮武肅嘗衙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無妨也此淮帥楊渥已薨當早遣吊祭使去耳王曰生辰使方去豈可便伸吊祭簡曰此必然之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王從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吊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服

宋時杭州太守何中正初及第時聞郭從周精卜求占之從周贈以詩云三字來時正月圓一麾從此出秦川錢唐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後中正果于八月十五日除知制誥貶秦州後改杭州而卒

宋時臨安城中大街士夫必遊之地天下術士多聚焉皆獲厚利後來十數年間向之老於術者悉多不驗而後輩術者皆奇中有老術者叩于後進問其故後進曰先年士夫之命得祿貴星旺皆是貴人近時貴人必帶刑殺衛擊方貴汝不見今日監司郡守日以斬殺爲事乎老者嘆服至今談子平者皆言正官不如偏殺亦祖此意也

韓鐘者紹興末賣卜于三橋多奇中庚辰春曾待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宗子趙待任先在焉次第談命首言待任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仲躬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伯恭問何幹至此伯恭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彼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所至沉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

無禍已而其言皆驗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為尚
書適遇卿監郎仲躬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
士不第至從官以沒伯恭隆興京陰榜南宮第七人
又中宏詞科為儒宗得末疾甫四十六歲而終

耿聽聲者能嗅衣服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
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叩之耿
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即呼萬歲上
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
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已死此其故物也後居候潮
門內夏震微時嘗為殿巖送酒于耿耿聞聲知夏必

貴遂以女妻其子子復娶其女時郭逵為殿帥耿謁
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他日皆為三衙問是何人曰
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與輅時已為將官獨震方為帳
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爾耶
曰吾所見如此耿因為結為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
吾數夜間聞軍營金鼓有殺聲君三人顯達之時至
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為金州統戎皆以功
受賞震則以誅韓功相繼獲殿巖虎亦參馬帥皆立
節度使班悉如其言

楊王沂中閒居微行遇一相押字者王以所執拄杖就
地作一畫相者熟拜曰閣下自宜愛王愕然問其故
相者拜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當封王無疑王笑遂
批帖云與緡錢五百萬用押字識之相者翌日詣司
帑請錢司帑者熟視批券問汝何人敢作王質押來
脫錢相爭不已同列解之乃醵錢五十緡相贈相者
持錢大慟而去司帑伺間聞王曰恩王嘗批押字與
相者五百萬耶王曰然此人神相故重酬之司帑曰
其以質押拒之眾人打合五十千與之矣王驚問故
司帑曰不可使此人脫得王錢他日必又有以術來
胡說者則王之謗辱矣恩王已開王社更復何求王

翹撫其背曰說得是見得是就以相者錢五百萬賜
之

莫月鼎者道士也嘗與客遊西湖烈日熱甚月鼎曰吾
借一傘遮陰乃散空噓氣忽黑雲一片隨而覆之

宋末時有術者子善風角鳥占賈似道招之一日叩以
飲食之事客寫緘封明日賈宴客湖舟至暮賈立船
頭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客依壁中言曰已晚
可拆書觀之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
字眾皆驚賞

咸熙間有醫僧寓臨安以脈識證迎者如市太學生欲

戲之有王上舍氣體充實身長八尺平生無疾詐令爲病延僧診視王方食將竟聞僧至倉猝就榻偶絆一跌乃起而寢僧入診脉亟出語諸生曰不可救矣諸生撫掌大笑僧曰非索價妄語也須臾死矣雖良藥不可治辯詈逐之逾半日而王死蓋飽食體肥遭跌而腸斷也

笪箕泉在赤山之陰黃大癡結廬于此其徒沈生狎近道姑同門將白之于師沈懼引刀自割其勢衆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不合偶問諸闍奴教以乾所割勢搗粉酒服之如言不數日而愈

應本中甫錢唐人篤志好道得劉于金和尚降僊之術甚驗每在萬松嶺上同志家爲之欲備牲醴祭僊而苦無錢漫以借錢叩僊允之降筆云適有賈　平章在此可立約借汝遂書約拜檔錢甲馬

曰汝二人可往葛嶺相府故居大銀杏樹下稍西有草一莖長而秀者就下掘之可得二人隨往不覩其草乃拾半甎祝曰大僊若果有錢當引領去祝畢其甎自動中甫以手扶甎隨行至樹西果有長草在焉掘深二尺唯麄石數塊再祝曰恐即是此其甎卓地如應狀遂持而歸復叩僊曰此石當何爲之僊書曰爐鍛成汁二人鎔之開爐中如淬水聲溜下皆白銀也持往三橋鋪貨得鈔三拾兩買牲設祭數月後因別事降書曰應生所借之錢兌汝還矣可于爐中取原約如言而往果得約巳燒去上下空紙其原書俱存中甫僊者外貌瞿鑠有膂力能手搏無與敵者其所得術每欲教人第恨不得忠孝士卒無傳焉殁在至正巳丑時年七十有八

至正間江西龍廣寒挾預知之術來遊錢唐諸寓宿佑聖觀陳提點房中陳欲試其術叩以明日飲食事龍密寫固封囑曰不可拆看陳俟其出乃竊啟視之云

來日當食羊肉白麪老夫亦與客列適有餽陳活鯽魚數尾陳戒僕明日三廚專以此魚供饌至明蚤住持吳月泉因高顯卿參政避人賀生辰來方丈坐與遊陳相陪陳曰敝房有活魚取來供饌高固止之固言龍廣寒在房高曰我嘗識之請來同坐酒食我巳准備來也是日果是羊肉白麪龍亦與席

元時眞州有巨商每歲販鬻至杭州時有挾姑布子卿之術號鬼眼者設肆省前言多奇中門常如市商造門方下坐忽指謂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初間舟次揚子

江見水濱一婦仰天號慟商問其故答曰妾之夫小
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貿易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
于妾持贏息買薪米餘悉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
遺其本非惟飲食無措亦且見捶死矣寧自沉耳商
聞之嘆曰我厄于命使鑄金可代將不惜彼乃自失
其生哉亟取錢一百緡贈之婦感謝而去商至家具
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舊訣別閉門待盡踰期
竟無他故後復之杭道經向泊舟處忽遇先日贈錢
之婦抱一子迎拜於路且告曰自蒙恩人救拔後數
日乃產此兒母子二人沒齒荷再生之恩商在杭再遇

鬼眼驚問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笑曰公陰
德所致曾救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贈之
元時李國用自北來寓杭州能望氣占休咎兼相術但
崖峭倨傲時貴亦頗敬之謝后諸孫有退樂者延致
之即據中坐省幕官皆下位不得其一言時趙文敏
公為七司戶陪席風瘡滿面李望見即起迎讓坐客
曰我過江僅見此人面瘡愈即面君矣公尊記取異
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國用登州人嘗得僊術洞視
五臟世稱神僊云
元初有宦初庵者善卜筮時錢唐初附世祖以故都殷

盛懷南顧之憂召初庵筮之卦成而初庵猶未知也
世祖曰以此占臨安何如對曰不過五六十年生聚
蕭條滿城荊棘其後杭州連有火厄兼以墨吏橫斂
閭閻十室九空矣
杭人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眼子忽遇巧匠僞安一磁
睛障蔽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僞至元丙子後流寓泉
州起家販船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番中獲聖鐵
一塊厚澗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噴鐵於口刀刃
不能傷其身後傳聞既廣有島馬兒奉使來取試以
鐵納于羊口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

鐵復揮應手首落遂以進呈
天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張尚書漢臣趙松雪學士貴比
山漕侯同在杭州泛舟過西湖至茅家埠上岸乘肩
輿將游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寺趙公偕二公入寺
訪親戚而從人來報張公之老僕戍顯卒死矣亟回
至其所呼救不甦氣絕身僵忽有二道士過一老一
幼云不妨事老者即于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籬落
間摘一青葉度于老者老者若作法書符狀置死人項隨
即再生項間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洞濱變現隱
括其性如此耳

宋會之者杭州人元時名醫也其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黄爲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黄色去絲瓜研之爲末和清水爲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脉絡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鮮于樞所記若此

元時陸華之錢唐人以賣卜馳名且通文學縉紳多與之交天台丁仲容贈之歌云雲心子陸良師之子孫老來賣卜錢唐門搜玄決微釋混淪進退五緯扶兩輪韓父及昔見束手就律呂不敢差毫分前身定是

張博望老樹倒騎上崐崘投杼機上女飲牛河畔人與之細說天地根卻來人世二千歲君平朽骨呼不聞功名富貴無足云秖談禍福開盲昏得錢沽酒和天吞赤城有狂客十年江海看浪飜歸來黄塵中拭目驚見君抵掌一長笑各拂頭上巾別是綠髮摘可染愁今雪前綠吳盆少者忽已老老者不復存故須日日醉倒湖邊尊樽已倒還再沽不愁黄金盡但恐清見無舉手招羲和低頭喚天吳勸爾勿東逝止爾勿西徂西徂不可止東逝無窮已呼付酒家兒明當復來此

元時錢唐駱生無目而善歌聲九皐贈之歌云駱生家在錢唐住正近曲江蘇小墓生來無目最善音自小學歌今獨步憶昔太平開樂府新聲傳得宮中譜摩訶兜勒西域來子夜吳歌自風土一聲悲壯梁塵飛二聲激烈行雲低三聲四聲山石裂魑魅夜走猩猩啼我來江上忽相見聽我復聲如識面殷勤道我攻詞章吾今衰也何由美落花遊絲春寂寂來前再拜當筵立爲我揚袂歌一行滿堂聞之皆動色我本東西南北人如今天地盡風塵勞生關事易成感使我泣下沾衣巾駱生駱生吾已老往事悠悠勿復道已

將身世等浮雲莫把新詞故相惱撩琴罷坐求我歌我歌哀樂何其多人生百年能幾何駱兮駱兮柰爾何

劉均美者號閑耕錢唐人世以醫名讀書通大義性孝友待異母弟如同母讓產與之洪武間以閭右徙實京師仍以醫行居會藥售不二價又喜施病而貧者故四方持重價走均美市藥者日無筭而貧無錢走丐藥者亦無筭均美且起視丐者先之而後及市者一時士大夫多均美之義若解大紳楊士奇皆與交遊有歌詩贈之而郡人許昉遊國學貧無以自給

均實延之家昉死爲之殯斂歸其棺暮年術益精活人益多譽益遠年九十卒鄭韡閱耕詩云嬾看玄都觀裡花卻尋老圃事桑麻田疇春雨東西畝雞犬比隣一兩家芳草綠肥黄犢徙遠山青斷白鷗斜歸來靜掩茅堂坐鍊就爐中九轉砂楊士奇九十詩云桑弧蓬矢懸門日至正初當第七春早幸天興明聖運長留身作太平人紫泥詔下頻須帛金鼎丹成足養神更住人間四千日壽星光照百年椿

杭城有瘍杖丹膏者雖血積狼藉一敷而愈又有胎骨丸將杖時服之雖杖不傷若不杖則內熱癰腫必破

血而後已予曾祖亦取棗椹子及未毛之鼠以麻油釀之以施傷者俾之立効此雖小技亦有專門可以救小民以詿誤而遭酷吏之厄者徐大章術則說云杭人有徐其姓而號靜隱處士者素以傷醫爲業且善療笞杖傷有被笞杖傷者輒趨處士請療療輒愈其術用藥爲劑採爲膏以傅于其傷破傷者云藥力所及快若神僊家所謂玄霜絳雪或曰人而受笞杖傷蓋得罪于王法者也使含苦茹毒呻唫日夜可也今而療之易呻吟爲悅豫法斯弊矣其術雖奇王法不與也余解之曰罪有重輕笞杖之設蓋以待夫過誤者也法家欲使過者立于無過之地是以有笞杖之刑以恥辱之使知自創艾非棄之也漢室腐刑且下蠶室懼風灰殺人矧過誤乎然則處士之術有弼刑之功矣吾既辯或人且嘉處士得捍術之道筆其說授之

杭城假山稱江北陳家第一許銀家第二今皆廢矣獨洪靜夫家者最盛皆工人陸氏所疊也堆垛峰巒拗折澗壑絕有天巧號陸疊山張靜之嘗贈陸疊山詩云出屋泉聲入戶山絕塵風致巧機關三峯景出虛無裏九仞功成指顧閒靈鷲峰來群玉垛峨嵋截斷

落星間方洲歲晚平沙路今日溪山送客還

陳巴山仁和人居竹竿巷以星命爲業得異人授以天文之術其言事歷歷有驗一日與隣老遊郊外衆欲回陳強之弗得云爾去必遭官杖其人不信偶衝郡守節級果遭杖又嘗見郭顏色門首豎幡設醮陳謂其隣人曰此日不宜道士云文奏已定不可更矣竟于是日行之果爲官府擒治正統改元詔書至陳謂馬士良曰吾夜觀天象今上異常做幾年皇帝而止又做幾年乃以爲狂及天順改元其言始驗

馬滕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往往發非時之品

眞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蚤放者名曰唐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綆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漑之法然後置沸湯于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微風盎然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花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颸養以清蕭竟日乃開此雖揠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可至於盤結松栢海桐之屬多做盡意斜科而偃蹇者爲馬遠法挺幹而扶疎者爲郭熙法他如鸞鶴亭塔之形種種精玅可爲庭除清賞也

陶九成言在杭州嘗見爲禽戲者畜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喻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六等之背乃竪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畜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

余近見杭州禽戲有曰螞蟻角武者其法練細蟻黃黑二種各有大者爲之將領揮旗爲號一鼓對壘再鼓交戰三鼓分兵四鼓偃旗歸穴矣有曰靈禽演劇者其法以蠟嘴鳥作傀儡唱戲出以導之拜跪起立儼若人狀或使之斷旗而舞或嗛入封名帖猜拈入物之縱横不差或拋彈空中飛騰逐取此雖小技殆有神術焉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九卷終

史250 400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熙朝樂事

正月朔日官府望 闕遥賀禮畢即盛服詣衙門往來交慶民間則設奠於祠堂次拜家長為椒柏之酒以待親戚隣里以春餅為上供簑栗炭于堂中謂之旺相貼青龍於左壁謂之行春插芝蔴稭於簷頭謂之節節高簽柏枝於柿餅以大橘承之謂之百事大吉自此少年遊冶翩翩徵逐隨意所之演習歌吹或投

瓊買快鬬九翻牌博成賭閒舞棍蹋毬唱說平話無論晝夜謂之放魂至十八日收燈然後學子攻書工人返肆農商各執其業謂之收魂

立春之儀附郭兩縣輪年遞辦仁和縣於仙林寺錢唐縣於靈芝寺前期十日縣官督委坊甲整辦什物選集優人戲子小妓裝扮社夥如昭君出塞學士登瀛張儒打彈西施採蓮之類種種變態競巧爭華教習數日謂之演春至日郡守率僚屬往迎前列社夥殿以春牛士女縱觀闐塞市街競以麻麥米豆拋打春牛其優人之長假以冠帶騎驢呼躍以隸卒圍從謂之街道士過官府豪門各有贊揚致語以獻利市遇礓礤猥漢衝其節級則撓而扶之亦有謔浪判語不敢與較至府中舉燕鞭牛而碎之隨以綵鞭土牛分送上官鄉達而民間婦女各以春旛春勝鏤金簇綵為燕蝶之屬問遺親戚綴之釵頭舉酒則縷切粉皮雜以七種生菜供奉筵間蓋古人辛盤之遺意也

正月十五日為上元節前後張燈五夜相傳宋時止三夜錢王納土獻錢買添兩夜先是舫後春前壽安坊而下至衆安橋謂之燈市出售各色華燈其像生人物則有老子美人鍾馗捉鬼月明度妓劉海戲蟾之

屬花草則有梔子葡萄楊梅柿橘之屬禽蟲則有鹿鶴魚蝦走馬之屬其奇巧則琉璃毬雲母屏水晶簾萬眼羅玻璃瓶之屬而豪家富室則有料絲魚魫綵珠明角鏤畫羊皮流蘇寶帶品目歲殊難以枚舉好事者或為藏頭詩句任人商揣謂之猜燈或祭賽神廟則有社夥鰲山臺閣戲劇滚燈烟火無論通衢委巷星布珠懸皎如白日喧闐徹旦市食則糖粽粉團荷梗孛婁瓜子諸品果蔬螺燈交易識辨銀錢真偽纖毫莫欺人家婦女則召帚姑針姑苕帚姑箕姑以卜問一歲吉凶鄉閭則有祈蠶之祭俗于以上元為

天官賜福之辰亦有誦經持齋不御葷酒者
杜孟平有看燈詞十五首杭人稱之瞿宗吉效之亦作
十五首其詞云東家斫竹縛山棚西舍邀人合鳳笙
官府榜文初出了今宵喜得晚西晴都司燭火揭高
竿萬斛珠璣撒玉盤看到頂頭齊喝采紫薇垣上月
團圞南瓦新開影戲場滿堂明燭照興亡看看弄到
烏江渡猶把英雄說霸王銷金小傘揭高標紅蘂青
梅滿擔挑依舊承平風景在街頭吹徹賣餳簫傀儡
裝成出教坊綵旗前引兩三行郭郎鮑老休相笑畢
竟何人舞袖長寶蓋高懸畫閣深生紅綉帶細捎金

錢中好箇流蘇結萬轉千迴共一心香帶交垂八尺
高紅燈影裏見絲毫傍人總道工夫巧一月香閨美
剪刀女伴相邀趁晚晴暫離妝閣步輕盈當街怕有
巡軍見只向齊簷屋下行隨分梳妝淺淡衣儘生花
朵鬧蛾飛年時也有燒香願同上吳山及早歸百媚
傺春不自由好粧金屋貯風流誰教誤向燈街見斷
送癡人死未休鳳蕭珠翠動紛紛笑語聲喧隔戶聞
弱月滿街天似水不知何處着行雲文錦坊西後市
南關竿挑過百花籃少年遊手誇輕俠搶得雙頭碧
于簪雪白春山窄窄裁青葺纓帽紫茸茸燈前莫逢

軒昂甚新與官員養馬來喝雉呼盧夜不眠東鄰西
舍笑燈前明朝還要當門戶里長來收坐櫃錢村莫
兒童皆入城隨群齊上大街行歸來徹夜渾忘睡從
此春田懶去耕詞中所言風俗與今無異獨新與官
員養馬來一句難解蓋其時藩臬而下皆乘馬而養
馬之家頗怙勢也
劉邦彥上元五夜觀燈詩十三夜云近喜元宵雪霽晴
千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圓月玉指初調未合
笙新放華燈連九陌舊傳金鑰啟重城少年結伴嬉
遊去遮莫雞聲下五更十四夜云燈光漸比夜來饒

入海魚龍混暮潮月照梅花青瑣闥煙籠楊柳赤闌
橋鈿車過去拋珠果寶騎重來聽玉簫共約更深歸
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十五夜云一派春聲送管弦
九衢燈燭上薰天風回鰲背星毬亂雲散魚鱗壁月
圓逐隊馬翻塵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歸遲不屬金
吾禁爭覓遺簪與墜鈿十六夜云次第看燈俗舊傳
寶箏重按十三弦人心未必今宵絕兒魄還如昨夜
圓尚覺繁華誇樂土何須廣樂聽鈞天追歡獨羨兒
童健靜對梅花憶往年十七夜云綉簾空地護輕寒
明月來遲鳳燭殘風掃煙花春爛熳雲沉星斗夜闌

珊瑚鞭馬鞜還家去誰抱龍香隔院彈試看燒燈如
白日鰲山無影海漫漫

二月朔日唐宋時謂之中和節今雖不舉而民間猶以青囊盛五穀瓜果之種相遺謂之獻生子自是城中士女已有出郭探青掃墓設奠者湖中遊舫倩價日增矣二日士女皆戴蓬葉諺云蓬開先百草戴了春不老

春日婦女喜爲鬪草之戲黃子常綺羅香詞云紛約藏春羅裙黙露相約鶯花叢裏翠袖拈芳香沁筍芽纖指偷摘遍綠逕烟霏非悄擧下盡闌紅紫掃花塍試展

芙蓉瓊臺十二臍儷子芳園清畫乍永亭上吟吟笑語嬌穰誇麗奪取籌多贏得玉瑲瑜珥凝素臉香粉添嬌映黛眉淡黃生喜縮腕帶空繫宜男情郎歸也未

二月十五日爲花朝節蓋花朝月夕世俗恒言二八兩月爲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爲花朝八月半爲月夕也是日宋時有撲蝶之戲今雖不舉而寺院啟涅槃會諱孔雀經拈香者麕至猶其遺俗也十九日上天竺建觀音會傾城士女皆往其時馬塍園丁競以名花荷擔叫賣音中律呂黃子常賣花聲詞云人過天街曉色擔頭紅紫滿筠筐浮花浪蕊畫樓簾幕醒正眼横秋水聽新腔一囬催起吟紅叫白報得蝶兒知未隔東西餘音軟美迎門爭買早斜簪雲鬢助春嬌粉香簾底醒夢符和詞云侵曉園丁叫道嫩紅嬌紫巧工夫攢枝飣蕋行歌佇立酒洗粧新水挫香風看街簾起深深巷陌有箇重門開未忽驚他尋春夢矣穿牕透閣便憑伊喚取惱花人在誰根底

三月三日俗傳爲北極佑聖真君生辰佑聖觀中修崇醮事士女拈香亦有就家啟醮酹水獻花者是日觀中有僊竿之戲其法樹長竿于庭高可三丈一人攀

緣而上舞蹈其顛盤旋上下有鷂子翻身金雞獨立鍾馗抹額玉兎搗藥之類變態多方觀者目瞪神竦汗流浹背而爲此伎者如蝶栩鵲翻遽遽然自若也是日男女皆戴薺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其節也前兩日謂之寒食人家插柳滿簷青蒨可愛男女亦咸戴之諺云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是日傾城上冢南北兩山之間車馬闐集而酒尊食壘山家村店享餕遨遊或張幕藉草並舫隨波日暮忘返蘇堤一帶桃柳陰濃紅翠間錯走索驃騎飛錢抛鈸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躍

圜觔斗舞盤及諸色禽蟲之戲紛然叢集而外方優妓歌吹覓錢者水陸有之接踵承應又有買賣趕趁香茶細果酒中所需而綵粧傀儡蓮船戰馬餳笙鼗鼓瑣碎戲具以誘悅童曹者在在成市是夜人家貼清明嫁九娘一去不還鄉之句於楹壁間謂如此則夏月無青蟲撲燈之擾僧道採楊桐葉染飯謂之青精飯以饋施主

三月二十八日俗傳爲東嶽齊天聖帝生辰杭州行宮凡五處而在吳山上者最盛士女答賽拈香或奠獻花果或誦經上壽或枷鎖伏罪鐘鼓法音嘈振竟日

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諸色細果餽送親戚比隣謂之七家茶富室競侈果皆雕刻飾以金箔而香湯名目若茉莉林禽薔薇桂蕊丁檀蘇杏盛以哥汝瓷甌僅供一啜而已

四月八日俗傳爲釋迦佛生辰僧尼各建龍華會以小盆坐銅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鐃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澆佛提唱偈誦布施財物有高峯和尚偈云咪釐未絕便稱尊贏得三千海嶽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端午爲天中節人家包黍秫以爲糉束以五色綵絲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師馭虎像于盤中圍以五色蒲絲剪皮金爲百蟲之像鋪其上却以葵榴艾葉花族華麗或以綵絨揲金線纏結經筒符袋互相饋遺僧道以經筒輪子辟惡靈符分送檀越而醫家亦以香囊雄黃烏髮油香送於常所往來者家家買葵榴蒲艾植之堂中標以五色花紙貼畫虎蝎或天師之像或硃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之句揭之楹間或採百草以製藥品覓蝦蟆以取蟾酥書儀方二字倒貼于楹以辟蛇虺

六月六日宋時作會於顯應觀因以避暑今會廢而觀

亦不存自此遊湖者多于夜間停泊湖心月歛遠旦而市中敲銅盞賣氷雪者鏗聒遠近是日郡人舁貓狗浴之河中致有汨沒淤泥踉蹌就斃者其取義竟不可曉也

立秋之日男女咸戴楸葉以應時敘或以石楠紅葉剪刻花瓣撲插鬢邊或以秋水吞赤小豆七粒

七夕人家盛設瓜菓酒殽於庭心或樓臺之上談牛女渡河事婦女對月穿針謂之乞巧或以小盒盛蜘蛛次夜觀其結網疎密以爲得巧多寡市中以土木雕塑孩兒衣以綵服而賣之號爲摩睺羅

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俗傳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齋誦經薦奠祖考攝孤判斛屠門罷市僧家建盂蘭盆會放燈西湖及塔上河中謂之照冥官府亦祭郡厲邑厲壇張伯雨西湖放燈詩云共泛蘭舟燈火鬧不知風露濕青冥如今池底休鋪錦此夕槎頭直掛星爛若金蓮分夜炬空於雲母隔秋屏却憐牛渚清狂甚苦欲燃犀走百靈劉邦彥詩云金蓮萬朶漾中流疑是潘妃夜出遊光射魚龍離窟宅影搖鴻鳥亂汀洲淩波未必通銀浦趁月偏憐近綠舟忽憶少年清泛處滿身風露獨倚危樓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是夕人家有賞月之燕或携榼湖船沿遊徹曉蘇堤之上聯袂踏歌無異白日

郡人觀潮自八月十一日爲始至十八日最盛蓋因宋時以是日教閱水軍故傾城往看至今猶以十八日爲名非謂江潮特大于是日也是日郡守以牲醴致祭于潮神而郡人士女雲集僦倩幕次羅綺塞塗上下十餘里間地無寸隙伺潮上海門則泅兒數十執綵旗樹畫傘踏浪翻濤騰躍百變以誇技能豪民富客爭賞財物其時優人百戲擊毬關撲魚鼓彈詞聲音鼎沸蓋人但藉看潮爲名往往隨意酣樂耳瞿宗吉看潮詞云嘉會門邊翠柳垂海儇橋上赤欄欹行人指點山前石曾刻先朝御製詩出郭遊人不待招相逢都道看江潮今年秋暑何曾減映日爭將畫扇搖一線初看出海遲司封祠下立多時須臾金鼓連天震忙殺中流踏浪兒壚頭酒美勸人嘗紫蟹初肥綠橘香店婦也知非俗客笑奴背上有詩囊沙河塘上路岐賒扶醉歸來日已斜怪底香風來不斷擔頭插得木樨花步入重門小院編金猊飛裊夜香烟家人咲問歸何晚巳備中秋賞月筵

重九日人家糜栗粉和糯米伴蜜蒸糕鋪以肉縷標以綵旗問遺親戚其登高飲燕者必簪菊泛萸猶古人之遺俗也又以蘇子微漬梅滷雜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顆名曰春蘭秋菊

霜降之日帥府致祭旗纛之神因而張列軍器以金鼓導之遶街迎賽謂之揚兵旗幟刀戟弓矢斧鉞盔甲之屬種種精明有颭騎數十飛鑾往來逞弄解數如雙燕綽水二鬼爭環隔肚穿針枯松倒掛魁星踢斗夜叉探海八蠻進寶四女呈妖六臂哪吒二仙傳道杷橋進履玉女穿梭擔水救火踏梯望月之屬窮態

極變難以殫名騰踔上下不離鞍韉之間猶猿猱之
寄木也
十月朔日人家祭奠於祖考或有舉掃松澆墓之禮者
八日則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乳蕈棗栗之類作粥謂
之臘八粥十五日爲下元節俗傳水官解厄之辰亦
有持齋誦經者
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銀花煎湯沐浴謂之掃
疥
冬至謂之亞歲官府民間各相慶賀一如元日之儀吳
中最盛故有肥冬瘦年之諺舂粢糕以祀先祖婦女

獻鞋襪于舅姑亦古人履長之義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民間祀竈以膠牙餳糯米
花糖豆粉團爲獻丐者塗抹變形裝成鬼判叫跳驅
儺索乞利物人家各換桃符門神春帖鍾馗福祿虎
頭和合諸圖粘貼房壁買蒼朮貫衆辟瘟丹栢枝柴
花以爲除夕之用自此街坊簫鼓之聲鏗鍧不絕矣
僧道作交年疏僊朮湯以送檀越醫人亦饋屠蘇袋
同心結及諸品湯劑於常所往來者
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架松柴齊屋舉火焚之謂之籸
盆烟焰燭天爛如霞布爆竹鼓吹之聲遠近聒耳家

庭舉宴則長幼咸集兒女終夜博戲藏鈎謂之守歲
燃燈床下謂之照虛耗以赤豆作粥雖猫犬亦食之
夜深人靜或有禱竈請方抱鏡出門窺聽市人無意
之言以卜來歲休咎是日官府封印不復僉押至新
正三日始開而諸行亦皆罷市往來遊飲蓋杭人奢
靡不論貧富俱競市什物以慶嘉節而光飾門户塗
澤婦女衣服釵環之屬更造一新猶故都遺俗也
西湖之景天下所稀捫蝨新話云蘇東坡酷愛西湖其
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已曲盡西
湖情態又詩云雲山已作蛾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

是夏與西子寫真也宋時有張秀才者江西人驟見
西湖而嘆曰美哉奇哉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
臺相間全似一幅着色山水獨東邊無山乃有百雉
雲連萬瓦鱗次殆天造地設之景也此語雖粗而西
湖面目盡見矣正德間有日本國使者經西湖題詩
云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
上過畫工還欠着工夫詩語雖俳而羨慕之心躍于
海外久矣故遊湖者挹山水之清暉以詩酒冶思而
巴歌里舞女巴非本色而閭巷鄙人以戲子傀儡樣
之湖聒聒聽誠所謂花上曬褌松下喝道者也宋時

范景文詩云湖邊多少遊觀者半在斷橋烟雨間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着眼到青山可以針砭遊湖之病矣

西湖夏夜觀荷最宜風露舒涼清香徐細傍花浚酌如對美人倩咲款語也高李廸西湖夏夜觀荷詩云雨晴南浦錦雲稠晚待湖平蕩槳遊狂客興多惟載酒小娃歌遠不驚鷗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秋爲愛前沙好凉景滿身風露未回舟

西湖觀月秋爽最宜烟波鏡淨上下一色湧燈依岸城角傳風山樹霏微萬籟閒寂自非有清奇之興超詣

之襟不能往也宋時葉夢得夜遊西湖紀事敘云張景脩與予同爲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予言嘗以九月望夜過錢唐與詩僧可久泛湖時溶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薿薿有光微風動湖水滉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坐不勝寒索衣無所有乃以空米囊覆其背自謂平生得此無幾因作詩紀之云山風獵獵釀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膈湛清輝侶茲清賞繼蹋者稀近有太白山人孫太初者遊湖必於秋夜自得之趣良難語人也其詩云一望晴烟破暝幽湖天滟滟月初浮旋携斗酒呼鄰叟小有盤蔬上釣舟笛咽水龍中夜冷杯搖河影萬山秋人間回首悲何事欲覽清光最上頭又云十里蒹葭雨盡收西湖一望月光浮野袍白幘同幽事孤影蓮房作好秋波靜蛟龍聽醉語夜涼河漢帶滄舟高情盡在形骸外不用逢人說勝遊

西湖賞雪初霽最宜高興者登天竺二絕頂及南北兩峰俯瞰城闉遠眺海島則大地山河銀溶未結而予以蒹葭楊柳凌厲剛風恍欲羽化次則放舟湖中周覽四山若秋濤聳湧璀璨乘飈而玉樹琪花晃然奪目

前輩凌雪騎遊雪湖入詠曲盡其致其嶺雪峰云大地渾無一點瑕究圍都屬梵王家兩峯高並峙王一道中分類剖瓜已爲君晃知鷲積還因凜冽記龍沙此時翻憶藍關句誰復能開頃刻花冷泉雪洞云下有流泉上有松諸山羅列玉芙蓉壚頭又釀孫家酒假爾應嫌此處蹤汲去煮茶隨竈抱引來劃木入廚供凋邊亭子無人宿空使猨號昨夜峰巢居雪閣云人間蓬島是孤山高閣清虛類廣寒本處恐顛從此穩僧居疑小較來寬瑶花琪樹緑邊繞玉宇瓊樓向上安冷外湖光明似鏡有梅花處好凭闌南屏

雪鐘云翠屏花作玉千層樓近鐘疎恍若憑和雪送
來清瀝瀝穿雲透出慢騰騰華鯨謾憶秋聽月鐵馬
渾疑夜響冰一百八聲纔擊罷雷峰又點塔中燈西
陵雪樵云湖曲風寒戰齒牙不知高樹幾棲鴉遠持
斤斧黏冰片旋斫柴新帶雪花市上得錢沽斗酒擔
頭懸笠插山茶路人試向歸何處笑指西陵是我家
斷橋雪棹云山逗晴光玉氣浮我來乘興似王猷橋
迷蝃蝀高高聳船壓玻璃細細流雪後未回花外棹
雨中曾喚柳陰舟遥思寂寞春寒夜一艇歸來起白
鷗蘇堤雪柳云寒梢不耐北風狂何似東風萬縷黃

西子畫來蛾黛淺蘇公行處馬蹄香鬧同鶯巢堤畔君
瑤耦比新絲可織裳待得春歸飛絮亂畫橋移近柳
邊傍孤山雪梅云凍木晨開噪畢逋孤山景好勝披
圖翠禽巢失應難認皓鶴籠空不受呼巳見萬花開
北隴莫教一片落西湖快晴更待黃昏月疎影隨身
不用扶
菊莊劉士亨雪中登樓望湖上諸山作十絕句其時翰
廷王霍孟暘劉邦彥俞鳴玉各有和韻郡人喧傳以
爲盛事前輩風流可想也今各紀二三首士亨詩峰
巒遠近玉崔嵬竹壓柴門午未開卧擁青綾迎送懶

洛陽縣令不須來鳴玉詩群山凝素鬱崔嵬近水梅
花冷未開却喜泛舟輕似葉放歌撐出斷橋來士亨
詩曉來冰柱結簷牙籬外疎梅破一花鐵柱自拋黃
燭火苦吟誰識老劉乂邦彥詩寒封林樹玉槎牙銀
海搖光眩欲花清曉騫驢湖上去尋梅迷却路三叉
士亨詩歲晚勝神故作威剪冰裁玉不停飛癡兒禁
得雙飯冷獨立梅邊待鶴歸鳴玉詩闌說平胡仰聖
威玉門關外馬如飛貔貅踏破天山雪笳鼓聲中奏
凱歸士亨詩斷冰漾漾立鷗鷺偶爾看山到渡頭濁
酒一壺隨處醉老夫不與鷫鸘裘鳴玉詩朔風吹敝

楚江鷗短簑孤吟到水頭誰把一竿和雪釣鷺寒不
解着羊裘士亨詩登樓四望白糢糊直北天高是帝
都想得征西貔虎士玉門關外破匈奴孟暘詩乾坤
萬里盡糢糊壘玉堆瓊壯舊都不減灞橋吟興好自
栽新句付奚奴邦彥詩鳳山西下雪糢糊琪樹瓊林
接故都寒勸老梅香不放欲拋羯鼓倩花奴士亨詩
東家酒熟紵旗懸費盡牀頭子母錢貴賤交遊元不
少夜深誰泛剡溪船邦彥詩小閣青燈對榻懸敵寒
沽酒不論錢夜深擁被渾無寐起棹坡僊樂玉船鳴
玉詩不數金魚帶未懸平生且買書錢誰知雪滿

南湖上時有人維閘字船士亨詩白戰詩成硯已氷案頭饑鼠亂窺燈支離瘦影跏趺坐好是人間戴髮僧孟勝詩簷溜無聲凍作氷滿懷淸思對寒燈明朝策蹇西湖去不是尋梅定訪僧士亨詩隨風穰霰落蕭驪破屋難禁一尺高翻憶少年歌舞夢美人金錢進羊羔邦彥詩玉堂學士擅風騷掃雪煎茶趣自高留得平生忠節在不慚金帳飲羊羔鳴玉詩中宵映雪讀離騷坐待虛窻月影高寧似五侯歌舞地飛觴與客醉羊羔士亨詩夢騎白鳳挾飛僊下視齊州九點烟賦就曉寒殘月裏覺來失却衍波箋鳴玉詩雪

深何處吊逋僊湖北湖南鎖暮烟吟得暗香疎影句興來都付薛濤箋士亨詩瑞應豐年不在多黑貂裘敝亦貧何老懷未減崢嶸氣獨對梅花發浩歌廷玉詩同雲點點北風多此冷難禁柰老何記得西湖李少日水晶宮裡載笙歌邦彥詩劉郎才力近來多不數揚州水部何白雪調高成絕倡郢人從此愧賡歌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瞿宗吉過汴梁詩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尚餘艮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其俗殆與杭無異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峰塔雙魚扇墜等記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者也

近來官司每值歉歲則禁人遊湖以爲撙節民財此非通達治體之策也蓋遊湖必殷阜之家衣食饒裕者未聞有揭債典衣而往者也遊湖者多則經紀小家得以買賣趁逐轉易糊口亦損有餘補不足之意耳假令遊湖之禁行矣豪冶之子就其室而酣沉達旦所靡寧減于西湖哉范文正公仲淹以禮部侍郎知杭州適歲歉公日出燕湖上縱人遊觀自春徂夏巷

無停輪公又論諸寺主曰饑歲工賤可以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鼎沸公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罷守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營繕傷財疲民公迺條敘所以宴遊工作皆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仰給其庸是歲兩淛皆疲惟杭州晏然又張忠定公詠以工部侍郎知杭州屬歲歉民多販私鹽以餬食連捕數百人悉貸之官屬請曰不痛繩無以厲禁公曰錢唐十萬人饑者八九不藉鹽無以取給一旦蠭聚爲患何支姑俟秋成乃仍舊貫耳是歲民獲安堵二公通變達權皆可爲長民者之法也

杭州先年有酒館而無茶坊然富家讌會猶有專供茶事之人謂之茶博士王希範西湖贈沈茶博詩云自斛芙蓉終日醺碧甌偏喜試先春烟生石鼎飛青靄香滿金盤起綠塵詩社已無孤悶客醉鄉還有獨醒人因思爆直鑾坡夜特賜龍團出紫宸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有李氏者忽開茶坊飲客雲集獲利甚厚遂進倣之旬日之間開茶坊者五十餘所然特以茶爲名耳沉湎酣歌無殊酒館也

宋時湖船大者一千料約長十餘丈容四五十人小者二三百料長四五丈容二三十人理宗時嘗製一舟

悉用香楠木搶金爲之然終于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偕駙馬楊鎮泛之湖傾城縱觀爲之罷市是時先朝龍舟久已沉没獨小烏龍以賜楊郡王者尚在或傳此舟一出必有風雨之異賈似道有車船不煩篙櫓但用關輪脚踏而行其速如飛其他若大綠閤綠十樣錦勝金鷄等船皆民間物也今時湖船大約比宋差小而檻牖軒豁便于倚眺如水月樓烟水浮居湖山浪迹此其尤勝者也董臣卿以子貴封御史行樂湖山手搆一室棟宇略具號以藩小可卷舒出則携之或柳堤花塢當心處便席地布屋吟酌其中題曰雲水行亭編巨竹爲桴放湖中隨波流止渺然蓮葉也月明風清墜露漸漸吹洞簫蘆葦間山鳴谷應聞者泠然有出塵之想題曰烟波釣筏一時風致良可尚也

城中秀麗惟紫陽爲冠第逼近巡臺遊人往往逮捕坐是羽流憚居廊宇崩頹風景寥落亦可慨也昔宋孝宗欲見先宗而不可得甞倚望潮臺開市民爭鬪而呼趙皇帝者嘆曰朕呼之尚不至爾呼之何益又理宗凭闌見湖船張燭酣歌笑曰此必賈似道也使人瞷之果然是以天子而未嘗禁人遊覽也蘇子瞻守

杭時登府中望海樓詩云樓下誰家燒夜香玉簫哀怨弄清涼是以郡守未嘗禁人歌吹也乃今上日驕而下日諂節級所歷雖犬皆驚有聞兒啼而挾其父母至捽兒以死者不獨禁遊紫陽而已不亦重可慨哉

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適予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也便輟裝不果北上來遊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岳山人其自稱于人亦曰山人予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與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節

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日蹔清鞾使覺酔飽飯餘一溢欲可聽句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奥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𢹂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為之大𥬇此雖戲言然人于五者無一廢簽焉而湯曰遊山必非常鑒者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一

錢唐　田汝成
會稽　商濬　重校

委巷叢談

杭州山脉發自天目然天目有西東天目之脉萃於餘杭經局於徑山西天目之脉萃於錢唐結局於西湖故天目者杭州之主山也王氣鬱葱帝王宅而錢氏偏霸宋室南遷兆不誣矣度宗時天目山崩識者曰天目崩地脉絕潮不應水脉絕國事去矣或有為之詩云天目山前水嚙磯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泠浸豚陵月未必遷岐是果非信乎天目之興廢有關於杭州也

徑山在臨安餘杭二縣之間乃天目之東北峯也有徑路通天目故曰徑山唐代宗時高僧法欽辭其師馬素而遊方請示所上素曰乘流而行遇徑即止欽至山下問途於樵者對曰此徑塢也欽遂結廬焉俄有素衣老人拜於前曰我龍也願挈歸天目以此為師立錫今峯之間有龍井者是也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也山自天目而來為靈隱後山頓伏至儀王墓後若龍昂首頷下石隱隱有斧

鑿痕故老相傳以爲宋太祖又以爲徽宗用堅氣者言鑿去虎頷又謂高宗嘗夢虎驚因鑿爲未知孰是

今北關門內有小山亦曰武林宋時太乙宮萬壽寺皆在其所而夢粱錄以此爲杭州主山靈隱爲杭州客山失脉絡之次第矣

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中東入海今錢唐浙江是也秦始皇度浙江至會稽又莊子有浙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經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漸字近浙而相變如邾鄒則浙之得名既以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也許氏漸水

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中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浙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相會桐廬而遂乏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因名爲浙亦無祗悟更名爲漸者字之訛也

唐僧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曰聲言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害詐者曰此吳越猴子詩也其謔亦有理然以後山之博而分吳越二州分境亦隨世言之似未諦審也按國語越驛爲吳所侵棲之會稽然其國境北至禦兒禦兒今嘉興縣禦兒鄉亦曰語兒句踐伐吳用禦兒人涉江襲吳縣之夫禦兒之人越王得以爲用則禦兒之地隸越籍審矣則吳境何嘗抵江耶

潘同渤江論云胥山西北舊皆鑿石以爲棧道唐景龍四年沙岸北漲地漸平理桑麻植焉州司馬李珣始開沙河胥山者今吳山也而俗訛爲青山其時沙河去胥山未甚遠故李紳詩曰猶瞻伍相青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是龍沙漲之後至於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今新岸去胥山已逾三里皆爲通衢至宋紹興間紅亭沙漲其沙又遠在胥山西南矣

龍山河自鳳山水門直至龍山閘舊有河道計十餘里

長一千二百五十一丈置閘以限潮水宋以通內河道不通舟楫因久堙塞元至大元年江浙令史裴堅言改修之便延祐三年行省丞相脫脫令民浚河長九里三百六十二步造石橋八立上下二閘僅四十日而畢工至正六年其子達識帖木爾來爲行省平章復疏之舟楫雖通而未達于江也　皇明洪武七年參政徐本都指揮使徐司馬以河道窄隘軍艦高大難於出江拓廣一十丈浚深二尺仍置閘限潮舟楫出江爲始便今以河高江低改閘爲壩

運河自候潮水門至跨浦閘舊有河道計七里長七百

三十一丈由候潮門之南過䕫木橋普濟通惠等橋
置清水閘又南過蕭公橋置渾水閘又南至跨浦橋
下置閘頗狹元延祐三年丞相脫脫嘗浚治之 皇
明洪武五年行省參政徐本李質同都指揮使徐司
馬議開河增閘河橫闊一丈餘閘亦高曆千舊尋又
改閘爲壩今止小船經行大船俱不由矣
外沙河南自未昌門北繞城東過永昌壩螺螄橋東至
菜湖橋北達慶春門外河相合沿城轉西至無星橋
會安壩下合艮山河西入泛洋湖轉北至德勝橋東
與上塘運河水合

前沙河在菜市門外太平橋外沙河北水陸寺前入港
可通湯鎮赭山仁和鹽場東南接外沙河北達後沙
河東坡嘗於此開湯村運鹽河有雨中督役宿水陸
寺寄清順詩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門拾
薪煮藥憐僧病掃地燒香淨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
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
論今水陸寺元至正間築城圍入城內、
後沙河在艮山門外壩子橋北其南接城內運河北達
蔡官人塘河
沙河宋時居民甚盛碧瓦紅簷歌管不絕官長往往遊
焉故蘇子瞻詩云雲烟湖寺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
春又其佐郡時意有所屬比來守郡則其人已去矣
故其詩云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樓
依舊斜陽裏不見樓中垂手人蓋亦杜樊川尋春較
遊之槪也
蔡官人塘河在艮山門九里松塘東由姚陡門通河衢
店湯鎮赭山止其西南接後沙河東北達赤岸河
赤岸河去城東北三十五里赤岸南自運河入通高塘
橫塘西接蔡官人河東北達施河村河
下塘河自武林水門接城內大河西河過吳山水驛達

清湖上中下三閘至德勝橋與城東外沙河菜市河
泛洋湖水合分爲兩派一派由東北上塘至舊東倉
新橋入運河至長安閘壩曰上塘河一派由西北過
德勝橋至江漲橋與子塘河合流至北新橋西北入
湖州界曰下塘河北接新開運河高蒭硐九萬下塘
詩二絕云河水新添三尺高河邊蘆葦有龜巢波流
夜夜飄瀼蹈空照臨燈照樹梢月出移船日又斜蘆
根時復見人家水邨占得秋多少兩岸新紅是蓼花
新運河在武林門外北新橋之北通蘇湖常鎮等府凡
舟不入上塘河者皆行於此宋淳祐七年大旱運河

乾涸安撫趙與𥲤疏言下塘水道有二一自東遷至
北新橋今巳斷流一自德清至沿溪入奉口至北新
橋閘有積水以致商旅不行米價騰踊乃雇募鄉夫
分段開掘自北新橋至狗葑開闊三丈深四尺自狗
葑至奉口開闊一丈民[redacted]稱便焉元至正末張士誠
以舊河窄狹復自[redacted]林港開至北新橋又南至江漲
橋闊二十餘丈遂成大河地有三里漾十二里漾風
波唐突無塘遮護為盜賊淵藪正統七年通判易鋭
條上利害巡撫侍郎周忱便宜措偹自北新橋廻迤
北而東至崇德縣界修築岸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

丈四尺橋七十二座水陸並行使於漕餉今名下塘
杭州之水皆自東北向而輸委于臨平蓋其地勢使然也
水石浩散得皋亭山為之遮攔故氣脉不觧皋亭山
去府治可二十里又東北為臨平山其下為臨平湖
吳赤烏二年寶鼎見湖中因稱鼎湖又得小石長四
寸廣二寸刻皇帝字因改元天璽晉武帝時占者謂
臨平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則臨平湖又杭州王
氣所關也
紹興八年張澄知臨安府言于高宗曰臨安古都會引
江為河支流于城之內外交錯而相通歲久湮塞墳

因陛對乞以農隙畧加濬治議者恐其勞民也未克
行之今輦轂之地公私所載資於舟楫者百倍前日
所討最關利害者兩河爾非盡開城中之河也乞劄
諸州壯丁及廂兵五千人半年可以訖事從之　國
朝城河自元以來未有開濬湮塞日加非惟舟楫難
行而秀脉亦壅官司未有留心者按澄所謂兩河蓋
沙河及城中大河也乃今西河自流福水口至按察
司右淤不容舠誠能設策開之亦城市之利也
舊傳子胥為濤神自宋巳前有禱輙應其威靈可畏也
大中祥符五年詔曰吳山神廟實主洪濤書在冊

頃者濤流暴作闞井為憂致禱之初厥應如響暨災
捍患神實能之用嘉精衷有加常祀庶憑誠感永庇
居民宜令本州每歲春秋建道場三晝夜罷日設醮
其青祠學士院前一月降付觀此則其時香火之盛
可想矣
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嫩利老嫗監更一夕有大
蜥蜴沿銀釭嚥油既竭而倏然不見監更嫗異之不
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監更嫗
以所見對王微哂而已
武肅王招致賢隽然忍褊多譴斥獨新城羅隱以詼提

親既先是隱與桐廬章粲風屬名武肅召粲風司筆
札粲風不就執而殺之吳仁璧者關中人中第入浙
謁武肅辟入幕府堅辭不就又謝以詩云東門上相
好知音數展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操力微無
計報焚林弊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慚玳瑁簪十里
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怒沉仁璧於江
召隱為錢唐令隱懼而受命然亦時有督過一日侍
宴獻詩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武肅
始悔悟加禮于隱
宋熙寧中餘杭洪浩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垂白寄浩

詩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
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
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更倚門賦式微浩得
詩即歸養錢唐吳僖洪武中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
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
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
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僖
夫卒而僖始以丁憂回一日見瞿宗吉自矜其詩云
薄宦蕭然作遠遊行囊那得一錢留孟光不比蘇秦
婦肯笑歸來只敝裘宗吉因舉敬夫前詩曰尊翁有

念子之情而子乃歸矣其婦何耶僖大慚愧之有愧
于浩亦多矣
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之帶入
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日張
商英登庸皆張臺卿草制詞無遷寵頃之蔡京謫太
子少保臺卿富制詞之甚切縉紳傳誦京銜之會復
相出臺卿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
前兩歲宿直命相正同是日乃作長短句紀其事云
長天霞散遠浦潮平危闌注目江皐長記年年榮遇
同是今朝金鑾兩回命相對清光頻許揮毫雍容久

正茶盃勅賜香羅時飄歸去玉堂深夜泥封罷金蓮
一寸綠燒帶語丁寧曾被至衷親褒如今漫勞夢想
嘆塵蹤香隔傍簷無聊意強當歌對酒怎消觀者笑
其詞而訝其卒章失意未幾以故物召還卒于官
王欽若出守杭州一錢唐尉者鬚白髮步履蹣跚公將
督責之問之乃同年進士也公懷然憐之表薦於朝
其人以詩謝曰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
我作尉曹君作相東君元沒兩般風
王荊公介甫詠北高峰塔詩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
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清

之詠六和塔詩云經年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
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丘二詩皆自喻
荆公作于未大用前安晚作于已大用後然卒皆如
意不徒作也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檜書干臨川守饋遺
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檜自解檜怒甚士規
請見不出但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士規誦
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
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
秦檜吟賞再四待之如初

韓侂胄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
漫剌求見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愕然侂胄乃匿
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其人曰此
皆某少作也後嘗改削矣每誦改語極精妙遂延入
書院出楊妃卷令跋之即揮筆曰開元天寶間有如
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
矣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帖盡歸天上猶有
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言簡
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
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子如水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
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侂胄笑而然之云收
屬門下其人姓陳名讜建寧人後舉進士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
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
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有此富家也紹興間內
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
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
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
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
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

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illegible]故
譏之

宋端平間真德秀應召而起百姓[illegible]之若元祐之仰涑
水也時楮輕物貴市井喁喁爲之語曰若要百物賤
直待真直院及入朝進對首以正心誠意爲言愚民
無知以爲不切時務遂續前語曰喫了西湖水打作
一鍋麵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了翁督師
亦未及有經畧而罷臨安優人裝一生儒手持一鶴
別一生儒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
何物曰大鶴也因傾盃讙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

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舜殺人見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就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為此以媢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

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棋局一幅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觀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凡來著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

手矣象山笑而去聰明過人如此

宋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兩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關房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鵞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昪龍之對

正統間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己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學是也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履地不失尺寸振極喜以為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為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閣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為探我陰事鄭竟得罪二事極相類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豈心術之微有不同耶

林逋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之逋投一啟其文則儷偶聲律之式也濟曰草澤之士不友王侯文須格古功名之事俟時致用則當修辭立誠今逋兩失之矣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粟帛而已又逋嘗傲

許洞洞作詩嘲逋云寺裏啜齋饑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臨門鱉縮頭則逋在當時亦不滿于輿論甚矣賢才處世之難也

甄龍友嘗遊西湖作大佛頭贊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橛禪子多稱之又嘗題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雌雞久畜甄請烹為供僧曰公能作頌予當不靳也龍友援筆題曰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跟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徒張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也解除業障必須割去本根大衆煎取波羅香水

先與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膽呭香水源源化爲霧鑊湯滚滚成甘露飲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咲曰雖死無憾矣乃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洪武中錢唐丘彦能者文雅好古所藏圖畫非遇賞鑒者不出示也嘗有蘆花被圖一幅蓋模倣趙松雪山滌故事上惟貢泰甫吳子立數詩而已後遇吳敬夫出而求題敬夫爲賦數首皆不愜意最後一首云秋風吹就蘆花被一落人間知幾年澤國江山今日畫詩人毛骨久成僊高情已落滄洲外舊夢猶迷白鳥

邊展卷不知時世換水光山色故依然彦能喜始請登卷彦能又嘗以唐三學士奕棊圖求瞿宗吉題宗吉爲賦一絶云三人當局各藏機思入幽玄下子遲畢竟是誰高一着風簷日影靜中移彦能嘆賞曰不辱吾卷矣

仁和沈明德宣文辭贍富早遊縣庠與張海觀天錫齊名張鄉舉終教諭沈卒不偶嘗有詩咏蟹云郭索橫行逸氣豪秋來興味滿江皐玉缸十斛酴醾酒不待先生賦老饕豪俊可愛劉邦彦者明德婿也嘗爲題畫有云雪消岳色露真容澗道奔泉走玉龍千仞高寒凝不動行人知是丈人峯

沈履德者明德弟也亦文雅好事張靖之嘗題其孤山春信卷云放鶴亭前瑪瑙坡向來淸景半消磨水邊殘影春何淺月澹餘香夜不多商叟有霜衛白首羅浮無夢恠青娥唯應鐵石孫標在千古林塘傍薜蘿

徐琪者伯齡之父也宣德丁未與弟璟同舉進士時號聯璧琪遂以爲字歷官大僕丞晚守湖南寶慶値部使者有隙誣罪除名安置塞外天順初陳訴得白起用卒于京文稿悉散其論交詩云交遊誰似古人情春夢秋雲未可憑漢鼎不援徒汎愛寒暄有問但虛

名陳雷義重蹄膠漆管鮑貧交託死生此道今人棄如土歲寒惟有竹松盟題畫眉鳥云野性從來不受羈隨樊百囀任高低也曾鎖向雕籠聽不及林間恣意啼枯荷鶺鴒圖云秋色荒凉景物殘池荷半老木生寒鶺鴒好似人兄弟不暫分飛赴急難惜不得見其全集也

夏與誠者太常卿時正之父也其先鄞人及壯徙仁和正統七年捐米千石以賑貧者事聞璽書旌美復其家嘗爲其友陸孟言題萬玉軒詩云暗香疎影句能傳帶景空林色信妍瓊節夢回春似海琪園坐

對日如年娟娟霜月將三五粲粲氷花逾十千猥蒙
歸來風動處霓裳小隊舞翩僊張楷送夏與誠自京
師歸仁和詩桂花風送木蘭橈千里湖山入望遙一
路鴈行依渚下滿川楓葉近船飄詩成矮榻江涵閣
夢覺孤篷月送潮莫訝潛鱗久蟠屈鳳雛今已出丹
霄

杭州先輩士夫居鄉者往往以名節自勵而上官蒞於
茲土者亦以出格之禮待之成化間布政使甯良等
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居夏時正郡守胡濬建怡老
園于帳前營以居刑部正郎陳讓此誠熙世盛事較

之耳目所及其炎涼之態何如也時正有孤山種梅
而藩司攜酒見訪詩云占斷孱崕學種梅呼龍嘯破
白雲堆自甘結屋青山住不謂乘春畫舫來竹下倒
裳迎使節花間供具促吟杯都非詔遣旌求急鷗鷺
無煩着意猜其禮賢風度何異于緇流也

詠物

詠物之作拘於題則粘米帶骨遠於題則捉影捕風謝
宗可瞿宗吉各有詠物詩百首其可取者亦鮮矣宗
可聯燕詩補巢銜得落花泥困倚東風倦翅低金屋
晝閒簾幙化玉堂春靜怕鶯啼魂飛漢殿人應遠夢
入烏衣路欲迷却被捲簾人喚醒小橋流水夕陽西

走馬燈詩飈輪擁騎駕炎精飛繞人間不夜城風鬣
追星低弄影霜蹄逐電去無聲秦軍夜潰咸陽火吳
騎宵馳赤壁兵更憶雕鞍年少客章臺踏碎月華明
宗吉燭斗詩有柄何曾把酒漿隨時用合屬閨房斡
旋天上陽和氣平帖人間錦繡香翠袖捲紗移玉尉
金篝分火近牙床衣成遠寄征夫去印顆何時肘後
黃玉簪花詩白露洞凝氣候涼花神獻寶助新粧移
來銀色三千界壓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爲神氷琢骨
龍涎作炷麝傳香不須石上憂磨折長在佳人寶髻
傍

杭州府志在宋則有淳祐志咸淳志皆穢陋去取無法
而咸淳志中諂賈似道詔諛非史體也洪武初徐
一夔所著杭州府志頗稱簡明今不傳矣成化十年
夏時正重修杭州府志紀事脫畧筆力腐冗直可覆
瓿耳一郡典故散於各書今可考者僧懷鎰錢唐勝
蹟傳牧西湖古事實范石湖日錄周益公平園日記
岳珂桯史劉立之鶴林玉露方勺泊宅編行都紀四
水潛夫武林舊事周公謹癸辛雜識齊東野語周昭
禮清波雜志牟應隆山雜志錄孟應霖胥錄楊瑀
山居新語張仲文白獺髓葉子奇草木子無名氏夢

梁錄閩九成輟耕錄劉一清錢唐遺事楊公濟西湖百詠吳樂閒武林紀事此其班班著者其他片言隻事散見各書者又不可縷數也

杭州文人元宋以前姑置勿論自洪武以來著作成集者張光弼左司集淩雲翰柘軒集莫維賢廣莫子稿王謙壺父集白范虛堂集張與張輅聯輝集瞿宗吉存齋集存齋詩桂衡紫薇稿高德暘節庵集鄒環完軒集孔克憲西歷吟稿周昉西崦集夏文度退庵稿王希範毅齋存稿高暘復庵集彭清存齋集平顯松雨齋集周子良樂稼詩稿劉士亨菊莊晚香二集劉

邦彥賓山集于肅愍公節庵存稿此皆予目所睹其他未見者固多也

洪武中浙江都司徐司馬令郡城人家植冬青樹于門數年後街市綠陰匝地張輿賦詩曰比屋冬青樹入簷間綠羅春風十年後惟恐綠陰多

元時豪傑不樂進取者率托情于詩酒其時杭州有清吟社白雲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會儒雅雲集分曹比偶相覩切磋何其盛也　國初猶有餘風故士人以詩學相尚宣德正統間海內熙皞而杭州尤繁盛士庶燕會雅而弗淫時有大理寺正郎子貞年八十一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皆以引年歸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處士項伯藏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白髮相過殆無虛日或張燕家園或携榼湖上歡洽歌詠名其會曰耆德項伯藏者洪武初以詩坐法劓兩耳者也處士陳士謙夏與誠馬叔良祝彥脩倪宗續古需年皆七十作會賦詩名曰會文社時廣東都司封林富陽姚方伯肇寓杭城亦與社中至天順間太僕卿王榮太僕丞陳斌布政使夏時參議黃順按察僉事陳浩知府葉泰理問陸証知縣盛盾訓導方鐵顧綱皆郡人太常少卿餘姚陳贄

知府長沙陳琛政理問山西周頌以寓賢皆引年歸散偕會爲樂郡守胡濬聞而致餼僉曰某等優游湖山聊以卒歲者皆　朝廷寬假之恩也因名其會曰恩榮每歲以上巳端午重陽行之而湖守亦與焉時蕭山吏部尚書魏驥已致仕家食其先塋在西湖上歲時祭掃每單行不令人知諸公輒欲致之會中卒莫能致也陳贄復有別墅在城北甘泉里時拉里中縉紳及處士郭文淑劉辰孔諸盛民夏純周正蔡安徐恕何佺郭劉丞年九十有餘少者不下六十因名其會曰明壽諸人皆布衣而顏頏縉紳求枝咸泯一

時風致今不可復覩矣
武林錢思復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
橋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
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爲浙江提舉日客往訪
之者無間親踈貴賤必送之門外客請納步則曰不
可禮惟婦人迎送不踰閾右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誠
恭退抑汲引後進如此
元時呂重實爲浙江僉事清節有聞其未顯時一日晨
炊不繼欲携布袍質米於人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
詩曰典却春山辦早厨山妻何必更躊躕擁中有醋

西湖志餘〈卷之二十一　二十

堪燒柴囊裡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
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次年
果登第
錢唐祝吉甫居西河上構小樓眺盡湖山之勝賓客常
滿隣有富家築高墻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趙
松雪訪吉甫登樓爲書二字扁曰且看一日貫酸齋
來亦題于左云酸齋也看無何隣以通番籍錄家徙
垣屋摧毁小樓內湖山如故
嘉定間禁士庶不得用青京傘多以皂絹爲之特短其
簷數寸庶目而已後漸增至尺餘者復行禁約頗峻

有題一絶于朝天門曰冠蓋如雲自古然易青爲皂
且從權中原多少黄羅繖何不多多出賞錢聞者故
隨後遂盡用黑油繖焉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侵使之僞降以覘國縱談亮
國虛實以諂朝廷當國者喜之遂授廸功郎劾吳山
有伍員祠廢闕關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爲扁
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輙乞靈焉妄謂有心諾輙俾
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
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意果何在有魏仲昌
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

西湖志餘〈卷之二十一　廿一

蘊古則眞細作也間諜入境不止一人㨗其名所以
示疆至者明已之已至耳未幾果敗
考亭朱文公得友人蔡元定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詣
鍾律之學又締之以陰陽風水之書乃信用蔡說上
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爲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
搨而不利頗博訪草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毁考亭
陰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謫云
唐時杭妓承應宴會皆得騎馬以從白樂天代賀新女
贈諸妓詩以蓮爲髻布爲巾曉踏寒山自負薪一絶
錢唐江畔女皆紅騎馬是何人宋郡守迎酒則諸妓

亦騎楊炎正詩翠翹金鳳烏雲髻雕鞍玉勒三千騎

宋時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爲王安石所執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想唐制亦然也

杭城有兩打繩巷一在都亭驛前一在候潮門外有兩石板巷一在臨安府前一在柴木巷中有兩龍舌頭一在臨安府前一在江下恭園有兩櫻桃園一在七寶山一在薦橋門外

宋時城中沿河舊無門關惟居民門首自爲欄障不相

聯屬河之轉曲兩岸燈火相直醉者夜行經過如履平地往往[redacted]歲數十人自王宣尹京始令城內沿河連置大木闌爲船埠留一門民始便之

紹興四年大享明堂更修射殿以爲享所其基即錢王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時即乘此座也時殿柱大者每條圍一十二尺其壯麗如此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一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二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委巷叢談

宋時臨安三學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間凡有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必使去其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喻動以坑儒惡聲加之君相略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納賂豪奪庇奸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閽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雖京尹

不敢過門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啣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爲敵重修丙辰監令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磨去大猷題名之石以爲敗群之罰自此之後恣横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膳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似道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

晉港遺師之後始發其罪無乃晚乎蓋大全之沮喜
學乃懸嵩之之不敢爲似道之不敢輕沮乃際大全
之無能爲至彭成大之爲前廊竟擁其平日之贓決
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大過人
者
宋時臨安大學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
國朝議以遊士多無檢束群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
甚者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閽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
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浸壞遂行下各州自
試于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

試爲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于是大
開肆罵時趙京尹與蕙委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
許以三百名内一半取士著一半取遊士于是乃息
逾數日宰相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
欲散遊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
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遊士限日出齋其計始
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與衰
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催斥逐之尊靜言思之良可
醜也慨宗祖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芑以
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徽

炳炳宸奎鑾爲四學爰表束帛倒及諸生蒙教育之
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
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
三緘終盡打于一網不任其咎移過于君是誠何心
空人之國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
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
盟每見義以不爲宜行已而有耻苟爲溫飽可勝周
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出嗣日遂
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
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

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詩云塞翁倚必恨失
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檐頭猶有斥
燕書又詩云鄭五不去國金陵深疑君校存知必毀
書在已如焚曰是清流禍非干比黨分歸歟雖去矣
恨未效朱雲又詩云上書如嚼盧仝茶直論國體望
無譁依然萬事縱橫斜龍鍾老栢休嗟牙嗚呼世事
如絲麻食肉者口徒唯唯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今
下堪吁嗟識者將紹如秦邪淳祐淩不如端嘉邪人
剛指正人邪將有引喙鳴靈鴉失脚奇禍遭羅罝尼
山草木枯無花奄奄山鬼相揶揄我今東去歸山涯

不惜一去惜國家于是京尹待罪兩校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與士林乃相繼上疏以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閫至以游士欲渡淮投北虜以脅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己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從其請會去不果戴慶炣以參樞輪筆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雲集矣

大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其時齋舍質素繼止甌瓦棟宇無飾國有大事

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能攻公是公非偉節相望自嘉定以後習尚華靡亭榭簾幕朱碧焜煌妓飲酣沉黃白錯落權門要路陽為矯激陰則附麗而徒以健吻劇舌雌黃國是去古語遠矣

宋制車駕饗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臨安府有人作十七字詩譏之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衣上白米蟲蓋譏其幞頭襴服歲縻廩祿不得出身年年迎駕耳

行在太學造工之初鳴鼓集飯有劉著者山東來叩饗韓齋聽聲過之問曰此何地適聞鼓聲官氣甚旺厲人以建太學語之著曰若如此則不出宰相永無火災所以自中興以來六七十載絕無發依之驚而未聞有由立者嘉泰中高文虎為祭酒欲為陳自強之奉迎謂鼓壞請更鞔之未幾自強正拜遂以為更鞔堂鼓而自強破揆席之荒也名其鞔鼓之所曰鞔鼓橋且諷齋生建登槐之亭于舊所肆業齋之前及韓平原敗而自強盡削在身官職寘於嶺表詔籍其家殆與庶民同是後不出宰相也登槐之亭亦隨折毀

宋時太學各齋除夕於祭齋務品用棗子荔枝蓼花取

早離了之讖執事者悄而不帶以繼代之謂之的員爵中有數鴨脚以酒沃之謂之僥倖遊湖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子瞻君復並坐謂之落蘇林此皆速化之心可發一笑

紹興間清漳楊汝南就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人以油沃其首驚寤頗不利如是者三乙丑歲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曉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沽酒殽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廡下呻吟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勞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

有二人扛油罌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領見至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綠語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又廢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則其名儼然中焉點若有迹油漬其上蓋御史泚書以夜倉猝撥燈故耳宛陵吳勝之淳熙辛丑得雋於南宫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地名朱唐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逐矣時吳有親垂白意其或泥于行也既而無他集賢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下曰唐廣始悟所夢二事絶相類要之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

紹興二十年兩浙進士類試於臨安湖州談誼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誼夢人以二楪貯六茄爲餽惡之蓋杭人以茄爲落蘇而應詔者以落蘇爲下第也惟徐揚夢食巨蟹甚美道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黃甲者揚問其狀曰視蟾蜍差小而比螃蟹爲大揚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爲必中黃甲之兆洎榜出六人皆不利揚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開元特赴漕司舉又詣寺祈夢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誼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以來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爲衆強之方詣筒下遇婦人被髮如新沐者從佛背趨出謂其貴家人急避之逡巡明晨入寺誼所卜三籤果不吉餘或吉或否周但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徐廣之持省榜至凡列三等已爲中等第一人已而賀客四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還吳興待榜他日閱市聞呼于後曰奉賀奉賀元特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郡門見揭試貼司榜内一人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譏責之則又有言曰省榜自南門入矣遂相與散歸及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儼然其中周曰

與君不相識何以屏顧我道士笑曰君豈忘之耶去年君過我卜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必及第故來賀以印吾術非有所求也遽辭去沉思其人乃開元寺賣卜者始驗昨夢無一不合周果居中等雖非首選而於吳興爲第一人夫廣之之戲談黃冠之旅賀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兆已先于旬月之前人生萬事不素定乎

眞德秀會試於行都祈夢于吳山梓潼廟題其皷曰大扣則大應小扣則小鳴我來一扣動五湖四海聞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果及第

鄭丞相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甫升舍選而
無名闕仍赴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別頭
愈增怏怏及試壽紫明主恩詩押咧字短晷逼甚思
索良艱漫檢韻中有頳字可押遂用為末句云他年
蒙渥澤方玉帶圍頳歸為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綠彩
尚未能得着乃妄思繫玉乎已而中選舉附史彌遠
官至極品竟賜玉馬遂成吉讖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鍨為考官
龔道出慈谿忽夢有人以盃湯飲之且作四字於掌
中曉起便覺目視朦朧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

古渭志餘　〔八萬二之二十二〕　入　瑞蓮堂

一祖十三宗為十四宗于是士子大閧徑排試官房
舍悉遭箠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去而
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
道為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于是好事者作隔聯
云龔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
院調停用第二道為第一道明年秋度宗賓天于是
十四宗之語遂驗
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澤二名路萬里三名
胡幼黃行都為之語曰龍在澤飛不得路萬里行不
得幼而黃醫不得

謝深甫台州人家本寒微父母賃舂以食父之友某招
深甫教子一夕賓主對飲夜半酒渴無從得水廚前
有梨方熟遂登樹啖之群犬環吠深甫不敢下主人
夢黑龍蟠樹上為犬所吠驚覺開戶視之見樹上有
黑物訶問何人深甫曰我也逐犬深甫下主人奇之
遂妻以女深甫始不過讀兔園耳得妻後始學作程
文領鄉薦妻家亦貧但稍稍自給深甫早發赴省宿
於逆旅明發不顧而遁至曹娥渡渡子必得若干
乃載深甫與之錢少渡子不肯曰不怕汝作轉運難
我深甫乃從他處渡至嵊縣宿古廟中祝遇之厚又

古相志餘　〔八萬二之二十七〕　乙

飲以酒深甫訝之祝曰夜夢神告我明日當有宰相
來宿必官人也深甫焚香祝曰若成名當為縣官使
廟貌一新果登第遂注嵊縣主簿修廟焉後為浙漕
至曹娥召渡子謂曰今竟何如渡子伏地請罪深甫
笑曰吾豈果難汝厚賜之使去曰台州秀才往來勿
取渡錢也
咸淳戊辰興化李權舉進士唱名後乞以本身致仕令
得恩例盡以回贈父母上書畢辭先聖及三魁同舍
出錢唐門脫綠袍掛門上泛舟而去時三魁同舍皆
送別權有詩云人言學古思入官我謂學易而官難

平生透出夢覺關本來面目只儒酸吾親不待君為
歡不如歸去臥林泉殿前三策磬忠肝多謝皇恩天
地寬綠衫卸了白衣還扁舟飛過子陵灘前修亦有
通與搏聖世待之俱寬附何物种放大厚顏山鬼移
文伐其奸此行無復出關山休音息影谷之盤今朝
醺酒酹冥塩便向錢唐門挂冠又有詩云有子須寡
欲家不有頭須叩九指幷有口須讀離騷詞有腹須
飽商山芝有身不願挂綠皮笑問此身欲何之賣石
山之巔湖水之湄陶公云樂夫天命復奚疑
淳祐癸丑臨安試監補者天下無慮數萬蹂踐死者十

有七人省試又死一人當時有詩云南省觀圖喪一
名補闈又試萬人英兩重門闕如天險十有七人倒
地橫誰葬秦坑來貢院枉教唐士夢瀛雲山萬里
家何在月白風清鬼哭聲
三山蘇大章乙未魁南省戊午就鄉舉時試出忽夢人
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而喜言於朋友遂
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投牒於州謂蘇與主司有
私若預薦當行駁於府帥椐使棠道叔羽爺之云姑
留牒俟拆卷當為區處既入院對號至四十一卷治
經果符夢中語未啓顯異之沖出士子牒示考官云
留此二卷不須拆俟填榜畢却於待補經魁取一卷
易之眾以為然榜畢取卷則原封者却非蘇而待補
者乃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乃
不復再易次年蘇遂登春榜第一
紹興初有夢經德齋生為省元者時太學諸齋無經德
之名至二十七年祭酒周綰請增三齋曰節情經德
立禮至乾道間何澹從經德齋冠南宮作詩云大學
中興七十年續添經德夢先傳不才如我慚休應章
故從新定夢前
三貴柱者色目人居杭州至治元年舉進士以才學知

名雖湛湎酒色而練達吏事為浙省郎中大書四句
於門屏曰逆剖蛟龍鱗順捋虎豹尾君將二事論猶
比干人易其意欲杜人請託也
元至正庚寅浙江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貢院彷
佛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軍卒因而喧哄考
官遂以角端命賦題角端者似麒麟而角在鼻上先
是元太祖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高數十丈一角如
犀牛能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
獨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
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

不可犯也帝郎囘馭
皇明洪武三年始定科舉之法三年一行尋以收羅未
廣詔比歲一行八年罷科舉至十七年復詔三歲一
行到今不攺也嘗得徐一䕫鄉試錄序云　皇上既
平海內詔以科目取士尋以大比之期爲稍稽滯而
天下有遺材復命歲一舉行甚盛典也浙省歲貢四
十人洪武五年八月省臣合屬郡之士二百餘人命
老于文學之士如格試之而差次其高下有司遵故
事凡職掌之方選擇之法防閑惟謹旣撤棘得士如
額以貢務科目之行　上意欲斥浮華以收實效是

以廷議稍發前代之制以趍于古故義必以經論必
以禮樂策必以時務夫義以經則其言務典雅以達
性命道德之原論以禮樂則其言務精覈以明文物
度數之懿策以時務則其言務切實酌古今明事變
以適時之宜不然王庭無當亦奚益于用哉此　國
家之良法美意而凡爲士子者之所當知也旣竣事
有司以其程文鋟版以貽四方蓋將以上昭　國家
典文之盛而下以勵來者有所矜式云爾其送趍生
序云洪武五年秋八月浙省鄉貢旣撤棘一榜爛然
送于省門之上觀者榮之杭之士預貢者五其第三

人則錢唐趍惟一款中也務執中受經于郡庠教何
彥恭甫而何彥恭甫則受經于前鄉貢進士徐中先
生授受有源委故其試于有司也卒以易冠同經云
款中將上春官予告之曰科目之設在隋唐者吾弗
服遠引宋以方州貢士謂之鄉貢元曁國朝以行省
選貢士亦通謂之鄉貢杭爲方州時貢士之額自淳
熈至景定增至二十二人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
二杭隸焉貢士之額僅二十八人是時杭之士不加
少也三年或不能貢一人今領郡九杭亦隸焉其額
增至四十人矣杭之士不加多也三年一貢有至六

七人者猶慮未足以盡其材也復比年一貢焉款中
蓋比年所貢士也元有科目名存而實不副如以二
十八人之額而欲收三十二郡之士幾何其不遺也
方今天子更化鑒觀前代之失獨出睿算以爲宜近
法宋首建科目以廣取士之塗　詔書旣下家有絃
誦之聲人有青雲之志如杭之士預貢者無虗歲寧
復有皓首窮經之嘆者哉杭爲東南都會人物最盛
隋唐以來大率以科目得之而惟宋爲最吾試枚數
宋以進士起家有譽于天下後世者爲子陳之政事
則有若唐肅郎簡度詞章則有若錢易錢藻楊蟠文

學則有若沈括沈暉洪咨夔論建則有若趙汝談汝讜李宗勉是數人者或揚聲郡國或致身館殿或執政廟堂功名事業播之鄉評傳之國史昭昭在人耳目今子幸生斯世又爲此邦之士去而拜官于　朝固將如昔人所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以揚芳邁烈媲美于前人矣豈徒要取名爵以爲鄉榮而已哉是邦人材之盛軼元而追宋于子之行卜之矣

杭州科第莫盛于洪武永樂間至弘治正德間而稍衰嘉靖已來始復舊貫仁和縣解元六人洪武十七年花綸二十三年王羽二十六年施誼二十九年姚寰

天順三年沈繼先嘉靖十年張瀛會元一人正德三年邵銳錢唐縣解元四人洪武三年俞友仁永樂十五年木訥景泰七年陳綱成化十七年李旻狀元二人成化二十一年李旻嘉靖十七年茅瓚仁和縣尚書二人江瀾由進士任南京禮部尚書諡文昭胡世寧由進士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端敏錢唐縣尚書五人胡穎由人才任刑部尚書方賓由貢生任兵部尚書貴東由舉人任兵部尚書徐琦由進士任南京兵部尚書諡貞襄洪鐘由進士任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諡襄惠其原籍錢唐者三人南京禮部尚書倪謙諡文僖吏部尚書倪岳諡文毅兵部尚書苗衷諡文康

俞友仁字文輔工詩書亦俊逸仕終學官王羽字儀之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歷官太常少卿乞歸致餘杭學教諭姚寰字起東歷御史按察副使剛介有聞

洪武中仁和學生陳璉勤敏有時譽憲官至學出對云筆底春風時轉生璉對曰絃間曉溜嘈嘈瀉又云輕提紈扇清風透入人懷璉對曰高擎玉盤明月飛來我手時庭下芭蕉開花命賦之璉詩一聯云白藕作花還葉葉碧蜂生子自房房形容酷似諸生皆袖手

後以歲貢赴京除敘州邑簿竟以詿誤謫死嶺南

李子陽旻以成化庚子解元癸卯冬將赴春闈友人錢懋堅者送之賦正宮謁金門詞云人驕畫船馬嘶上錦韉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盃親管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廷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子陽果魁天下子陽明達史學嘗云莽操溫卓者皆篡弑賊也綱目於魏書太祖於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爲莽者何實錄也何以爲之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貌儼然而莽乃死於亂兵之手

矣恐無一定之論將從何書書其國係之名兩此春秋據事直書例也其言甚有理

丁文煥焴者杭人幼業舉子入郡庠豪邁忤當道謫爲掾史歷事太師英國公張輔後以年勞授蘇州司倉能詩善書蘇守楊貢甚愛之後以不阿強禦爲守果罷官嘗有詠釘靴詩爲人膾炙其頸聯云行過落花香嚙齒步回芳草軟埋頭又有輓太平侯張軏詩云大將星沉隆桥營貔貅百萬盡吞聲總戎不見旂常影扈蹕無聞鎧甲鳴麒麟閣畫圖遺貌像龍章金券著功名昔年翠幕勞青顧衣計驚聞淚滿纓至成化中

卒于家

洪武中仁和郁春珍以辟舉官陝西被罪居獨山不入城市竟以松石詩累被逮死獄中時瞿宗吉有元宵詩一聯云三市花燈依舊好一天明月爲誰圓春珍和云夜燈開論誰家好春月初看此度圓爲衆推許蓋其時承元末之習縉紳能詩者多也

正德丁卯海寧張靖之赴省試其母夢老人持筆如椽蘸毫天水缸書孫字於牆上崇廣尋堵其年靖之領薦兩試春官皆下第辛未靖之禱於京城隍廟夢登海塘前有大山老人指謂曰此崑崙山也驚寤取禹貢織皮崑崙研細紬繹因不復寐場中出題果織皮崑崙也是年書經舉人多爲所窘桐鄉楊青者庠舍相近詢靖之曰大題皆得否惟禹貢一題不能通靖之因爲開陳意義詳述註疏青遂登第名在第七録其文一篇靖之竟下第甲戌始登第名亦在第七録文一篇其年狀元乃孫賢也母氏之夢驗矣惟織皮之夢既驗而虛若爲楊青設者然靖之名第事實一與青同鬼神之示人如此

張靖之爲給事中一日暮歸更衣解下裳瑞中有火星自裙帶中出轉摺至襪上晶熒流落凡三四見舉家

失色明日語王汝霖汝霖曰先君爲工部侍郎時嘗暮歸見此然惟綾裙中有之不足異也靖之因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悟所服下裳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也况歸時被酒體氣蒸鬱或以致火寧波陳約之爲祠曹一日暮歸梳髮火星自髮中出及解衣亦然想其時亦被酒蒸鬱而首爲陽宗髮復油膩熱氣聚結暴猝得舒解而迸落歟

于忠肅公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八九歲時衣紅衣騎馬有隣長者呼其名爲戲之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聞者驚異長補錢唐縣學生

家有文文山像一幅懸置座側爲之賛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徇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臥小閣困于羈縶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流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二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三卷

錢唐　田汝成　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委巷叢談

冷泉亭建于唐時至宋時郡守毛友者乃拆去之今所建又不知起於何時也其自叙云昔人加亭於冷泉如明鏡中加繪畫山翠水光去者過半拂拭舊觀復還作詩云面山取勢俯山中亭外安亭自蔽蒙眼界巳通無礙物留中陡覺有眞空試尋擲響驚時變却聽猿啼與舊同萬事須臾成壞裏我來閱世一

翻來夫冷泉亭之景白樂天極其褒頌而毛君以爲去之乃佳好尚不同有如此

前宋時杭城西隅多空地人蹟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密間無民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湧金門望九里松更無障礙自六蜚駐蹕日益繁盛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有爲詩云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其盛可想矣

宋時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電爭光閃爍此湖光也蘇子

聽湖中夜泛詩云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豔如半壁遊人得向三更看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看到蒼龍西没時蒼龍已没牛斗橫東方芒角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船過惟有菰蒲聲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其曰湖光豈即水燈之類歟

宋時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其一在孤山竹閣三賢者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也其一在龍井壽聖院

三賢者趙閱道僧辯才蘇子瞻也寶慶間袁樵尹京移竹閣三賢祠於蘇堤建亭館以沽官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卻與袁樵趁酒錢

宋時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詞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汲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癸辛雜識言宋時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者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武林舊事言杭諺有之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頭以三十萬家爲率大約每十家吃擂槌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此二事較之今時亦不減也

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　高廟禮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四鼓

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殿畢集諸儒諭之曰昨日好詩宰等悚愧謝罪未幾皆遣還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食稍官業至今不絕宰嘗自書門帖云一門三致仕兩國五封王唐昭宗賜勑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印一斤重今藏其家鐵券王像則在台州長房

兜羅絨者琉球日本諸國所貢也今杭州織造局工作亦倣爲之外方罕覩高季迪謝友人惠兜羅被歌縫工細擘冰蠶繭織得長衾斜縫剪家茸柳絮不愁吹

鋪壁高床夜香軟朔風入關凋白榆塞寒此物時當
須明燈熾炭夕宴罷薦寢宜共紅氍毹海客揚帆遊
萬里得自崑崙國中市歸來遠我見遠情重似鴛鴦
合歡綺詩人鶴骨欺霜稜曾直禁署眠青綾自從身
退得閒臥只愛擁紙同山僧今朝得此何奇絕展舒
不憂兒踏裂便思清夢伴梅花靜掩寒牕聽風雪越
羅蜀錦安可當洞房美女護熏香誰知一幅春雲暖
即是溫柔堪老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周公謹偕錢菊泉至天慶觀訪褚
伯秀遂同道士王盤隱遊寶蓮山韓平原故園山四

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嶄絕互相
附麗有以玉色者取以為環玦之類中有石洪香而
深泉涓涓自內流出疑此即所謂閱古泉也洪傍有
開成元年六月南嶽道士邢令開錢塘縣令錢華題
名道士諸葛元書鐫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鐫佛像及
大字心經甚奇古不知何時為火所毀佛多殘缺又
一洞甚奇山頂一大石墜下傍有一石承之如飽飣
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中鑿一門門上橫石梁又有
一枯池石壁間皆細小水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
處然則今之城市皆當深在水底數十丈深谷為陵
非寓言也其餘磴道石池亭館址歷歷皆在雖草木
殘毀殆盡而巖石秀潤可愛大江橫陳于前時正見
潮上如疋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執政府在焉山頂更
覺奇峭必有可喜可噩者以足償不果往且聞近日
多虎往往白晝出沒不嘗遂不能盡討此山之勝故
書以示好事尋游者觀此篇所敘閱古泉諸勝與今
不同而石壁鐫書亦漫滅不可讀矣

周公謹齊東野語辯韓侂冑犬吠村莊事乃太學生以
私憾趙師𡲬而造謗為之又謂侂冑南園下有蜀帥
獻沉香山高五丈立之凌風閣下今之慶樂園即南

園也觀其沉香山乃枯構耳遂賦詩云舊事淒涼尚
可尋斷碑閑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
是水沉子貢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殆此類耳

理宗時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閫及權貴各獻添房之物
如珠領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天驥為平江發運使
獨獻螺鈿細柳箱籠百隻并鍍金銀鎖百具錦袱百
條實以芝楮百萬理宗為之大喜

宋時龜溪李太卿之子娶韓平原之女奩具中有白玉
香獅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真奇觀也後聞歸之
福邸云

理宗朝張術王府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瑩薄
韓蘄王府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鵞管其聲清越皆
希世之寶也二物云在北方軍中日得之蓋宜和故
物耳
錢武肅時有獻雲鶴水犀帶者武肅登碧波亭命許彥
方繫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元時宋故內有二石各高數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隱起
石上鐫刻金書曰南極星辭其一有北斗七星隱起
色白刻云北斗降瑞
杭省廣濟庫出售官物有靈璧石小峰長僅六寸高半

之玲瓏秀潤臥沙水道襯摺胡桃文皆具于山峰之
頂有白石筆山圓瑩如玉徽宗御題八小字於石背
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畧無雕琢之迹
錢唐聞人紹有一劍以十大釘釘柱中用劍揮之十釘
皆截隱如秤星而劍鋒無損屈之如鉤縱之復直非
常鐵也
宋時杭城以臘月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綠
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
在萬里外亦能回來故曰萬回今其祀絕矣獨有所
謂草野三郎宋九六相公張六五相公不知何等神

杭人無不祀之惑世甚矣
姚祐者元符初為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為金
坤亦為金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為釜脫二點
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為臆說諸生
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升堂自罰一直其
不護短如此
元大德十一年杭州大饑官設粥儒林寺中饑民殍死
不為衰止何長者敬德以施捨賑之為事乃請好善
而有財智者五七人即菩提寺作粥夜寘其大甕中明
旦饑民以至先後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向

坐虛其前以行粥用二人舁一人執杓以注罌中食
畢以次去日施粥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至八月
凡七十日饑民無死者石塘胡先生長孺云往歲湖
州作糜食饑人糜就釜猶沸湧罌中人急得食食已
輒仆死百步間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
也
張叔夏過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古木迷鴉虛堂起
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圖東窗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
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
花深呼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樹裊寒雲老桂

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卻
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夫花石之盛莫盛
于唐之李贊皇平泉莊記則見之矣而宋之艮岳
崇麗過前至南渡愈盛而臨安園圃如此者不可屈
指數也余為童子時見所謂慶樂園其峰磴石洞猶
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為有力者移去
鎖懋堅西域人自宋南渡遂為杭人代有詩名懋堅尤
善吟寫成化間遊茗城朱文理座間索賦其家假山
懋堅賦沉醉東風一闋云風過處香生院宇雨收時
翠濕琴書移來小朵峰幻出天然趣倚闌干盡日披

西湖志餘　卷之二十三　八

圖謾說蓬萊恐是虛只此是神僊洞府為一時所稱
俞珩鳴玉者弘治初以軍餘為浙江鎮守內官張慶掾
吏珩略知吟咏時金陵陳崇知仁和縣適有虎災命
獵人捕得之縉紳多為詩歌以頌陳珩賦一詩云虎
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
我自雙雙去渡河慶兄弟三人皆為宦寺親幸用事
勢張甚珩為慶所親任假其威故敢為此言及慶敗
外臺治珩罪謫嶺南
孝宗時辭朝法甚嚴雖蜀人守蜀郡不遠萬里來見有
蜀守當朝辭素不能文以為憂其家素事梓潼神夜

夢神謂之曰兩邊山水合終日子規啼覺莫曉其故
會朝對上問卿從峽中來平風景如何守即日前兩
語對上首肯再三翌日謂宰相趙雄曰昨有蜀人對
者問其峽中風景彼誦杜詩以對三峽之景宛在目
中可謂善言詩也可與寺丞寺簿雄退朝召問之曰
君何以能爾守不敢隱雄曰吾固疑君不能及此若
留中上再問致矣不若歸蜀赴郡他日上復問其人
雄對曰臣嘗以聖意語之彼不願留上嘆曰恬退乃
爾尤可嘉可予憲節使其後神恃功為祟家遂索焉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嘗以薦舉待命逆旅且半年矣沽

西湖志餘　卷之二十三　九

斗酒以碗飲就盤中手攫豬頭肉卷餅而食勢若風
雨衛士見其飲啖異人奏之孝宗亟召見奇其狀貌
且壯其言遂自小官驟用為左史時有太守姓息朝
辭閤門吏曰官人何謂姹姓守曰春秋有息嬀漢有
息夫躬非詫也溫叔聞其語守對罷溫叔奏事上曰
適有息其姓者朝辭可謂詫也溫叔即曰春秋有息
嬀漢有息夫躬非詫也上喜曰卿該博如此
宋時杭丐者之長曰團頭雖富而丐者之名不除有一
團頭家富而女甚美且能詩心欲嫁士人人無與為
婚者有士新補太學生貧甚無所避又得妻之資羅

書而讀遂登第授無爲軍司戶將妻赴官常不滿于
老丐者一夕泊舟荒江其妻已寢戶强之至馬門觀
月推墮水中徐呼稍人此地荒迴非泊舟處移泊十
里外有許某者爲淮西漕泊舟司戶棄妻處見岸上
有婦人哭者乃戶妻也說墮水時若有物托吾足者
故得上岸許亟呼之下船俾換乾衣曰汝爲吾女戒
左右勿得言至官一日謂僚屬曰吾有女幷不欲與
凡子欲得一美士贅于家衆以司戶薦許曰此子亦
吾選中但其年少入太學登第未必肯呼我丈人衆
曰彼寒士得公收之如天之福也許曰諸君自以意

爲司戶言之勿使知出吾意衆與之言戶欣然聽命
入許門乃故妻也卽唾夫之面且批其頰戶驚惶無
措許勸止之三日後置酒謂戶曰吾壻常恨岳翁卑
賤今我備員如何戶俛首不能答許待戶如眞壻也
女亦盡孝許歿制重服以報焉

高宗南渡後駐蹕臨安草刱禁庭爲行在適造一殿無
瓦而值雨臨安府與漕司皆憂之忽一吏白于官長
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
瓦若干候旬月新瓦到照數倍還府司從之殿瓦咄
諾而辦又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懸紅

卓三百張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于酒肆茶坊取
卓先淨糊以白紙以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
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尼舍妓館盧燭
實以脂油卷而縛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
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也一日陳同甫來
訪及門將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却同甫
怒拔劒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之大驚異
卽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十數年幼安
帥淮同甫尚落落貧甚乃訪幼安于治所相與談天

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併北者
如此北可以併南者如此錢唐非帝王居斷牛頭山
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齋
中同甫夜思幼安沉重寡言因酒誤發若悟其誤必
殺我以滅口遂中夜盜其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
甫致書微露其意爲假十萬緡以濟乏幼安如數與
之予則以爲幼安之策狂言也西湖之水非湍激浩
流者安可決之以灌城中哉後同甫上書孝宗謂錢
塘一隅之地不足以容萬乘山川之氣發泄無遺藏
粟桑麻絲枲之利貪斲魚鼈之生日減一日請移都

建業建行都于武昌以制中原上韙其議以問宰臣王淮淮素與同甫不合對上曰秀才語耳遂不復召見

臨安城中有七寶山南渡時御史中丞辛丙殿中侍御史官常同監察御史魏矼明震周綱皆居其上人呼爲五臺山

葛天民字無懷初爲僧名義銛號朴翁後返初服居西湖上時所交遊皆名勝士有二侍姬一名如夢一曰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皁衣闖戶將大璫張知省之命即水張太尉也招之至總宜園清坐

高談竟日雪甚寒劇且腹餒甚張殊不言相招乃似葛自來相訪唯茶話不設盃酌延論至晚一揖而別天民大恚步歸悔爲皁衣紿辱抵家見庭戶間羅列筐篚數十扛布囊數十挑楮帛薪炭米酒殽品以至香藥適用之物充牣于前蓋此當欲餽是物故先戲之使怒而復喜耳天民嘗有西湖避暑詩云有暑猶當避無憂可得忘竹疎身共瘦湖近意先涼靜勝寧須奕幽期不待觴還同殘夢樂炙背負朝陽

東坡倅杭不勝盃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人曰酒食地獄今值獄空傳以爲笑

宋時楊德盈居崇新門外插枯竹以引薜荔月餘枯竹復生頃之其妾溺水死明年園竹忽發兩岐扶疎可愛未幾其妹死元符白廷玉家竹亦兩岐其年廷玉亦死乃知反常之物皆非吉兆也

洪武己酉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長尺許廣可二寸有楷書秦白起三字會稽宋允常親見之嘉靖十四年六月雷擊徐氏園中棗樹中書石衛玉通所五字餘字漶漫不可讀則予親見之皆理之不可臆測者也

杭州湯鎮一兇徒素不孝于母極凌虐之產一子三歲愛之甚至妻抱負偶跌損其頭泣謂姑曰夫歸必毆死不如溺水爲幸姑曰無恐第言是我之誤我去避汝小姑家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兒頭破徑捽妻欲殺之妻以姑爲解次日持刀尋母于中途藏刀石下至妹家以溫言誘母還至石邊忿然取刀欲殺母竟失刀所在但見巨蛇介道方驚畏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沒至膝七竅流血自聲其罪其母救抱無計可入走報其婦婦往撫之隨撫隨陷啖以飲食

三日乃死觀者日千數人莫不稱快時至正甲辰六
月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一家有猳豕產兩子皆人
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也京房易傳曰豕生人頭豕
身者危且亂
唐光化二年九月杭州有龍鬬于浙江水溢壞民廬舍
宋元祐六年浙西大水杭州死者五十萬人
熙寧八年杭州地湧血者三日最後流入河腥不可聞建
炎己酉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湧血須臾成池腥聞
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餘人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生白毛韌不可斷童謠曰地動
白毛生老小一齊行
紹興二十年餘杭民婦產子青毛二肉角又二家產子
毛角皆同連體兩面相向三家相去一二里
乾道六年北關門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
有五指
淳熙十二年三月庚申錢唐龍山江岸有大魚如象隨
潮而來復逝
淳熙十三年八月丁酉杭城民家有血從地中湧出濺
至屋梁汙人衣

淳熙十四年六月臨安府浦頭民家產子生而能言暴
長四尺
淳熙十六年六月甲辰錢唐傍江居民得五色魚鯽首
鯉身訛言夢中得之事聞詔縱之
開禧三年四月錢唐大水漫壞民廬西湖溢瀕湖民舍
皆圮
嘉[redacted]辛酉大旱西湖之魚皆浮食者輙病謂之魚瘟
咸淳癸酉臨安地產白毛長四五寸瑩若銀縷焚之臭
類羊毛占爲大臣專國之兆
元至正壬辰三月杭州黑氣亘天雷電而雨有物若果

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破食其仁如松子相傳爲娑
婆樹子其日湖州池州亦然是年九月十一日紅巾
入城雨核之地悉遭兵火
至正壬辰九月錢唐盧子明家一鵞伏九雛內一雛三
足其二足在前一足在後
皇明弘治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大風西山水發山崩地
裂西湖溢壞民廬數百家死者數百人城墻崩摧街
市乘舟而行是歲大歉
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大風雨淸湖橋馬監胡氏
家有異物起馬廄中鬧片尾騰空而上火光屬天樓

桶無損其家不知也隣家見而報之覓馬廐中有坎廣尺許深二丈餘泉水清瑩蓋龍潭也

晉天福中浙中兒童市井皆以趙字爲語助如云得則曰趙得云可則曰趙可通國無不皆然及晉末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讖後延壽爲北虜所執而讖言益盛後宋祖受禪錢氏納土浙中皆屬趙矣淳熙十四年都城市人謳曰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流傳遠近莫詳其說或以爲紹熙二三年兩宮隔絶之兆嘉泰三年杭人唱歌云東君去花無主朝廷禁之未幾景獻太子薨賈似道當國時臨安謠云滿頭

青都是假這回來不作要其時京師女教競尚假玉因以假爲賈喻似道專權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庚申之役也似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語視雷州寇司戶之句尤警吳循州謂履齋之貶乃賈搆之也

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左飛樓複道近接禁籞主嘗有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集第中搗衣石上其狀類鳧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略不畏人引弓射之不中飛去是夕主薨

岳武穆既薨臨安西溪寨一將官子弟因降紫姑仙忽戒移下壇大書其名衆皆驚拜請其僉押則宛然平昔真蹟也復書一絶云經畧中原三十秋功名過眼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訴空有遊魂遍九州秦丞相聞而惡之捕治其徒流竄死者數百人

思陵時有菊夫人善歌舞妙音律爲仙韶院第一宮中號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爲恨既而稱疾告歸宦者陳源以厚禮聘之蓄于西湖適安園一日德壽按梁州曲舞不稱旨提舉官關禮知上不樂從容奏曰此曲非菊部頭不可遂宣喚于是再入宮陳思念成

疾有士人遂製一曲名菊花新以獻之陳大喜酬謝甚厚其譜則教坊都管王公謹所度也陳每聞歌輙淚下未幾物故其園歸重華宮改名小隱園孝宗又撥賜張貴妃爲永寧崇福寺云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三卷終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濬　重校

委巷叢談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蠲其征

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以書遺妃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凄然蘇子瞻爲之易其詞蓋清平調也詞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回家　皇明夏爽試偕全息耘湖上暮歸賦詩亦以緩緩歸爲結其詩云滚滚楊花雨斜飛杖藜殊勝玉鞭揮殘山剩水年年在舞榭歌樓處處非聲斷鷓鴣懷舊恨情隨蝴蝶上春衣前與公子頭如雪猶說當年緩緩歸息

耘蓋宋時全后之裔也

錢鏐王嘗晝寢湯沸於爐一童子恐其驚寢也以水沃之令無聲鏐適寤見之怒曰是能窺我心事遂殺之忽見形於前鏐懼乃封爲臨安縣土地之神

武肅王開國日頻役士卒怨讟與焉或夜書其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書其傍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嗟怨頓息蓋以恩與發其感激之心也亦應變之智云

錢氏兼有兩淛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當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

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獨其臣順中國不煩兵革而納土保家爲可取耳

西湖開濬之績古今尤著者白樂天蘇子瞻楊溫甫三公而已今考樂天集中無開濬奏狀意其時法禁寬洪守土者得以便宜舉事不須陳請而廷議亦不嘗之子瞻時既上疏於哲宗復具申於三省凡錢米工役具有成筭然其時御史賈易已劾其科賦部內以

事遊逐雖廢格不行而宰臣未免有兩罷之請已不及樂天時矣然考其興工則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也踰日廼舉申奏猶有議事以制先發後聞之體至楊溫甫時則又別矣先申巡臺藩臬俟其報可然後敢白於朝下工部詳議之再俟報可然後興事然以開除額稅未明廼以少京尹再署府事而竟以物議罷官何其危也且樂天子瞻開湖時豈不廢損基毀田廬而民怨不敢作即作矣而糾察之吏不復以法繩之乃溫甫與久廢無窮之利而卒殞其名嗣今誰復有任事之人哉今去溫甫又幾四十年矣番臬

長官非奉巡臺一錢不敢擅發況郡守者而敢云倡議開湖也世變之趨亦可嘆矣

開浚西湖不惟任怨抑且費財非有廉毅之才豁達之度者不能舉也惟平日嚴侵占之禁自可垂利於無窮廼今官府往往以傍湖水面標送勢豪編竹節水專菱芡之利或有因而漸築壓埂者寧念前人作者之勞耶杭歌有之十里湖光十里笆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享盡功名後只見湖光不見笆

西湖巨麗唐初未聞也自相里君韓僕射輩繼作五亭而靈隱之勝始顯白樂天搜奇索隱江山風月咸屬品題而佳境彌章蘇子瞻昭曠玄襟追蹤遐躅南渡已後英俊業集昕夕流連而西湖底蘊表襮殆盡雖其時法禁詳假長民者得以適性徜徉而府庫充盈羨餘可舉閭閻康裕募化有資故寺觀日益且高僧與士又得與達官長者倡和逍遙故妝點湖山愈加繁媚乃今法禁嚴明動有掣肘爲吏茲土者上畏督察下惕誹議汩沒簿書修職救過猶慮不給尚敢盤桓山水之間哉至於道院禪林日就崩廢緇黃之流服役追呼與氓隸等即有募化之資無過升斗蓋盛極而衰亦循環之理也

西湖雖有山泉而大旱之歲亦嘗龜坼宋嘉熙庚子西湖水涸茂草生焉官司祈雨無應李霜涯戲作一詞云平湖千頃生芳草芙蓉不照紅顛倒東坡道夜光瀲灩晴偏好還者廉捕之遁不知所往

元至正間西湖冰合故老云六十年前曾有此異張仲舉賦詩云西湖雪後冰徹底行人徑度如長川風吹鹽地結陰鹵日射玉田生暖烟魚龍穴裏寒更縮鷗鷺沙頭饑可憐安得長冰通滄海我欲三島求神僊

慶元初京尹趙師睪請盡以西湖爲放生池作亭池上求國子司業高炳如文虎爲記高故博洽疾時文浮

評痛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龍咸若
商曆以興既已鋟之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爲夏
痕刻猶存輕薄子作詞以譏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
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說着官家盡把
太師歸美這老子忒無廉耻不知潤筆能幾夏王却
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你噎臨文誤筆往往有之而譏
刺其師如此自來青衿之難馭也今寶石山麓止有
王隨放生池記一碑而高文不存
湖中物產殷富聽民關自取之故捕魚覺草之艇擾擾
烟水間夜火徹旦濱湖多植蓮藕菱芡之屬或賣

魚鮮日供城市諺云西湖日銷寸金日生寸金蓋謂
此也湖中多雜魚而鯽魚最美骨輭肉鬆不數鯿鯿
獨無鱖魚蓋地氣絕產者正德中有魚黃而無鱗肉
翅能飛一日冥雨飛至洋壩頭而墜舊時湖中產蟹
林和靖詩云草泥行郭索又云水痕秋落蟹螯肥今
湖蟹絕無蓋宋時禁採捕傍多葑田今直澄波徹底
旦旦而攫之亦難乎其生育矣其螺蚌緞鱺之屬生
生尤夥網罟交錯宋諺云南柴北米東菜西水今歐
西魚者蓋城中之水不務西湖而魚產之富歲歲不
減也藕出西湖者甘脆爽口與蕭安村同區眼者尤
佳其花有紅白二種白者香而結藕紅者豔而結蓮
瞿宗吉詩云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及白蓮香者
是也宋時聚景園中有綉蓮紅瓣而黃緣結實如餡
兩角爲芰四角爲菱紅者皮薄而鮮美東坡詩云烏
菱白芡不論錢烏菱老而沉泥者頗不佳且非西湖
所有不若改爲紅菱則於望湖樓景更切也芡名鷄
壅亦曰鴈頭梁渚臨平在在咸有而湖產特佳香輭
而粒大菱白本秋實惟西湖四時有之菱田之直可
十餘金利倍禾稼遠湖數里則此種雖植不茂矣湖
中蘊藻蘋荇諸水草牽風演漾彌蔓不絕土人取之

以供魚食歲計亦不下數百金也
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嘗讀蘇
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不喻此
語及倅錢唐從塔後觀金魚以爲奇物投餌出之不
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爲難進易退不妄嚵
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而潛泳如故可謂壽矣予謂
魚之壽非以不食致然也數月不食則腹脹盡消頭
怀尾削愧然死矣金魚有鯽有鯉鯽食蝣澱鯉食螺
現若餅餌之類則咸食之蘇子之見特偶然耳然鯽
稍奈久以土性可伏故也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鯽蘇

子瞻詩云我愛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近者
西湖金魚惟玉泉最盛大者長數尺投餌則競集焉
吳山大井中有金魚數十頭父老云已一二百年自
來無敢食者無以寒泉陰竇仰蔽天日而至久不變
殆神物也宣德間大旱井涸人有取食者肉堅韌若
麻筋然鄭侯井中亦有五色魚其源通西湖故孳乳
日夥又與吳山井不同也金魚自有種桯史乃言以
紅蟲飼之而致然非也
天竺桂子之說起自唐時然宋慈雲式公月桂詩序云
天聖丁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濃華雲無纖迹靈隱

寺殿堂左右天降靈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圓如
珠其色白者黃者黑者殼如芡實味辛識者曰此月
中桂子也拾以封呈好事者餘播種林下旋數月移
植白猿峰凡二十五株遂改同軒亭為月桂亭又張
君房為錢唐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塔遶
起望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
間咀之無味則桂子之落往往有之但人不識耳漢
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雞朝往夕還常銜桂子歸於南
土南土月路固其宜也所以北方無之又本草圖經
云江東諸處多於衢路拾得桂子北方獨無者非月

路也
天竺桂花秋來特盛非必種出月中蓋亦地氣使然也
蘇子瞻中秋分桂贈楊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蘂乾
此花元屬桂堂僊鷲峰子落驚前夜蟾窟枝空記昔
年破械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願公採擷紉
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桂漿之說起於楚詞殆亦今之桂花釀酒法耳而王子
年拾遺記云魏有頻斯國人來朝壺中有漿如脂乃
桂漿也飲則壽千歲豈非附會之談乎林可山山家
清供有廣寒糕韓公望易牙遺意有桂僊湯近日杭

人造天香丸可以緘送寄遠吟邊酒所咀嚼一粒則
香流齒頰之間清妙不可言狀
桂花有黃紅白三種而紅者特少宋時四明士人史氏
者家有木犀變大紅異香因接本以獻高宗愛之畫
為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云龝入幽岩桂影團香深
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
孤山梅花以和靖著名然白樂天去郡有憶杭州梅花
因敘舊寄蕭協律詩云三年悶悶在餘杭曾與梅花
醉幾場伍相廟邊繁似雪孤山園裏麗如妝蹋隨遊
騎心常惜折贈佳人手亦香賞自初開直至落歡因

小飲便成狂蒔劉〻相次埋新隴沈謝〻雙飛出故
鄉歌畔酒徒零散盡唯殘頭白老蕭郎則自唐時已
賞鑒於名公矣蘇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絶亦皆
西湖景也詩云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
盈盈解佩臨烟浦脉脉當壚賣酒家又云湖面初驚
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黃
梅細雨時又云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風月半橫斜
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更有紅梅臘梅
兩種子瞻紅梅詩云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
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

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
葉與青枝其種來自閩湘中故有福州紅潭州紅邵
武紅等號臘梅又名綠萼梅色黃白酷似蜜脾檀心
爲上磬口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
之子瞻詩有云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絶
高子勉詩云少鎔蠟淚裝應似多爇龍延臭不如只
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丸書
林和靖疎影暗香之聯歐陽文忠公極賞之而王晉卿
嘗謂此兩句杏與桃李皆可用也蘇東坡云可則可
但恐杏桃李不敢承當耳黃魯直云歐陽公極賞林

和靖疎影暗香之句而不知和靖更有雪後園林纔
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
棄此賞彼也若溪漁隱又云王直方愛林和靖梅詩
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以爲伯仲前句
然實非佳者殆猶一蟹不如一蟹耳吾乎馬鶴窗浩
瀾有言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之句寫梅之風韻高侍郎季廸雪滿山中高士臥月
明林下美人來之句狀梅之精神楊鐵崖廉夫萬花
敢向雪中出一樹獨先天下春之句道梅之氣節
張澤民梅花詩云和靖風流百世長吟魂依舊化幽芳

已枯半樹風烟古纔放一花天地香不肯面隨春冷
暖只將影共月行藏懸知骨法清如許傳得儒人服
藥方又云纔有梅花便自清孤山兩句一條冰問渠
紫陌花間客得似清溪月下僧雅淡久無蘭作伴孤
高惟有竹爲朋雪天枝上三更月人在瑤臺第幾層
石榴花本名安石榴而亦名海榴白樂天天竺寺詩有
云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又有孤山寺示衆僧詩
云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豔新妍占斷春色相故開行
道地香塵擬觸坐禪身瞿曇弟子君知否恐是天魔
女化身武肅王錢鏐諱石榴爲金櫻目茄子爲落蘇今

時民間金櫻之諱無存而落蘇之稱猶有知者

宋時府治虛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天所植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書樂天紫薇花詩以賜之至是子瞻次錢穆父題詩云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又云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贈字傾斜箇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

瑞香有黃紫二種有紫瓣而緣金者蘇子瞻有次曹子方龍山眞覺院瑞香花詩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薝蔔

林紉為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耳冷歌吹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要妍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晴間恐致慳嗇霖綵雲知易散鵜鴂憂先吟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今馬塍種最多大者名錦薰籠

辛夷花鮮紅似杜鵑躑躅花俗稱紅石薺者是也白樂天有靈隱寺紅辛夷戲光上人詩云紫粉筆含尖火焰紅胭脂染小蓮花芳情鄉思知多少惱得山僧悔出家又躑躅花詩云玉泉南澗花奇怪不似花叢似火堆今日多情惟我到明年無故為誰開此二詩者樂天詠物一時之作耳豈意遂為湖山故實賓山劉邦彥西湖詩云辛夷塢口春將老躑躅池邊而弄晴盡日無人過湖去黃鸝睆睆不停聲蓋聯白詩而用之也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菩提寺南漪堂獨盛蘇子瞻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眞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海棠有二種紅者貼梗粉紅者垂絲錢唐縣舊治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本至宋元祐時猶存王元之詩云江東遺蹟在錢唐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

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

七姊妹花似薔薇而七朶連綴楊孟載詩云紅羅鬬結同心小七蕊參差弄春曉盡是東風兒女魂蛾眉一樣青螺掃三妹娉婷四妹嬌綠窗虛度可憐宵八姨秦虢休相妒腸斷江東大小喬

鳳僊花有紅白紫數種宋時謂之金鳳花又曰鳳兒花慈懿李后之生也有鸑鷟下儀之瑞小名鳳娘迨正位坤極六宮避諱稱曰好女兒花搗其葉可以染指甲為紅色理宗吉詩云高堂不見鳳凰飛招得僊魂慰所思秋露庭除蛩泣處晚風籬落燕歸時金盆

夜搗聲相應銀甲春生色更宜好倩良工揮綵筆寫
成竹葉夾桃枝此詩以夾竹桃為鳳僊別名其實夾
竹桃自有木本非草本也其紅指甲詩云金盆和露
搗僊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鸚鵡喙十分春
上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豆戲掐花枝鏤絳霞女伴
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宮砂
石竹草品纖細而青翠花有五色嬌媚動人杜子美詩
云麝香眠石竹又云石竹綉羅衣者是也杭人多植
之盆盎間林和靖有石竹詩云麝香眠後露檀勻繡
在羅衣色未真斜倚細叢如有恨冷搖疎蕊欲無春

階前紅藥推群客籬下黃花重古人今日含毫與題
品可憐殊不愧清新又云青帘有酒不妨賒素壁無
詩未足誇所重晚芳聊在目可關穠色易為花深枝
冉冉敉谿翠碎片英英剪海霞莫管金錢好行市家
寥相對是山家
吉祥草蒼翠如建蘭而無花不藉土而自活歲冬不枯
杭人多植甆盎置几案間王元章詩云得名良不惡
蕭灑在山房生意無休息存心固久長風霜徒自變
綠為誰忙歲晚何人問山空暮雨荒
玫瑰花類薔薇紫豔馥郁宋時宮院多採之雜腦麝以
為香囊芬氤裊裊不絕故又名徘徊花其似是而非
者名綠絲花
木芙蓉一名木蓮紅白二種亦有先白而後紅者名醉
芙蓉白樂天詩云晚涼思飲兩三盃招得江頭酒客
來莫怪秋無伴醉物木蓮花盡木蓮開
櫻桃一名含桃月令仲夏羞以含桃薦寢廟註云即櫻
桃也然西京雜記載上林果木列櫻桃含桃為二種
蓋以形味有異而別名之歟白樂天樟亭驛櫻桃詩
云南館西軒兩樹櫻春條長足夏陰成素華朱實今
雖盡碧葉風來別有情

山茶馬騰之間多有之有紅白二種其花有寶珠樓子
千葉單葉之分有一本而接為數色者有早開而晚
落者楊廷秀詩云江南池館厭深紅零落山烟山雨
中卻是北人偏愛惜數枝和雪上屏風
蘭蕙同臭而異種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為蘭一幹數
花而香不足者為蕙杭州蘭蕙莖葉柔細生幽谷竹
林中惟春時取置盆盎間供一時清玩宿根移植膩
上多不活即活亦不多開花其莖葉肥大而翠勁可
愛者率自閩廣移來非富貴之家不能有也自嘉靖
巳來滿城皆植而市塵中亦有擔荷而鬻之者豈地

氣之遷易歟蘇子瞻在杭時有題楊次公春蘭詩云
春蘭詩云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
艾深不見丹青寫眞色欲補離騷傳對之如靈均冠
佩不敢褻其蕙詩云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爲
水僊佩相識楚詞中幻色雖非實眞香亦竟空云何
起微馥鼻觀已先通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間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
乍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處士祜題
詩云濃豔初開小藥欄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却是
錢唐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時漸多而獨盛於吉

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敘一篇其略云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
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
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於座者五十有三人飲
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儓皁隸皆插花以從觀
者數萬人可謂盛矣近日杭州牡丹黃紫紅白咸備
而粉紅獨多有一株百餘朶者出昌化富陽者尤大
不減洛陽也

淳熙間范石湖著吳門菊譜云得自范村者爲三十六
種史正志著吳門菊譜列二十九種二譜皆以黃爲
首而白次之其雜色止胭脂桃花孩兒等數名而已
近日杭州品色甚多有千葉大紅萬鈴深紫雙紋純
白茸絲鵝黃二色銀臺者

枇杷白者爲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椒子蘇子瞻同劉
景文眞覺院嘗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
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其敘云院有洛花花時不
暇往故有魏花非伴之句

楊梅諸山多有之而烟霞塢東墓嶺十八澗皐亭山者
肉鬆核小味尤甜美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
前多楊梅盧橘蘇子瞻詩云夢遶吳山却月廊楊梅
盧橘覺猶香客有言閩廣荔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

西涼葡萄予以爲未若吳越楊梅也可正平詩云五
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一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
色比瀘南荔子深則古人亦有舉而方之者矣

杭州茶寶雲山産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
林茶上天竺白雲峰者名白雲茶蘇東坡詩云白雲
山下兩旗新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産茶東坡有僧怡
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戲作一律云妙供
來香積珍烹具大官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
雲菴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又嘗

遊諸寺一日飲釅茶七碗戲書云示病維摩元不病
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
茶又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心應手非可以言
傳學到者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
昧手忽驚午盞兎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
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
謙名不朽蓋西湖南北諸山及諸房邑皆產茶而龍
井徑山尤馳譽也劉邦彥謝龍井僧獻秉中寄茶詩
春茗初收穀雨前老僧分惠意勤虔也知顧渚無雙
品須試吳山第一泉竹裏細烹清睡思風前小啜悟

詩禪相酬擬作長歌贈淺薄何能繼玉川劉士亨謝
璘上人惠桂花茶詩金粟金芽出焙篝鶴邊小試兎
絲甌葉含雷信三春雨花帶天香八月秋味美絕勝
陽羨產神清疑在廣寒遊玉川句好無才續我欲逃
禪問趙州
菌者鬱蒸之氣所發多生山谷竹樹幽潤之所白者名
玉蕈最貴黑者名茅蕈赤子名竹菰皆下品也蘇子
瞻與參寥行智果園得黃耳蕈詩云老楮忽生黃耳
蕈故人無致白芽薑別有一種毒蕈形似而味美食
之殺人宋乾道初靈隱寺後生一蕈圓徑二尺紅潤

可愛寺主驚喜以爲珍品不敢食獻於楊郡王王亦
奇之曰是當爲王食奏進於孝宗詔以美味宜供佛
復賜靈隱寺蓋朝廷初不知其出於寺也復持至寺
盛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液沾濡兩犬爭舐之一時狂
死寺主大驚曰苟入天廚必遭誅戮亟瘞諸地蓋萬
乘所御自有神護而楊王大貴人寺主不私口腹皆
得免意外之禍又有圓頭而細腳者名爲丁蕈元時
松陽楊渠南者滑稽士也與僧道元食丁蕈戲作詩
云頭子光光腳似丁秖宜豆腐與波稜釋伽見了呵
呵笑煮殺許多行腳僧

椶櫚樹以絲自果剝之可爲雨衣及細束之用有子生
膚毳中蓋花之方孕者名爲椶筍蜜煮醱浸可致十
里蜀人以此餽佛蘇子瞻以椶筍饋仲殊詩云贈君
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夜叉剖癭欲分甘籜
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
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
杭州蓴菜來自蕭山惟湘湖爲第一四月初生者嫩而
無葉名雉尾蓴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採矣劉
士亨寄魏文靖公詩有云當代推公獨擅場李唐詩
句漢文章湘湖春曉多風味蓴菜櫻桃次第嘗宋時

沈文通送施密學守錢唐詩有云湖山滿目舊遊在何日從公醉紫蓴疑其時蓴或亦自越中來也聞之漁人曰西湖第三橋近出蓴菜不下湘湖者

尚書故實云百越人以蝦蟆為上味疥者皮最佳名錦襖子范蜀公東齋筆記云沈文通守杭州禁民食蝦蟆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蟆亦絕不生及文通代去禁弛而蝦蟆復生傅子翼蟹譜云杭俗嗜蝦蟆而鄙食蟹時有農夫田彥升者家於半道紅性至孝其母嗜海彥升慮其隣比窺笑常遊市於蘇湖間熟之以布囊貯歸已上載紀舛差皆不可曉蝦蟆形雖不典

然周禮亦嘗羞而薦之宗廟與羔兔同珍漢武帝欲除盩厔以為上林苑東方朔以為此地土宜薑芋水多蛙魚貧者家給則食蝦蟆者長安亦有之不獨越人也至云不脫疥皮以為佳品此又不情蛙皮腥韌非可食者何越人之饞饕至此周時蟈氏焚牡鞠以殺蛙黽其法無驗未聞沈文通以何術之使三年不生也杭人最重蟹秋時風致惟此為佳而云杭人嗜蝦蟆而鄙食蟹此又何說至如歐陽公歸田錄又云國初通判嘗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杭人也其俗嗜蟹嘗求外補人問所欲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足矣其所載杭俗又與傅子翼不同蓋聞見得於外方者往往失真非土著者不能辨也

宋時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蚏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杭人最重江魚魚首有白石二枚又名石首魚每歲孟夏來自海洋綿亙數里其聲如雷若有神物驅押之者漁人以竹筒探水底聞其聲乃下網截流取之有一網而舉千頭者潑以淡水則魚皆圉圉無力或魚多而力不能舉懼覆舟者則截網使去頭水取者甚

佳二水三水則魚漸小而味漸減矣瞿宗吉竹枝詞云荻芽抽筍楝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

菊莊劉士亨有詠猫絕句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狰獰勢不管黃昏鼠輩忙語涉訕刺幾不能堪不若劉潛夫詩云古人養客乏車魚今爾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嚙案頭書語稍含蓄而督責亦露不若陸放翁詩云裹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勳薄寒無毯坐食無魚庶乎厚施薄責而報者自愧矣又不若

劉伯溫詩云碧眼烏圓食有魚仰看蝴蝶坐階除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鼠化鴽眞可謂豁達涵容法禁不張而姦宄自化信乎王佐之才也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五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委巷叢談

石林葉少蘊言刻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汴京比歲印板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然則建本之濫惡蓋自宋而已然矣今杭刻全不佳○國初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刻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雖今日蘇刻稍工然則技藝工拙豈真爲地勢所分不

過習俗使然耳杭人作事苟簡重利而輕名但顧眼底百工皆然而刻書尤甚板之老嫩不均一也燥濕異性二也厚薄異體三也板不宿漚而取辦新材易戾易裂四也刻手工拙淆雜都料藉拙者以多剋頭家錢五也其他瑣碎料理不周則奸僞百出此杭刻所以不佳也知其弊而經心焉卽宋刻亦可得而何分蘇杭哉

金箔銷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嚴禁不可乃今民間首飾衣袴器用文軸標題多用塗畫歲糜不貲大中祥符間杭州周承裕私鍊金爲箔鄭仁滓市千枚轉當

他州事敗全家徙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著爲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於今日者也

杭城多火宋時已然其一民居稠比竈突連綿其二板壁居多磚垣特少其三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徹夜燒燈幡幢飄引其四夜飲無禁童婢酣倦燭燼亂拋其五婦女嬌惰篝籠失檢宋朝建都城中大火二十一度其尤烈者五度紹興二年五月大火頃刻飛燔六七里被災者一萬三千家六年十二月又火被災者一萬餘家嘉泰元年辛酉三月二十八日寶蓮山下

御史臺吏楊浩家失火延燒御史臺司農寺將作監進奏文思太史局皇城司法物庫及軍民五萬二千四百家綿亘三十里凡四晝夜乃滅其時術者言年號嘉之文如三十五萬口泰之文如三月二十八又都民市語多舉紅藕二字藕有二十八絲紅者火也皆爲讖云嘉泰四年甲子三月四日糧料院後劉慶家失火延燒糧料院右丞相府尚書省中書省樞密院左右司諫院尚書六部南至清平山萬松嶺和寧門西及太廟三茅觀下及軍民七千家二晝夜乃滅紹定二年辛卯大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城市爲之一空

辛酉之火烈焰滿城而吳山上一老翁家獨存翁平日誦經樂施火起之夕以老憊不能趾步遣兒與婦令亟走兒婦竟不忍相捨同處烈焰中舉家昏睡庭有葡萄架亦不焚灼明爲神物護持也其時杭人稱積善而免禍者必曰葡萄架云又有馬將仕者居壩頭亦好施與其時火逼諸丐者爭爲撥潔家資火息盡以還主馬甚喜將厚勞之丐者曰報公平日之恩耳敢重費乎皆不受且羅拜而去

紹興丙子六月臨安火先是周必大任和劑局門官適

乳媼姚病甚占之其繇云樂不觸病財傷官磨因於六月盡析安和未幾姚果卒必大深以六月爲憂迨晦日以爲無恙矣同僚舉酒相慶宴畢而火隨作所居在漾沙坑與運屬王氏者連棟王夜醉奏圃其婢挿燈於壁首焚必大之居僅以身免時臨安帥韓仲通知火自王氏而王之妻弟馬舜韶方爲御史畏不敢問執必大及鄰比五十餘人皆下獄奏行三省勘會必大問獄吏曰失火延燒在律云何吏曰當徒必大曰我以一身承之以貸鄰比罪居何等吏曰法止除籍爲民耳必大嘆曰人果可救吾何吝一官且財

傷官磨占錄定矣遂自誣服竟落職依其婦翁王彥光於廣德彥光前夕夢里人掃雪云迎丞相明日必大至彥光嘆曰失職子寧應夢耶頃之彥光強必大赴宏詞科必大以未嘗經意辭彥光激曰君懷安耳必大不得已怏怏入行都值秦檜死高宗更化湯鵬舉知貢舉試法甚嚴而必大首擢剔登台輔人謂救人陰德所致云

嘉太四年火及太廟寧宗避殿下詔自責右丞相陳自强等上表請御正衙曰沴雖作於鬱攸咎實由于黎獻譸譸出出本儆豫告之妖業業兢兢自秉謙光之

德赦百辟寮官之罪下十行責己之書萬家賜予之有差民無胥怨九廟尊崇之如故神罔時恫顧翻座之猶遷在蒼生其何賴願仍舊貫出視外朝詔不許又上表曰災降于天應從其類燬西都之白鶴蓋因貴近之遊燹北寺之黃門乃示極陰之變上帝警具寮之失聖君非逸德之招與其側席以焦勞孰若宅尊而儆懼猶不許又上表曰惟我宋之開基應心星而尚赤闕伯配炎精之祀既主于辰商人測舊發之生每由於火在數雖逃於已定弭災惟取乎交修兢令入奏延英曷若會朝北禁詔乃許之其詞雖諛佞而能藻騁驟亦可紀也

辛卯之火太廟俱灰而韓侂胄府獨全蓋殿帥禡獜力爲撲護耳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其時權臣之威加天子一等矣

元至正辛巳暮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執理尾台衣紅服入城之任兒童謡曰火殃來矣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大火自昔所未聞也數百年浩繁之地一旦爲歊矣

東坡仇池筆記云杭人喜食鱔日屠百鱔予自湖上夜

歸屠者之門百鱔皆覺若有所訴鱔能聲亦能却蛇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嘉靖十五年侍御張景按浙中令巡官日報屠鵝之數大約日屠一千三百有奇而官府民家公私燕會皆不與焉較之宋時又加十倍矣

古之所謂廋詞即今之隱語也而俗謂之謎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杭人元夕多以此爲猜燈任人商略求樂初鈹唐楊景言以善謎名

成祖時重語禁召景言入直以備顧問今海內佳謎

甚多不獨杭州有也其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一字謎云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止宜在下賀資二字謎云貝字加两點莫作貝字看貝字欠兩點莫作日字看門字謎云倚閘干東君去也晒花間紅日西沉門多嬌情人不見悶淹淹笑語無心木楔謎云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木楔者娶卓之具杭人市語謂之恰好日謎云晝時圓篤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子弈布靈頭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娃自分明持棋謎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字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只在村裏市頭只在市頭印章謎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文章儒雅有時滿面紅粧常在風前月下金剛謎云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已蜘蛛謎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又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柱杖謎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木屐謎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爾有聲遇柔則沒齒無怨蹴踘謎云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絲絃長在腹時時馬上彈盡天下曲打稻𦓪謎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夾註書謎云大底不曾說小底小底常是說大底若要知得大的事須去仔細問小底元夕燈毬謎云我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丸臨夜茶酒下日曆謎云一尺長十二節兩頭冷中間熱手指謎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水中石謎云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爲小兒顖門手巾謎云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而不識畜生面棱菓謎云斫頭便斫頭却不教汝死拋却親生兒却抱過房子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長統）君實新來轉一官（遷司馬）門狀送還王介甫（安石）潞公身上不曾寒（溫彥）（悼）又有以古詩賦敗兵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絕）八千兵散楚歌聲（無烏）烏江不是無船渡（無舟）羞向東吳再起兵（無向）過山龍謎云一曲盤龍初展渴飲寒潭春暖雲

時噴雨簷前四海五湖皆滿

吳歌惟蘇州爲佳杭人近有作者往往得詩人之體如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幾人高樓行好酒幾人飄蓬在外頭此賦體也而瞿宗吉往嘉興驛故妓歌之遂翻以爲詞云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如云送郎八月到揚州長夜孤眠在畫樓女子拆開不成好秋心合着却成愁此亦賦體也而黃山谷之詞先有之你共人女邊着子爭知我門裏挑心是也如云約郎約到月上時看看等到月蹉西不知奴處山低月出早還是郎處山高月出遲此詞雖淫奔然怨而不怒愈於鄭風狂童之訕如云高山頂上鵓鴣啼聞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子好孤凄此興體也如云書裏看人假當真攀桃接李強爲親郎做了三月楊花隨處滚奴空想隔年桃核舊時仁此比體也有守一而終之意

外方人嘲杭人則曰杭州風蓋杭俗浮誕輕譽而苟毀道聽塗說無復我量如其所有異物其家有怪事某人有醜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質其疑皎若目覩譬之風焉起無頭而過無影不可踪蹟故諺云杭州風會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云杭州風一把葱花簇簇裏頭空又其俗喜作僞以邀利目前不顧身後如酒攙灰鷄塞沙鵞羊吹氣魚肉貫水織作刷油粉自宋時已然載於癸辛雜識者可考也

杭人以冬夏二至後數九以紀寒暑云冬至後一九二九招呼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八九七十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犂耙一齊出夏至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帶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凉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单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

陸放翁嘗問高似孫曰比在都城見綵帛鋪榜曰孳色真紅殊不曉所謂紅而曰孳何也似孫曰嵇康琴賦曰新衣孳燦纓徽流芳班婕妤自傷賦曰紛孳㷴兮紈素聲孳燦取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云一朵妖紅孳欲流蓋取鄉語故翁擊節大喜

自元豐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絶異在汴京時有

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
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褲袴刑都比門總是
寃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
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賂公
行冒濫相乘軍儲日滋賦歛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
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它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爲
之語曰吏勲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
祠主膳咬虀吃麪兵職駕庫數薑呷醋刑都比門人
肉餛飩工屯虞水生成餓鬼

杭州酇侯祠有三漢書酇音贊今亳州酇縣乃音才何
反而字書酇字亦才何反云邑名作酇而贊字亦云
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
第一受封爲酇唐楊巨源丹鳳樓宣赦上文相公詩
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酇侯是此字有二
音顏注未必是也

宋朝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而
省而廷對皆第一歐陽則自鄉而監而省皆第一張
伯紀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
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釋褐之日徽宗嘆曰自來
止說三元今張綱五元矣遂除太學博士我朝惟淳

安商文毅公輅鄉試會試廷試皆第一文錦坊北所
建三元坊是也及公秉衡乙未科王文恪公鏊鄉試
會試皆第一廷試策又冠場輿議當第一而文毅公
顧抑之第三恐其軋已也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晴手餘行倦
則倚市簷憩坐如堵墻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廪
之殿前司衞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臥而
泛之河至望僊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
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
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沓炷香施貲謂之活
羅漢皆非賤形之正近於人妖矣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雛爭附火想當
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
諺言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爲都都平丈我委
巷之童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訛學童
皆駭散時人爲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
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蓋取此也吳敬夫一聯
云闌干苜蓿先生飯顛倒天吳稚子衣亦得景況

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其銳名曰發
燭亦曰焠兒蓋以發火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

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即杭人所製焠陶學
士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染硫黃遇
火即燄呼為引光奴今遂有貨者其名頗新
杭人稱四司六局蓋宋時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
所掌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每遇禮席以錢
倩之四司者帳設司廚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者
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祗
應慣熟不煩賓主之心今時雖無此名而禮筵率有
包辦咄喏而集他如珠冠禮衣方巾花扇綵轎盒擔
韓幞吉凶器具皆有置賃者猶行都之遺風也

世態炎涼緇流尤甚宋時杭州有丘浚者謁珊禪師接
之殊倨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
不能平伺子弟去乃問曰和尚接浚甚傲而待州將
子弟乃爾恭也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
摑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此言殊
快人意
趙師羇尹臨安時有黠賊每盜人家必以粉書其壁曰
我來也嚴捕久不獲而我來也之名喧傳都邑一日
所屬捕至一賊云即是我來也勘鞫不承且無贓證
其人久淹獄底謂獄卒曰我固嘗為盜却非是我來
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稍疏刑具有白金數千藏
保叔塔上可往取之卒疑其紿已賊曰無疑但往寺
作少緣事托點塔燈盤桓其上便可覓矣卒始試往
果得金大喜入獄以酒肉犒賊越數日又曰有酒器
一甕寘侍郎橋下若令家人以籃盛衣洗橋畔取甕
置籃覆以衣可得也卒又試往所得愈多復以酒肉
相犒卒雖喜得財而未測賊意一夜賊謂卒曰欲暫
出四更當復來決不爾累卒甚難之賊曰我固不負
你設負你不來則我所遺足為爾失囚配罪之費有
餘矣苟不從恐生悔吝無及也卒懼不得已遂縱之

去坐以俟之憂念間聞簷瓦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
桎梏之甫旦張循王府告云夜被盜府門上書我來
也三字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勘鞫不承
也遂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聞
叩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二衣囊擲戶內而去卒驚取
視皆黃白物也乃悟其夜賊盜張府之物以為賂耳
賊竟逃命而趙尹終莫知其奸也
宋時都城內有人家土庫中被盜絕無蹤跡一總轄謂
邏卒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
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良人久覺無唾可吐

色變具伏鞫其由乃令綳孫自天窗而下取物或問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驚懼者多無唾可吐聊以試之幸中爾又一日總轄坐撇頭茶房有一賣熟水人持兩銀盃一客衣服濟楚若巨商者就買取盃飲之總轄遥見呼語曰我在此汝不得弄手段將執汝矣客慚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必奸盜之魁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盃蓋陰度其廣狹將爲僞者以易之爾一日韓王府中失銀器數事掌器婢夜賊傷手府尹趙從善命總轄捕之乃執掌器婢訊之具伏歸以白趙蓋婢與僕私乃竊器與之自以

刃傷手詐稱有賊以掩之趙問何以知自傷其手曰傷在左手必自傷也以此詰婢中其情故不能諱也

輟耕錄言杭州人好爲隱語以欺外方如物不堅緻曰憨大暗換易物曰搠包兒麁蠢人曰杓子朴實曰艮頭白賴髓言杭俗澆薄語年甲則曰年末語居止則曰只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此皆宋時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相通用倉猝聆之竟不知爲何等語也有曰四平市語者以一爲憶多嬌二爲耳邊風三爲散秋香四爲思鄉馬五爲誤佳期六爲柳摇金七爲砌花臺八爲霸陵橋九爲救情郎十爲舍利子小爲消黎花大爲朵朵雲老爲落梅風諱低物爲穀以其足下物也復諱穀爲撒金錢則又義意全無徒以惑亂觀聽耳

宋時臨安四方輻輳浩穰之區游手游食姦黠繁盛有所謂美人局以倡優姬妾引誘少年有櫃坊局以博戲關撲騙賺財物有水功德局以打點求覓脫賺財貨有以僞易眞者至以紙爲衣以銅鉛爲錫以土木爲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鬼有剪脫衣服環佩荷包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胠篋各有稱首至如頑徒攔街虎九條龍之類尤爲市井之害今之風俗大

抵仍之而捕獲稍異白手騙人謂之打清水網夾剪衫袖以掏財物謂之剪綹撒潑無賴者謂之破落戶

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楊越之人耐暑註與能同李太白詩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上天皆讀如能言人胸次不坦夷逞獨見以忤人者曰[illegible][illegible]音如列挈漢書[illegible][illegible]而無志節言人愚不省事者曰儓魏蔿詩五方造我語知我非儓癡亦曰憨瞔書表實兒多憨態得寵憐言人猶與不前猛者曰墨杘音如眉癡稽不躁暴者曰眠娗音如緬忝出列子又皮日休反招魂上騰昧而下墨杘言人進退不果

曰佁儗音如蟻膩司馬相如難佗以佁儗柳子厚夢
歸賦紛若倚而佁儗今言事頗煩不易作者曰鄭重
法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符命之意言人無用者
曰不中用史記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怒曰吾將收
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漢武故事上
嘗語栗姬怒弗應又罵上爲老狗言紛紜不靖曰海
紅花蓋海紅花乃山茶之小者開時晁繁鬧故俗以
爲喻詈人鄙猥不循理者曰雜種晉書前燕載記賛
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見人有不當意者曰嘴鼻僉
史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及

盱眙守將納合買住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倫
見買住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未足不可乃作如
此嘴鼻也言人聆言不省曰耳邊風杜荀鶴詩百歲
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作事助力曰阿癐癐
武后時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民婦託衣縫補
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上簿李悉往救解之
勝靜羞諱其事但恐痛不禁低聲唱云勝靜不被打
阿癐癐衝寒而饑粟卒起曰痒襟韓退之鬪雞詩襟
毛各襟癢日光微暖曰溫暾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
溫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言已是如此曰隔是元

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問何人曰阿誰說
爲孔誰劉先主破成都置酒爲樂龐統諫曰伐人之
國而樂之非仁也先主怒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統
而悔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曰君臣皆失言人有
病曰不快華佗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又曰不
耐煩庾炳之傳爲人強急而不耐煩俚語又言要不
得蓋人有病則嗜慾不遂要喫喫不得要行行不得
意義雖粗亦有可解遷居而鄰友治具過飲曰暖屋
亦曰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言不潔曰麼
糟霍去病麼舉閣下注云盡兆殺人爲麼糟蓋血污

狼藉之意也訴人傭工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饑則爲
人客作飽食而已賤丈夫曰漢子北齊書何物漢子
與官不就女子及笄曰上頭而娼女初薦寢於人亦
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新賜雲鬟使上頭呼女子之
賤者曰丫頭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二三草木稗而
初萼者曰始花音如試月令桃始華蟬始鳴註皆去
聲言戲擾不已曰嬲音如褭嵇叔夜書嬲之不置稱
誇能營生者曰經紀唐滕王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
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鄙人
之庸賤微薄者曰家子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使樂

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言日間小食曰點心唐史鄭傪夫人云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言人作事無據者曰沒雕當又曰沒巴鼻蘇長公詩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使奸邪言人不通時宜者门方頭陸魯望詩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事相遲延曰豆湊蓋鬪湊之訛也或言吳越風俗除日互攀炒豆交納之且餐且祈曰湊投殆此語所從出欺事多褒貶曰包彈蓋宋人以包孝肅多所彈劾故云包彈畏憚之詞也言人虛僞不撿者曰樓頭蓋宋時何家樓下多亡賴以濫惡物欺人其持有何樓之號樓頭者蓋何樓之惡雜也言人舉止倉皇者曰磨磨馬鹿蓋四物善驚見人則跳趯自竄故以爲喻又曰鼠張貓勢亦此意也言人儀矩可喜者曰庸峭音如波峭庸峭本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俊俏之意也

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聲者如以秀爲鯽溜以團爲突欒以精爲鯽令以俏爲鯽跳以孔爲窟籠以盤爲勃闌以鐸爲突落以窠爲窟陀以圈爲窟欒以蒲爲鵓廬有以雙聲而包一字易爲隱語以欺人者如以好爲現蓬以醜爲懷五以罵爲雜嗽以笑爲喜黎以肉爲直線以魚爲河戲以茶爲油老以酒爲海

老以沒有爲埋夢以莫言爲稀調又有諱本語而巧爲俏語者如話人嘲我曰溜了有謀未成曰掃興冷淡曰秋意無言默坐曰出神言涉敗興曰殺風景言胡說曰扯淡或轉曰牽冷則出自宋時梨園市語之遺未之改也

元時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皆殷當回回所居其娶婦婚禮絕與中國不同雖婦女伯叔姊妹有所不顧一日回回娶婦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來窺視或攀緣簷檻窺瞷者踏翻樓屋賓主婿婦一時皆死此亦太異事也郡人王梅谷戲作下火文曰賓主滿堂欖閙里盈門看洞房忽崩摧喜樂成禍患壓落瓦碎兮倒落落泥磚都丁折兮木屑飛揚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落花之相難以乘龍兮魄散魂消不能跨鳳兮筋斷骨折毯絲脫兮塵土昏頭袖碎兮珠翠飄壓倒象鼻塌不見貓睛亮嗚呼守白頭未及一朝賞黃花却在半路彩房聚景園中歇馬飛來峯上阿剌一聲絕無聞哀哉樹倒胡孫散阿老瓦倒剌沙別都丁木偎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象鼻貓睛其貌也毯絲頭袖其服色也阿剌其語也聚景園回回塚在焉飛來峯猿猴往來之處也

宋時靈隱寺緇徒甚衆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貨鋪店人家婦女往往皆僧外宅也常有僧慕一婦人不得其門而入每日歸寺必買臙脂果餅之屬在手顧盼不已如是久之婦人黙會其意語其良人設計誘之漸至謔笑僧喜甚謂可諧矣婦人曰良人在桼何僧盡捐衣鉢使之經商數日果見整裝尅日戒行僧於是日到其家呼酒談謔獻酬交錯已而婦令先解衣就寢婦取其衣束之高閣忽叩門甚急婦人曰良人必有遺忘而歸矣僧皇遽不知所爲婦曰有空籠好避僧亟鑽入籠中婦遂鑰之僧不敢喘動與夫舁於遠路迨曉邏卒見之舁於官府啓鑰則一髡裸體在焉京尹袁尚書笑曰是爲人所誘耳勿問復鑰

籠投諸江

靈隱寺僧明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結案筆判踏莎行詞云這個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宋時湖州一士人攜妻至杭訪親泊舟隄橋河下士人語妻曰我去借轎來迎汝我或不來當令轎夫持紫衫來爲證汝可即來也士人去未踰時有一轎攜紫衫至妻乃登轎而去入一寺中有少年指引曰官人在此隨之而入深巷數曲有小室少年去巾乃僧也婦驚呼僧以刃挾止之復引入一土窟階級深下七八曲窟內方廣十丈許上有小窻透明窻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壘高阜阜上復有牆窟中四壁以木板

裝嵌有椅卓床帳裀褥飲食之具先有婦女三十三人皆有姿色至夜有僧行二十餘人至此每數日則置宴歡飲群婦私相語多是官家妻妾有居此數十年者老者病者則相次引去亦時有新至者蓋婦被引入寺先於別室居宿數日乃至此則襍然群適一日引一女子至年十四五群婦問之乃其太守全家候差臨安因觀燈於人叢中與婢相失被一士人引至此乃僧也在其私室宿十夜矣於是諸婦日夕切齒謀脫身無計每日有二三僧居守一夕止一僧守之婦問故云各僧送喪遍海明日方歸群婦遂謀適

有三四婦勇健者伺僧睡熟啓關而出至窟外逾墻
得達大路離臨安城五里一婦頗知路名訪問歸家
陳告于府府大驚時孝宗內禪明日放赦府尹即部
百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群婦召主收領府尹至寺
時衆僧方歸置宴窟中初亦眊然不察三婦之逋也
湖州士人妻因得歸蓋其夫初在舟語妻時僧已瞰
舟有美婦往來岈遶竊聞其語遂以紫衫弁轎舁婦
而去初有一婢隨行至郊外轎去如飛婢遂失後不
知所往初府尹捕僧時詰其老者病者言引出皆殺
之瘞于寺後掘出骸骨三十餘副金帛亦不貲云

宋時有士人候差臨安一日與妻聯輿出市井叢稠處
停輿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士人號與夫至官推問
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來門外乃其妻也云初被人
扛去時已非原輿夫矣約行數里入大門長廊下暗
室中出輿詢問官人與夫曰且入內一僧迎之心疑
退步僧自後推之乃大呼僧挽拽而入曰此間是要
性命去處轉數曲入暗室扃閉甚嚴略無人聲雖鐘
聲亦覺甚遠坐久微覺明僧攜酒殽至憂悶不能飲
食每日兩次送飯暮則攜酒強之飲就同寢一日僧
出忘扃戶行出暗巷中遥望燈明甚遠至則觀音堂
長明燈也遂禮拜願再見天日解帕上金釵落索綴
繫觀音身用指甲招觀音足上成川字文復回入室
月餘僧力疲意闌婦泣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念
爾本分又可商量一夕合之達旦天微明引出登轝
送至此也士人訴臨安府時趙師䍧尹府值亢旱祈
禱明日行香集僧衆曰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
觀音皆請來此若此寺觀音有感當申請寺主加號
賜紫行童皆給度牒備榜遍掛明日輻輳迎至果有
身繫金釵絡索足有川字文者遂集合寺僧行會士
人妻於簾內竊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戮

於市
高宗時趙待制子繡尹臨安府方留意元宵張燈甚盛
游人繁夥有亡賴子造五色印子人叢中印婦人衣
印文云我惜你你有我白衣用黑印青衣者用黃印
閭市中殊不覺也次日視之方駭雖貴官良眷無不
含羞黥汗事聞於趙趙素以彈壓自負即命總轄捕
索之督責甚酷捕者乞勿張皇更寬一夕可以討獲
趙許之即于牙儈處假數婢飾爲村婦出遊自後視
之至喧鬧處亡賴果如前所爲俱就執縛其爲首者
乃睦親宅宗子也素號擱街虎府尹以叔父行戒云

俟坐衙即押來不得言是宗子遂命左右以巨箠笞之雖吁呼竟若不聞須臾榜死趙即自劾得旨放免時人服其剛决云

柳洲寺側有花園曰清暉宋時慈福宮別墅也一璫守之慶元戊午夏璫移舟乘涼垂釣園外聞僧房中有婦人譃笑聲密覘之乃僧挾婦而嚙其頸也遣人物色見肩輿在門詢之其僕云乃六房王申秦宅眷璫翌日訪王問曰令閤昨到柳洲寺乎王曰家間有小緣事躬往耳璫具白其事王驚怒驗其頸果然遂聞於官府尹趙師𢍰逮僧得實乃僧詐其妻約而嚙之

僧坐徒婦人杖而離之

孫元規知杭州號爲神明有僧元夕市中炙項求化施利山積公命捕得美女數人遂寘於法又有僧醉卧道上爲邏者所擒公問爲僧而飲何也對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與酒一壺一引而釂公令扶歸戒勿侵侮僧明日聲鼓登坐曰吾西域人也涸迹於此不幸爲此子所識不可復留跏趺而逝

紹興間崇新門外鹿苑寺殿帥楊存中郡王所建以處北地流僧一歲元宵婦女闐隘有將官妻攜其女入寺觀燈乃爲數僧邀入密室盛酒饌奉款沉醉殺其母而留其女女亦不敢舉聲及半年二僧皆以事出女獨留室中倚牕見園外一卒治地女因呼卒至牕語以前事托令往報其父卒如言而往將官密以告楊帥遂遣人報寺約來日修齋至日楊帥到寺僧行俱候見王命每一僧以二卒擒之搜出其女認二僧斬之毀其寺盡逐諸僧

至元十八年詔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道經盡行燒毀道士受佛經者爲僧不爲僧者娶妻爲民時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璉真伽自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之孤

山寺也棄道爲僧者七八百人皆掛冠于上永福寺帝師殿梁間而飛來峰石壁皆鐫佛像王元章詩云白石皆成佛蒼頭半是僧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爲僧者獻觀於總統云賀知章倚托史彌遠勢將寺改觀乞復原日寺額楊見從其語眞可笑也

元時臨平明因寺尼刹也豪僧往來多投是寺每至則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主苦之於是專飾一寮以貯尼之淫濫者供客僧不時之需名曰尼站寺內有宋仁烈皇后手書衆生自度佛不能度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罪從心生還從心滅三十

二字
南宋時杭州人物湊集詐僞百端有富少年劉某者湖州人攜貲巨萬寓居城中聞鄰壁日奏音樂詢其店主對曰此湖南張安撫宅眷安撫往蘇州勾當未回又無正室亦無男子諸妾肆歡樂耳劉遂動念店主穴壁隙令劉窺見諸妾皆妙色也劉詢店主欲造之店主許諾云門婆處須得三百千方可入也劉如數物答既往留連累日忽傳報安撫回矣劉倉卒不得出匿床下安撫升廳諸妾以次拜訖備問家事一小童曰侍郎出後一劉官人在此欵宿尚在房中安撫

大怒索之以出劉拜伏請罪安撫怒駡書牒送臨安府管家婆等再三拜懇不許劉窘甚請店主謀之盡以所攜金帛贖罪入狀領劉歸別寓劉既罄然後訪知其故乃店主賺劉貲貨之富謀集諸娼僞爲安撫宅眷以欺之也訟之官竟無蹤焉又岳州方長隨父通判寓臨安偶如厠忽小門中一女子捧水盥手延茶方意娼家隨女子入坐閣中茶罷忽一婢倉皇報曰官人來也方匿床下官人入閣少坐畧檢點而去方出問女子此何人女曰此乃曾侍郎宅官人乃侍郎妾乃直閤爭也妾慕官人少年故奉邀茶話耳方

始猶非妓館急欲出女子强留與合未及綢繆忽一嫗入室大聲叱駡群至捕縛將解官方驚恐求免遂僕取金帛千緡求脫得釋翼日再訪之即無曾侍郎宅此空乃會皇城空房有客僦之居月餘去矣

鹽橋富室李省者販鹽出必經年紹興元年省與同業六七人出亘四年弗反且無音耗其家絕望之有與李善者謂其妻曰同業數客盡歸不應獨後得非喧於非命乎宜往占之妻歷訪十數肆皆云不吉慟哭而歸召僧建道場招魂掛服聞空中泣聲甚哀出視之見李在渺茫烟霧間宛如存日詢問幼稚婢妾且

云賴汝薦拔獲離苦難明日妻買地造塚備極勞費又一月李泛舟達江口原不死也黠鬼依人而見幻往往如此

朱思彥淳熈初知臨安鈐校官物得押錄高生侵盜狀其妻尤貪賄時高爭上府先擒其妻置獄中高歸廷詰之後不遜思彥怒并係之日加栟訊一夕丞定因二人泣訴言憑毒已極恐無生理丞惻然憐之會思彥燕客未散遂破械使竄明日丞詰思彥言高爲胥長而夫妻盗没且對長官咆哮誠宜痛治然久在囹圄昨夜呼其名已困憊不能應竊便宜出之比至家

俱死幸不殞獄下不必彰聞其子亦願欽埀矣失於專壇情悚然思彥喜丞之嫉惡同巳且處事委曲無跡致辭謝追反室復念彼罪不致死一旦并命豈不累巳正不然將有陰譴自是寢食不安遂見二鬼裸形披髮箠痕遍體挽衣號曰我罪不過徒隸乃淪冥塗非得爾往地下辯証決無相捨理思彥噤不能對遂感疾二鬼朝夕在傍丞來問疾思彥告之故且曰不忍一時之憤悔不可言丞笑曰兩人實不死吾憫其困而脫之紿以亡告耳思彥驚曰若是則見形者爲何人丞曰憂疑太過所致即呼高夫妻拜庭下思彥豁然疾愈命高復故役焉

淳熙初王良佐者居觀橋下初爲細民負擔販油後家道小康夫婦奉佛施捨無虛日一日焚香見塔影七層黃碧璀璨金書三字曰保叔塔乃捐資修塔塑其夫婦像於第一層或云王少年係獄逢巨盜同牢款密因語王曰我行盜殺人無生理有金銀甚多埋保叔塔下悉以贈君我伏法日幸收骸骨高原廣作佛事則我瞑目矣王出獄果得金銀塔下故假塔影以蓋其事云

包宏齋恢年八十八以樞密登拜郊臺精神老健貌似道問之意必有攝養奇術恢曰有一服丸子藥乃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叩之恢徐徐曰恢吃了五十年獨睡丸滿座大笑予鄉有老人九十餘矣而啖令不減少年予問以服餌之法荅曰吃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家華色充肌粗快則秪爲糟粕填塞腸胃耳又一老人爲予言一生臣食秪喫其半常留有餘不盡之心蓋人無壽夭祿盡則亡未見有暴殄之人得皓首也嗟乎人能服獨睡丸五十年而又以服食法自輔庶乎不夭其所生矣

京師人寡時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關下忽

攜錢行解衣質於庫見主人如舊熟識者思之而未得退訪北關稅官朱子文言及之蓋數年前所嘗見丐者也其人本豪民遭亂家破與妻行乞于市使三子拾楊梅核椎取其實以賣少子常見一白鼠在聚核下歸語父父戒曰明日往捕之得而貨於禽戲者必直數百錢勿失也迨旦毋與偕行至故處果見鼠逐之及湧金門墻下入穴中毋立不去遣子歸取鍤斸地深可三尺望鼠尾猶可見俄得一青石揭去之下有大甕白金滿中遽奔告其父父至不敢取亟詣府自列願以半入官而乞府吏護取府主從其言得

銀五千兩即日買屋以居而用其錢爲子本遂成富家即庫中主人也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魏子正上官公祿往臨安觀南郊舍於黃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著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知在此也還到省門皆覺微餒就入一食店視其牌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嘆因信一

甛息一飲饌之微亦顯於夢寐萬事豈不前定乎

宋時吏部有一胥好滑稽有董公適參選失去官誥但存印紙遂投狀給據一日侍郎問其胥曰此事無礙否胥曰朝公大夫董公遺失一官誥印紙在也不礙侍郎覺其謔侮杖一百罷之蓋俗有癡十般癡云一般癡來一般癡渾身爛了肚皮在也不礙如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聲爲戲云

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入局不准假有時相古朴閤堂吏云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云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也蓋用柳詞七夕二郎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元時制省廣濟庫歲以富戶司出納延祐間有富戶侵用官資無以爲償府判王某素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命以小舟載之西湖趁逐遊人收其買笑錢納官鮮于伯機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金錢強歌舞王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去匆匆鸞瓊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露其後王判之子孫有爲娼流天之施報何其捷哉

寶祐間馬光祖尹臨安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福王

府訟民不入賃房錢民云房漏光祖判云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房錢直待光祖任滿

臨安一士子踰墻盜入室女事覺光祖試踰墻摟處子詩士人揮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情摟謝砌方潛度韓香已暗偷有情生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喜之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合當雄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冰人是馬公遂令女子歸生爲妻且厚贈之

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叙宋江等事姦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處士田大年者予伯父也倜儻工詩嘗有與友人夜坐詩云鷄黍論交信有期不期而會春冬時繡屏入夜香圍席碧浪搖春酒滿巵星亂銅盆頻剪燭唾霏玉屑互評詩情深不討更籌盡月過梅梢第幾枝詞致清婉他作類此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六卷

錢唐 田汝成 輯撰
會稽 商 濬 重校

幽怪傳疑

宋時有吳生者寓宿城西蘭若夜半聞扣扉者啓視之乃一處子容服雅淡問其從來以比鄰答之謂生曰吾旦見子過門也心私悅焉欲諧伉儷有此私奔恐家人覺之姑暫歸矣生意淫蕩强留入室遂止宿焉自慶以爲巫山之遇不是過也亥至寅去往復爲常居數月寺僧視生容止稍疑之因詰生初不肯言詰

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嘆曰昨一官員有女才色豔麗選充内庭病卒權殯西廊三年矣曩嘗出蠱行客汝遇得非是乎且吾聞金無處女若是者不亟去禍且及矣生惑於愛猶未忍至夜於窻間得一詩云西湖肴眼事應非倚檻臨流吊落暉昔日燕鶯曾共語今宵鸞鳳嘆孤飛夙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緣淚濕衣寄語吳郎休負我爲君消瘦十分肌墨色慘淡不類人書生始懼翌日遂行

宋時有邢鳳者字君瑞寓居西湖有堂曰此君水竹幽雅常寢息其中一日獨坐見一美女度竹而來鳳意

為人家宅眷將起避之女遽呼曰君瑞毋避我有詩奉觀乃吟曰娉婷少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衣虛度五秋霜鳳聽罷亦口占挑之曰意態精神畫亦難不知何事出儒壇此君堂上雲深處應與蕭郎駕綵鸞女曰子心予意彼此相同奈夙數未及當期五年君來守土相會於鳳凰山下君如不爽千萬相尋言訖不見後五年邢隨兄鎮杭乃思前約具舟泛湖默念間忽聞湖浦叩榔遥見一美人駕小舟舉手招之曰君瑞信人也方舟相叙曰妾西湖水儒也千里不違約君情良厚矣君瑞喜躍

過舟蕩入湖心人舟俱沒後人常見鳳與於遶女遊蕩於清風明月之下或歌或笑出沒無時焉

嘉祐中沈遘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策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曰沈幾番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欷歎衆犢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蹟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舊朋乎

蔡京初登第爲錢唐縣尉廵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京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托宿可乎京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京居外己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幸勿言京意其好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顧匿之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更自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項漸聚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欲就床擒之或曰恐幷損床外人京必起吾屬且獲罪京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憾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閃了六十年可怪

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瞿然興謝曰某乃車四元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第三次矣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京拒不受强語乾汞之術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京唯以其說傳中子脩京死脩家寓廣西以其術致富

紹興間秦檜有施全之變詔以親兵五百衛之每日更番有王立者材武過人嗜酒博不自給因冰冬直宿

竊嘆曰負材如此乃餓餓死耶覘得府側望僊橋香燭舖周氏物貨充濫遂起不良之念次日下番至夜半密俟于周所將踰垣忽見前戶半啓俄而一婦人攜一囊出付之云可速行我繼至也立甚喜即負囊趨出婦人從後呼云當投北行何為他往立不得已轉北疾走此婦速追及細視之曰誤矣郎君可以囊見還捽婦於地解布巾勒其吭背之而行至三聖橋氣絕急縋以石沉之河還家五鼓矣所得皆首飾布服外有銀會五十千分寄所知無復蹤蹟自此日漸溫飽軍中隊將愛立材武俾其差役令充赤山衙操

一日醉中過赤山衙忽見軍中舊隣婦當壚意其久故與叙闊濶共飲問立曾娶否答曰未也婦笑曰兒郎如許胡為秖是亡賴我有箇女子配汝可乎立唯唯婦因出女視之姿態甚媚欣然允之曰俟擇吉納禮且當告假畢姻也未幾立遣將完親數日挈歸寨中忽舍傍垣毀隊將躬往視之過其門時立已出赤山矣婦因潑水誤汚將衣將怒問誰所居左右以立對將曰立何為有此即入視其婦室退謂左右曰王立衙操回勿令還家徑押來見迫暮立醉歸衆皆謂將治其汚衣之罪也將屏衆密呼立謂之曰汝嘗有負于心乎立曰無所負又叩之曰汝毋自隱吾向微必有冤隨之當以實告不然將及矣立懼不得已具說周氏事將曰是矣汝之婦非人乃鬼也精神尚淺但俟時索命耳立驚曰為之奈何將曰吾與子一符令日俟其寢粘其頭上則本其面目見矣蓋隊將深于道術者也立得符歸待婦如常且彊與之飲食良久就寢立急以符粘其額忽見神人驅婦尸起立丈丈許舌出垂地俄而不見立驚仆隊將已如之命人扶立至縣名廳前令人守循之翌日稍甦但處情蕭語不復如常將曰若等視之踰月則兇難矣亡何軍

人因請糧不及守衛立即躍起向倉前殺人中作婦人聲云某原是鎮洪人在周氏作婢與舖中掌事約欲竄歸被王立害於非命告諸人為證時周氏失婢事已聞官至是不勞案治而立竟伏辜

紹興間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賦為題詩云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春半開魚尾裂五湖居子多奇致欲駕僊舟探僊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又有士人應試請僊問得失者賦詞云凄凉天氣凄涼院宇凄涼時孤鴻呌斜月寒燈伴殘漏[illegible]豆屑擱秋影瘦鑑古畫

眉譁就重陽又近世對菊花依舊此人竟失奚又有
降僊於杭泮者或以鬼議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
誰知我口哀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并跨海也須羅
雨更翻雲或以功名為問答曰朝經暮史無閒日北
展南轅知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
報其相議也又董無益富記女僊三絕句云鄉條金
緻不勝鵝青粉墻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窻
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東
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
藕花香潛水淺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

知又宋慶之寓永嘉適逢七夕學子徒醵飲有僧法辨
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時人號為辨八煞
酒邊一士致僊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
之漫云姑置此但求七夕新詞箕復請韻宋指辨云
以八煞為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僊
一闋云鑾輿初駕牛車未發隱隱鵲橋咿軋尤雲殢
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帔一彩幔月明銀燭蔽
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又
李和父云向嘗於肯家降僊問其姓名不答忽作
薛稷體大書一詩云犀王搆空淨遊屢幾見東風作

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捺筆皆
悚然驚散知為淵聖在天之靈也
錢唐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見紅光
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拔金釵以遺母
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答曰適祭遁神遂至此耳適
母見其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逾月而卒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次早起行
大雨如注山水湧出見空穴中推出金牌六面拾而
懷之窺見穴中堆積金銀無數急以土石窒穴口誌
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方竟無蹤跡仍宿

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訶之曰荷君封我金穴已
捐金牌六面酬之矣安得復生覬覦其人驚覺而去
紹興間吳山大井往往有落水溺死者董太尉得之李
衆製大方木以石板蓋合井口僅可下汲桶遂無投
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曰你出錢人只怕壞了
活人我幾時捉替得脫生是不可謂無鬼也今吳山
井幹皆以大方石架之則又非董太尉之舊矣
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
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之
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妍麗見人殊

不驚懼小聲嚦嚦可辨自言王眞娘子也偶至此亦非禍君君能奉我當有利專迴家乃就壁爲小龕居之晨夕香火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求觀必輸百錢方啓龕至是絡繹家遂小康至某年飛去不知所在

紹興八年八月十八日觀潮前期二夕江干民間空中語曰當死於橋者數百皆凶淫不孝之人其有名未果來者當分促之不預此籍者宜斥去又聞應聲者甚衆民皆駭怪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一人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隣橋數家夢皆同次日觀潮橋上人

皆滿得夢者見有親戚在橋急勸使去人以爲妖妄不信須臾潮至驚濤壞橋壓溺死數百人既而訪其死者平昔皆不逞輩也

董表儀家住沙河塘欲撤屋掘土術者言太歲方不可興工董不信既而掘深三尺得一肉塊漫漫然人言即太歲也董甚悔懼投諸河後亦無禍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聖姓氏源委俱無可考但傳其神好矮屋高廣不踰三四尺而五神共處之或配以五婦凡委巷若空園及大樹下多建祀之而西泠橋尤盛或云其神能姦淫婦女輸運財帛力能禍福見形人間爭相崇奉至不敢啓齒談及神號凛凛乎有搖手觸禁之憂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武林聞見錄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叩門者出視之即向所決囚也驚問曰爾爲何得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浼恭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幞袍帶之屬出銀一錠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及製靴幞袍帶候中夜焚

之次日夢有騶從若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塑一神於內是日即安妥如初觀此則杭人之信五通自宋已然矣夫敢其亡而奪之位歸又力爭與小人之雄者而竟不能禍爲牒之吏則其靈亦不足畏矣予平生不信邪神而御五通尤嫚虐見其廟輒毀之凡數十所斧其像而火之溺之或投之廁中蓋將以此破鄉人之被惑者而聞者皆掩耳

而悉愚民之不可曉如此

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求舖扇店主乃與一新扇道人感之題詩扇板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清風煞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遭畢擲扇而板厚數寸墨跡直透於背觀者紛紛買扇比常十倍遂致富未幾道士復來以袖拂之字滅不見

五雲山志逢大師一日閒坐忽見神降于前曰吾護戒神也師有小過不敢不告逢曰吾有何過神曰每日滌鉢水亦施主據米師每棄之當有疾矣言訖不見逢患胃疾十三年而沒

張居士者宋朝都吏也與妻馮氏俱好道嘗建翻眞道院於湖墅家住修文坊扇子巷內設輸眞道院齋局濟人一日設齋百分先期散俵子至日齊此赴齋臨期止收九十九俵子齋訖此心終不滿後因往輸眞道院見所塑鐵拐像上有一俵子題云特來赴齋見我不采空飯而歸俵縛于拐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鬻歌花湖船回家分遺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一買得一壓被孩兒歸置屏橋之上玩弄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偎隨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手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置箱篋明日啓篋視環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失去金環遂碎之其怪乃絕

咸淳壬申七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曰張公至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

公于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舊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鬟年可約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鄰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子欣然而應遂留宿焉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月餘問其居止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

女子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愀然曰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但冥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同朝客坐半閑堂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得其便後

為同輩所覺譖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為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君與我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曩昔因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臥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矣面壁而化源大慟舉衣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為僧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嘗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蕭身疥癩詬齋衆惡不潔勉與齋罷曰此宅有鬼氣宜書符厭之索黃絹三尺畫一墨圈如大盤寘之壁間而去衆人笑之欲揭去忽見墨圈中一點通明如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蓋天師降也似道又嘗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道士衣襤褸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與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啓於似道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僊降臨而不識也其曰綿州者蓋木綿庵之兆云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錄

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屆霄被罡風吹擊途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為天花墜壓乃竭力作法直造天門大神又行麾叱乃默叩祖師云自傳法以來有錄即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若此有天丁傳祖師張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數陳所奏始得騰送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勅令不許受宋國章表但其辭意虔切難以抑遏乃命右司引押唐恭恭詣玉階適逢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真君引致一神人衣冠皆如天帝但髻下辮髮耳有十數人各齎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八字稱十付

汝執笏神人承拜而退其荷冊者皆嘻[illegible]有天[illegible]
謂其言宋國曆數盡矣汝章不達由此也唐瑤乃敗
泄露後至元丙子其命方與人言之
萬松嶺上多中貴之宅惟陳內侍宅最[illegible]紹興十五年
盛夏因納涼四鼓未寢行人巳絕忽見黃衣卒領三
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衣緋彩者又一黃
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入衣金紫者雖[illegible]白
彼巳承當如何不去追之乃俛首而入後二人曰彥
通早聽吾言當不至是是夜劉家生三犬陳言其事
劉育之俏長呼彥通則奔走而前莫知為何人也

弘治間旬宣街有少年子徐景春者春日遊湖山至斷
橋時日迫暮矣路逢一美人與一小環同行景春悅
之前揖而問曰娘子何故至此答[illegible]
遊玉泉士子雜遝未能[illegible]群閒閒索[illegible]
貴宅何所答曰湖墅宦族孔氏二姐[illegible]
以性及明[illegible]春入曰家無[illegible]
宿何如景春大喜[illegible]入宿焉備極[illegible]
為贈明日[illegible]人張世傑者見景春臥塚間[illegible]
父訪之乃孔氏女淑芳之墓也[illegible]于官發之[illegible]

吳地記一卷後集一卷

（唐）陸廣微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吳地記一卷、附後集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唐陸廣微撰。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與今本合。書中稱周敬王六年丁亥、至今唐乾符三年庚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則廣微當為僖宗時人。然書中虎疁一條、稱唐諱虎、錢氏諱鏐、改為滸墅。考五代史吳越世家、乾符二年、董昌始表錢鏐為偏將。光啟三年、始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景福二年、始拜鏐為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始加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始封鏐為彭城郡王。天祐元年、封吳王。至朱溫篡立、始封鏐為吳越王。安得於乾符三年以董昌一偏將能使人諱其嫌名。且乾符三年亦安得預稱吳越。至錢俶於宋太平興國三年始納土入朝。當其有國之時、蘇州正其所隸、豈敢斥之曰錢氏。尤顯為宋人之辭。則此書不出廣微、更無疑義。王士禎香祖筆記嘗摘其語兒亭、馮驩宅、公孫挺陳開疆顧冶子墓三條、又摘其琴高宅一條、於地理事實皆為舛謬。又案乾符三年歲在丙申、實非庚申。上距周敬王丁亥、僅一千三百九十年、實非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於年數亦復差誤。觀其卷末稱纂成圖畫以俟後來者添修。而此本無圖、前列吳長洲嘉興崑山常熟華亭海鹽七縣、而後列吳縣長洲縣事為多。殆原書散佚、後人採掇成編、又竄入他說以足卷帙、故訛異若是耶。以今世所行別無善刻、故姑仍吳琯此本錄之、以存梗槩、而附訂其牴牾如右。又吳地記後集一卷、蓋續廣微之書者、不著撰人名氏。前有題詞、稱自唐王郢叛亂、市邑廢毀、或傳記無聞、或廢興不一。謹採摭縣錄、據圖經、選其確實者列於卷後。所記建置年號、止於祥符元年、疑北宋人作。舊本附錄、今亦併存備考焉。

吳地記

唐　陸廣微　撰

明　吳　琯　校

按史記及吳越春秋自禹治水已後分定九州禹貢揚州之域吳國四至東亘滄溟西連荆郢南括越表北臨大江蓋吳國之本界也今郡在京師東南三千一百九十里當磨蝎斗牛之位列婺女星之分野從秦始皇併吞六國之後至漢順帝永建四年有山陰縣人殷重獻策於帝請分江置兩浙詔司空王襲封從錢唐江中分向東爲會稽郡向西爲吳郡至陳朝

貞明元年改爲吳州隋文帝開皇九年改郡邑至橫山東新立城郭（一云隋開皇十二年却爲蘇州）唐武德七年移新州却復舊址升爲望管鄉七鄉一百九十四戶一十四萬三（本作二）千二（當作三）百六十一　稅茶鹽酒等錢六十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五貫七十六文

吳縣九萬九千九百六十三貫七十三（本無三字）文

長洲縣九萬八千五百七十六貫五百七十六文

嘉興縣一十七萬八千七十六貫一百二十文

崑山縣一十萬九千五百三貫七百三十八文

常熟縣九萬七百五十貫七百七十四（本無四字）文

華亭縣七萬二千一百八十二貫四百三十一文

海鹽縣四萬六千五百八十一貫五十八文

續添

吳江縣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九貫一百文

使司割隸醬菜錢一十萬七千七百二十貫二百四（作四）十六（作八）文

留蘇州軍事醬菜衣糧等錢一十七萬八千三百四十九貫九十八文（當作九百二文）

團練使軍資等三十（本無十字）萬六（當作七）千八百三十貫文送納（本無納字）上都

地名麴胥水名通波城號闔閭臺曰姑蘇與壤千里是號全吳昔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歷生子昌有聖瑞太王有疾泰伯仲雍以入山采藥乃奔吳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讓季歷子昌立是爲西伯即文王也吳人義泰伯歸之爲王泰伯三讓弟仲雍仲雍立號勾吳（所居地名）卒葬梅里（又名番麗人墓山）而仲雍立仲雍生季簡季簡生釋達釋達生固章固章卒其後至壽夢始別築城爲宮室於平門西北二里（其址見在）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

樊卒吳人固立札札棄室而畊之野乃止封札延陵季子而餘祭立四年吳使季子行聘諸國餘祭卒授弟季子季子讓逃去餘昧之子曰僚立爲諸樊之子公子光所弑在位十三年僚好炙魚非專諸炙不食諸樊之子光諸以百金令專諸進魚上僚置匕首於炙魚中刺僚死子光篡立是爲闔閭王又令刺客要離袖劒殺吳公子慶忌即王僚子也季子歷三年回聞僚被殺乃匍匐往其墳號哭於是子光謝過於季子季子曰苟先君無廢祀民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子哀死事生以待天命耳

闔閭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築大城周廻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卦吳都賦云通門二八水道六衢是也西閶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不開東門者爲絕越之故也

閶門亦號破楚門吳伐楚大軍從此門出陸機詩曰閶門勢差峩飛閣跨通波又孔子登山望東吳閶門歎曰吳門有白氣如練今置曳練坊及望舒坊因此

胥門本伍子胥宅因名石碑見存出太湖等道水陸二路今陸廢門南三里有儲城越（疑作吳）王貯糧處十五里有魚城越王養魚處門西五里有越來溪

盤門古作蟠門嘗刻木作蟠龍以此鎮越又云水陸相半沿洄屈曲故名盤門又云吳大帝蟠龍故名門內有武烈大帝廟在祀典東北二里有後漢破虜將軍孫堅墳又有討虜將軍孫策墳

蛇門南面有陸無水春申君造以禦越軍在巳地以屬蛇因號蛇門前漢梅福字子貞爲南昌尉避王莽亂攺稱得仙棄妻子易姓名有人見福隱市卒即此門也

匠門又名干將門東南水陸二路今陸路廢出海道

通大萊沿松江下滬瀆闔閭使干將於此鑄劒材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爐神鼓橐金銀不銷鐵汁不下其妻莫邪曰鐵汁不下□有計干將曰先師歐冶鑄劒之穎不銷親鑠耳以□□成物□□可女人聘爐神當得之莫耶聞語□入爐中鐵汁出遂成二劒雄號干將作龜文雌號莫邪鰻文餘鑄得三千並號□□文劒干將進雄劒於吳王而藏雌劒時時悲鳴憶其雄也門南三里有葑門赤門有赤欄將軍墳在蚍門東陸無水道故名赤門東南角又有魴鱮門吳曾鮒鱮見因號並非八門之數也婁

門本號畮門東南秦時有古畮縣至漢王莽改爲婁
縣東南二里有漢吴郡太守朱梁墳本名趙避後漢
和帝諱改爲梁今吴郡朱氏皆梁之後塘北有顧三
老墳見存
齊門北通毗陵昔齊景公女聘吴太子終樂闔閭長
子夫差兄也齊女喪夫毎思家國因號齊門後葬常
熟海隅山東南嶺與仲雍周章等墳相近葬畢化白
龍冲天而去今號爲毋塚墳門東二里有盧江太守
闞臻墳
平門北面有水陸通毗陵子胥平齊大軍從此門出

故號平門東北三里有殷賢臣申公巫咸墳亦號巫
門西北二里有吴偏將軍孫武墳西北三里有贊酷
城漢劉鼻築東北三里有穎川太守陸宏墳
吴縣在壁下秦始皇二十六年置漢王莽改秦德縣
陳貞明元年後主復爲吴縣隋開皇九年越國公楊
素移郡及縣於横山東五里今復移城内管鄉三十
戸三萬　千三百六十一坊三十
吴公子慶忌墳在縣東北三十五里今呼慶墳
步騭墳在縣東北三里騭任吴爲驃騎將軍代陸遜
爲丞相有石碑見存臨頓橋西南

周瑜墳在縣東二里瑜字公瑾盧江舒人仕吴大將
軍南郡太守美姿貌時年二十四吴中皆呼爲周郎
及孫權稱號爲公卿曰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思
音樂雖三爵之後樂有闕誤必知之則回顧時人謡
曰曲有誤周郎顧
顧野王墳在横山東平陸地遺言不起墳野王字休
倫仕陳武帝爲門下侍郎博綜羣書廣搜經籍撰梁
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六十卷宫人各念一卷常
隨駕行内人謂之看脚御覽
姑蘇臺在吴縣西南三十五里闔閭造經營九年始

成其臺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外作九曲路以登之
射臺在吴縣横山安平里
鴨城在吴縣東南二十里匠門外沙里中城東五里
有豨墳是吴王畜豬之所東二里有豆園吴王養馬
處又有雞陂闔閭置豆園在陂東
織里今織里橋在麗娃鄉俗呼失履橋利娃鄉
澹臺湖在吴縣東南十里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宅子
羽宅陷爲湖湖側有墳
夏駕湖壽夢盛夏乘駕納涼之處
鑿湖池置死園故今有死橋之名

蔡經宅在吳縣西北五十步經後漢人有道術鍊大
丹服菖蒲得仙今蔡仙鄉即其隱處也
馮驩宅在吳縣東北二里五十步驩平原君門下客
今有彈鋏巷其墳在側石碑見存
長洲縣望在郡下貞觀七年分吳縣界以苑為名地
名茂苑水名僊山鄉東一百里有秦時古嵺王莽改
為婁縣北三里有丹溪廣八里深四丈西入太湖北
四十二里有湖廣四里深三丈縣北二十七里有岑
陂夏駕陂馬的陂吳圖古有此管坊三十鄉三十戶二萬
三千七百

華池在長洲縣大雲鄉安昌里
華林園在長洲縣華林橋
南宮城在長洲縣干將鄉長樂里
嘉興縣本號長水縣在郡南一百四十三里周敬王
十年置在谷口湖秦始皇二十六年重移改由拳縣
景龍二年嘉禾野生改嘉禾縣吳赤烏　年避吳王
太子名改嘉興縣前有晉妓錢唐蘇小小墓東五里
有天心池二里有會稽太守朱買臣墳西五百步有
晉兵部尚書徐怙宅捨為靈光寺縣北三十里有雋
里池是吳越戰敵處縣南一百里有語兒亭勾踐令

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
如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
兒亭越絕書曰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
而去　二十五里有長谷亭入華亭縣西北行七十
里有震澤今升縣望管鄉五十戶一萬七千五四十
崑山縣在郡東七十里地名全吳水名新陽貞觀十
三年分在吳縣東置縣南一百九十步有晉將軍袁
山松城隆安二年築時為吳郡太守以禦孫恩軍在
滬瀆池濱半毀江中山松能楷書梁武帝評其書云
山松書如深山道者見之往往縮頭卒贈司空將軍

葬橫山東二里會昌四年升縣管鄉二十四戶一萬
三千九百八十一
常熟縣在郡北一百里晉建安二年分吳縣海虞置
本號海虞縣至唐貞觀九年改常熟縣北一百九十
步有孔子弟子言偃宅中有聖井闊三尺深十丈傍
有盟州印增盟北百步有浣沙石可方四丈縣北二里
有海虞山仲雍周章並葬山東嶺上闔閭三子長曰
終纍婚齊女蚤亡亦葬此山山有二洞穴穴側有石
壇周廻六十丈山東二里有石室太公呂望避紂之
處山西北三里有越王句踐廟郭西二里有夫差廟

折姑蘇臺造管鄉二十四戶一萬三千八百二十
華亭縣在郡東一百六十里地名雲間水名谷水天寶五年置蓋晉元假陸遜宅造池亭華麗故名有陸遜陸機陸玥三墳在東南二十五里橫山中有鶴鳴鶴唳玄鶴管鄉二十二戶一萬二千七百八十
海鹽縣在郡東南二百二十里地名殷水水名福見秦始皇二十六年置陷爲柘湖又改武元縣湖爲當湖隆安五年改東武洲移在故邑上咸康七年改禦越復號海鹽縣陳貞明元年割屬鹽官廣德七年隸歸嘉興景隆二年重置光天二年廢開元五年刺史

張廷珪奏請重置縣東十一里有晉穆公何皇后宅十五里有公孫挺陳開強顧冶子三墳俱事齊景公暴烈有功於景公爲晏子　以桃二顆令言功三人同日而死葬於此縣東南三十里有秦柱山有五百童女避秦始皇難於此後並得仙縣西五里有會稽山是陸華兄弟尋金牛之處管鄉一十五戶一萬三千二百會昌四年升爲縣
虎丘山避唐太祖諱改爲武丘又名海湧山在吳縣西北九里二百步闔閭葬此山中發五郡之人作塚銅槨三重水銀灌體金銀爲坑史記云闔閭塚在吳縣閶門外以十萬人治塚取土臨湖葬經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山吳越春秋云闔閭葬虎丘十萬人治葬經三日金精化爲白虎蹲其上因號虎丘秦始皇東巡至虎丘求吳王寶劒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劒擊之不及俟中于石（遺跡尚存）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於今虎疁唐諱虎錢氏諱疁改爲滸墅劒無復獲乃陷成池古號劒池池傍有石可坐千人號千人石其山本晉司徒王珣與弟司空王珉之別墅咸和二年舍山爲東西二寺立祠於山寺側有貞娘墓吳國之佳麗也行客才子多題詩墓上有舉子譚銖作

詩一絶其後人稍稍息筆
花山在吳縣西三十里其山蓊鬱幽邃晉太康二年生千葉石蓮花因名山東二里有胥葬亭吳越闔閭置亭東二里有館娃宮吳人呼西施作娃夫差置今靈巖山是也晉太尉陸玩舍宅置寺宮傍有石鼓大三十圍吳志云其鼓有兵則鳴晉隆安二年賊孫恩作亂鼓鳴山上有池旱亦不涸中有蒓甚美夏食之則去熱吳中以爲佳品
支硎山在吳縣西十五里晉支遁字道林嘗隱於此山後得道乘白馬升雲而去山中有寺號曰報恩梁

武帝置
岸孥山在吳縣西十貳里吳王僚葬此山中有寺號
思益梁天監二年置
餘杭山又名四飛山在吳縣西三十里有漢豫章太
守陸烈墳東二里有漢山陰縣令陸寂墳山有白土
如玉甚光潤吳中每年取以充貢號曰石脂亦曰白
堊白磰東三里有夫差義子墳十八所
橫山又名據湖山在吳縣西南十六里中有朱植墳
及晉門下侍郎陸雲公墳
雞籠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以形似雞籠因名晉太康

二年司空陸玩葬此山掘地得石鳳飛去今鳳凰墩
是也陸玩字君瑤爲左僕射蘇峻之難與兄瞱隨帝
在石頭城以瞱玩吳民之望不敢加逼遷旣登公輔
嘗歎息謂賓客曰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其謙抑若
是疾甍以佐命之勳特置七十家守墳子納字祖言
納玩之弟子納躁性清操絕俗不改素業爲吳興守至郡不受
俸祿征討大都督謝安詣訥殊無供辦茶果清談而
退終尚書令亦葬此山
昇猶山在吳縣西二十里吳太宰嚭所葬嚭楚伯州
犁之孫楚誅伯州犁奔吳吳以爲大夫譏佞夫差而
誅子胥后句踐滅吳誅嚭以其不忠也
女墳湖在吳縣西北六里越絕書曰夫差小女字幼
玉見父無道輕士重色其國必危遂願與書生韓重
爲偶不果結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銅槨葬閶門
外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旣高飛
羅當奈何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怨成疾殁身黃墟
又趙瞱吳越春秋云闔閭有女哀怨王先食蒸魚乃
自殺王痛之厚葬於閶門外其女化爲白鶴舞於吳
市千萬人隨觀之後陷成湖今號女墳湖流杯亭在
女墳湖西二百步闔閭三月三日泛舟遊賞之處

太湖按漢書志云爾雅十藪曰吳越之間有具區郭
璞云今吳縣西南太湖即震澤也中有包山去縣一
百三十里其山高七十丈周廻四百里下有洞庭穴
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號爲地脉又有大小二雷山按
越絕書曰太湖周廻三萬六千頃亦曰五湖虞翻云
太湖有五道之別故謂之五湖國語曰吳越戰於五
湖在笠澤一湖耳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
以其周行五百里以五湖爲名周處風土記曰舜漁
澤之所也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今湖
中包山有石穴其深莫知其極即十大洞天之第九

林屋洞天也洞庭山記曰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闔閭使令威丈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經七十日不窮而返啓王曰初入洞口狹隘傴僂而入約數里忽遇一石室可高二丈常垂津液內有石牀枕硯石几上有素書三卷持同上於闔閭不識乃請孔子辯之孔子曰此夏禹之書並神仙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入經二十日却返云不似前也唯上聞風水波濤又有異蟲撓人撲火石燕蝙蝠大如鳥前去不得丈人姓毛名萇號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石室并壇存焉

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　越伐吳禦之笠澤其江之源連接太湖一江東南流五十里入小湖一江東北二百六十里入於海一江西南流入震澤此三江之口也咸仲云松容也容裔之貌尚書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是也晉張翰仕齊王冏在京師見秋風起思松江鱸魚鱠遂命駕東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卒葬橫山東五里

唐曹恭王廟在松江恭王太宗第十四子調露元年則天皇后出爲蘇州刺史

百口橋後漢郡人顧訓家有百口五世同居鄉人効

之共議近宅造百口橋以彰孝義也

乘魚橋在交讓瀆郡人丁法海與琴高友善高世不仕共營東臯之田時歲大稔二人共行田畔忽見一大鯉魚長可丈餘一角兩足雙翼舞於高田法海試上魚背靜然不動良久遂下請高登魚背乃舉翼飛騰沖天而去

琴高宅在交讓瀆法海寺西五十步法海寺濟陽丁法海舍宅所置法海蓋丁令威之裔殿　浮圖下有令威煉丹井也

臯橋在吳縣北三里有五十步漢議郎臯伯通字奉卿所居因名伯通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高士梁鴻隱居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舍於家鴻潛閉門著書十餘篇疾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君葬子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去乃卒伯通等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宜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都亭橋壽夢於此置都驛招四方賢客基址見存

炭渚橋吳時海渚通源後沙漲爲陸基址見存

定跨橋闔閭於行苑內置游賞之處基址見存

重玄寺梁衛尉卿陸僧瓚天監二年旦暮見住宅有瑞雲重重覆之遂奏請舍宅爲重雲寺蓋省誤寫爲重玄時賜大梁廣德重玄寺

乾元寺晉高士戴顒舍宅置乾元初蘇州節度採訪使鄭桂清書額奉敕依年號爲乾元寺

通玄寺吳大帝孫權吳夫人舍宅置晉建興二年郡東南二百六十里有滬瀆漁人夜見海上光明照水徹天明日覩二石神像浮水上衆言曰水神也以三牲日祝迎之像背身泛流而去時郡有信士朱應及東陵寺尼率衆香花鐘磬入海迎之載入郡城像至

通玄寺前諸寺競爭數百人牽拽不動衆議玄像應居此寺言畢數人舁試像乃輕舉便登寶殿神驗屢彰光明七日七夜不絕梁簡文帝制石佛碑曰有迦葉佛維衛佛梵字刻於像背唐東宮長史陸東之書碑載初九年則天皇后遣使送珊瑚鏡一面鉢一副宜賜供養兼改通玄寺爲重雲寺開元五年兼賜金魚字額舊通玄寺移鹽官縣東四十里鮑郎市其後像失一軀後人造一軀以並之

龍光寺梁天監二年金紫光祿大夫□□舍宅置陸東之書額

永定寺梁天監三年蘇州刺史吳郡顧彥先舍宅置陸鴻漸書額

宴聖寺梁天監三年司徒沈長史吳郡張融舍宅置右衛翊陸彥遠書額

禪房寺宋建武元年蘇州刺史張斌舍宅置吳郡陸曾書額

流水寺吳郡陸襄舍宅置三殿三樓高僧淸閑建吳郡縣令田葉伯葉書額

唐慈寺宋建武元年高士將軍舍宅置

朱明寺晉隆安二年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弟妻言樹壞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

金帛餘穀盡給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雨悉吹財帛還歸明宅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舍宅爲寺號朱明寺

般若臺晉穆侯何曾置內有水池石橋銅像一軀高一丈六尺高士戴顒建唐景龍二年有神光現數日不歇奉敕改神景寺東北有般若橋因寺而名

崇福寺梁天監三年武帝置周朝廢之寶應元年重置

龍興寺則天皇后置御書額八方開元五年再與此

寺刺史張廷珪模勒御書于碑

慈悲寺齊永明二年吳人薛曇舍宅置宋周曇卒遺言遷其靈柩於殿下

陸卿寺梁庄舍宅置

崇善玉芝二觀並天監二年置

右館八所

全吳　通波　龍門　臨頓

升羽（帶城橋下）　烏鵲（在郡南烏鵲橋）　江風（月馬巷下）　夷亭（養魚之亭）

右坊三十六所

通波　三讓　水浮　闔閭

坤維　館娃　調㣪　平權

金風　南宮　通闠　盍簪

吳越　白貴　南記　長干

望館　曳練　長楚　處暑

常縣　白華　郎次　甘節

吳渝　游雷　義和　噬嗑

嘉魚　陋燭

已上三十坊在吳縣

遷善　旌孝　儒教　繡衣

太玄　黃鸝　玉鉉　布德

立義　孫君　青暘　建善

從義　迎春　載耜　開水

麗澤　釋菜　和令　夷則

南政　仲呂　必大　豸冠

八貂　同仁　天宮　布農

富春　循陔

已上三十坊在長洲縣

周泰王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雍次曰季歷季歷賢而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季歷爲周與吳皆后稷之後姓姬氏吳國泰伯在

位四十九年無子弟仲雍立

周繇王在位三十七年（子熊遂立之）

熊遂在位四十九年（子早軫立之）

早軫在位五十九年（子款吾立之）

款吾在位三十八年（子　兄夷處立之）

夷處在位三十九年（姪壁羽立之）

壁羽在位三十六年（子齊玄立之）

齊玄在位五十年（子柯盧立之）

柯盧在位二十七年（弟柯轉立之）

柯轉在位二十四年（子頗夷立之）

嬌夷在位二十四年姪鴟夷立之
鴟夷在位三十年子界嗣立之
界嗣在位三十五年子知濟立之
知濟在位二十七年子諸樊立之
餘濟在位十七年子弟昧立之
餘昧在位二十一年子僚立之
子僚在位十三年姪弟子光立之
子光在位二十年子光諸樊之子殺僚篡位號闔閭子夫差立之
夫差在位二十三年爲越王句踐所殺國滅
巳上計二十五王治國總六百二十四年

羅城作亞字形周敬王六年丁亥造至今唐乾符三年丙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其城南北長十二里東西九里城中有大河三橫四直蘇州名標十望地號六雄七縣八門皆通水陸郡郭三百餘巷吳長二縣古坊六十虹橋三百有餘地廣人繁民多殷富古跡靈跡實異事後因王郢叛亂羅城乃以重修今姑纂成圖画以俟後來者添修矣

吳地記終

吳地記後集

前記皆書傳所載雖畧而具典自唐王郢叛亂市邑廢毁刺史張摶重修羅城幷古今所創諸縣鄉坊廟山塋墳墓橋梁寺觀聖賢靈跡或傳記無聞或廢興不一今採摘縣録據圖經選其確實者列於卷後

吳江縣梁開平三年錢氏奏請於松江置嘉興海鹽二縣晉天福四年置爲秀州

平江軍太平興國二年錢氏改號

永昌北倉在子城西北六里五十步

西倉在子城西一百八十步

芟草場在子城西三里

商稅務在子城西三里一百八十步

茶鹽務在子城河西五步

都酒務在子城南二十步

崇節宫在子城東三里二十步

水軍第一指揮在州西六里二十步

水軍第二指揮在州北六里二十步

牢城在州西南二里二步

清務指揮在州西南二里二步

宣毅第十九指揮在州西南三里二十步

吳縣城地名姑蘇水名震澤境東西一伯五里南北一百五十里
長洲縣境東西一百十一里南北九十里
崑山縣境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一百五十里
常熟縣境東西九十里南北一百里
吳江縣境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一百五十里

吳縣二十二都

吳門　利娃　永安　履仁
鳳凰　靈巖　横山　太平
吳苑　至德　胥臺　南宮

西華　洞庭　長壽　蔡僊
姑蘇　震澤　長山　遵禮

長洲縣十九都

上元　樂安　鳳池　清波
道義　大雲　東吳　武丘
吳宮　陳公　蘇臺　金鵞
習義　依仁　儒教　尹山
彭華舊名徐杭　益地　東吳　下鄉

崑山縣十四都

朱塘　積善　金吳　沺水
永安　武元　安亭　臨江
湖川　春申　惠安　醋塘
新安　王樂

常熟縣十二都

積善　開元　太平　感化
南砂　崇素　端委　歸政
雙鳳　思政　郭行　昇平

吳江縣五鄉

源澄　震澤　感化　久詠
范隅

社壇并風伯雨師壇竝在吳縣西南五里
吳縣洞庭鎮在縣西南一伯三十里
社下鎮在西八里
木瀆鎮在縣西南二十七里
神景宮在縣西南一伯二十里太湖中唐乾符二年置
洞庭宮在縣西南一伯二十里唐開成二年置
上真宮在縣西一伯二十里唐至德二年置
洞庭華嚴院在縣西南七十里梁天監二年置
洞庭彌勒院在縣西南一伯里唐乾符二年置
洞庭小湖院在縣西南一伯五十里梁大同二年置

洞庭興福院在縣西南七十里唐乾符元年置
洞庭上方院在縣西南一伯二十里唐會昌六年置
林屋洞天在洞庭西山幽邃奇絶乃眞仙出洞府據
仙經人間三十六洞天其知者十林屋第九洞天也
今皆羽客居之好道之士常所遊覽時有遇焉
洞庭水月院在縣西南一伯里梁天監四年置
四無量寺在縣西七十里唐大中元年置
天平寺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唐寶曆二年置
昭明寺在縣西五十里古名昭王寺梁天監二年昭
明太子置

楞伽寺在縣西南二里梁天監二年置
光福寺在縣西北七十里梁天監二年置
天官寺在縣西南四十里梁天監二年置
寶華寺在縣西南三十里梁天監二年置舊名寶林
院舍商和尚住持以錫卓地爲井祥符中改智顯院
明因院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晉天福九年置後改爲
薦福院
寶積院在縣西南二十里隋大業四年置爲塔院
翠峰院在縣西南七十里唐咸通十六年置
景德寺在縣西北一里三十步晉咸和二年獻穆公

王珣弟珉舍宅建
雍熙寺在縣北十步梁天監二年置舊名流水法水
等寺後於雍熙中失火燒燬遂改今名
瑞光寺在縣西南四里開寶九年置舊名普濟院
西竺寺在縣西南一里六十七步唐大中八年處州
人馬厚舍宅爲馬禪寺晉天福八年錢氏改保壽院
祥符中改今額

橋梁一十九所

樂橋　飲馬　孫老　渡僧
升平　白顯　太平　市曹
三太尉　黄牛坊　憩橋　小市

張廣　普濟　秦伯廟　杉瀆
西館　金師堂

續添橋梁

吉利　成家　渡子　龍興寺
積善　三板　馬禪寺　白礬
剪金　過軍　雍熙寺後　絲行
吳縣東　吳縣西　烏盆　艇舩
阜橋　朱明寺　魚行　女冠子院
開元寺　梅家　查家　烏鵲

盤門裏廟　鴈門　朱勔宅前　景德寺
蔣侍郎　盧提刑　陸侍郎　雍熙寺西
長洲縣大元　貞元年董總管移於平橋北衙東府
前吳縣亦然[illegible]
天慶觀在縣西南一伯五十步唐開元中置爲開元
觀至道中改玉淸道觀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額大元
貞元年改玄妙觀
報恩寺在縣西北一里半吳赤烏二年置後廢周顯
德二年重置
壽寧萬歲院在縣東一里半唐咸通二年改爲般若院
天官院在縣東北五十步唐景福元年置爲武平院
祥符中改今額
明覺禪院在縣東南一里半唐大中五年置
鎭國院後廢梁乾化四年錢氏置大中祥符二年改
今額
靈鷲院在縣北三百步梁乾化三年錢氏改爲永光
院祥符改今額
廣化寺在縣西梁貞明二年錢氏置爲崇吳院祥符
二年改今額
萬壽禪院在縣東南一里半梁爲安國禪院唐長壽

二年改爲長壽院乾祐元年重修祥符二年改今額
大中祥符尼寺在縣西北一里半梁天監二年置後
廢梁龍德二年復置爲福田寺傳法尼寺在縣西一
里唐大中五年置後廢梁乾化六年重置爲禪興寺
祥符二年改今額
寧國尼寺在縣西南一里五十步　建隆二年置爲
永安院祥符二年改今額
仁王寺在縣東南一里唐天福四年奏置爲安吳院
祥符二年改今額
永福尼院在縣南一百六十步唐咸通年置
資壽尼禪院在縣東南三百步唐天福三年置
妙嚴尼禪院在縣西五十步太平興國元年置
半塘法華院在縣西北七里十步東晉時置

續添橋梁

顧家　蔣家　乘魚　大郎
子城　後長洲縣東　天宮寺
張香　徐鯉魚　南倉　廣化寺後
院橋　承天寺後寺前　竹隔
船舫　北寺東　篠橋　板橋
徐貴子　寧國寺　茭蔿　通利

樂安　禪興寺　仰家　天慶觀
紅爐子　百口　蔣軍　李師堂
周太保　張馬步　鵓鴿　寶積寺
草鞋　靈鷲寺　周通　華家
華橋　程橋　望信　吳王
金母　閶橋　黄土塔　帶城
馬津　草橋　醋坊　臨頓
州前平橋　至道　新橋　甫橋
崑山縣　景德寺在縣西南二百五十步晉咸和二
年置舊名寶馬寺景德二年改今額

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梁天監十年置初慧嚮法師
居石室忽神人見前請助千工建寺是夜風雨暴作
如　出聲詰旦視出巳成階陛矣后寺不日而成唐
大中七年重修內有彌勒閣殿柱四壁有張僧繇畫
龍髣髴存焉
慧嚴禪院在縣東三百步梁開平三年置爲崑福禪
院貞明五年重修本朝　年改今額
能仁禪院在縣東三十五里唐天祐二年置後長興
三年改德義院祥符中改今額
方泰寺在縣東七十里唐大中三年置後廢天福三
年增
南祥禪院在縣東一百十里唐開成四年置後廢光
化二年重置
新安尼寺在縣東二百步梁天監二年置唐會昌五
年廢大　七年重建
橋梁十四所
望江　釘行　茶行　廟堂
魚行　秦適　半道　鎮東
西板　崑山寺　紹法巷　酒坊
縣前　平橋

常熟縣　乾元觀在縣西一里虞山南嶺下梁天監
五年置天師張裕於此山修道白日上昇遂於觀立碑
東靈寺在縣西一里唐聖曆二年置舊名十興寺元
在吳縣界神龍元年改今額仍移於今所
慧日禪寺在縣西九十步本常熟平禪院祥符元年
改今額
天寧尼寺在縣西北一里梁天監二年置
齊梁尼寺在縣西二百步梁大同二年置
頂山禪院在縣西北十六里虞山北嶺下梁大同二
年置

延福禪院在縣西十三里虞山南嶺下梁大同三年
置
興福寺在縣西九里虞山北嶺下梁大同三年置
勝法寺在縣東三十五里唐乾元年置爲離宅寺晉
開運末改境寧寺祥符元年改今額

橋梁五所

言偃　信義　文學　□僊
通泰

吳江縣應天禪院在縣西南　里唐乾符二年置
報恩禪院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唐大中元年置

興寶寺在縣城內晉天福七年置
寧境禪院在縣南一百里晉開運二年置
法喜寺在縣東十八里後唐長興元年置晉開運三
年重修

橋梁十所

雙鳳　醋坊　縣橋　世水
馬郡　通津　富基　八尺
门德　徹浦

吳地記後集終

洛陽名園記一卷

（宋）李格非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說本

洛陽名園記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李格非撰。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元祐末爲國子博士。紹聖初進禮部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是書記洛中園圃、自富弼以下凡十九所。格非自跋云、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蓋追思當時賢佐名卿勳業煥隆、能享其樂、非徒誇臺榭池館之美也。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俱載李格非撰。惟津逮祕書題曰華州李廌。考邵博聞見後錄第十七卷、全載此書、不遺一字、題標格非之名。同時之人、不應有誤、知毛晉之誤題審矣。王士禎居易錄記是書前有紹興中張琰德和序、首曰山東李文叔云云。此本亦佚之。殆又後人因標題姓名與序不符、而刪除其文歟。

洛陽名園記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于功德者遺芳餘烈足以想象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群品而乃斤餘事種植灌溉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爲天下之中土圭日景得陰陽之和嵩少瀍澗鍾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爲冠冕之望天匠地孕爲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閑暇之士配造物而相嫵媚爭妍競巧於鼎新革故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習歲時嬉遊聲詩之播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以致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爲不苟且夫識明智審則慮事精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深爲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所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爲首後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爲天下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于朝放乎一已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祐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爲黨人女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今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屨東西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謫逐籍表立黨之二年誣謗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群陰已兆芽孽弄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已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愚故曰其言真不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時至於荆棘銅駝腥羶伊洛雖宮室苑囿滌池甘盡然一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大復有如洛陽衆賢佐中興之業乎季父浮休侍郎詠長安廢興地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漢苑隋宮已黍離覆轍由來皆在說令人還起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難遇嘉賢者之用心故重言以書其首紹興八年三月望日幽國張琰德和序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洛陽名園記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為近闢而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景勝可顧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步走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為洞一曰土筠縱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堂與四景堂並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攬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闓爽深密皆曲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為行列區處周旋景物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

一堂在大池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窗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留而不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所謂迷樓者類也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盃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為堂榜之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曰醒酒池

環谿

環谿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

翼而北過凉榭復匯爲大池周圍如環故云然也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峯翠𪩘畢効奇于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岧嶤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秀野臺園中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爲島塢使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凉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踰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凉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樓橫堂列廊廡回繚闌楯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曰爲劉氏小景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園爭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檜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叢春亭出荼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名園記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幙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絶烟火游之過花時則復爲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花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里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其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爲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構之園既古景物皆蒼老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有欲憑陵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剏堂其北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疏筠琅玕如碧玉椽今剏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派來可浮十石舟今剏亭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繞之有池宜蓮荇今剏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雄侈然此猶未盡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

圖閣趙氏所得亦大剏第宅園池其間稍北曰鄭鄜陌列七丞相之第文潞公程丞相宅旁皆有池亭而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殆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扃鑰爲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藪歲時獨廝養擁篲負畚鍤者於其間而已蓋人之於宴閒每自吝惜宜甚於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它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纓觀德超然五亭

松島

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袁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公丞相今爲吳氏園傳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構堂東北曰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爲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它郡尚無有而洛陽獨以其松名

東園

文潞公東園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汎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瀍水二堂宛宛在

水中相虞樂圃二堂間列水石西去其第里餘
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

自東園並城而北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有
亭四河圖志云黄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汭
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瀍水
經其旁因岸穿二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
軒窻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瀑則奔
駛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登
覽徜徉俯瞰而峭絶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
者洛陽獨有此園耳　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
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
繚洛乎其間林木薈蔚烟雲掩映高樓曲榭時
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月臺
有庵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
畢陳於前避松檜搴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而
名之曰學古庵其實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
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尚甲洛陽
但以其圖考之則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其
水其木至今猶存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
豈因於天理者可久而成於人力者不可恃耶
寺中樂天石刻存者尚多

獨樂園

司馬温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
園卑小不可與它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
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
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曰採藥圃者又特
結竹杪落蕃蔓草爲之爾温公自爲之序諸亭
臺詩頗行于世所以爲人欲慕者不在於園耳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
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
六者惟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
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蓋舊
堂蓋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蓋不足勝

蓋有餘也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地披林莽循曲逕而後得者梅臺知止庵也自竹逕望之超然登之脩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猶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群峯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徹園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有一物特可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梅盖早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自大庾嶺移其本至此流盃水雖急不旁觸為異師子非石也入地數十尺或以地考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官園雖已犁為良田樹為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

集之盛今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倏來而忽逝也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洛陽名公卿園林為天下第一靖康後祝融回祿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

侯於園圃廢興其知言哉河南邵博記

晉王右軍聞成都有漢時講堂秦時城池門屋樓觀慨然遠想欲一游目其與周益州帖蓋所致意焉近時呂太史有宗少文叔遊之語凡昔人紀載人境之勝爲一編其奉祠亳社也自以爲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視究之太極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卧遊之噫嘻弧矢四方之志而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裂蜀在境內用遠患不往爾往則至矣亳究嵩華視蜀猶爾封也試往其可得乎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恕也已子也近得此記手寫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志夢華錄諸書並藏而時自覽焉是亦卧遊之意云爾永嘉陳振伯王書

洛陽名園記終

埭川顏氏家塾梓行

長安志圖三卷

（元）李好文撰

明嘉靖十一年李經刻本

長安志圖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元李好文撰。好文字惟中、東明人。至治元年進士。官至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致仕、給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結銜稱陝西行臺御史。考本傳稱好文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尋遷河東道廉訪使。又稱至正四年仍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六年始除侍講學士。此書蓋再任陝西時作也。自序稱圖舊有碑刻、元豐三年呂大防爲之跋、謂之長安故圖。蓋即陳振孫所稱長安圖記、大防知永興軍時所訂者。好文因其舊本、芟除譌駁、更爲補訂。又以漢之三輔及元奉元所屬者附入。凡漢唐宮闕陵寢及渠涇沿革制度、皆在焉。總爲圖二十有二。其中渠涇圖說、詳備明晰、尤有裨於民事、非但考古蹟資博聞也。本傳載所著有端本堂經訓要義十一卷、歷代帝王故事一百六篇、又有大寶錄、大寶龜鑑二書、而不及此圖。元史疎漏、此亦一端矣。此本乃明西安府知府李經所鋟、列於宋敏求長安志之首、合爲一編。然好文是書、本不因敏求而作。強合爲一、世次紊越、既乖編錄之體、且圖與志兩不相應、尤失古人著書之意。今仍分爲二書、各著於錄。千頃堂書目載此編作長安圖記、於本書爲合。此本題曰長安志圖、疑李經與長安志合刊、改題此名。然今未見好文原刻、而千頃堂書目傳寫多譌、不盡可據、故今仍以長安志圖著錄、而附載其異同於此、備考核焉。

長安志序

關中舊有長安志刻之省署歲久亡矣予家有舊藏本嘗因其分類得其緒理按關泰之跡頗為明悉易晃間有譌舛則據册而擬欲盡圖難也其書為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著程文簡謂宋氏家多古書如宮闕記宮闕疏關中記廟記三輔黃圖三輔舊事皆所采據信哉夫自成周以來關中為歷代名都其人文之盛固不待別錄而後知者若其遺跡故址所在田父野老之言既荒唐難信而學士大夫又不能鉄疑存訛徒欲以遠而莫考之事畢謬一旦若山海經之誕水經之夸括地輿地志之靡曼皆是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予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後之君子得是書而讀之會其領畧可也而欲遽以言語文字之間定數千百年之疑訛矣知西安府南埠李侯刻是書欣以予為序故復之如此蓋其所刻皆關中盛事云爾

嘉靖辛卯十月庚寅武功康海序

長安志圖序

關中天府之邑也居上游古稱天地奧區神皐周秦漢唐都之子孫皆數百歲雖其積累深厚亦曰神器之大措之善也概其創業垂統規模宏廓分劃盡識制作詳密城郭宮室之巨麗市井風俗之阜繁山川靈迹之雄偉奇譎史冊所書稗官所記文人碩士之揄揚頌嘆習而誦之如談蓬壺閬苑釣天帝居使人耳可得聞目不可得而覩也

圖見示當時弗能盡曉從然之及來陝右由潼關而西至長安所過山川城邑或遇古跡必加詢訪嘗因暇日出至近甸望南山觀曲江北至故漢城臨渭水而歸數十里中舉目蕭然荒礫散野荒基壞堞莫可得究稽諸地志徒見其名終亦不敢質其所處因求昔所見之圖久乃得之於是取志所載宮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識瞭然千百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之圖舊有碑刻亦嘗錄附長安志後今皆亡之有宋元豐三年龍圖待制呂公大防為之跋且謂之長安故圖則是前志固同有之其時距唐世未遠宜其可據而足徵也然其中或有後人附益者往往不與志合因與同志

較其訛缺躬為訂正纂為七圖又以漢之三輔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廢置不同名勝古迹不止乎是涇渠之利澤被千世是皆不可遺者悉附入之總為圖二十有二名之曰長安志圖明所以圖為志設也嗚呼興廢無常盛衰有數天理人事之所關焉城郭之成代因代革先王之疆理寓焉溝洫之利跡泯之繫生民之衣食繫焉覩是圖者則夫有志之士游意當世將適古今之　流生民之澤不無有助豈特山林逸虛悠然遐想升高而賦者以資覽閱而已哉至正二年秋九月朔中順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東明李好文序

長安志圖目錄

河濱漁者編類圖說

前進士頻陽張敏同編校正

卷上

漢三輔圖　奉元州縣圖　太華圖

漢故長安城圖　唐宮城坊市總圖　唐禁苑圖

唐大明宮圖　唐宮圖　唐興慶宮圖

唐京城坊市圖　唐城市制度　奉元城圖

城南名勝古迹圖　唐驪山宮圖

卷中

咸陽圖　唐昭陵圖　唐建陵圖

唐乾陵圖　唐陵圖說　圖志雜說一十七條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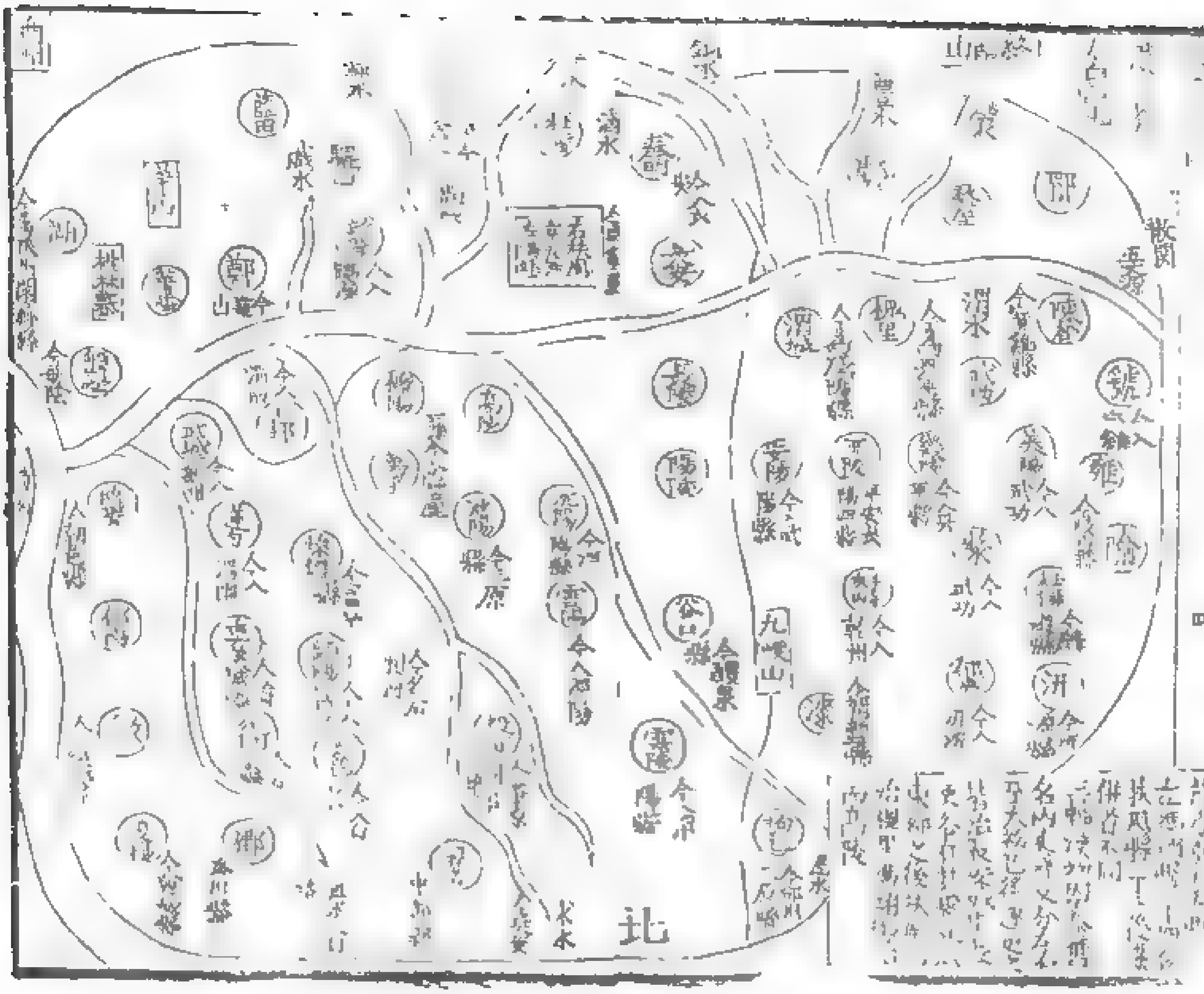
涇渠圖說序　涇渠總圖　富平石川溉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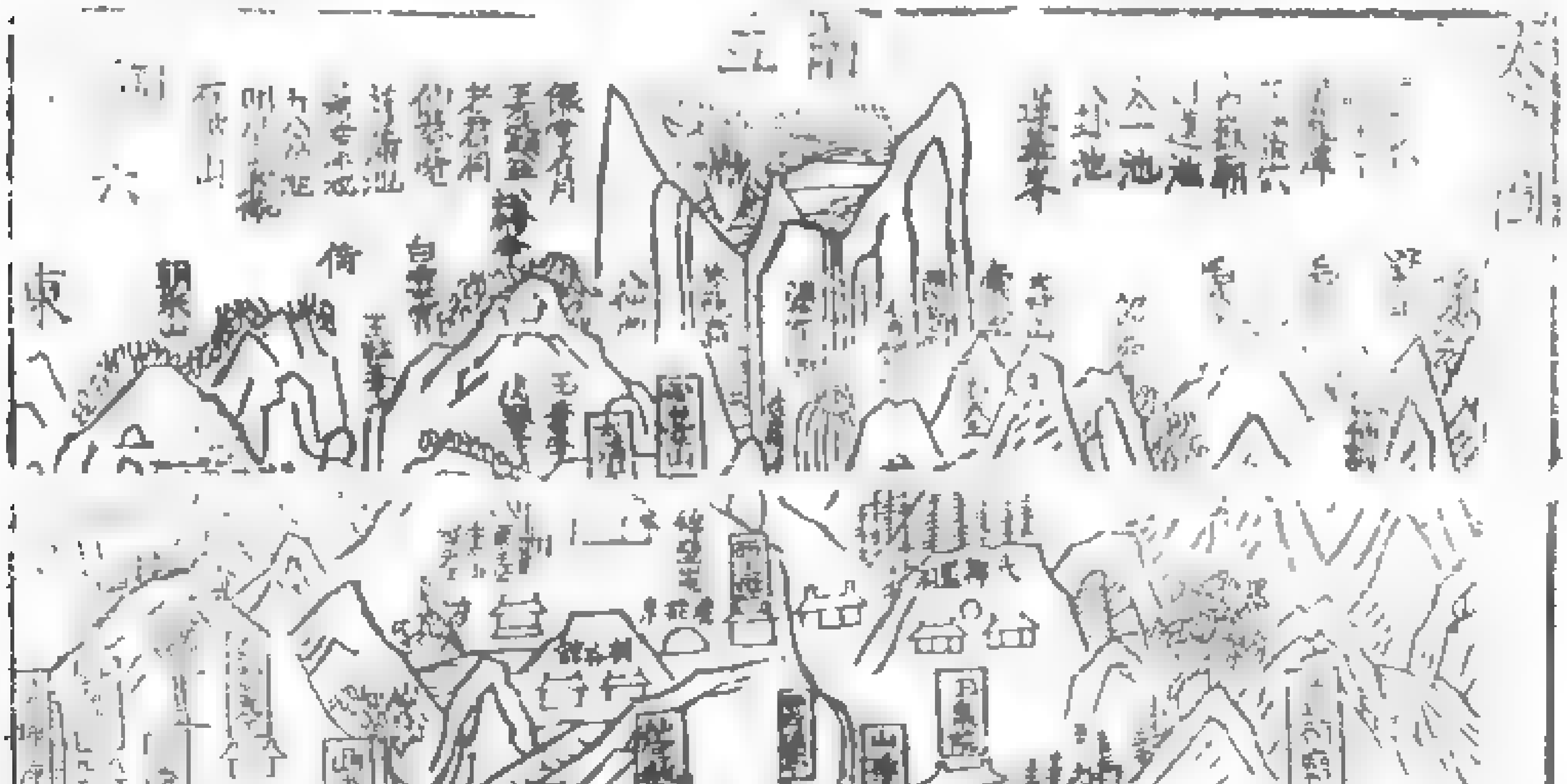
涇渠圖說　渠堰因革　洪堰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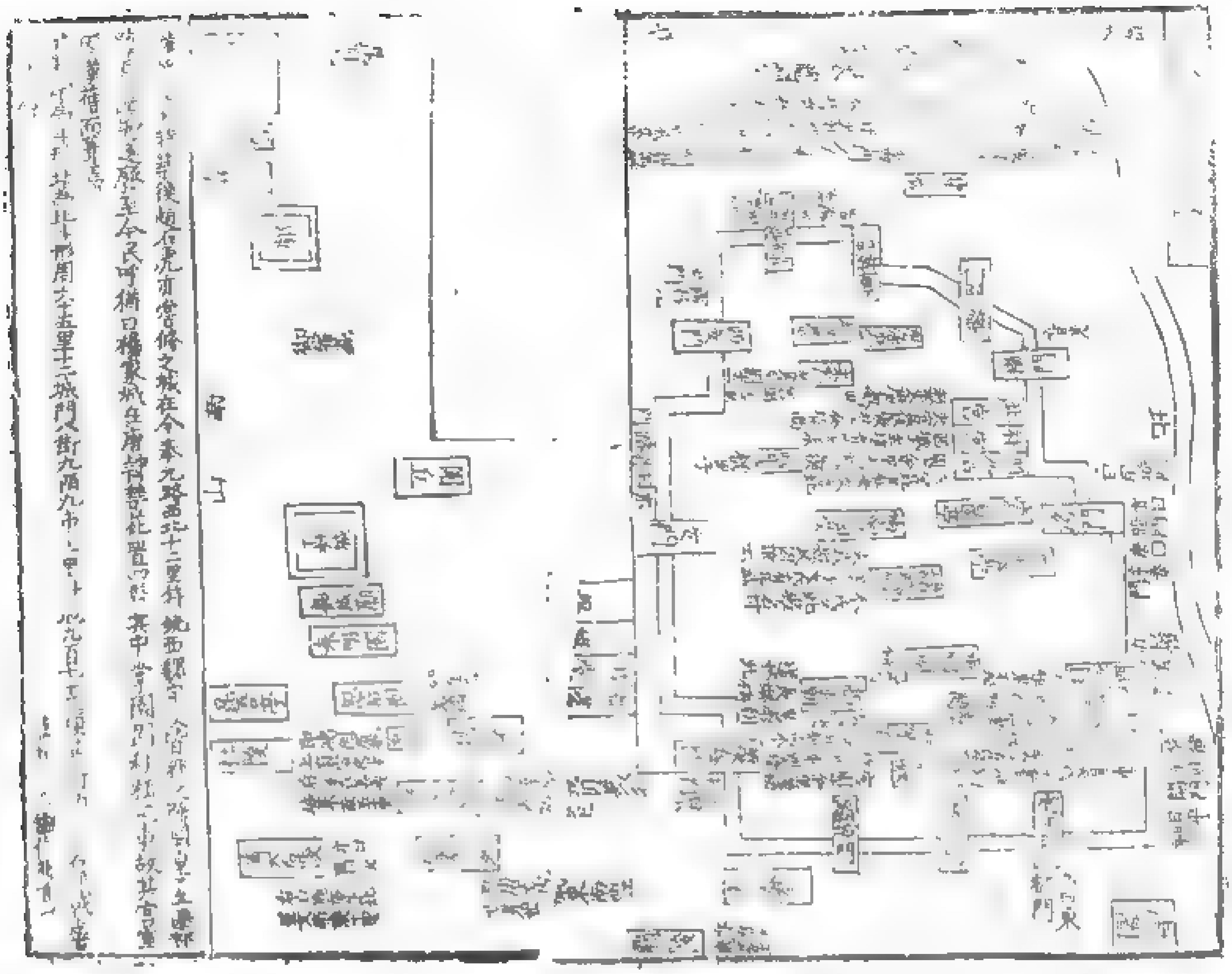
用水則例　設立屯田　建言利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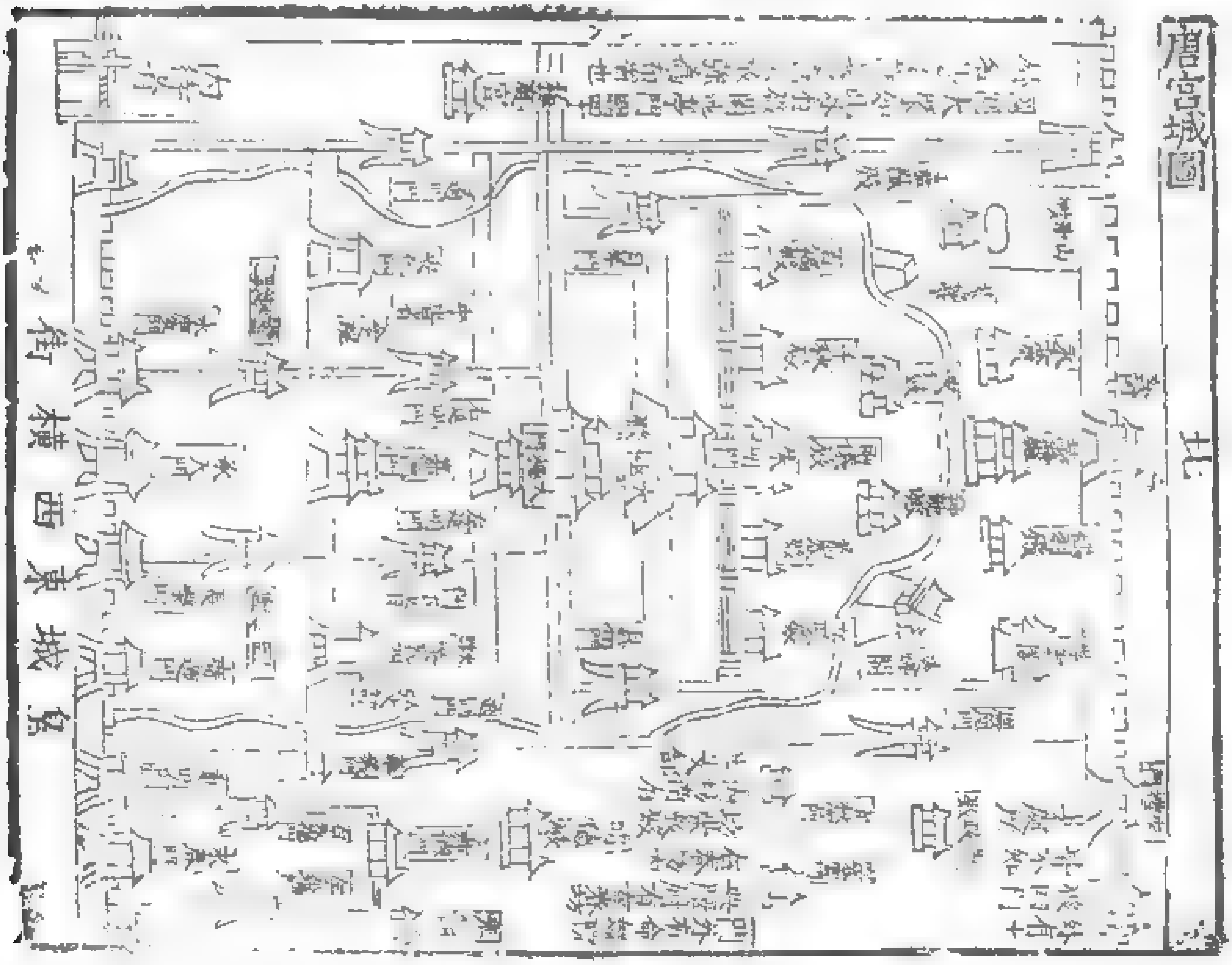
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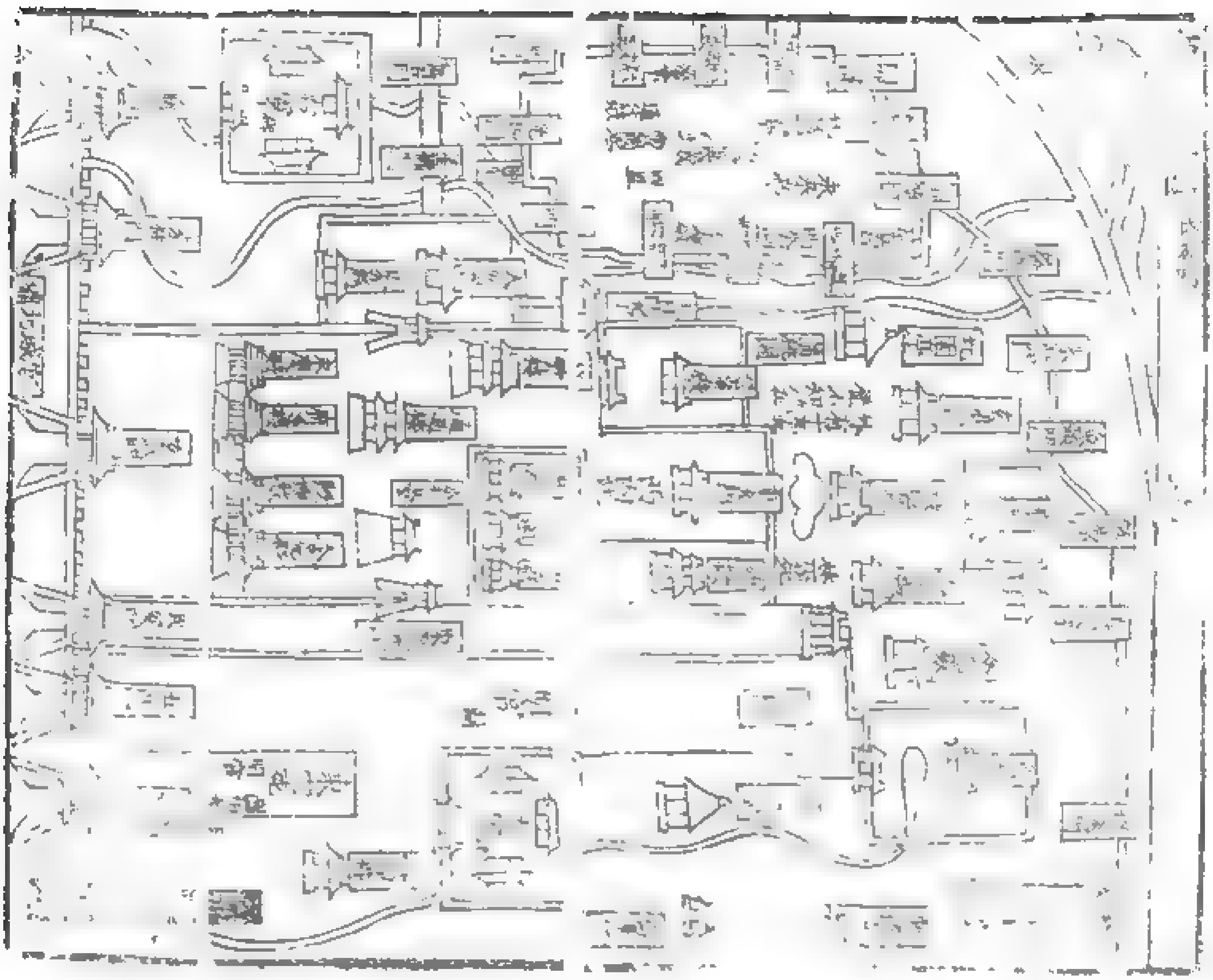
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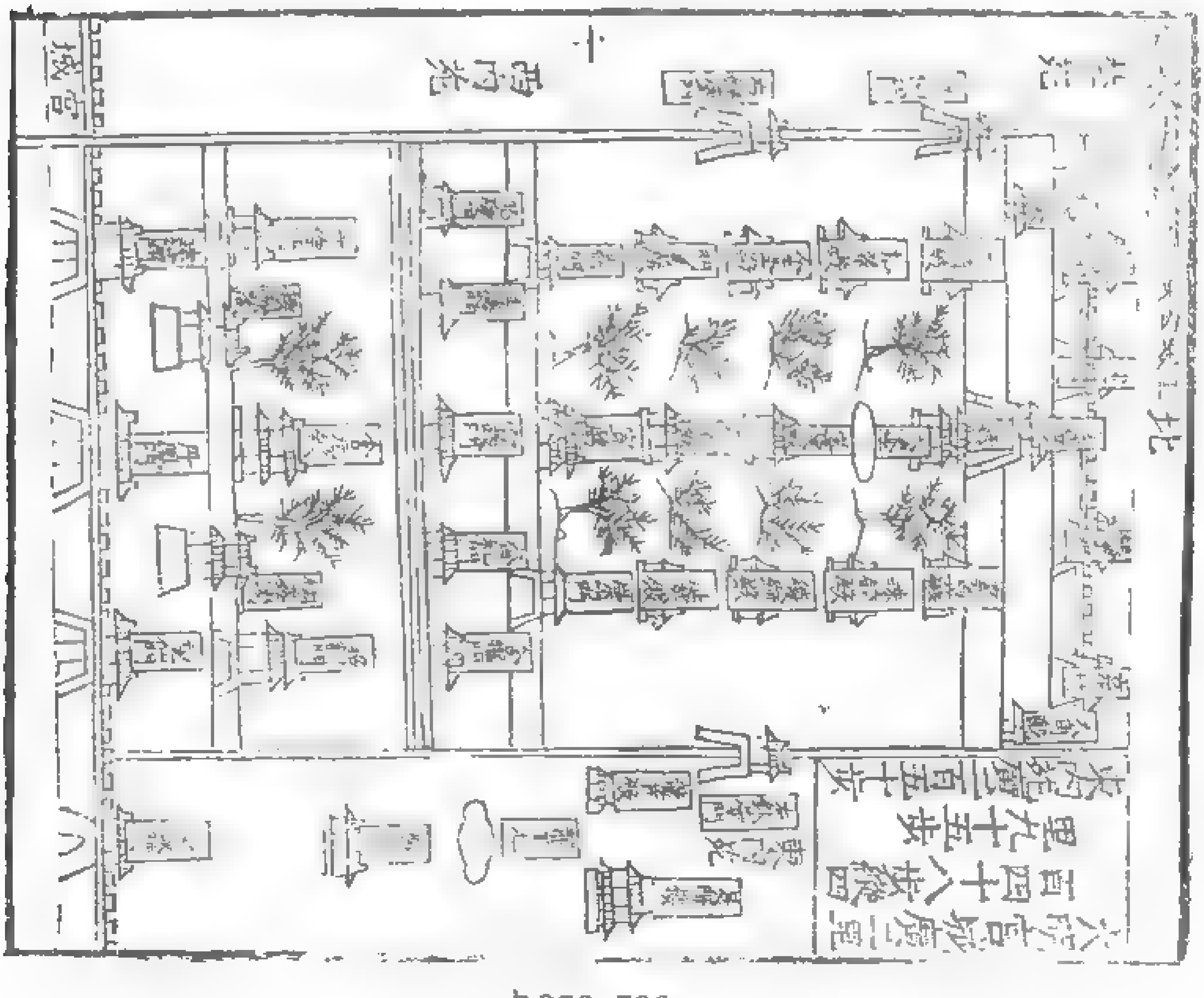

北
九嵕山
渭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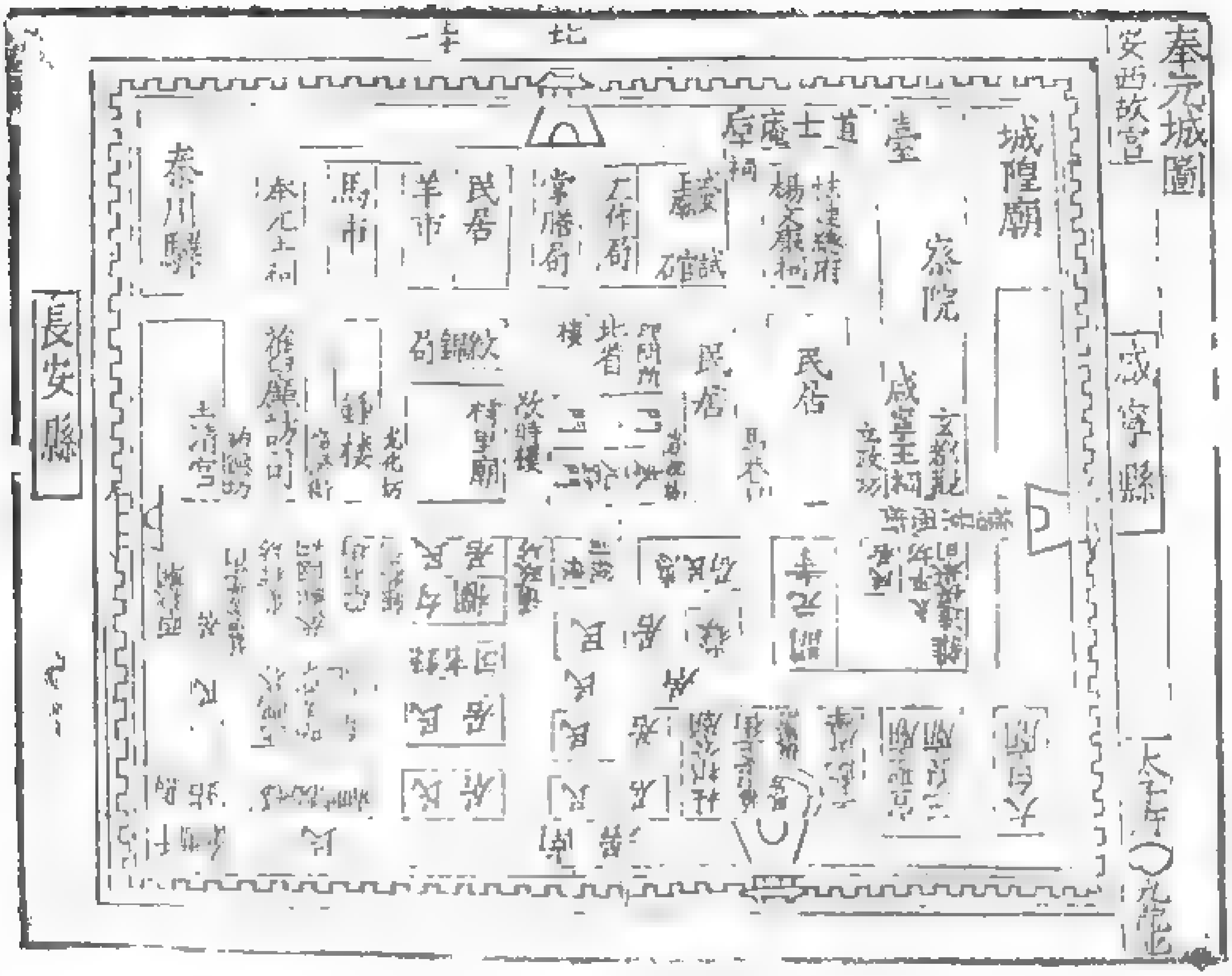

東
華陰縣




唐宮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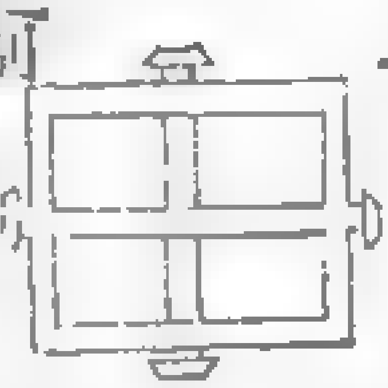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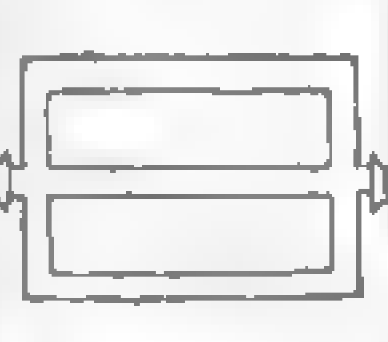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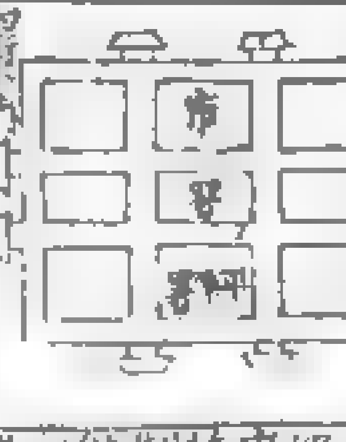
城市制度

一坊



皇城內坊之制





市制四面皆市人居之中爲二署置官以治市者也……其餘

唐制

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其崇三丈五尺掖庭宮廣一里（隋開皇二年六月詔……）

皇城（亦曰子城）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一步南北七街東西五街其間並列臺省寺衛承天門外有東西大街南北廣三百步……二橫街之南有南北大街東西廣百步……自兩漢以後都城並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文帝以為不便於事於是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雜居公私有辨風俗齊整實隋文之新意也

外郭城東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

南面各……朱雀街……

[illegible]

夾城玄宗以隆慶坊為興慶宮附外郭為複道自大
明宮潜通此宮及曲江芙蓉園又十字皇子令宦
官押之於夾城起居界郭（傍開便門自芙蓉園北 後宜於夾城南頭）（入青龍寺北務新開門教之諸六龍 南入幸芙蓉苑十里觀香入夾城渭北）
坊市總一百一十區萬年長安以朱雀街為界街東
五十四坊及東市萬年領之街西五十四坊及西
市長安領之皇城之東盡東郭東西三坊皇城之
西盡西郭東西三坊南北街一十四坊象一年有
閏每坊皆開四門中有十字街四出趨門皇城之
南東西四坊以象四時南北九坊取周禮王城九
逵之制其九坊但開東西二門中有橫街而已蓋
以在宮城正南不欲開北街洩氣以衝城闕棊布
櫛比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比也
城圖云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東西二門縱各三
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各廣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
各廣四百五十步皇城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門
廣各六百五十步南六坊縱各五百五十步北六
坊縱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六百步面各二
門四面街各廣百步

渠水一曰龍首渠自城東南導滻至長樂坡釃為
二渠一北流入苑一經通化門興慶宮由皇城入
太極宮二曰永安渠導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
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導坑水自大安坊東
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極宮
呂氏曰隋氏設都雖不能盡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棊
布閭巷皆中繩墨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姦偽無所
容足而朝廷官寺民居市區不復相參亦一代之
精制也唐人蒙之以為治更數百年不能有改其
功亦豈小哉隋文有國總二十二年其劾除不廷
者非一國興利後世者非一事大趣皆以惠民為
本躬決庶務未嘗逸豫雖古聖人夙興待旦殆無
以過惜其不學無術故不能追三代之盛予因考
證長安故圖（譏官氏此言是圖之作其紀尚矣）愛其制度之密而
勇於敢為且傷唐人冒疾史氏沒其實聊記於後
元豐三年五月五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
汲郡呂大防題京兆府戶曹參軍劉景陽按視邠
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檢定鄜州觀察支使石蒼舒
書
跋語此圖舊有碑刻在京兆府公署兵後失之有

雷德元完顔搭者訪得碑本訂補續完命工鋟梓

附于志後壬子年中秋日合口邵拜月跋

新城唐天祐元年匡國節度使韓建築時朱全忠遷

昭宗于洛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廬舍長安遂墟

建遂去宮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即皇城也南閉朱

雀門又閉延喜安福門北開玄武門是為新城即

今奉元路府治也城之制內外二重四門門各三

重今存者惟二重內重其趾尚在東西又有小城

二以為長安咸寧縣治所謹按長安京兆

聖朝奄有天下初為京兆府後為安西路至大四年

十七

改奉元路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置治於此改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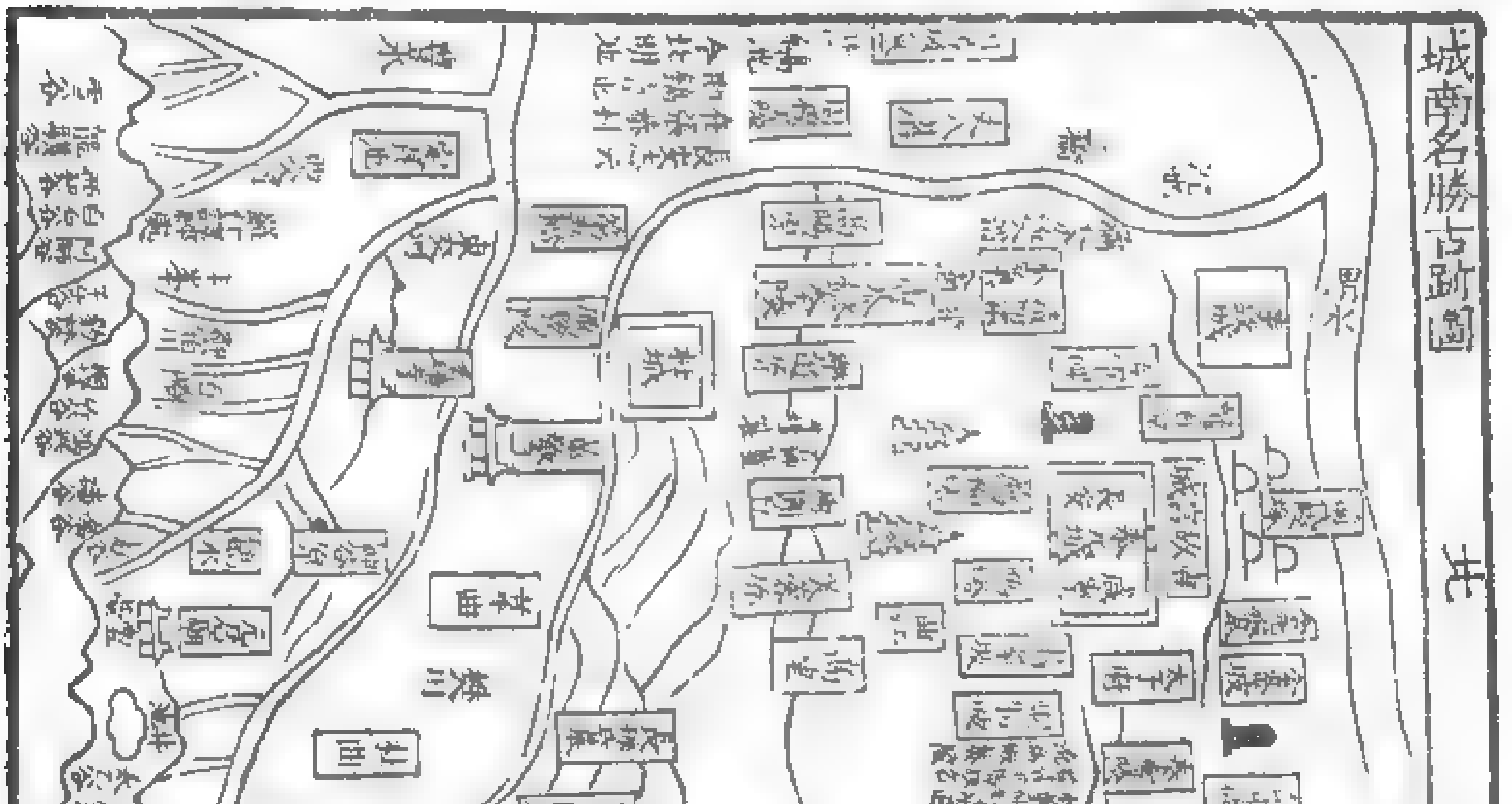
不知何年二年立陝西四川行省至元七年改行

尚書省九年改設王相府十七年罷王相府復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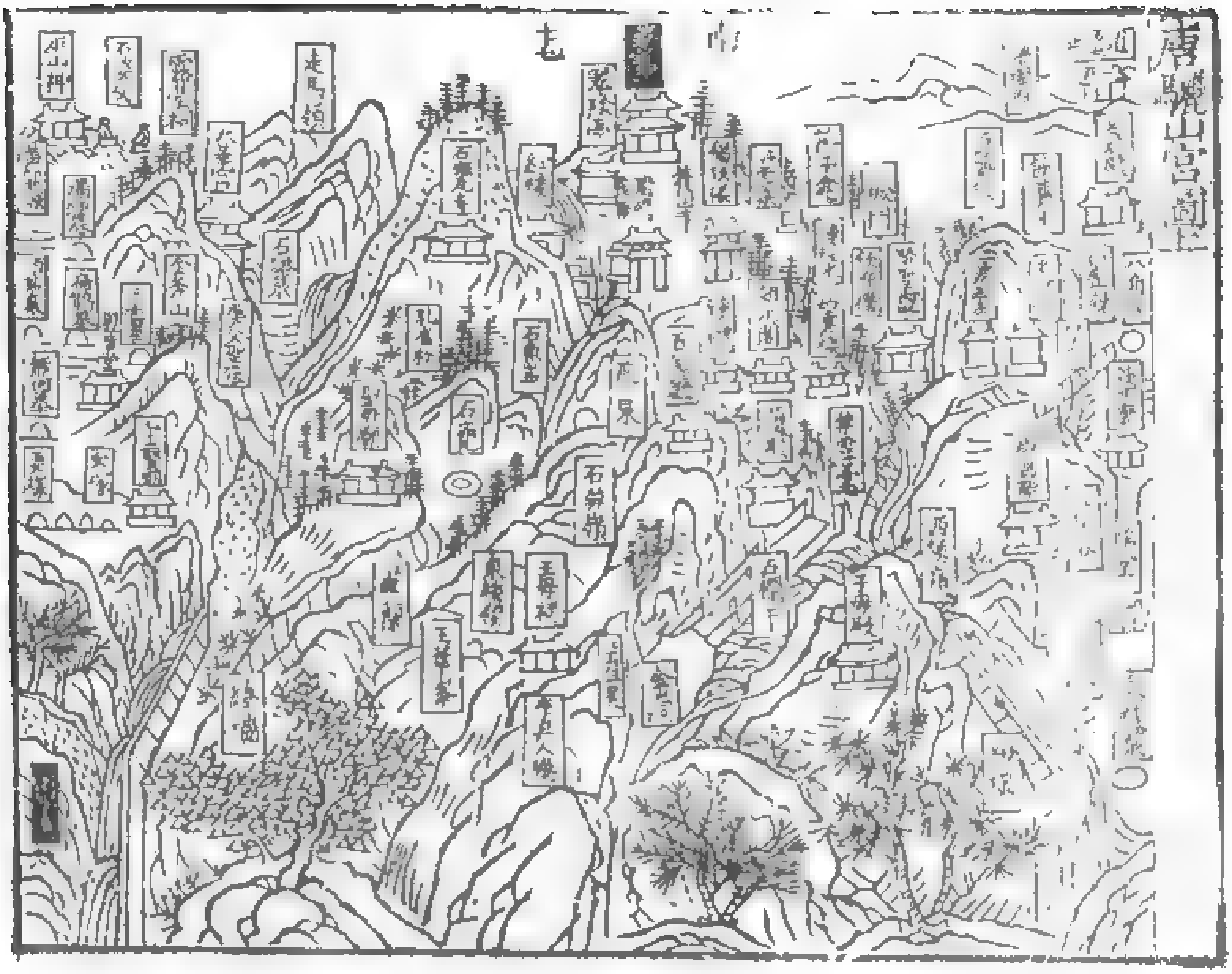
行中書省二十三年四川分省成都專立陝西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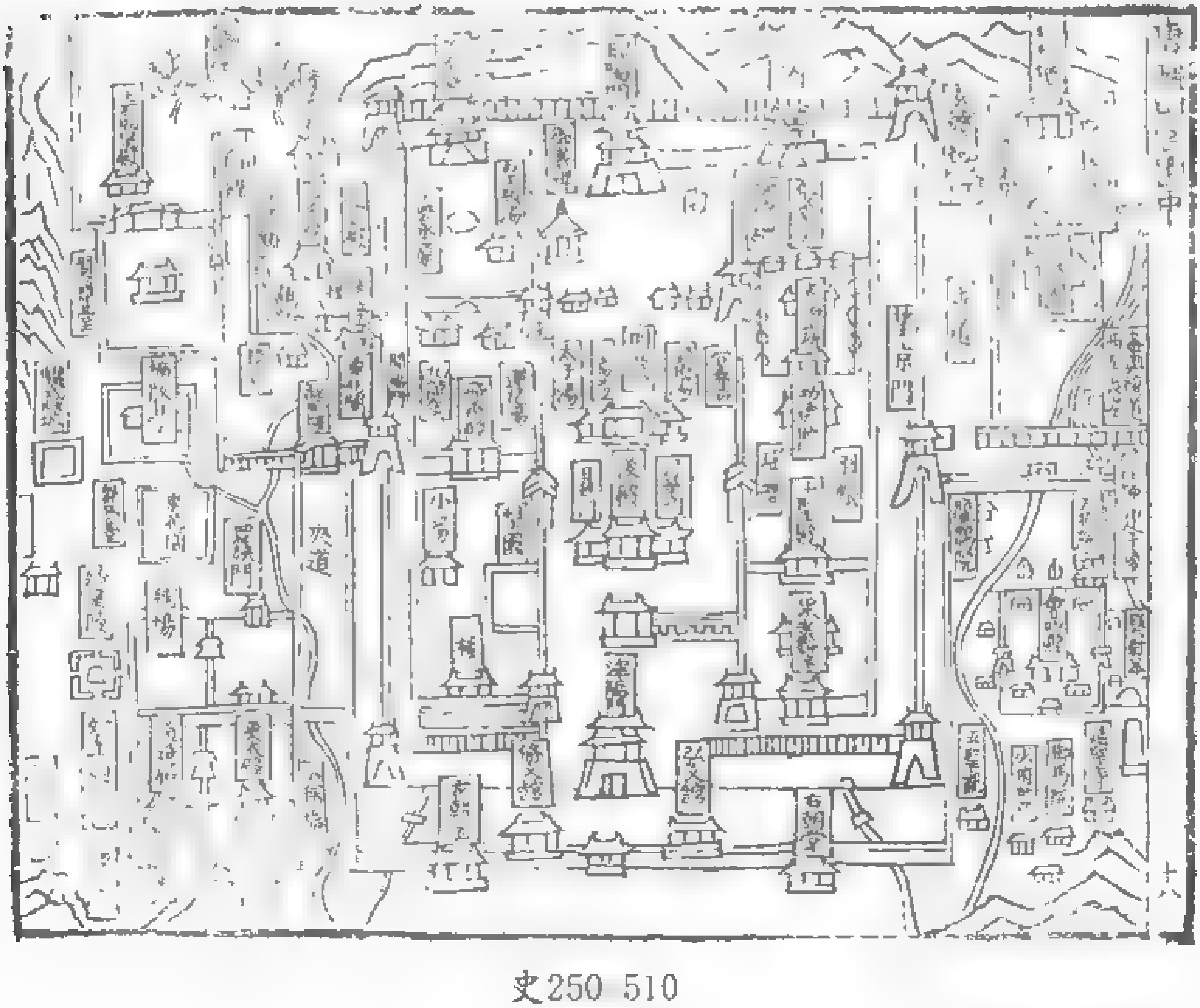
省二十八年立行御史臺於雲南大德元年移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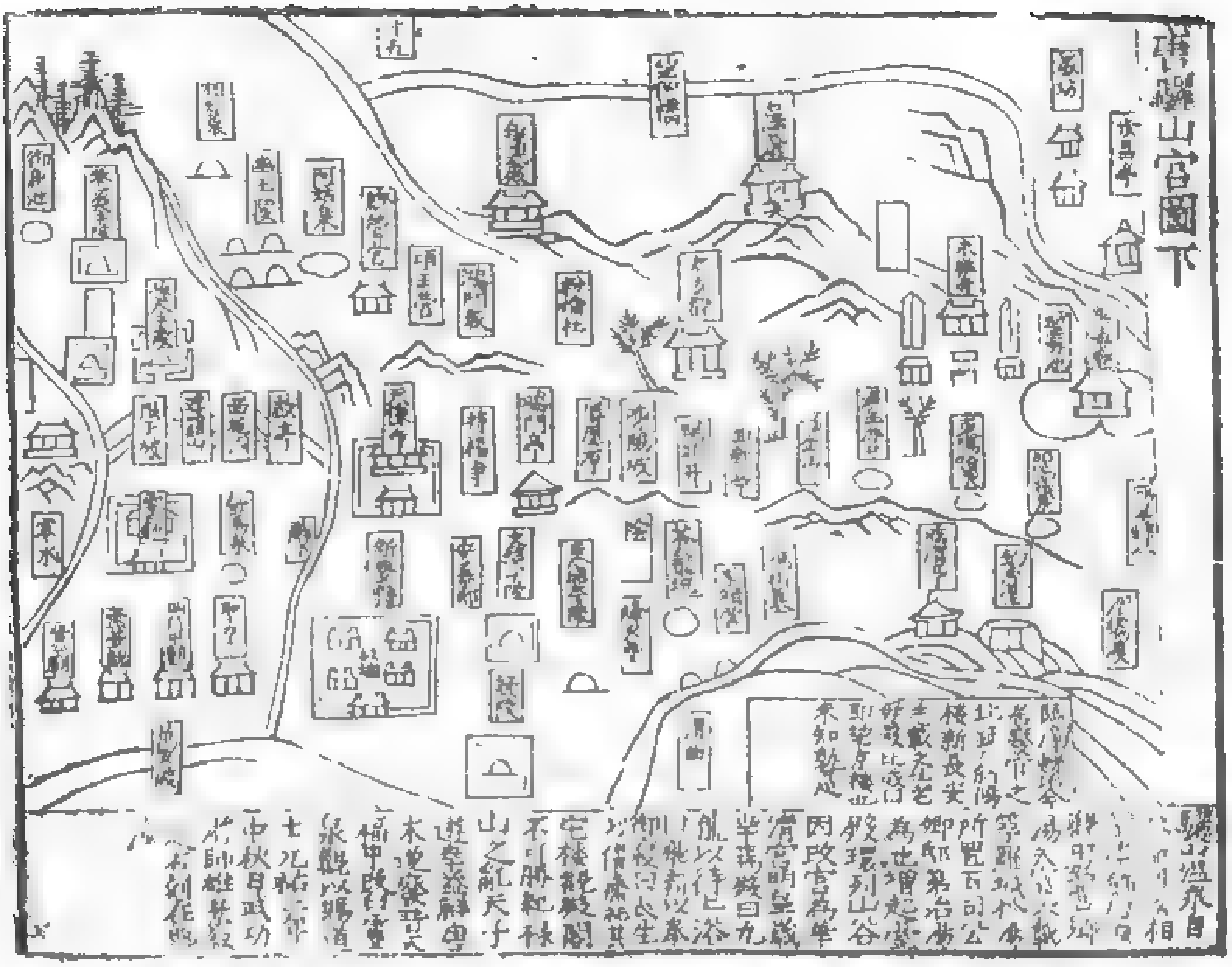
陝西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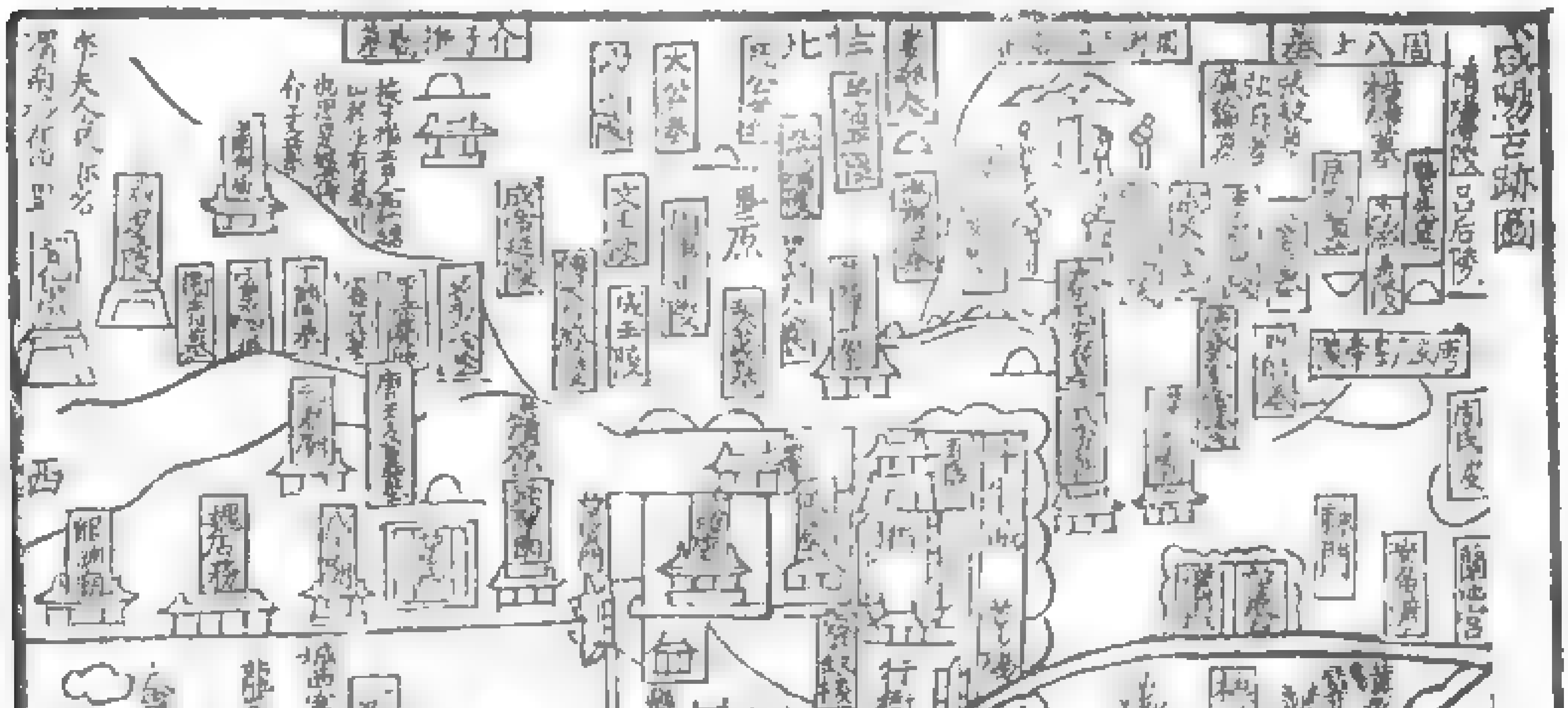


城南名勝古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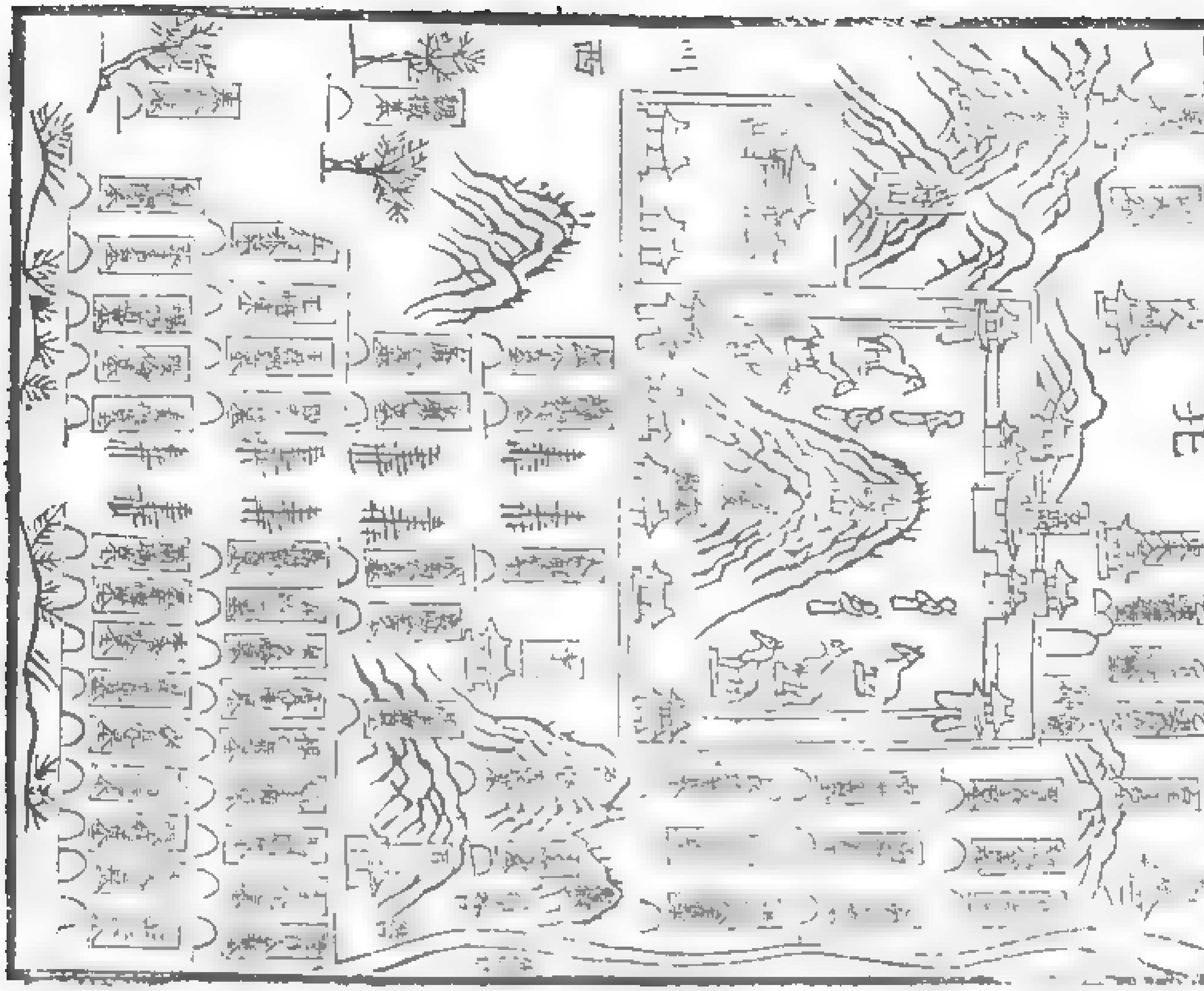

唐驪山宮圖上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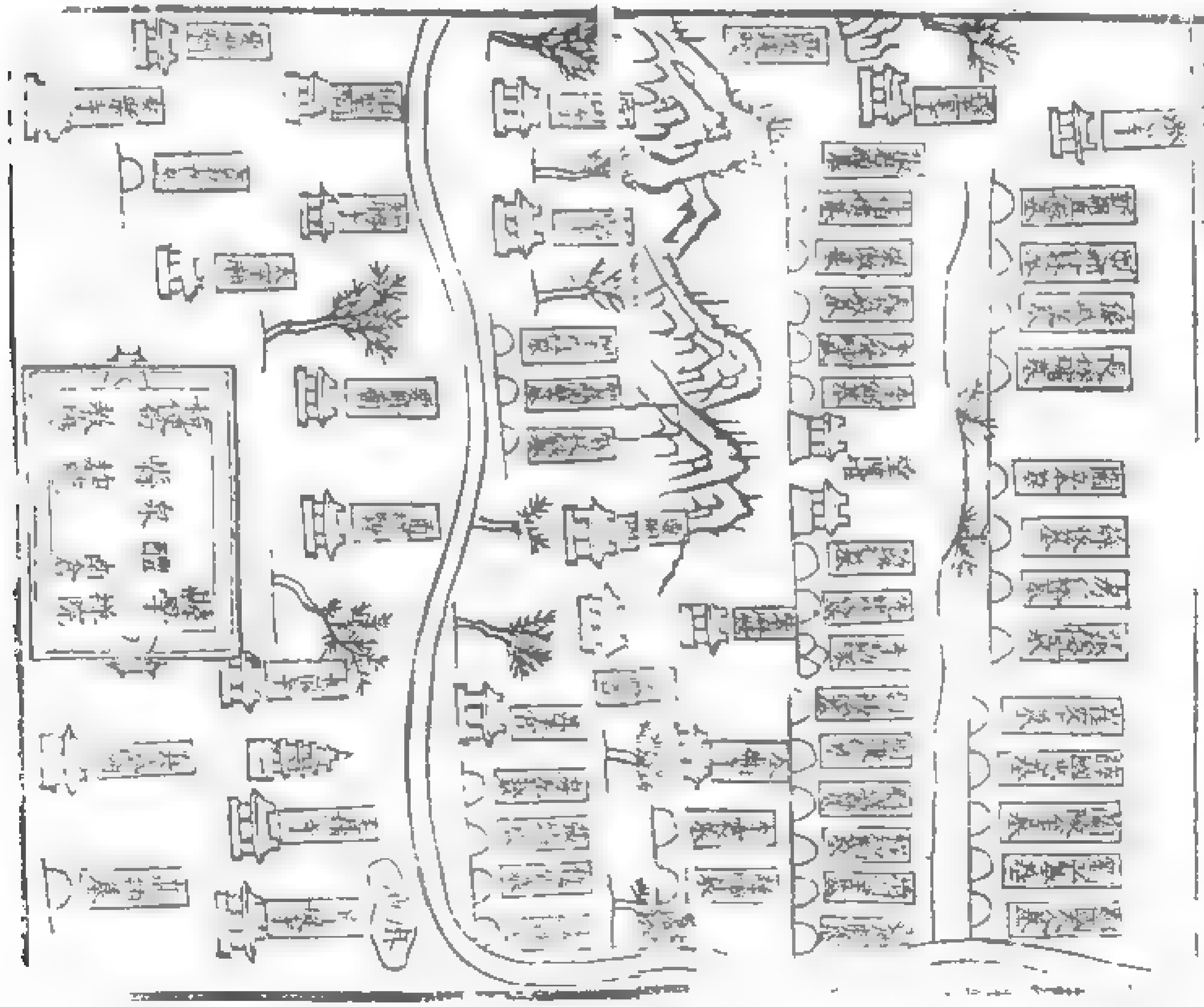

驪山宮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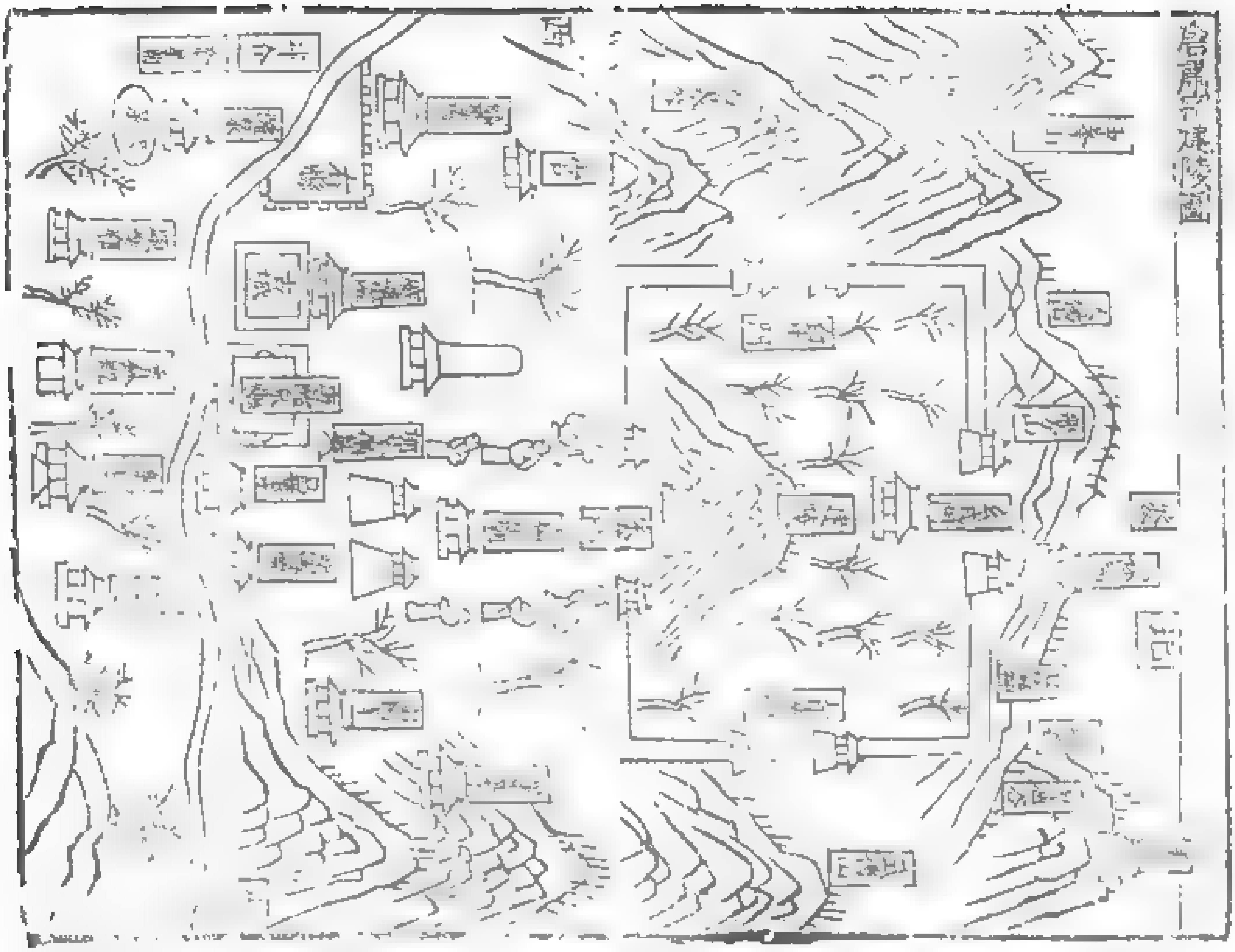

咸陽古跡圖
漢北斗城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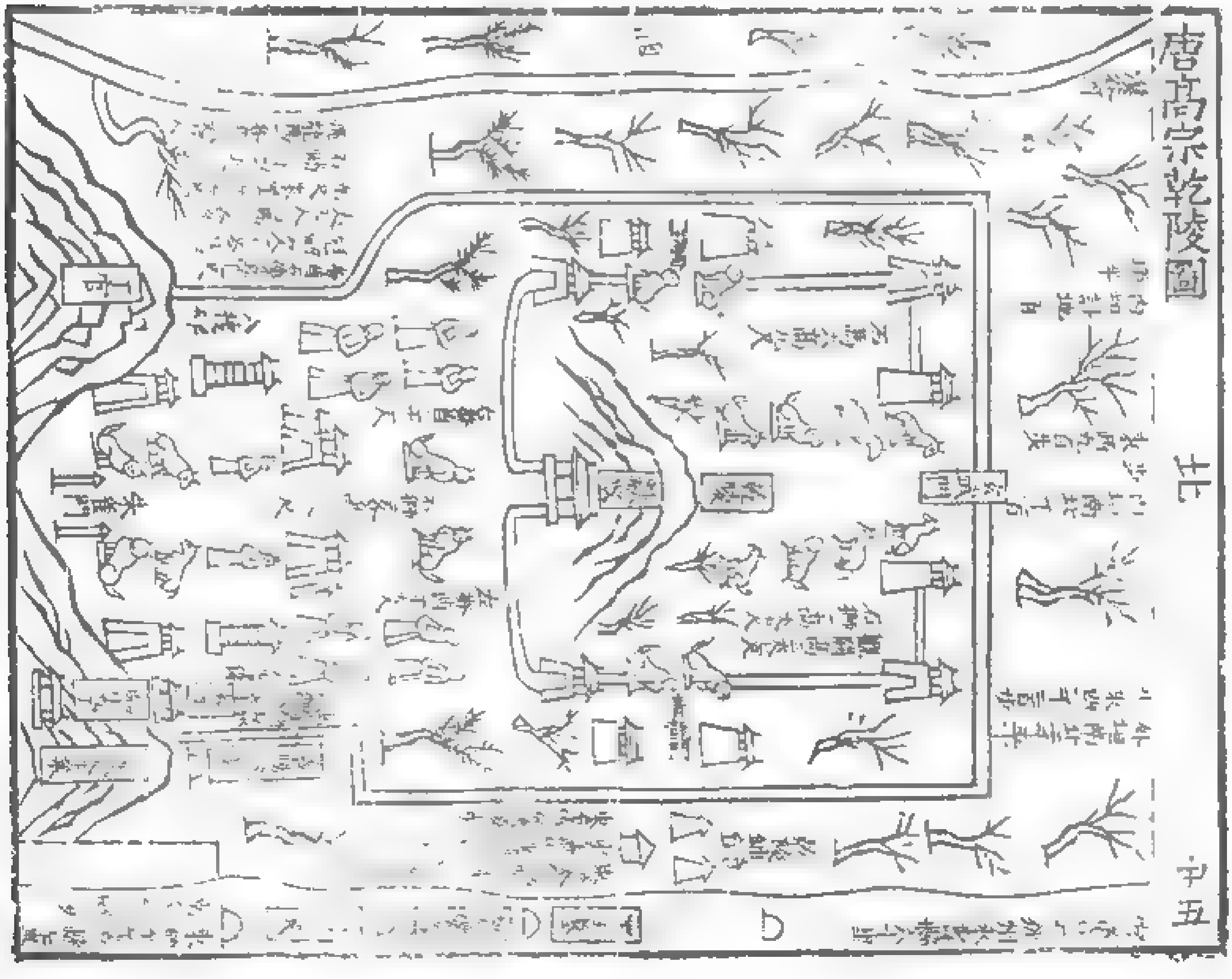
昭陵圖上



圖下




唐肅宗建陵圖


唐高宗乾陵圖
北

昭陵圖說 諸陵附

余觀自古帝王奢侈厚葬莫若秦皇漢武二陵至六十萬天下稅賦三分之一奉陵寢秦陵總高五十丈茂陵十四丈而已因不若唐制之因山也昭陵之因九嵕乾陵之因梁山泰陵之因金粟雖中峯特起上摩[illegible]環抱有龍蟠鳳翥之狀民力省而形勢雄何秦漢之足道哉昔貞觀十八年太宗語侍臣曰漢家先造山陵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煩費我深是之我看九嵕山孤聳迥絕實有終焉之志乃詔先為此制務從儉約九嵕山上足容一棺而已又慕漢之將相陪葬自今以後[illegible]密戚[illegible]各賜塋地一所至二十三年入[illegible]葬文德皇后[illegible]陪葬之盛[illegible]列於北闕[illegible]五下里唐陵園記云[illegible]而言之也其封內周回一百二十里下宮[illegible]八里今已廢陪葬諸臣碑刻十亡八九悲夫因諸臣官命刊圖于太宗廟以廣其傳焉紹聖元年端午日武功游師雄景叔題

陪葬諸臣一百六十五人　諸王蜀王愔已下七人　公主清河公主已下三十一人　妃嬪越國太妃燕氏已下八人　宰相李勣已下一十二人　丞郎三品戶部尚書唐儉已下五十三人　功臣大將軍已下[illegible]六十四人內蕃將[illegible]九人　諸蕃君長[illegible]擒伏歸和者琢石肖形狀而刻其官名凡十四人

突厥頡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咄苾

突厥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

乙泠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祢尔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　吐蕃贊普　新羅樂浪郡王金真德　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慕容諾曷鉢　龜茲王訶黎布失畢　于闐王伏闍信　焉耆王龍突騎支　高昌王右武衛將軍麴智勇　林邑王范頭利　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那順　所隸六駿刻石於北闕之下一曰青騅平竇[illegible]二曰什伐赤平王世充[illegible]三[illegible]剛時乘[illegible]東都時乘[illegible]五[illegible]

平劉闥時乘有石其容自拔箭處贊曰月精按天駟橫行弘天載戢象埃廓青有中九箭處

六曰白蹄烏平薛仁杲時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

肅宗建陵陪葬功臣尚父汾陽王郭子儀一人

高宗乾陵在奉天縣宋元祐中計使游公圖而刻之坊御推官趙楷為之記曰乾陵之葬諸蕃之來助者何其衆也武后曾不知太宗之餘威遺烈乃欲張大誇示來世於是錄其酋長六十一人各肖其形琢之琬琰庶使後人皆可得而知之石人皆刻各人姓名歲久曼殘所得游公所刻四碑而亡其一每碑十六人名爾其表冠形迹及其名爵共小知者附之今殘可知及有

闕字者凡二十九人于左 左一碑 左二甲

亡人故左威衛大將軍兼金徽都督僕固乞突

左威衛將軍 都督米 旌處壽勒德

占領軍將單兼刊泉都督泥○○○小阿悉吉

受思波 故左衛大將軍兼兼 大都督葛蜜

蜀 故右威衛將軍兼業山都督實騎旄傍斯

故右衛將軍兼領○都督拔密幹藍渼 故

左武衛將單兼焚可○○○○含提啟護斯

故左咸衛大將軍兼延詞都督虔本昆區律驍

阿史那悉路 故右金吾衛將軍兼俱○都督

闕傍汗阿悉首那翔大首領可汗謝刺發 右

一碑卜三大故大可汗曒騎大將軍行左衛大

將軍崖陵都護阿史那弥則一故右驍衛大將

軍兼龜兹都督龜兹于白李楷徽 右武衛拃

軍兼○○○龜兹○白阿毗羅十紇跡勒王裴

夷健蜜旌 康○○泥涅師師帀所可汗阿史

那斜瑟羅 吐渾青○○胡馬 示蘇紫謎易

鉢 右號衛大將軍兼波斯都 斯玉半路

斯 十姓可汗阿史那乙處 叱 竹 汝耶

二

三七

[illegible]

十

一八

圖志雜說

穆宗光陵也 陵也

[illegible]

龍首山古志曰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頭
高二十丈尾漸下可六七丈又曰漢取此山為城
山之餘尾在城西南數里乃盡今按城南鼎門之
西南北附城有土嶺可二三百步望之隱然如城
俗名之曰土蛇嶺此即山之餘土也又漢營殿城
闕皆裁山土為之是以高大數千年不圮西京賦
曰疏龍首以抗殿是也山之餘尾城南皆已湮平
坡陁豆出復見於唐大安宮而東西横亘迤邐而
去今大安宮城及內苑後墻含元殿臺一帶俱在
山上下去平地可六七丈南望城市俯而視焉

原自含元以東直[illegible]一日登麻[illegible]望之歷然西京[illegible]帶南去

又自長樂坡下其形中道出其間其[illegible]廂然率多暫[illegible]延[illegible]間之人亦或西等即時取其上[illegible]

北斗城[illegible]乃附地圖曰長安城南為南斗形
北為北斗形今驗城形信然然漢[illegible]志乃[illegible]張二賦
皆無此說[illegible]長
樂未央鄰侯所作據[illegible]阜之勢[illegible]十餘里宮
殿數十餘區惠帝始築都城[illegible]後已[illegible]經營
必須包二宮在內今南城及西兩方凸出正當二
宮之地不得不曲屈以避之也其西[illegible]北渭
水何向南而來其流北拒高原千古無改[illegible]東
城北[illegible]不惟大寬又當渭之中流人有至其北城
者[illegible]委曲迂廻之狀蓋是順河之勢不盡類斗
之形以是言之豈後人偶以近似而目之也歟
賦語文人之詞固多張誕然身未嘗至目未嘗覩亦
未可輒拒而不信嘗讀漢人之賦遂西京基觀之
盛班孟堅曰軼雲雨於太半虹蜺迥帶於棼楣又
曰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張平子曰將乍
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王子淵曰若播岸而臨
坑登木杪以闚泉論者以為皆危峴悚懼非王公
所宜秉敬誠為確論予至長安親見漢宮故址皆
因高為基突兀峻峙峯巒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幹
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覺森竦使先當時樓
觀在上又當如何由是觀之則數公之言未可遽
為張大也昔蔡九峯不信鳥鼠同穴後人譏之予
恐不知而論將使後人而復譏後人也
小兒原駱氏志載新說唐皇子幼則居內漸長成於
東內苑為大宅於外為十六王宅外又[illegible]百孫院
王子王孫幼御出外[illegible]於苑[illegible]
龍首原俗號曰小兒原或曰今[illegible]
至元中所建其下是一古塚經營之始塹之為基

得一石槨有篆文三曰小兒塚意者原名以是然
今亦不知有此名矣
村名在安城等二處即後以所居毀門則名其所居
然亦恐不可盡記志稱下杜陵北有杜陵秦時
時為韓生塚建章宮訛為貞女樓望華殿訛為
赤□臺不特是耳至以漢城為陽甲城霸城門為
青綺城門覆盎門為紅門西安門為黃門正武殿為
講武殿城中又有白麥殿亦不知是何名然亦有
傳襲舊名而圖志不載者如以宣平門為玉女門
以其東有玉女山也以西門為金天門亦非野人
之語若此之類又恐前代舊有是名耳有人於京師嘗一言
朝官家見一雜書載陽甲城之說曰陽生於子陷天方開甲始也漢有天下足為一代開天之始如陽
始生以期福保於未其觀其宮名未央可見□按此說似為有理然如其言則是陽甲之名漢已有
之何故傳記皆無一言稱之且陽甲殿王漢固不當以吉帝王之名目其城也宋次道長安志極為
精傳亦不見取但言隋遷都此城遂發俗呼司揚負以此說不足也蓋但揚帝鐵以亡周民所其名政猶
張□□□又名待漢云休復何揚家也
漢瓦形製古妙工極精緻雖塵壞漬蝕殘缺漫漶破
之如新人有得其瓦頭者皆作古篆體為硯以
為嘗深其文有曰長樂未央有曰長生無極有曰
漢并天下有曰儲胥未央有曰萬歲無疆有曰不
秦樂邇亦有作七杼字者昔人有於陳倉得秦瓦
文曰羽陽千歲羽陽秦武王宮也以是知古人製
作不苟雖一瓦甓必有銘識不特彝鼎為然耳又
有得瓦作楚字者亦秦瓦也秦作六國宮室於咸
陽北坂二意者必用其國號以別之歟又未央字
瓦亦離宮故基亦皆有之今杜陵碎瓦中皆有未
央長樂等字亦不知其何故也
古瓦陽面多作小窩泥狀如雨點亦有作繩痕者予
嘗過其廢臺下見其敗瓦亦然乃知秦漢已前製
皆作此但不知所以製之之意或曰蓋仰用者以
固泥也說亦有理又唐瓦有如漆者蓋是碧瓦
歲久而色變也漢瓦皆素獨故城中未央瓦表裏
皆黑堅如鐵錫今不可辨非所得辨皆離宮瓦也由是言之
雖其宮室之觀猶有近古尚質也歟
長楊關中人家園圃池沼多植白楊今景龍池尤多
皆大合抱長數丈葉厚多風恒如有雨因憶唐人
詩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正謂此樹
以見故宮悲涼之意也說者以長楊為漢宮今宮
在盩厔去驪山百餘里殊無相涉且漢以木名宮
如桂宮棠梨豫章五柞者非一又安知長楊不以

是木名耶

樊川（樊嚮邑故名人云其基在神禾南原上）長安名勝之地周處士
𣝕唐杜公牧之祁國杜公奇章牛公之居皆在焉
唐人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可見昔時之盛今
雖殘廢之餘而終南之神秀原陸之澶漫源泉之
灌注草木之蔥蒨近蜀之饒固自若也然古人勝
賞之迹見於文章篇什者歷歷可考變遷以來蓋
有名存而實亡有有其處而名不可知者前輩有
張茂中同其友為城南之遊嘗作記以紀之當時
遺跡猶有存者今欲訪之尚能見其彷彿據可知
者別為一圖掇其遺漏以補其闕曰杏園者唐新
進士宴遊之所在曲江鴈塔之南今皆耕為民田
曰韓莊者在韋曲之東退之與孟郊賦詩又送其
子讀書之所也鄭莊又在其東南鄭十八虔之居
也曰塔坡者以其浮屠故名在韋曲西何將軍之
山林也（今其地出美稻土人謂之塔坡米）蓮花洞在神禾原即鄭
駙馬之居所謂主家陰洞者也翠微寺在終南山
又有牛頭寺坡所謂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者
也李抱玉碑在杜水村有增梆宗元碑呂梆之文
在以陵原之北（人云陵西有子美故宅）蕭灘莫在張村[illegible]

[illegible]任蕭在趙村渾瑊墓亦在城之西南餘皆不
能備載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而況區區之宅第
丘壠哉特以古人之名所仰止不欲遺之故耳樊
川今有華嚴寺但謂之華嚴川云（其東十里許有興教寺在原半）
（全物南山最紛能勝）
杜陵今在奉元城東南二十五里三趙村陵在高原
之上即所謂鴻固原也陵之制正方詭之居人每
方百二十步據地六十畝四面去陵十餘步皆有
觀闕基趾其東南數十步又有一陵形制差小是
后王氏之陵也（按漢宣帝后許氏早崩葬杜陵南園去杜陵八里今在司馬村）（此陵原上俗呼曰司馬塚豈以后陵所葬遂謂稱邪又廢后廢立王徙行為后後為太皇太后年七十余成帝時崩合葬杜陵村東園其陪葬之塚纍大者陽是張陽富平等母三婕妤之塚其次小臣者皆貴人以下後宮之列以是知之者可以言是知之）其東陪葬數
十塚環拱森列大小不等其北里許亂塚百餘自
是以北直至城南東西延亘高原之上纍纍皆是
但不知其名耳
前代陵塚大明宮城北十里許唐禁苑也近漢城之
東有大陵十餘制度雄偉年代久遠必古帝王陵
也其西南亂塚尤多以予觀之蓋是秦陵何則居
之咸陽非營葬之所符姚西魏世代不遠于戈相

仍恐無此承平之制設為當時帝王之陵亦不當如此之近且西魏孝武陵王渭南文帝及後周文帝陵皆在富平隋文陵在武功煬帝陵在畢原宋文陵在好畤苻健竇石安原而有終南之志周漢諸陵皆不在此獨秦陵不見今樗里子墓在漢城中莊襄陵在今城東始皇扶蘇陵又在臨潼正與此陵俱是一帶予因以為秦陵無疑也其餘叢塚駱天驤所載韓信塚在霸城東三十里新店則夫漢友苻姚以降諸臣或亦有之不可知也大抵古人陵塚圖志雖載其處然亦不敢必其所指是亦知之之一道也

華州亂石華州東有亂石十里里蔽野橫路為闌幾不可行其大者皆如岡阜而不成山問之人云此華山崩也遂考諸宋史熙寧五年九月知華州呂大防言此華山前阜頭谷山谷摧陷其下平地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裂涌起堆阜各高數丈陷居民六社凡數百戶林木廬舍亦無存者並山之民言數年以來谷上常有雲氣每遇風雨即隱隱有聲是夜初昏晷無風雨山上忽霧起有聲漸大地遂震動食頃即有此變金翰林應奉蘭泉張建有石字坡賊子云坡在華州之東宋熙寧間阜頭神所移也皇統巳巳春道過其間擬而賦之今其此有阜頭神廟壁書風雷山移之狀

因閱前史漢獻帝初平四年華山崩裂世遠不可推究唐武后垂拱二年新豐有山湧出初六七尺漸高至三百尺名曰慶山今在臨潼東南三十五里與此事皆在人耳目者遂表出之嗚呼大化旋移振洪嶽爲神變翕忽何怪不有夫以漢之獻帝唐之武后宋之神宗而皆有此希聞之大異則其為國亦可知矣

火餘碑唐碑為巢寇所燬而尚存者三其一華山碑在西嶽廟剝裂之餘巉巖削刻勢轉奇特初不類為碑者東立而不仆者數百年矣其一華萼樓碑在景龍池旁其一存軍碑在城西北嗚呼碑之壞以屋累也今其本欲傳遠區區以屋覆之其為計也淺矣

試官石在九耀街武安王廟前橫卧街側色黑而瑩長四五尺高二三尺世傳唐時舉人就試以釘釘之卜其中否今觀石上有釘數十餘釘穴皆寂亦有半入而上出者皆李將軍射石飲羽蓋偶然爾此豈偶然者耶其理殆不可曉

關中碑刻自石敲而下奇廣以來所在甚多和唐碑尤盛大少之陰殘缺無幾或為野人貴乍手觀埼集之作風紀亦嘗禁之然終不能禁也今文廟有總二出金石目録二十卷而多不載所在今

或云又有田氏京兆金石録亦不復見明係近
駱天驥嘗録石刻一編姓其所類志後自言政編
尚善尋訪抄録留六十年終皇甫謐碑今在鴻猶
隨亦車吏所書字畫尤偉而不及載則所遺者多
矣余嘗命曾齋書院刊補駱志闕㨂因增續得碑
刻于後而未暇也後之博雅君子得無有志乎大
爾

國制有宋呂公大防所訂志中時亦引用觀其布置
大段皆是然其宮室臺榭門闕委曲之詳理固不
能盡也近因刻梓復加比較見其與志微有不合
或與故跡顯然相戾者略載一二唐大安宮高祖
所以處秦王也志曰在宮城之西今乃在其西北
壖堞宛然今人猶曰秦王府圖本所載是也宮城
西偏附城有小城垣即掖庭宮也今見其處止可
容置一宮而圖乃以大倉雜廁其中大非所宜又
志亦不曾載若此之類必是碑本磨滅後人不詳
誤附之者又漢城中有石人石馬定心石之類今皆去之掖庭東北垣上
有一方臺不知何基考之於志恐所謂宮人教藝
之所名衆藝臺者也注云舊圖有之遺跡尚存今
圖本卻無不敢附入其顯然相戾者內苑北偏半
在龍首岡上今此其東乃是城壖兩頭有二角樓基
跡皆高數丈其南卻是平地全無濠塹其北接基西有小塢葢拼而西去即內苑之北墻也其墻約
二里許有一大基方廣數丈墻亦自此而絕其基

正當大安宮之東北以志考之當是翠華殿基所
謂翠華宮者是也不然是亦樓臺其西南樓基歲
久湮沒後人擬也今圖乃以禁苑之毬場悞
置在其北頭所存城壖樓基然是宮殿全不
相合禁苑不聽當時之制果如何也因記於此欲
使覽者必參志而求之方見古人全盛之制

水磨賦浮休居士之所作也華州廳壁有石刻不著姓名或曰宋張舜民字
芸叟號浮休居士未詳是否序曰浮休既投迹以陵一日有以
水磨求售者相與地乃古之宜春苑也今謂之需
曲自漢唐已來諸帝居之與後周逍遙公號書臺
唐杜岐公韓退之舊居業鄭都官之園池隣里雜落
垠堮皆在人云李太白嘗居此也俯終南之雲物
俯滴水之清漪倚林隱天脩竹蔽日真天下之奇
處關中之絕景也暇日聊為之賦云[illegible]自大樸既
散機事滋熾抱甕無譏斷輪攻制脫大輅之左轂
障[illegible]流之[illegible]則深淺[illegible]之洗
洸醲長溪之沸沸徒觀夫老[illegible]
臼相宜齒牙相切碾磨更易晝夜不息洶洶浩浩
砰砰砑砑鼓浪拂浮穴相觸擊飛屑起濟雪翻冰
浙[illegible]而觀之何天輪之右旋覆轆膠之纖行分寸

逞逑間階俯而察之何地軸之左行消息斡運搘
撐挺拔千匝萬轉而不差忒逆而視之俯巢絕丑
高岸壁立沄沄漾漾滉滉瀁瀁知坻之平如練之
明忽然走下若衆墜之赴禹門也順而索之盈科
後進遇險斯止潋潋灔灔成文布理汪澄淵默方
兌柔德力盡而休功成而退若君子之善出處也
彼華山三峯之飛瀑呂梁百步之噴沫猶有當心
之玩曾無利物之實未若斯磨也不踰尋丈之閒
不匱一夫之力曾無崇朝之久而可給千人之食
如是則驢馬不用麥城任堅農夫力穡知者圖焉

上　三五

故君子役其智小人享其利真為一鄉之賴豈止
一家之事貫生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萬物回薄
震盪相轉孔子觀於川流莊生監於止水因事會
理是謂道紀況夫雍為九州之沃壤濟乃八水之
上游樊杜引其吭豐鎬匯其瀦壽山繚其表崇閣
固其裏空淡鳥沒木老天深凭高四顧騁望千里
其地產則動植飛潛充牣旨美無所不備天府取
之而不竭陸海探之而無底其人物則有漢唐已
來帝杜二氏軒冕相望園池櫛比逍遙公築亭而
書杜君卿鑿山而引水韓退之之西隣鄭都官

之北鄠參以太白忘機脫徙雖時代之變遷領風
流之未殄未有一足狀杖來止非夷非惠不隱不
仕或釣或弋翱翔徙倚鶴髮龐眉頹然而已矣

補遺

昔愍帝建興元年劉曜長安攻長安外城晉及諸營還屯道遣圍四年曜攻八外焚燒尾
如先退守小城令按故城止有大城二重長安小亦不云有小城惟戟帝王世紀曰漢城物置長安城
本狹小惠帝更築廣大以是而推恐物置者為小城惠帝城築不是外城即今故城是也但歷代變
還其迹不存耳不然豈有王者之都名小郭邸又長安城門名多重補愚恐亦有內城門名後世不
詳備指為一城也何以知之志書宣平門注曰王壽改日春王門民日東城門其外郭日東都門如門西
京賦亦曰經城血管郭郎是其一登學字所引漢蔗饑及郡閒志說濮城里數處必有龍尾
昔退之詩亦曰路南望蹢龍尾注曰龍長坡長安地名今教龍首山頭入渭水其尾則與杜陵諸
悠相去不遠矣迹遂閣志載其名見於姚秦西時以晉史言前世已有是闕但言其處天
駢部今圭峰草堂是也予以驛字推之恐當在水之東又志書記郡夫史者西業長晉再鄉涯
問隋唐皆有宮闕然劉氏亦都上年史舊唯部明宇宮及數陵閒四里後依霸陵制度志則不作書
今雖不知其處荒石者亦當知之晉愍帝時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
甚多後漢史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其儉至矣然猶不免為盜所偶夫苟有封
樹之迹者豈信其儉而亡物哉且所留得金帛多者豈景帝不能盡遺文帝之訓或杜陵二陵所有
不可知也唐之諸陵亦皆遇盜惟乾陵獨完豈偶深邃蓋不
知之今其西北有大滿人謂之黃巢溝其發時掘也俗又云乾陵之上人有拼戟慢海及取其尾石
者輒有雷響或刑有他變往往驗矣大武氏之成震赫一時百世之下尚能驚諸經指人耻

今既為人所辨矣因閱史記具列秦先君葬所其

所名地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大槩不出秦雍之域也其可知者圖志亦不盡載其不可知者今所在無名之塚又安知非是耶今叙史記所載以補志之闕且見余言之不妄云襄公文公葬西垂（秦始立國在岐之西今雍西之西畤）寧公出子葬衛（爲趙有衛縣記門寧公徙於平陽葬）武公葬宣陽聚東南（西山注曰鄠之平陽紀公葬雍平陽社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德公宣成公葬陽縲公葬雍（皇覽曰宮紀家在下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康公葬竘社共公葬康公南桓公葬義里丘北景公葬丘里南（一作僖公）里公葬車里北（公即哀）夷公葬左宮惠公葬車里（一云蘭公子葬陵園）悼公葬僖公

西城雍冀公葬入里（一作人里杜里者二十五家之名今按里正在長安城中凡以里名者思有相近者）躁公葬悼公南懷公葬櫟圉氏公葬悼公西簡公葬僖公西出公葬雍獻公葬囂圉孝公葬弟圉惠文王始都咸陽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皇覽曰秦武王家在扶風安陵西北畢西丈家是也人以為周文王家非也周文王家在杜中今按咸陽圖有周文王家以見考之則是秦武王冢矣）昭襄王葬芷陽（今霸陵也自鄗以西皆芷陽紀又云宣太后葬芷陽鄗山）孝文王葬壽陵莊襄王葬芷陽（今東門外咋生一家者是也）始皇葬酈邑（驪山家亦在焉）二世葬宜春（紀曰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秦庭御史宋宜之齊於阿房故基得一古瓦長二尺許嵩廣六七寸正方漸殺如斧形宛然若屋狀堅厚如白石隱隱遍作繩痕其相接處亦有尖距如今瓦但村素耳長安古跡此類甚多但不得盡見也

中卷雜說終

涇渠圖序

古者井田而通溝洫勤播植以盡地力陂澤之利其效於此乎太史公作史記行導河渠自是厥後術智之士能以水利利民者代有人焉關中自秦鄭國疏涇水鑿斥鹵田為沃野民賴其饒者二千年國家因前代故迹梁石引水注於閣以溉民疇廣屯田以助經費設官分屬如古郡守刺史職其重也然日久法禁弛而人弊滋典守者或不知其所事積習狃玩使古人良法美政幾乎熄矣是年二十餘從先君官游關中已知涇溝為民利害而未識其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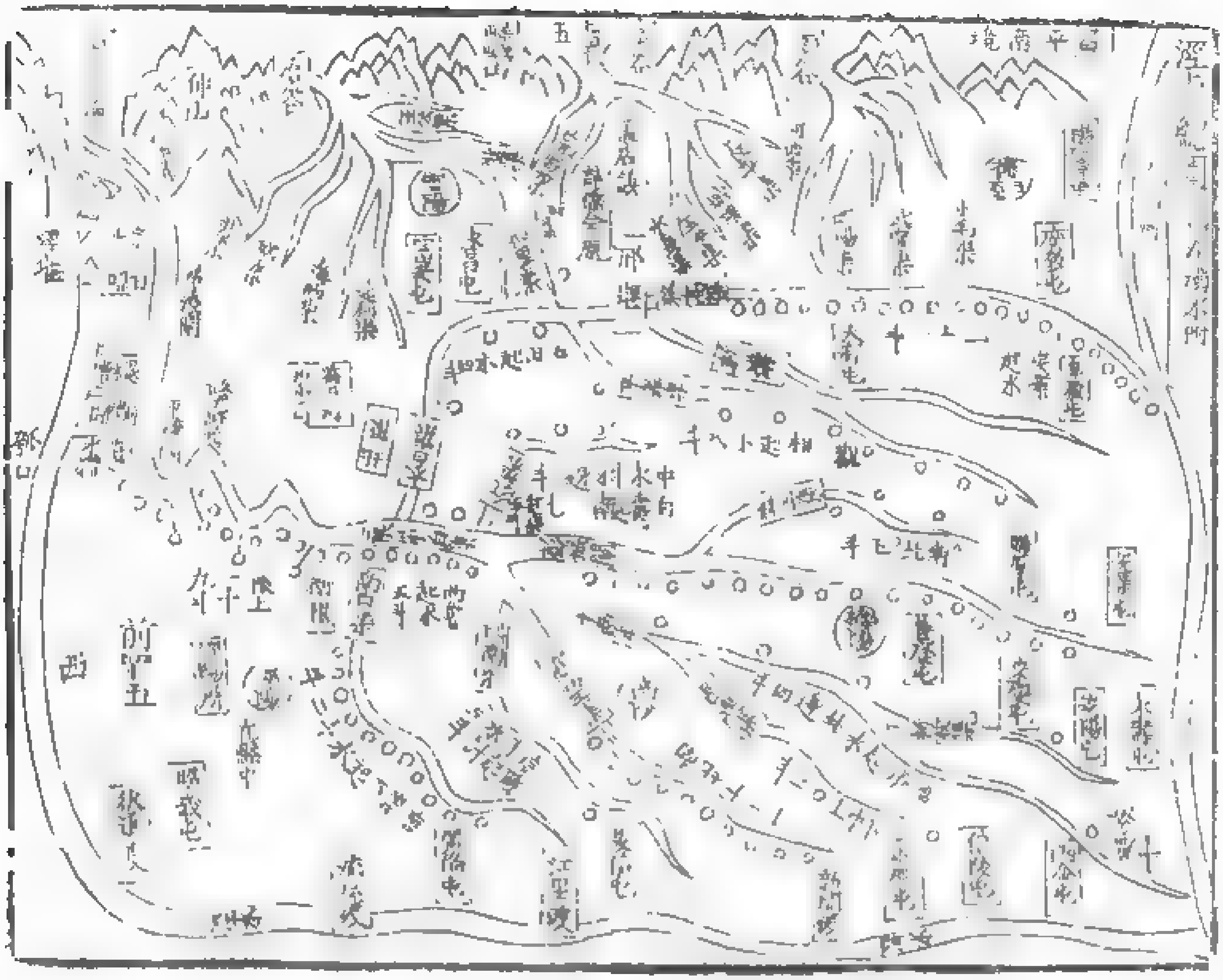
後三十年遂備員御史南臺聞前祭酒李公惟中今為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嘗以撫[illegible]刻[illegible]水為圖集古今渠堰興壞廢置始末與其[illegible]條例田賦名數民俟利病合為一書名之曰[illegible]讀之信乎其有裨於治也嗚呼[illegible]哉夫居其職而不知其所以為職非智也知其職所當為而不為之非忠也今也食君之祿治君之民[illegible]人之肥瘠而反攘剝之暴矣之豈士君子之心哉因書其端以諗夫從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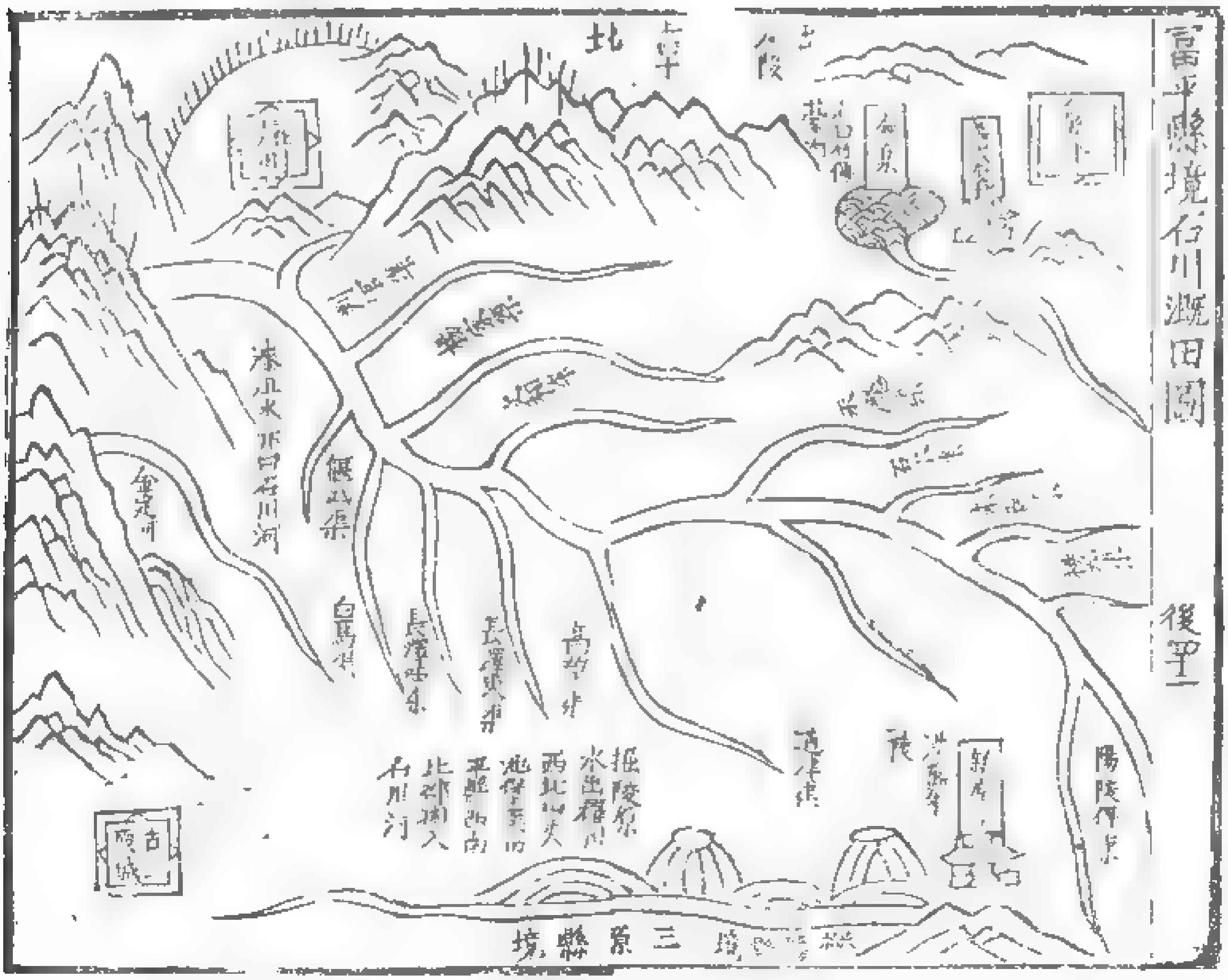
至正二年冬十月日奉訓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監察御史淇陽必申達而序

圖說目錄 [illegible]

涇溝總圖 富平石川溉田圖 渠堰因革
洪堰制度 用水則例 設立屯田
建言利病 總論




富平縣境石川溉田圖
三原縣境

渠堰因革

一曰鄭國渠按漢志韓苦秦欲罷(音疲)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仲山西邸瓠口並(傍去)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洛今漆沮水也)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之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利也卒使就渠渠成而注填閼之水(填音殿閼於去反蘇林曰淤泥也)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舄音昔鹵音魯謂鹹鹵之地也)收皆畝一鍾

二曰六輔渠漢孝武元鼎六年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仰同)之田(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裏又曰仰謂上□素不得鄭國之溉灌者也經曰此則於鄭同上源京岸更關六道小渠以輔助溉耳穿陽三係兩縣界渠迹尚存亦雖輔渠今比限渠所綫苗其也少但謂兩岸者可疑恐當作比岸又兩襲此殘渚白水溉其高田即輔二渠之遺制也)

三曰白公渠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頃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按谷口即今[illegible]水口也[illegible]在[illegible]口之上口公[illegible]渠[illegible]爲一渠也[illegible]以[illegible]溉渠下行更於上流別鑿一口下流則[illegible]鄭[illegible])

[illegible]之故道耳今白渠口上去谷口五里又入按鄭[illegible]渠[illegible]石川河之東今[illegible]渠[illegible]者由石川河入渭[illegible]水一[illegible]分爲二流[illegible]其[illegible]山之東[illegible]洛水[illegible]華原[illegible]河[illegible]以東之地[illegible]

[illegible]溉七邑田二萬五千九十餘頃(渠口利[illegible])

[illegible]開石渠跡涇水入渠者五

([illegible]有其文略曰[illegible]碑是也今有宋資政殿學[illegible])

大觀元年[illegible]月主客員外郎穆京奉[illegible]觀[illegible]以[illegible]提舉[illegible]起十月盡次年四月其閒水[illegible]防地壞溉田之利[illegible]十居八九[illegible]鄭州[illegible]推官[illegible]以[illegible]令殿中丞侯可白仲山傍鑿[illegible]引[illegible]南與小鄭[illegible]下流合[illegible]工[illegible]七年秋至次年春[illegible]已鑿者十之三[illegible]以歲歉弛役今其蹟可考[illegible]號之[illegible]圖民[illegible]與[illegible]十之利[illegible]本路提[illegible]趙[illegible]與獻議者相地討工二年七月

詔可俾佺董其事經始以是年九月越明年四月
土渠成下廣一丈有八尺上廣五丈深視地形
高下袤四千一百二十丈南與故渠合計工六十
一萬七百有畸越明年閏八月石渠成下廣一丈
有二尺上廣一丈有四尺深視地形之高下袤三
千一百四十有一尺南與土渠接又度渠之北視
其勢高峻留石僅三丈鑿通竇以防濼水計工四
十九萬八百有畸九月甲寅疏涇水入渠者五尺
汪洋湍駛不捨晝夜稚耄驩呼所未嘗見凡溉涇
陽醴泉高陵櫟陽雲陽三原富平七邑之田總三

十七　畢七

萬五千九十有三頃異時白渠所溉不過二千七
百餘頃歲以八月屬民治堰土木一取於民勢以
億計爽渠之民終歲閔閔然望水之至不可得而
輸賦如平時民以時重困是役也費不煩民因民
之利工垂成臣穆京適帥秦取上遣京視役且撫
問官屬給賜工師緡錢遠方知上之德意明見萬
里鼓舞趣役不日而成鑿山堙塹民不告勞既奏
工上嘉之詔賜名曰豐利渠
開修洪口石渠題名記石多闕字節略其文永興軍耀州六
縣民田舊資白渠灌溉之利歷時已久涇流寖低

渠勢高仰不能取水迺歲八月六縣人戶夫數千
集良材起拄堰堰水入渠至明年四月去堰所溉
田凡二千頃然堰成輒壞或數月壞毀修之功
要為文具而民無實利大觀元年今秦鳳路經略
使穆公侍郎京以大府少卿出使[illegible]郎范
鎬丞五所穆卞因言開修洪口石渠之利穆公具
聞于朝擬舉永興軍等路常平等事趙公佺被旨
相視具陳可成之狀朝廷從之遂命趙公總按渠
事初議鑿石與涇水適平然後立堰以取水趙公
謂立堰當為遠計迺使渠深下水面五尺則無修

十八　畢八

堰之弊而利博且久既終功凡石土渠共七千一
百一十九尺石渠北白涇水上流鑿山尾南與上
渠接初料一千四百二十五尺其後土石接處發
土見石迺展一千七百一十六尺通計三千一百
四十一尺上廣十有四尺下廣十有二尺淺深隨
山勢其最深者三十八尺分隸六縣會工四十六
萬二千九百一十三料石始從石之堅[illegible]及丈尺
計為工其下石頑攻不中程乃增[illegible]萬七千九
百五十三凡石渠之工總四十九萬八百六十六
一年九月工興四年九月畢土渠北白石渠口東

渠與故渠接袤計六千四百五十九尺而所展石
渠既已皆二千七百一十六尺其後接故渠處土
雜沙石隨治隨壞度不可持久迺即其右開灘渠
二百尺與以兵合地脉堅實功簡而徑又背其所
治渠九百六十五尺實計土渠三千九百七十八
尺上廣五十尺下廣十有八尺淺深隨地形其最
深者七十五尺分隸六縣會工二十一萬一千八
百一十六內涇陽三原高陵所隸有石梱隱土下
厚或一丈或七尺八尺迺損土工一萬一千八百
一十一而增推鑿之工四萬七千九百七十九尺

土渠之工總二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四二年九
月工興四年五月畢渠成惟石渠依涇之東岸不
當水衝迺即渠口而工入水鑿二渠各闊一丈南
渠百尺北渠百五十尺使水勢順流而下又涇水
漲溢不常迺即火燒嶺之北及嶺下因石為二洞
曰迴瀾曰澄波限以七尺又其南為二閘曰靜浪
曰平流限以六尺以節湍激渠之東岸有三溝曰
大王溝小王溝又其南曰透槽溝夏雨則谿谷水
集奔與大石俱下壅遏渠水迺各即其處鑿地脩
水為柱宻布如櫛貫大木於其上橫當溝之衝畧

雨暴至則水注而下大石盡格透槽之口與石
接如此已無患餘二溝則鑿渠兩岸比大木覆
字溝水入於涇 石棚者石隱地中上下皆土不止 一處其當溝口者水從下過空入
棚狀今所謂暗橋者是也大王溝小土溝透槽集 三溝皆在古白渠次北宋豈利溝之宋其滿皆從
東來橫衝渠身開滎之時將上二溝下處穿斷惟 洿檣滿至渠上滴有石穲滎水流於欐下恭雨則
水石從棚上過流入涇惟二三溝水石皆落渠 沖拔當時樹木為以拒大石而砂磚尚入內
至前金時有主篝剃娃着始當一溝入渠之處構 兩石橋於涇水上使與滿口釣接其剃橋土外高
中低一如槽狀若透溝水暴滎砂石皆從上湧與 入居河而漆方免石壅之老今人牆呼曰踐水槽
又其東且十里曰樊坑當白渠之南岸其北直大
漲溝水暴則岸壞與渠流俱潰壅之則渠不能容

而下流為田患迺疊石為渠岸東西四十尺北高
八尺上闊十有七尺其南石犀相衝而下四十尺
灘水至則渠之所受滿其堤而止其上泄餘水以
注坑中與涇合土石之工畢於是平導涇水深五
尺下寫三白故渠增溉七縣之田一晝一夜所溉
田六十頃周一歲可二萬頃大觀四年九月朝散
大夫專管勾永興軍燿州三白渠公事都大提舉
開修石渠飛騎尉蔡溥記
本朝至大元年承德郎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
史王琚建言於宋渠上更開石渠五十一丈今用

之

元料渠長五十一丈闊一丈五尺深二丈計積一十五萬三千工每方一尺為一工已開一十四萬三千五百四十六工五分未開九千四百五十三工

延祐元年興役後至元五年渠成[illegible]

[illegible]至元十一年九月[illegible]二[illegible]准本[illegible]司[illegible]付呈[illegible]省[illegible]什先後講究定[illegible]從水[illegible]

内一款節文[illegible]自古以來[illegible]谷石川金[illegible]水所經州三原富平邠州[illegible]下邽[illegible]化縣行流河水俱係灌溉田不於民又利[illegible]置並令河渠司官管[illegible]段節制每渠設渠直渠長一名依涇水例請給申破水直提舉[illegible]陽高陵[illegible]陽雲陽三原富平臨泉七縣皆涇水[illegible]之地今[illegible]涇陽高陵全被涇水之利[illegible]

[illegible]

泉[illegible]

櫟陽[illegible]

武功[illegible]

長安[illegible]

咸寧[illegible]

洪堰制度

[illegible]門因前代故迹初修洪口石堰[illegible]

[illegible]

扒兩岸立石囷以壅水囷行東西長八百五十尺每行一百零六箇[illegible]十一行闊八十五尺總用囷一千一百六十六箇

照得洪口往日水擊西岸渠口在東勢直衝堰故常吹去今來復擊東岸自癸巳年創立渠堰每年增修云云囷行廣密委是堅牢雖遇水漲止是衝破龍口或捲去堰上石頭或吹損囷口或衝透囷眼故每歲增修及淘石渠上下泥沙人功不綴又

渠例長三十人看堰今議得令各縣差當貫人
夫二名五縣計一十名看堰若有微損即便補修

自年修理物色石囤梟簡用椽栿四十八牌一捆後二條秦條六十檐石積長五百七十五尺高為一文閘一尺白草一十檐椽每人為一日採打二尺餘人為一工桑條每人一日採打一每一檐人為一日工採石積二尺每人一日

一日長五尺高一尺工閘一尺長二十六尺為一工每石一丈二尺為一工（以下小字漫漶）

石渠下廣一丈二尺上廣一丈四尺上渠下廣一丈
八尺上廣五尺深視地形之高下渠岸兩邊各空
地一丈四尺
例岸兩邊無得當攔遮水道（以下小字漫漶）

凡三限閘以分水凡二所三限閘其北曰太白渠中
曰中白渠南曰南白渠太白之下是為邢堰邢堰之
上渠分為二北曰務高渠南曰平皐渠彭城閘渠分
為四其北曰中白渠其南曰中南渠又其南曰昌
渠又其南曰隅南渠中南之下其北分者曰析波渠
其南分者曰昌連渠渠岸兩邊各空地八尺凡渠不

能出水則改而通之
照得三限彭城兩處五縣分水之要北限入三
原櫟陽雲陽中限入高陵三原櫟陽南限入涇陽
至分水時宜令各縣正官一員親詣限首眼同分
用庶無偏私若守閘之官不應或妄起閘一寸即
有數微餘水透入別縣甚可關防（小字漫漶）

（小字漫漶）

名亦異今惟三渠下故迹及彭城下四渠舊名其名其餘一有小渠若此渠之名曰（以下小字漫漶）

立斗門以均水總為斗一百三十有五渠岸兩各
空地五尺限上斗門十九（小字漫漶）
南限斗門十二（小字漫漶）
中限斗門十（小字漫漶）
北限斗門（小字漫漶）
務高斗門二（小字漫漶）

十三[illegible]斗起水次周閭斗東安仁斗長閭民斗 [illegible]斗安仁斗豐樂斗通流斗 [illegible]斗大王斗小王斗 [illegible]斗柳圍斗福斗 [illegible]斗王斗福斗 [illegible]斗南觀斗上觀斗下觀 [illegible]

華斗門八 中白斗門二十三起南邊永壽陽斗 [illegible]

中南斗 [illegible]

十五南邊 [illegible]

析波斗門一 [illegible]

昌連斗門三上南邊 [illegible]

高望斗門十一 [illegible]

陽南斗門五起水南信陵斗 [illegible] 南信陵斗起水次 [illegible] 家斗新開斗東會斗凡五

凡水出斗各戶以小渠引入其田委曲必達

舊例仰渠司正官預為修渠砌壘斗口使無[illegible]

○又緣知得人戶偷開斗口故使渠岸[illegible]溢水偷入其地亦有懶墮不肯修理仰巡監官[illegible]門子預為催督利戶修理渠口或令石砌木閘

致頹壞透漏費水

又如遇開斗澆田渠司差人隨逐水頭監督使水

如有違犯即使申報

退水槽

凡遇漲水泄以退河

[illegible]

凡修[illegible]興工九月已畢春首則植榆柳以堅堤岸仍先於七月委差利戶各逐地面開淘應干行水渠道須管行水通快 又每遇春首令各斗利戶逐其地面廣栽榆柳以堅堤岸免至當時修理及禁諸人不得斫伐

凡水廣尺深尺為一徼以百二十徼為準守者以度量水日具尺寸申報所司憑以布水各有差等

舊例三限平石兩處係關防分水禁限五縣名差監戶一名與都監一同看守限內每日探量水深尺寸赴司申報

[illegible]

也為之謂曰水到甕兒背下二十微水常開于實者曰今水雖至其則猶不至全徵蓋渠底河及古渠之深也○又水深多言水直直本是經字亦言訛也正猶影城作平石云耳

用水則例

凡用水先令斗吏入狀官給由帖方許開斗

舊例仰上下斗門子預先具狀開申合下村分利戶種到苗稼赴渠司告給水限由帖方許開斗上下斗分水時刻澆過苗色頃畝申破水直逓將者斟酌斷遣

自十月一日放水至六月遇漲水歇渠七月住罷

照得十月一日放澆夏田三月澆麻白地及秋白地四月止澆一色麻苗一遍五月改澆秋苗今渠司舊例五月澆秋每夫三十畝此時麻正仰澆秋苗亦渴於水人戶計其所利麻重　苗將水分澆水司為不係一色輒使斷罰深為未便議得合人合得水限於內分用又不過其所限雖非一色苗稼合從民便以厚其利○又舊例驗工合澆麥苗秋禾頃畝間遇炎旱可澆者不得使水不須澆者抑令使水如此澆溉妨悞不便今後驗合澆頃畝如不過元數從民便使水毋得因而多澆如違斷罰

每夫一名溉夏秋田二頃　十畝仍驗其工給水今（溉一頃八十畝）

照得舊日渠下可澆五縣地九千餘頃每夫一名澆地一頃三十畝自十月一日入水澆田至七月十五日住罷方才周遍今五縣地土亦已開遍大約不下七八千頃所起入夫一千五百名每夫澆地一頃七十畝計地二千五百餘頃亦是上月入水七月方罷以此擬之則所澆之地寔同而入官之地數即少明見其餘地畝每歲上是貨賂渠斗人吏盜用澆溉事發斷罪民甚苦之又切知人民數多一家之地多者不過一二頃少者或十畝故一頃三十畝為限取夫一名以此計之則上戶之家不過一名下戶或三戶或五戶出夫一名今日地廣民稀難同此例一家所占多者或十頃至五頃雖小戶不下一頃有餘是致人戶畏其夫多隱地盜澆同罪致罰挨匯相繼或有不均全夫一名依前限一頃三十畝為則亦加出一倍止出夫一名添給其水如此加倍則民雖少亦可擬往日人戶三分之二矣如有盜澆供地不實嚴行斷罰○又舊例每夫一名計澆夏田一頃三十畝秋田

四十畝共一頃七十畝議得今地廣人稀若依舊
例其水有餘中間不無巡水之從令無夫之家
水澆溉今擬令人戶更不增添夫數每夫一名令
澆二頃六十畝廢塹葦去買水之弊。又人戶合
澆田禾頃畝照依舊例驗工輪番使水各斗下若
有在前不出夫役使水之家今後無得使水濫澆
官斗門子人等看循與水者依例斷罰
行水之序須自下而上晝夜相繼不以公田越次霖
潦發坊舊例各斗分須要從下依時使水澆溉了
畢方許開斗隨時交割以上斗分無得違越時刻
又使水屯戶與民挨次自下而上溉田。又體知
得用水之家多使驅丁看水至冬月澆田遇夜避
寒貪睡使水空過至明却稱不曾澆溉遲違由時
枉費水利合行嚴加斷罰。又五縣行使　水斗
口舊例自下而上挨排次序放澆却因地形高低
不等累經洪水吹灌渠深地高在前官司權令打
立截堰放澆今來體知得其餘斗分不畏公法屯
利人戶將地不盡實報倚仗人衆接上築打死堰
將下次利戶合使水直攻踏恣意放澆直至夜深
却將水直分踏下流已下利戶不曾提備以致送

濫澆迴不應地畝或還入河虛費水利議得除涇
深地高用倒堰斗口比及定奪以來權且依舊
外據其餘斗分須要依例自下而上挨排次序照
依元供地畝合得水在放澆無得似前打立截堰
縱意多澆違者斷罪（五縣之地本皆斥鹵與他郡縣殊異必須常溉禾稼乃茂如一日雖其澤數倍亦不成過以旬日之利一日而不可廢也）
違官條作弊者斷罰有差
照得大司農司元定若有違犯水法多澆地畝每
畝罰小麥一石至元二十年承奉宣慰司劄付犯
水人戶有做夫之家亦有不做夫之家議得如係
不做夫之家每畝罰小麥一石興工利戶每畝五
斗至元二十九年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講究
得違犯水法不做夫之家每歲減半罰小麥五斗
興工利戶每畝二斗五升外據犯罪每畝笞七下
罪止四十七下。又按舊例凡挽越盜用渠岸修
築不牢澆溉不應地土渠吏蔽匿不申及斫護岸
材木無故於三限行立者皆有罪罰

設立屯田

庚子年八月欽奉
聖旨以梁泰充宣差規措三白渠使

据梁泰奏告京兆府有舊來三白渠自兵革以來渠堰缺壞地土荒廢陝西人戶雖有種蒔不得水利稅賦不敷軍馬用度修成渠堰每畝可收一鍾准奏仰梁泰就帶元降御前金牌充宣差措三白渠使五詳朝廷

至元十一年初立河渠營田使司安置屯田二十八年改屯田總管府○是年九月十五日奏過事內一件節文安西府延安府鳳翔府這三路在前交軍立屯來根腳裏這軍每不足勾當正軍有成都府忙併時分幾處簽來去年省官人每奏了這軍交依舊為民來若是這軍每散了呵屯田的勾當得濟的勾當悞了也者這軍每雖交做民呵只交這的每種田不交罷呵怎生麼道也先帖木兒等京兆省官人每奏將來那般者麼道

聖旨有來立屯田府的勾當裏三箇路裏各立三處營田司衙門休立營田司立一箇屯田總管府衙門委付着好人管着屯田的勾當中也者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移咨欽依施行准此咨付照得營田司已經革罷即將元管戶牛地土額辦糧之已未送納及應干不了事件交割外據六盤迤東彭原等處元係成都接應軍人改為民屯比及別行設官以來恐悞合辦糧草擬令元管屯田千戶時暫拘鈐管辦皇慶元年并內至元十一年創立屯田於各縣交參協請下戶內置屬屯田○至元二十一年奏過事內一州在前軍站一千戶放罷放係屯田

設官四員

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二官銜內立帶兼河渠事凡有文移止稱屯田總管府爲水事則稱河渠司事副總管一員同知一員

首領官三員

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提控案牘一員○吏譯人等一十五人通事一人譯史一人司吏四人奏差四人都監一人壕寨四人合千一百五十二人看水洪口閘堰水軍一十名看斛看三限口水直人夫四名係守斛斗彭城閘水直人夫二名看守邢堰人夫一名分撥水直斗門子一百三十五名

司屬五所

終南渭南涇陽櫟陽四所各設令一員丞一員平涼一所本府差設正副提領各一人

屯四十八終南九屯家屯樂平屯屯力屯山泉屯成屯利澤屯奉上屯業打屯渭南一十六屯懷德屯儒仁屯豐濟屯美慶屯問潭屯來渼屯士阜角寄屯安化屯信陵屯嚴應屯企屯步陽屯交霙屯南來壽屯北來壽屯郃陽屯涇陽

屯□屯三人屯□氣屯富安屯未弓 屯保信屯千父屯安信屯華原屯 櫟陽九屯所歸
屯安仁屯安業屯豐樂屯萬全屯 寬盈屯阜盈屯大有屯定□屯 平涼五屯 白鹿□
志屯南莊屯南市屯冉店屯○杏渭門屯四十 皆在渭南涇地終南所屯全在近山□□等處
陽所屯亦半在醴泉富平華原鄜州直羅等處 涇陽所屯除定陵屯在富平外八屯皆用涇水石川

戶四千八百九十二○地五千六百六十四頃一十
二畝六分三釐八毫 內荒閑地一千六百八十七頃九十七畝三分七釐八毫七
農器二千二百三十三副八分五釐○牛二千一
百零九具一隻九分 每牛一具以二十分為率撥地二頃納粟麥五十石內大
麥二十石小麥二十石粟一十石草一百束牛一 隻者地數以下皆減半牛三隻以上各隨其分數

以增之

元至大元年舊数九萬三千六百七十九石二斗九
升一合六勺草三十一萬三千七百九十束四萬
五千九百二十秤
至正二年實辦糧數 除倚免事故逃亡等戶外 七萬二千六百
五十九石七斗八升二合三勺四抄 大麥二萬六千七百二十六
五石二斗令四合○小麥二萬六千六百八十 石五十一升八合七勺四抄○粟一萬七千二百
九十七石四斗八合○白米八百一十四石五斗 二升四合○糜子一百五十五石令四升五合
勺○粳米五十石八斗八升二合○粳米九百二 十四石一十九升九合七勺
束二十九萬一千五百一十三束秤四千九百 草二十九□□□二百

又言利病
承務郎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宋秉亮言洪
口之利始於秦時韓國水工鄭國於仲山之下鑿引涇水
首起瓠口尾注于洛溉田四萬餘頃至漢太始中
水利稍壞趙中大夫白公因其故跡從開渠口於
上流首起谷口尾入櫟川以注于渭降及隋唐以
至亡宋其利又廢大觀中又於小鄭渠之上復開
石土渠數里疏引白來之水入渠五代賜名曰豐
利渠迨今二百餘年其利漸少至大間監察御史
王承德建言於豐利渠北開鑿石渠長五十丈歲
月已久吞水漸少入渠之水既微則築堰勞而民
利寡矣嘗考古今渠利之廢蓋因河身漸低渠口
漸高水不能入是白公不容不繼於鄭渠豐利不
得不開於白公之後也今豐利渠口去水又已漸
高則王御史所開石渠又不盡功若不增治豈惟
漸失民利恐日就湮塞近因巡歷至縣親詣新
舊渠口一一相視遂採衆論酌以管見苟欲其利
溥博其說有三一曰盡修渠堰之利二曰復置兩
閘之防三曰開通出土之便然其要又在選委得
人不當惜費今將貼說圖本具呈照詳施行

○一相視得鄭渠起於瓠口今駱駝灣西北是也
上至白公渠曰二千七百餘步白公渠口即今小
龍潭下是也上至宋豐利渠五十六步豐利渠又
上至王御史新開石渠五十六步已上三堰西北
高而東南低涇水自仲山出由高而下河岸去水
漸高今量得鄭公渠口至水面計高五十餘尺白
公渠口至水面計高一丈三尺相懸如此雖欲不
遷不可得也今豐利渠一水亦高七尺有餘方新
渠未開之時每歲差民起立石囤堰水計用囤三
百八十箇高一丈有餘費役甚廣而水益艱澁是
以王御史乃於上流窄處疏鑿此渠止用囤一百
八十箇宜其省費而水可通也然其底亦高河水
三尺所立囤堰厚止三重河流深廣囤之高者乃
至一丈五尺浮坐於地每遇河水泛漲不禁衝突
易於傾壞反不若宋渠之堰緊石安立樁橛循以
為固也(今涇水石底漸石激猶存)是以用費益多民力益困
詢諸衆言皆言新石渠起於山腳地勢高於接流
其底既比元言猶有三尺未開宜與以鑿渠底通
行計料再令開鑿加深八尺如此不待囤堰之設
先有五尺自然之水入渠其囤但比水高五六尺

則渠受水之多不言可知宜計舊堰廣狹新囤高
下即今三重之上截作九重囤堰既低且厚緩遇
小漲只於囤上漫流而過不至衝激傾倒設使囤
壞亦不妨自然入渠之水此法之外無以復加○
一相視得舊閘一所上下相去四十餘步中間元
用退水舊槽至今址存其豎槽去處上離宋渠四
百四十九步離新開石渠五百五十
退水槽近上三十餘步渠身兩壁開鑿切口二
道當時設此蓋遇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即
下此閘以備濁水淤澱渠道平流一閘在退水槽
近下十步渠中兩壁亦有切口四道[illegible]能澆
田之後[illegible]既無所速開此閘乃退渠水於此槽還河
又當河漲之時[illegible]淨浪不能和下或已下而漫漫
濁水併下兩閘以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illegible]可廢
而不行近年以來渠[illegible]崩[illegible]將二
閘修理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illegible]可
以減半又淨浪相離新渠當[illegible]濁水入[illegible]亦淤
澱宜將此閘移於渠口折下一二十步[illegible]○一
相視得洪口以下石土渠十餘里自古[illegible]兩岸
積土如山蓋當時將所積高岸開[illegible]道名曰鹿巷

仍令淘泥淤留塵巷運於岸外近年以來淘出泥土就棄於岸
上堆積或於霖雨其土崩塌復入於渠是以渠道
益淺水來益小今觀渠與涇河相望咫尺運土入
河甚不費力緣為累年堆積以至太多是以為難
此皆有司因循姑息之過也起夫穿淘妨農病衆
甚為可怜擬合於農務未忙天暖入閑之時差遣
五縣人夫將塵巷閑至平地般運積土遠離渠岸
或運入河以漸而去不得以前輒閑岸巷暇以歲
月積土漸除渠道自通人力既省官政亦簡民之
受賜胡可勝言○一漢之鄭白宋之豐利功大而

二　六九一

利久者由其委任得人不惜財費故也今自王御
史建言以來三十餘年而工尚未成者原其所自
實由選委不當有所靳惜不能成爾今欲開鑿前
渠復修兩閘監督之官宜當遴選工食之給不可
吝惜自古及今為經久之計者不計重費成非常
之功者惟在得人今詳此功勞費雖廣可以求逸
擬合擇選諳曉水利練達時宜廉幹官員處宜優
給以成久利之功如其不然將見五縣之民日趨
窮苦屯田之置亦為虛設況今石渠已至仲山石
脚更無開展去處若更不成是使二千年歷代養

民之利一朝而廢豈不痛哉所以行省必合選官
興治毋惜小費明立賞罰使有懲勸然後事可集
而功可成也
雲陽人楊景道嘗論涇水之善一則民苦渠堰之
勞費殺灌溉之利一則限畝法弊論次不明致使
小民勤觸刑憲即發上言未果姑采其說以附于
左其略曰至元九年至十一年二次准大司農劄
付勸農官韓夫使端用宋大守等官二同講究使
水法度王准中書省以為定例雖其節目若有未
詳然其大綱因已條舉其後改立官府至元之法
漸以廢弛水法壞亂多寡不均加以困堰淺殊渠
道淺狹水利微少夫役繁重所法相繼使涇水之
利及為河比之害今略舉三以明其弊○一至元
續議提令人戶依上年額定實數更不增添每夫
今濬夏秋田二者七十畝澇望業去貴水之弊切
詳所議寬限之法如此明白不見遵依今欲奉行
宜將二頃六十畝之數停分三次兩月一週每次

上　七十一

放澆八十七畝不限名色自今歲十月為始至來
年五月計八个月若其渠堰如法水流不斷可以
澆溉四次南二次已及元限後一次為澆秋苗如
是渠水大小不一斷續相繼可復澆溉則遠近齊
富均獲水利矣○又水例云渠下可澆五縣之田
九千餘頃以今屯利人夫一千八百名計之綻多
補火每夫一名為田五頃舊例一名限澆五頃七
十畝是二分之中盡澆者常有二分是以人皆犯
法動輒刑意故至元寬限作二頃六十畝則明澆
者一半而不及者尚有一半其法雖未盡善而猶
勝一頃七十畝之火今以渠水計之全水一日二
十微三分去一為八十微一晝夜可澆田六十畝
頃自今歲十月為始盡來年五月計一百四十日
可澆一萬四千餘頃假使開啓渠堰使利致使水
及百二十微全數則一歲所澆又不止是今論者
皆以即今水小為難殊不知今日水數亦不下人
十微夫全水一歲每夫可澆一十余頃今更減作
六十微一夫猶當澆田五頃限以二頃六十畝豈
可開七多千若夫立限太寬倘遇天旱近小有力
者任意多淫實弱遠水者愈不得則故就二頃六

十畝爲限婺叅亦可周過水六則以如任次今
紀有照法分決又有交承時日之則水小則拘
限所能於水大則有時日民得盡利此誠得中不
勞之充法並行而不相倖者也○一各斗下利戶
流民照餘於後排輪之次亦無各家合使日期惟
以畝錢爲限或遇天旱民急目前之利遂限多流
鉄亡則前照陽百姓若不嚴禁復不能均人先開
斗分多占月日及時流并全得其利近後斗分性
經乃情各限歲計一歲之中水寄不過一二次水
限畝數分水令令每水頭一道斗口幾處驗各斗
人夫參家分定合閘日時六十日內頃要周適仍
今六一併報花名地段頂畝異數置薄該爲合敘
冬昔日須須要自不而七惟張張岸高者則爲匯
浪官呉斗門于各收一等未為定式憑驗使人知
未日為畀村之水其時為某家使水之排自然不
蠶侵越易避而難犯矣○一限首衆同分未其法
今亦峪鉛收五縣水利不均蓋洪壞計因人功而
良理宜驗大用水但地理近道不等渠道縣畢不
分水之時斟酌增減期於均平可也如此限畢
而中限變當增比限而減中限涇陽近而醴陽遠

上 七十三

當蓋櫟陽石積涇陽仍將各渠皆有夫數各陽應
得之水陵水大小議為則例劃之巨石立於限首
庶使官吏將來有所憑驗易於考行又驗夫二分
與令得水程徵數獲如舊日分作二道驗審流泄
庶可與其余水頭一齊閘通民免爭水之罪失又
如白渠水小之時宜將限工并中限推行止在點
下縣先流低水大之時將閘下水程片開二斗或
三斗以兩之故限口有銼水石古語云水到石人
手限上開二斗水到石人限限上
不得流即前人規模之大方也

涇渠總論

涇水出安定郡岍頭山西自平涼界來經邠州新平
淳化二縣入乾州永壽縣界千有餘里皆在高地
東至仲山谷口乃趨平壤是以于此可以疏鑿以
溉五縣之地夫五縣之地當未鑿渠之前皆斥鹵磽确

不可以稼自被浸灌遂為沃野至今千餘年民賴
其利但渠初鑿之時渠與河平勢無齟齬歲月浸
瀚河低渠高遂不可用雖白公趙佺繼之於後終
亦不能久者蓋仲山洪口萬嶺環複兩崖劃斷
河流湧出勢如建瓴復阻石堰其怒愈甚土石承
委不得不朒今其下有小龍潭其深不測是水激
射而成也河既漸下渠岸自高所灌之田日復淤
開雖強鑿邊境無良策今新石渠已迫山足又高
三四尺矣苟不可行千載之功誠為可惜抑嘗考
夫涇之形勢人有生長其處耳目習熟猶或不知

二 七十二

不知韓人鄭國一入敵境何遽識此而開萬世之
利不亦神乎雖然利之所在害必從之今五縣之
民歲八月治堰九月畢工揵石伐木揠泥懸土入
水置囷下臨不測今泥渠兩岸累年淘出泥沙堆積增益高至三十五尺下寬渠面知視井底每年差五縣人夫入渠負籠挑乏而上依舊堆積及洪口安囷之處水深丈余其底皆右水流湍急下入龍潭其深不測所置囷填不時衝壞石木盡去者無余迹每年曾葬人役水中至有溺者
十月引水以嗣來歲入秋始罷又從就役寒暑晝夜
不得以休水決自十月放水至明年七月始罷晝夜寒暑風雨晦冥不敢暫撤洞猶環相繼然後乃適當閘其啟以為疏闢疏雍木即不茂益上性本薄淤於漬淤反成其瘠正如病人一旦

辭藥病即復來故人有地施之說而墾闢耘斂播植之勞猶不與焉加以官府程督旁午畦陌條約限禁瑣屑尤甚近年水脉艱澁所潤益寡紛爭訟鬬數弊百出寃其委曲胡可盡言於是民有上訴願弛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舊規不敢輒許嘗聞諸水家民田近水而地下者便而多利遠水而地高者難而寡利又為限訟所拘不得盡溉其田故遠者有願不用水以免其役者有司以修治役大近者不能獨當不敢許也嗚呼大韓本欲疲秦人於一時不知後世病復甚耶由是言之為之柰何傳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使西門史公兒內史白中大夫為之吾知其有不患者矣當今之時必欲繼蹤鑿之功復古人之迹使千百世末末而無蔽者世果無高智絕倫卓犖奇偉如若人者哉

圖說終